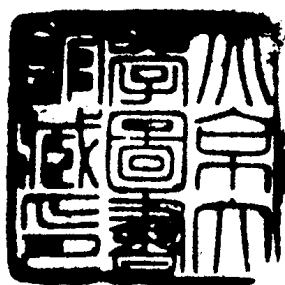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四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四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七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四一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稗史彙編 一百七十五卷

（三）

〔明〕王圻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七

海右開氏王圻纂集

職官門

省監類

秘書省

漢書藝文志武帝建藏書府置寫書官故曰秘書明帝置監魏置丞後魏曰芸臺唐初曰秘書省龍朔二年改爲蘭臺天授年改爲麟臺咸亨元年復爲秘書省

病坊

唐初秘書省望雖淸雅而實非要處俗以監爲宰相病坊少監爲給事病坊丞及著作爲尚書郎病坊秘書及佐郎爲監察病坊言侍從有不任煩劇者當改入此省 聞奇

儲官類

儲職

顓頊始置樂正以教胄子殷湯始置王世子六傅周公加以庶子秦始皇始置詹事府詹事洗馬家令魏文帝始置侍講舍人北齊分置門下典書二坊即唐之左右春坊以庶子掌之隋文帝初置中允

謂之內允即今之贊善唐高宗始置賓客諭德率更令玄宗始置少詹事文宗始置侍講

賓客

漢高祖欲易太子呂后用留侯計迎四皓以定太子故賓客之名始起于此孝文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孝武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自晉愍懷建官惠帝使衛庭司馬睿等五人更往來備賓友雖非官而謂之東宮賓客唐顯慶元年正月以于志寧等爲太子賓客遂以名官定制四人蓋取法于四皓

太子率更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以右散騎常侍貶靖難軍行軍司馬卒于邠州鉉無子其弟鍇有後居金陵鉉鍇誥勑備存甚多其間有自江南歸朝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知內史事上柱國徐鉉可依前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

諫官類

御史大夫

周禮春官宗伯之屬有御史掌贊書戰國時秦趙會澠池各命御史書鼓瑟擊缶之事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上古皆爲記事之官也秦漢以來始糾察風憲然則御史蓋周官也秦置御史大夫以爲御史之率故曰大夫

御史臺

御史者周柱下史之職秦置御史大夫及中丞爲執法之官漢書曰尚書爲內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謂三臺朝廷分御史爲左肅政臺以司隷校尉爲右肅政臺近代不置司隷校尉仍舊爲御史丞爲憲長二院御史俱門臺官故事臺北開門

者以法司主陰取冬殺之義或曰隋初兵部尚書李圓通兼御史大夫欲使向省便近故開北門

六察

唐百官志曰監察御史分察尚書省六司興元元年一人察吏禮部一人察兵工部一人察戶刑部歲中議廢最元和中以新人不便無以觀能否乃命專察尚書省號六察唐會要曰元和四年五月御史臺奏舊例監察御史從下第一六人各察尚書省一司是也宋朝會要曰國家每臨時差六察史察兵察戶察刑察禮察工察元豐中神宗始置六

察了御史臺

言事官

言事官舊有三殺之語銜裡喝殺朝裡哄殺家裡餓殺餓殺謂俸薄也近又添二殺論事不報悶殺臨了沒結殺

御史本草

侍御史號雜端最爲雄劇臺中會聚則于座南設橫榻號南床又曰痴床言登此床者倨傲如痴又唐封演見聞記言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爲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豹直賈忠言撰御史本

草以裡行爲合口椒微毒殿中爲蘿蔔侍御爲脆梨言漸入佳味遷南省號甘草言可以久安也見御史記畧

端公

唐侍御史職有四謂惟彈公廨事臺內之事悉主之號爲台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語自唐始

南床

唐制故事御史食坐之南設橫榻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坐也唯侍御坐焉凡侍御例不出累月而遷南省者故號爲南床今猶有是循唐故事也

獨坐

後漢宣秉傳曰光武建武元年秉拜御史中丞特詔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並專車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今中丞亦循其制始自漢東京迄今爲故事

三院

唐有三院御史臺侍御史謂之臺院殿中侍御史謂之殿院監察御史謂之察院太常寺有四院天有院御史院樂懸院神廚院皆有司耳五代有樞密院鹽鐵院糧科院等品秩亦不高宋朝樞密本兵禮爲二府又有學士院舍人院爲兩制下則糧科

審計進奏官誥登聞檢鼓是爲六院皇太子之居謂之某王宮王子則分院世俗目之曰宮院僧寺亦賜名院而院之爲義始不一矣

起居舍人

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堦坳時號螭頭所謂螭首者蓋殿陛間壓堦石上鐫鑿之飾今僧寺佛殿多有之或云唐殿多于陛之四角出石螭首

訖了

治平元年孫覺與曾南豐言曰聞臺官以數言事不

所相約共争濮王事不聽則决去蓋是時知雜御
史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與諫官司馬光數論孫
固厙田王廣淵奸邪其言愈切而用之愈堅事類
此者甚衆凡臺官諫官言入進呈訖寢之時人謂
之訖了臺吏每白御史某事又訖了也蓋執政方
持權欲一切以沮言者而言者以不能塞職爲慙
故相約如此後數日果聞臺官論濮王事甚急疏
已七八上不聽皆納敕求罷去臺官不留一人京
師爲之語曰絶市無臺官然人主猶采物論後來
者其言愈厲 南豐襍記

憲長

憲長今世類以稱按察使按宋人筆錄寶元中御史
府闕中丞仁宗問李淑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呂
夷簡欲用蘇紳矣上問夷簡夷簡曰中丞風憲之
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當出聖意臣等豈
敢詮量上領之然則憲長御史大夫中丞之稱也

言官挾私

皇明制律風憲官挾私彈事罪如誣告人加等反坐
洪武永樂宣德間未有敢挾私彈劾人者正統初
頒行憲綱亦禁挾私言事又禁彈劾大臣生殺予
奪出 朝廷不許再劾是以當時有直言敢諫之
臣而無舉親劾讐之事如解縉之于永樂戈謙之
於宣德劉球之於正統有忠直而無奸私至于聽
大臣指使作鷹犬搏擊人如晚末之風者則蔑聞
焉如 朝廷已知臣下奸悪亦必令言官彈劾而
後加罪者尤未聞也始自徐有貞乘 英宗復辟
之初欲害于謙等始假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王
鎭等之奏以爲獄案 英宗欲罪徐有貞等遂做
前例 召言官劾奏而後下之獄此端一開遂不
可攻而鷹犬之輩從此出矣

監察

隋文帝開皇三年始曰監察御史宋朝會要曰太平
興國三年以張巽爲監察御史先是三院多外徙
風憲之職用他官領之遂詔正名舉職自此始宋
朝之制凡職事官皆他官領之惟三院御史自是
始正其名也

直臣

胡侍御滓之劾張宏也因侵及馮保胡被 命按遼
則保秉筆于中矣會有星變胡因上疏乞放宮人
以當天戒且曰唐高不君則天爲虐 上覽而大

恕以問江陵江陵時初政寛漫解曰是年古語不足竟　上稍釋放胡還編氓而已

卿寺類

祭酒

孫卿在齊爲三老稱祭酒漢吳王濞爲劉氏祭酒又漢博士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博士祭酒古者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地故以祭酒爲稱晉咸寧中初立國子學始置國子祭酒周成王時彤伯爲祭酒主親屬秦漢因之高祖七年自櫟陽徙長安置祭酒一人掌錄敘王國嫡庶及宗親遠近郡國歲所上宗室名

文學

漢郡國初皆有文學掾則文學漢官也唐會要曰大曆十四年十二月五日諸州府學博士改爲文學品秩同參軍唐志曰文學授于吏部然無職事衣冠恥之故以爲散官

冷官

唐玄宗以鄭虔之才不事事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而無曹司遊兩詩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非以學館爲冷以登臺省爲進用蓋言諸公日趨省局獨廣文無職掌耳今以教道之職[illegible]冷官意正相反廣文館與四門太學國子學並列亦即文學之職

學官

官者管也一職皆立一官使之典管也故官舍所在皆名爲官其曰學者學舍也五帝官天下以天下爲公而使仕者任之是爲官也三王家天下則以天下爲已有者也然則學官之義可想矣謂吳有舡官餘杭有鹽官成都有錦官齊出三服有工官其爲官一也

宗正

周官也在周禮實小宗伯之職宋百官春秋曰周封兄弟之國十有五同姓之國三十有五選其宗之長而董正之謂之宗正秦因其說置宗正兩漢皆授皇族不雜姓晉始兼庶姓也舊唐志曰經星有宗正在帝座東南漢高紀七年二月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大理

齊職儀曰古官也管子曰黃帝得后土辨乎北方使爲李春秋[illegible]苞曰堯爲天子得皋陶爲士官[illegible]

詩外傳晉文公使李離爲大理春秋左氏傳衛侯與元咺訟士榮爲大理新序楚昭王石奢爲大理則大理之名始自春秋秦爲廷尉漢景帝中元中更名大理蓋漢復古號也唐書曰取天官貴人之牢曰大理即周禮士師之職孟誂錦帶前書載三代法官之名則曰士夏曰大理也

鴻臚

周官大行人也干寶曰亦周禮象胥之職秦爲典客掌諸侯四方歸義蠻夷漢曰大鴻臚應劭曰鴻聲臚傳也傳聲贊道也劉熙曰鴻大也臚陳也欲以

大禮序陳賓客也馮鑑事始曰楚云連敖漢爲典屬國按漢氏典屬國自爲一職非鴻臚之任

客省使

漢有公車司馬令掌天下上章四方貢獻闕下蓋唐客省之職也唐會要曰永泰以後多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于右臺門置客省以居之上書言事蕃戎將吏蓋于此待報唐書李師道崔承慶入奏待命客省是也會要曰昭宗天祐元年四月敕有客省使疑自代宗以來始命其官也

四方館使

通典曰魏改漢大行令爲客館令宋初置南北客館周置東西南北四掌客後爲四方館宋朝會要曰唐四方館以使舍人隸中書省宋朝初以檢校官判館事淳化四年改置使名則四方館使自宋朝太宗始也

翰林使

宋朝會要曰唐有翰林使掌技術之人待詔者五代有翰林茶酒使宋朝初有茶酒使後改止云翰林使

制誥兩房

內閣有兩房制敕房爲東房誥敕房爲西房即閣老

屬官其官有卿少卿司丞府丞郎中員外郎主事大理寺寺正寺副評事中書舍人鴻臚寺主簿序班署丞等官俸帶于列銜衙門實供事內閣權官至卿而止蓋由此上即侍郎都御史未有侍郎都御史尚爲屬閣老散官有加至二品爲資政大夫者中以進士選者不過五六人餘皆舉人監生恩生儒士輩人毎謂襍流輕薄者又云此皆替閣老持馬子者世俗謂溲便褻器爲馬子由進士選此者無彈擊虞無簿書累自主事至寺卿特二十年至寺卿即可擢部御史侍郎正德間阜城沈尚書

惡巴縣蔣侍郎恭皆由進士入兩房漸至六卿然非立法本意頃觀齊職制云漢侍中掌乘輿物褻器有獸子之屬故呼侍中爲執獸子然則今所謂持馬子殆古所謂執獸子者歟

使者

漢官名有不書于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罷耶又漢史武帝時有監北軍使者昭帝時有稻田使者

元帝時有護苑使者

流外

通典曰凡府史胥吏守局既久積月累勞故得遷于下品文中子曰吏而縻位非古也推此疑自隋之制唐有流外勲品自諸錄事及五省令史始焉謂之流外自茲始也

夕拜

漢給事中故事每日暮時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拜亦爲夕郎

雜職類

後苑官

禁中後苑官亦有後苑使主綱領本苑事權幹辦亦有後苑官監視苑內一切之事有大主管小主吏亦謂之煖盪官又有煎烙使臣

司理

漢公府有決曹掾主罪法事通典以爲法曹之職白氏六帖則云魏置理曹掾盖法曹也即今司理之任舊制諸州有馬步院及子城院主禁繫訊獄張緒續錦里耆舊傳曰開寶六年秋勅改馬步院爲司理院縻馬步都虞候除文質爲司理參軍成都

雄藩一十六處置左右馬子城院不得禁繫公事呂夷簡三朝寶訓曰太祖開寶六年謂近臣曰諸州馬步判官比來止選牙校爲之刑獄人命所繫當選士流任之盖自是始置司理之官

錄事

漢司隷屬有功曹從事史兼錄衆事在州爲治中又有督郵主簿皆錄事之任也晉始置錄事參軍刺史有軍而府者並置之本爲公府官非州職也續事始曰後漢有郡主簿亦曰督郵隋以錄事參軍代之掌勾稽文簿舉彈善惡監牌印給紙筆之事

荫元初京兆河南曰司錄六曹宋朝京邑大府以京朝官領其事曰知其非京官而資考久次者亦曰知三輔决錄韋康成爲郡主簿是也

書記

漢書百官志曰王公及大將軍幕府皆有記室掌章表書記續事始引魏志太祖以陳琳阮瑀爲記室文帝與吳質書稱孔璋章表殊健元瑜書記翩翩宋江夏王乃以丘源爲掌書記而未爲職名唐開元元年勑節度置掌書記自後藩侯得自奏請

參軍

漢書靈帝時陶謙以幽州判使叅司空張温軍事魏志太祖以荀彧爲侍中持節叅丞相軍事又晋于寳司徒儀掾屬有行叅軍又石苞拜大司馬以孫楚叅軍楚負才氣初至長揖謂苞曰天子命我叅卿軍事其後號叅軍自晋以大督府置叅軍掌出使彈責非爲之事其職漸卑列于六曹之下 續事始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八

海右閔民王圻纂集

職官門

司天類

司天臺

按史曰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際分命義和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周昭王時有太史漢爲太史局以司馬談爲太史令撰述國史至唐乾元元年置司天臺臺内別置一院名曰通玄院應有天文道術人皆于此安置其太史令改爲司天監惟掌天文而已

太史令

少昊鳳鳥氏爲厯正夏后曰太史周禮爲春官宗伯之屬秦爲太史令唐乹元間改曰司天監宋朝神宗正官名復爲太史令

司天官

天文莫善于晋志以所修者李淳風氏也天官莫䖍于本朝以所守者疇人子弟也

推算

蘇州府總陳褱善算田以其法算天文甚驗嘗曰今

年日當薄而不蝕乃司天臺言日食不驗其後壞上書令臺較算報能誰謂臺官不如一府算乎夫用人者亦旁采之而已

諸使類

府提點

宋朝景德二年三月敕置開封府界提點之官呂夷簡三朝寶訓曰真宗謂近臣曰諸道刑獄皆遣官提點唯京師無之去夏開封府訊進士蹇符暴於日中裂其背而鞫之無狀炎暑之際罪未見情枉罪虐毒今置司命京師刑獄處悉糾之

遠使三人

建炎兵興從使絕域者厮輿輩亦稱官諺語曰歸為官人病為死人留為番人

玄宗朝置諸使

脩奉太廟使太清宮使禮儀使園苑使閑廐使莊宅使內諸軍使左右街使黜陟使巡撫使宣慰使國冊立使弔祭使選補使會盟使監牧使供軍粮料榷塩使給納使和糴使太倉使八作使裁按使經畧使覆內使營田使觀軍容使 簡內臣

牧守類

留守

左傳晉侯將伐鄭荀罃居守 註史記漢高祖留蕭何守關中乃有留守之任後漢世祖每征討常令通居守後魏文帝南伐以太尉元丕留守京師乃有留守之號唐朝天子在西京則有東都留守在東都則有西京留守

內史

秦始皇始稱京郡守為內史漢景帝始稱王國守為內史武帝改稱京郡守為尹成帝始稱王國守為相隋始稱郡守為刺史宋太祖改稱知州高宗改稱知府元改稱總管

位不可借

太宗自京尹嗣位秦王繼之秦王敗但命近臣權知開封百餘年間非東宮親王不去權字意謂京尹曾經祖宗爲之故人臣不敢居猶唐以太宗嘗爲尚書令後三百年間無敢爲者雖郭尚父之勳業亦避之

萬石君

漢石奮號萬石君馮陽宣帝時爲弘農太守八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東漢秦彭與羣從同時爲二千

仕者五人三輔號萬石秦氏唐張文瓘高祖時爲侍中有四子皆至三品人謂之萬石張家又西漢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

會稽郡

漢郡極大又屬吏皆所自除故其權勢炎炎非後世比只以會稽郡攷之縣二十六吳郡蘇州也烏傷婺州也毘陵常州也山陰越州也由拳注云古之檇李即秀州也太末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州明州也以此考之即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耳宜乎朱買臣等爲之氣焰赫赫如此

五馬太守

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又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又云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五馬參差于庭故時人呼太守爲五馬

獨立使君

裴俠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刺史命俠邪立謂諸牧守曰俠奉公爲天下之最衆中如有俠者與俱立周文厚俠號獨立使君

俚語

今謂都布按爲大方面知府爲小方面蓋以一方之面訓爲義然魏書劉尼傳云曾祖政爲方面大人宋史董遵誨傳遵誨遣外弟劉琮貢馬太祖解所服珍珠盤龍袍賜之琮曰遵誨人臣豈敢當太祖曰吾方委以方面不此嫌也方面之稱昔固有之矣

久任

宋曾臣名子真上便宜事有曰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歛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元世祖至元二年始罷州縣官世襲逮今日雖久任法亦寖廢謂果得其人固宜不然民必被其毒虐而無所干告也夫久任尚不免有弊况封建乎周臣之言可謂卓見

福星

司馬溫公稱鮮于子駿爲一路福星是以監司爲福星耤川笑林載太守視事三日大排樂人口說云災星退去福星來是郡守亦可以爲福星

知縣

見會要曰大中五年十二月景陵有賊所損神門戟架六年四月裴識知縣盖知縣之名始起于此矣宋朝會要曰建隆四年六月詔河朔右地魏大名分治劇邑當用能吏思慎釐於縣務特選士于朝行斷自朕心以重其任大理正奚嶼知大名府館陶縣事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縣屯田于繼徽知臨清朝臣知縣自嶼等始也

晉陽令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令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少公

唐人呼縣令爲明府丞爲贊府尉爲少府李太白集有餞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盖陽曲丞尉石艾尉也洪容齋隨筆載晏幾道與通叟原少公亦用此杜詩有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士注云少仙應是言縣尉縣尉謂之少府而梅福爲尉有神仙之
故稱少仙

別駕

唐六典曰後漢州置別駕歷代皆有之杜佑云別駕本因漢置隨刺史廵察若今觀察之有副使也宋朝與長史司馬並爲散官云通典曰從刺使行部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漢制也晉庾亮曰別駕與刺史別乘任刺史半故曰半刺

掾史類

主事

通典曰主事二漢有之漢光禄勳有南北庭主事范曄光祿主事是也後魏于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名隋煬帝去令史名但曰主事隨曹閑劇每十令史置一主事雜用士人唐用流外

都事令史

又曰尚書有都令史隋開皇初始改爲都事又曰令史漢官儀曰能通蒼頡史籀官補蘭臺令史漢韋彪疏曰往時楚獄大起故署令史以助郎職事也按史記項羽本紀曰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則是秦有令史矣晉灼曰漢儀注令史曰令史丞史曰丞史而周禮六官之屬皆有史以掌書

書手

都歷記宋衛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爲鹽鐵院書手

三老

秦始皇始制里三老亭長嗇夫游徼三老即今里老亭長即今里長嗇夫即今粮長游徼即今火夫總甲

場務官

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大夫碑碣並不見有場務監官親見所在場務多是藩鎮差牙校不立程課法式公肆誅剝全無誰何百姓不勝其害故建隆以來置官監臨制度一新利歸公上官不擾而民無害

至今便之

耆壽

會要天寶十三載勅諸郡縣父老以押司錄事老者轉升爲耆壽而不掌吏事 續事始

蛾眉

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

伍伯

續漢志注云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六人辟車鈴下侍閤門闌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韝即今行鞭杖者

匠工

唐秘書省有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潢集韵音胡曠切釋名染紙也齊民要術有裝潢紙法云浸蘗汁入潢凡潢紙滅白便是染則年久色暗蓋染黃也後有雌黃治書法云潢訖治者佳先治入潢則動要術後魏賈勰撰則古用黃紙寫書久矣寫訖入潢辟蠹也今惟釋藏經如此先寫後潢要術又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則打紙工蓋熟紙匠也

王官類

傅相中尉

漢高祖初置諸王傅相中尉傅即今紀善相即今長史中尉即今護衛也魏武帝加記室晉武帝加文學宋武帝加侍讀及王友唐文皇始置教授以誨王之子孫宋太宗置王侍講

翊善

宋朝王府之官多省不置別置翊善曰某王府翊善翊善古王傅之任其名位甚輕宋朝會要曰太平興國八年三月以載元爲衛王府閻象爲廣平王

府楊可法爲皇太子翊善蓋自此始也

女封類

婦人封

春秋左氏傳晉敗齊師齊侯自齊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銳司徒免乎曰免曰苟吾君與吾父免可若何齊侯以爲有禮與之石窌此婦人得封之始也 事物紀原

封夫人

唐虞夏商公侯之妻尚無夫人之號由周克商列爵惟五于其封國皆稱君其妻皆爲夫人其事雜見於禮詩雖皆命于天子亦無封冊之禮漢崔篆母師氏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則夫人之封自莽始也蓋自曾昭公娶于吳爲同姓夫人始不命于天子至莽乃加封號云 事物紀原

國夫人

宋鄱陽侯孟懷王母拜國夫人洎隋高凉洗氏以功封譙國太夫人此夫人封國之始也見通典 事物紀原

郡君縣君

漢武帝尊王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平原漢郡此

郡君之始也又封太后微時金王孫家所生姊號脩成君此縣君之始也 事物紀原

夫人郡君立碑

金石錄載趙彥深母傅太妃碑額題齊故女侍中宜陽國貞穆太妃傅氏碑按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三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爲之惟見乎此然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乂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此類不一則知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後宮嬪御蓋有近臣貴戚之母若妻一一加之以示殊寵耳然以宰相之母尊爲大妃其禮可見

太君

唐制四品妻爲郡君五品爲縣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君封稱太此其始也 事物紀原

婦女爲侯

漢樊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噲死須封爲臨光侯

女史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illegible]環進之[illegible]左手左手陽也以

常兢男故著右手陰也御而復故者也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職官門

軍職類

駙馬

駙馬都尉之名起於三國何晏尚魏公主謂之附馬都尉然不獨官名以附馬給之蓋御馬之副謂之附馬從而給之示親愛也故杜預尚晉文帝妹高陵公主至武帝踐祚拜鎮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附馬

歷代將官

自周以上天子六卿即爲六軍之將至春秋之末田氏專齊始分將相之任至秦始皇并天下始置衛尉以掌禁兵置中尉以掌京兵置校尉以掌遣兵置衛卒以掌東宫兵置郡尉縣尉以掌郡縣兵置太尉以統都尉者本晉武帝所設佐將撫軍之官猶後世督護鎮撫也將即當時之列卿也於國政無不統尉則職專撫軍爾至秦遂以太尉與丞相御史爲三公位爲上將矣自田齊始制將軍監軍於是七國並有之然無常員也漢武帝始置大將

軍位冠三公前後左右將軍位並列卿始有常員矣光武以後太尉雖掌武事不復典兵魏文帝始稱大將爲都督後周又稱總管唐太宗置經畧使招討使係行軍將銜不常置也憲宗始以節度使典方鎮兵玄宗以宰相領節度不之鎮則置留後代將兵

上將軍

史記曰義帝以宋義爲上將軍漢以呂祿爲上將軍魏黃初中有上大將軍唐貞觀諸衛各置上將軍老子曰君子用兵則貴右是以偏將軍處右說苑田忌奔楚王問齊楚相併奈何對曰齊使申儒將則楚用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則是春秋逮戰國始有上將軍之官也

大將軍

戰國時始有大將軍之號隨事即置亦不主官劉劭爵制謂秦下八爵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楚懷王與秦戰秦虜其大將軍屈匄是也項羽時范增稱大將軍漢遂置大將軍如三公至煬帝于諸衛悉置　本朝將軍之名不一如子授鎮國將軍孫授輔國將軍曾孫授奉國將軍之類爲王子孫應授官職之名如云授驃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之類爲武臣給授散官之名如征南將軍鎮朔將軍平羌將軍之類爲各邊掛印總兵官之名職方司掌收充將軍與上項不同蓋選軍中之長軀偉貌者以充朝儀耳今謂之大漢將軍優旃所稱陛楯郎疑即此也凡大朝會若虜使入貢　天子御正殿大漢將軍着飾金介冑持金瓜鐵鉞刀劍列丹陛下常朝着明鐵介冑列門楯間其次等者御道左右及文武官班後相向握刀布列凡郊祀臨幸籍田太學鑾輿出入扈從以給宿衛巡警之事則以侯伯都督係國戚者統之其常朝宿各以番上謂之正直有大事無番上謂之貼直正者金牌相傳懸掛貼直者尚寶司奏而給發事畢復納之

秦叔寶勇力

武衛將軍秦叔寶晩年多病每謂人曰吾少練戎馬經二百餘戰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患又秦武衛勇力絶人其所持鎗踰越常制初從太宗圍王世充[illegible]馬頓鎗城下而去城中數千人共拔不[illegible]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迄後每大陳

以列於殿庭以旌異之

李光弼

李光弼討史思明師於野水渡旣夕還軍留其卒一千人謂雍顥曰賊將高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刼我我且去之子領卒待賊於此至勿與戰降則俱來其日思明召日越曰李君引兵至野水此成擒也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命曰必獲李君不然無歸日越引騎五百晨壓顥軍顥阻濠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太尉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曰大將謂誰曰雍顥也日越沉吟久謂其下曰我受命必得李君今獲顥不塞此望必見害不如降之遂請降顥與之俱至光弼又嘗伏軍守河陽與史思明相持經年思明有戰馬千匹每日洗馬於河南以示其多光弼乃於諸營檢獲牝馬五百匹待思明馬至水際盡驅出之有駒縶於城中羣牝嘶鳴無復間斷思明戰馬遂悉渡河光弼盡驅入城光弼將戰謂左右曰凡戰危事勝負繫之光弼位爲三公不可死於賊手事之不捷誓投於河適城上見河稍遠恐或急事難至遂置劒於韡中有必死之志及是戰勝於城西西望拜舞三軍感動移鎮臨淮昇疾而行徑赴泗州初光弼用師嚴整天下服其威名凡所號令諸將不敢仰視及田神功等叛諸軍皆不受制因此不得志愧恨成疾薨於徐州年五十七

出譚賓錄

温造

憲宗之代戎羯亂華四方徵師以靖邊患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梁人作叛逐其帥又懼朝廷討伐因團集拒命者歲餘憲宗深以爲[illegible]帥者久之京兆尹温造請行憲宗問其兵備[illegible]温曰不請寸兵尺刃而行至其界梁人覘其所來止一儒生皆相賀曰朝廷必不問其罪復何患乎温但宣詔赦安存至則一無所問然梁帥自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温亦不之誡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下士並往執帶弓劒赴之遂令於長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臨堦南北兩行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弓劒而食逡巡行酒至皷噪一聲兩頭齊抨其索則弓劍去地三丈餘軍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閤戸而斬之五千餘人更無噍類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余二十年前

職亅斯故老尚歷歷記之出王氏見聞

八楊將軍

滕王元嬰隆州刺史多不法參軍裴聿諫止之王怒令左右撾楊他日聿入計具訴於帝帝問聿曾被幾楊聿曰前後八楊即令遷八階聿歸嘆曰何其命薄若言九楊當入五品矣聞者哂之號八楊將軍朝野僉載

分身將

梁將葛從周忠義驍勇每臨陣東西南北忽如神人助故晉人稱爲分身將

李克用料敵

李克用入魏博覘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更令審探果縛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鄩軍已去二日矣

柴紹疑虜

唐時吐谷渾党項寇邊勑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紹安坐八婢彈琵琶使二女舞虜疑之休射以觀紹伺其懈出精騎衝擊虜大潰敗

曹南院祭夏將

太尉曹南院知渭州夏人撓邊有智將鞣䩺與渭對壘下十餘寨宿兵十餘萬夏人歲遣數百騎精銳覘視兩界曹患䩺智勇令探騎伺彼巡邊兵來適鞣䩺踰月病不能起曹乃於界首設一大祭賻贈器物照曜原野用祝版云大宋具位曹某昭告于夏國都護某人公累以蠟書約提所部歸我大宋待公之來不期天喪吉人事無終始令百騎守塞下望其兵近即舉火自燒并所用銀器千餘兩悉皆棄而遁歸夏兵盡掠祝版祭器而去後旬日夏國殺鞣䩺其下二十餘帳反側不安率衆內附拓地數百里獲生口數萬羊馬槖駝不可勝計

曹狄用兵

宋曹瑋用兵多奇計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喻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關矣

狄青錢卜

南中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值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爲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求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狄青比關張

元昊叛狄青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戰八中流矢入呼爲狄天使上觀其儀表曰朕之關張也於是有狄萬人之稱以一足以敵萬也

岳飛用言

岳武穆平湖寇楊么決勝於八日之間初駭其秘籌妙筭若與鬼神爲謀非人可矚者今讀薛弼傳則知岳所運用弼之策耳初么據洞庭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亦欲造大舟弼時運判湖南謂岳曰若是則可以歲月勝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鬪也今大旱河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遂　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彼壞在目前矣岳曰善遂用之於是積寇遽平岳之奇功照映今古而弼之謀畫則知之者鮮矣

放鴿徵兵

曲端爲涇原都統日張魏公嘗按視其軍端執撾以軍禮見營中閴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端於廷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既而欲盡閱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爛旗幟精明公大加獎異

葉旺冰城

國初故元太尉納哈出寇遼東守臣葉旺策其道處預緣河疊冰爲墻以水沃之經宿凝沍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穽於平地伏兵以俟虜兵過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納哈出僅以身免

丁大用行軍

丁大用都閫征嶺南還訪予因言領軍入賊境掠得寇稻以給軍食京軍以刀盛爲杵舂遏鄙老校笑

其拙教於高阜擇淨地坎之如臼然煎茅火鍜之令堅實乃置稍其中伐木爲杵以舂其便也外出不可不知又言一日進兵與賊遇度日晡營遠欲退而賊勁退則潰矣范叅將乃以我軍列爲一重戒前行拒敵勿動後行退半箭許而劄劄既定前行亦退出其後半里許而劄凡劄定必作氣齊力以拒敵如此更迭數次則已退十餘里矣古所謂且戰且却即此類也

王忠肅邊功

王忠肅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以失機之由命左右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璧貫千里相望簡閱行伍老弱者更改之貧窮者賑給之鰥寡者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詞訟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公在邊十數年間措置積銀萬餘兩粮數萬石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於戰所舉總兵叅將如施聚焦禮輩皆自衆中扳起爲夷狄所憚

韓雍膽畧

韓中丞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前問之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爲賊掠至官軍累征未嘗深入無緣滅賊今公在此我等必得脫穽擭矣韓厲聲曰爾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縛而斬之果皆有短兵裹於衣乃盡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懸身首于樹夾道不絕峽中酋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極力拒敵不支遂平之韓公膽勇絶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頭傾腦飲之命將校同飲多不能也又兩司官方集議兵適縛數賊入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笑曰公談兵何美殺一繫囚猶爾臨陣當如何即自持刀連斷數人頭衆俱有眩絶者其他類此甚多故軍中與賊皆畏之如虎比聞其死祠之爲神

軍中有女子

梁湘東王出軍有人將婦女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蒨爲諮議叅軍幼聰明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姬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婦人之力北魏太武令古弼征馮弘高麗救軍至令婦女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

[illegible]陳兵於外遂東奔高麗唐韓弘惡李光顏忠勇
思有以沂餓之乃以名姝遺光顏顏大合將校置
酒飲使者引名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
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將士皆
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厚賂使者遣
之將卒感激

取蜀將帥不利

自古取蜀將帥不利漢岑彭來歙討公孫述遭刺客
之禍魏鄧艾鍾會討劉禪皆旋踵滅後唐郭崇韜康
延孝魏王繼岌討王衍皆妐宋朝王全斌崔彥進

討孟昶皆坐廢開禧間楊巨源李好義討吳曦皆
爲李子文所殲近余玠爲宣諭凡十年亦不令終

兵馬大元帥

唐明宗時加秦王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
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並無天下大元帥
之名其理無所攷按唐至德初以廣平王爲天下
兵馬元帥天復三年三月以輝王祚爲諸道元帥
其年十二月勑國史所書元帥之任並以天下爲
名乃自近年改爲諸道宜復爲天下兵馬元帥至
德距長興尚遠若天復則耳目相接而有司皆不
知之何其陋也元帥之名肇見于左氏晉謀元帥
是也然是時所謂元帥者中軍之將爾未必以名
官也至隋始有行軍元帥唐初有左右元帥太原
道有行軍元帥西封元帥自此寖多矣然天下兵
馬元帥則始於廣平大元帥則始於從榮唐末嘗
以天下兵馬元帥授朱全忠僞吳以天下兵馬大
元帥授李昪梁末帝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鏐
晉高祖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元瓘出帝以東
西南面兵馬都元帥授錢弘佐周末又以天下兵
馬都元帥授錢俶國初改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古

今當其任者蓋寥寥可數而我　高皇帝出應中
天之運初元帥皆　親王爲之廷臣則爲副貳而
已惟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房琯皆任之其餘錢
氏繼之朱全忠自置李昪僞命俱不足道也

樞密

西晉泰始中王景文爲中書令兼管內樞密此其名
之始也君臣政要曰唐代宗永泰中勑中官董廷
秀管樞密因置內樞密使後唐莊宗始用郭崇韜
分中書兵房置樞密院與宰相分秉朝政自此始
用二人凡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謂之二府宋

朝會要曰開寶九年一月以曹彬爲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樞密帶節度自此始也太平興國六年九月以石熈載爲户部尚書充樞密使文職正官充使自此始也

武人不當爲樞密

蘇子瞻嘗見文富二公言以武人爲樞密最非國計况不是讀書人不知禮義臨大節不知所守政和中仁宗不豫諸公議及國事王德用爲樞使輒合二手掌向額曰奈此一尊菩薩何

漕職始末

永樂間平江伯陳公瑄把總漕運粮儲共一百萬石彼時未有總兵之名十三年裏河漕運加至五百萬石統各處一百七十餘衛以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各都司所屬茶陵臨山彰德濟南等衛地遠省之每歲止用四百萬石洪熈元年始充總兵官督運鎮守淮安此設總兵之始也宣德四年同工書黄福計議於徐州等處立倉令官軍接運六年掛漕運之印八年公薨以都督僉事王瑜都指揮僉事丘亮充左右副總兵同管正統四年以馬與充總兵張節充叅將此設叅將之始也景泰二年設

左僉都御史王竑同管此文臣總督漕運之始也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職官門

勳階類

勳品

沿革曰勳品自齊梁有之今柱國而下是也周禮王功曰勳蓋取諸此舊唐書百官之勳官出於周齊交戰之際本以酬戰士其後漸及朝流耳

散官

皇明文官自太子太保以上俱　旨授未有部覆題

請者即冢宰六年兩考亦止加　太子少保人雖以宮保稱班列仍立二品嘉靖內中間兵部張尚書瓚工部林尚書庭㭿俱以特建　恩授　太子太保時刑部唐尚書龍以軍功都察院王右都御史廷相以考滿俱止授　太子少保皆悒悒恒言曰吾輩若有兼金饋閣老修宅即得玉帶時李夏二輔臣各修新第意以張假厚禮獲崇階及丁酉春許冢宰讚由戶部復除入朝班顧在張林後心尤悒悒丁酉夏兩考六年于是考功宮偏查冢宰兩考加恩事止得尹冢宰旻以六年考滿加　太子少保例許思求李夏復有厚　伋遂于復職題本　旨加太子太保其題本亦泛言考滿未及尹事嘉靖乙巳夏熊冢宰浹以二品六年兩考遂援許例題請時值嚴輔臣嵩與浹黨比即獲俞允詔贈三代焉然皆非舊制矣

資原

國朝文資四十六階第一階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是正一品加贈資凡加贈資不實授特進光祿大夫並漢官名柱國楚官名今並稱之第二階特進光祿大夫是正一品陞授資第三階特進榮祿大

夫是正一品初授資榮祿因元舊資銜第四階光祿大夫柱國是從一品加贈資第五階光祿大夫是從一品陞授資第六階榮祿大夫是從一品初授資第七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是正二品加贈資第八階資政大夫是正二品陞授資第九階資善大夫是正二品初授資資德資政資善三銜並因元舊制惟正治上卿爲新設第十階正奉大夫正治卿是從二品加贈資十一階通奉大夫是從二品陞授資十二階中奉大夫是從二品初授資正奉通奉中奉三銜並因宋舊制惟正治卿爲新

設十三階正議大夫資治尹是正三品加贈資十四階通議大夫是正三品陞授資十五階嘉議大夫是正三品初授資正議通議二銜並因隋舊嘉議則因元制惟資治尹爲新設十六階大中大夫資治少尹是從三品加贈資十七階中大夫是從三品陞授資十八階亞中大夫是從三品初授資大中大夫資銜並因唐制亞中大夫則因元舊資銜惟資治少尹爲新設十九階中議大夫贊治尹是正四品加贈資二十階中憲大夫是正四品陞授資二十一階中順大夫是正四品初授資中議

中憲中順資銜並因元舊制惟贊治尹爲新設二十二階朝請大夫贊治少尹是從四品加贈資二十三階朝議大夫是從四品陞授資二十四階朝列大夫是從四品初授資朝請朝議資銜並因隋舊朝列則因元舊資銜惟贊治少尹爲新設二十五階奉政大夫脩政庶尹是正五品加贈資二十六階奉政大夫是正五品陞授資二十七階奉議大夫是正五品初授資奉政奉議資銜並因元舊制惟脩正庶尹爲新設二十八階奉直大夫協正庶尹是從五品加贈資二十九階奉直大夫是從

五品陞授資三十階奉訓大夫是從五品初授資奉直因宋舊資銜奉訓因元舊資銜惟協政庶尹爲新設三十一階承德郎是正六品陞授資因元舊制三十二階承直郎是正六品初授資因宋舊銜三十三階儒林郎是從六品陞授資因唐舊銜三十四階承務郎是從六品初授資因宋舊銜三十五階文林郎是正七品陞授資因唐舊銜三十六階承事郎是正七品初授資因隋舊銜三十七階徵仕郎是從七品陞授資改隋徵事之銜作徵仕郎也三十八階從仕郎是從七品初授資亦改

隋從事之銜爲從仕也三十九階脩職郎是正八品陞授資四十階廸功郎是正八品初授資並因宋舊銜四十一階脩職佐郎是從八品陞授資四十二階廸功佐郎是從八品初授資並係新設四十三階登仕郎是九品陞授資四十四階將仕郎是九品初授資並因唐舊銜四十五階登仕佐郎是從九品陞授資四十六階將仕佐郎是從九品初授資並因元舊銜

武資凡四十四銜正從一品六階銜並同文資第七階龍虎將軍上護軍是正二品加贈資龍虎本

五代朱温將領之稱至元以爲勳階護軍資銜則唐制也第八階金吾將軍是正二品陞授資金吾漢官名即秦中尉也至今遂以爲勳階第九階驃騎將軍是正二品初授資驃騎本漢武帝所置官名至唐以爲勳階第十階奉國將軍護軍是從二品加贈資奉國元舊制也十一階定國將軍是從二品陞授資銜係新設十二階鎮國將軍是從二品初授資十三階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是正三品加贈資十四階昭毅將軍是正三品陞授資十五階昭勇將軍是正三品初授資凡鎮國昭武昭

毅昭勇並係元舊惟將軍獨因唐制爾十六階安遠將軍輕車都尉是從三品加贈資安遠元舊資改唐寧遠而置也十七階定遠將軍是從三品陞授資因唐舊銜十八階懷遠將軍是從三品初授資因元舊銜十九階廣威將軍上騎都尉是正四品加贈資廣威係元資騎尉乃唐階也二十階宣威將軍是正四品陞授資二十一階明威將軍是正四品初授資宣威明威並唐舊資二十二階信武將軍騎都尉是從四品加贈資二十三階顯武將軍是從四品陞授資二十四階宣武將軍是從四品初授資二十五階武節將軍驍騎尉是正五品加贈資二十六階武節將軍是正五品陞授資二十七階武德將軍是正五品初授資二十八階武毅將軍飛騎尉是從五品加贈資二十九階武毅將軍是從五品陞授資三十階武畧將軍是從五品初授資三十一階承信校尉雲騎尉是正六品加贈資三十二階承信校尉是正六品陞授資三十二階昭信校尉是正六品初授資三十四階忠武校尉武騎尉是從六品加贈資三十五階忠武校尉是從六品陞授資三十六階忠顯校尉是

從六品初授資三十七階忠勇校尉是從六品陞授資三十八階忠翊校尉是正七品初授資三十九階修武校尉是從七品陞授資四十階敦武校尉是從七品初授資四十一階保義校尉是正八品陞授資四十二階進義校尉是正八品初授資四十三階保義副尉是從八品陞授資四十四階進義副尉几二十三階資銜並因元制惟加資則皆遵唐十二轉之舊稱焉

兼領

漢制以本官任他職者曰兼常惠以右將軍兼典屬

國是也以高官攝卑職者曰領劉向以光祿大夫領校書是也唐制有曰攝者如侍中之攝吏部是也又有行守試之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未正名命者爲試宋制則高一品爲行下一品爲守下二等爲試元祐以後又置權官如以侍郎權尚書之類漢以趙充國爲假司馬則又有假職矣 玉堂漫筆

知判

職林曰唐中宗神龍二年既置員外官同正員又有檢校試攝知判等官知某官判者云判某官宋朝

皆循用之府寺監省州縣城寨各以官知知判蓋自唐中宗始也

功臣賜號

筆談曰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後自藩鎮下至從軍資深者例贈之本朝唯以賜將相熙寧中因上尊號上不允曰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時吳充爲相請止從之自是罷不賜按今宿衛諸班直自押班而下各有兩字功臣則宋朝不獨以賜將相也會要興元元年正月一日赦文諸道應奉天及進收京將士等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唐兵志曰德宗幸梁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又曰代宗即位以射生軍濟難賜名功臣此蓋其始

功臣名號

世史正綱曰唐德宗興元元年始賜有功將士以功臣名號其目云所謂奉天定難功臣是也然其所謂奉天者以地言也後世遂襲之以爲奉天命失初意矣然指五代及宋元有此襲號則可若謂本朝則非也蓋 本朝功臣勳階固有 奉天翊衛等字然 朝廷正殿正門皆名 奉天諸凡詔赦及封贈文武官 誥勅起語皆曰 奉天承

運其主意正謂天子奉承天命以治天下故事必稱天非襲唐奉天之名也

開府

漢文帝元年用宋昌爲衛將軍位亞三司後章帝建初三年使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同三司自此始也殤帝建平元年鄧隲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號自此始也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蓋漢制唯三公開府至魏以餘官儀同三司遂爲號唐武德七年以爲散官

特進

正一品漢置制皇后父率爲此官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後建武中鄧禹罷三公列侯就第位特進隋以爲散官以爲階又唐宋以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特進

金紫光祿大夫

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皆銀印青綬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因稱金紫光祿大夫後周以爲散官

銀青光祿大夫

從三品後魏以前未有銀青之目舊制光祿大夫銀章青綬後加銀青即爲金紫光祿大夫故名銀青

以對金紫合在光祿大夫之上

朝請

通典曰漢竇嬰爲朝請竇太后憎嬰削門籍不得入朝請此其始也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又曰奉朝請無員本不爲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隋開皇中罷奉朝請置朝請大夫爲散官取漢公卿年高德重者以列侯奉朝請之義

三柱國

楚寵官也懷王使柱國昭陽攻齊陳軫問曰楚國何貴昭陽上柱國是也後魏孝莊始立柱國大將軍後將軍官廢有左柱國後周建德四年又增置上柱國大將軍隋置上柱國以酬勞實不理事故唐以爲勳官

祿俸類

祿秩

軒轅始給官吏胥徒俸及賞賜周公始置恩例漢文帝始給太子檳食唐太宗始給常朝官廊飡武后始借賜下官緋紫德宗始折俸

實封

通典曰唐封諸侯無國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所封之户分食諸郡以租庸調給沿革曰魏黄初制爵自關内侯不食邑但虛封而已故唐因之加實封宋朝會要曰唐制食實封者户給縑帛每賜爵邑加一級唐末及五代始有特加邑户而罷實封之給今位爲虛名也

户封

晉地理志曰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若乃以户爲差等畧封疆之遠近所謂分民自漢始也漢承亡秦大者使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户則封國之以户漢

其始也

折俸

宋朝會要曰唐正元四年定百官月俸僖昭之亂國用耗闕天祐中止給其半後唐同光初孔謙以軍儲不充百官俸錢數多而折之非實請減半數而支實錢是後所支半實俸復從虛折宋朝大約從唐所定其非兼職者皆一分實錢二分折支景德罷兵之後始詔俸當給他物者京師每千給實錢六百在外四百則今折俸之始也祥符五年十一月詔又定加文武官月俸

職田

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禮王制曰圭田無征周官有大夫之采地此職田之始也晉有芻藁之田後魏給公田北齊自一品以下各有差武德元年十二月制外官各給職分田則職田之名唐始有之也

國朝祿秩

皇明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彀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為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十疋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貪婪是以難也

吏祿

筆談曰天下吏人素無常祿惟以受賕為生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託 事物紀原

將馬事例

將軍馬日給料四升草十五斤校尉以下馬俱三升

選將軍五尺三寸担城磚十五塊重四百斤方為中式隸錦衣衛月食給米二石五斗侍衛二十年以上得冠帶此係 詔書內事例不為常格其數幾千人每直三百二十四人共四十八人身幹最長分兩番侍立奉天門東西各十二人其餘布立丹陛之左右

宗祿

宗人府累歲上玉牒者當不知幾何人必欲縣官一一廩之此如江海塞漏卮已耳昔宋有支裔言祿者王安石難之曰七世之廟且親盡則祧況其子

若孫顧不遜而降乎言者不能對竟從減省乃近
亦多議及之謂宗人無識者使限耕田凡若干畝
毋得侵定制漁細民是且足以自活其有識者使
習制科與王親等毋得官京朝掌外印是且足以
自寛又安有以嚴城爲桎梏以貧身爲衣食者甚
哉非强本之術也

内侍類上

漢閹寺

梁冀專政忠臣伏鈇鑕義士竄草野桓帝與之同聲
若甘心焉及陳受之殺鄧香妻宣之告然後發怒

與諸閹謀而誅之前豈無大於此可怒之事可誅
之郤乎受蓋小黃門徐横所引而宣則中常侍衰
赦之鄰故也帝之討賊一出於宦官之意一成於
宦官之力無怪乎變寵閹侍自是日横而忠臣正
士重爲之虀粉也

賢内侍

齊有宦者内叅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爲閹
寺便知好學懐袖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
苦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坐文林館氣喘汗流
問書之外不假他語及覩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
感激沉吟久之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軍開
府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叅伺動静爲周軍所
獲問齊王何在紿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敺
捶斷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顔氏家訓

宦官監軍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議者以宦官監軍主
帥不得專致平失利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
宰臣呂文靖公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
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
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者與

同罪仁宗從之翊日都知叩頭乞罷監軍士夫嘉
公有謀夫不動聲色坐罷監軍拆人舉事固自不
凡陳寶之禍皆由謀之不足也是以君子立朝貴
有智　魏林子

破筒滌菜

童貫自崇寧二年始以入内侍省東頭供奉官奉旨
差往江南等路計置景靈宮材料續差往杭州製
造御前生活又差製造脩蓋集禧觀齋殿本命殿
火德真君觀自此進用遂被寵遇兩邊用兵又以
功進於是縉紳無恥者[illegible]其門至以蔡京爲比

當時天下諺曰打破筒潑了菜便是人間好世界而朝廷曾不悟也二人卒亂天下

童貫十罪

北盟會編載宋臣劾童貫十罪中有曰服食之侈上擬乘輿嬪御之盛潛窺宮禁其罪十也貫以閹宦蓄嬪御正與唐高力士娶妻者相同

宦官有妻

前代宦者亦有妻石顯傳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死元魏時御史蕭忻疏云高軒稗鬻者莫非閹官之婆婦胡馬鳴珂者莫非

黃門之養息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為娶元擢女為其妻擢以故為梁長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衰経臨哭此事皆昭代所無也

宦官娶妻養義子義婿

元順帝時中官趙伯顏不花乃擒契丹之士時年已踰三十妻子具矣憐其才而止刑其勢為奄人命為樞密院使不花不捨其妻仍與之共處然唐李輔國特娶元擢女漢曹騰有養子養女始自四人

[illegible]效之亦治世所無也

閹人通用

今制人臣惟勳戚家得用閹者然亦有數觀韓文公上宰相書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是唐之宰相有閽南村輟耕錄載胡叅政能折節下士毋虞閽人不為通刺是元之叅政有閽可見二代官稍顯者皆得用閽豈古今制不侔歟抑或以閽寺本為守門之役故凡人家守門稟白之槩以閽稱歟

內官讀書

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

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辨內府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即回今則干預外政如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嘗在通州遇張太監交趾人云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一供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旁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回避之且稱呼老爹矣

記

選用閹人

京畿民家羨慕內官富貴私自奄割幼男以求收用亦有無籍子弟已婚而自奄者禮部每爲奏請大率 御批之出皆免死編配口外衛所充淨軍遇赦則所司按故事奏送南苑種菜遇缺選入應役亦有聰敏解事躋至顯要者然此輩惟軍前奄入內府者得選送書堂讀書後多得在近侍人品頗重自淨者其同類亦薄之識者以爲 朝廷法禁太寬故其傷殘肢體習以成風

內官忠能

洪武間雲哥南粤人守西華門知丞相胡惟庸謀逆冀其因隙以發未幾胡誑 上所居井湧醴泉邀上觀之車駕當西出公聞慮 上及禍奔衝蹕道勒馬啣以言氣喘舌駃不能達 上怒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公垂死忍痛指賊第 上悟遂命左右回駕登城近胡第而觀之見其內伏壯士於屏帷間數匝亟還則罪人就縛矣召公則息絕矣遂贈官賜葬地於鍾山之西至今春秋祭焉又沐敬建文朝太監從永樂征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

上猶未已也敬諫再四 上詈之曰反蠻敢爾敬仰視曰固不知誰是反蠻 上怒命曳斬之顏色不動 上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有益釋之金英不知何許人正統己巳虜騎薄都城廷議有欲南遷者英大言曰死則君臣一處死爾敢有以遷都爲言者 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惜不知英始終也

陳蕪恩寵

陳蕪交趾人永樂丁亥入內侍 皇太孫 宣廟既御極即陞御用監太監 賜姓名曰王瑾字潤德

又賜蕭愼圖書武定州下賜玉帶金鞍廄馬及金帛寶楮陳廬陵循誌云東夷北虜西戎南閩竊發蕪皆與征行皆被重賜又嘗被賜詩章又範金爲圖書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以賜之且與兩夫人及養子陳林一官令亦從其姓曰王春景泰中疾 命太醫院官八人絡繹賫御藥往視中官遣金帛飲饌問安不絕于道既卒官其家與其從者十二人 賜祭賜帛賜鈔五十萬緡諸內臣恩寵鮮有出其右者蓋蕪又有抱保 皇子之功誌秘不言也中官之寵任肇

於永樂中如孟繼諸人可知𨳝後益盛矣嘗記董
稚時無過太倉封西洋寶舡勢張甚此志所不具
聞無性慈仁而其下人則不可犯盖中官通病云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職官門

内侍類下

王振黷貨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某年雷擊奉天殿鴟吻
勑群臣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言
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于下振覽之怒以錦衣衛
指揮馬順爲爪牙令以他事于陛前捽去求不知
所以但曰必訴　太祖太宗遂支解其體自是人

緘口不敢言球寃附順子數順之罪順乃命緇流
誦經度之振既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
微譴罪人人始懼兵部尚書徐晞工部侍郎王佑
僉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効勤極盡諂媚之
態衆聞知皆具禮進見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
百執事在外方面俱習以爲常　朝覲日大開其
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爲尋常
至千金者始得一醉飽而出由是以厲者爲拙以
貪者爲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
水去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太息而已

王振怒不預宴

世言王振之横也公卿皆往拜于其門　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寵不預外廷之宴是日　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聞　上爲感然　命東華開中門出入振至問故曰　詔命公由中出入振曰豈可乎及至門外百官皆候拜振始悦

王振追復元官

正統壬戌張太后既崩王振尤無忌憚作大第于皇

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所居東以祝釐自撰碑文土木之難言者論其擅權誤國或有謂振陷虜爲所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居第没入于官後爲京衛武學天順改元振黨以聞　裕陵大怒云振見殺于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失實皆貶竄　詔復振元官命于智化寺北塑像祀之　敕賜祠額曰旌忠

王振止遊幸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　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　英廟進言于　太后曰毋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爲厚德　太后大喜許之　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　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嘆也

曹欽之變

曹欽逆謀既就知朝廷以七月某日寅時出師征麓川期以其時爲亂先日以語都督吳瑾瑾其妻姪

也令以兵從瑾陽許之曰斯事非有内應殆難爲接手欽即以屬之令與守門者通謀瑾諾之曰翌旦必伺吾報始可舉兵欽亦諾之瑾遂去匿他所作奏請翌日勿遣兵第不開朝門以伺其變奏成不敢命人書瑾書素不善勉自寫之大字數行而已薄暮詣宮門呼守兵自門隙投奏入語門者奏有急情須即上之比欽伺至鷄鳴猶不見瑾來欽往問其家家人曰瑾自昨日早出竟未嘗歸欽色動知爲所賣矣即往索諸門旁得之投之以兵墮溝中遂被射死朝廷得奏不啓闕欽等擁衆馳馬

長安東街天大明城門猶未闢欽知事露無以爲
計第索二三大臣將殺之軍卒無紀律騎馳縱橫
市中欽入朝房朝士奔迸遂殺逯杲冦都御史深
方俯首着靴欽以大刀斫其首身破而兩既而孫
懐寧鏜提兵來襲欽戰敗伏誅須臾事定方戰時
孫令士巡街大呼居民令勿開門故無誤嬰鋒鏑
者已而朝門闢即傳宣街市覓瑾不得内中接次
遣人傳呼有藏得瑾賞若干無應者午後方得其
屍于溝遂收葬之與冦深皆蒙恤典瑾贈恭順侯
後追封涼國公謚忠壯欽旣敗捕其家人訊同謀

者終不得家已族獨一妾賀氏在官問汝夫同謀
荅不知又問朝官誰爲汝夫門下人賀曰汝等無
一人非吾夫門下人尚孰問官愕然無言屢易訊
者賀對皆如前竟不得而賀受酷楚已甚其後乃
曰有馮先生特厚馮先生者山陰馮益揖之也捕
之來馮佯不識賀醜詬賀曰馮先生胡詬爲向事
吾夫獨與君密議不記一夕吾夫問古有宦官家
爲天子乎先生言曹操乃曹節家人竟成帝業吾
夫大喜觴先生尚命妾侑飲庸何諱乎益無語與
賀對斬於市或曰孫始佯與欽連謀乂[illegible]孫帥兵

孫言馬滇素桀驁者欽令十勇士隨孫往取馬孫
入門輒鎖之重重入戮十兵于家從後門出治軍
襲欽欽殺孫之子孫遂成殲渠之勳時欽遍覓大
臣惟冦遇害及執李相賢頻擬以刃而釋之索王
尚書翺尚書正在一室窘迫一主事長大有力遯
負王逾而免王後擢此人要津時呼爲馱官人

阮安

太監阮安一名阿留交阯人爲人清苦尚介潔善謀
畫尤長于工作之事其脩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
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諸河皆

大者勞績工曹諸屬一受成說而已詳見東里文
集歲歲張秋河决久不治復承命行道卒平生賜
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甚不
易得者嘗刻營建紀成詩一時名人顯官無不有
作將傳布間以王振一言而止

中官才調

成化間太監黃賜常膺朝審之命時陸公瑜爲司寇
王恭毅公槩爲廷尉二公名臣持論侃侃初不因
黃有所低昂有兄與人爭弟庇之因而致死者法
司奏當以死黃欲從末减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

同室之人鬭者尚披髮纓冠而往救之況其兄乎
正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免死戍邊乃知宦
官攬權必其才術有動人主非特左右承順而已

西廠屈辱無辜

五月十九日罷西廠　上使御馬監太監汪直即西
廠番問妖尼遂以校尉百人與直專以伺察為事
而百戶韋英為直鷹犬遣人四出所得賍吏一二
然自達官以下許先報後聞凡文官無辜受其屈
辱者甚多御史黃本以道遇韋英失敬遂為英鞭
撻不可言左都御史李賓迎候風旨惟恐或後復

與英結為父子恬不為耻自後尚書以下人人自
恐至內官黃賜等亦受窘迫賜等拉內閣商輅等
及六部尚書同日奏直年幼不識世務韋英奸惡
小人害及無辜有傷政體　上即日令革去西廠
官校各回原籍看役汪直入內

覃吉識大體

東宮官典璽局郎覃吉廣西人自云九歲入內其人
亦溫雅誠篤之士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
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為多大學中庸論語等
書皆其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
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兵務以至宦官專權蠹國
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願得天下
有賢主足矣　上嘗賜東宮莊吉備陳以不當受
曰天下山河皆主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
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隨老伴念高王經
而吉適至殿下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携吉
跪曰王得無念經乎曰否吾誦孝經爾其見畏憚
如此東宮出講吉必使左右迎請講畢則詔　東
宮官云先生吃茶茶局丞章端頗不以為然吉曰
尊師重傅禮當如此

內官奏罷進奉

各鎮守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有
木實名榅桲肉色似桃而上下平如柹其氣甚香
其味酸澁以蜜製之歲為進貢然終非佳味也太
監王敏鎮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敏本漢
府軍餘善蹴鞠

王振禁內侍

皇明中官自正統年間以來專權擅政者固常有之
而傷害忠良勢傾中外者莫如大監王振然嘗懲
年間　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

掊斂道途騷擾甚矣自振秉内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是雖 聖君賢相治効所在而内官之權振實挽之不使波溢肆及天下陰受其惠此亦不可掩也

宋昌埜宋濂

宋景濂先生以學祭遇 高皇禮眷特優洪武十四年其孫某犯罪舉家當坐重辟 上不忍特赦宋景濂安置四川茂州未至歿于夔府葬蓮花池山下成化間墓圮巡撫都御史池州孫公仁爲遷葬成都適蜀王府宋承奉昌新作壽藏于成都東門

外孫公令人求以葬先生承奉聞其同姓人也慨然許之因以葬焉計其直可費白金千兩夫 開國以來將相大臣功名富貴烜赫一時者多矣沒齒之後陵谷變遷皆不能保其墳墓非國有恩典誰復爲經營之先生歿百餘年矣而其艮會如此益有以見秉彛好德之心不以遠近親疏而有間也

懷恩

司禮太監懷恩成化初以祖充雲南某衛軍乞取其族子一人爲後尋官之太倉有武職以將才舉者亦不選實緣其族求官恩笞其族子而推之都御史王公越嘗至其内宅恩命小宦者二三人以頭拄其腰而出之越之不得入兵部王公恕之得召爲吏書皆其力也成化末邵妃方挾寵 上將有廢易意召恩與之謀恩叩頭曰此朝廷大事不敢苟且明早退朝當與内閣大臣議之 上以爲然明日將臨御呼恩左右以疾對使問之云本無疾昨聞 聖旨驚成疾耳由是事不諧而止未幾癸遣司香皇陵 今上即位復召入多所匡正卒于官

林俊之劾繼曉也下之詔獄事且不測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 太祖太宗之時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之心將失天下之心奈何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仆其卓恩脫帽解帶于御前號哭不起曰不能復事 陛下 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吾等不得獨生乃逕歸卧于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 上無可奈何命醫調治使者

于道俊獄得解
章琶以寶石求進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
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柰何以貨得之不肯
傳　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
不得已乃　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
言尚可行也時俞子俊爲兵部尚書恩諷之曰第
執奏吾爲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
廷之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切直恩力扶
之卒免于禍毎恕疏至恩則歎曰天下忠義一人
而已及弘治初言路大開進言者過爲激切或指

內臣爲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
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初内帑之積金凡十窖窖
凡若干萬蓋累朝儲之以備邊未嘗輕費景泰末
頗事奢侈　英宗在南内聞之歎曰累世之積其
盡乎甫復位即徃視之則金皆在鈌其一角耳旋
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韋興等作奇技淫巧
禱祠宫觀寶石之事與于是十窖俱罄懸久之
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爲之興
懼不敢言芳仰而言曰臣爲　陛下造齋天之福
何謂虛費因數三官廟顯靈宮之類曰此皆陛下

後世齋天之福也　上不懌起曰吾不與汝計後
之人必有與汝計者指　東宫也芳等退而懼寢
食俱廢是時　上鍾愛　興王或爲芳計曰不如
勸昭德勸　上易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
興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可保富貴于無窮豈直免
禍哉芳大以爲然言于昭德昭德勸易儲時懷恩
在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　上召懷恩微露其
意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從命　陛下殺恩
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泣不起　上不懌
而罷恩退閉門不出　詔徃鳳陽守陵恩既去次

及覃昌昌曰以懷太監之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
爲憂不知所出或爲之謀曰不如謀之閣下使分
其責昌以爲然于是各賜金一篋乃詣閣下言之
萬安默然不對次劉吉亦默然　上又質責昌昌
無以容屢欲自縊死會泰山震内臺奏曰泰山東
岱應在東朝得喜乃解　上曰彼亦應天象乎曰
陛下即上帝東朝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　上首
肎始　詔爲東朝選妃不易太子矣弘治改元逐
左道華傳奉罷採買起端毅王公爲冢宰勸萬閣
老安致仕皆懷恩力恩在内　璫中最賢

何文鼎

文鼎餘杭人性倫好讀書冬一衣夏衣服止是數襲弘治間目見　張后兄弟出入宮中心甚忿以為　祖宗法度不許外人到此一日　孝宗與張飲偶起如厠除御冠于執事者張戲之又帶酒污宮人鼎遂持瓜候宮門擊之賴李廣太監傳諭得脫明日上疏廷杖　張后杖死海子時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内臣抗疏古今無道合比于惟異世心于甚伯却同符之句又以　皇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下錦衣衛雜治究所主者文鼎曰有

兩人但不可執拷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能于禁中拽銅缸作聲若稱冤者　上特命勒碑祭之人言文鼎少習舉子業能古文詩壯始閹也

蕭敬

蕭敬閩人知累　朝制度而且勤學善書弘治間嘗國甚憊時宜正德間内臣用事蕭不與其黨景泰間與安剛直亦俱可取

中官孝義

陳榮者弘治中為太監管珠池知書有守謁陳獻章步行二十里無難色好施予所得俸給皆以分餉兄姪或往求索而無餘銀毀所用銀器與之奉母尤孝謹一物不以食母必不先嘗母卒孺慕哀毀儒者弗能逮其篤疾也口呼老母不絕聲左右言母死久安得來曰吾適見之耳蓋慕思之極見于夢寐云

李廣納賄簿

弘治中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戊午歲建毓秀亭于萬歲山下既成後適二小公主患痘瘡衆醫莫効廣飲以符水遂殤宮

中方歸咎于廣未幾清寧宮災有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　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計聞　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内侍搜索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因惜廣贓濫如此遂籍没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各自星夜赴戚畹求救不期而

人者凡十三人月下見轎影幢幢而一人獨乘冬
轎事雖得寢而納賄者之名一一盛傳于朝野久
亦安然無復羞愧賴 上英明終漸去之

錢能

王端毅巡撫雲南㕥錢塘吳公誠代之太監錢能遣都指揮吳亮迎宴于平夷亮㕥能問這巡撫比王其何如亮曰這巡撫十分敬重公與王其不同能微笑曰王其只不合與我作對頭不然這樣巡撫只好與他提草鞋

劉瑾

寧王宸濠貪殘僭侈而以文行自飾正德二年知政歸宦官陰賂劉瑾以希寵幸使南昌儒學生徒頌已孝行遞相申達撫按官奏聞降 勑褒奬刑部侍郎李士實者南昌人素有詩名且善書暨致仕王招致厚遇之遂爲知己陸完者蘇州人爲江西按察司獨爲王所寵重常曰陸先生他日必爲公卿士實完以是皆心附王寧府南昌護衛并屯田天順間以事革罷王賂瑾復得之又納賄于瑾薦完與士實可當巡撫都御史之任瑾令吏部舉完爲都御史巡撫宣府士實以侍郎改都御史巡撫鄖陽完見劉瑾言動遲緩瑾怒以爲不稱任改試僉都御史巡撫完家巨富厚賂瑾得陞兵部右侍郎後至兵部尚書李士實亦得陞右都御史都察院管事瑾誅寧府護衛屯田俱革罷

劉瑾用事專抑文臣右武官尤崇重內官瑾等數人皆封贈父祖爲都督都指揮母爲夫人造墳祭葬誥命祭文皆內閣李東陽楊廷和等所撰陝西清澗縣侍郎郝志義病故其子舉人郝序援例乞祭葬瑾以爲洪武禮制文官無祭葬之例皆後來文臣專權擅加者遂下錦衣獄問發充軍山東沂水縣學士武衛病故其子乞恩亦下獄弘治間李東陽等奉准纂脩大明會典自東陽而下翰林春坊官皆陞職瑾以爲破壞 祖宗制書妄雜以新例毀其書悉追奪之惟東陽不奪又以翰林官不諳事體悉調除南北部屬後瑾誅復脩會典翰林官皆復原職 劉瑾欲專權盡除軋已者一日伺隙言于 上調張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張永入永知覺直趨至語不合永即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 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由是永深恨瑾會寧夏事變檄書首以誅

瑾爲名且曰非敢竊窺神器也衆舉永并楊一清
往征之至則爲變者已被獲永等至寧夏謀因此
陷瑾乃因張雄張忠等共訴于　上前以謂瑾激
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處之
上猶豫未决衆曰少遲我等皆爲虀粉　陛下
安所之乎上允其奏命牌子頭往召瑾衆勸　上
親行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
牌子頭入問曰　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出
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
內獄黎明送錦衣獄坐以謀反凌遲處死悉誅其

家屬抄沒財産京師稱快咸頌永功李東陽楊廷
和亦奏瑾惡以爲旬日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
歸功于永等封永兄富弟容俱爲伯魏彬弟英爲
鎮安伯馬永成弟山爲平凉伯谷大用弟大玘爲
永清伯又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各給劵世世承
襲食祿一千石詹李東陽楊廷和梁儲楊一清子
各一人爲錦衣衛世襲正千戶辭改中書舍人楊
一清陞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敞一
子爲錦衣百戶時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
彬掌司禮監印决大政馬永成等又奏有　旨凡
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
人在閣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各作長詩以獻永
東陽爲窮字詩拆黙書爲句極工巧永大悅命工
刋印裝錦軸送人未久山東盜起人以爲窮苦之
應遂秘不以示人東陽又偪楊一清作平定寧夏
碑頌永功德後亦不復傳

正德初劉瑾用事益務嚴刻動輒用一百五十斤大
枷枷號時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因監粮數不明
枷于西東長安公生明門時暑雨不輟不敢少移
都御史劉孟以到任遲延枷於吏部門外文臣垂

首喪氣惟恐橫及主事王公守仁抗章論瑾等專
權亂政瑾矯　旨撻于朝堂不死降謫貴州龍場
驛丞守仁之名由此着聞天下

武宗嗣位之初舊東宮侍衛內臣劉瑾通文墨熟世
務而性剛狠深惡文臣專權屢于　上前譖毀得
進身司禮監　上悉以天下奏章付瑾剖斷初亦
送內閣票旨後瑾自以私宅檢取票旨奏聞批出
專用松江人張文冕紀錄謄寫府部衙門官稟事
盈門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一日奏
審內寫劉瑾字樣重復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鏞

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畢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瑾既奪内閣權而李東陽焦芳楊廷和皆瑾引用坐保富貴一任瑾所爲而已權傾内外威振百僚莫敢誰何

正德三年間瑾等用事中外憤怨有僞爲黔國公及覩國公檄書皆以誅瑾爲名又有作檄書以應天府上元縣生員狄元出名謄寫于公生明門外斸之瑾捕下獄拷訊轉展攀指竟不知其由乃遣官校詰上元縣求之亦無狄元名姓說者謂狄者夷

狄元者胡元也寓意于此耳又一日早朝畢御道遺一紙帖　上親見之命拾以進乃言瑾等亂政事瑾下殿入班分付五品以下官出午門外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六月盛暑熱死者十餘人復下獄追究竟無所得

華容劉尚書大夏既致仕逆瑾知其受知　先朝常欲搜致于法又被同年焦芳忌嫉會廣西土官岑猛先年被大夏與都御史潘蕃奏遷廣東至是厚賂得復瑾遂以遷徙土官爲非法逮至京欲寘重辟下之獄廷議諸大臣不敢吐一語獨屠[illegible][illegible]史鏞曰劉大夏此何罪必欲致之死當擬不應瑾怒罵屠惡黨劉耶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謀于焦芳并劉宇宇又素嫉劉者乃言劉某輕將夷人遷徙與潘蕃俱發邊戍矜擬廣西邊衛焦曰是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衛劉赴肅州時故舊皆避不來會獨鄉人嚴仲宏[illegible][illegible]不答之過六盤山寄李閣老末句云[illegible]老知已天涯孤客幾時還歸自六盤和前韻末句云[illegible]推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中州子指芳宇二人也

謝閣老爲民

浙江紹興府勘報經明行脩　四人内餘姚三人逆瑾以爲謝閣老遷所私執送錦衣衛鎮撫司問其一人妄招詞連謝因及洛陽瑾以爲奇貨可騁宿忿笑曰今落我彀中矣言于　上必欲致謝于邊戍賴李閣老曲爲辨析令其爲民

孫隆

中使孫隆號東瀛萬曆初年出監蘇杭織造性闊達好施尤娛情山水嘗泛石湖眺支硎虎丘飄然有天際真人之想遂嘆曰人生何必中貴即老于湖光山色間足矣所餘貲不爲第館氷紈霧縠之積

悉出以點綴名山繕葺梵宇虎林吳苑叢林古刹樓觀臺榭透迤周遭不下百數處悉尋蹤布巧結境撰奇如築十錦塘建嘉清閣龍井寺拓鄂王祠與昭慶靈隱寺葺千頃雲萬佛閣點綴林尹二叟棲逸所尤極壯麗軒厰所費以萬計當戊巳歲時大侵盖假捌建以贍飢民非祇為遊觀也若施粥施衣仁澤難以枚舉然每念豐部之阽危惜東南之財力稅使四出曲為調停使惡少從憑至者不得攖噪閭里間盖造福黎庶良不淺矣稱為宦中之俠夫豈虛哉

元祐奸黨

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大防　呂公著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岩叟

蘇轍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伯祿　胡思愈　李淸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並元祐）　黃履（祥符）

張商英（元符）　蔣之奇（元符）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勔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孫覺　錢勰　李之純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份

韓川　顧林　賈易　李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呂陶　王右　豊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並元祐）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並元符）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廷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馘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卜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廷堅　馬涓

孫諤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並元祐）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績中　商倚

陳祐　虞仿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illegible]正平　曹蓋　楊絥　蘇𥛱　葛茂宗
劉渭　柴袞　洪羽　趙天佐　李新
衛鈞　袞公適　馮伯樂　周誼　孫琛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珣　封覺民
胡端脩　李傑　李賁　趙令畤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明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治　都況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綍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極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黃正
許堯甫　楊朏　胡良　梅君俞　寇宗彥
張居　李脩　逢純熙　高道格　黃才
曹興　侯顧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朱壽岩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脩
劉士甫　胡潛　董祥　楊懷玉　倪直
蔣津　王守　陸表民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鄧元中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羽
周鍔　蕭刓　趙越　滕友　江詢
方适　許端卿　李昭玘　向訓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並元符）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璹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永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珫　劉延肇　姚雄　李基（並元符）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陳衍　陳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扆　竇鉞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偁　閻子勤　王紱
李穆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林
裴彥臣　李偁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祐　王化臣（並元符）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瑾祐元　章惇符元

右今准尚書兵部符備降勑命指揮立石監司廳宇

寧四年二月日　此兩浙常平司所立碑時天下監司郡守皆立之後屢亦遂毀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一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二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仕進門

仕進類

仕有五瘴

嘉祐初梅中丞知韶州嘗爲瘴說其略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酣宴廢弛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箔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輦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不知而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此說深中士大夫之疾

始進以義

或問孔孟一聖一賢轍環天下周遊列國非不求進而卒不肯遽進豈其情也先生曰君子之進不敢苟也必於義焉則終身爲榮雖後世亦榮之一或不當終身受辱劉禹錫結王叔文元稹結崔潭峻一遭斥逐雖悔無益武元衡以青蠅見譏青之史冊後人讀之爲之惧汗想在當時何以自處李栖

筠抗元載不得相李鄘因此突承璀得相而不顧受至今猶敬重其人大抵窮達貴賤皆有分定切不可謬用其心以自恥千載笑

船人

說苑晉平公遊于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孟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樹人

陽虎去齊走趙簡子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也簡子笑曰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韓非子 簡子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 說苑

七國用人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遊士然六國所用皆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為相獨秦不然其始與之謀國以開覇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它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冄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并天下諸人之力也燕昭王任郭隗劇辛樂毅皆趙人也楚悼王任吳起為相諸侯患楚之強蓋魏人也

進士

摭言曰周諸侯貢士于天子升之太學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其事見於禮王制及周官樂正之職此蓋進士之始也摭言又云隋大業中始制進士之科蓋設科之制也

明經

漢始以明經射策取人以通經多寡補文學掌故唐乃置明經之科開元中崔元璀上元問大義十道時務策三道宋朝定業三經義三十道

射策

漢時射策對策其事不同蕭望之傳注云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揮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以觀其文詞定高下也晉良吏潘京為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曰辟士為不孝耶答曰今為忠臣不得為孝子亦射策之遺法耳

明法

漢新有國詔明法者得詣相府此明法之始也唐始設明法科

秀才進士

漢氏取士又有孝廉秀才二等齊宋以來州有秀才之舉隋唐之代其科最上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其科廢故自唐至今雖進士猶以秀才為號自漢唐之舊也蘇氏演義曰漢武有策秀才文是也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又實由此出者終身為文人其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肇元和中人蓋自憲宗時已為進士之稱矣

試題

漢文帝始以策試取士武帝加問經疑左雄加章奏梁武帝始以詞賦唐太宗加律判及詩德宗加論及詔誥

試格

漢武帝始殿試唐太宗始設鄉試會試武后始彌封中宗初分三場玄宗始令禮部知貢舉宣宗始置登科錄唐明宗始印卷宋太宗始唱進士名分五甲而賜燕及置試院巡綽監門官真宗始印題

詞賦

唐書薛登傳天授中上疏曰漢世求士必先其行魏取放達晉先門閥陳梁取士特尚詞賦唐天寶十三載始試詩賦蓋用梁陳之意云

不黜詩賦

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初公議不以為是蔡嶷為翰林學士慕容彥逢為吏部侍郎宇文粹中為給事中張琮為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恭以漢唐歷代事實為問詔從之未幾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

又李彥章言詩書周禮明三代之政而史特載秦漢隋唐之事伏望罷前日詔使士一意於先王之學天下幸甚紀事之史士所當學然非上之所以教也今罷黜詩賦而使士兼習漢唐故事流於俗好恐非先帝經術造士之志

大觀試格

大觀四年四月禮部奏今擬立到歲試辭學兼茂科試格制章表依見行體式露布如唐人破吐蕃賊露布之類已上用四六頌如韓愈元和聖德頌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箴如楊雄箴九州又如柳

宗元塗山銘張孟陽劍閣銘之類誡諭如近體誡諭風俗或百官之類序記依古今體亦許用四六臨時取四題分作兩場內二篇以歷代史故事借擬為擬題餘以本朝故事並限二百字以上箴銘限一百字以上

二場添賦

胥怪前元博雅之士朝野甚多以為時運如此及觀取士之法用賦乃知所謂博雅者上使然也今則抑詞章之習專欲明經致用竊謂經義策論拘於正義雖不博雅可也試於二場中仍添一賦不十數年士不博雅者吾未之信也

貢士

周禮大司徒邦國舉賢者于王則貢舉之始也唐武德初諸州號明經俊秀州縣試取合格者每年十月隨方物入貢摭言曰武德辛巳歲四月一日勅也按辛巳武德四年云

學究

唐選舉志取士之科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九經有五經有三經有七經有學究舉之掌選學究設科自唐始也宋朝神宗熙寧中以經術與三舍尋

不行

三禮

唐會要曰德宗正元五年五月五日置三禮科唐百官志則云二月勑置三禮開元禮科

三傳

又會要曰穆宗長慶二年二月有奏置三傳及三禮科宋朝神宗以經義取士獨立進士明法二科餘並廢

武舉

唐選舉志武舉起武后時其始置在長安二年也唐

會要曰開元三年正月十七日詔天下諸州宜教
成武藝每歲準明經進士首舉例送此武舉之始
也宋朝其科雖不廢亦不常舉神宗立武學始詔
三歲一次隨廢治平元年樞密院言不可罷奏復
之

進士科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盛於正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
極人臣不由進士者不以為美其推重謂之白衣
卿相又曰一品白衫其不利者謂之三十老明經
五十少進士有老於文場者亦無恨焉故有詩云

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唐諸科名

志烈秋霜科 幽素科 詞殫文律科 岳牧科
詞標文苑科 蓄文藻之思科 抱儒素之業科
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 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
文藝優長科 絕倫科 拔萃科 疾惡科
龔黃科 才膺管樂科 才高位下科 材堪經
邦科 賢良方正科 抱器懷能科 茂才異等
科 文以經國科 藏名負俗科 文經邦國科
藻思清華科 興風興化科 道侔伊呂科
手筆俊拔超越輩流科 直言極諫科 哲人奇
士迺淪屠釣科 良才異等科 文史兼優科
文儒異等科 博學通議科 文詞雅麗科 將
帥科 武足安邊科 高才沉淪草澤自舉科
才高未達沉迹下僚科 博學宏詞科 多才科
王霸科 知謀將帥科 文詞秀逸科 風雅
古調科 詞藻宏麗科 樂道安貧科 諷諫主
文科 文詞清麗科 經學優深科 高蹈丘園
科 軍謀越衆科 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 博
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 詳明政術可
以理人科 才識兼通明於體用科 達於吏理
可使從政科 軍謀宏遠才任將帥科 詳明吏
理達於教化科

百篇科

吳士孫發嘗舉百篇科故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
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龜蒙亦有云直應天
授與詩情百咏唯消一日成其見推於當時如此
此科不知創於何代宋初亦無定制惟求應者即
命試太平興國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

出四句詩爲題云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每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數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賜及第仍詔今後應此科者約此題爲試

德行議

楊龜山以三代兩漢人材之盛取士以行不專以言宋詔内外官取經明行修之士中第優其恩典庶幾近古然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隨衆投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録祇校一日之長且失自重之義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

法而投牒乞試糊名謄録之類一切罷之予以爲此亦今日急務若使取用其法提調得人別設德行一科不必責之文詞要在通曉當世之急務待之異等必能以禮義廉隅自勵士之習熟於言語文辭而於身心德行漫不相顧者庶改行而滌慮矣

殿試

玆禮起于漢武帝其策賢良文曰與自朕躬是也通典唐武后載初元年二月十四日策問貢人于洛成殿殿試人自此始宋朝會要曰開寶六年三月太祖御講武殿覆試宋準以下先是禮部放準等下第徐士廉撾登聞鼓上言知貢舉官取捨非當即詔禮部籍入策進士并終場經學準等並覆試於殿廷自是爲常制編年通載云三月庚午也御試舉人自此始

三場

貢士前漢惟射策唐初并試雜文天寶十三載舉人問策外更試詩賦并雜文貼經爲三場通典云摭言曰進士與俊秀同源異派兩漢有射策唐高宗垂拱元年吳師道等及第勑批云略觀其策並未

盡善調露二年劉思玄請加試雜文神龍元年方行三場試云

知舉貢

唐選舉志曰隋唐貢士皆考功主試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爲舉人詆訶玄宗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玆始

閲卷之弊

宋之科舉極狼狽只緣多試一日以至士子多謄公本只書義終場自有二萬三千餘卷攷官例以雷同冗長視之僅看一二三日已厭惡矣其間好文字

多不及閱而謬理之致官亦不能識中才之考官
駭惑於文之多又無所別白加之吏胥作弊不一
取士之法于是大壞

校士忽略

崔公銑言吾爲考官時同事者謬以予爲得士大槩
校士有三一曰聰明二曰鑒別三曰精神吾往見
同事者閱卷多忽略千稍可取者皆不録及日期
將至又將未及閱者補數或又不能藻鑑疑留不
斷惟取已所已閱者未及者盡棄之吾嘗謂欲選
士子當先擇考官

三紅

近時場屋有三紅說謂醉眼紅蠟燭紅朱卷紅三紅
併一時較文欲優劣不遺錙銖亦已難矣

試題嚴肆

嘉靖中科場題目最嚴省試以正南面題杖死者葉
御史也會試以驅蛇龍題嚇死者張學士也至萬
曆間而科場題目始最肆巳卯進而擬君臣相禪
則題曰舜亦命禹矣庚辰又進而擬父子相繼則
題曰王者必世矣乃今而科場字眼亦最隱吳人
呼女爲囡音那近旣以囡字爲前場中婿眼閩人
呼子爲囝音蹇安知不以囝字爲後場中兒眼必
且尤而效之是故惡作俑者

房中出題

聞房中科舉罷卽曉示云後舉於某經某史命題仰
士子各習此業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看一經一
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法甚好今爲主司務出
隱僻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使人獘精神檢閱茫
然無所向方是果何法也

對拜

筆談曰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于堦下主司與

舉人對拜此唐禮也設爲供帳有司具茶湯至試
學究則悉徹帳幕氊席之具亦無茶湯防氊幕及
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嘗有敗者故也

別試

唐選舉志曰開元二十四年以禮部侍郎主選其親
故移考功謂之別頭正元十六年高郢奏罷之元
和十三年又復之宋朝謂之別試所試有別頭唐
開元始

群見

唐高宗始詔舉人隨方物入貢會要曰長壽二年十

月十日劉承慶疏伏見比來天下所貢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唯貢人獨于朝堂拜見恐所謂重物輕人請貢人列方物之前從之此貢人群見之始也筆談曰舊制貢舉人到闕悉入對謂之群見遠方士不知朝廷儀制班列紛錯見之日至有科尋又叙經史義假設甲乙丙丁令舉人判斷

印卷

五代會要曰清泰四年勅舉人試前五日納試紙用中書省印印訖付貢院院司緣所試場數極多旋旋印紙鏁宿内中往來不便請祗用當司印後世

試卷之用印自唐明宗始

殿試卷幅

殿試卷謄真以十三幅爲格用紙二張毎一幅十二行近見南克楊知州順明言殿試卷凡擡頭字須在格内此固是又策後仍須空十八九行以備列讀卷官名職如此卷雖不在一甲亦爲二甲毎科如是知此者不過十餘人徃長才博學之士肆意極言於草稿及謄真時緫幅不足或隂截數段強完或有雙欵或後無空行雖有晁董之對不能違御覽本朝　廷對策惟羅一峰極長嘗疑其十三幅卷安能寫此數萬字及詢諸故老云一峰旣中會試于禮部領卷時自言久於場屋有志　廷對願增紙以畢所欲陳禮部官壯其志許之謄真遂有二十幅時李文達進讀羅卷幾一時餘李年漸高跪久至不能起　上命兩内臣掖之是年羅遂爲大魁至次科會試亦有欲比羅例者禮部官以爲有意希望竟不從故至今惟以十三幅爲式

彌封

卽糊名也唐初以試有官人按選舉志唐初擇身言書判六品以下集試初試選人皆糊名令學士考

判又張說傳曰永昌中策試賢良詔李景諶糊名考覆國史異纂曰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取州縣案牘疑獄試之剖斷定其等第蓋糊名考校自唐始也今貢舉發解皆用其制更相抱持以望覬倖有司患之近歲止令解頭入見蓋自仁宗始也

印題

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真宗親試進士於崇政殿内出三題摹印以賜蓋印題自此始也

巡鋪

宋朝會要曰雍熙二年正月詔禮部引試分差官廊下察視勿容私相教授此巡鋪之始也祁以檢視九經諸科至景德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命喬希顔等始爲巡鋪遂爲定制

謄録絶弊

取士至仁宗時始有糊名之律雖號至公然尚未絶其弊其後袁州人李夷賓上言請別加謄録因著爲令而後識認字畫之弊始絶

放榜

摭言曰進士牓頭立粘黄紙四張以氊筆淡墨袞轉書禮部貢院四字或曰文皇親以飛白書之又云象陰注陽受之狀盖亦自唐室始也張泊賈郎中談録曰賈居常問放舉人榜貢院自用淡墨氊書何也對曰閒諸祖說李紆侍郎將舉人命吏書之會暮卒令史王昶終其事昶被酒揮染不能加墨遂明張榜始覺無及矣一榜之内字有二體反致其妍自後因模法之遂成故事今用氊書蓋益增其奇麗

長名榜

唐會要曰大中十年四月禮部侍郎鄭顥上進士諸家科目記十三卷勑自今後放榜訖仰寫及第人姓名仍付所司逐年編次摭言云永徽已前俊士秀才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後由文學舉于有司者競集於進士繇是趙僚刪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其事之始疑是唐初而獨以進士登科名記當起于高宗時云

龍虎榜

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其人賈稜陳羽歐陽詹李博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

若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贄韓愈李絳温商庾承宣元結胡諒崔群邢冊裴光輔萬是年一榜多天下名雋偉傑之士號龍虎榜

蕋榜

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陽受以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迹也世傳大羅天放榜於蕋珠宫故又稱蕋榜李義山贈同年詩曰同記大羅天上日蕋珠宫裏詠霓裳又放榜後必有一人下世者謂之報羅使

唱名

宋朝會要曰雍熙二年三月十五日太宗御崇政殿試進士梁顥首以程式上進帝嘉其敏速以首科處焉十六日帝按名一一呼之面賜及第唱名賜第自是爲始

五甲

又曰淳化三年三月四日帝御崇政殿試進士糊名考校定其優劣爲五等第一至第二賜及第第三第四賜出身第五賜同出身五第之分自此爲始天聖五年始曰甲

釋褐

宋朝會要曰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十二日賜新及第進士諸科呂蒙正以緑袍靴笏非常例也御前釋褐蓋自是始吳處厚青箱雜記曰世傳潘閬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又禹偁贈崔遵度及第未脫白詩曰且留重戴士風多則國初擧子猶重戴矣此唐風也英宗在諒陰於及第後用其禮云

賜宴

又開寶八年賜新及第進士王嗣宗等錢百千令宴樂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初七日太宗親試呂蒙正以下並賜及第仍賜宴開寶寺兼降御製詩二首賜之此及第賜詩之始也唐制禮部放榜後勑下之日醵錢於曲江爲聞喜宴近代多以名園佛廟至是官爲供帳爲盛集焉景德二年始賜宴於瓊林苑自此爲定制按李肇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比爲下第擧人其筵席簡率比之幕天席地邇來漸加侈靡皆爲上列所據向之下第擧人不復預矣摭言曰曲江遊賞雖云自神龍已來然盛於開元之末今瓊林賜宴亦唐曲江杏園之事爾

題名

宋朝之始進士中第必題名於桂籍堂其事以唐人

題名慈恩寺爲始劉禹錫嘉話録曰慈恩題名起自張宮本於寺中閑遊而題其同年人因爲故事摭言曰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又曰進士題名自神龍之後遇開宴率皆期集慈恩塔下題名

賜儒行

宋朝會要曰淳化三年三月詔以新印儒行賜近臣先是御試進士日以儒行篇爲論題帝欲激勸士流熟儒行故特令雕印至是首賜新及第擧人孫何聖旨諭令依此修身爲治天聖五年四月賜新

及第進士王堯臣以下禮記中庸各一本八年四
月王拱辰以下又賜大學篇

謁先師

唐書劉伯芻傳伯芻子允章咸通中爲禮部侍郎請
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則玆禮起於唐懿宗之
世劉允章請也又選舉志曰開元五年始令鄉貢
明經進士至國子監謁先師是則開元之禮第施
於貢士而咸通時允章所請又廣開元貢士之禮
而爲之始也

慶狀元

彭文憲及第除修撰同年陳緝熙岳季方俱編修謝
恩後即詣閣下拜先生時曹孫陳循苗衷高穀四
先生俱以侍郎兼翰林學士下至孔目皆出錢置
盛筵於後堂用教坊樂學士列坐于上予三人坐
前之左講讀坐前之右餘皆傍坐謂之慶狀元蓋
公宴之盛又諸衙門所無後月予三人同回席比
前尤盛予出錢倍二公亦循舊典故也翰林同寅
皆尚齒與諸司不同然必以類分學士自爲一類
侍讀侍講自爲一類修撰編修檢討自爲一類等
級截然不少紊蓋其所從來久矣

新文拔解

進士下第當年七月復獻新文求拔解故曰槐花黃
舉子忙王維重陽應制詩曰四海方無事三秋大
有年無窮菊花節長奉栢梁篇

探花宴

進士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爲探花使
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花二使皆被罰

唐登科記

唐趙傪登科記云德宗貞元七年是歲辛未刑部侍
郎杜黃裳知貢舉所取三十人尹樞爲首林藻第

十人是榜其後爲宰相者四人令狐楚蕭俛皇甫
鎛蕭俛賦題珠還合浦詩題青雲千里次舉貞元
八年是歲壬申兵部侍郎陸贄知舉所取二十三
人賈稜爲首歐陽詹第三人是榜其後爲宰相者
三人王涯李絳崔羣賦題明水詩題御溝新柳

宋登科記

宋朝科舉之日試士之題取士之目各朝不同載於
文獻通考可知矣至殿試復有黜者進士凡五甲
朱文公之科二百三十八人文文山之科六百一
人會試鎖院二月十二十八十九二十則賦詩賦

義論策爲三場四月初三日御賜策一道文公之科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文山之科五月二十四日賜狀元及第以下出身賜宴謁廟日各不一其登科錄刻姓名籍貫行綵併小名小字選或有至縣丞及簿者然人才亦各稱職寖登清華不以下僚無聞

進士沿革

開寶元年因徐士廉訴知舉李昉不公帝御講武殿覆試親試自此始　及第人皆賜綠袍靴笏賜宴賜詩自興國八年呂蒙正榜始　分甲賜同進士出身自興國八年宋白王世則榜始封印試卷自咸平二年始置謄錄院彌封官覆考編排皆自祥符八年始　唐制禮部試舉人夜以三皷爲限宋朝率用白晝不復繼燭

衣鉢

衣鉢二字始自佛氏五祖傳心印於盧行者謂之傳衣鉢五代和凝應舉日以榜首期待後乃第五（他書云十三非）及知選舉見范質之文尤爲驚賞即以第五處之語范曰欲君傳老夫衣鉢爾後范歷官皆與和同因而場屋間謂之傳衣鉢時有詩曰從此廟

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及後馮當世知貢舉特擢彭器資爲首而彭官後不如馮有詩云當時已自傳衣鉢羞愧猶爲食肉僧乃爲科第云然今人動以衣鉢傳言錯矣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嫺音律能琵琶遊歷諸貴間猶爲岐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皐聲稱籍甚客有出入公主之門者爲其地公主牒京兆試官令以九皐爲解頭維方應舉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新聲之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來維依命如期而至岐王乃出錦綉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齎琵琶同至公主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醼即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坐動容公主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因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猶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出懷中詩卷以呈公主既讀驚曰此皆

兒時所誦習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籍語言諧戲大爲諸貴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令京兆府今年得此生爲觧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貴主巳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當爲子力致焉維起謝公主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觧頭及爲太樂丞爲伶人舞黄獅子坐黜天寳末祿山陷西京維及鄭虔張通等皆處賊庭洎尅復俱囚於宣陽里楊國忠舊宅崔圓因召於私第

令畫數壁運思精巧由此從寬典貶黜亦獲善地及賊平兄縉爲北都副留守請以巳官爵贖之出是免死累爲尚書右丞於藍田置别業留心釋典焉出集異記

制科題

宋制科題有堯舜湯禹所舉如何乃漢時官中詞者遡堯舉春李舜舉夏皃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又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以唐虞三代爲對遂無一人合者見沈氏禹簡

崔羣

陸相贄知舉録崔羣後羣知舉陸氏子簡理被黜妻李夫人謂羣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公曰今年巳置三十所矣謂知舉放三十人也夫人曰君非陸贄門生乎君掌文柄陸氏子無一得進者如以君爲良田陸氏一莊荒矣羣無以對出獨異志

李翺女

李翺江淮典郡有進士盧儲呈卷翺禮待之置文卷几案間因出視事長女及笄閑步鈴閣前見文卷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爲狀頭李公退聞之深異其語乃令賓佐至郵舍具白於盧選以爲

壻盧謙讓久之終不却其意來年果狀頭及第經過關徑赴嘉期催粧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幸爲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後盧止官舍迎内子適庭花開有舊題曰芍藥暫新栽當庭數朶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葢人生前定固非偶然耳出抒情詩

丁稜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啟詞語一出榜元俯仰疾徐猶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稜口吃又形體小陋迨引見卽

侻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頹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三字竟不能續語而罷左右皆笑有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曰昨日聞稜等登非箏聲耶（出玉家子）

越人善泅

王延拜中書舍人知貢舉吏部尚書盧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時協子頎舉進士紀謂曰貢舉選士當求實効無以虛名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問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曰盧公之言爲崔協恨其父蓋及其子

明年選頎甲科人稱其公（王氏雜録）

五老榜

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時上新平内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貧之人宜令以名聞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詔各授校正制畧曰念爾登科之際當子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學賈司倉爲詩此外無他能時號松啟事希羽歙州人詞藝優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閩人皆以詩卷及第亦俱年逾耳順時謂五老榜

（出摭言）

紙毬

宋藝祖以初御試特優與取放以示異不許稱門生於私門一洗故習又承平時假手者用薄紙書所爲文揉成圓名曰紙毬公然貨賣

狀元八十及第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九十餘

狀元給騶從

大中祥符八年蔡文忠公狀元及第真宗視其狀貌秀偉舉止安重顧謂宰相寇萊公曰得人矣因詔金吾給騶從傳呼狀元給騶從始於此也

四元

王沂公歐陽公登第皆有三元之目沂公自鄉而省自省而殿皆占第一歐陽則自鄉而監自監而省皆占第一楊寘在仁宗朝自鄉舉至朝對皆第一未唱第仁宗已顧在列曰狀元豈楊寘乎啟封果然蓋寘有先聲徹宮禁也既得寘上甚喜在列以得人爲賀政和中張伯綱以三舍釋褐徽宗御崇

政殿賜之及第顧知舉吏書張克公等曰入言祖宗時有三元今綱係四元果何若克公等對綱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内舍校定次上舍合格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人所以京師有五元之目上曰可謂得人自來止說三元今張綱五處作元必不是偶中當優奬之遂除太學博士綱金壇人其後立朝有大節爲世名臣

殿試不黜

宋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不第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而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雖犯亦收之

獻詩

孝標元和下第作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戸飛承宣吟諷誠恨遺才及重典禮闈孝標擢第僖宗時干化成依中丞蔡授門舘一日告去作燕離巢詩主人復留之與章詩同但改落字爲墮豈化成竊孝標之舊什將傳之者謬也化成事見青瑣高議孝標事見雲溪友議

宰執子弟下第

宋史許仲宣傳仲宣子待問雍熙二年舉進士與李宗諤呂蒙亨王扶並預廷試宗諤宰相昉之子蒙亨叅知政事蒙正之弟扶鹽鐵使明之子上曰斯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皆下第仲宣時爲度支使仁宗朝韓忠憲公億爲叅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唐質肅公介叅政子義問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介引嫌罷之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益公柄國而子熺孫塤皆於省殿試輒冠多士者異矣癸辛雜志○宋初陶穀子登第宋太祖曰吾聞穀不能教子命覆試之穀子名邴覆試仍入選因爲令曰凡關食祿之家皆令中書覆試

周邵聯魁

宋邵澤廷對日午未得一說有中貴人巡案見澤所磨京墨甚佳擬求之澤與之無吝色中貴曰主上三月前御苑中方建一亭命名曰定一上謂若人用此立說取爲狀元邵得其說揮毫如飛中貴見其文字四奏曰陛下三月前方建定一亭一士人用以立說上大喜於是搜求此卷遂得邵澤欲置首選時已取周坦爲狀元羣臣賀曰喜陛下今日

得周邵於是澤爲枋眼（東坡續志）

魏公賢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門忽臥病魏公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訊既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後相國呂微仲語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東坡爲其言之呂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爾

狀元讖

黃裳叙浦人素有魁天下志唐時杜黃裳應謠云非紅非緑非衣非服泉州有柳道人遇愚僧授以要言自能預言來兆或戲扣之今狀元何氏答曰不黑不白非朱非緑復問亦知其名廼舉衣裙以示後數日果捷報黃裳狀元

大魁讖

詹騤會稽人弱冠時問前程於木杓謂之響卜聞童語黑蛇頭驄馬尾青羊騰空見魁偉識者即以其名與歲干支解曰黑蛇癸巳驄馬甲午青羊乙未癸馬爲君名遁運至乙未年當魁天下後果廓以官爲舍人侍從

魁兆

鄭獬安陸人初舉國子監第五謝啟曰李廣才氣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臨軒前一日上以首選卷焚香祝願得忠孝狀元洎唱名乃鄭也故謝啟有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又微時夢至一處小池方濶數尺甃以玉鄭凹視壁上白鮮水中影頭已角出有吏曰此玉龍池故登第詩云霹靂一聲從地起到頭身是白龍翁官爲翰林學士

圜丘賦程

內翰鄭毅夫乂貢[illegible]府滕甫元發名亦不在其下暨試禮闈鄭爲南[illegible][illegible]國場魁滕爲南廟別頭魁及入殿試圜丘象天[illegible][illegible]論議下筆皆得意時將唱名二公相遇各舉程文破題滕云大禮必簡圓丘自然及聞鄭賦云禮大必簡丘圓自然滕即歎服曰公在我先矣然未忘魁望及唱第鄭果第一滕果第三皆如素望

偶竊密緘

宋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

一簡令其子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覩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携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與校文曰可賀内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嘆恨作詩

送其歸謂平生漫說古戰塲過眼空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嘆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鶴林玉露

殿試死座主

馬涓字巨濟爲狀元乃劉元城取涓不修門生之禮曰省試有主文故稱門生殿試則天子爲座主豈可爲它人門生器之大服其言

黠鬼見夢

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歷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惧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盍市酒縠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卧西牖下呻吟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甖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顧見主之在座也執而汪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

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歎咤爲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覩榜而其名儼然中焉視榜顛於地蹟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葢御史涖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盞吏不敢以告也宛陵吳勝之柔勝淳熙辛丑得雋於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有地名曰朱唐舟行之所必經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諸人時吳有親在垂白意其或尼於行也私憂之既而無他集英賜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常聯之者曰唐廙始悟所夢里士怒曰吳勝之登科何與我事

界乃侮我耶二事絶相類要知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桯史）

年老自嘲

詹乂登科後解嘲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人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加二十三

觸擔得魁

張客省退夫自言應舉時因醉乘驢過市誤觸倒雜賣擔子其人喧爭不已視擔中止有樂記䟽一冊遂五十錢市之其人乃去張初不携文籍而行遇醉醒止閱所買樂記䟽無何省試黃鍾爲樂之末

節論獨樂記爲詳論擅場南省遂高選明年擢甲第

覆試

端拱初宋白知舉取二十八人物論喧然以爲多遺材詔復取落下人試於崇政殿於是再取九十九人而葉齊猶擊登聞鼓自列朝廷不得已又爲覆試頗惡齊囂訟考官賦題特出一葉落而天下秋凡放三十一人而齊乃在第一

策試

吕公著知貢舉密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今來廷試乞出自宸衷惟以詔策咨訪治道自是上臨軒惟以策試進士（呂氏家傳）

燒尾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爲相以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進然唐人小說所載與此不同乃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音樂宴之爲燒尾舉章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湜復舊官中宗皆令興慶池燒尾則非獻食天子也其觧燒尾之義迂誕無據然謂太宗已嘗問朱子奢則其來蓋已久矣唐時拜

官例許進食昌容拜僕射獨無所進將作大匠宗進卿曰拜僕射不燒尾豈不喜耶昌容曰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食者臣愚不稱職不敢燒尾

何子容曰燒尾之義或謂虎化爲人唯尾不化須爲焚除乃得成人或謂魚躍龍門唯尾不化必雷火燒之乃成爲龍或又謂新羊入羣爲諸羊所觸必燒其尾則定封氏聞見録載太宗問朱子奢以燒羊爲對夫一宴之名何關大體而爲說者誕漫不勝其興侯鯖録石林燕語莫之能折衷焉而況非

此類者聖經文史墜簡殘編經秦煨燼出漢柎鑒郢書而燕說之安得不紛紛於後世乎

暗號

銅中類試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爲暗號李璧李𡌴二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侯姓者以能賦稱因資之以潤色既書卷不以示侯侯頗疑之將出門故少留候李出而躡其後至納卷所以小金牌與吏取視二李卷子策聯皆曰日射紅鸞扇風清白獸樽侯即於己卷改用之既而皆中選二李謝主司主司問此二句何爲又以與人二李恍然他日偶有所聞終身與侯不協蜀檮杌

陳修

鶴林玉露載紹興中黄公度榜第三名陳修唱名時高宗問年幾何曰七十三問幾子曰未娶遂詔宮人施氏嫁之時人戲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清波雜志又謂閩人韓南談貧陳修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云慾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高宗覩書此聯粘之殿壁

張九成

張九成及第時其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遽以驚憂自阻又曰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列殿花氣紛紛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不得共此時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窗水院凉氣淒清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鑾氊擁蔽不得共此疎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動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温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風哀丈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筯而起曰鴈粉

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嘆曰穹廬毳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枕乎今闒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温夏不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禮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思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撫劔長吁思欲清鑾帳還二聖之車此臣心所以知陛下者如此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凌景夏次之臣呂顧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成以

𣈆夏爲第一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選誰曰不然右張橫浦對策全文録出之著其敢言以不沒高宗容言之善

狀元宰相

皇明二百餘年爲龍首者八十餘矣而入閣者止胡文穆廣曹文忠鼐陳芳洲循商文毅輅彭文憲時謝木齋遷費鵞湖宏顧味齋鼎臣李石麓春芳申瑶泉時行數人可以爲難矣較宋人咏曰聖朝龍首四十二身到黃扉止六人則又過焉

會試愆期

皇明開科取士京畿與各布政司鄉試在子卯午酉年秋八月禮部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蓋定規也洪武癸未　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二次有甲申科貢院火時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爲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災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翻從火裏開豪氣滿場爭吐焰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至今誦之令人傷感或云蘇州奚昌元啓作

國朝登科録

國朝登科録自洪武四年始蓋開科之首也大魁吳伯宗然考之於錢氏世譜云庚戌安大全榜姑蘇志云全璹則以一歲而三開科三榜取士也如乙丑之歲春榜狀元花綸秋榜狀元丁顯辛未春榜盡取南士狀元許觀夏榜六月一日殿試盡取北士狀元韓克忠是一歲二開科也又有狀元張顯陳䢿不知爲何科相去未二百年已不得其詳

歷科狀元

國朝科第自洪武庚戌至甲寅五年皆秋試辛亥春

試宋濂所謂二月會試畢三月　太祖幸臨濠八月　駕旋九月廷試傳臚唱名於午門外是也會元俞友仁狀元吳伯宗十五年以後仍舉秋試而春試定於乙丑方孝孺撰南畿鄉試録序謂至甲子而始盛乙丑春試會元黃子澄狀元吉安登科録作程以善平陽縣志作丁顯當是戊辰會元施顯狀元任亨泰辛未會狀元皆許觀即黃觀登科記作韓克忠雜志是年狀元福建陳䢿　太祖以一榜皆南人覆試得克忠以下皆北人故陳䢿無傳甲戌會元彭德登科録不載狀元張信丁丑會

元宋琮吉安題名記以尹昌隆爲狀元或云宋琮陳郊皆除名故以尹昌隆爲首陳都憲鳳梧言國初有詹狀元者以事除名故登科録缺而國子監碑亦廢疑卽是科也庚辰會元缺狀元胡靖卽胡廣廣與楊溥同與廷試初擬溥爲狀元而廣次之上偶問今年狀元何人中官以湖廣人對葢謂溥也館閣誤聞遽以廣爲第一永樂甲申會元楊相水東日記作劉子欽狀元曾棨丙戌會元鄭文輿吉安題名録作朱縉狀元林環己丑會元陳遂是永樂七年試畢上幸北京至九年辛卯廷試狀元蕭時中見王直撰錢文肅神道碑壬辰會元林誌而狀元亦擬之

三元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廷試進士許觀等五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觀貴池人字瀾伯三試居第一後復姓黄仕至禮部侍郎死於靖難妻翁氏及女二人亦死節以革除事故無傳者世但知商輅三元不知有許觀也

廷試御批

永樂二年曾棨舉狀元及第周述周孟簡次之皆江西人述與孟簡兄弟也　文皇御批棨策曰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啟沃惟顯良哉批述曰瓌偉之才充實之學朕用爾嘉擢居第二勿自滿假惟時懋哉批孟簡曰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擢爾第三勉其未至勿俾二蘇專美於世欽哉

進士分六甲

永樂中取進士六百人分爲六甲狀元曰李馬敗馬爲騏旣而騏除名故今人罕知其尾榜者曰宜生是年勅進士年二十以下者遣歸仍附本學肄業皆豫注擬其官待欽取用悉出　御意人人自擬之就註登科録下是歲進士有林廷美者閩人儀貌頗偉　上欲俾近侍問其貫籍林以鄉音對上嫌之乃擬爲某京官林退數步復召回曰這蠻子也沒這福卽改爲山東某州知州凡二任會有朝旨有司繁劇地陞一級林時在京師三司以下皆保奏林州係繁劇林當準　勑特程褒𥩟公信謂林曰公必與騐典然亦應稍通人事林曰我何爲爾程曰官不須爾當承耆輩一語無傷林亦不

從一日倚部門吏出揖曰公某州使君乎林曰然吏曰公在升格可賀矣林曰然吏曰某當承效殷勤公少顧之乎林曰否吏白再三林曰吾有銀五錢爲日費姑以餽爾吏欲十兩林不答去吏明日抱文書白所司言某州保結恐三司失實異時連坐官曰奈何吏曰當更行下軍衛其保乃可官從之林知之窘矣問之吏吏曰公亦問我乎今欲集事反手耳第予我金然當倍之林予之十五金吏乃曰公高枕旅邸以伺新命候有帖子召公當來越二日果然盖吏又白官移文往返應得半歲期

恐違　朝廷一恩典官曰奈何曰今當州有操兵數百在京或令具一結狀則事可速辦無獲其實官曰然吏即行牒移軍具結如式林遂得如拾芥舞文筆入賂市權如此而　上之知人亦洞徹矣

一母二元

長樂縣民馬某娶妾生一子名鐸嫡妬不容嫁同邑李氏復生一子馬後中永樂壬辰科狀元李戊戌科狀元　上於馬旁加其字名李騏一母生二狀元真是異事

孫暴邢寬

甲辰賜寬等及第　上初取第一孫曰恭也嫌其名近暴曰孫暴不如邢寬遂擢寬第一絫程第二曰恭第三俱用朱書填黃榜遠近稱異事云

卷飛上天

景泰辛未知貢舉官胡濙楊寧俱禮部尚書主考修撰林文同考廣東參政羅崇本教授學正訓導各一是歲　廷試王越卷飛上天復給卷足成之或云堕於朝鮮次歲進還　上悅擢越御史後拜威寧伯爲文臣極品

舉人贈進士

癸未二月當會試日大火焚死者九十餘人餘及主試官俱踰越墻壁以出　上憐之贈死者進士出身八月再試取吳錢等二百四十七人明年　廷試初命學士陳文柯潛再命學士彭時錢溥

欽賜舉人

景泰中北京鄉試陳循王文以考官劉儼呂原抑其子訴於上謂儼私解元徐經及所取士顛倒實不秘也　詔覆試如初定然難陳王二相特各許其子會試時謂之欽賜舉人

欽降秀才

嘉靖癸卯年北京冒籍者翟鍾玉丁子載等俱發原
籍肄業時謂之欽降秀才與上二事正相對云

曹鼐

皇明狀元曹鼐爲人疏通俊爽初爲教官不樂願得
繁劇一職乃改泰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
業遂登進士第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
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東楊歿後議大事多决于鼐
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横亦曲加禮敬没
于土木之難

詩讖

正統三年六月開科取士而吳學之得舉者三人周
郁爲春秋魁第四名張獻第十一施槃第十五既
而赴會試槃作詩留别其詩有曰紅雲紫霧三千
里黄卷青燈十二時又咏蝴蝶云莫怪風前多落
魄三春應作探花郎已未果狀元及第

會試謬誤

天順初元會試同考官多出於權貴所薦引及揭曉
日録文謬誤去取徇情謗議洶洶無名詩詞紛然
雜出一排律云　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迷謬更
荒唐薛瑄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欠主張吳節只
知貪賄賂孫賢全不曉文章問仁既是無顔子配
祭如何有太王告子冒名當問罪周公係井亦非
常閣老賢則真慷慨總兵令姪獨軒昂榜上有名
誰不羨至公堂作至私堂蓋許道中之子及石亨
之侄皆以私取而録文論語題節去顔子起克己
復禮爲仁孟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告子故詩中
備言之其他招擬祭文不可勝紀

丙戌科目之盛

成化丙戌科至弘治辛亥二十六年間同年在京仕
至尚書二人右都御史一人侍郎四人副都御史

七人僉都御史三人卿三人少卿一人通政二人
祭酒二人在外布政使七人参政十五人參議十
七人按察使十一人副使三十三人鹽運使一人
知府五十七人雖存亡不一通計腰金者一百六
十六人故近時言科目之盛者多以丙戌爲首稱
然其間如羅倫上疏論李文達奪情起復之非卒
著爲令章懋黄仲昭莊㫤諫鰲山燈火之戲陸淵
之論陳文謚莊靖之不當賀欽胡智鄗已張進禄
輩之劾商文毅姚文敏強真之劾汪直陳越皆氣
節凛然表表出色後來各科在翰林科道部屬者

皆無此風此丙戌科所以爲尤盛也

選庶吉士

天順間春廷試進士第一甲王一夔等三人後數日

上御文華閣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常選庶吉士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端正語音正當者二十餘人爲庶吉士可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若似彭時方選耶賢出以語時時疑賢欲抑南人進北人故爲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賢曰果 上意也奈何已而太監牛玉復傳 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牛玉

曰南方士豈獨時比優於時者甚多也牛笑曰且選來看是日賢與時三人同詣吏部考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南惟張元禎得與云

九科得士最盛

皇明成弘間天下舉人會試禮部者數踰四千而此未有也自成化丙戌至弘治庚戌九科而南畿會元七人前侍講學士崑山陸鼎儀禮部侍郎丹徒費廷言今少宰長州吳原博侍讀學士吳邑王濟之考功郎中泰州儲靜夫刑部郎中吳江趙栗夫翰林修撰華亭錢與謙是也七人中吾蘇四人焉

皇明文運莫盛南畿而猶盛吾蘇也況原博與謙皆狀元及第鼎儀及第第二濟之及第第三其他凡不由會元狀元及第者毛憲清朱懋忠亦蘇人而濟之與賀其榮又南畿鄉試第一吁盛矣哉

得東擬魁

皇明成化辛丑科山東劉珝在內閣其西席乃餘姚黃珣也一日劉使其子送東於黃曰漢七制唐三宗宋遠過漢唐者八事亦可出乎黃答曰但刻本常有之蓋劉之意欲西席詳考答策擬魁而黃則未盡領會也他日黃之鄉里王華來訪見案間此

東意或謂廷試策問也歸即操筆成篇至日果問此策王遂大魁天下而黃居第二黃固不嘗漏泄此東而劉亦不意爲他人所得也此與東坡送東與李方叔而爲二章所得事頗相類嗚呼豈非其數耶　七修類槀

京官主外試

國初考試官雖儒士亦在所聘惟其人而已後專任教職乃有遺珠之歎弘治甲子禮部議各省主試以進士爲之而不拘見任致仕故少卿楊濂以服闋主浙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東試言官

劾楊爲不孝王爲不忠法遂廢至嘉靖戊子復行之而兩畿同考亦用京朝官僅兩試而止萬曆乙酉以來行之不變

廷試愆期

正德五十年二月會試取中式舉人三百三十名禮部請殿試時楊閣老廷和議稱臨軒策問必 天子親御且因是或早有廻 鑾之機一向未舉乏至冬未由次年辛巳今 上卽位方 御西角門賜策問乃五月十五日也又次日放榜 賜楊維聰爲狀元餘如制內浙人史立模常得夢云汝巳年進士衆以爲寅申巳亥非開科之年恐無分耳至是始驗云

楊慎

皇明制殿試讀卷大臣凡有親屬與試俱請廻避正德辛未楊少師廷和在內閣其長子慎會試既列名第二將殿試廷和亦以廻避請不准卽入是科慎遂爲大魁慎能詩其舉業亦可以取高第但爲大魁尚未服衆志其父復在讀卷官列人愈疑當時有送一詩于楊末云假使四公皆有子狀元不識着誰塡 盛爲衆所傳時內閣有四閣老故詩云云

章禮

嘉靖中會稽章禮始爲諸生後棄之走燕仍得入試主試者甫閱其卷有巨蠏鼓甲而前異之遂置第一時衆論以章冒籍首薦攻之急事聞 世廟問璫者曰何謂冒籍璫者對曰各省士子以順天籍獲雋者名之爲冒 世廟曰普天下多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耶是年試題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世廟因閱章卷詰主試者曰此卷何以宜冠多士對曰各卷只言五臣之賢惟此卷先發大聖如舜原是治天下而又得五臣所以天下益歸于治深得尊君之意允宜首薦 世廟大喜冒籍遂寢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三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仕進門

雜官類

世廕

尚書大禹謨皐陶稱舜之德曰賞延於世則世廕之始蓋起於有虞氏　宋朝任子令最廣郎位推恩郊祀推恩七品以上率有任子宰相之子即授六品清銜任子有官至宰相者任子之子有復廕爲宰輔者大抵宋以仁厚立國恩似過濫　皇明限以三品廕子有官至方面而不及廕者或遷轉屆期未及考而不得與恩者身爲大僚而其子不免爲齊民一生賢勞王事式廉慎不苟子不免於饑寒視宋世又大監矣若方面致政歸果廉而賢者勑督學憲臣選入黌校教育以期後用亦或盛世之優典哉

彩選

彩選序曰唐之衰任官失序而廉恥路斷李賀州郡議之當時（事賢）而退避職任乃用投子之數均班爵賞謂之彩選言其無實惟彩勝而已宋朝劉蒙叟陳堯佐雖各有損益而大抵取法及趙明遠作唐雜任之門盡以今制專以進士爲目時慶曆中也元豐末官制行朱昌國又以寄祿新格爲名

權行守試

宋朝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權行守試侍郎尚書始必除權郎真後始除試守行守考之漢試守即權也年終令吏二百石以上滿秩如真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爲真食全俸趙廣漢守京兆韓延壽守馮翊尹翁歸守扶風皆滿歲爲真是守試即權未得爲真也權字唐始用之韓愈權知國子博士三歲爲真今以權與守試分真假全無意義

階帶左右

宋孝宗初銳意經武而不樂士大夫以科目自眩有趙善俊者虞丞相允文薦之上殿遂奏曰進士任子自分兩途仕州縣者不相上下蓋由階帶左右流弊至此頃楊時常論之今華貴清途非進士自不可至豈在二字以寓分別宜如元豐官制去左右二字有旨從之初自有出身者曰左無出身者曰右犯贓者乃削而不繫及是詔下而流品混襍

天下贓吏無以示戒而貪奸白晝剽金人不以爲
怪矣

選將相人

李勣每臨陣選將必相有福禄者而後遣之人問其故對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君子以爲知言 出譚須錄

銅臭

將錢買官謂之銅臭後漢崔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五百萬拜司徒烈名譽遂減乃問其子鈞曰外人議我以爲何如對曰人畫嫌大人銅臭烈怒舉杖擊之

承乏

鄭澣以素儉自居尹河南日有從父昆弟之孫來謁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野澣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思得承乏一尉乃錦衣鄉里可也澣許之

王僧虔

江左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氏以分枝居烏衣者官位微減王僧虔初除御史中丞謂人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

泣陛致嘲

盛度以久任泣於上前遂叅知政事王博文做度泣遂自龍圖學士爲樞密副使蕭定基爲殿中侍御史亦泣上前士人匿名以河蒲子嘲之一日奏事上曰閩外有河蒲子定基曰臣知之上令定基自歌於殿上既而恥之時有語曰殿院一聲河蒲子龍圖雙目淚君前

三相去國之易

大臣進退聽望所繫而館閣輔導密勿之任所繫尤重 國朝閣臣之去自商文毅後皆不以禮壽光劉公一日 朝退將入閣有校尉邀于路云免入請回公徑行翼日辭眉州萬公之去一太監到閣下摘去所佩牙牌公遂出昇轎者非其時未至徒行至 朝房借馬歸遂辭博野劉公之去一使至其家促進本辭三公之去皆甚易可疑是雖 朝廷失所以禮貌之意必諸公有以自取也聞壽光以私受德王名酒眉州以認萬貴妃同族博野以撰張巒鐵券文過遲致嫌謗未知然否

徐霖倖進

徐髯仙少有異才在庠序赫然有聲南都諸公甚重之然跅弛不羈卒以墨誤落籍後 武宗南巡獻

樂府遂得供奉　武宗數幸其家在其晚靜[illegible]上
打魚隨　駕北上在舟中每夜常宿御榻前與
上同臥起官以錦衣衛鎮撫賜飛魚服亦異數也
後　武宗晏駕幾及於禍賴諸公素知之力為之
保全遂得釋放還家

薦舉類

總論

做宰相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孰賢孰不賢朱子嘗誦此前輩語以為此盡宰相之道今之宰相朝夕疲精神於

應接書簡之間更不暇理會國事俗論乃稱此為相業要得牢籠人耳天下之大人才之衆可一一牢籠得否耶彭思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為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范希文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公之盛德獨少此爾公徐應之曰恩若己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歎曰真宰相也或問朱子沂公所云似不可為通法朱子曰他意不欲牢籠人才說使必出自我門下他亦未嘗不薦人才韓魏公曰沂公為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為賢相呂申公以進賢

自任恩歸於己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終不受其籠絡欽宗每對臣僚即問識胡安國否許中丞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歎息以是觀之入人籠絡之人亦決非大賢矣

恬退薦辟

黜奔競是矣然非崇恬退必無以塞奔競之端抑僥倖是矣然非行薦辟必無以絕僥倖之漸故太學者始進也惟一尊魏野遂能倡陳東而效群好賣官者亂朝也惟三詔焦先猶足激孔融而扶末祚

舉士當審

轉運黃虞部好舉恃才之士有勸之者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有廉慎知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若彼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苟誤舉之必致矜才好利累及舉官禍不少矣

掃門得官

漢書魏勃欲見齊相曹參無人相導勃每日平明即往參之門掃淨街路舍人怪而問之魏勃答曰願見丞相於是為之通達參遂納之擢為舍人

元衡干謁

元弼越人文蒙之子嘗以賢良方正科被召太史公極愛之嘗三薦於朝朝廷以太史公之薦時弼雖廕補未登科亦除陳州教授元弼好謁當途巨公嘗自咸平晨食行七十五里入都懷刺來謁中途不遑秣馬色甚瘦悴隆冬短褐冠敝履穿併日而食陳州之行太史公之賜厚矣

范質用人

范質在中書急于銓品人物凡清資華級未嘗虛授於人延士大夫講貫世務以覬器識顯德中殿中御史柴自牧補闕裴英同謁質于中書質語及民間利病因謂自牧曰嘗歷州縣乎自牧對以數任職事次問英英唐相贄之後門地自負乃曰徒勞之役惟英偶免質怒責曰質雖不才備位宰相坐政事堂與諫官御史論生民疾苦非戲言也浮薄之徒安可居諫署英慙懼而退明日質具奏上聞英遂授散秩

劉大簡薦士

蘇老泉布衣時初未有名雅安守劉大簡獨深知之以書薦於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張文定公辭甚切至文亦高雅今人多傳其本而東坡潁濱二公獨無一語及大簡者老泉集中與大簡往來亦止有辭召試一書耳如與大簡請納拜書蜀人至今傳之集亦不載初疑偶然耳久之又得老蘇所作大簡墓銘亦不在集中乃知編集時有意刪去不知其意果何在也

歐文忠薦蘇老泉

東坡嘗云頃年文忠歐公薦先君薦章纔上一時公卿爭先求識面交口推服聲名一日大振蓋歐公之言既取重於世而當時之人亦有喜賢好善之心無紛紛翕訿之間言也東坡云頃同黃門初赴制舉之召到都下是時同召試者甚多一日相國韓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言既傳有不試而去者十葢八九

片紙折封

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蘇子瞻曰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爲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

多矣片紙折封猶見前人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之
爲虚文安得復有隱情皆可爲後世法

按王稱東都事畧曰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歳善屬文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歎異以爲秘書省正字歴官翰林學士謚曰文

判牒見知

歐陽公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勾當滁州一鎮公守滁日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脩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于向向判其牒曰禮

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造獄書生不喜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延譽卒成聞人

孫夢得薦士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人問曰聞君未嘗與彼相識而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俱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晩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愧耳

張安道薦士

張安道與歐陽文忠素不相能安道守成都日文忠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於安道安道曰吾何足爲重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至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所薦爲嫌大笑曰後來文字當在此即極力推挽天下高此兩人

徵聘

中書左丞魏國文正公魯齋許先生衡中統元年應召赴都日道謁文靖公靜修劉先生因謂公曰一

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徵劉先生至以爲賛善大夫未幾辭去又召爲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選舉貴精

天下官員額設若干計筭取士若干足勾除用若干官多人少則官職虚曠或官少人多則人才壅滞

洪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歳貢一人後三歳貢一人通計三歳不過一千餘人後開設舉人科進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人取十之

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久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才之選自後人才雖稍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選舊法猶存也但因歷年開貢開科加以納銀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數萬餘人考勤後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必十四五年方得挨次取選往往衰頹遲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

者未之信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真才如黃福以貢士楊一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三朝薦舉

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為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景泰初遂罷此仍從吏部自舉時于在銓司乃將六部郎署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為一帖御史為一帖給事中為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持此帖于尚書王直前斟酌用之將盡復增之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　命下令人傳報彼方驚喜先是各官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自守不求知於人恥為奔競至此不得已亦造人之門況其素行奔競者會舉方退其舉之人已預知之不待命下而職位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其所

舉之主亦大以此輿論不平及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愜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為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于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却出于公道故也

宣廟時二楊用事思天下之士不由己進退　勑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舉保且薄吏部尚書郭璡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於此尋　勑令後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賄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知縣舉保之例郡守

以上仍舊出于二楊之門皆出其操去取之權也
王楊雖偏而無私猶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
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　張太后崩二楊相繼而
亡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於中官王振邪正倒
植矣　天順以前天下方面布政司按察司官及
知府皆由吏部查各衙門官歷俸淺深奏請銓除
奏內云查得某官歷任年深相應陞除某官而已
宣德間三楊用事　勅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
品以上官舉保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皆出三楊
之門後亦革去不用天順末李賢令吏部方面官

有缺推舉二人請　旨簡用至今爲例　世宗中
葉時兩浙都運周公名祖堯山東東平州人古心
實行坎軻仕路于府巡瑩御史閩侯官王公應鍾
知而薦之語云偃蹇非善宦之人悄介著直躬之
節登第三十年官不方面歷職凡幾任囊無餘資
在任已踰二年隨身止帶一僕虛名不累實行儒
然王公於周可謂知已矣及予甲子考試之閩中
造王公之廬廳事不周僅平屋數間家事清約授
徒講藝蓋以若人知若人觀人各於類信哉

恬退

處士

史記伊尹干湯致於王道曰伊尹處士湯迎之五反
然後往此名處士之始也宋朝有冲晦處士李退
夫在慶曆皇祐之間林希朝寶訓曰康定中賜與
化徐復號冲晦處士終南高懌號安素處士又星
經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第一爲處士星

虞丘子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
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由顯榮才之
不著無所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

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尸
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
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舉
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
輔寡人寡人得以長于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
侯非子而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
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
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
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
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

也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
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為公乎莊王曰夫子
之賜也已

范蠡

范蠡去越不能復有所為而黃東發以為蠡功成身
退徙齊徙楚復皆顯名於天下材識卓出春秋戰
國之上向使不以致產自見而退逸山林豈不誠
有道之士耶雖然春秋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始
終者蠡一人耳張孟談既為趙襄子滅智伯而去
之耕於負新之丘可與蠡五湖同風

陶淵明

陶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嘗得醉於酒足
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
種秔其自叙云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猶
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
去職洪容齋嘗悲其所謂秫秔未嘗顆粒得到口
也春觀蘇子瞻之買田陽羨有終焉之志自黃州
歸時貲用罄竭上書乞居常州既得請而登州之
命下矣在惠州時其長子邁授仁化令當挈家至
乃買地白鶴峯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待至明年
二月新居成而邁諸孫至五月被命徙儋王[illegible]
家惠州獨與幼子過肖擔過海邁之求仁化便[illegible]
親也既不獲遂無何卒於官子瞻至儋與程文輔
書云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茆
又與程儒書云近結茆數椽勞費不貲賴十數學
者助作躬泥水之役靖國改元子瞻北歸被病至
毗陵遽卒明年葬汝州郟城所謂陽羨之田白鶴
之居竟不能終歲享也不亦可悲哉陶令之襟抱
坡翁之器識吾知於此無復一毫戚戚者矣耶書
之以拓我輩隘者之臆

張翰

張季鷹見齊王冏執權謂同郡顧彥先曰天下紛紛
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
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顧捉季
鷹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沈慶之請老

南史沈慶之當朝雖議其不學而所見超絕有庸常
者不可及孝建中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
就第頃之宋主復欲起用使何尚之往諭之慶之
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益尚

之嘗致仕後復起而效用且受元凶砌之爵秩故
沈特譏之

陶季直

梁陶黃門季直嘗嘆曰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為
久預人間事遂以病歸

蕭嵩

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
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
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
乎

虞卿知止

陳之奇字虞卿鄉人以其有賢德故以君子稱之累
官至太子中允乞致事時年未五十俄除平江軍
節度掌書記復以為教授部裝錢促造之力辭不
赴公道德著於鄉雖閭巷小兒亦知愛敬有爭訟
久不決者跨蹇驢至其家以大義感動之皆為之
革心始公之謝事也蔣堂侍郎語人曰舉天下皆
知有富貴而虞卿獨以知止易衆人之心吾喜林
下有人矣

請老不謀於家

李日知為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
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
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既罷不治田園唯
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開元年卒

裴佶

朱泚既亂裴佶與衣冠數人佯為奴求出城佶貌寢
自出稱井草門兵曰此數子必非人奴如井草不
疑也出國史補

李建勳知幾

元宗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州將行謂所親曰今主上

寬仁廣大之度比於先帝遠矣但性習未定左右
獻替須得方正之士若如目前所親終恐不守舊
業及馮延魯陳覺出討閩中徵督軍糧急於星火
建勳以詩寄延魯曰粟多未必為全計師老須防
有挨兵既而福州之軍果為越人所敗歸拜司空
累表致政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時學士湯
悅致狀賀之建勳以詩答曰司空猶不授那敢作
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自京
口求退歸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周歲一徵而起時
論薄之建勳年德未衰時望方重或有以宋公比

之西爲詩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
捐舘之夕告門人曰時事如此吾得保全爲幸已
甚吾死不須封樹立碑冢土任民畊鑿無延它日
毁斲之弊其後甲戌之年公卿塋域爲兵發殆遍
獨建勲莫知塋所訖不及禍

孫晃拂衣

孫集賢晃天禧中直史舘幾三十年晚年守蘇已及
期年大書詩於廳壁拂衣而去詔下公已歸矣其
詩曰人生七十鬼爲隣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
廷差致仕早謀泉石樂閒真去年河北曾逢李今

日淮西又見陳寄語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
神 明山錄

作五知堂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也後唐宰相圜四世孫慶曆間
召拜樞密副使歸休洛下作五知堂曰知恩知道
知命知足知幸也卒謚惠忠

骰子選

楊億在翰林進參知政事同列賀焉語同列曰骰子
選尒何多尚哉未幾辭親遊歸陽翟別墅

揚誠齋

楊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
雨聰明强健閒退十有六年寧宗初與朱文公同
召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
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遊毋決於遁
思則區區猶有志於斯世也公已決於高蹈遂自
賛曰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
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黄不出口中只有
一罪難赦唐突明月清風

新進挂冠

淳熙辛丑孝宗策士有昌元王昂應祥者既賜第調

潼川府司戶叅軍自言年踰六十不願出仕上嘉
之特改承務郎致仕其年六月朔日蜀人在朝者
皆以詩送之著作郎朱師古詩一聯云集英殿下
初登第神武門前便挂冠最爲的切紹熙癸丑光
宗策士臨邛李僑年五十四調成都司戶參軍自
以禄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上嘉其志特詔
以本官致仕及加父母官級蓋異數也嘉定辛未
廷試眉人史公亮少嫻掾得故事以請詔並循從
事郎致仕仍予官封宋朝三百年新進士即日挂
冠者惟西蜀四人而已

買田求歸

浮玉老師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巳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不歸無食言於神也耶

許王真隱

士大夫退居林下非真有隱情非真得隱趣則鮮有不以山林爲桎梏者嘉靖中海寧有許相卿以給諫家居十年矣貴溪相與之有舊比再入相以書邀許且欲以南大司成相處許辭之曰公此出巳

誤可復誤人耶後來貴溪不終人服許之先見吳中王祿之以吏部郎不肯依阿時貴謫官不赴家居二十年座主甌寧李公默時爲冢宰欲強起之祿之以書辭曰豈有青年解綬白首彈冠者乎隆慶初郎家起南吏部竟亦不受大都長往不返之人其與味自與人別善乎馬公之言曰貴爵祿者以巢由爲愚鈍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糠粃信哉

失意類

無髭不第

何朝宗萍鄉人年十八到殿前太祖曰此人未有髭恐未老成不宜與第且令歸讀書至太宗朝登第

王紳

長洲學士王紳弘治巳酉初應鄉試時有校官托所親謀舉于蘇適無頎者亟欲賤售焉同學生奚純來招紳共圖之事濱就矣一夕紳夢身中鄉試六十七名甫中試而父死既而妻之父亦死俄而身亦死及覺心怪之但往見純秘不言夢純怒責以重利輕名曰我即自爲之計所費不過數十金巳純果中式名次正如所夢紳方以爲異既而其父

與妻之父相繼皆死紳益異之居無何純竟死紳乃以所夢告人曰使當時我爲之今巳入鬼録矣科名之不可以僥倖得如此

店底貨

吳中惡濫不售之貨謂之店底故庠生久滯不升者亦以此目之宣德中從胡忠安公濙之請起四十歲以上廩生入國學需次出身天順初從都御史李公賓之請又行之皆姑恤之政也然宣德正統監生惟科貢官生三種而巳故此輩得以次進用景泰以來監生有納粟納馬助邊者有納粟賑荒

者雖科貢之士亦爲阻塞中間有自度不能需次者多就教職餘至選期老死殆半矣近聞北畿巡按張公㮣亦建此議禮部寢之是能不以姑恤結人心者也

買春錢

進士下第者親知供酒肴費號曰買春錢 [illegible]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三 終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遭逢類

甯戚

甯戚欲干齊桓公厥路無從飯牛車下逢桓公出乃叩角而行歌商歌之詩詩曰南山燦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不掩骭黃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而異之命後車載以歸與之語擢爲上客

丁字

苻堅享群臣賦詩姜平子詩有丁字直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曲且曲下不直之物未足獻遂擢上第唐張弘靖節度盧龍恭佐常雍輩詬責將士曰天下無事爾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銜之後遂殺雍丁字一也或以擢第或以殺身

馬周

馬周西行長安至新豐宿於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周遂命酒悠然獨酌主人翁深異之及爲

常何陳便宜二十餘事太宗怪其能問何答曰此非臣發慮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語甚悅授監察御史遷中書令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敕求勝地爲周起宅名醫內使相望不絕每令尚食以御膳供之太宗躬爲調藥皇太子臨問出談賓錄

員半千

唐高宗策士員半千曰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人陣也上奇之充吐蕃使則天即位留之曰境外不足煩卿撰明堂新禮上之又撰封禪壇碑十二首遷正諫大夫兼控鶴供奉半千以古無此名又授者皆薄徒請罷之由是忤旨出廣德神異錄

西京飲子

長安完盛日有一家於西京賣飲子用尋常藥不過數味亦不閑方脉無問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種之疾入口而愈常於寬宅中置大鍋日夜剉斫煎煮給之不暇人無遠近皆求取之門市駢羅喧閬京國至有齎金守門五七日未獲給付者獲利甚厚時田令孜有疾海內醫工召遍了無徵驗忽親知曰田曰西市飲子何妨試之令孜曰可遂遣僕馳乘往取之僕人得藥鞭馬而廻將及近坊馬蹶而覆之僕既懼責勢難復取遂詣一染坊丐得池脚一缾歸以給其主服之病立愈田亦惟知病愈不知藥之所來遂償藥價甚厚飲子之家聲價轉高此蓋福醫也近年鄴都有張福醫者亦然積貨甚廣以此有名爲番王挈歸塞外出玉堂閒話

盧渥

盧渥於滻水逆旅遇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斂身避之帝呼與相見乃自稱進士盧渥帝請詩卷袖之而去他日對宰臣語及渥令主司擢第宰臣問渥與主上有何階緣渥具陳其由溫廷筠遇宣宗於逆旅不識龍顏傲然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錄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明日謫爲方城尉制詞有徒負不羈之材罕有適時之用句竟流落而死二人皆遇宣宗而一進一黜雖其自取然亦有幸不幸矣

錢遹

元符中錢遹爲侍御史方入對急論曾布會子死竟命譽而去朝廷知之布敗除遹中丞告詞有云方

蹇蹇以匪躬子㳘㳘而弗恤未幾轉工部尚書言路數其躁進坐罷其責詞乃云歷哀請對褻瀆軒墀夫適於其子之死也始謂其忠終謂其忍其與彌子瑕獻餕桃乘路馬先後榮辱顧不似與樂天行路難云君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髮惡生瘡是故事君者之必謹也夢蕉詩話

張燦

張燦本農家子年三十餘始就學遂號通儒晚居絳臺會絳牧左右無佳士率撓郡政牧患之而未有策有客諭以燦者宜置諸賓席牧備禮以請燦辭

以病牧訝之燦曰郡牧左右非才燦欲盡去之慮不能行且憂反爲此輩所賣牧聞之嗟賞再三尋奏辟絳州防禦推官向來所謂不法者盡逐之杜絕請託獄訟無私翕然稱治後明宗因是識擢歷漢周官至侍御史

梁適

玉壺清話云梁適就判院廬南金上殿案中有名次公者仁宗因問何名次公南金不能對適曰漢黄霸字次公上曰卿是何人曰詳議官梁適又問那箇梁家曰祖顥父固俱中甲科上曰恠卿面貌酷似梁固適奏曰臣父祖頃事太宗真宗不知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朕觀之甚熟適後除記注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目皆自御批不十年至台輔

兄弟互草制

熙寧中韓子華自鄧州再入相韓持國方在翰苑遂當制縉紳榮之元豐中官制行曲阜公除天官南豐先生爲西掖行詞元符末魯公拜相曲阜以學士草制曲阜對便殿以親嫌辭上云禁中已檢見韓維故事乃批有兄弟迭居詞禁兄行弟草兄制

弟書是日以天寧節前一日樞密院罷散齋筵魯公押宴曲阜居席面會儀宣召瑣院魯公拜相榮耀一時又非韓氏之比

唐華廉訪

京都之俗士夫家殯瘞經由之處巡檢司例以十數卒持采旗導前不待告約到墓次俱量犒酒炙而巳宣和間保義郎唐華爲城北壁巡檢有貴璫瘞其父華率衆迎引頗盛于常時璫大喜邀之相見極口言謝問華今是何官資曰保義郎又問做得恁差遣曰不過兵馬監押耳曰可作廉訪乎華知

其不曉外間官秩高下乃曰此在朝廷擢用豈敢望耶留飲而去至十日中批唐革職事脩舉特與轉脩武郎繼除河北路廉訪使革駭不敢承請璫門求見守候連日始喚入亦不接坐方欲致詞叙謝璫抗聲曰朝廷用人何預我事叱之使出後宛轉再三懇辭改知覇州任滿竟申前命璫不招恩歸已一時流輩中亦爲可嘉

韓郡王薦士

紹興中韓郡王既觧樞柄逍遥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騾周游湖山之間繞以私童吏五六人自隨時

李翺叔自楚北幕官來改秩而失舉牘憂撓無計當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竺李辭以意緒無聊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强挽之行各假僦鞍馬過九里松值暴雨衆悉迸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袖沾濕愁坐長歎遇韓王亦來相顧揖矜其憔悴可怜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悒悒若此李雖不識韓但見姿貌魁異頗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失文字不是職司否答曰常員也韓曰却得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吏詳問姓名階位仍詢居止處李遜謝感泣明日一吏持舉牘授之曰郡王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脩牋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常思明

李彙征客遊閩越至循州冐雨求宿或指常氏莊常氏杖屨迎賓年八十餘自稱曰野人常思明好與李生談論或詩或史淹留累夕次第至李涉詩常叟愀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浪遊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事後遇李涉博士蒙簡一詩因而詮跡李公待遇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中心怛焉遂隱羅浮經於一紀李既云亡不復再遊秦楚追惋

今昔時或潸然乃舉觴相酬反袂而歌云春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廻避世上如今半是君乾符辛丑歲范攄客於雲川值彙征細述其事云唐詩紀事

彭友信

彭友信者攸人也歳貢至京一日　太祖微行途中相値忽見虹霓　上因口占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即應聲曰玉皇昨夜鸞輿出萬里長空駕綵橋　上異之相約詰朝候於竹橋仝早朝明日信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

而宣入曰有學有行之君子也以爲北平布政使

上仲不避難

王半軒先生止仲嘗王趙澤民家塾澤民富而愛賢命厨人每食必具二單請先生求判方敢進食先生雅喜啖蛙隆冬澤民以蛙蟄不忍先生疑王人有慢意明日遂行其友勸之曰賓王盡東南之美何遽去邪先生曰寧能欝欝久居此其友曰然則今將何之曰第往金陵耳時 高皇帝造邦法制嚴峻其友復痛沮止之先生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也迤邐至京久無知者偶舍於藍都督第旁藍

有家人子肄業先生 日歸藍取其學課以觀重加稱賞因延見先生先生所談皆韜畧無一語及文藍驚喜曰先生文武才也相見晩矣乃徙置府中以師事之未幾藍氏禍作或勸先生曰可以行矣先生曰臨難毋苟免遂被執

王翺

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泊菴先生主考得一卷三場俱優取定爲會元拆卷乃陳芳洲循先生以鄉故爲嫌欲取文林精而文以精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間英才也遂取爲會元而循居二王翺第五 太宗見翺名喜北京初啟會闈而經魁得一畿甸士 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後翺至宮保太宰祿壽名位非常可及

楊文敏知遇

楊文敏公嘗言十事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文皇帝密諭曰實切時病但鄉言之人將汝左不若令謹密御史言之由是文敏以授御史鄧真疏入衆待罪有 詔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貸衆頗聞出於文敏會祭酒員缺共舉推公欲疏之也 上不允其知遇如此

陳給事受知

成祖嘗御便殿召二三給事中至搨前詢其姓名其一脩偉者對曰臣姓黄名某由進士出身除給事中 上曰問汝姓名只對以姓名何用縷陳某曰臣幼讀魯論對君不可不詳 上喜遂陞爲山西布政使

三楊

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脩同解縉胡廣等入閣議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事密計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

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輙霹威事亦隨决有濟人
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爲愛錢　文廟
亦知之毎遂其所欲或鄉人來餽者必訪其貧冨
何如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餽但以別物與所餽相
稱酧之若冨者以十分爲率亦荅其一二或坐法
乞救或在里求薦必留意焉報者相繼而不厭也

兩字尚書

國朝諸司奏事御前惟行者　上以是字荅之成化
十六七年間　上病舌澁毎荅是字苦之鴻臚卿
施純彦原揣知之陰獻計於近侍云是字不[illegible]

以照例字易之　上得此甚喜問計所出近侍以
純對由是得陞純侍郎掌寺事尋陞尚書仍太子
少保純京師人成化丙辰進士長軀肥幹而音吐
洪亮初任戸科給事中遷鴻臚少卿未二十年驟
陞至此人爲之語云兩字尚書何用萬言

紹興賣卜人

隆慶庚午紹興太守有姬方姙太守出一人衛道
縛至府叱曰汝業何事曰賣卜太守曰我夫人有
娠弄璋乎弄瓦乎試爲卜之其人俗子莫曉何謂
漫應曰璋也弄瓦也弄太守怒責逐之未幾偶雙
生一子一女太守遂大奇其術禮而敬之卜人名
遂著

感慨類

明皇見臂環

新豐市有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常出入宮中貴
妃遇之甚寵明皇廻鑾復令召入舞罷阿蠻因出
金粟粧臂環曰此向貴妃所與上持之悽然出泪
從官左右莫不嗚咽

樂工李龜年

樂工李龜年特承顧遇于東都通遠里中建堂制度

甲于都下今裴公度于定鼎南門別墅號緑埜堂
是也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毎遇良辰勝賞爲人歌
數闋座客聞之莫不掩泣罷酒杜甫嘗贈詩曰岐
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
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元宗北顧

元宗割江南之後金陵對岸即爲敵境因遷都豫章
舟車之盛旌旗絡繹凡數千里百司儀衛消禁校
帑藏不絶者一載上毎北顧忽忽不樂澄心堂承
旨秦裕藏徵多引屏風障之嘗吟御製詩云靈槎

思浩渺老崔憶崆峒

俘三學生

至元丙子三宮赴北行省俘三學生一百人從行責齋藏足其數時見幾者悉已竄本齋有兩人祠舍州橋吳府子弟名棠孫歲僅一入齋至是乃爲齋藏所指驅之北去出關後諸生趄趄不行人箠以棍棒三下登舟餓甚得飯一桶無七筯乃於河邊拾蚌蛤之殼爭攫而食之饑寒困苦道亡者多皆身膏草野後放回授諸府教授僅餘十七八人耳

恩幸類

宗世林

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床下其見禮如此

茂弘郄半

元帝正位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所瞻仰

張幾

陳張博士幾議論詳雅後主於東宮造玉柯[illegible]成曰當今雖多士如林堪捉此者獨張幾耳便以授之令講老莊又於鍾山開善寺命講索麈尾未至勅取松枝代之

呵牙筆

天寶遺事李白嘗于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勅宮嬪十人侍于李白左右各執牙筆呵之

廊飧

唐會要曰正觀四月詔所司于外廊置食一頓五代會要曰唐室昇平日常叅官每朝退賜食謂之廊飧今起居幕中賜酒饌是也蓋自唐太宗始事物紀原

寶章集

龍朔二年四月高宗自書與遼東諸鎮使許敬宗曰許圉師愛書可於朝示之神功二年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合有書法方慶奏曰臣從伯祖羲之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俱已進訖止有一卷臣近又進訖十一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見在上御武成殿召群臣取而

覩之仍令鳳閣舍人崔融作序目爲寶章集以賜方慶朝野榮之

插御花

天寶遺事長安春時盛於遊賞園林日無閒地蘇頲應制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翻青雲帝覽詩嘉焉遂以御花插頲之巾上時人榮之

杜牧感恩

牛奇章帥維揚杜牧之在幙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乃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

一篋皆街子報帖杜見之乃大感服

九龍燭

杜黃裳當憲宗初載深謀密議眷禮特優生日例外別賜九龍燭十挺

賜柳圈

唐史李適爲學士凡天子饗食遊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

一顧成名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攜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即掩卷問曰且以拍板爲什麼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依其他適訪之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遺闕以下咸往投刺因此名振

夏侯孜

夏侯孜爲左拾遺嘗着綠桂管布衣朝謁文宗問孜何太纇澁具以桂布爲對云此布厚可以欺寒他日上問宰臣朕察拾遺夏侯孜必貞介之士宰臣具稱密行今之顏冉上嗟嘆久之亦効着桂管布滿朝皆倣效此布爲之踊貴

文宗重王起

王懿公起三任節鎮敭歷省事文宗頗重之曾爲詩寫于太子之笏以賜之又畫儀容於便殿師友曰之曰當代仲尼雖歷外鎮家無餘財知其甚貧詔以仙韶院樂官逐月俸錢三百貫給之起昧於理家俸入盡爲僕妾所有耋年寒餒故加給焉識者以起不能陳避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短也

真宗教授

張侍中耆與楊太尉崇勳夏太尉守贇俱緣藩邸致位使相嘗因侍立真宗謂曰知汝等好學文筆吾當親爲教授張耆等拜於庭下曰實臣之幸也乃

命張耆爲學長張景宗觀察爲副學長楊崇勳夏守贇爲學察安守中團練而下爲學生帝授以孝經論語又教以虞世南字法時以爲榮

王岐公際遇

王岐公在翰林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俄頃宣學士設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乞正其席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羙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畧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

詩稱羙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歎仰聖學高妙每起必勑內侍扶掖不令下拜夜漏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床以金廂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公應之畧不停綴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仍稱所長人人得其歡心悉以呈上云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朶簪公幞頭戴不盡者置公袖中宮人旋取針線縫聮公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撤金蓮炬令內侍扶掖歸院都下盛傳天子請客明年中秋公已叅政

確爲學士上講故事命宮嬪求詩蔡奏才思短澁酒再行而止左右不悅云這個學士上上何須鍾愛

君臣相得

先公致政之明年正月望夜上御乾元門樓觀燈召先公預焉初夕樂作酒三行上起凭闌四顧見燈燭士庶之盛詔移先公御座側別賜一榻在丞相上上自取御尊酙酒并親授果餅因顧問先公晉漢朝舊事又目先公語侍臣曰李昉可謂善人君子矣侍朕二十年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

事餘可知也先公俯伏拜謝至中夜方退先公休致之明年七十一思欲繼白樂天洛中九老之會時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判右金吾事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運年八十兵部郎中直祕閣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illegible]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古年八十五吳僧在家講經首座贊寧年七十八并公九人欲讌於家園合九老之會已形於歌咏布在人口會蜀寇亂朝廷方議出師騷是不成而罷

辭忠直坊

范忠宣公薨朝廷賜墓碑之額曰世濟忠直時曾彥猷君益知穎曲爲表其居曰忠直坊范公之子正平謂君益曰荷公之意但上之所賜刻于螭首揭于墓隧假寵於范氏足矣若施於康莊爲往來之觀非朝廷意也君益曰此州郡之事於君家無與正平曰先人功名聞於遠邇何待此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識者恥之與時不獨吾家爲人唯諾公亦寧逃於捐議故不得不力請耳

金蓮歸院

危言金蓮燭送歸人知有蘇軾而不知有王珪余讀周必大玉堂雜記孝宗召侍讀史少保浩錫宴澄碧殿抵暮送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廬史進古詩三十韻有金蓮引雙燭再拜離階戺之句上亦和韻答之又命必大和以進則金蓮之送宋時蓋有三人唐語林載令狐綯上令中使持燭送學士歸院是唐巳有故事矣如錢氏私誌載王岐公亦云

優禮閣臣

元祐中哲宗旬日一召輔臣於邇英閣聽講讀時曾肇子開蘇轍子由是左右史並除中書舍人入[illegible]講筵子由作詩呈同省諸公悉和之邇英延英皆仁宗所建講讀記注官賜坐飲茶將罷賜湯仍皆免拜不用外廷禮

御書画扇

崇寧中初興書畫學米芾元章方爲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上其所藏法書名畫賜白金十八笏是時禁中萃前代筆蹟號宣和御覽宸翰序之詔丞相蔡京跋尾芾亦被旨預觀巳而出知無爲軍復召爲書學博士便殿賜對詢逮移晷因上其子友仁楚山清曉圖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二遂除春官員外郎

曲燕記

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蔡京王黼童貫越王俁燕王似嘉王楷嗣濮王仲忽馮熈載蔡攸讌保和殿先賜茶全真殿上手御擊注湯出乳花盈面臣等皇恐前曰陛下略君臣夷等爲臣下烹調臣等悸惴豈敢啜上曰可少休乃出瓊林殿中使馮夷傳旨留題殿壁喻臣筆墨巳具乃前題曰瓊瑤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尾塵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頃之就坐女樂並作坐間賜茘

子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師文浩剖橙分賜
酒五行再休許至玉真軒軒在保安西序廡即安
妃妝閣命使傳旨曰雅燕酒酣添興逸玉真軒內
看安妃詔臣賡補成篇題曰保和新殿麗秋輝詔
許塵凡到綺闈方是時人自謂見妃矣而但画像
挂於西壁臣即以謝奏曰玉真軒檻煖如春只見
丹青未見人月裡姮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
須臾中使召臣至玉華閣上手持謝曰因卿有詩
況姻家自當見臣曰頃緣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
詩請上大笑妃素妝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臣前

進再拜序謝妃荅拜臣又拜妃命左右掖起上手
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臣奏曰禮無不報
不審酬酢可否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進再坐撤
女童去羯鼓御侍奏細樂作蘭陵王楊州散勸酬
交錯臣奏曰陛下樂與人同不間高卑日且夕矣
久勤聖躬不敢安上曰不醉無歸須臾迭進酒數
行無算臣又奏曰樂奏紛紜酒觴交錯方事燕飲
上及縱迭下又談笑若朋友相與卿盃接殷懃之
歡道舊論新顧臣何足以當臣請序其事以示后
世知之今日燕樂非酒食而已夜漏已三更五籌

申前奏丐罷始退十三日臣京序延福宮曲燕記
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執親王等曲宴于延
福宮特召學士承旨李邦彥宇文粹中示異恩也
是日初御睿謨殿設席如外廷賜宴之禮然器用
肴品瓌奇精致非常宴比仙韶執樂和音曼聲合
變爭節亦非教坊工人所能彷彿上遣殿中監察
行御旨曰此中不同外廷無彈奏之儀但飲食自
如食味果實有餘自當攜歸酒五行以碧玉盞宣
諭侍宴諸臣云前事此曲宴早坐未嘗宣勸今出
異數少憩于殿門之東廡晚召赴景龍門觀燈玉

華閣金碧絢耀疑在雲霄間設衢尊鈞樂于都下
皆熙然且醉且戲繼以歌頌示天下與民同樂之
恩侈太平盛事次詣穆清殿入崆峒天過霓裳會
寧殿有八閣東西而對列曰琴棋書畫茶丹經香
臣等熟目視之崆峒入至閣所陳之物左右上下
皆玻璃也映徹煌煌心目俱奪閣前再坐小案玉
斝珍異[illegible][illegible]羞果又與睿謨不同酒三行甚速
詣殿側縱觀上語保和殿學士蔡脩曰引二翰苑
仔細看一一說與諄諭再三次詣平成殿鳳燭龍
燈燦然如畫上命近侍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拂少

項白乳浮盞面如踈星淡月頃諸臣曰此自布烹
飲畢皆頓首謝既而坐酒行無筭復出宮人合曲
妙舞蹁蹮態有餘妍凡目創見上諭臣邦彦粹中
曰此盡是嬪御自來翰林不曾與此集自卿等始
又曰翰林志誰脩太宰王黼奏云承旨李邦彦上
顧邦彦曰好翰林志可以盡載此事邦彦謝不敏
瓊瑤玉丹宣勸非一上每親臨視使酹後傾臣某
日李承旨善飲仍數被特進夜分而罷

史越王

史越王罷相歸里經從慈溪邑宰蔣鶚遠迎既見邑

史而下皆羅拜庭下越王荅拜蔣宰踧踖[illegible]王
曰門下與之有名分某與之爲鄉曲

陳遇

陳遇字中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教授
溫州　太祖渡江御史秦元爲之　上致書徵之
與語大悅俾典戎務諮以機密授供奉不受後又
拜學士中書左丞弘文館大學士太常卿禮部尚
書皆辭又　賜金銀段疋等物亦不受　高廟三
幸其第引入內賜坐宴濮洛病則賜醫年七十二
而終　上再三哀悼賜以棺帛當時在廷以爲公
無此寵遇予以陳乃忠於元者故不受職爵第
畏死而爲　太祖致之此元史所以不收也

浴賢池

浴賢池在太學之左稍後　太祖嘗使人覘祭酒宋
訥何爲荅以浴於溪水　上召問之曰卿何不浴
於家荅曰乏薪耳諸生散臣乘間而浴罪當萬死
上乃賜太學官僚買薪錢而立碑其上號溪曰
浴賢池以旌之訥以元臣降極意嚴刻用稱　聖
主意監生自縊者月不乏人死必檢視乃得殮其
酷虐甚於周來輩云

樣房

太祖皇帝嘗語及大臣所居曰大官人必得大第宅
即與刑部尚書開濟創爲之製甚壯麗令有司以
此爲式俗因呼爲樣房予前年過金陵宴今刑部
尚書前左都御史蕭公語及此相與感嘆　祖宗
禮臣下如是其厚也

信國誥文

中山王徐達初封信國公加持進　上親製誥文有
云從予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來茲定鼎於
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末云太公韜略當弘一統之

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上其見重如此

仁皇過文貞第

仁皇好微行一夕巳漏下二十刻從四騎過楊文貞第倉皇出迎 上巳立月下揚俯伏進曰柰何以宗社之重而自輕若此萬有一倉猝何以爲備 上咲曰亟思見卿一言爾遂屏左右語訖 駕還明日遣人密問曷不謝楊公對使者曰昨至尊輕出至今中心惕然恐臣民竊聞豈敢言謝會錦衣獲盜有結約 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草莽爲變者 上嘆曰士奇言誠不欺賞以爲戒遂禁微行楊之老成謀國盡言不諱如此

訾毀同列

永嘉黃文簡公淮永樂中以漢庶人之譖下錦衣獄十年憂畏不測積成勞瘁 仁廟嗣位荐進孤卿宣德丁未以病歸時甫下壽而父已封少保年踰九十慈孝具樂世以爲榮癸丑公以父卒蒙卹典即吉赴京謝留數月 賜遊西苑嘗見博識諸大夫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於文簡祭酒劉益嘗謂文簡好訾毀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 宣廟問淮何在東陽對乃[illegible]素病瘵瘵病能染人自是有 旨免奏對久乃請告侍親文簡好短毀人固宜有反爾之報至謂方尹許之慘禍一出於文簡則未必然

女婢承寵

楊文貞公在内閣時夫人巳下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巳一日中宮有喜慶事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太后聞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巳退矣 太后見婢貌既不揚衣服儉陋命妃嬪爲梳整易内制首飾衣服其眷遇之隆如此聞此即南京太常少卿導之毋也導字叔簡能詩文善談論以尚寶卿陞是官

太守重士

蘇州知府姚公善多才下士在郡聞有才者必躬詣之有王賓仲光博學能文隱于醫姚公過之賓不爲禮姚公笑而退明日又過之賓衣毋氏布襖持扇佯狂踞坐姚公上與語輒吐涎仆跌姚公又笑而退洎三過之始款論如平生又有俞貞木者姚公以米貺之而誤送錢繼忠所繼忠以太守所貺勉爲之受他日貞木見姚公姚公言貺米事貞木曰吾不知得無送吾隣友錢繼忠所乎則盍拜貺

舟也姚公曰繼忠如何可得見乎眞太守曰可姚公
乃使人迎之繼忠曰吾民也姚公太守也太守與
民分如是之絶吾不得詣府然太守主也吾爲儒
賓也以賓主相見必在郡學乃可人以復于姚公
姚公笑許之明日詣學繼忠巳先在遂抗言曰太
守以民待繼忠繼忠無所置身若以儒見待請就
賓位姚公許諾即堂上相再拜繼忠袖出書授姚
公即去姚公甚重之

欽賜舉人

景泰間吏書王公文戶書陳公循皆以少保大學士
居閣王之子倫陳之子瑛順天府鄉試俱不中式

二公上章指摘考試官劉儼之失欲罪之　上不
罪儼而許倫瑛得會試是以附會者有欽賜舉人
之稱此亦一代異事也二公在當時王以廉稱而
不學陳以學識稱而不廉然此等事亦廉介有識
者所不爲也其後文遇害循謫戍儼卒諡文介

臧賢被寵

伶官臧賢頗解音律能作小詞爲　武宗所眷得賜
珠服優寵嘗奉　勑祠泰山攝卿而行後乞骸骨
歸山自號雪樵尋被　召用特賜堂名曰勉起中
外爭以奇貨賂之得所願者贊報以名香目曰雪
中春信爲朱寧中傷杖死賢父亦以技受寵　憲
廟任爲中書舍人

經筵酒飯

正統以來經筵每日講畢　上必曰先生每喫酒飯
閣老與四講官皆承　旨叩頭乃退成化丙戌劉
主靜入閣遽託中貴獻言今後酒飯以常例則毋
煩　玉音自是儼然而進黯然而退君臣之間無
一語接而先生之稱亦不復聞久而左右無復知
講官之爲重隆慶中近以監禮侍經筵講畢　上

親發　玉音此禮猶不廢

鄉席尚齒

鄉黨莫如齒此先儒之成說然禮亦有一命齒於鄉
再命齒於族之文今學校老先生凡遇仕而歸鄉
者輒以齒自居畧無貴貴之義彼爲士大夫者又
皆避嫌從厚不以自明於是先王之禮遂成偏廢
而不明不行於天下以所見之不廣也聞安福彭
文憲公時省祭還家族黨以三命齒於族致隆於
公公不敢當乃受異席蓋其族黨多讀書知禮之
士故耳

上官禮士

杭州先輩士夫居鄉者往往以名節自勵上官涖于茲土者亦以出格之禮待之如成化間布政甯良等建西湖書院以居大理卿夏時正郡守胡濬建怡老園于帳前營以居兵部正郎陳謙此誠一時希有之盛事較之目前炎凉之態何如也閩時正孤山種梅而藩司攜酒見訪因賡酬有詩吁禮賢風度如此緇衣好士豈虛語哉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五

海右朋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品隲類

九牛一毛

或問華譚諺曰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寧有此理乎譚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如九牛一毛

荀楊王得失

或問荀楊之得失安在曰立言則荀不雕琢雄多模倣辨理則雄有據依荀多偏執荀楊得失王通葢兼有之

評史

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

生死兩與

淮南子載齊人乘舟遇風波而恐死不服久之自投水中東晉時太白犯少微處士戴逵憂其必當死後隱者謝敷卒一可謂求生不生一可謂求死不死又元人鄭玉字子美順帝召爲翰林待制辭而

不仕　天兵入徽州時要致之自曰吾豈事二姓
者邪遂縊而死方回字萬里仕宋爲嚴州守宋末
降元爲總管皆歙人也鄭既不受元爵正當仕我
朝却死於元此可謂當生不生方乃宋臣甘心
仕虜此可謂當死不死

品格分限

嘗謂人之品格自有分限[illegible]窮理固士人分內事
然亦有不係於此者如申屠嘉以蹶張武夫爲相
能辱鄧通張禹以經學儒者而諂奉董賢留夢炎
以狀元宰相降元丁好禮以小吏致公卿死節然

則人品優劣何係於讀書哉君小人冒儒者之名
即讀書適足以文其奸耳故士莫貴于定志志不
立雖旁通博洽無益也

聖賢不係世類

劉向盡忠帝室而歆爲王莽之臣嵇康不從晉昭而
紹死蕩陰之難父子不同性矣孔明爲時臥龍而
誕短智輕佻成晉之勢文文山爲宋盡節而弟璧
甘心降虜爲元之臣兄弟不同群矣陳太丘之孫
爲群三世至於慚長荀氏之龍爲或再傳竟於輔
曹張湯之子爲安世上蓋父惡桓溫之弟爲[illegible]
仰懲兄惡故盛美者每與惡稱而流毒者或有善
绿古之聖賢已不係於世類矣否則丹朱累堯象
累舜鯀累禹管蔡累周公而天下鮮全人萬古無
元聖矣

知機

韓信知得而不知喪張華知進而不知退袁紹知存
而不知亡李光弼知生而不知死項籍知勇而不
知怯故兕夔無述勳望不終郭子儀知得喪矣張
子房知存亡矣疏廣受知進退矣司馬懿知生死
矣樂毅知勇怯矣故勛伐傳於後代慶澤綿於無

窮鑠覆之間成毀殊致幾微之際榮瘁異途是以
君子道妙於審勢義貴乎識微種蠡以勾踐平吳
幾霸天下甬東一虜蠡遂五湖豈無見三公之尊
榮而萬鍾之炫赫哉海翁易慮鷗鳥不飛繒網及
之矣是大夫種之所由死與故曰色斯舉矣翔而
後集

喜恨優劣

荀爽喜得御李膺車倪若水恨不得爲班景倩僕喜
者爲得近有德人恨者爲不得與內朝列喜恨間
可以見人品優劣

孔北海駱賓王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儒梟

後漢書董仲綏智爲儒梟三國志魏諷有惑衆才二人其何如人哉文子所謂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脅衆莊子云使一世之人吞聲而陽服之然非心服也然則少正卯之流何代無之

器局

或云陶淵明嚴子陵儘高尚其事但淵明不及子陵不免借盃中物自遣若顏子連貧亦樂而忘之不形于言也斯言也律人太嚴矣顏子蓋下聖人一等者若淵明冲尚高曠今其言尚在果何怨尤人之器局不同各成一個是執彼例此不得謂之見道可也

用諫

或問漢唐孰能用諫曰漢祖實副其名唐宗名過其實名實隱然莫如文帝終身受言得之賈山終身務農得之賈誼終身重穀得之鼂錯

名慕先賢

司馬長卿慕藺相如之爲人名相如陶淵明慕諸葛亮名元亮范希文慕王通名仲淹宋景濂慕周茂叔名濂司馬文浮於行與藺不倫陶有隆中抱膝風槩未見施爲文正公道德功名於文中子無愧景濂貧竄甚高讀書過目終身不忘苟用心於正學其造周子之地不難也第徒攻文詞且傍覽佛書以誇多於時深可惜耳

魏相裴度

史稱漢相丙魏有聲丙無間然矣而魏相初奏封事白去副封皆借徑于許伯于是許后被霍氏之謀得聞于上即詔爲給事中給事中近習之官非士大夫所任相不耻爲之陳廣漢平恩謀太子家而相謟非臣所及乃不自言王吉言許史貴寵謝病歸而相不能揭蓋寬饒許氏汲引之恩耳至若唐裴晉公度比郭汾陽謂身繫天下安危固也然自東都復起爲相一二月間三易其旨不預聞而卒不能討賊何係于安危哉夫由后戚取相位而起漢家后戚之禍魏不能無罪俛首於群閹之

間而不能討弒君之賊裴不能無罪然一則與丙吉同稱一則與子儀比美史皆不甚少之豈非君子成人之美哉抑善善長也

郭泰類康節

李侗讀郭泰傳嘗問其父以泰之爲人父曰泰在漢末有類康節之在宋侗曰康節經世之學何可當恐非泰之所能及也父曰讀史之法若遠代史可作一項看近代史又作一項看盖近者詳而遠者畧也林宗在漢不遭黨禍此一節極爲康節之所取然汲引後進似非康節所能令人謂康節爲自了漢亦不爲無謂至於泰之言曰我仰觀天象中察人事覺事不可爲此豈非泰之前知乎惜其四十二而死使其得年豈不著書傳世康節雖著皇極經世書今觀之如打啞禪豈能望後世必傳哉且泰在漢末已爲同時所服故蔡伯喈曰予爲文多矣惟郭有道碑無愧色此言可見矣

李寇得失

李贊皇寇萊公唐宋名流炳然相業李前無姚宋寇後無富韓其智謀塞澤潞之奸雄而威望超契丹之敬畏四方倚重一代宗臣然李謫朱厓寇竄海

康皆一斥不復竟死南中何耶盖李之專擅足以殺身而寇之矜誇尤可召禍使其當逆藩授首狂虜請和社稷之功一歸君父優游相位口不言勞小人雖欲中之其何爲詞是以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者終感變風雷而功高一世位極人臣者竟格於上下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李王歐優劣

李含光聞人言己筆迹過父終身不書獻之小歐皆以己書過父自喜推含光心則舜有瞽叟不當至重華禹有伯鯀不當入聖域以勝父故耳初不知父有善子宜繼有未善子宜創爲創爲繼正所以揚顯其父也執此以論若含光所爲亦是過中若獻之小歐是與父爭長矣竊謂三人均未爲是

僭閏正統君臣得失

蕭衍不從蕭穎胄請師于魏以爲求救戎狄示弱天下其見固高出唐太宗肅宗資突厥回紇若石敬塘無足責已王軌奴與彭寵奴一也竇建德斬之漢光武封之光武殆愧於建德李昪嫁种氏過漢高皇帝不能處戚姬李璟保景逷過漢惠帝不能

保如意劉曜欲王劉熙而立劉胤爲太子胤卽下
泰拗泰立止之曜亦嘉其忠公視長孫無忌欲立
治不立恪之心何如夫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肅
宗爲君長孫無忌爲臣俱正統君臣褎然者其所
失至不如梁武甯建德李昪李璟下泰君臣真可
發嘆論者多絫僭閏崇正統初不知僭閏君臣所
行有正統君臣不能及者殊多

王十朋文天祥羅倫緘子宷

王十朋文天祥羅倫廷對亡慮萬言十朋專指攬權
天祥以法天不息倫則明倫理正綱常皆自當時

所急務而言切中事機指陳要實使其說而用類
非迂遠空談後天祥身殉宋社而王羅二子儒然
名臣誠世儒所謂士人第一步也緘子宷乙丑廷
試以輕才殺士直犯　高皇擢進士第二授修撰
今其言在讀之竪毛　高皇聖性嚴重不知當時
何以容之坊刻梅溪文山一峯三策遺緘不錄
豈以其名第二耶抑其時緘犯國禁而所對未傳
也緘臨江人死革除之難

莊周

莊周號爲達觀故能齊萬物一死生至於妻亡則鼓
缶而歌夫哀樂均出於七情周未能忘情強歌以
遣之其累一也奚爲是紛紛歟楊子云莊周蕩而
不法信知言矣

管鮑

或問曰管仲鮑叔孰優岳子曰亦叔也已矣仲得桓
公而佐之率諸侯一匡九有仲尼歸仁仲也而叔
則藏籍茂聞焉雖其自稱亦曰臣所不如管夷吾
者有五將安在其爲優哉噫牙進仲而齊霸仲庇
三竪而齊亂亂齊者仲而霸齊者叔也叔惡乎不
仲優邪公曰以伍員比管仲猶鷹隼與鳳雛

顏斶安貧

顏斶與齊王遊食必大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
斶辭去曰玉出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
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
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
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
有如魯連顏斶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
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於車也晚食自
美安步自適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爲
哉惟斶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八珍猶

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晩食爲然餉固巧矣然
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餉之巧也

李斯

李斯相秦盡取儒書燔滅之或謂斯從荀卿學必其師學之不正有以使然乎曰荀卿著書固非十二子然使之焚坑亦必不爲也蓋心術之正不正則存乎人師何尤焉

李斯入秦會秦厭諸侯客下逐客之令斯上書極言稱引明客之有益于秦而無害秦奮用之後至丞相與趙高謀殺扶蘇立二世以保利祿終以下獄

父子俱戮東市思欲牽黄犬出上蔡東門不可得使其初放逐不上書干秦得禍未必若此然觀斯窮時有感於倉鼠之言則其志專在利祿卒之無益于秦而身嬰顯僇是專利祿之足以殺身若此

范增非人傑

世謂范增爲人傑夷攷平生蓋出戰國從横之餘見利而不知義者也勸項氏立懷王及羽奪王之地遷王於郴已而弑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死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沛公既先定關中則當如約乃勸羽殺之又徙之蜀漢羽之[illegible]趙殺上將宋義增爲末將坐而視之坑秦降卒殺秦降王燒秦宮室皆親見之未嘗聞一言也至於榮陽之役身遭反間發怒而去於平陋矣哉坡公論此事甚備猶未盡也

張良陳平

張良陳平皆漢祖謀臣良之爲人非平之可比也平嘗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矣以吾多陰禍也平傳國至曾孫而遂絶如其言然良之爵但能至子去其死纔十年而絶后世不復紹封其禍更重於平何哉蓋嘗攷之沛公攻嶢關秦將欲

連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怠擊之公引兵大破秦軍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既解而東歸矣良有養虎自遺患之語勸王迴兵追羽而滅之此其事固不止殺降也其無後宜哉

趙堯

方與公謂周昌之吏趙堯年雖少奇士君必異之且代君昌笑曰堯刀筆吏爾何至是居頃之堯説高祖爲趙王置貴强相獨周昌爲可高祖用其策堯竟代昌爲御史大夫呂后殺趙王昌亦無能爲特謝病不朝爾由此觀之堯特爲此計代昌爾安能

爲高祖謀哉呂后怨堯爲此計亦抵堯罪堯非特不能爲高祖謀其自爲謀亦不善矣昌謂之刀筆吏豈誣也哉

召平范粲王用文

召平仕秦封東陵侯秦亡爲布衣種瓜長安青門瓜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鄭侯何知其人客之嘗勸何辭加封食邑五千户後何乃以功名終君子曰平古之高人也齊王芳廢魏中郎范粲拜送出邸因發病佯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三十六年竟卒車上車蓋魏所賜者君子曰粲古之義人也吾蓋於元得一人焉荅罕氏王用文仕爲潮陽路總管城亡自縊不死逃入福清山中者殆十年我朝旣一區宇使徵之慷慨賦詩竟仰藥死用文蒙古人從容赴義有重泰山可以勸忠矣其詩曰昔日潮陽我欲死宗祀如絲我無子此時我死作忠臣絶祀覆宗亦可耻今年辟書親到門丁男屋下三人存梅花片腦如雪白一死了却君親恩

死鼠死舌

荀卿儒耳李斯學荀而失之者也不死于犬而死于鼠鬼谷仙耳蘇張學鬼而失之者也不死于壽而死于舌

霍子孟

霍光有日磾之忠而無其斷故中陰妻之禍有安世之愼而無其和故萌震主之疑

酒肉傖父

樊舞陽特酒肉傖父耳當擁盾入軍門其語壯能使意盛者銷及排闥入臥内其語悲能使氣衰者動此非鼓刀舌端所易辦故自高于絳侯一等

虛名實效

或言東晉純虛名鮮實效然則王茂弘之宅建康收人望果虛名乎謝安石之却苻秦阻桓温非實效乎斯言過矣

諸葛武侯

古人讀書正不在多如得一二語便是終身用之不盡余觀淮南鴻烈云非澹泊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而武侯纔改德爲志寧愈覺有旨今考其生平龍臥而娶醜婦何澹泊也隴畝而吟梁甫何寧靜也及至鼎足三分桑餘八百則致遠明志之效彰彰著矣彼五車云者雖多亦奚以爲

師相

漢之文成唐之鄴侯皆師而可相者也兩人以師自尊故相爲師憑而其用多藏唐之郭子儀宋之曹彬皆將而能相者也兩人以將自任故相爲將掩而其機不露

何鄧四傑

公明之徵何鄧也以相不以心故卒召老生之譏行倹之鑒四傑也以貌不以人故竟失賔王之義

清士腐儒

晋之清士喜談名理而苟完身故嵇阮貽笑于蘇門宋之腐儒善言實學而缺應世故河南見排于蜀黨

汙色逃酒

晋人畏禍故畏事避譏故避名阮嗣宗謝幼輿之於色皆自汙也畢茂世劉伯倫之於酒皆自逃也

穆申優劣

楚元王爲穆生設醴王戊即位忘設穆生遂謝病去申公白公留戊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赭衣襦舂于市申公愧之歸魯而趙綰王臧言於武帝以蒲輪召卒坐綰臧事病免穆生遠引於未然之前申公眊瞀於既然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絶者未必然也

司馬相如東方朔

世言司馬相如文人無行蓋無賴也初以琴音挑臨卭寡女私而逢之遂竊以奔與販蜀市後貪緣狗監得獻賦召見又勸上開卭僰之道持諭蜀之文錦飾歸鄉辟威自恣郡守郊謁縣令負弩先驅武帝亦薄之不甚登用後欲娶茂陵人女與卓及目今樂府有白頭吟蓋卓賦也使在文景之朝久擯斥矣晚終遺書導武帝東封泰岱此與古人死以尸諫者何如哉或曰東方朔何如曰朔賢而隱於

下位者也諷諭婉愉足以開悟談言微中可以解紛王仲淹謂朔詭跡混俗不自求別目曰人隱蓋簡兮碩人之儔非寺人巷伯之比乃其恢諧譃浪多寓深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史記謂武帝以俳優畜朔豈惟不知朔亦不知武帝也

亞夫蹇倨

周亞夫細柳之軍行伍精明金革整暇天子至轅門而不得入嚴矣然介冑之士不拜豈臣子施於君父之禮哉其所遇幸漢文使當高帝之時則淮陰之誅夷已不在鍾室而彭王之俎醢更不俟洛陽

矣怏怏非少主臣景帝在東朝已陰銜之特俟時
而舉耳亞夫之蹇倨人臣固不可以立異而漢文
之謙冲則世主尤當以爲訓

孟劉優劣

孟敏甑已破矣視之何益之言郭林宗亦以爲有分
決後世頻引以爲證近見賓退録載劉卞功事言
卞功六歲時誤觸甕碎家人譙之則曰俟釘鉸者
來當全之人破尚可修矧甕乎語未絶釘鉸至相
與料理頃之如新予論破甑之戒有使人安敗樂
退之心釘甕之言有使人補過遷善之義劉所見

固優於孟

劉杜難易

漢書杜密劉勝兩人皆去官歸鄉里密每謁守令多
所陳説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一日
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
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
惡無言隱情匿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者尚義
力行之實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
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雖然
爲劉勝易爲杜密難使密所托一出於公而足以
取信則可爲不則寧爲劉季陵者之不至失已也
此魯男子所謂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蔡邕晩節

蔡伯喈峻行危言屢遭困折桓靈之際幾于殺身晩
跡塞垣亡命吳會艱難踣躓氣不少衰固獨行之
君子也其視梅子真劉更生相去幾何哉晩節依
違受官逆卓優游朝寺比之匪人昧篤信善道之
真寡既明且哲之義身死世絶盖舉其平生而盡
棄之其瘦死于獄非不幸也雖然王允誅卓并以
及邕至因馬日磾之言有武帝不殺遷之論刻亦

甚哉是故禍機旋踵勳業所以不終

仲長統

昔人多喜言仲長統所爲史言其少不應州郡辟命
常以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
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斯言信美然吾卽其行事本
末攷之統乃徒有是言耳盖潘岳閒居賦之類實
未嘗以身爲之也既從荀彧擧得尚書郎輒不復
辭則前日不就州郡之辟豈其本意遂參曹操軍
事不知果欲娛清曠保性命從操何求乎史又言
統每論説古今及時俗行事常發憤歎息遂著昌

言尤非其實退不得踐前言以安田里進又不擇所主輕犯世故兩未見其有得統死年纔四十一幸其早耳不然恐未必免禰正平之禍時人謂之狂生信有以取之范曄徒録其言更不復辨後世遂槩以為高世遠行之士李文饒知止賦云仲既得於淸曠雖文饒猶然人固亦易欺耶

陳元龍

許汜與劉玄德並在劉荆州坐共論人物許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玄德問許君言豪寧有事耶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床之間哉荆州大笑玄德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孔明

孔明高尚隆中年未三十而完名大雅至四海稱為卧龍先主帝室華胄一代英豪自無吳魏親為折節三顧其廬投未而興據荆跨益連衡鼎足亦以自雄矣然愚嘗謂孔明之賢而不能成子房之烈使三分之勢合為一家蓋三國之時天造草昧才識相埒知勇俱齊孔明所遇不幸之子房耳唐人有詩云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王荆公晚居鍾阜每誦此詩其意固有在云

元龍所敬

陳元龍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淸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淸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强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録哉（魏志曰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初為陳登功曹太祖辟為司空掾屬官侍中司徒陳元龍名登）

兗州八伯

州里目陳留阮放為宏伯（晉書曰阮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顗淮南內史放與族兄孚並知名中興初為太子舍人雖戎車屢駕而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愛之素清約不營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飢寒王導庾亮供給衣食）高平郗鑒為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壺為裁伯陳留蔡謨為

原缺第二十一葉

朗伯阮孚爲誕伯已上五人高平劉綏爲委伯劉綏字了安高平人祖奥太祝令父武著作郎綏歷驃騎長史泰山羊曼爲黜伯羊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和縱安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兖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爲蘇峻所害凡八人號兖州八伯以擬八儁

曹袁興亡

東坡論曹袁興亡曰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于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豊爲明主謀而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爲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乃知孟德本初之所以興亡也

曹丕忌植

別史言曹丕奪漢山陽下賓曹植素服發哀爲位而哭丕聞之遂收䟽忌至禁錮防閑終其身以死皆然則操之不立植亦見其恭順之節將以服事殷而弘遠之謨必不能造魏容隱以立丕不得已也植非首陽之餓叟毋亦洛邑之頑民耶然吾觀丕才氣弱植志武器雖使丕守文有餘而植開基可永但天惡曹氏固不使統業得以屬植耳吾無於是傷植

能脫䙝於禍穽哉吁善觀人者當攷其迹而逆察其心乃可也

王祥李密

古今稱孝子順孫曰王祥李密然祥仕魏親爲三老封萬歲亭侯而俛首事晉終官太保密至以少事僞朝列職郎署之語形諸陳情表奏之文豈世教不明人心陷溺卻有父子而無君臣也見幼清著述淵家身膺道望親來貢士北面事元彼固儒者之高蹈貪目乃爾則祥與密抑又何云辭因杜本隱不遠世出不混塵聊脫當時卒行其志吳視之

有餘媿矣

張華

阮籍見張華鷦鷯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免倫秀之虐此正求全之過失鷦鷯之本意

王祥何曾褚淵

王祥何曾褚淵皆孝友立德人也祥曾處魏晉之間不能死職淵受宋顧命而乃心蕭禪不忠莫甚焉然則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奚足據哉楊雄之

恬退阮籍之放逸周顗之高躅計其人非和達所能動者而雄乃著美新籍爲晉造九錫文顏代蕭道成荅沈攸之書竟以矯妄之詞虧損忠貞之節將無天奪其鑒耶

王逸少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温太眞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

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内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妨進退自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内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内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以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哉

淵明讀書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士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千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漫羨而無所歸胸心知厭之故超然眞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

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于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群輔録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盡于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學士不明

王景畧冠世才雄心明正閏東遷有晉惜其所事者苻堅許平仲淵源道學志辨華夷南渡有宋惜其所主者蒙古堯君素疾風勁草之死不移其固守蒲東乃甘心于逆廣王鐵鎗豹畧雄韜逢時自奮其回翔河上乃效命於賊温是皆擇非其主比之匪人雖偶襲一時之奇名終莫逃没世之遺論是以君子仕止之間須嚴冠屨之分從違去就逆順是非皆當曉然使不迷謬則常變從容其寡過矣古之人有行之者若容徐稚造次以之

劉凝之沈士麟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着履卽與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爲鄰人認所着履士麟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士麟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事當如士麟不當如凝之也

邢魏任沈

魏佛助與邢子才意趣不協更相詆毁魏每議陋邢文邢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欣非直摸擬亦大偷竊魏聞乃曰伊嘗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黄門郎顔之推以二公意問祖僕射祖曰見邢魏之臧否卽是任沈之優劣

王方慶魯鈍

王方慶魯鈍同時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二子孰賢元一荅曰魯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朝野僉載曰或人又問其故元一荅曰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怯人服其能體物

唐室文人

張燕公徐元固張說徐堅同在集賢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諸學士凋落者衆燕公手疏諸人名與元固同觀之元固謂燕公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

美敢問孰爲先後燕公言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唐書曰薛稷中書令元超之從子與從兄曜俱以辭學知名同在兩省爲時所稱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絶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貴乎若施於廊廟則駭矣唐詩紀事曰富嘉謨武功人長安中爲晉陽尉與少微並以文辭稱晉陽主簿非京二傑時文章尚徐庾浮俚嘉謨與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閻朝隱之文如麗色靚妝衣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唐詩紀事曰閻朝隱字友倩趙州欒城人性滑稽屬辭奇詭爲武后所賞景龍時爲秘書少監坐事貶通州別駕元固因問今之後進文辭孰賢燕公曰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雅

不典則而薄於滋味（劉昫唐書曰韓休京兆人早有詞學蕭嵩引爲門下侍郎方直不務進趨甚允時望）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雖濟時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斝爛然可珍而有玷缺（唐詩紀事曰王翰字子羽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張嘉正張說爲并州長史厚禮之爲駕部郎坐事貶道州司馬）若能懲其所闕濟其所長亦各一時之秀也

六真

皮日休曰皮子之志常以真純自許每謂贊大化者必有真相以房杜爲真相焉定大亂者必有真將以李太尉爲真將焉傲大君者必有真隱以盧徵君爲真隱焉鎮澆俗者必有真吏以元魯山爲真吏焉負逸氣者必有真放逸以李翰林爲真放逸焉擅名臣者必有真才以謝太傅爲真才焉

一鵰挾兩兔

張九齡裴耀卿罷免之日二人鞠躬卑遜李林甫揚揚自得觀者謂一鵰挾兩兔

馮道

世譏馮道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攷其言未嘗詭道免於亂世盖天幸爾石晉之末虜猖獗無敢奉使者少主批令宰相擇人道奉批云臣道自去累朝失色皆謂墮于虎口道竟生還初郭威遣道迓湘陰道曰不知此事由衷否道平生不曾妄語又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太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做得山否凡此皆推誠委命未嘗顧避依阿也又虜主問萬姓紛紛何人救得道發一言以對不啻活生靈百萬俗人徒見道之迹不知道之心富文忠論道之爲人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王荆公論道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唐介曰道爲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一主謂爲純臣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變色趙鳳女嫁馮道之子夫人嘗怒之鳳使乳嫗訴之累百言道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愚觀此老無他只是得一忍耐字真所謂凝頑老子也

竇儀陶穀

周世宗嘗欲以竇儀陶穀並命爲宰相以問范質對曰穀有才無行儀執而不通遂寢其事

陳摶非隱士

陳圖南非隱者也其對太宗及宋琪之語盖經綸蘊

籍志識精明豈惟誕玄虛之傳真中行獨復之士也五季喪亂間關往來洛日嵩雲濡遲瞻眺其心曷嘗一日忘天下哉偃蹇華山睡駙石室特托於神仙之幻妄自文其經畧之雄奇太祖代周墜驢失笑野花啼鳥歸拂輕塵巳知宋祖之興天下不足定矣搏善辟穀能一月不食死年僅六十五

楊詞規盎

為宰相者先德量次器識次才能宋之張忠定寇忠愍兩公皆繫宰輔之望寇相而張不入相論者謂有忠定之才而無宰相之位於忠定何損有宰相

之位而無忠定之才於宰相何益不知所謂宰相者不專以才自見而斷斷休休則所用之才皆其才也忠愍拜相楊文公億草制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而不露鋒鋩懷照物之明而自能包納寇得之甚喜而不[illegible][illegible]公之詞正規盎其所未備觀其於丁謂拂鬚之[illegible]言面折則鋒鋩太露卒以致雷陽之謫此正有照物之明而未能包納處惜乎萊公不悟此也

滕達道

滕達道守巴陵日修岳陽樓樓成或賛其落成滕曰說甚落成只須凭欄太慟數塲耳夫放臣逐客棄置遠外其憔悴無聊不自遣者有之何至若是韓文公諫佛骨表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言切直矣及貶潮州謝表則欲論賛功德作為歌詩復自言負罪嬰釁懷痛處窮死不瞑目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若以覬召還者夫臣子處遷謫放逐但當歸命君父安常順時唐顏魯公赴謫與子弟書曰歲中以言事得罪不能逆道苟時為千古罪人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其平生忠義[illegible]節所自守若此

傳簡獻公

傳簡獻公事仁英兩朝居言路榻前論事是是非非正色抗言未嘗少有苟容姑息之意退而與人道之亦未嘗少有矜驕自負之色及出為郡循循然遵奉詔條惟謹或問之曰公以直節聞天下今雖為郡謂當有所縱捨以自表見柰何俛首奉法如此何以自別於常人乎公曰不然君子素其位而行言官行言事之職牧守行守[illegible]之任此古人所以安分而明守也聞者歎服司馬温公嘗謂邵康節論近代人物曰清直勇三者人所難能也吾於

欽之畏馬康節曰欽之淸而不燿直而不激勇而不悍尤爲難矣世以爲名言

思治論

坡公初年亦銳意天下事其思治一論則志向之發泄也所謂豐財彊兵擇吏卽王氏富國彊兵更化之意然王以拗執蘇以通達王恃一己之必可行蘇欲合衆人而定於素其見固自不同王後終以紛張變置海內極於罷敝而蘇自海外歸亦絕口不作異時之論惟專以拯救蘇息爲言殆知病於三折之後者矣

周程淵明

趙宋之儒周子大程子別是一氣象胸中一塵不染所謂光風霽月也前此陶淵明亦此氣象陶雖不言道而道不離之何也以日用亦道也他人非無講明述作之功然涉有意矣

戒誇

歐陽永叔每誇政事而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棋何公南李公素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淸約大抵不足則誇也

溫公蜀公

宋元祐年召用司馬公范蜀公司馬再入相蜀公竟四上辭免益力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間乞十四而復來豈爲得體公竟不出或以公不出爲問者公曰凡我所欲爲者司馬君實已爲之矣東坡作二公贊于司馬則稱其忠誠而畧言功於公則曰廉頑起懦孰知其功盖溫公之功著于當世昭顯顯在人奚俟於言而蜀公之廉退足以激興頑懦以無用爲用故稱其功亦微顯闡幽之意

近世鉅公

嘗論近世鉅公歐文忠公似韓退之司馬文正似蘧

伯玉王荆公似王夷甫蘇東坡似司馬遷文忠似退之夫人而能言之然其所以似之者人或不能知也

寇丁邪正

袁抗太監嘗言曾守官營道聞吏民言寇萊公始謫爲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始戒途吏民遮道馬復踣蹶不進寇以策叩馬曰汝尚敢滯耶汝何不行馬卽前去寇泣且日語丁謂我負君何事致我于極地耶其後丁自朱崖移道

州衰嘗接其語論遂以所聞質之丁曰寇自粗疎先朝因節日賜宴于寇相第寇好以大白飲人時曹利用爲樞密副使不須其意寇曰某勸太傅酒何故不飲曹竟不濡脣寇怒曰若一夫耳敢爾耶曹厲聲曰上擢某在樞府而相公謂之一夫明日當于上前辨之自此二公不恊厥後發萊公之事者曹貂也頗謂何事然中外皆知萊公之禍丁有力焉二公之在政府也當太平之盛至于贊燮王度亦無善惡之大者至今天下識與不識知與不知聞萊公之名則許以忠藎言晉公之爲則目以

姦諛豈非丁以才過其實寇以誠過其才歟

張無垢私印

張無垢云貪冒之士如落穢溷汙渠如何使人敢近廉正之士如竹間清風湛露灑灑襲人觀者已覺心目頓快況處其間哉常刻一私印云萬竹間清風湛露或作竹間風露既有本且以自勵

張浚自用

朱勝非秀水閒居録曰紹興七年張浚措撫岳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蓋浚方謀收内外兵柄舉措如此既而事蹶勢敗失於急欲制諸將之故使是時朝廷不堅起武穆則荊襄之變在淮西之前久矣豈非寡謀自用之咎歟後武穆之禍王貴告牒乃以雲憲謀還兵柄爲辭觀此則武穆歩歸廬山其部曲亦必有不安者矣亦宜其來貴之讒口也

岳飛

宣和之末將弱兵驕虜入都城束手無策勤王數十萬衆皆觀望近郊康邸既南散爲盜賊兀朮劉豫撫而有之布滿河南而中原遂不可復建紹以後前騐甚明故諸將各擁强兵隱然重鎮韓世忠維揚劉光世廬皖張俊浙右岳飛武昌而吳玠兄弟

保蜀皆招兒軍馬擅用賦財移易官師辟置叅幕蓋幾於唐末藩鎮矣行都在杭頗厭其逼奸檜伺其機括持虜未滅而將難制之説以聳動君心陰謀釋諸將之權而倡和投弱主之欲是時惟俊與檜善諷速解兵退保湖山甘濃玉帛世忠又潛龍之舊上結主知故威逼不疑終保禄位玠兄弟處蜀無隙可乘惟飛忠勇剛明誓欲殺虜君無中眷相有深仇羅織殺之以懾諸將飛平生雖稱文雅而倔起武弁陸賁豪直前不顧逆鱗履虎遂陷偶桃耳然當時諸將惟飛有氣㮣可以歛懷使用

於宣和宗社無淪虜之禍展於建紹車駕有南轅之期豈天欲强胡以成蒙古之勢使人謀之不臧耶

二張

張弘範張世傑本兄弟也而一爲元伐宋期於削平一奉宋抗元志存社稷比於諸葛弟兄又有間矣

文溪附元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壁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迨元阜慶中丞相子陞仕

爲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由是言之天下是非之顯然者在當時固已定矣初無俟于百年也先是丞相子道生佛生皆流離中死亡治命以陞爲後按陞爲壁之子則陞之失其本心者有自矣

文天祥

爲將忌重名尤忌英氣郭子儀始無重名立功後多偄緩闒冗黯默自容故猜忌如唐德宗忮很如魚朝恩竟亦莫可如何終其身不忍加害獨悍烏夷吐蕃回紇亦欵服歸誠焉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庶幾近之宗澤岳飛雖忠勇然宗名重岳又英氣俱不克功名終其後文天祥起狀元爲執政天下想望風采及以兵勤王所集南中烏合而上已忌之李庭芝張世傑一時名將當天祥走入真州李疑其不得獨脫陰嗾苗再成害之苗不忍乃逸去至行都世傑惡其才望力過之以致五坡就執雖天命有在亦人謀不臧也然天祥初以相麻使伯顏軍一見即留不遣令其副歸則夷亦忌之亦奚怪地望之相埒者耶若天祥詩曰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長安不得覲其志則可悲矣

陳仲微

宋有陳仲微者咸淳中以言事切直罷官後起爲兵部侍郎修國史丙子從二王入廣暨厓山敗流落安南臨歿有詩曰死爲異國他鄉鬼生是江南直諫臣安南國王挽之以詩曰痛哭江南老鉅卿春風揾淚爲傷情無端天上編年月不管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堆黃土覆香名回天力量隨流水流水灘頭共不平仲微之詳見本傳其倫生外國雖與陳宜中同科然宜中身爲大臣且當國用事國亡與其君同死社稷固其職也顧遺君

棄親逃避他國於國則不忠於家則不孝一死有
餘責矣若仲徵視陸秀夫輩雖有愧要之猶愈於
投降賣國者其踪跡亦可憐也

許平仲

許平仲生於元人域中俛仰從仕是時中原淪入金
狄百數十年河洛之間腥膻已久雖豪傑之士亦
忘其身之為胡況平仲隨世以就功名者丘仲深
不滿其出蓋責備賢者之意也是豈易言耶許衡
之學初頗出入從老氏用功極多至讀三蘇書亦
喜其縱横押闔後得閩南傳義始從事伊川考亭

之說然亦厭宋末以來訓詁箋註淵入絲毛故平
生不好著書其為教甚有矩度國監造士之法至
今可行然所養雖純學未見道辭受取與終是未
合聖賢使其得濂溪明道之學以淑其身則所造
詣當不止此

使虜詞

宋人送朝士使虜詞中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
中應有一箇半箇恥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
靈安在磅礴幾時通夫豪維翰劉豫秦檜之徒固
無足言矣而入元以來若許衡姚樞竇默劉秉忠
輩高談皇王帝伯之道自謂列聖相傳道統為在
伊輩而考圖推運謂胡元為中國正統推心臣服
援經據史從而為之辭嗚呼使其觀於此言宜愧
死無地矣或曰元奄有中國士君子生斯世為斯
民非元則無所效用必若子言宜若之何而可則
應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夷狄主中國斯亂
世無道之極也許衡輩知誦法孔子雖不出可也

武寧忠武

太祖高皇帝取張士誠城破日開平常忠武王入齊
門所過屠戮殆盡中山徐武寧王入閶門不殺一

人至臥佛寺前兩王相遇武寧始戒忠武勿殺嗚
呼同一吳民也遇忠武何不幸遇武寧何幸耶厥
後忠武之爵不續而武寧今已五傳子姓繁衍茲
固嗜殺與不嗜殺之明驗也觀宋曹翰曹彬傳益
信不誣

蹇義十人優劣

太宗與解縉論群臣　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
疏于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與
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
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

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暘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于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政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後至剛壽終僞以節死交趾得贈謚

楊文貞

楊文貞于本朝大臣爲巨擘列于宋之公卿終有愧焉試以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知自以爲不知而阻之宜恬淡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已者爲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吁休休有容宅揆舉賢之道失矣以二公所行較之品格何霄壤哉

吳與弼

撫州吳子傳名與弼正統景泰中勇往任道不事章程規範尊嚴負荷崇重一時文士亦不甚喜之吳有詩厭宋末箋註之繁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議者謂其有浴沂舞雩氣象但其人規局頗拘矜持稍過固緣氣質之偏滯泥成法篤信舊聞一守章句之陋自謂宦官釋氏不除吾終不出人咸目之爲迂後忠國公石亨疏其行于　朝大學士李賢力贊之遂遣行人召至　賜見文華命坐拜
太子諭德固辭歸至家益杜門不出罕得接見其臣由是謗議日起至誣以囚首告弟長跪縣庭且譏其說書不記傳註者君子之所爲豈俗學糠粃所能議是發一笑耳然吳亦見道未至執德不弘義禮門動有拘礙使如濂溪明道則雖卑俛庶僚浮沉下邑人不得而損益之矣

二楊

正統初政歸內閣楊士奇雖偏而小私能持公論楊榮能恤刑休息小民如兵部尚書王驥建議欲差御史巡行天下清勾軍丁[illegible]止之驥後力奏不能止方從之凡事循守舊規不輕改變亦未敢肆意行私復恩報怨蓋雖[illegible]　祖宗[illegible]植之後亦二公心術純正非奸邪之流也然　國家大治體似未諳君如北征之馬聚於[illegible]營皆之兵終歸匠籍

中官委外遂爲常規南京兵冗而不知悉減入屯田北京衞多而不知沙汰爲精鋭律書變改至於徒法廢而流法亡軍職冗濫併鎗比試之法爲虚文降級充軍之法棄而不用皆不能講究修復至於新增漕運北京米四百餘萬石遠及於江浙湖廣而不知折徵以寛直達舊額漕運南京米四百餘萬石俱改折徵每石銀二錢五分而山東山西河南陜西之民歳輸六邉税糧五百餘萬石則令陸運本色若折徵每石折銀一兩是北民稅一石當南方民税四石之數遂使　祖宗什一中正之稅有南北輕重之偏故曰國家大治體似未諳習者豈敢誣哉

李昌祺

李布政昌祺爲人正直不阿於才學亦贍雅少雙其作剪燈餘話雖寓言小說然多譏失節有爲而作也同時諸老多面交心惡之而彈琴記有江南舊事休重省桃葉桃根盡可傷之句亦別有所指葉文莊公水東日記亦稍紀其行概及韓公雍按江西亦以公有此書不入鄉賢祠蓋時獨以爲文人且病其怪亂乃爾未知此公大節高明安得以筆墨疵戲累之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五終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六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家範類

華歆家法

華歆遇子弟甚謹雖閒室中儼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一門內兩不失雍睦之軌

柳玭家訓

柳玭述家訓以戒子孫曰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

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弟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子揭之坐隅使為子若孫者覩覽之

竇尚書家法

竇儀尚書家法整肅毋對坐客即一侍郎三起居四叅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李宗諤家法

李宗諤為翰林學士家雖百口雍睦有制真宗常語侍臣曰臣寮家法當如宗諤

呂氏家禮

呂氏舊俗姆毋受嬸房婢拜以受其主毋拜也嬸見姆毋房婢妮答拜是亦尊尊之義也姆毋呼嬸房人並斥其名嬸呼姆毋房人於老成親近者則並以姐稱之諸婢先來即呼後來者名後來者呼為姐姆毋於嬸處自稱名或去名止稱新婦嬸於姆毋處則稱之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晉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以二婢掖持而前晉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觧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于赤日中盡禮而退晉伯略不顧勞

聞者歎服其家法之嚴

宋史曰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賁比部郎中徙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元祐中拜中書侍郎封汲郡公兄大忠字晉伯大忠大防與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婚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

諫議家法

陳諫議省華三子堯叟堯咨皆舉狀元堯佐亦中第後堯叟至樞相堯咨至節度使堯佐至丞相而諫議家法甚嚴堯叟娶馬尚書女日執饋焉於朝路

諫議以女妻不習乞免其責諫議答云未嘗使
之執饋自是隨山妻下厨耳馬遂語塞三子已貴
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堯佐及仲季子侍立
左右坐客踧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
後天下皆以秦公教子有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

孝肅家訓

包孝肅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
歸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
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竪
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珙者孝肅之子也

欲焚羅帷

范純仁娶王氏婦將于歸有言婦以羅爲帷幔者文
正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淸
儉安得亂我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禁婦觀燈

司馬温公在洛陽閑居時上元節夫人欲出看燈公
曰家中自點燈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游人公
曰要看游人我豈是鬼耶遂止

裘承詢

祥符中越州言會稽縣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詔表
其門閭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號義門如故
余嘗至其村廳事猶在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
世推一人爲長有事取決則坐於廳事有竹箄亦
世相授族長欲撻有罪者則用之至今免役不知
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矣余嘗思之裘氏力農無
爲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驟貴超顯
之人則有非族長所能令者況貴賤殊途炎凉異
趣父兄雖守之子孫亦將變之義者將爲不義矣
裘氏雖無顯者子孫世守其業猶爲大族盛於乍
盛乍衰者多矣天之祐裘氏者豈不甚厚乎 貽謀錄

三君孝友

吳顧悌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
令妻還南齊劉璡兄瓛夜隔壁呼璡而璡不荅方
下床着衣立然後應瓛問其久璡曰向束帶未竟
唐王凝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慮夢寐中見先靈
也三君恪敬孝友至嚴隱微誠不愧屋漏矣

陸氏家法

吳有陸氏葢抗遜裔也其家閨門極嚴堦輩年老者
纔得至內廳一揖丈毋而已三尺之童不許入內
惟以老嫗傳命婢人亦不得與外政其家族甚盛

世守其規文内翰徵仲之家法亦嚴自其父温州
以來弟見兄必侍坐拜揖之間兄未嘗呇徵仲雖
老每旦必衣冠謁家廟雖極冗不輟如一物未薦
不先入口皆可爲師法

浮丘詩

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
訓童稚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絶足矣若能布衣草
履以事農圃足迹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關中村落
有魏鄭公庄諸孫皆爲農張浮丘過之留詩曰兒
童不識字畊鑿魏公庄夫仕宦豈能常哉不仕則
農業可無憾也但切不可迫於衣食爲市井小人

之事戒之戒之

修持類

陰德

人之處世不可不積陰德夫不積陰德者未見其有
後也故于定國治獄多陰德而知其子孫必興孫
叔敖有埋蛇之陰德而毋知其必貴然陰德亦甚
易積不必廣散金穀多方布施齋設僧道建造寺
觀也夫所謂積陰德者特時有救濟愛物之心刻
刻無害物之意出入起居種種行方便如此便是

積陰德也今姑以小者言之如蛾之赴火蟻之墜
淵而吾能救之亦是陰德也知夫人有飢寒吾能
飽之人有疾厄吾能療之救人之患難解人之佗
怨濟人之貧困不成人之惡不幸人之過不談人
之短不喪人之善凡此之類皆陰德也積德之士
苟常以方便存心隨力行之不已則陰德亦厚矣

十四忌

一不可亂人男女二不可負人錢米三不可占人田
宅四不可奪人玩好五不可妄求財物六不可貲
人飲食七不可揀擇便利八不可優劣前輩九不

可譏毀長上及它人文字十不可互相品題高自
標榜十一不可自滿自矜十二不可酣飲肆酒恣
意游蕩十三不可好勝鬧訟十四不可以怒氣加
人

清福

金溪胡九韶從吴康齋學易造詣修潔家甚貧課兒
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頓首謝天賜一日清
福其妻哂之曰一日三飡菜粥何名清福九韶曰
吾幸生長太平而無灾禍一家飽煖而無飢寒搨
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興念投豆

趙康靖公槩既休致居鄉里晏居之室必置三器几上一貯黃豆一貯黑豆一空有間投數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問之曰吾平日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則黃多於黑近者二念俱亡亦不復投矣

三無奈何

人間有三大事皆無可奈何須歸委順而已謂身也世世劫也人之自身生之始不能知化之終不能知無可奈何此委順之大者一也處於世則有因

緣之善惡身心之苦樂無可奈何此委順之大者二也又說浩劫運數中則有陷歷陽之地居人變水族之類鑒昆明之池胡僧辨劫灰之理無可奈何此委順之大者三也唯聞別有至神至聖之人超出此三事之外無能及者故謂之大雄氏

背不靠物

范忠宣公堯夫居常正坐未嘗背靠着物見客處有數胡床每暑月蒸濕將其餘客所坐者背所着處有汗流痕迹惟公所坐處常乾也公衣服每易以澣並無垢膩履韈雖敝亦皆潔白予弟書室中皆坐草縛整或杌子初無靠背之物有一幕客好修飾邊幅其衣巾常整公未嘗以目視之每過庭會公不以上官自居必再三勉客待其飲畫而後已惟勸至此幕客一舉而退然此客不悟每過赴席愈更潔其服而進予每舉此以戒吾家子孫

孝友

司馬溫公作迂說其一章云迂叟之事君無他長能勿欺而已其事親亦然此天下名言也世人事親未有能免於欺者何者雖授教言面從而不行欺也已有過失隱蔽使不聞欺也有懷於中避就不

敢盡言欺也佯爲美觀之事未必出於情欺也趙中丞無愧喪毋父多侍妾每抱其父足以寢不敢去跬步設心如此其誰曰不然而或者父毋年高夜率三起扣寢戶問安至增損衣衾以時其寒溫親反厭煩不得安若是者以爲情可乎汝曹願爲無愧不願爲或者古之人以立身揚名爲孝而口體之奉不預焉推此非特爲天下孝子亦當爲天下忠臣也兄弟輯睦最是門戶久長之道近世兄弟間失和氣事雖不一然其大有二溺愛妻妾之私以口語相謀校財貨之入以爭奪相傾不可不

預知而早戒也吾恨平生無兄弟不得以所有示汝等然許章二姑氏則汝等親聞之矣少所指謫惟二姑氏未嫁榮國太夫人追念不已吾思無以得其意矜免喪家無餘貲爲汝陽守假貸於陳州蔡寬夫待即得三十許緡而吾汝陽俸入月給外銖寸儲積汝毋盡廂篋所有供留伏臘衣衾其餘一金不以自有如是數月併歸二婿奩具亦不至儉薄汝毋不幸至今二姑氏語之則出涕此豈可強爲而吾二十年間所以待二姑氏者如一日也自喪亂以來相率共居北山不惟榮國太夫人年

高二姑氏朝夕左右足以供養今汝兄弟五人能如我所以處二姑氏則吾門戶猶未艾也

陽明示子

王陽明示子正憲歌曰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鬬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凶類譬如果心猶蒂蒂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箴規類

握髮吐哺

史記周公輔政七年其子伯禽驕慢公訓之曰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於天下可謂貴矣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賓客恐遺天下賢士之談汝慎勿驕慢於四方君子也

客箴春申君

韓詩外傳客說春申君爲賦曰瓊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莫之喜荀子注閭娵古美女楚詞七諫謂閭娵爲醜惡一名明娵無鹽亦醜人齊王后

老萊規子思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不見齒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可事君

常樅遺教

常樅有疾老子問之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弟子乎樅曰過鄉里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爲其不忘故耶樅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爲其敬老耶樅曰是已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吾齒存乎曰亡舌存乎柔齒亡於剛樅曰是

巳天下之事盡矣

馬援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嗚呼富貴而不可復賤此言不可不勉思吾見往事人之富貴欲求復賤而不可得也多矣

孫登知稽康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劉獻之誨門弟

後魏劉獻之少好學尤精詩傳泛覩子史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少也又謂所親曰覩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何足惜時人有從之學者獻之曰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戸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其於立身之道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吾丘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嗚呼先達之人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慕之歎曰吾不如莊周樗散遠矣固以疾辭 出談藪

鄭伯調魏收

魏收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沮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月牀板爲之銳減而精力愈奮年二十七上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不遇老夫猶應走兎夫成德達材鄭伯有焉不則魏收失此生矣

文中子至言

芮城府君起家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焉文中子曰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内行之以恭守之以道予

見世有拔俗者清而多介直而多執先生之言至矣哉

賀敦刺舌

賀若弼父敦爲宇文護所忌臨刑謂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血出誡其慎口其後弼事隋竟不免以舌死然賀若弼之刺舌不及磨兆堅之緘口戒之哉

父老諷言

令狐綯父楚鎭東平綯侍以赴任嘗送親友郊外道中有父老似不知其令狐公也時方久旱綯因問

民間疾苦父老即陳以旱歎盜賊且起復曰而今却是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時也絢以其言前後相反詰之父老苔曰自某月不雨至於是月得非不破塊乎賦稅征迫販妻粥子不給繼以桌柘得非不鳴條乎絢即命駕掩耳而去

宰相施錢

乾符中有宰相自中書還第使人以布囊盛錢數千沿路施丐者於是貧乏相率羅列路隅所分既微漸不能普台鉉行李無復威儀時有朝士投牋諫之其略云方今兵寇互興民力凋救所望明公弼

成大化彌綸紀綱舉賢任能以光庶事俾萬物各得其理百姓日用不知損不急之官杜私門之請如此則刑清俗富天下自無窮人不宜專政廟堂厘行小惠昔子產以已車濟人於溱洧孟子謂不知為政惟明公察焉執政者覽書恚怒俄而巢寇陷京遂及于難

衲衣道人

唐有士人退朝詣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不懌而去他日謂友生曰公好毳褐夫何也吾不知其言適且覺其臭友生苔曰毳褐之夫豈甚銅乳銅乳之臭並肩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間曾不嫌耻乃譏予與山野有道之士遊乎南朝高人以蛙鳴勝鼓吹吾視毳褐愈于今之朱紫遠矣出唐世說

文正諫殺

慶曆中刼盜張海横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横行守臣不能戰守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聞高郵民疾

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小民之情得醵出物而免於殺掠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慍曰今方患法不舉予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眾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上意亦未知所定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

自保富公終不以爲然及富公自河北還國門不可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徬徨不能寢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韓公敬神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韓公每過佛寺神祠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爲佞乎韓公亦笑自是不爲

名臣奢儉

[illegible]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illegible]雪作留守錢文僖公惟演遣吏以厨傳歌妓

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遇諸公之厚如此王文康公瞻代錢爲留守御吏如束濕諸公俱不堪王訥其多出游責曰公等自比寇公何如寇公尚坐奢縱取禍貶死況其下者乎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寇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王年已高若爲之動卒薦永叔入館按歐陽歸田録云寇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見廁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爲戒此則永叔之正論而前日之對特借以譏王也出餘冬録

呂富好佛

呂晦叔爲中丞一日報在假館中諸公因問何事在假時劉貢父在坐忽大言今日必是一箇齋日蓋指晦叔好佛也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聞富彦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如何勸得彦國堯夫

曰今日已暮矣姑止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彦國招數客共飲堯夫在焉因問彦國曰主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臥內見之彦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卽出恐未是彦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讀霍光傳

張忠定公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冠準眞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幕下怪問之曰人千言而盡準一言而盡然名太早用太速不及學爾張冠衣袞也萊

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必恕雖貴不改也萊公
在此忠定任蜀還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
蓋以不學爲戒耳

呂正獻

正獻呂公嘗薦常夷甫秩後差改節呂對程伯淳有
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受人欺不可使好賢
之心少替

賞心亭詩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
有無名子題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嗟

嗷嗷相公惟有蝗蟲感恩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荆
公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
知其爲何人

安石吝過

曾子固初見神宗上問曰卿與王安石布衣之舊安
石何如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然吝所以
不及古人曰安石輕富貴非吝也對曰非此之謂
勇於有爲吝於改過上頷之

王平甫

王元澤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啟介
甫曰兄在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若雖疾
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常以倉法繩吏姦今乃
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門不行倉法耶

東坡戒李廌

李廌少時有好名急進之弊獻書公車者三多觸忌
罷然其志不已復多游巨公之門東坡嘗誨之曰
如子之才自當不沒要須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
門何必時曳裾也自是二三名卿與相知外八年
中未嘗一謁貴人有貴人使人諭殷勤欲相見又
冀入之賢可親然廌終守匹夫之志亦未敢自變

也嘗爲太史公言之公曰士人正當爾耳李文正
嘗曰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
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如子尚何求
名惟在養其高志爾廌以此言佩爲韋弦

馬糞諸王

蘇叔黨嘗讀南史東坡臥聽之因語叔黨曰王僧虔
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馬
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
糞土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趙則
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猫噬鸚鵡

宋楊甲有聲西川部使怒其不降意誣劾之趙衛公聞之亟白于廟堂曰譬之市猫于鄰將以咋鼠也至抉雕籠以噬鸚鵡可乎當國者問其故相與大笑櫝格不下蜀人相謡以排善類者爲猫噬鸚鵡

俞清老

山谷跋贈俞清老詩俞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無所不能喜事而多聞白頭不倦談諧戲矣則似優孟東方朔之爲人然資性辯急少不當其意使酒呵罵又似灌夫蓋寛饒以是忿温欲祝髮着

浮圖人衣曰免與俗子浮沉予曰公能少自寛俗子安能爲輕重去而與祝髮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沅江九肋鼈爾

荆公寓言

王荆公寓言詩一日言失於須臾百世不可除行失几席間惡名蒲八區百年養不足一日毁有餘諒彼耻不仁戒哉惟厥初此言可法

李似之十事

宋人雜録云忠簡貶時李似之侍郎(彌遜)書十事以贈一日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日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日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日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爲大事七日大者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日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日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日學必明心記問辨説皆餘事爾

王葆上秦檜書

王葆字彦光素爲秦益公器重和議既定梓宫及太后皆還彦光時主宗正寺簿上書於益公僅三百字其大意謂古宰相功業之盛無如伊尹周公究

其始終之言伊尹過周公遠矣方其相成湯輔太甲其功無與比當是時遂思復政於君而啟其告歸之意今咸有一德之書是也周公則不然夾輔成王坐致太平之功此時可以告老矣而卒不之魯故其後有四國流言之禍今欲爲伊尹乎欲爲周公乎惟閤下所擇益公得之頗喜既而彦光丁内艱服闋還舊職益公謂曰檜欲告老如何彦光日此事不當問之於某益公曰他人不能言以公有直氣故問之往時勸某去位保全功名今何故不言彦光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與疎擇其可任國

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蒼生之福盍公默然

脫歡戲語

孔某者元皇慶癸丑間爲江浙省掾史身軀短小僅與堂上公案相等凡呈置牘文必用低凳閣足令高脫歡丞相以先聖子孫且才學優長甚禮遇之時有詔許文正公從祀夫子廟庭公之子孫知政事惡孔風度不雅因小過叱之退丞相曰他祖公尚容得參政之父親坐參政反不容其子孫立耶許大慙 野史

朱彥瞻答狀元書

朱彥瞻以書答狀元留夢炎略云嘗聞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牆旣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讎者亦蒙恥含愧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扃鑰達引若避寇然予因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卽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鄉之害也其居日以廣隣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爲 山齊野記

陸文裕公表而出之載于停驂錄中

文襄服善

巡撫周文襄公初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儒學教諭朱晃叱皂隸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可也公從之入見後公召晃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繫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太倉開設衞學公奏保晃爲教授且語二衞武職云吾爲爾子弟得一良師甚隆重之晃字士[illegible]與人在崑庠時年考月試賞罰明信弟子多所作成至今論師道者必首稱之詳見葉文莊公水東日記

黎古岡詩

古岡黎先生名貞號秋坡　國初名儒嘗以非罪謫戍遼左同里馬某與焉旣先生宥回而馬獨不與馬之兄盛席以邀先生侑觴之妓皆絕色先生不往遺之以詩曰錦瑟銀箏白玉巵賞音元自有鍾期可憐孤雁長城外叫斷南雲總不知其兄得詩爲之墮淚而罷宴

楊文貞戒子

不畏三司千紙狀只怕鄉民三寸刀此楊文貞戒子語也此語可爲巨族藥石

諷諫割碑

潁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豐厚四面均焉其規制類顏魯公所書神道碑 國初州人侍郎某者營壽域欲割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阻難乃曲意懇之州守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王者况其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二有何不可侍郎喜出望外乃命工割之或問州守曰侍郎割尚書遂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者猶得中分耳侍郎聞之慚悔無地事遂寢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鐫碑陰鋸文朗朗而歆宜德間永嘉黃少保淮埜父鋸其半爲神道碑鋸且盡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欲鋸耳黃默然

慶成宴位書

朝廷盛禮慶成宴其一也而禮官多因侍遷就不協公論識者不能無議焉成化間泰和楊導叔簡爲尚寶卿有以六品七品位其上者叔簡貽書桒文公有曰慶成之宴非以酬講讀之勞榮有事也內左之序非以彰彈劾之能念駿奔也而果格之詖辰于告示亦愚矣賢士矣暗定之計形於手本豈非尊禮勢要乎以經筵爲講讀之官則符寶所司恭寶寮務况其間有翰林而任春坊者以給舍爲近侍之列則尚寶正官實非外屬又其間有正五品從七品之異乎不肖承乏近侍數載有餘每以司丞列於銀臺棘寺之亞今以正卿班於經筵給事之右豈有司倉卒所致而不加思乎叔簡以文莊素厚而必貽之書亦庶幾執禮者矣

俞珩詩諷

弘治初有俞珩鳴玉者以軍餘爲浙鎮守內官張慶掾史略知吟咏時金陵陳榮知仁和縣適虎爲害命獵人捕得之縉紳多爲詩歌冊帙以贈陳珩賦一聯云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去渡河夫珩雖庸蕪于官輕于譏刺然詩語諷而有規不可以人廢言也

崔銑止開河

崔公銑言吾鄉張御史士隆正德末在河東巡鹽書來與予言河東水道五日可至黃河欲疏開之予

以書亟止之議甚多大意謂今兩淮兩浙鹽利多爲權要所專以艫拽之便耳惟河東鹽以驢騾駝載權要不甚專利故今國家鹽利惟河東而已若開河以便艫拽將來河東鹽利亦不復爲國家有矣張得書即止且刻之石後巡鹽官欲開水道者皆以于言而輟

御聘牌坊

羅一峯訪吳康齋見起御聘牌坊乃謂其子云不必有此牌坊不見康齋而去此羅公高處康齋孔門之原憲也而亦有此乎使其見大則富貴貧賤處

之一等聲勢如鴻毛耳此康齋所未到也

貽遂庵書

給事中王昂疏論楊太宰一清王虎谷雲鳳貽書楊曰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邦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然介雖貶未幾而復其職中侍御史今王昂即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起陞在執事節端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毋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斥岳正坎坷終身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累也前輩彰

祿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累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貴極富可累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

張綵諫納饋

初張綵爲文選郎中每見瑾歎論瑾喜納之陞右僉都御史尋陞吏部左侍郎未幾劉宇入閣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今天下諸司官有饋送官禮物者非取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怨貽患所當知也瑾大開納遂禁察饋遺者適山東巡按御史胡節囬饋

未至瑾偵知之捕下錦衣獄擬死少監李宣侍郎張鸞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囬斂銀二萬饋于瑾瑾奏收其銀於承運庫李宣降長隨趙良降南京百戶張鸞以不知斂銀令致仕其餘因饋送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綵又言于瑾曰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事瑾遂逐去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減

庠士書刺

何吉陽遷故與黃州庠士某以學問友善吉陽巡撫江西過家其青衫來謁門者不即爲通因散步堂

上環視壁間懸軸其首則嚴分宜筆也遂索而刺書一絶曰椒山已死虹塘謫天下誰人是介翁今日華堂誦詩草始知公度却能容囑門者投之遽拂衣去吉陽得詩自慙亟遣追之舟去遠矣

鳳洲詩諫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鼓吹喧闐以迎一日有父執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父執曰近日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原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様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之黙然明日賓至門庭寂然夫此翁導之以正誠不愧父執而朝士勇于服善盖兩得之

詩嘲大書

十三道御史與六部各司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有欠謹厚者頗以言路自恃書名特大寸許一郎官厭之貽以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於事體無妨碍也恐文房費墨多諸司傳聞以爲談笑大書之風由是稍息或云郎官爲王兵侍偉

詩諫

東陽盧御史格字正夫著荷亭辨論多非朱子其友某（或云閣尚書瀟）見之寄以詩云桃花開遍玉樓春杜宇聲聲花外聞啼得血流唇舌破桃花依舊發精神譏其勞而無益也然盧公自任朱子之忠臣不以是詩爲病

勸爭詩

祝知府勸爭詩曰爭財何以鬧頻頻多寡原來只要均萬頃易求田地業千年難買弟兄心分金管鮑非同母讓國夷齊亦是人寄語崢崢高着眼好看富貴若浮雲羅狀元詩曰來過隔籬築過墻此情

莫我有何傷丰分用地能多少百歲兒孫要久長非是我呆因我讓到頭誰弱又誰強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

夏香諫尹

夏香字曼卿永興人也年十五縣長葛君會客飲宴時郡遭大旱香進諫曰昔殷湯遭旱以六事自責而雨澤澍成王悔過偃禾復起自古先聖咸懼天異必思變服以濟民命今縣界天災獨甚未聞明達崇殷周之德飲宴獨歡百姓枯悴神祇有靈必不享也長即罷會身捐俸資以贍民饑

諸鑒類

大夫種得范蠡

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爲狂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泥朮之得蠡而悅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謂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霸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曆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于地戶子胥以是挾弓矢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彼爲彼我爲我乃入越越王嘗與言盡日乃去 越絕書

伯通善鑑

漢皐伯通所居之地有橋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廡下爲人舂後伯通察而異之舍於家皮日休詩云皐橋依舊綠楊中閭里尤存隱士風惟我到來居上館不知何處勝梁鴻

亂世姦雄

曹公少時見喬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而誰然君實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恨吾老不見君當以子孫相累

王通識房玄齡

房玄齡幼稱曰王通說其文謂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爲亂賊非輔帝者則爲儒師緯有大譽矣

杜懷恭

唐杜懷恭乃李勣婿伐高麗欲與偕行懷恭托故再三終于亡匿謂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勣聞之曰此杜郎疎放或有之乃止夫以懷恭疎放能知勣心英明如太宗顧謂勣可托孤而勣竟以一語衰唐祚是太宗托孤之明不如懷恭保身之智也

韋岫

唐丞相盧攜或云杞大中初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

不正呼攜爲彗蒂舌短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尚書岫加敬謂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以此卜之他日必爲大用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奬拔岫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率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氏諸季乎 北夢瑣言

盧懷慎

盧懷慎身爲上相家無擔石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革念明皇倦勤將有憸人乘間之患遺言薦宋璟諸賢以爲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之士矜眩目前以爲功必己出者能爾耶史以伴食說之

亦俗見耳

虞允文

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筴之策忠烈義勇爲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爲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丘文莊公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難周瑜王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爲掎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

呂温

初李紳赴薦常以古風求知呂温温謂員外郎齊照

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飡粒粒皆辛苦出雲溪友議

薛季昶

左相陳希烈初進士及第曾與人製碑文其人則天時破家因搜家資見碑文以爲與反者通所司便以枷杖送陳於府見河南尹薛季昶陳神色無惧自辯其事百餘言薛尹觀而許之便引上廳謂之曰公當位極台鉉老夫當以子孫見託耳後陳位

界公丞相出定命録

韋宙識劉謙

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女妻之其子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諷諸幙寮請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巖隱爲廣帥巖嗣之乖有嶺表四府之地自建號曰漢改名龑在位二紀而終丁之鑑非謬也

曹彬識量

建隆中曹彬潘美統王師平江南二將皆知兵善戰曹之識慮尤遠潘所不逮城既破國主李煜白衫紗帽先見潘設拜潘荅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附語曰介胄在身不敢拜禮不及荅識者善其得體二公先登舟召煜飲茶舟前設一獨木脚道煜畏之國主儀衛甚盛至是獨登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翼而登焉既一啜曹謂李歸辦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來曉如期而赴始潘惑之曰詎可放歸曹云適來獨木板尚不能進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焉能耻死衆方服其識量

曹瑋料元昊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曙爲三司副使決河北囚徒至定州瑋謂曙曰君相甚貴當爲樞密使然吾昔爲秦州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貨易於邊課所獲多少爲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爲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綵輕浮之物適足以驕惰吾民今又欲以此戮人茶綵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戮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若德明死此子必爲中國患其當君之爲樞密時乎盍自今舉兵請

邊事曙雖受教蓋亦未必信也其後曙與張觀陳執中在樞府元昊反楊義上書論土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皆罷之曙之孫爲予由壻故知之

蘇明允

蘇明允最早識王介甫當嘉祐初介甫名始盛交友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勸蘇明允與之遊而介甫亦願交明允明允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毋死士大夫皆吊明允獨不往作辯奸一篇以譏之

唐公遠識

待制唐公爾雅有遠識先與丁晉公同舉進士極相善居水櫃街與晉公宅相對一日朝廷自金陵召晉公將大用唐遂徙居州北避之虞部員外郎李畋往詰其由唐曰謂入即大拜權勢日隆若數與往還事涉依附或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耳朞歲晉公出嶺外李復謁唐曰果然蓋丁之才術乃李贊皇之流任智而鮮仁若太祖朝以趙中令居其上則丁之位不危矣朝士莫不服唐之遠識

兵有鑒識

[illegible]書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

徹一遍卽再三咨嗟嘆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嘆操南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陳了翁

蔡京與陳了翁有筆研之舊了翁深疾之嘗入朝同立班上御殿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不瞬謂同省曰此公真大貴人也或曰公明

亦其貴胡不必貶而議論之間不恕何耶了翁誦
社詩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此人得志乃
國家之大賊天下之大蜮遂以急速公事疏京背
逆姦詐十事

司帑遠慮

楊王沂中閒居郊行遇一相押字者相者以筆札進
王拒之但以所執杖書地上作一畫相者再拜曰
閣下何爲微行至此宜自愛重王愕然詰其所以
相者拜曰土上一畫乃王字也王笑批緡錢五百
萬仍用常所押字命相者翊日詣司帑司帑持券

熟視曰你何人乃敢作我王尉押來賺物吾當執
汝詣有司問罪相者具言本末至聲色與動王聽
王之司謁與司帑同合金五千緡與之相者持金
大慟痛罵司帑而去乃因無押支用乘間白王前
日批與相者五百萬緡有之乎王曰是司帑進曰
某以非恩王押寧拒之衆人打合五千與之矣王
驚曰汝何故曰不可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胡
說增添則王之謗厚矣且恩王已開王社何所復
用相王起而撫其背曰爾說得是就以予相者幾
百萬旌之

魏公見幕官

魏公在永興一日有一幕官來參公一見熟視蹙然
不樂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乘間問幕官者公
初不識之胡然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額上有塊
隱起必是禮拜當非佳士恁地人緩急怎生倚仗

冢宰虛心

奉化應方伯履平洪武間進士任福建德化知縣三
年考滿吏部試論一篇文雖優而貌頗侏儒不得
列乃題詩部門之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髭
鬚又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漿得硬綳綳末

不書名閽者以此呈冢宰冢宰曰此必應知縣也
取其文覽之果優次日奏陞考功郎中歷官雲南
左布政使夫一詩之感動於人而冢宰能虛心從
善良有可錄者矣

劉基論相

上欲去中書李丞相善長問與誠意伯劉基曰朕欲
易相誰可劉基曰宰相猶人家棟柱未毀壞不宜
易之非得大木不可輕易也上曰楊憲何如曰憲
有相才無相量曰汪廣洋何如曰廣洋儒不任事
曰胡惟庸何如曰此子若用必敗轅破犁曰然則

無如卿矣曰臣老且性剛不堪作相上乃竟相胡惟庸庸然其言投毒藥陰攻之七日而斃其事稍露上問汪廣洋廣洋不以正對依違而已後惟庸養死士數百占蘇松常鎮民田之半上惡其專權益思基言收付詔獄于是盡得其不軌之謀戮之誅其黨前後共六萬餘人分中書爲六部以散其權賜汪廣洋死

佯醉露金

洪武中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内　上以黄金二錠寘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

鞾中佯醉脱鞾露金閽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關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邪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　上不以相試衆乃服

胡儼識石首

石首楊先生初入試得首選胡儼批其文曰初學小子當退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堦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不效公孫之阿曲人以胡儼爲知人後儼歷官祭酒先生已在禁垣旣而儼以病免　仁宗朝先生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自任而不辭士論兩高之

張紘知人

楊文貞公初以明經徵入翰林任編纂未幾有　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紘讀文貞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也以爲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文貞由是著名後果大用知人之鑑張公有焉

詩定人品

泰和隱士劉伯川善人倫楊士奇與陳孟潔年皆十四五以故人子見伯川留之坐是日雪霽酒酣伯

川命二子各賦一詩以見志孟潔賦詩云十年勤苦事雞窗有志青雲自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卽景賦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蹹瓊瑶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止博得紅樓一看耶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奇曰好耐寒必將遠到勉之惜予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登第爲庶吉士以不檢去而士奇官至少師遭逢之盛　本朝莫及前輩于二十八字間遂能定人品之高下裴行儉不是過也

黜士訴冤

天順初有歐御史考選學校士去留多不公富室子第俱黜者咸以賄免吾崑鄭進士文康篤論士也常誦一被黜生詩篇末云王嬙本是傾城色愛惜黃金自悞身事可知矣時有被黜者相率嗚訴于巡撫李公秉公不爲理未幾李得代順德崔公恭繼之諸生復往訴公一一親試之取其可者檄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登進士第者二公一以鎮靜爲務一以伸理爲心似皆有見若其孰爲得失必有能辨之者

王文端知人

泰和王文端公直爲大冢宰時中官蕭某往來門下一日退堂蕭偶至南陽李文達公賢爲正郎適入白事公令蕭其見之乃復謂蕭曰此人異日必爲大器次見已難矣蕭不以爲意公甍後李公繼爲少宰遂入閣爲首相蕭始追憶公知人之明

王翺識鑒

鹽山王公翺精識鑒爲冢宰時淮安葉進士淇在吏部辦事差回以良醞二罌餽公門吏受之次日公謂葉曰子在部辦事以酒餽我或不知者疑中有物將何以解我已命人取至子當領回葉退公呼葉至後堂曰觀子姿儀後日亦至我位乃命吏開罌注酒與葉互飲飲畢方退後淇果至戶部尚書

一日大選黜人畢顧二侍郎曰無一人束花帶者二侍郎不以爲然公乃令爲常帶閣十花帶閣一命十人聚拈無一人得花帶閣者選後皆如公言二侍郎始嘆服

王端毅

內江鄒公智謁端毅王公語蟬連不已鄒出公笑謂左右曰佳士然非享福器後鄒果以直言貶死

宰相畜心人物

東里楊先生常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佳句默識其名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投謁東里問崑山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東里云士尚不知邪永年慚愧赧然而退及還任方求昉識之未幾有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永年乃以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卒於官前輩畜心人物如此嗚呼昉何幸而生於斯時今之文士又何不幸而不生於斯時宰相之賢否士習之盛衰於是乎可知

王瓊料[illegible]

王家宰現在本兵時人或告以宸濠謀逆者王謂不足慮聞者竊笑及濠變王謂司屬曰焉有穿草鞋饑子能耶天下若輩試觀其能越鄱湖岸一步否且替筆以 太宗爲何如人起事將有韃兵三萬尚爾云云宸濠能比耶次日會議王布置各路軍馬委曲周悉皆信筆具稿且撫案曰此皆無所用大功必王守仁成之此時料守仁或已擒濠矣卒如所言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六 終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七

海右朋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禍戾類

時苗

漢時苗爲壽春令謁治中蔣濟濟醉不見歸刻木人書酒徒蔣濟以弓矢射之牧長聞之不能制 出獨異志

虞翻

虞仲翔性疏直數有酒失孫權嘗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容賢畜衆海内望風何故一朝棄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于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彼由是得免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乎權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自恨疏節骨體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無一人知己者

李嶠

李嶠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肥鮮綺羅憎人食肉衣錦性好内嬖憎人畜聲色

皇甫湜

唐皇甫湜爲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復褊急分務東洛值伊瀍歲歉淹滯不遷省俸甚微困悴且甚嘗因積雪門無行跡庖突不烟裴度時保釐洛宅以美詞厚幣辟爲留守府從事湜簡率少禮度亦優容之先是度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于集賢私第度信浮圖教念殺戮者衆恐貽其殃因捨所得再修

福先佛寺備極壯麗就有日矣將致書于白居易請爲碑湜在座發怒曰近捨湜而遠徵白湜請長揖而退賓客無不驚慄度婉詞謝之曰初不敢仰煩長者慮爲大手筆見拒今既爾是所願也湜怒稍解則請斗酒而歸至家獨飲其半乘醉揮毫其文立就又明日潔本以獻文思古謇字復怪僻度尋繹久之不能分其句讀畢歎曰木玄虛郭景純江海之流因以寶車名馬繒綵器玩約千餘緡置書遣小將就第酬之湜省書大怒擲書于地謂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曾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爲此碑蓋受恩深厚耳其碑約三千字一字三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小校既恐且怒歸具告之僚屬列校咸扼腕憤悱思臠其肉度聞笑曰真奇才也立依數酬之自居守府正郎里第輦負相望洛人聚觀比之雍絳汎舟之役湜領受之無媿色而褊急之性獨異于人嘗爲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奴僕暨里中小兒輩箕斂蜂巢購以善價俄頃山聚于庭則命碎于砧几爛于杵臼絞取津液以酬其痛又嘗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小誤詬詈且躍

手杖不及則嚙腕血流其性褊急皆若此出闕史

喏樣

李佑晋臣初在河朔守官監司怒其喏不平正高低不等對衆責之翌日請見遂極粗武監司愈怒欲責之問佑供狀乃云高來不可低來不可乞指揮明降喏樣一個盖用俚言也

倪元鎮

倪元鎮脩潔不能容物嘗寓其姻鄒氏家鄒塾師陳子章有婿曰金宣伯一日來訪元鎮聞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顏貌麁率大怒掌其頰宣伯媿忿

不見主人而去鄒出頗恠之元鎮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吾斥去之矣

秦廷善

皇明秦廷善常熟故族也由舉人爲知縣而性憨恠人多笑之嘗閱史至不平事必拊案切齒一日觀秦檜殺岳飛大怒且罵且拍案妻勸之曰家惟十几已碎其八矣柰何復爾廷善乘忿叱妻曰不良婦汝與秦檜通奸不然何相爲至此痛撻之乃已

汰侈類

郭氏巨富

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數百人以黄金爲器工冶之聲震于鄉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于其上以秤量珠玉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穕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俚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月晝星富無匹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有瓊樹金穴况小心畏愼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嘗干世事爲一時之智

壺中景

后崇初上就苔薛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曰壺中之景不過如是 明系偶記

一食萬錢

何曾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曾子邵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任愷諭之一食萬錢事見三人傳中今人但知食萬錢爲曾事耳曾食日萬邵二萬愷乃一食一萬窮極滋味愷又出曾上古所謂饕餮氏豈復過斯人歟

河間王琛

河間王琛駿馬千餘匹以銀爲槽窓戶之上玉鳳銜

鈴金龍吐旆

快牛

陳顯達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瞿曇白鼻後皆集陳氏家

高陽王雍

後魏高陽王雍性奢豪貴食珍羞自奉養一食必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珍羞方丈于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

殺奴蒸妾

隋末深州諸葛昂性豪俠渤海高瓚聞而造之爲設鷄肫而已瓚小其用明日大設屈昂數十人烹猪羊等長八尺盤作酒盌行巡自爲金剛舞以送之昂至後日屈瓚客數百人大設車行酒馬行炙挫碓斬膾磑轢蒜韲唱夜叉歌獅子舞瓚明日殺一奴子十餘歲呈其頭顱手足座客皆攫喉而吐之昂後日報設先令愛妾行酒妾無故笑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綾羅遂擘脇肉以啖瓚諸客掩目昂于奶房間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瓚羞之夜遁去昂後遭離亂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縛于椽上炙殺之

移春檻

唐楊國忠子弟毎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于檻中以板爲底以木爲輪使人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在目前便即歡賞因目之爲移春檻

肉障鳳炭

楊國忠于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風盖籍人之氣相煖故謂之肉障又以炭屑用蜜捏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燃于爐中又先以白檀木鋪于爐底餘灰不令雜

百枝燈樹

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八十尺竪之高山上元夜點之百里皆見光明奪月

凉犍

房壽六月召客坐穅竹簟憑狐文几編香藤爲俎刳椰子爲杯擣蓮花製碧芳酒調羊酪造含風鮓皆凉物也

燭圍

韋陟家宴毎使婢執一燭四面行立呼爲燭圍　長安後記

郇公厨

韋陟厨中飲食之品香美錯雜人入于中多飽飫而歸語人曰人欲不飦筋骨舒負緣須入郇公厨陟嘗有疾房尚書琯使子弟問之延入卧内行歩悉藉茵毯房氏子𮉳而登階侍婢皆笑之舉朝以爲韋氏貴盛房氏清儉俱爲美談　出國史補

芋魁遭遇

李華燒三城絕品炭以龍腦裹芋魁煨之擊爐曰芋魁遭遇矣　[illegible]

德裕奢侈

李德裕奢侈毎食一盃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寳

貝雄黃硃砂炰汁爲之過三煎即去其滓

豪士煉炭

唐乾符中有豪士承襲勲廕錦衣玉食極口腹之欲甞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飲先燒令熟謂之煉炭方可入炊不然猶有烟氣難飡及大冦先陷瀍洛財産漂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竄潛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退徒步往河橋道中小店買脫粟餅于土杯貯食自覺美于粱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炊慙恧無對

段相踏金蓮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貧窶常患口食不給毎聽寺齋鐘動輒詣謁飡爲寺僧所厭自此乃𠔏後扣鐘冀其晚届而不逮食也後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僧寺云曾遇闍黎飯後鐘蓋爲此也冨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鄒鳳熾

西京懷徳坊南門之東有冨商鄒鳳熾肩高背曲有似駱駝時人號爲鄒駱駝其家巨冨金寶不可勝計常與朝貴遊邸店園宅遍滿海内四方物盡爲所收寳玉之屬有不是過也其家男女婢僕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時驚異甞因嫁女邀諸朝士往臨禮席賔客數千夜擬供帳備極華麗及女郎將出侍婢圍遶綺羅珠翠垂釵曳履尤艶麗者至數百人衆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婦又甞謁見高宗請市終南山中樹估絹一匹自云山樹雖盡臣絹未竭事雖不行爲天下所誦後犯事流瓜州會赦還及卒子孫窮匱

燈燭氣

宋時江南平大將獲李後主寵姬見燈輒閉目云烟

氣易以蠟燭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甞點燭邪云宮中本閣毎至夜則懸大珠光照一室如日中觀此則李氏之豪侈可知

錦帳嫁女

王介甫以次女適蔡卞吳國夫人吳氏驟貴又愛此女乃以天下錦爲帳未成禮而華侈之聲已聞于外神宗一日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甬愕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捨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爲佛帳明日再對惶懼謝罪而已

軟秀天街

朝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散從燦如圖
畫京師人嘆曰好一條軟秀天街近日士大夫騎
吏繁華者亦號半里橋

僧遺飯粒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溝中取流
出雪色飯顆漉出洗淨晒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囷
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絶食此僧即用所囷之米復
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頼之無飢

螢囊

沈存中清夜錄云丁朱崖敗有司籍其家有絳紗數

十大如燭籠而無跗無拖不知何用其家曰螢囊
囊也詳其此制有火之用無火之熱亦已巧矣然
隋煬帝已常爲之曰大爲之囊照耀山谷丁氏之
囊蓋具躰而微者耳

擁帳

王黼居相位當全盛時又寵幸故極富貴于寢室置
一榻以金石爲屏翠綺爲帳圍以小榻數十擇美
姝處之名曰擁帳後事變于道戮之身首異處人
生富貴可保終身享用乎

蔡京焚香

吳行正仲云渠爲從官與數同列往見蔡京坐于後
閣京諭女童使焚香久之不至坐客皆竊怪之已
而報云香滿蔡始捲簾則見香氣自他室而出藹
若雲霧濛濛坐客幾不相睹而無烟火之烈既歸
衣冠芬馥非數十兩不能如是之濃也

縷葱絲妾

有士夫于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厨中人一
日命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厨中人何
爲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曾
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妾之作誌銘者無疑援

此事以辭曰某于益公之門乃包子厨中縷葱絲
者也豈能作包子哉

金鳳凰

周光禄諸妓掠鬢用鬱金油傅面用龍硝粉染衣以
沉香月終人賚金鳳凰一隻（傳芳記）

羔羊揮淚

孫皓以鐵床燔肉肥膏見火則油焰淋漓皓戲言曰
羔羊揮淚矣又云我以三千貫錢償鐵匠而得此
奉養豈不大過（方苑遂　金陵記）

七井

雲林異景志霍仙鳴別墅在龍門一室之中開七井皆以鋼鏤盤覆之夏月坐其上七井生涼不知暑

肉屏風

杜馴者為杭州別駕遇冬月則令魁肥婢妾駢立于前後自號曰肉屏風

松俗繁盛

松江不但文物之盛可與蘇州並稱雖富繁亦不減于蘇勝國時在青龍則有任水監家小蒸有曹雲西家下沙有瞿霆發家張堰有楊竹西家陶宅有陶與權家呂巷有呂璜溪家祥澤有張家千巷有侯家呂璜溪即開應奎文會者是也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為主考試畢鐵崖第甲乙一時文士畢至傾動三吳瞿氏即誌中所謂浙西園死之盛惟下沙瞿氏為最者是也曹雲西即所謂東吳富家唯松江曹雲西無錫倪雲林崑山顧玉山聲華文物可以並稱餘不得與其列者是也楊竹西即有不礙雲山樓者是也嘗見其像吳繹寫像倪雲林布景元時諸名勝題贊皆滿千巷侯家亦好古所藏甚富一日遭回祿其家有盈尺玉觀音白如凝脂乃三代物至寶也拾襲藏之樓上火熾主人至樓上取觀音為烟所蔽不得下抱觀音焚死于樓梯者是也張氏則有三味軒者是也想吾松昔日盛如此今則蕭索之甚較之蘇州蓋十不逮一矣

儉嗇類

衣食之儉

公羊春秋趙盾晉卿而食魚飧儉也戰國策孟嘗君上客食肉中客食魚王安石謂魚羹飯何處無之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年趙咨令東海雙[illegible]敝之二年不盡人衣食毋如是寧復有寒餓之[illegible]貪婁之恥乎

雨不假蓋

孔子將出于途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悋于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遂不假蓋

士孫奮鄧差

三輔決錄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性儉悋嘗宿客舍顧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孫景卿邪奮後為梁冀徵其家財下獄死廣五行記鄧差南郡臨沮人大富道逢賈人相對共食羅布殊品呼差

與焉差曰君遠行商賈勢不在豐何爲頊爾珍羞美食賈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爲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爾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自食動筋骸骨哽其喉而死

漢世老人

漢世老人家富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人或從之求丐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于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復囑云我傾家贍

君慎勿他說令相效而來老人餓死田宅沒官

陸納率素

晉陸納爲吳興太守至姑熟辭桓溫因問公酒可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閒曰外有微禮方之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受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有酒一斗鹿肉一柈客主驚愕納徐曰名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此事可爲奉己待賓之法今人飲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向口盖無幾堆盤累碟深杯大瓢秖以厭飫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作會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忍

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十日潞公有詩云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庾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既屢宜從簡爲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數公極得救獘之意又惜福養財吾故備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夏侯妓衣

梁夏侯亶爲九列家貧而好置樂妓無衣爲飾客至即令隔簾奏曲時人以簾爲夏侯妓衣　出獨異志

李崇

魏李崇為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吝惡衣粗食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崇家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十八聞者大笑出洛陽伽藍記

妄破軍粮

唐天寶中相州王叟者家鄴城富有財積粟至萬斛而夫妻儉嗇常食陳物纔以充腸庄宅尤廣客二百戶叟常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飧頗盛叟問汝有幾財而衣食過豐也此人云惟有本五千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有餘故衣食常得足耳叟

遂大悟歸語其妻發倉庫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為人所錄云何得妄破軍粮覺後數年夫妻並卒官軍圍安慶緒于相盡發其廪以供焉固無惟乎其然也而世有吝士大夫者尤不能忘情於是將無亦有物焉以司其守奪哉

斤麪瓶醋

唐夏侯處信為荆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食僕附耳語曰溲幾許麪信曰兩人一斤即可矣僕入久不出賓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溲訖信鳴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總燔作餅吾公餘退食之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沾餘瀝僕云醋盡信取瓶合于掌尚餘數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經手乃授直識者鄙之出朝野僉載

鄧祐

唐安南郡都護鄧祐韶州人也家巨富奴婢千人庄田綿亘口腹自供未嘗設客孫子將一鴨費用祐以擅破家貲鞭二十

鄭餘慶

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親朋官數人會皆驚朝僚以故相望重皆凌晨詣之至日高餘慶

方出閑話移時諸人皆枵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厨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為必蒸鵝鴨之類逡巡舁臺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碗蒸葫蘆一枚相國餐美諸人強進而罷出盧氏雜記

鄭澣

鄭澣以儉素自居尹河南日有從父昆弟之孫自覃懷來謁者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野束帶亦古澣之子弟僕御皆笑其疎質而澣獨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某為本邑以民禮相待思得承乏一尉

乃錫游鄉里也滃然之將去前一日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之滃大嗟怒謂曰皮與中何以異也予嘗病澆態詭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反樸敦厚風俗且憐子力田弊衣必能知艱于稼穡奈何嚻浮甚于五侯家綺紈乳臭兒耶因引手取所棄者盡食之遂揖歸賓闔賜五縑而遣之出闕史

南漢

南漢地狹力弱事例卑猥州縣時會寮屬不設席但分餽阿堵號為潤家錢

杜祁公

杜祁公語錄云公為相食于家惟一麵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黃庭堅文集云予謫處宜川半載官司謂予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于城南予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憒人不堪其憂予以為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何不堪其憂邪然則士當富貴之時丁患難之際恒思自反此生有定分焉可也

王曾韓億

宋王丞相沂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謁公相留云喫食了去餘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饗排饅頭饅頭時為盛饌也道山新聞韓忠獻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若谷同遊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尤敬待公每公至即令設豬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道山新聞令人以饅頭為粗食豬肉則齊人所恒用往往飫及僮奴官貴席上不以是稱口味也

查道惜福

查道以謹儉率己為龍圖閣待制每食必一器度不勝則不復下筯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之

張佖菜羹

宋太宗時張佖在史館家多食客上問卿何賓客之多每日聚說何事佖曰臣親舊多客都下貧乏糧臣累輕而俸有餘故常過臣啜止菜羹而已臣愧菲薄而更以為美故其來也不得而拒之一日上遣快行家人伺其食時直入佖方對客飯即于坐

上取一客之食以進果止糲飯菜羹𠕇皆粗坐閣罷上喜其不隱時號菜羹張似三子益之品之查之旨常爲郎官至今呼其所居曰張郎中巷

景咸鄙吝

田景咸性鄙吝所至聚歛爲務家財積累鉅萬未嘗輙有施與毎使命至惟設肉一品賓主共食之後罷鎮常忽忽不樂妻識其意引景咸徧閱囊儲景咸乃歡愍自釋在邢州日供奉官王班者奉使至郡景咸勸班酒曰王班請飲滿杯客遽白此使者姓名也景咸始悟曰何不素教我我謂王班是官銜爾聞者皆笑之

不動尊

宣武劉訓錢民也鑄鐵爲笄子其薄游妓朿叙奩劉子辯之姥曰郎君居家庫裡許多青銅叫做不動尊可惜爛了風流債抛撇去能幾何劉子云我父喚笄子作長生鐵況于錢乎彼日日燒香禱祝天地三光要錢生見絹生孫金銀千百億化身豈止不動尊而已爲人父者聞此可以少戒

報施類

慶封

慶封𣳾呉呉與之朱方富于其舊惠伯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之富謂之賞淫人之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左襄公八

豫讓

豫讓爲知伯報仇欲刺襄子伏于橋下爲襄子所得環之以兵讓願請其衣而擊之襄子脫附身之衣以與讓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衣盡出血曰今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 戰國策 史索隱

聶政

琴曲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所作也政父爲韓王冶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毋父何在毋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入泰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癘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見君對妾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曷爲泣乎即復入山中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後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

琴而歌于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王殺之自知當及毋即自犁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裂于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爲父報讎耶顧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爲父報讎知當及母乃自犁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哉乃抱政屍而哭絕行脈而死

饋馬備乏

杜林與馬伏波鄉里親厚伏波南方還時杜馬適死伏波令子持一匹馬遺杜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杜受之後數月遣子奉書曰將軍內[illegible]

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illegible]常有盈今送錢五萬伏波受之謂子弟曰人當以此爲法

胡商

晉胡商本長樂鄭梅之子其母婢也姓張氏婉麗善舞又善聲詩梅絕嬖之及梅死主母聞張妾有身妬之屢欲殺張張走之七岩山中其夜免乳生子商後二日主母之子使人共求張張懼急告求者曰子我兒棄之幸有舉之者毋令并死求者許諾張乃齧指血書帛棄兒山中其詞曰結髮事君子

隊籠克下陳君命既勒絕人疏將何親賤妾罪當殛兒子生不辰出腹甫再昔棄棺荆血𠫭一步一反顧五內爲摧崩鬬穀委楚澤后稷生寒冰天命倘不絕虎鳥或慈仁其後張氏爲其家所貴嫁爲會稽賈人婦是時七岩山中有老狐能變形爲麗人誑惑男子行于山中而見鄉者張氏所棄兒哀而乳之居四五歲建康人商景過之狐因託爲寡婦請寄所棄兒于景謂景曰尋藏兒帛書已託復故形而去景遂携入建康名之曰小乙月姓商氏教之讀書習京氏易公羊春秋既長每見帛書輒

晝夜哭不絕聲太和六年景爲桓温裨將所殺商涕泣曰嗟乎身親爲人長養而不與其雖是人頭而畜鳴耳我必爲報仇而死乃挾匕首僞爲言事者直入轅門刺殺之左右大亂復擊殺數人因自刺佯死夜從狗竇中出亡更名姓曰胡商亡命出關轉入河間而歌其帛書詩乞于市聞者無不垂淚流涕初其毋張氏從賈人之會稽傳數家至河間以歌舞得幸于富人吳翁商適過聞之大駭召見問之具言其故因出帛書其母持之而泣商亦伏地泣幾不自勝一市皆感道與毋自言翁始歎

歸闕中比至先毋之子相繼死歿惟孤兒留孫始生淶辰商令妻哺養之與子等曰柰何絕先毋嗣後至七岩山中求老狐不得于是環七岩山而拜之竟以胡爲姓以致報德之意每伏臘并祀老狐

商景

顧榮

顧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及趙王倫篡位以榮爲[illegible]史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督卒救之得免

王褒嵇紹

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鯀之罪足以死舜狥天下之公議以誅之故禹不敢怨而終治水之功以蓋父之愆魏王褒嵇紹其父死皆非命褒之父儀爲司馬昭安東司馬因諍言受害褒終身不西嚮而坐紹之父康以魏臣鍾會讚之于昭昭方謀篡魏忌之以故及誅紹乃仕于晉武之世至爲惠帝盡節而死紹之事親視王褒遠矣溫公通鑑猶取其蕩陰之忠蓋不足道也此洪容齋之論也予謂紹之失不在死惠之日而在事晉之日既仕爲臣無不死之義矣以此責稽紹乃心服

劉三復

劉三復以文章見知于李德裕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礙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敕賜及第登廟廊上表雪德裕冤以朱崖神櫬歸葬洛中報其先恩也

北夢瑣言　語林

宋祖報王彥超

宋太祖微時嘗遊鳳翔從王彥超彥超遺十千遣之後即位悉徵藩侯入覲宴苑中縱酒爲樂諸帥競論疇昔功勳惟彥超獨言久忝藩寄無功能可紀願納符節入備宿衛上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後從容語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對曰蹄涔之水安可延容神龍萬一留止又豈有今日之事帝王受命非細事也上益喜曰當復遣卿還鎮正以爲報餘諸帥悉歸班

溫公論報施

司馬溫公曰受人之恩而忘之者其爲子必不孝爲臣必不忠古人有一飯必報者矣東漢[illegible]辟舉采

嘗與由曹掾而升王朝者往往爲故主解官奔喪治冢廬墓下逮魏吉黃瓊又伏法違科之死辭恤論者以爲惠怨太明報施過當不知士當爲知已者死報而厚焉匪過也祓其私恩且不負恩莫大于君父肯背之乎此東漢所以多伏節死義之臣也噫後有受人之恩非惟弗之報又從而排之者其人品之高下視此何如哉此操戈入室之徒爲人道所不齒也

異類知恩

宋太宗崩有馴犬號呼不食遣送陵所徽宗北狩四太子請王婉容爲粘罕子婦上遣之曰好事新主及行大哭曰何忍以一身事兩主就輿中以佩刀自刎太子曰南宋大臣未有如此者擇地葬之立碑曰貞婦冢錢唐僧惠勤從歐公游及公卒每對人言未嘗不流涕愚謂婉容妾婦也僧夷教也犬畜類也而有德性焉今忘恩背義之人如趙憬之負陸宣公白敏中之負李衛公張洎之負寇萊公温仲舒之負李文穆蔣之奇之負歐陽公呂惠卿之負王荆公所謂未乾爲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曾此婦此僧此犬之不若翟公所以大書其門

王公一飯必償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于冀城適人飯錢執而入縣石務均之父爲縣吏爲償人飯錢館之於其家而其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至是事敗文潞公爲縣捕之急往投王王已爲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錠銀至縣葬務均之母事少解尋而王爲參知政事奏務均教練使務均亦攻行自修以此知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也

孔公報德

侍郎長洲孔公鏞字韶文爲諸生時家赤貧至饔飧不給每詣學則買二餅充飢五聖閣有道媪見其旦晚經門一日迎入問故公以實告媪心憐之謂曰吾家晝則有絲夜則有燈秀才肯僑居此乎公從之遂得肆志于學後舉進士歸媪已卒公斬衰冠送葬焉嗟乎是媪之濟孔公也恩于漂母矣淮陰贈生義重千金韶文事死禮齊喪兆古今英雄報德之峇固如是夫

岳正報復

丁丑承天門災岳編修正草罪已詔曹石言奸邪蒙蔽不謂我曹抑謂徐有貞乎諸干 上上命杖岳一百謫戍肅州室廬財産盡賜指揮季鐸鐸得旨自往篋岳門檢括淨盡家人出門一一搜檢苛辱特甚無幾 上宥岳還適鐸得罪 上曰季鐸家産盡是岳正物可悉取還之岳亦往據鐸門搜括如鐸以復昔怨初岳爲儒臣貴無幾何鐸素積不貲皆歸于岳岳復加厲凡鐸婦女出門亦加漢索猶極醜辱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七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八

海右閔氏王圻纂集

人事門

稱謂類

名原

燧人始稱皇少昊始稱帝禹始稱王商人始稱天子周穆王始稱堯爲皇帝孔子始稱王爲天下漢人始稱天子爲官家司馬遷始稱天子爲上晋人始稱天子爲大家

戰國之時貴賤通稱皆曰足下秦漢始稱天子爲陛下太子諸王爲殿下將爲麾下使爲節下公卿牧守爲閤下父母爲膝下師傅爲講下婦人爲簾下惟比肩稱足下

古者有國稱君卿大夫士稱子見于紀傳歷歷可考後乃或有其德或有其位者通以君子稱之益自虞書已有君子小人之說矣漢稱太守曰使君曰府君曰明府君韓延壽龔遂孫寶劉寵傳及虞翻說豫章太守華歆歷可參質後乃以守令一體併稱令曰明府至唐用以稱縣令見于唐詩者可知也

續名原

天子曰縣官太子曰副主懦弱曰孱主王侯孫曰内外公孫苗裔曰苗緒近戚曰除臣家臣曰家丞陪臣曰陪僕主事之臣曰尸臣王家騶騎曰官騎宦者爲騎曰宦騎童奴爲騎曰童騎門卒曰門士主典欠負曰典負佐收鄉賦曰鄉佐工作曰工徒司保信曰保役塗墍曰獀人船長曰栂人市儈曰大駔父老曰路叟兒豎曰游童除草曰芸夫新學後進曰小生生徒曰學徒耆宿曰名宿郡吏謂太守曰明府州中等曰中家望族曰姓族高姓曰右姓大

家豪右曰大人毋亦曰大人嫗亦曰大人微細曰孤生平民曰齊民曰編珉曰編人曰萌庶曰萌隸權要子曰長者家兒庶人家子曰家人子曰邑子子賓客曰子客門客曰門賓客卒至曰急客傭奴曰客傭侍者曰小史亦曰從奴知家事者曰監奴霍光幸馮子都梁冀愛秦宮皆是也官奴青幘給事殿中曰盧兒官婢侍史生兒曰弄兒宗屬曰宗家外家曰外屬家屬曰累重稱十年以長者曰老兄遠祖爲相曰宗哀伯父曰世父兄弟曰同産曰同生見在子曰留子支子曰支庶賤子曰庶孽不肖曰輕薄子曰無狀子呼人子曰郎子庶孫曰孽孫鼂後孫曰末孫玄孫子曰耳孫婿爲半子曰子婿贅婿曰贅子姊女婿曰姨婿同門婿曰友婿

兩婿相謂曰親婭列侯母曰太夫人老母曰阿負男子爲大夫曰命夫妻曰命婦已所生女曰息女妾母曰媵母兄弟妻相謂曰娣姒曰妯娌娶婦無嗣曰天閹賤婦曰僮婦相衣服袵席事曰傳婢傅母曰阿保乳母曰阿母傭工曰客作不肖曰奴才婢妾年高曰房老又曰房長被贓没入官爲奴曰臧獲内外皆毁形骸尚存曰浮屠僧有妻

曰梵嫂

僧蓋曰化蓋劉備自顧見耳曰大耳兒公孫述起成都曰成家叔孫通曰稷嗣君孔霸爲帝師曰襃成君張湛常乘白馬見帝曰白馬生又以其所居侯舍曰中東門君封君達有方術曰青牛師鮑德爲南陽守曰神父荀淑爲朗陵相曰神君張堪年十六志美行厲曰聖童任延亦曰聖童宣秉節約曰宣巨公江革曰江巨孝張霸孝讓曰張曾子孔祇爲鄭玄特立一鄉曰鄭君鄉表其門曰通德門玄之子益恩有遺腹子以手文似巳曰小同耿弇況

之長子曰大耿陳寔與子元方季方曰三君周澤
字穉都堪字子稺行類于澤曰二稺段紀明皇甫
威明張然明曰凉州三明許邵與兄虔皆知名汝
南人曰平輿二龍宣帝時馮楊有八子皆二千石
曰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曰萬
石嚴嫗秦彭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三輔曰萬秦
氏張公超所居城市曰公超市裴潛二子長曰東
眷次曰西眷長子曾孫曰中眷夏侯建受書于勝
曰小夏侯勝曰大夏侯周續之通五經五緯曰十
經陶季直曰聘君宗元卿曰宗曾子何點曰大山

何胤曰小山與胤兄求曰何氏三高

稱人曰君

秦漢時人自稱猶曰臣天子呼公卿亦曰君後則不
然惟對君則稱臣然今之人呼它人猶曰君者以
君之稱加於人非不恭也今世人見稱公則以爲
重已稱君則以爲輕已不知何謂

僕馬走

古人有曰僕馬走者稱謙損也夫自況曰僕非不卑
也稱人曰君又稱人云足下非不恭也常觀唐賢
如韓退之凡與人書遇尊者則曰閣下與在下者
多云某君足下而又稱曰僕以退之才識宜所言
不苟者豈習俗之變不能易耶

君卿郎

君有君國卿有卿列郎有郎曹夫稱人曰君曰卿曰
郎者皆所以貴美之也曰平原曰商於漢碑曰府
君東坡曰何止容君數百人用周顗故事指王茂
弘之流也王子猷愛竹目爲此君尊尚之無可疑
至於卿則有不同曰荀卿曰虞卿杜少陵指花將
而卿之曰人道花卿絕世無似乎溢美及鄭善果
謂陳景云中丞柰何卿五郎乃知卿亦可重而亦

可輕也然宋璟復鄭之語曰爾非張家奴何郎之
有嘗攷武承嗣諂二張呼爲五郎安祿山畏林甫
呼爲十郎王鉷畏王珙呼爲七郎宦者不敢名李
輔國呼爲五郎是承嗣輩奴事於人而稱之明矣
似呼郎甚尊足爲美名然少陵詩中有送蘇四郎
答鄭十七郎例以奴於人而郎稱之者論之不可
也予謂孫郎周郎潘郎沈郎等皆一世文人少年
勳業才名貴重人美以郎不然劉中山何自稱曰
前度劉郎乎自君卿郎之外又以行稱如高三十
五孟六歐陽九蘇二之稱又何耶今人若此必蒙

其語罵矣

高明

謂人爲明公閤下之類亦可謂之高明孔融傳李膺謂融曰高明必爲偉器又曰高明父祖與僕有舊恩明公亦可謂之仁公溫嶠書與陶侃爲仁公明府亦可謂之明庭張倫傳李篤謂毛欽曰欽雖好義明庭今日載半去矣賢相亦可謂之賢宰左雄傳論曰陳蕃楊秉世稱賢宰

先生

先生之稱見於經傳者不一然古人亦有止稱生者

如魯有兩生楚有韓生漢世則有賈生伏生董生歐陽生之類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即子亦男子之美稱如老子莊子荀列諸子即孔孟大聖大賢亦稱子後世不明其義以生與子爲賤薄之稱上下之間靡然諂諛尊之以先生則喜或以生子稱之則怫然矣士不通古一至於是又古人惟稱字毋論中古即孔門弟子得稱孔子爲仲尼子章縫時入黌校猶及見前輩膳堂諸友皆稱字今則廝卒隸役之輩皆有號何況青衿弱冠輒稱號字而加以翁老令人酸鼻汗顏

小名

周宇文護與母閻書曰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孝此乃對母自稱小名南齊武帝崩鬱林王即位明帝謀廢立右僕射王晏屢盡力助之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一旦贊人如此何以自立因勸之引決及晏拜驃騎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尤未晚也此乃對兄自稱小名畢景傳模府燕閒錄載蘇易簡初及第時與母書自稱岷岷亦小名也從伯父右司小名馬哥

在京師省祖母楚國夫人出上馬楚國偶有所問自後呼爲哥執事官聞之白伯父曰夫人請吏部盍此輩亦習聞之也今吳人子弟稍長便不欲人呼小名雖尊者亦以行第呼之風俗日薄如此

稱臣呼卿

古者稱臣蓋示謙卑已而上下通行不特稱于君上之前也如齊太子對醫者文摯云臣以死爭之號君見扁鵲曰寡臣幸甚呂公謂漢高祖曰臣少好相人高祖謝項羽曰臣戰河北將軍戰河南之類是也晉宋間彼此相呼爲卿自唐已來惟君上以

呼臣庶士大夫不復敢以相稱謂矣

稱萬歲

萬歲之稱不知起於何代自商周以前不復可攷呂氏春秋云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皆呼萬歲韓非子曰巫祝之祝人曰願君千秋萬歲萬歲之聲括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紀信乘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皆呼萬歲漢武帝登嵩高聞稱萬歲者三元帝

送許后入太子家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呼萬歲馮異傳趙臣將兵助異并送縑縠軍中皆呼萬歲馬援封侯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軍士皆伏呼萬歲吳王望曰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呼萬歲吳甘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是則慶賀之際上下通稱之初無禁制不知自何時始專為君上之祝也又按東漢臣下多呼萬歲馮魴既降羣盜赦其罪各返農桑皆稱萬歲耿恭於虜圍中拜井得泉以濟兵渴衆稱萬歲馬援曰今賴士大夫之力蒙被大恩紆佩青紫吏士皆稱萬

歲而為臣下者往往若此不以為僭此尤可也觀漢制中有故民吳仲山碑其銘中有子孫萬歲之語民猶稱萬歲胥吏可知鮮有非之者唯竇憲為將軍至長安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臣下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所避忌者惟此語在當時不無諱避但不至如後世之切耳

宗室稱謂

宋宗室凡南班環衛皆以皇伯叔侄加於銜上更不書姓雖袒免外親亦然熙寧中始有換授外官者

則去皇屬而加姓宣和中又并姓除之時以為非靖康中乃復舊制常衮集載李諒除秘書監詞云昔劉向父子代典文籍今之宗賢豈可避親再從叔正議大夫守光祿卿同正員嗣澤王諒幼嗣藩國夙彰忠孝蓋唐世非期親不加皇字雖出閤外任亦不著姓而以堂從載於銜上似為得也然本朝宗子皆複名而連字宗派服屬見而知之又漢唐以來所弗逮者

王偁紅蓮

廣泉之為王偁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偁書曰盛府元

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卬
今臺幙客多用紅蓮故事始此按齊衛將軍實預
朝政猶漢三公開府豈混常僚屬可比用之樞宰
掾則其類也不然則用於諸戎之幹官却無害

大人

大人世惟子稱父爲然若施之於他則衆駭笑之矣
今略舉經史子傳之所云以證易乾卦大人造也
謂君論語畏大人註卽聖人孟子大人者不失赤
子之心謂國君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大人正
己而物正皆謂輔臣養其大者爲大人大人弗爲

大人者言不必信亦通稱惟漢高祖云始大人以
臣爲亡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崔豹
云大人少有疾稱晋陳騫云大人大臣唐裴敬彝
云大人病痛皆呼其父而號愛叩頭曰衆大人議
則又名其叔張博云王遇大人益解范滂云惟大
人割不忍之恩恭謂其母唐柳宗元謂劉禹錫之
母亦曰無辭以白其大人計大人長老稱尊事之
也岑彭傳韓歆南陽大人註謂大家豪右高駢傳
女巫王奉光謂畢師鐸曰楊州災有大人死秦彥
曰非高公邪呼韓單于傳大人相繼久之後漢北
匈奴大人車利涿唐恭麻爲東部大人則夷狄亦
指尊長爲大人又北人恒呼子爲大人此尤異也
又且鞮侯單于謂漢天子我丈人行註云丈人尊
老之稱也故荊軻傳高漸離家丈人召使前擊筑
杜甫贈韋濟詩云丈人試靜聽而柳宗元呼妻父
楊詹事爲丈人毋獨孤氏爲丈毋故今時婿呼婦
翁亦然至呼父爲爹爹謂毋爲媽以兄爲哥則莫知
其義是爹字見於南史梁始興王憺云始興王人
之爹救人急於水火何時復來乳哺我注云方言
謂父爲爹爹乃音徒我切又與世人之遮之音異也

翁公兒郎等號

古人自以公稱者獨范蠡曰陶朱公人號之者晋諸
葛恢曰黑頭公宋沈慶之羣蠻號曰蒼頭公梁綰
曰百六公齊何楫曰小褚公後魏于粟磾曰黑稍
公古弼曰筆頭公北齊許惇曰長鬣公崔伯謙曰
白頭公後周韋瑱帝呼曰逍遙公唐李德裕稱牛
僧孺曰太牢公若翁號則漢田蚡駡竇嬰曰禿
翁北齊武成帝小字曰晃翁唐盧從愿帝稱曰多
田翁竇華人號曰囁嚅翁陸羽自稱曰桑苧翁杜
牧自號曰樊川翁本朝黃魯直自號涪翁張師雄

人嘲之曰客翁若郎號則晉桓冲小字曰買得郎
人稱者吳周瑜曰周郎晉謝道韞稱夫王凝之曰
王郎何晏曰何郎粉郎潘岳曰潘郎檀郎宋王僧
虔曰王郎齊江斅曰江郎劉顥父曰劉郎梁顧協
曰顧郎北齊盧師道曰盧郎袁聿修曰清郎後周
獨孤郎隋滕穆王曰楊郎宇文鼎曰宇文三郎唐
明皇曰三郎張昌宗曰六郎元結曰漫郎錢起曰
錢郎程元振曰十郎蕭俛曰蕭郎劉禹錫自稱曰
劉郎五季閩王審知曰白馬三郎皆郎稱也如晉
王敦曰可兒司馬高曰羅兒唐白居易妹曰龜兒

趙皆小字也後漢賈復稱其子曰大宛兒崔暹曰
癩兒人稱者漢東方朔曰偸兒金日磾盱羌兒
曹操呼孫策曰獅兒呂布呼先主曰大耳兒蜀譙
周曰長兒晉王衍呼裴邈曰白眼兒山濤稱王衍
曰寧馨兒後魏長孫業諸子曰錢小兒祖瑩曰聖
小兒唐楊儉蘇特曰黃面兒五季李鄴曰傻羅兒
李存信曰牧羊兒乃皆兒稱也以童得名則漢終
軍曰終童後漢杜安晉潘岳唐李百藥俱曰奇童
齊鬱林王曰顛童以奴得名晉桓嗣曰豹奴王濛
曰阿奴石崇曰齊奴潘岳曰檀奴陳任忠曰蠻奴

北齊孫騰曰僧奴亦皆小字也晉陸機人罵曰豹
奴明帝人號曰鮮卑奴李義符稱父武帝曰壽奴
後魏古弼帝稱曰筆頭奴唐顏杲卿罵安祿山曰
牧羊羯奴梅聖俞呼謝師直曰錦衣奴

檀郎

李商隱詩花街柳陌未成行今朝歌管屬檀郎李賀
詩云檀郎女眼歸何處

郎子

北史齊楊休之傳崔暹字子達幼而聰敏年數歲能
作五言詩暹將示朝士休之獨正言曰郎子聰明

方成偉器又慕顯傳有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相
好南史梁鄧元起母老乞歸時爲益州刺史以西
昌侯蕭藻代之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少年郎
子何不徒行用馬爲遂止

郎君

世說諸葛瑾爲豫州別駕詣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
與語速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相遇別駕喚出郎
君云文選應璩與茀炳書亦云外喜郎君譙下之
用璩嘗事其父寵故稱郎君也

行第之稱

前輩以行第稱多見之詩少陵稱謫仙爲李十二鄭虔爲鄭十八嚴武爲嚴八鄭賁爲鄭八蘇渙爲蘇四張建封爲張十二唐頒爲唐十五裴虬爲裴二李御爲李十一文公稱王涯爲王十李建爲李十一李程爲李二十崔立之爲崔二十六張署爲張十一張籍爲張十八李正封爲李二十八馮宿爲馮十七侯喜爲侯十一柳柳州稱韓文公爲韓十八劉禹錫謂元稹爲元九韋蘇州稱李澹爲李十九歐陽詹稱徐晦爲徐十八錢起稱李勣爲李四李勉爲李七嚴武高適俱稱少陵爲杜二樂天稱

劉大敦爲劉三十二李大略爲李二十二王質夫爲王十八崔元亮爲崔十八李義山稱杜勝爲杜二十七李潘爲李十七趙滂爲趙十五令狐綯爲令狐八高適稱張旭爲張九陳子昂稱王無競爲王二韋虛巳爲韋五趙貞固爲趙六李崇嗣爲李三儲光羲稱王維爲王十三皇甫冉稱柳柳州爲柳八鄭堪爲鄭三孟浩然稱張子容爲張八王摩詰稱韋穆爲韋十八山谷稱東坡爲蘇二后山稱少游爲秦七少游稱后山爲陳三山谷爲黄九亦有未知者不可枚舉

先子先君先人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爲父然不獨父也祖宗皆可如曾西稱曾參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爲先子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也則稱六世祖爲先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畜於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爲先君稱五世祖子襄爲先人也

足下

異苑曰介子推禄抱樹燒死文公拊樹哀嗟伐而製屐每懷其功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當

緣此爾史記戰國之士或上書時君或談說君前及相與論難多相稱足下蓋自七國相承至今也

小冠子夏

漢書杜欽杜鄴俱有大名於時兩人俱字子夏欽耿一目人呼盲子夏欽惡以盲字爲號自作一小冠戴之時皆呼爲小冠子夏

甲末

後漢杜根傳根爲桂陽太守幹事謙謹自稱甲末下官

通典曰宋孝武帝多猜忌諸國吏人于本國君不得

稱下官事在孝武建中年也本爲王國避臣之稱而今人或以自謂

稱呼通上下

父命得爲勑後漢樊重梭券諸子從勑是也父可以稱聖善楊修荅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上父毋壽可稱萬壽潘岳閑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屋之高嚴通謂之殿前漢霍光傳鴞鳴殿前樹上黄霸傳郡國上計長吏一輩先上殿是也白事丞相亦可謂之奏事魏相傳常飲奏事是也造謁人亦可謂之朝相如傳云臨卭令日往朝相如

是也人臣得言垂拱辭宣自言垂拱成家是也人臣得言端拱謝子言端拱笑咏謝鮑言端拱廟堂是也人臣得言諒闇山濤傳武帝詔云山太常雖居諒闇是也人臣得稱聖君賢君晉書擄一縣號曰聖君薛宣傳屬縣各得賢君是也孔平仲雜說

稱謂四反

今讀儀禮見古今稱謂有四反焉古六月而名今六歲而名一反也古冠而後字今未冠而號二反也古五十而加伯仲今早年而字伯仲三反也古死而尊之曰甫今生而稱之曰甫四反也古今相絕

郎一事猶然哉

俗言有出

今世俗言無用者曰不中用此出史記始皇聞盧生竊議云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此出漢武故事上嘗語栗姬怒弗肯應又罵上老狗上心嗛之未發也鄙人之膚微薄者曰小家子此出漢書霍光傳霍禹長史任宣謂禹曰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封侯然則雖里巷常談其所從來者遠矣

遺物稱餉

太宗將致櫻桃于酇公稱奉則尊言賜則卑問于虞世南對曰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稱餉從之史

近時別號

道號別稱古人間有之非所重也近世士大夫稱者固多其他雖農夫市村曲細未嘗無別號者而其所稱非庸淺則狂怪又重可笑蘭桂泉石之類此據彼占所謂一座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於不已噫愚矣哉至于近者則婦人亦有之又傳江西一令嘗訊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謂問之左右一

胥云守愚者其號耳則今之賊亦有別號矣

師稱滕下

朱晦菴與李延平書稟十八日離滕下則先生處亦可稱滕下公必有攷也

稱神主襲古式

前代稱祖父母爲王父王母歿稱皇考皇妣今世無官者神主稱府君皆襲古式而不知　本朝有禁也嘗見朱固菴教授題無官神主稱處士鄭介菴棐及菴作無封贈婦人墓誌稱碩人蓋處士本不可易稱必若嚴光徐稺之流可也今舍此則無以

順孝子之心孺人在古夫稱其婦之辭今既爲命婦封號則不可僭碩人既有出又無礙是可從也

古今稱類

古人稱呼簡質如足下之稱率施於尊貴者蓋不能自達因其足下執事之人以上達耳觀史遷敘秦漢時事可見矣後世遂定以天子稱陛下王稱殿下宰相稱閣下今平交相謂亦稱閣下聞人稱足下則不喜矣又如今人遇主事稱主政評事稱廷評之類此特換字耳何輕重耶至若給事中與古中黃門小黃門監察御史與古綉衣直指稍不同

今關稱給事中御史輒皆不喜大抵黃門綉衣隨俗稱呼猶可施之文章記載似不可也

稱謂字義

文王可以爲文君張衡賦文君爲我端蓍是也北狄可以爲蠻史記匈奴傳獫狁葷粥居於北蠻是也二典可以爲謨馬融曰戛擊鳴球載於虞謨舜典是也堯典亦可謂之唐書吳陸抗傳靜言庸違唐書攸載是也韶可以爲禹樂史記禹典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稱帝史記夏命帝桀是也獻俘不獨人也物皆可以爲俘俘取也書云俘厥

寶玉是也丐不止於自乞與人亦可稱丐前漢廣川王越傳盡取善繒丐諸宮人注丐遺也賄不獨賂也賜皆可以爲賄書賄肅慎之命是也診不止脉也視物皆可以爲診後漢王喬傳尚方診視鳥是也餉不止飲食也贈皆可以爲餉魏文紀注以詩賦餉孫權徐孝穆有答餉鏡詩是也城邑亦可謂之幣趙世家馮亭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是也稱譽亦可謂之薦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是也

以能喻人

能不獨以譬君德凡有德者皆可以龍言也若諸葛亮
嵇康皆號卧龍孔融薦禰衡云龍躍天衢袁宏贊
武侯云初九龍蟠雅志彌確樊英傳注安帝徵隱
士策文云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許劭許虔
汝南平輿人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唐烏承玼與
兄承恩亦號轅門二龍陰興謂貴人曰亢龍有悔
以譬外戚之家則龍不止於比君德矣

大僚呼名

趙大周在內閣日如楊虞坡冢宰王南岷都憲大周
皆直呼其名或以爲言大周曰昔微生畝謂孔子

曰丘何事栖栖者歟當時人亦稱孔子之名則我
豈得爲薄待二人哉皆觀雙槐歲抄云王忠肅翱
自總督兩廣入爲太宰熙恭襄昂代公總督後恭
襄入爲大司馬忠肅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諾
也乃知此事前輩常有之不以爲異若大周行之
於今日豈能一日容哉

告假名義

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
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
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
屬歸家治病師古曰告者請謁之名謂請休耳或
謂之謝謝亦告也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
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 兩漢博聞

浩浩育育

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
仲不知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
室家安召我居 管子

忌諱類

周諱

周禮小史之職有事詔王之諱注云先王之名禮卒

哭以木鐸狥于路舍故而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則
是諱名自周人始也禮祭義云文王稱諱如見親

古人無忌諱

謚者死後易名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宫喜謚貞子賜
析朱鉏謚不以爲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
忌諱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
葬在西階下許合葬伯高死于衛孔子以爲由賜
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爲之主來者拜之子
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之子夏亦
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出曰吾父死將哭

出於巷曾子曰反哭于爾次因北面而弔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曰士惟公門脫齊衰武子曰善哉蓋未有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表不當諱

昔人有誠後生不可稱前輩表德此忠厚之至也然一時出於中心至誠未嘗深攷字所以表德也古人以爲美稱敬人以諱事神而後有字儀禮于祭文云敢昭告于考伯某父稱字也子思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袁盎之姪謂盎曰絲能日飲亡何近世子由與坡公多言子瞻兄陳了齋師事龜山簡

中稱中立先生非今世俗既諱其名又諱其字自今往往有台諱尊臨之語尤非是生曰名死曰諱載之禮經可覆禮部韵載先帝廟諱曰諱今上皇帝御名止曰名稱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也

穰三煞

漢世京房之女適董奉子奉擇日迎之房以其日不吉三煞在門故也三煞者謂青羊烏雞青牛之神凡是三者在門新人不得入犯之損尊長及無子奉以謂不然婦將至門但以穀豆與草禳之則三煞自避新人可入也自是以來凡嫁娶者皆置草于門閫內下車前則撒豆穀既至廄草于側而入今以爲故事

上任忌

正五九忌上任之說攷前漢張敞爲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則知前漢之俗未嘗忌五月也然敞後徵爲江東相亦不聞有凶橫之說又觀後漢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年正月到官乃知拘忌之說起於兩漢之後然又觀獨孤及集有爲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訖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至宋迄今

猶避忌耳

偏諱

漢人以高祖名邦故諱邦爲國史遷以其父名談故諱談爲同唐作南北史劉淵傳以其字元海爲行者爲高祖諱也石虎傳以其字季龍爲行者爲高祖之父諱也夫禮臨文不諱臣子之義難言也乃二名不偏諱不諱嫌名禮經晰然無可疑者唐人以太宗名世民石經世字不敢全畫李賀以父名晉肅應舉不敢舉進士失禮之體矣

前代不諱

淳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改作
太字李翺父名楚金故其所爲文皆以今爲茲韓
愈作諱辯持言在不言徵之說故父名仲卿未嘗
諱焉晉曹志者植子也奏議武帝云幹植不強不
諱植字三國時猶不諱其君呂岱傳張承與岱書
云功以權成是斥孫權名也

諱正

王羲之先諱正故法帖中謂正月只爲一月或書初
月其他正字率以政代之

諱胡

石勒諱胡胡物皆改名胡餅曰麻餅胡荽曰香荽胡
豆曰國豆

居官不諱

宋書范曄泰之子爲太子詹事曄固辭議以禮不諱
嫌名乃居之唐睿宗延和元年賈曾授中書舍人
以父名宗辭不受議者謂中是曹司名又與曾父
名音同字別禮無嫌曾乃就職

不諱先聖

學者犯不諱先聖名自唐人始雖韓文公亦然我朝
諸公亦未有知其非者莊子云仲尼語之以爲傳

東坡寳墨堂記特改作孔丘語之以爲傳子由和
歸去來辭曰或以侯而疑丘愈文豹前集嘗論之
近閱柳文見其前後所稱不曰夫子孔子乃曰仲
尼尼父則知子厚有識見

道隆觸諱

謝超宗是謝鳳子有文才補新安王常侍作王母殷
淑儀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時右
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
欲覓一見謝曰懸罄之室何得異物耶道隆武人
直述上語正觸其父諱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
鳳毛候至日暗不出乃去

避僧

蘇氏演義曰鄴中記云北齊忌黒文宣帝殺第七弟
上黨王渙以七者屬黒又僧衣多黒而出師决勝
之辰多所避忌忌見僧尼者始此

誠臣避諱

唐初魏鄭公等撰隋書以隋文帝之父名忠故凡忠
字皆諱之謂死事之臣爲誠節傳書中凡忠臣皆
曰誠臣書作於唐尤爲隋諱驟讀之殆不可曉太
宗詩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亦是避隋諱耳

應舉忌落字

栁冕秀才性多忌諱應舉時同輩與之語有落字者則忿然見於詞色僕夫悞犯輒加杖楚常謂安樂爲安康忽聞榜出亟遣僕視之須史僕還冕迎門問曰我得否僕應曰秀才康了

物以諱易

物以諱避相傳已久今姑舉其數端如石晉敬塘諱淬鏡者爲淬鑑宋朝避太祖諱以香印字近之乃名香爐山藥本名薯蕷唐代宗諱預改名薯藥宋避英宗諱遂名山藥炊餅本名蒸餅避仁宗諱故

攺南唐李主諱煜攺鸜鵒爲百哥錢王諱鏐攺石榴爲金櫻至今吳中金劉二姓不可辯皆此類也

唐人避諱

唐人避諱甚者父名岳子終身不聽樂父名高子終身不食糕晁爲無謂今士大夫以禁網疎闊全不避忌如　文皇御諱詩文中多犯之揚東里作棠栿似爲得體

門禁

南京洪武門朝陽門通濟門旱西門皆不許出喪北京正陽門無敢出喪餘皆不禁大明門雖空棺亦不許過各門空棺亦不許舁入常有不知此禁者文臣家在闕西買棺闕東不得過乃從北上門過統家墦而至其家亦有帶壽材上京知有禁忌門外而止人以爲笑古人入國問禁良有以也外京城則無禁以爲禁者軍衛索賂之術也如仕遼東故者返柩山海城入仕陜西故者必由潼關城入仕口外過者必由居庸等關入此外無他途也

字禁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録凡天字皆作亁云出內閣意景泰中幸太學謝表內閣自爲之中有管窺蠡

測海句蓋亦避天字也偶見宋宣和時禁君天等八字識者驚異不能無感於往事焉

俗諱

天下方俗各有所諱亦有爲而然渭州潘原諱賴太祖微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才得錢數千遂過渭州臥于田間而樹陰移覆之至今猶存謂之龍潛木至潘原與市人博大勝市人欺其客也毆而奪之及即位未幾欲遷廢此縣故以賴爲耻然未知以欺爲賴其義何見常州諱打爺賊云有子伍伯而犯刑恐他人撻之楚而自施杖焉雖有愛心

於禮教則疏矣楚州人諱爲龜頭云郡城似龜形嘗被攻而術者教以擊及首而破也泗州多水患故諱靠山子真州多囬禄故諱火柴頭連大地漏多流人以食蘆根爲諱蘇州人喜盜諱言賊世云范文正知杭州乃平江人㳂言夜者被盜不敢言賊乃曰恭政鄉人是可笑也秀州之諱佛種以昔有囬禄和尚以好敗良家多爲所染故爾衛率諱乾醫家以顛狂皆陽盛而然疑乾者謂是也蜀人諱雲以其近風也劉寬[illegible]罵奴爲畜生恐其見辱而自殺浙人雖父子朋友以畜生爲戲語而對子

孫呼父祖名爲傷殘之甚在龍泉見村人有刻石而名嬌之類問之云欲難犯又可怪也

尤悔類

撲鏡

魏夏侯惇爲流矢傷左目毎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蜀張裕曉相術毎舉鏡自知形死未嘗不撲鏡於地吳孫策殺于吉後被創方差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因撲鏡大叫瘡裂而死

好還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爲陳宣帝創業之始及文帝弑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明帝蓋不自知牛繼馬後晉已絶矣齊明帝遣華伯茂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害劉氏今日之事理固當然嗟夫不仁而得天下者雖其子孫不能無憾於好還也世之姦雄亦何樂以此遺後人

何勗

宋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徧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

道中見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出幽話錄

未解思量

太宗征遼作飛梯以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者城中矢石如雨因競爲先登英公李世勣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太健敬宗曰非健也要是未解思量耳帝聞罪之

何后感君

何皇后始以色進及上登位不數年恩寵日衰后憂畏之狀愈不安然撫下有恩幸免譖語共危其禍

笑一日泣訴于上曰三郎獨不記何忠脫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麵爲三郎生日湯餅耶何忍不追念於前時上聞之戚然改容有閔皇后之色由是得延其恩者三更秋終以諸妃恩遇日盛皇后竟見黜焉皇后無罪被擯六宮共怜之

李紳不禮士

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過於中道避不及而爲前驅所拘鞫之乃宗室答曰勤政樓前尚容縱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鄉尙書未尊於天子公失色使去

勸酒飲壽

魏王知訓陪烈祖曲宴引金觴賜酒曰願我弟有年長壽魏王意烈祖寘毒引他器勻之曰願與陛下各享五百歲烈祖不飲父之申漸高乘詼諧併而飲之內金鍾於懷袖亟趨而出到家腦潰而終

丁謂責詞

冦萊公貶時楊文公在西掖既得詞頭有請於晉公公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罪也楊深不平之及晉公去位楊尙當制爲責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一時快之

鞋底樣

楊文公億有重名嘗因草制爲執政者多所塗削楊甚不平因取稿本上塗抹處以濃墨付之就加爲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或問億曰此語見別人脚迹當時傳以爲笑後舍人草制被累黜者則相謔曰又遭鞋底

楊大年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公皤然老矣大年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何如翰不堪正色對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

留與他兒得後人也欺侮他後大年不及五旬而終求爲老翁亦不可得此事可爲少年英俊侮老慢賢之戒

絮言

韓富並相時偶有一事富公疑之久而不決韓謂富曰公又絮矣富變色曰絮是何言也劉夷叔嘗用爲如夢令云休絮我自明朝歸去

題齋宮詩

京師祭二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熙寧三年爲翰林承旨又膺是差題詩齋宮曰鄰鷄未

動曉駿催又向靈壇飲福□自笑老聾知不足明年強健更重來執政聞而憐之

文正不樂東坡

司馬文正公見賓客多論事語言不窮一日東坡謁謂文正曰告相公少住教誨之言容軾道幾句文正大不樂遂不復言

東坡昇仙

東坡嘗謂昔謫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與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長吉時事以上帝召他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

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來言之今日有從黃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身宮在焉故其詩曰生我之辰月宿斗有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耳

寓言

東坡云予飲少輒醉卧則鼻鼾如雷旁舍爲厭而已不知也一日因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告予廣利王來請端明予被褐履草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雷之聲暴如觸石意亦知在深水處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晶宮殿相照耀也其上則有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眩目不可仰視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廣利少間冠劍而出從者二青衣予對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廣利且笑南溟夫人亦造焉自知不在人世少間出素鮫綃丈餘命予題詩予乃賦之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見百怪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

靈旗搖紅纛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畢進廣利諸仙咸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水族謂之鱉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予退而嘆曰到處被相公厮壞

單隱岩

魏仁普長百寮提獎單隱岩至列卿即又附他相仁普不悅一日浮屠來乞山資留飯而隱岩至仁普曰到頭庵主徹底門生今昔所難師宜勉之隱□面不類人唯唯而退

縣令判僧

士人有雙漸者性滑稽甞爲縣令入僧寺中主僧半酣矣因前日長官可同飲三盃漸怒判云談何容易邀下官同飲三盃禮尚往來請上座獨吃八棒竟笞而退之

呂元膺

呂元膺爲東都留守常與處士對碁次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閲覽碁侶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已窺之而碁侶不悟翼日呂請碁處士他適内外人莫測碁者亦不安乃以束帛贐

之如是十年許呂寢疾將亟召兒姪列前曰遊處交友爾宜精擇吾爲東都留守有一碁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着碁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跡可畏亟言之即慮其憂懾終不言又恐汝輩滅裂于知聞言畢長逝出芝田錄

降虜見嘲

三朝野史至元丙子淮南閫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左丞至己卯歲死有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昔宋褚淵身事二姓弟炤歎曰使淵作中書而死不當是一名士世德不昌令有期頤之壽

京師索盜

成化末年患京師多盜兵書余公議欲大索京城内外居民予嘗以曹參告後相獄市并容之說止之公不聽語人曰陸郎中書本作字秀才耳乃奏科道部屬等官五十員分投街巷里門畨驗府有未更事者凡遇寄居無引者輒以爲盜悉繫兵馬司一二日間監房不能容都市店寺傭工皆聞風匿避至閉門罷市者累日騷擾之謗漸聞禁中公始

悔之早朝時途中有拋擊甓石者公益惧乃促畢事弟令五兵馬司造冊復命而止徒爾擾下無補於治一日公語劉時雍云陸郎中向以曹參事止我我嘗笑其迂今乃知古人誠有見後人莫能出其範圍也

英廟悔悟

于公謙王公文被禍以迎立外藩之故臨刑時文稱寃謙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辯之時印綬尚寶諸内官聞之檢閲各王府符俱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危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内官云嘗

訖宣德問老娘娘有 肯恥去但不知何在老宮人某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 宣廟賓天時娘娘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 召襄王恥入後以三楊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暖閣中老娘娘太后所於是啟 太后求之果得其處葢巳積塵埋沒寸餘矣此老閹老嫗不存則典守之死於冤者亦有之其後 英宗悟二人之寃而悔者此也

任佃

嘉靖間湖廣江陵知縣任佃以御史謫官或有公移

與隣縣知縣輒稱卽將某人如何某事如何隣縣知縣不堪因署其公移尾答之曰卽將卽將又卽將卽將二字好難當寄與江陵任大尹知今來是繡衣卽任見之嘿嘿聞者爲觧頤

詩說子孫

長洲相城有一翁不欲言其姓名雅善詩年老子孫頗怠於奉養翁意鬱鬱不樂一日大書于堂壁云人生七十強支持簾捲西風燭半枝傳與兒孫好看待眼前光景不多時其二子方以文學有時名大懼托所親懇請乃得滌去然其詩已爲鄉人傳

誦矣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九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評詆類

湯武

君天也父也亦元首也天不常雨澤而潦旱爲下土者傾而陷之可乎父不理生產而博飲爲子孫者鴆而戕之可乎頭目昏重一身之累爲腹心股肱者謀而易置之可乎其不可也必矣湯武之罪當無所逃彼其自怨與天下後世怨之者不過曰誅一殘賊而拯億兆於塗炭耳戛書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夷齊伉周而餓死君子曰義士則不義之名將有歸矣若曰應天順人湯武豈得已哉此書生之所知也

伊周

伊尹周公非純臣也非經行也不可以爲後世法夫跖犬吠堯各護其主臣無二主天之制也伊尹去湯就桀醜桀歸湯去就之罪迹同奸謀使兵家得引爲反間伊尹自取之也桐宮之放與羿奡等耳此豈人臣所當爲者哉冢宰居攝召公不悅非聖耶遂有之也亦意其起當時之釁開後世之端耳是以效伊尹而不得盡其心者爲霍光效霍光而不得盡其心者爲王莽董卓曹氏代漢司馬代魏劉裕代晋紛紛至於五代未常不托迹伊周以階亂故曰伊尹周公非純臣非經行也

三高士評

毘陵謝應芳子蘭常論三高祠不宜祀范蠡云季鷹魯望吳產也吳人眎爲東家丘是已鴟夷子皮始終事越間以行成留吳其心未嘗一日忘乎越也進美女獻寶器以惑吳之君臣乘虛進兵以滅吳之宗社大率皆蠡之謀越人論功蠡居第一豈非吳之大仇乎惟其功成名遂遯跡而去識見固高於常人然浮海之裝稱載珠玉在齊復營致千金之產自齊居陶父子耕畜展轉物利復積畜鉅萬太史公前後不一書者蓋深鄙之非美之也較諸子房辭漢從赤松子遊相去多矣杜牧之蘇子瞻皆謂蠡私西施以申公戛姬爲比由是觀之謂其人爲貪爲穢亦不爲過尚何氣節足慕乎今也以吳人馨香之黍稷享獻貪穢之仇讐於理可乎哉禮云民不祀非族況仇敵乎吳有三高人特未之

子141—167

思耳泰伯仲雍延陵季子其天下所共高者也凡
謂吳人苟非土木孰不有高山景行之思宜遵三
讓至德之聖祠於堂上配以二賢仍以季膺魯望
列之從祀如此則正前人之謬新斯民之耳目振
高風崇禮讓激衰世薄俗而勸之於風化豈小補
哉若謂蠡有功而祀之則越人祀之宜矣如諸葛
武侯之賢蜀人祀之吳魏未嘗有祠焉斯理之公
古今一致所謂質鬼神而無疑者也

彈范蠡文

嘗見友人彈范蠡文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耻非其

[illegible]而祭聖經是誅今有竊高人之名處衆惡之所
[illegible]纖之士莫不共憤無知之魄豈當久居可不雪
恥於千載之前正禮義於萬世之下吳江三高
鄙越人范蠡晉張季膺唐陸魯望也攻之世代相
去甚遠揆之名節乃大不同切見范蠡越則謀臣
吳爲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勾踐鼓舞郤王
孫雄而滅我夫差旣遂厥謀反疑其主郤若如烏
喙累大夫種以伏誅自已曰鴟夷載西施竿而潛
遁且古之隱者自稱草野易稱高尚其事不事王
侯如蠡者致產累數千萬而變姓名於齊陶轉展
遂什一利而詭蹤跡於江海語其高節則未可謂
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二高之
首況當無邊勝地之上着此不共戴天之仇其視
[illegible]萊蓴羨瀲屣名節筆牀茶灶短棹江湖者豈容
與之並駕臨風躡[illegible]釣雪耶載觀往古歷攷近今
九江王之廟郴陽紹興劉領謂放弒之賊而毀其
貌伍子胥之祀荆楚南軒張公以佐隣之人而廢
其祠事正相符言不容遏可笑吳痴忘越讎却誇
范蠡作三高劉清軒見識固已深千年家國無窮
恨只合沉邊祀子胥黃東浦賜詔尤不淺得罪名

[illegible]並清高所合褫其祀於斯堂況其體於濁水
別議高尚如季膺魯望者充其祀庶幾笠澤之高
風並凜松江之夜月增明不惟公論可以大伸抑
且風教實非小補此文雖近乎刻亦有大議論存
焉因錄記之

鄭莊結黨

左傳隱公十年鄭莊公以王命討宋得郜防而以歸
於魯左氏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
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福謂未足爲
正以王命討不廷所得人民土地當悉歸王以賞

有功可也魯雖與有力焉奈何掜與之乎無王結
黨而謂之正不知其爲何說也

伍胥復讐

伍子胥之爲人曾無足取何者父兄之讐不共天然
君臣之誼無所逃於天地之閒則二者固相等也
伍氏三世爲楚忠臣子胥則忠賢之後宜與國共
休戚者也奢尚之死雖曰非辜然本由費無忌之
譖平王特失於不明耳以桀紂之惡而能逄比干
之後不敢讐其君曾謂忠賢之後同休而共戚者
顧可毋心於宗國乎方其奔吳也既身預公子光

之弑復討滅王僚之衛較其心迹去交亂四國者
不遠也入郢之後暴及陵墓夫乃祖乃父向嘗北
面而事之矣今爲子孫世臣之列者乃一旦而鞭
僇其屍可乎太白之梟君子猶不滿於武王胥獨
何人敢遂不顧天下之名義也且信讒而戮賢乃
平王之罪昭王何預焉今讐人之父而伐及其嗣
讐人之主而辱及其夫人則復讐之誼不已濫乎
故子胥者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君臣知有強吳而
不知有宗國屬鏤之賜天盇以平王之戮奢尚者
報其入郢之無禮非不幸也山陽瞿氏於胥謂其
能用兵以復父兄之讐又能爲夫差復父之讐身
其孝爲有餘夫以父兄之故而讐君則移孝爲忠
者何誼懷宗國之恨而外引強敵則始終爲悖者
何心瞿氏之論要非義理之正不可訓於後世而
世之君子徒以胥盡誠于吳而波戕攻例爲之悼
恨吾今暴之亦春秋不隱惡之訊也又按楚鄖公
曰自敵以下則有讐非是不讐上虐下爲討君而
討臣何讐之爲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鄖公
之言如此則春秋之士固以爲君父不可讐矣乃
知申胥之言其責胥者雖甚正然亦落第二義也

么麽丈夫

春秋後語曰齊孟嘗君入秦秦王留之不令歸國孟
嘗君乃逃去至函谷關關不開秦法雞鳴方開關
孟嘗君有門客詐作雞鳴關乃開遂得出關往趙
趙之人聞孟嘗君至觀者如堵乃曰向來聞孟嘗
君名將爲是魁梧之士此乃么麽丈夫耳孟嘗君
聞之大怒手刃三十餘人遂歸本國

論諸葛亮

古今論諸葛亮者莫不以忠義許之然孔明之才謂
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illegible]

備則可謂之忠於漢室則未也其說有四一者備雖爲中山靖王之後然其服屬踈遠世數難攷溫公謂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故通鑑不敢以紹漢統況備又非人望之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雄人視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借使以爲劉氏族屬然獻帝在上當如光武之事更始東征西伐一切聽命焉可也二者備之枉駕草廬也始謀不過曰王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其辭甚正其志甚偉自孔明開之以跨荆益成霸業之利

而備之志向始移無復以獻帝爲念由建安舉兵以來二十四年天子或都許或都長安或幸洛陽宮室煨燼播越在籬棘間備未嘗使一介行李詣行在所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而亮亦未嘗一談及焉蓋其帝蜀之心已定於草廬一見之時矣三者曹操欲順流東下求援於吳無一言及獻帝而獨說以鼎足夫鼎足之說始於蒯通然通之說韓信以此尤有漢之一足當三國時而爲是說則獻帝無復染指之望矣賴周瑜漢賊之罵足以激怒孫權故能成赤壁之

功若備若亮何以厲將士之氣服曹操之心哉荆楚之士衆從之如雲非從備也乃從漢也四者備之稱王漢中則建安二十四年也獻帝在上而敢於自王及稱帝武擔則聞獻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率三軍爲義帝縞素仗大義遣[illegible]吳聲罪討賊乃遽乘此即帝位而反鋒攻吳晉文公有言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故費禕以爲大敵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諫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奸雄其王其公尤必待天子之命荀彧且以此憤死以不之篡

漢亦必待獻帝之禪楊彪不肯臣之備雖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固方嘵嘵以興復漢室爲辭不知興復漢室爲獻帝耶爲劉備耶亮既有心于帝備矣萬一漢家果能興復將置獻帝於何地出師二表雖忠誠懇懇特忠於所事耳其於大義實有所未明也管仲樂毅之事君子所羞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齊而不知有王室也亮乃以管樂自許宜其志慮之所圖同功業之所成就止於區區一蜀耳或者但謂備劉氏宗也備帝蜀則漢祚存矣亮忠於備即忠於漢矣吁無獻帝則可

亡獻帝而君臣自相推戴則亦蒼之立劉盆子亦
存辟於世矣春秋之末諸侯爭強周室微弱孔子
無一日不以尊王之心爲念若如亮之見則魯同
姓也亦可奉之爲王矣天下後世惟持此見故於
孔明之事無敢置異議於其間文中子曰通也敢
望太王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噫漢之君
既稱獻帝魏之君又稱武帝吳之君又稱大皇帝
蜀之君又稱昭烈皇帝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天
下而四帝並立可乎通之見如此宜其爲續書之
僭也

里克胡廣

里克于申生之廢以中立自居夫中立者以不倚見
之克知君將廢長立幼乃以不敢不忍爲言是已
置申生于死地陰助奚齊之立矣既陰助奚齊則
心已倚于奚齊可謂中立乎胡廣以中庸自處夫
中庸者無過不及適可乎常廣與世浮沉死而後
已于無過不及適可乎常寧有一二耶噫中庸皆
吾儒正路而小人籍以文其奸眞可慨也

叔孫面諛

叔孫通希世苟合之士其爲秦博士二世怒諸生之
言反者通即詭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
家毀城鑠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
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
盜鼠竊狗偷何足置之齒牙間二世乃喜迨秦亡
則事楚楚蹶則降漢短衣楚製取悅高祖兩生有
言通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取親貴是其志不
信於人久矣然則豈以身殉國者哉其諫易太子
特一時小忠而楚漢春秋乃云臣三諫不從請以
身當之撫劍將自殺太史公亦載其言曰陛下必
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此不過

蓋爲危言以聳動高祖倘信其守死不貳則誤矣

亞夫持重

周亞夫拒吳楚堅壁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
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
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漢史書之
以爲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
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入而犯今乃有軍中夜驚
相攻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楊子雲

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子雲不

[illegible]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夫富人雖無足稱其得罪名教必不至如王莽子雲於王莽不[illegible]書且譽之何取舍如此悖乎且書富人猶可附於馬遷錄貨殖意今美莽過於湯武比之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何在乎想子雲落筆時未有不汗顏赤面特以莽方操生死榮辱之柄子雲懼死懼辱是以有此覥東坡不輕爲人作誌銘者奚啻霄壤溫公註法言至此曲爲辨釋獨不思孔子於三桓陽貨雖有遜言而祿去公室五世之論盜竊寶玉大弓之書不一而足何嘗有毫髮私貸哉何溫公之不思而恕子雲也

法言符命

謂菽爲麥大愚也謂鹿爲馬大奸也楊雄以法言僭論語以太玄僭易當時諸儒引春秋吳越之君比之引春秋一王之法誅之毋乃太甚此正如兒曹斂容危坐以效老成拜揖趨蹌以效賓主羅屢列厖以效俎豆長者見之特一笑耳何足深罪哉惟符命之作非大奸則大愚也清淨寂寞者爲之乎

令伯師譙周

李令伯陳情表中云臣少事僞朝此何甚非令伯嘗[illegible]其大義不明有自來矣福嘗戲云譙周先爲劉璋奉書乞降又爲劉禪奉書乞降五代時李昊先爲王衍草降表又爲孟昶草降表或署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若周亦可謂世奉降書譙家也

曹植未知道

曹操好方外之士所招致者甘陵甘始廬江左慈陽城郄儉悉善辟穀號數百歲曹植作論辯之以操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是矣其曰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緒豢所以悅口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以弓觀之植雖辯多未爲知道也夫無味之味天下之至味也無聲之樂天下之至樂也無采之色天下之至色也

王導

周顗清直公忠東遷之初輔晉爲烈其中救王導實亦知其無他蓋附於祁奚與叔向之義也豈意導之熱中切齒哉敦入臺城初無戮顗之意其云周戴南北之望是尚知所敬畏而不敢導乃陰逆其惡使之甘心戕[illegible]鉉之司隸血都亭之上老氏禍首實誰爲之後見人心不順敦事無成始倡大

義滅親私計保族所幸天殛就戮江漢始平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間負此良友天欲彰導之惡使自爲詞否則晉史多爲導諱誰則知之耶宋人謂褚淵身後何以見宋明帝地下予於王導伯仁亦云

伯仁方樂

庾元規語周伯仁人皆以君方樂周曰謂樂毅邪庾曰不爾樂廣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

沉文藏拙

梁徐陵使於齊時魏收有文學北朝之秀錄其文集以遺陵命傳之江左陵還濟江而沉之從者問故曰吾與魏公藏拙

王導軟熟

王導爲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許人逐一稱譜獨不及一胡僧與一台州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闍蘭闍乃胡語之褒譽者于是二人亦悅其與蘇味道模稜無分別軟熟取容者何異哉

劉祥

祥東莞莒人也宋世解褐爲征西行參軍少好文學性庾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遷長沙諮議參軍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兄整官廣州卒祥就整妻日索佇資撰連珠多肆譏訕事聞上別遣敕祥曰卿素無行檢朝野所悉輕棄骨肉侮蔑兄嫂輕肆口嚥近見卿連珠寄意悖慢益不可長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若能改革當令卿還後至廣州終日縱酒病卒

虞世基

虞世南兄世基與許敬宗父善心同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以請代善心被戮敬宗舞蹈以求生[illegible]

見人多忘

中書令許敬宗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

何曾

王福畤謂何曾旣忠且孝[illegible]以日食萬錢得謚爲繆

之傳考之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曾閔之孝然爲魏世臣復官於晉司馬炎廢曹髦曾又與謀忠何有乎不忠即爲不孝秦秀謚爲繆醜意正在是特不敢顯言禍時乃以日食萬錢得謚非是

臺穢

唐則天革命貝州舉人趙廓眇小起家至監察御史時人謂之臺穢

借驢譏冗官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又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符至有車載斗量之詠

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内令史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令史謂驢曰汝之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于御史裏行諸御史含羞而止

時人口號

周鳳閣侍郎杜景佺文筆安贍智識高遠在鳳閣時人號爲鶴鳴鷄樹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爲内史時人號爲鳩集鳳池王依遝文昌右相無它政但不許令史奴騎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捨時人號爲驅驢宰相

司馬承禎

唐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職道士司馬承禎睿宗追至京將還山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耳藏用有慚色 出唐新話

火迫酇侯

唐源休受朱泚僞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酇侯宋南渡有郎倪爲將自比諸葛酒後輒詠三顧頻繁兩朝開濟之句

而屏風便面一一皆書此二句未幾敗于江上倉皇涕泣而匿時謂之帶汁諸葛亮可作對也

李泌變節

李鄴侯與肅宗布衣之交萬里赴難拯其艱危既非嚴子陵不仕之心又無陶淵明歸去之節甘盤舊學隱忍依違致軍中有白衣山人之稱乃後受行軍長史之秩難夷而去舉措光明似矣夫何捨肅宗於擾亂之時而相德宗於垂白之日況初辭相位後縮郡符終始參差倉皇錯落與其初節判若二人何也蓋其識不達時學未聞道避險而去見

可而趨進退行藏原無定擬史言泌好談神仙詭誕爲世所鄙薄其自言見懶殘銜山食糞煨芋云領取十年宰相其志趣可知矣

陸餘慶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於說事而謬於決判時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其子曰筆頭無力觜頭硬

柳宗元誕妄

柳宗元敢爲誕妄居之不疑呂温爲道州衡州及歿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過于此者必呱呱然

雖子產不至此温何以得之其稱温之弟恭亦賢豪絕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之女也孰有士君子肯爲裴延齡壻者乎柳宗元與伾叔文交蓋亦不羞於延齡婣也恭爲延齡婿不見于史宜表而出之見宗元文集恭墓誌云伾叔一作伾文

韓愈

李肇國史補記韓退之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不可下發狂大慟華陰令百計取之得下或辯其無是事益爲退之諱也而辯者又言退之詩實有之退之蓋欲以警諸在位者能上不能下之戒耳夫退之誠欲警諸在位者然何至不自愛乃如此乎此眞好奇之過耳史補記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行軍司馬退之爲巡官同在使局或譏其年輩相懸退之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怪之有此言亦近乎戲退之送王庭湊至壽陽絕句有園花巷柳之思語林載之謂指其二妾絳桃與柳枝也鎮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背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則謂其妾柳枝後逾垣遁去家人追獲故詩云云自是專寵絳桃豈其然乎退之有二侍女見贈張籍詩無疑然

至篾其詩而實之事如此恐近於誣君子矣語林又記退之病將卒召群僧曰吾不樂將死汝詳視吾手足無誑人云韓愈癩死也夫退之學道之士當啓手足之時何暇慮僧之誑而詔戒如此是知爲語林者正誑退之者也嘗絢紀劉禹錫語云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程曰崔大丞相群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與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愈說着文章此是過人也又曰韓愈初貶制詞席舍人爲之日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旣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

傷褰而與不潔喫卯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也問何謂曰出語不當益忿其責詞也劉云退之真自一輕薄者然以劉禹錫其人而議韓愈輕薄吾未見劉之能重厚于愈也退之修順宗實錄劉柳之黨直筆而書禹錫所以謗退之者有在矣

劉蕡

劉蕡精於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言曰才非殆庶幾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蕡曰若以人望人文中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也异以爲文中子若以爲羽翼聖經純粹理學殊分

量縣儒若表表儒林成一家之言夫豈無所稱而盡疵之耶劉去華博學剴直舉直言極諫抗論時事第策官稱賞嗟服以爲過晁董竟畏中官不敢取然則劉之品格高而少許可殆可知矣其不遇也惜哉

毀茶論

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或言常伯熊善茶者李公請之伯熊着黃初烏紗帽手執茶器口誦茶名區別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爲歠兩盃至江外又召陸鴻漸漸衣野服隨茶具而入既坐狀如伯熊故事公心鄙之茶罷命奴子取錢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鴻漸久遊江外通俠勝流至此羞愧復著毀茶論

白蠟明經

張鷟號青錢學士以其萬選萬中時有明經董萬舉九上不第號白蠟明經

選人被放

吏部侍郎李迥秀好機警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迥秀問從何來曰從蒲津關來迥秀曰取潼關路去選者曰恥見妻子迥秀曰賢室本自相諳亦

應不怪

目瞎耳聵

南唐魏明好吟詩動即數百言而氣格卑下嘗袖一謁韓熙載熙載佯辭以目瞎且置几上明日然則某自誦之可乎曰適耳忽聵明慙而去

馮謐

南唐馮謐嘗對諸閣老言及玄宗賜賀知章鏡湖三百里事因曰他日賜歸得必此湖三十里足矣徐鉉答曰主上尊賢下士豈愛一湖所乏者賀知章爾謐大慙

陶穀

世嘗以陶穀文雅淸致之士多資講談而稱賞之予見諸書所載穢德頗衆略舉一二已見大節穀乃唐彥謙後也石晉時避諱改曰陶穀後納唐氏爲婿已可恠矣又初因李崧得位後乃排之此負恩也袖中出空頭勑不忠孰甚奉使兩浙獻詩錢俶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辱命無恥可知又出使淫婦而有好姻緣之閨臥病思金鍾而有乞與金鍾病眼明之詩至欺待詔使書容旨以取良馬此何等人也史稱遇名望者巧言以詆之嗚呼一

藝之間衆醜備焉亦何貴於文雅哉

李匡堯

宋齊丘鎭鍾陵有布衣李匡堯累贄詣於宋宋知其忤物托以他故終不與之見一日宋公喪子匡堯隨吊客造謁賓司復却之乃就賓次大書二十八字云安排唐祚强吞吳盡見先生設廟謨今日喪雛猶自哭讓皇宮眷合如何

王濟譏張齊賢

張齊賢形體恢肥飲食兼數人爲相嘗有邊功然與王濟不相能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隣買午橋裴晉公綠野堂營爲別墅一日濟官洛至京師公卿間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濟忿然曰昔爲綠野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大笑

碧雲騢

魏泰托梅聖俞之名作書號碧雲騢以詆當世巨公范公文正亦不免其曰范公欲附堂吏范仲之故名仲淹意欲結之爲兄弟耳

常秩論孫復

常秩之學尤長于春秋或問秩孫復文學何如秩曰此商君法爾步過六尺與棄灰于道者有誅大不

近人情矣

鏖糟叔孫通

司馬溫公之薨也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祀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引論語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諭曰司馬諸孫不得受吊子瞻戲曰頤可謂鏖糟鄙俚叔孫通也聞者笑之

文館寂寥

張天覺言近世文館寂寥向所謂有文者歐陽修已老劉敞已死王珪王安石已登兩府後來所謂有

者皆五房檢正三舍直講崇文校書凡有十許人今日之所謂詞臣者曰陳繹曰王益柔曰許將而已覺嘗評之陳繹之文如款段學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王益柔之文如村夫織機杼雖成幅而不成錦繡許將之文如稺子吹塤終日喧呼而不合律呂此三人者皆以出辭令行詔誥以告四方而揚休外庭者也今其文如此恐不足以發帝猷炳王度矣

蔡京屠沽

豐□先生病中介甫日造臥內邸報蔡京召試介甫云他如何做得知制誥惟一屠沽耳

米元章

崇寧四年米元章爲禮部員外郎有言章傾邪險怪詭詐不情敢爲奇言異行以欺惑愚衆怪誕之事天下傳以爲笑人皆目之以顛儀曹春官之屬士人觀望則効之地今芾出身冗濁冒玷茲選無以訓示四方有旨罷差知淮陽軍言章謂出身冗濁者以其母爲產媪故也

兩陳賈

宋陳賈論劾朱子人作詩誚之云姬周大聖猶遭謗□洛名賢亦被譏堪笑古今兩陳賈如何慣把聖賢非我朝胡廣洪武庚辰狀元與楊東里善廣病篤人投詩假楊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堪笑古今兩姦宄天教名姓正相同戹言所謂異代而相類未有如此二人者也

洪景盧

洪景盧奉使其父忠宣嘗薦之景盧爲虜困辱而歸太學諸生作詞云洪邁被拘留番哀告彼酋七日忍飢猶不耐堪羞蘇武曾禁十九秋厥父既無謀厥子安能解國憂萬里歸來誇舌辯村牛好擺頭時不擺頭葢洪好搖頭也

魏公短於知人

張魏公浚南軒先生父也其故人蘇雲卿稱其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後儒以爲確論福竊以爲不然葢張公忠亮是其所長知人是其所短也其在當時嘗劾奏李綱又與趙鼎不合而岳飛亦其所不平至以譖者之言而殺曲端諸之長於知君子可乎與黃汪同朝而不察其姦刀引秦檜而不覺其詐是昧於知人之鑒矣

瑯菴遺話

稗史載呂東萊從陳同甫作文祭之中間頗追敘東萊平日推服之語朱晦菴讀之甚不悅貽書婺人曰諸君聚頭磕腦作何等事乃至有此等怪論同甫聞之不悅他日言于帝曰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蓋詆晦菴也初嘗信之及觀同甫跋晦菴送郭秀才序益深服晦菴務為實學有用而痛斥世儒宏大高濶之習為之興慨若知前言則前後背戾甚矣周公瑾有言世有一

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為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濶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低眉合眼號為默識而試叩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也吾意同甫所嫉者正為此輩而岳氏不察謂指晦菴云爾

不吠之犬

寶祐乙卯御史洪天錫劾内侍盧允升董宋臣疏不行六月御史丁大全除司諫御史陳大方除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洪天錫遂左遷大理少卿有人上書云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三人乃不吠之犬

伎人彩帳

寧廟朝高文虎知貢舉日以天子大采朝日為賦題試貢士而舉人困厄於此學舍皆歎怨後文虎因作西湖放生池碑悞引故事及上殿墜笏失儀兩學並舍衆合作采帳贈伎人趙十郎寓意以譏之其中有云鼠猴揩笏而不失其儀士有所愧禽鳥認書而咸知所出人反不如

賢牧堂詩

會稽郡治有賢牧堂祠范文正公趙清獻公翟忠惠

公朱忠靖公趙端簡公史越王張毘陵守像從善嘗帥浙東日使門吏諭耆宿陳乙以州治賢牧堂增從善像兩司一時奉承從請既成有郡士朱萬年題詩于堂曰兩司使衆作祠堂要學朱張與鄭王大鵬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話短長

嚴續

僕射嚴續初以位高寡學為時所鄙江文蔚作蟹賦譏之有云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口裡雌黄每失塗而相煦胸中戈甲常聚衆以橫行

三鹿郡公

[illegible]利見性頑獷方棠謂衣生巳封三鹿郡公盖譏其
太疎麤也幽燕記

鄭世尊

或謂不肖子傾産破業所病不瘳其終奈何司馬安
仁曰為鄭世尊而巳盖鄭子以李娃故行乞于市
幾為餒鬼佛世尊欲與一切衆生結勝因緣遂於
舍衛次第乞食合二義以名之非不肖子尚誰當
乎

鸚歌嬌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意謂鸚䳇能言

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後稍進以書問僕
近日比舊何如僕答曰可稱秦吉了矣

張珏趙子昂

張珏守合元將貽之書云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
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盖言宋王族屬皆
為周旯也因記少時見友人臨趙子昂詩登樓望
闕一篇於便面者戲續四句於後曰錢塘舊是宋
長安禾黍高低眼盡看更莫登樓天北望別家門
戶倚闌干夫子昂親為王孫早登名第仕雖不遍
顯而身出天潢宗國既亡黍離興歎微子抱器東
陵種瓜終身布衣良亦何憾今觀其詩逼唐聲青
臨晉墨天然畫品雅麗精工東海西湖地非偏勝
苕溪天目景有全奇名教之中無往非適何必失
身冠冕交臂胡夷汙顏洛邑之頑民俛首唐家之
供奉哉珏武人守死不易與城俱亡子昂為翰林
知國史見元將所云云曾一動心否

危素

危學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 太祖年既高矣 上
重其文學禮待之一曰 上燕坐屏後素不知也
步履屏外甚為舒徐 上隔屏問為誰素對曰老

臣危素語復雍緩 上低聲笑曰我只道是伯夷
叔齊來或云文天祥來

靖難迎載

太宗文皇帝初駐金川蹇夏二公首出迎載而觧胡
三楊諸公則以 召命至然皆不自靖而竊自比
於魏徵夫承乾未登大位統天下故魏徵若事秦
王不自怍焉今 建文嗣統五年矣當時群臣如
如周是修之死 太宗有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之
旨今二公乃安然忘徇何其忍也大節已虧而猶
謂之名臣士林莫有非議之者予則獨不能焉故

列諸名臣而謂之通其中惟解公縉歸自謫所若
冗散則其責任又非蹇夏諸公比然亦薄乎云耳

陳公懋非朱子

無錫陳公懋著書專非朱子之說有曰易本開物成
務之經朱某乃以一占候小之何故其象占如此
之多又曰觀過知仁之仁即人字砌井有仁焉古
字通用豈有小人之過亦可知其仁者又曰大學
本全書朱某故生出本末一章而以釋致知格物
爲缺文又曰中庸一氣呵成之書豈應分章句天
道人道費隱大小瑣瑣如此子思當時未必用心

之過且道其不行矣夫亦自爲章可怪之甚此類
甚多成編入京以進　上大怒欲依永樂責朱季
文事例罪之徐文靖吳文定諸公以爲言乃得歸
猶不肯變曰吾說終是天下後世豈無楊子雲耶
俗云公懋刻朱子木像挂於壁誤則以杖敲之曰
跛翁又差矣此乃王輔嗣故事或好事者惡其說
而加之云爾

戲言取怨

戲言辯口輕爲訐迫亦足以取怨得罪於人嘗聞備
永樂大典時諸儒群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者王

偁孟楊曰譬之欲搆層樓華屋乃計工於甋㼐都
料得不有誤耶景泰中徐左僉有貞治河無成功
于少保嘗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墨匠耳奈何令
一泥土墼也

詩誚獻章

天順間江西儒士吳與弼講明理學名重一時嘗被
荐徵至京師授春坊諭德力辭不受遣還田里成
化間海南貢士陳獻章亦被荐奏除翰林院檢討
駕部員外郎張汝弼書韻語誚之云君恩天地寬
臣節日月皎無事徒受官優游豈不好未識義如

何借問程明道李容是何人亦有陳情表獻章不
能荅未久辭歸獻章與弼門人

陳獻章蚤習舉業領鄉荐上春官屢不偶乃卒業
均從衆擬歷記選而歸隱終身獻章喜得此名蓋
務詭異高談濶論後以舉者言徵到京吏部欲如
例試而後授官乃托病潛作十絕太監梁方言於
上授以檢討致仕忻忻然自以爲榮楊惟新謂
其既托病不能謝　恩辭朝乃即日乘轎出城輒
張蓋開道無復故態此豈知道義者哉後梁方以
其所頌十絕刻梓示人丘仲深遂采以載諸　憲

廟實錄亦可謂遺穢青史矣張汝弼又贈一絕云
平生渾未識丹悟赤土時將向客誇忽悟自家丹
一寸辰砂猶自隔天涯蓋譏其不得進士乃假道
學以欺人也

咸寧伯

同僚嘗會飲于官舍坐有譽咸寧伯之才美者方伯
劉時雍云人皆謂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
不智者此人也以如此聰明如此才力却不用以
爲善及在大臣地位却又不自重阿附權宦以取
功名名節既壞而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爲天下笑

豈非不智而何座客爲之肅然

吳訥

海虞吳訥宿儒也有文章辯體行于世以其無根據
之學而小小記聞者謂之韻府群玉秀才亦可謂
善喻矣

張孚敬

張閣老孚敬免相至三既歸猶冀起用密醮得半身
不遂疾浙人言羅峯至此一身兩屬以冀望璽召
爲半屬　朝廷患瘻痺爲半屬地獄張竟以是疾
終

王唐大似河汾

翁昌穀薛君采本後先詞苑登壇乃王伯安唐應德
輒援引儒門標幟大似河汾牽房杜爲荅問昌穀
收籍湜作生徒正恐諸君卒未肯北面殊自慚惶
殺人

贗史

黃叔度爲百世下景慕而不可即者正以其無一言
語留在人間而能使當時知名士盡斂容改色退
避不前故足貴耳近崑山王逢年者贗作天祿外
史詭稱徵君且云竇韓等漢安所得此復曉曉國

事至于論兵遂如末俗多口兒又何止綺談而已

假譎類

楚公子

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
不力門者出之蘇東坡謂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
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
可也晉元帝爲瑯琊王至河津爲吏所止從者宋
典後來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
邪吏乃聽過宋王廞討王恭敗走少子華隨沙門
曇永逃匿使提衣襆從後津邏疑焉永呵曰

怠行不及我以杖捶之數十由是得免袁顗起兵襄陽不成而死子昂藏于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後周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杖泰背曰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留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俱還是皆類於楚公子之僕者也事有倒行逆施而可以脫人之難者夫苟可以脫難雖倒行逆施未必非良計也

鄭武公

韓非子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也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燕泉何先生曰以武公之賢而有是也余謂武公年世已久韓非所傳未必實武公事觀其不從武姜之言而廢莊公未必肯以其女行詐也漢使公主嫁單于實自此事始鄭欲圖之漢欲餌之

分謗

昔韓獻子將欲斬人郤獻子往救之至則已斬郤獻子曰吾爲韓君分謗也

伍子胥

伍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求我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君見上必曰子取之邊候恐而釋之

馮旦

西周昌他亡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西周大怒馮旦曰臣能殺之須分金三十斤馮旦使人操金與書問遺昌他曰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已事久且泄自令身死東周立殺昌他此岳武穆殺劉豫之祖也

詐言璧瑕

史記曰趙王得卞和之璧秦王聞之使人請以十五城易之趙王欲不與畏秦强與之又恐不得十五城遂與群臣選擇有氣度者爲送璧使閹官舉藺相如相如既受命賫璧入秦獻與秦王秦王得璧之後唯與宮嬪傳玩全無酬城之意相如乃詐云璧有微瑕請指示大王于是相如曰趙獲卞和之璧大王特發使許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不敢拒命遣臣賫璧至此大王受璧之後曾無割城之意相如遂睥睨柱礎曰若乃見逼臣請頭與璧俱碎秦王恐損至寶遂令且歸館相如乃密遣使者懷璧

歸趙後乃請曹鑊之誅秦王恐絕二國之好亦不加罪

袁盎溫嶠

趙談常害袁盎盎兄子種曰若當闕庭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談驂乘盎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陛下奈何與刀鋸餘人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溫嶠將去王敦慮錢鳳爲之奸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鳳跪而飲之及發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

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之謀不行二公之智皆如此

四皓

焚坑既烈四皓初以商巖爲歸其後辟漢弓旌亦故之巖穴或老或死已不可知高帝旁求既鮮蹤跡商山咫尺去不崇朝非兩生之不來即七人之繼作矣冥鴻一舉羅網何施呂澤子房亦奚自而得之乎顧子房策士雄心必其見高帝於平日所嘆不能致者四人乘其機括巧爲之圖帝不察知而墮良簪計至謂羽翼已成形諸歌詠可見帝之雄畧出子房下而明無能燭之耳否則帝崩盈立彼四老者巋然佐命當列元勛師保卿孤酬其爵邑而渺然影響史無特書使惠不酬恩呂或負德沙中之對子房寧肯忘之哉馬遷史記詳於漢事遺此弗書固不與其欺罔也良平與漢率用此謀而平譎秘爲甚視雞鳴狗盜之群差爲雄長而已詭計奸謀千古如見而觀場者每謂四皓安劉何邪

翟酺

安帝時闕尚書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翟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

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惟涕泗流連懿怪問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食失七筯

蜀志先主從曹操歸許昌操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食次不覺七筯墮地蓋畏曹操此語恐相害也

魏武詐殺王者

嘗行軍廩穀不足私召主者問如何主者曰可
行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
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一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
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

誤食懐詐

王敦一曹操也乾棗澡豆何至誤食必詐也王安石
誤食魚餌亦似之凡不近人情者必爲大奸

郄超

郄超雖爲桓温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使知之
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念家公年尊必

以相傷爲斃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
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如指呈之則悉
與温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

注解借名

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謐西州高士
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
終皆不爲思賦序注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
文故假借名姓也

義康秦檜

宋書彭城王義康秉政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
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啖柑歎其味色並劣
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
大三寸識者知義康之禍萌於此宋四朝聞見
録憲聖太后召秦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
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食此已久又魚
視此更大且多容姿進納夫人歸亟以語檜檜恚
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糟鯶魚大者數十枚以進
憲聖歎曰我道是無許多青魚夫人誤爾檜之奸
過於義康之不曉事矣

唐皎

唐貞觀八年十一月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人入銓
問何方穩便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云親
老先任江南即注之隴右論者莫測其意有一信
都人希河朔因給云願得江淮即注與河北一尉
由是大被選人詬罵出唐會要

盈盈

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艶一時會貴者病同官
之子爲千牛者父遣往問之因是以秘計私親盈
盈遂匿於其室甚久千牛父索之甚急明皇聞之
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不見其迹因問近侍何

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
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
懼得罪盈盈因謂曰第不可言在此若上問何往
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幃幕屏幃如此所食物
如此勢不由已決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
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明
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

劉玄佐

軍士乏粮劉玄佐守汴或言相國寺佛有汗玄佐遽
往將金帛以施繼遣其家屬往禮之翌日復起坐

場由是士庶競集捨施甚衆乃令將吏籍其物十
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所得數萬盡以贍軍

不攻金陵

黃巢攻金陵人說之曰王毋攻也王名巢入金陵則
鏁矣遂解去

曹翰下江南圖

曹翰以罪責為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
西朝辭日太宗密諭之曰卿密至汝州當訪曹翰
觀其善惡謹慎公私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
因吊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念聖恩不
我殺也無以報王敢訴苦耶但以口衆食貧不能
度日幸得內侍哀憫欲以故舊之衣數件為質以
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大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
物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褁一複以奉之洎回奏翰
之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複開視之乃有六幅
画屏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勞即日肯
下急召赴闕除金吾將軍

市用鐵錢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鄠人也致和中湜
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

從其鄉人多知之市以鐵錢買物者不肯受長安
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
使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
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然知
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文潞公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
俗喜行樂公多讌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
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為之動有
幕客張少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

行成都因迎見于漢州命酒設樂有營妓善舞聖從御問其姓妓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項帕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東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月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讌聖從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從爲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

買田自汚

垂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

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罵詈久之乃丁晉公逐萊公也垂崖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又欲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汚晉公聞之亦不加害余謂此智者爲之賢者不爲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貢父易門狀

劉貢父爲館職節日同舍有令從者以書筒盛門狀徧散於人家貢父知之乃呼所遣人坐于別室搞以酒肴因取書筒視之凡與貢父一面之舊者盡易以貢父門狀其人既飲食再三致謝徧走杯

實爲貢父投刺而主人之刺遂不得達

元章矯潔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媼出入禁中以勞補其子爲殿侍後登進士第尤工臨摹人有古帖假去率多摸易真本至於絹素破汚皆能爲之卒莫辯也有好潔之癖仕太常博士奉祠太廟乃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然亦半出矯情其知漣水軍日先公爲漕使毋傳觀公移未嘗不滌手以是知其爲僞也宗室華源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驗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鮮衣袒臂奉其酒

饌姬侍環於他客盃盤狼籍久之亦自遷坐於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性也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俱與之游其作文似狂怪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嘗叩之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大觀中至禮部員外郎知淮南軍卒

丁崖州

宋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歲久不問商人疑甚意且欲報之丁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乞還封爲書投府坐約商

□□於是日宴次投之商人如其言府坐懼不敢發又中使已見遂因之附奏得移兗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然立王之功多

平燕首議

宣和四年金人攻遼遣王綸來乞師宰相王將明主其議以童貫爲宣撫使蔡居安副之蔡元長作詩送行以爲非計蓋欲爲他日敗事張本耳殊不知政和中元長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幞爲大將計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遂止將明所爲乃推

行元長之意耳元長始以紹述兩字劫持上下擅權久之知公議不可久鬱宣和間始令其子約之招致習爲元祐學者是以楊中立洪玉父諸人皆官於中都又使其門下客著西清詩話以載蘇黃語亦欲爲他日張本耳終之禍起朔方竟以不免

假兵退虜

康定中羌人盜邊陷金明縣又迫延州北闗破之王師敗于五龍川都總管劉平石元孫被擒後數日賊乃出塞時許懷德爲鄜延總管聞賊深入自東路歸所統兵纔數千至延州東有百餘里山下見

□馬幾萬騎許皇遽妄呼曰令河東廣銳若干指揮往某處令折家番兵幾萬騎往某處既而羌亦退明日入城見通判計用章握手竊語曰不意賊馬遂至寨外某黨草來亦爲擒矣昨日忽逢賊兵不覺皇駭遂詐爲河東救兵妄語分布今日幸得相見切勿與他人說也相次諸州擒番俘問元昊遁歸之因咸云聞河東救兵至遂走去塞其鈐轄盧𤣸班訟通判計用章之失自稱賊圍城時守捍有功用章屢進狀言賊之遁去由許懷德假言河東救兵使然完延州者懷德也既而盧計皆得罪

朝廷嘉懷德之功擢爲殿前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後以年踰七十特減歲數仍總禁衛之職凡領節鉞者二十餘年

賈似道

普恒落伽山或作補陀落伽在寧波府定海縣海中約遠二百餘里世傳觀音大士嘗居此愚夫往往有發願[illegible]海拜其像者偶見一鳥一獸遂以爲大士化身之應餘姚誌中載賈似道嘗至此山見一老僧祝其必至大位而去再求之不復可得亦以爲大士應驗予以爲此正似道試其姦以[illegible]

倖冀恭自古姦邪取非其有未有不託鬼神協助
以塗人之耳目者似道自知倖致高位恐人議己
故詐爲此說使人知己之富貴非倖致耳

試閱江樓記

洪武初欲於南京獅子山頂作閱江樓樓未建 太
祖先令儒臣作記即日文成 上覽之曰之人矣
昔唐太宗縈工役好戰鬪宮人徐充容猶上疏曰
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
役崑丘誠不可也今所答皆順其欲則唐婦人過
今儒者又曰昔與君遊者皆和而不同今與我遊
者皆同而不和樓竟不作乃試作記者耳

袁凱徉狂

獄有疑囚 上意欲殺之 太子諫諍不可御史袁
凱侍 上顧謂凱曰朕與 太子之論何如對曰
陛下欲殺之法之正也 太子欲宥之心之慈
也 上以爲持兩端下獄三日不給食後赦出之
遂徉病顛雜啗汚穢 上曰吾聞顛者不膚撓乃
以木椎凱凱笑始釋之自縲于獄久之 上使使
者召之凱慢坐對使者歌其縲使者還奏狀 上
不爲疑已而 上憂焉凱始出優游以終

恩張

隆平侯張信初爲北平指揮使時 建文疑忌諸王
忌燕尤甚密勑信擒以來信意未決日憂危而不
敢言其母問之曰子何爲其憂也信曰見統軍馬
千萬能無憂乎其母曰吾觀子之才統軍馬有餘
汝憂非此子其詒我信乃屏人言曰今 上有勑
取 燕王爲之奈何母驚曰是不可也吾聞燕
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亦非汝之所能擒也汝不
聞爾父之言乎蓋其父嘗言王氣當在燕分也信
聞之益憂不知所出未幾復有 勑命趣之信怫
然起曰何太甚乎乃詣欲見 王不可三詣終不

可乃乘女車徑詣 王府求見 王素忌信見其
延身來造乃入之信拜於床下 王佯風疾不能
言信曰 殿下無疾有事當以告臣 王復曰我
真有疾信復曰 殿下不以誠語我今 朝廷以
勑命信擒 王果無意乎信當就獄如其有意當
以告我 王見其誠不覺下拜曰子救我一家之
命呼爲恩張乃 召姚廣孝共謀靖難語未幾簷
瓦飄墜地碎 王以爲不祥不懌廣孝曰祥兆
王罵曰子又妄言若此何祥爲廣孝曰祥也天欲

易黃尨耳是日乃定計

陽明計化後母

陽明公年十二繼母待之不慈父官京師公度不能免以母信佛畏神乃夜潛起列五抷子於室門母晨興見而心驚未甚也他日又置五梔焉母始駭而猶不易慮公乃於郊外行求射鳥者得異形者一枚生縛置母衾下日暮母往整衾見怪鳥飛去大惧命公召巫媪問之公乃懷金見媪曰能從我言則以此金相餉兼得我母謝物不從吾父有同年某官在吾則告汝妖言坐汝以死巫惶恐從命

公教之以詞甚悉入其門即狂躍大呌我非他鬼乃王狀元前室也吾不幸早亡遺此一息汝乃虐及嬰孺某月某日以杖笞之若干有諸後母大怖曰有之巫曰我以汝非他意不過教吾兒爲善耳當尋改悔其後某月日又以杖杖之我又冀汝之有悛心也薄示一警列棵列梛于門非我也耶母拜泣曰誠有之巫曰汝復蛇虺其心狠毒百端畧無毫髮憫念吾兒意昨訴陰府遣兵卒藏汝被收汝魂魄今必去安能舍汝令吾兒橫死毒手後母大慟扣頭言不敢公亦泣拜曰今母從我作好人耳母勿怒望舍之今不復似前時若一旦溘亡兒葢無藉賴當死填溝壑也巫乃作恨聲曰且看吾兒面恕汝汝後改過不改死亡無日矣母泣曰敢不從命巫乃蹶然甦自是母保抱公逾於親生而公事母亦以孝聞公以齠齔之年能權宜處變如此合于古之諷諫其君父者他日以智術大建功名以終豈偶然哉

陽明計脫瑾禍

新建伯初被謫至杭寓勝果寺恐逆瑾讒其後托投江死留題于壁其序畧曰予餘姚王守仁也以罪

南謫道錢塘以病且暑寓居江頭之勝果寺一日有二校排闥而入直抵予臥內挾予而行有二人出自某山蒙茸中其來甚速若將尾予者既及執二校二校即挺刃厲聲曰今日之事非彼即我勢不兩生吾奉吾主命行萬餘里至謫所不獲乃今得見于此尚可少貸以不畢吾事耶二人請曰王公今之大賢令死乃下不亦難乎二校曰諾即出繩丈餘令予自縊二人又請曰以縊與刃其慘一也無已令自溺江死何如二校曰是則可耳將予鎖江頭空室中予從懇[illegible]二人[illegible]予人今夕因次死

我報家人知之二人曰使公無手筆恐無所取信子告無以作書二人則從牕隙與我紙筆子爲詩二首告終辭一章授之以爲家信詩曰學道無聞歲月虛天乎至此欲何如生曾許國慙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論遺骨瘞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日夜潮聲泣子胥其一曰敢將世道一身擔頭被生刑萬死甘滿腹文章方有用百年臣子獨無慙消流裨海今眞見片雪填溝舊齒談昔代衣冠誰上品狀元門第好奇男其告終辭文多不錄是歲正德丁卯仲秋當三試之後

舉子畢集於杭一日忽失王公所在舍人見所寓僧舍壁上有二紙或又得其雙履於江上以爲眞死矣告諸其弟伯敬因而省中皆聞之執僧四出追訪王公七日後至廣信府自言入江有神人救之一夕漂自漳州府境登岸有中和堂主人邀歸山室中贈以詩曰十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褒海已知誇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青樽醉夕曛公自言從漳至廣信所經寺觀驛舍皆有留題其說甚奇人頗知其意不復細驗也

聞淵馬理

聞冢宰淵爲文選郎中盜夜至宦次竊金帛甚多後盜爲緝事者獲且供此皆聞郎中物所司以報聞聞言吾官得五品俸貲不能供日費何能積金帛竟不承其物卒歸官馬理以考功郎中擢南京通政使行至良鄉盜刼其裝齎馬但移文有司曰所刼惟書籍有司嚴捕盜不數日亦獲自供刼馬物若干金石若干有司令人追復于馬馬曰盜妄言吾何有是亦竟不受令置諸官庫

林公决獄

閩中一小家婦自母家獨行歸避雨一野寺中有僧延入而婦有姿貌師徒皆欲淫之乃婦意常在其徒師怒殺婦埋園中次日母與夫家互尋不得交訟于官時閩人林公大合爲都司斷事掾不能决疑必有故適一門子得罪當譴公曰汝故以得罪逋出徧踐村市但探出此事當宥汝久之門子入此寺寺僧師徒以其美皆與狎昵有小沙彌語洩門子入以白公公曰是矣翌日過寺中焚香頰仰首向天自應曰臣知道了衆僧中獨一僧色變公即令縛之曰上天已語我殺某家婦者汝也一訊

吐實瘞屍出其園中殺二僧而兩家疑解

僞書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
作陳無已云嘗見東坡言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
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非獨此世
傳龍城記載六丁取易說事樹萱錄載杜陵李太
白諸人賦詩事體一律而龍城記乃王銍性之所
爲樹萱錄劉燾言自撰也至於書刻亦然小字樂
毅論實王著所書李太白醉草則葛叔忱戲欺其
婦翁者山谷道人嘗言之矣

一字玉佛

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孔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
字玉佛云是孔子像舊文榜宣王因風雨洗剝但
存一字玉而釋氏附會爲一字玉佛也其侍者冠
服猶是顏淵之狀如杜甫之作十姨天下如是不
可勝數

張仙

近世無子者多祀張仙以望嗣然不知其故也蜀主
孟昶美丰儀喜獵善彈弓乾德二年蜀亡掖庭花
蕊夫人隨輦入宋宮夫人心嘗憶昶悒悒不敢言
因自畫昶像以祀復佯言於衆曰祀此神者多子
一日宋祖見而問之夫人亦托前言詭其姓遂假
張仙翌日宋祖命夫人作蜀亡詩盖因有疑於張
仙夫人則吟曰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得
知四十萬人皆解甲並無一箇是男兒因亦自見
其情也嗚呼假神祀昶詩不惧禍花蕊亦可謂鍾
情義者張仙名遠霄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老泉
有贊譚篡只知假托又不知真有張仙也

金山廟巫

華亭金山廟瀕海乃漢霍將軍祠相傳云當錢武肅
王[illegible]吳越時嘗以陰兵致助故崇建靈宮淳熙末縣
人因時節競集一巫方焚香啓祝唱說禍殄錢寺
正家幹沈暉者獨不生信心語謔玩侮所善交相
勸止恐其掇禍巫宣言詈責其若暉正與爭辨俄
踉蹡仆地涎流于外若厥暈然從僕奔告其家妻
子來視拜巫乞命巫曰侮謝不早神已盛怒既執
錄精魄付北酆必在傾刻不可救矣妻子徬徨無
計但拊屍泣守暉忽奮身起傍人驚散謂爲强魂
所驅沈笑曰我故戲諸人耳初無所覩也巫悚然
潛出闔廟之人亦捨去

陳五治巫

師閭閻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篤莫能治一日含青李於腮紿家人瘡瘇痛甚不食而臥者竟日其妻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謂五所患是名丁瘡以其素不敬神神不與救家人羅拜懇祈然後許之五佯作呻吟甚急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視救我可也巫入按視五乃從容吐青李視之捽巫批其頰而出之門外自此家人無信崇者常聞曾驗封談笑及此

酒望子詩

王[illegible]以[illegible]部外郎知福州尚氣自矜福唐有當壚老嫗嘗[illegible]美酒士人多飲其家有舉子謂曰吾能與嫗致十數千嫗信乎嫗曰儻能之敢不奉教因俾嫗市布爲一酒帘題其上曰下臨廣陌三條濶斜倚危樓百尺高又謂曰太守若出可道者必令嫗卸酒帘但徉若不聞俟太守行馬至帘下即出卸之如見責稽緩即推以事故謝罪而已必問酒帘上詩句何人題寫但云某嘗聞飲酒者好誦此二句言是酒望子詩媼遂託善書者題于酒旗上自此酒售數倍王果大喜呼媼至府與錢五千酒一

曰賜汝作酒本詩乃王詠酒旗詩也平生最爲得意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九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

海石間氏王圻纂集

人事門

仇怨類

戲言取禍

左傳宋萬歸宋宋公戲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晉書孝武帝耽于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吾意已屬誰少矣貴人潛怒帝醉弊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

貴人其君以一戲言取殺身之禍人情可恃乎

擢髮之罪

魏大夫須賈讒范雎于魏齊齊使人毆雎折齒摺脇寘于厠中雎求守厠者免死後遂改姓名稱張祿入秦爲相須賈充使至秦范雎責賈賈對曰某有湯鑊之誅請屏于胡貊之地雎問曰汝罪有幾何賈曰擢某之髮不足贖其罪

霍光廢賀

昌邑王與張敞語眞淸狂不慧者耳烏能爲惡既廢則已矣何至誅殺其從官二百餘人意其從官中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者方誅號呼于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史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疏賀之惡可盡信邪

賣文獲罪

楊子雲恬淡寡營不競時名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友雄卒讐家取其法言援筆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于阿衡云云繕寫多行于世至今靡有白其心跡者

恃才被劾

劉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每言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與劉洽友善同侍東宮孝綽自以才優于洽每于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孝綽爲廷尉正携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爲御史中丞劾奏之坐免官高祖時奉詔作詩數人惟孝綽尤工即日勅起爲諮議後遷黃門侍郎坐受賍爲餉者所訟左遷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凌忽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果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于

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閒事由此多忤

淫士得禍

楊戩貴盛時嘗往鄭州上冢挈家而西其姬妾留京師者猶數十輩中門大門悉加扃鎖但壁隙裝輪盤傳送貨物監護牢甚有館客在外舍一妾慕其丰標置梯踰屋取客以入極其歡昵將曉送之去次夕復施前計同列寢聞之遂展轉延納逮七八晝夜略院奴使勿言客不勝困憊而報戩且至亟升屋兩股無力不能復下戩還宅望見詰其爲祟

所憑遣扶以下招道士噀治因妄云爲鬼迷惑了不自覺經旬良愈戩因深照其姦姑置酒敘慶極口慰撫客謂已秘其事弗泄矣一日召與共食竟令憩密室則有數壯士挽執縛於臥榻上持刃剖其陰剔出雙腎痛極暈絕戩命以良法灌傳藥後十餘日僅能起坐喚湯沃面但見鬚髯在盆無數日以益多已而儼成一宦者自是主人待之益厚常延入內閤與妻女同宴飲蓋知其不必防閑且以爲玩具也客素與方務德相善每休沐輒出訪尋是時半歲無轂跡皆傳已死偶出游相國寺遇之於大慈悲閣下視其形模容色疑爲鬼客呼曰務德何愁然無故人意乃前揖之客拱手流涕道遭變本末深自咎悔云何顏復與士友接特貪戀餘生未忍死耳後不知所終

作讖取禍

黃巢令皮日休作讖詞云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頭醜掠鬢不盡疑三屈律之言是譏之遂及禍

改文獲罪

牛奇章赴舉時每爲同袍見忽嘗投贄于劉補闕禹

錫劉對客展卷飛筆點竄其文一時雖謝礲礪終爲鞅鞅後劉轉汝州奇章出鎭漢南枉道至汝駐旌旄信宿酒酣以詩喩劉劉承詩意方悟往年改牛公文卷因作詩謝過牛公吟諷前意稍解移宴竟夕方整前驅

妬相被譏

盧相多遜南遷食於道旁逆旅有老嫗頗能言京邑事盧問其何爲居此嫗顰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子任其官盧多遜作相令吾子枉道爲其事吾子不從盧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

淪没惟老身流落山谷間彼盧知老
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
嫗言默然趣駕

竊園被誣

崔鶠字德符頴昌陽翟人元祐中舉漸榜登科不汲汲于仕宦宣和中監西京洛南稻田務時中官容佐掌公鑰于洛郡寮事之惟恐不及惟德符不屑見容極銜之德符一日送客于會節園時梅花已殘與客飲梅下已而容奏陳以會節園為景華御苑德符初不知明年暮春復騎瘠馬從老兵徑入園

中梅下哦詩徘徊而去次日容見地有馬迹問園吏吏以崔對容怒其輕已遂劾奏鶠徑入御苑以此罪廢累年靖康初起為左正言未幾卒贈直龍圖閣歸葬郟城詩文甚高

錢李之禍

宋邵伯温曰南唐主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卒吳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二君歸宋奉朝請于京師其卒之日俱其始生之辰太宗於是日遣中使賜以龍幣與之燕飲皆飲畢卒盖太宗殺之也予按野史李後主以七夕誕辰命故妓于賜第作樂侑飲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其小詞有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之句緣是怒不可解是日命秦王移具過飲既畢而李主遇牽機藥發於庭前反卻數十回遂卒是李之禍詞語促之也予因記錢鄧王有玉樓春詞亦云帝鄉烟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其感時傷事不減于李然則其誕辰之禍豈亦緣是耶

山谷戲傲

山谷嘗與趙挺之同脩書每日庖丁請食品挺之輙

曰來日吃蒸餅山谷竊哄之明日食會擬合四字奏成一字為令挺之首云禾女委鬼魏次當山谷應聲曰來力勑正整與來日吃蒸餅同聲衆聞之鬨堂大咲挺之赧然厥後挺之當國山谷以貶過荊州為太守寫承天寺碑刻適二漕使至太守具饍請二使往觀寫碑山谷低頭書丹不一顧二使寫畢二使請願附名于碑尾山谷不荅翩然而起二使慚甚遂摹碑刻還呈挺之中以幸災謗國貶死宜州觀此二事山谷不自覺而不知在人實難忍豈非以戲侮傲忽之所致哉是知士君子當以

驕傲爲戒

董夵政

廬陵董體仁累舉不第用特恩得州助教貧甚無以自養乃從婦人家書館紹興丁卯秋試諸生有赴漕臺請舉者欲使偕入貢塲董時年已高無復有志不肯往強挽以東道過臨江郡守彭子從仝鄉人也視其刺字曰老榜官耳何足道畧不加恤是歲預薦送次年南省奏名廷試居第一以有官之故詔升王宣子居上而董次之恩例與大魁等得左承事郎僉書鎮南軍判官歸次臨江彭守遣介持公狀迎候董批絕句于紙尾曰黃榜初開墨未乾君恩重許拜金鑾故鄉知己來相迓便是從前老榜官彭聞之慚悔自是六七年董驟進用爲侍御史彭不敢出求官已而董貳政適樞路虛席遂行相事起彭爲廣東使者人義其能捐怨云

醉蓬萊詞

歐公甥適張氏夫死携孤女歸父家嫁公族子晟晟之官至宿州赴郡宴歸而失其舟捕至京師得之開封府鞫乃稍人與晟妾通妻知而欲管之反爲妾所誘併與稍人通府尹承當路風旨令張氏引公以自解獄奏仁宗大駭遣中使王昭明監勘張氏反異公雖得明白尤坐以張氏奩具買田作歐陽戶名出知滁州時劉煇挾省闈見黜之恨賦醉蓬萊詞以醜之

李客覆罌

蘇子美勾當進奏院因賽神之會而召館中同列是時洪州人李中舍奉朝請于京師因梅聖俞而謁子美且願預此會聖俞以爲言子美荅曰食中不設饅羅饆夾坐上安有國舍虞比也李銜之遂暴揚其會上玆事于言路子美竟坐責而聖俞有客至詩曰客有十人至共食一罌珍一客不得食覆罌傷衆賓蓋指李也

歐陽妓詞

歐陽文忠任河南推官染一妓時先文僖罷政爲西京留守梅聖俞謝絳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于公屢微諷而不之恤一日宴于後園客集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目公責妓云來遲何也妓云中暑往涼堂睡着覺而失金釵尤未見公曰若得歐陽推官一詞當爲償汝歐即度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

西角斷虹明闌干倚遍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
窺畫棟玉鈎垂下簾旌凉波動簟紋平水晶雙枕
旁有墮釵橫坐客皆善遂命妓滿酌賞歐而令公
庫償其失釵戚謂歐當少戢不惟不恤翻以爲怨
後脩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又于歸田錄中
說文僖數事皆非美談從祖希白嘗戒子孫毋得
勘人陰事賢者爲恩不賢者爲怨後爲人言其盜
甥表云喪厥夫而無托携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
年方七歲内翰伯見而笑云年方七歲正是學簸
錢時也歐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

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間抱
琵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
到如今歐知貢舉題目出通其變使民不倦乃云
通其變而使民不倦賢良伯富唱云試官偏愛外
生而于是科場大哄皆報東門之役也

温卿中傷

吕温卿爲浙漕既起錢濟明獄又發廖明略事二人
皆褫斥復欲網羅參寮未有以中之會有僧與參
寮有隙言參寮度牒冒名盖參寮本名曇潛因子
瞻改曰道潛温卿索牒驗之信然竟坐謫

方圭惡詩

文思副使方圭好爲惡詩逢人即誦數十篇其言咏
咏可憎宋丞相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圭假道淮
上一日宋宴客于平山堂圭譚詩于坐宋惡之欲
巳圭之詞時望見野外一牛就樹磨痒宋顧座客
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挨樹恢應聲荅曰妖鳥啼春
不避人宋公大笑圭曉其意洎飲罷至客次奮拳
擊恢衆捄之而免

虎臣殺似道

賈似道貶循州沿路占牌題云三朝元老手執一白

扇題云一塲夢行至建寧府鄭虎臣至悉拘其行
李所帶珍貨及諸郡饋遺皆奄有之制其出入節
其飲食窘辱備至似道不堪其苦初似道在相位
嘗夢鄭姓者殺已于是朝士有姓鄭者皆以事去
之迨其既敗則殺之者乃虎臣也虎臣之遺史但
謂福王與芮怨賈故欲使之甘心而不言其故先
是咸淳中王似帥越有清名福邸干政似以法繩
之福王素信任幹辦丘淵越有水患民訴者千餘
人似累日不能决淵陰嗾民突入擊似似窘逃避
于廁掠其家而去似道聞之乃罷似命捕淵欲誅

之淵匿于王所有司捕之急王以書責上上謂似道曰叔叔書也師相當何如似道不得已竄其事故丘淵深憾似道欲置之死地其後似道敗遣虎臣者淵也

詹徽殘忍

太祖嘗命詹徽與 懿文太子同錄重囚 太子屢欲有所出徽性殘忍不從間以言于 上上曰彼所執是也 太子因言治天下當以仁厚 上怒作色曰俟汝有天下爲之 太子皇遽自投金水河中左右還入水抱持者免罪解衣而救者皆死

太子以是得疾語 皇孫曰我之死徽爲之也無忘我讐他日復與 皇孫錄囚問死囚當加何刑曰斷其手足遂比徽曰汝罪當死速即此刑

羅倫作威

羅狀元應魁復官後乞養病還鄉從游者頗衆遂立爲鄉約凡爲不善者衆不之齒大惡者棄之于皂有強梁者一二人皆被執投之水鄉人不平訟于官而應魁適已卒其徒十餘人皆坐謀殺人爲從者律使應魁不死將置之重辟無辭矣

于少保受冤

景泰間用人多咨訪於于少保謙時欽祭酒翰林徐有貞意圖之以門生楊誼爲于公內姻托爲之請至于再四于公曲意從之因中使言于 上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使後生秀才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不能對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遙聞祭酒之說而未悉有貞竟不得知遂銜少保中阻至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果誣于公重罪

毛伯溫傲肆

興獻帝在興邸雅重文士有朝者輒令見 世宗毛御史伯溫朝時亦獲見時 上年十一溫以手撫弄 上首與額且曰貌相良雅秀 上退屏後憤然不平此正位嘗以問內侍曰何御史大如此或對曰彼以代巡爲職故當時敢爲傲肆 上然之因是漸以裁抑御史爲念

陳文復仇

錢溥素善內官王倫陳文與東西隣謂溥曰倫來君當見報一日倫至而溥不言文甚銜之 上初即位倫以潛邸舊人頗自尊大于老內官若牛倫輩

皆易視之　仁壽太后初嘗欲見　上于東宮爲倫所阻以故大惡之遂下倫獄溥坐交通預草

上即位　詔并下獄黜爲順德知縣文在内閣頗與力焉

宦途宜愼

餘冬序錄云予登進士觀政工部父執徐公孟章謂予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心腸條直今却不宜如此坐中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作文詩亦須愼之不然忌者謗議交作矣予初不以爲然後任兵部職方主事考滿同年與予有隙者適在

河南道遂以考語中之吏部詢知爲誣而寢且一歲得連遷予于是始信徐公之言爲不妄而又喜人自有命非作惡者所能害

何兢復讐

蕭山庠士何兢父爲侍御時按浙者亦何姓將臨越蕭山令鄒志遠迎之途適兢父盛騶從來令誤爲按浙者長跽道左遂大恚兢父誣以不法事客擬遣戍佯召飲預具文牒至即促之行途中令擦其雙目致之死兢傷父死非命以姑蘇王某其父執也與謀報復之策王與寢同一室兢終夕不寐王試呼之無不應王知其意堅夾輔之踰十六年志遠晉江西僉憲尚未履任兢亦擦其雙目聞之于朝兢與志遠對鞫齧肱肉幾盡志遠曰汝如何毆父毋官兢曰印不在手曰汝如何毆江西僉事曰憑不在手志遠曰汝當念我八旬毋兢曰吾父死吾止十二歲兒志遠無以對坐無辜殺人論死兢父寃得白

發棺報復

青州生員古清恃才妄作凌虐鄉里死後人發其屍支解之縣于林木濬縣王都憲越之父既葬被發

而喪其元求之不得乃刻木以代而葬之後食醬至甕底其元在焉王以是終身不食醬

戴章甫剛戾

戴冠章甫號濯纓子爲人伉爽大言詩不甚工而自負不淺嘗與外舅都公會于虎丘終夕誦其所爲詩公惟取其子胥一絶云鐲鏤寃血洒黄埃覇業明朝便艸萊剜目吳門留死諫不因南望越兵來累以解首自期而不中式翟永齡以詩嘲之曰章甫哥兮章甫哥年年指望掇高科解元抝在荷包裏誰道京城[illegible]人多後以歲貢得山陰訓導提學

司馬垔在吳曾撻章甫至是胥會不以師禮待垔垔怒因而忿爭垔入郡訴太守而章甫隨跪堦下歷舉垔在吳淫虐事垔歸一疾卒章甫被訟失官其勁健之志老而不衰云

師誣門人

戴御史用字延獻江西萬安人未第時常延一師于家塾師好爲人作訟牒用乃却之其俗凡爲師棄于人者無所容身由是怨之乃匿處隣郡令家人訟於官云師有經義值銀若干用圖之致死用不勝榜掠乃自誣服用家以重賞購求能得其踪跡

者踰年忽二人報其匿處乃俾爲嚮導果得之事始白後登成化丙戌進士仕至貴州叅議使其無命寧不爲冤鬼邪典刑獄者所以不可不慎

傾險類

沈尹華

莊王學書于沈尹華昭釐惡之王好制使中謝乘間謂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悅因踈沈尹華大夫曰中謝小人也一言而使王不聞先王之道令昭釐得行其私不可不察也莊王于是罰中謝而黜昭釐

司馬申

史載陳司馬申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申嘗晝寢於尚書省有烏啄其口流血被面時人以爲譖賢之報

冶葛

隋諸葛頴得幸于煬帝多所譖毀時人謂之冶葛

蕭寘被譖

唐宣宗聽政之暇好作詩令學士屬和蕭寘手狀謝曰此詩雖桂水日千里無以加也帝澳奏云宋太子家令沈約詩蕭寘以膚淺清新比方沈約爾上

不悅曰何以將人臣比我出寘爲浙西觀察使

笑面夜叉

蔡元度對客嬉笑溢于顏面雖見所甚憎者亦加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盛章尹京典藩以慘毒聞殺人如刈艸眥然婦態雖聲欲語先笑未嘗正視或置人死地時亦柔懦不異平日

林甫陰賊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諛謂適之曰華山上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踈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

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本朝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愛已而薄適之

劉仁之矯詐

劉仁之外示長厚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袱敝蕭粗飲冷炙衣服過惡每于稠人廣衆或撾一奸吏或縱一孤貧淺識者皆稱其美而不知其飾情行詐

肉腰刀

李林甫妬賢嫉能不恊羣議每奏御之際多所陷人衆謂林甫爲肉腰刀又云林甫常以甘言誘人之過譛于上前時人皆言林甫甘言如蜜雖面有笑容而腹中鑄劍人皆側目而視

宋之遜

唐洛陽丞宋之遜太常主簿之問弟羅織殺駙馬王同皎初之遜諂附張易之兄弟出爲兗州司倉遂亡而歸王同皎匿之于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之遜逆韋與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親論之每至切齒之遜于簾下竊聽遣姪曇上書告之以希韋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兄弟並授五品官之遜爲光祿丞之問爲鴻臚丞曇爲尚衣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謂曰之問等緋衫王同皎血染也誅逆韋之後之遜等長流嶺南

杜肅

則天時斷屠極切左拾遺張德妻誕一男私宰一羊宴客坐中杜肅私裹一餤肉進狀告之明日至御前則天謂張德曰郎妻誕一男大歡喜德拜謝則天又問曰然何處得肉德叩頭稱死罪則天曰朕斷屠吉凶不與卿命客亦須擇交無賴之人不須共聚集出肅狀以示之肅流汗浹背舉朝唾其面

海燕詩

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林甫嫉之若讐曲江度其巧譎慮終不免爲海燕詩以致意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亦終退斥

李繁背義

昔陽城盡疏裴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李繁爲故人之子且其家教之素也使其繕寫繁得其情便告延齡及陽城疏入而延齡知其情一一辯之德宗遂以爲妄而不之省

盧杞奸巧

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
帝擇人代之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
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白陛下必
以臣容貌寢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
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卿文武兼資望重
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
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為杞陰計情旨莫申因再
拜受詔

冠角書名

劉貢父云張鄧公當國有遺其子友直珠冠者使者

不能徑通劉相沆謂曰我識學士我為汝通之因
以歸破其書別錄一通用己圖書印之留其真本
又于珠冠之角小書己名乃復封題如舊以授使
者使自通之他日以語友直友直大驚劉時權三
司判官尋即真俄知制誥

軟褁赴朝

乖崖自成都召為叅知政事既而腦疽大作不可巾
幞乖崖自陳求補外真宗使軟褁赴朝乖崖曰豈
可以臣一人而壞朝廷法制耶乃知杭而疾愈上
聞之使中人往視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
千兩賜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

石介被誣

石介性純古學行優敏以誘掖後進敦奬風教為己
任慶曆中在太學生徒咨問經義日數十人皆怡
顏和氣一一為講辭殊無倦色嘗請仁廟駕幸太
學欲為儒者榮觀因作慶曆聖德頌詆忤當途大
臣既而謗介請駕幸太學將有他志介因罷官得
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待闕于徂徠故棲
歲餘病死當途者誣奏云介投契丹死非其實遂
詔京東提刑司發墳剖棺驗其事繼而有孔直溫

者狂悖抵罪直溫昔嘗在介書院為學以為黨惡
遂編置介之子弟于諸郡

徐李被譖 天順日錄

正統十四年間　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慕向
不衰聞復位無不歡欣鼓舞及石亨張軏輩竊弄
威權有御史自河間來者言石亨家人覇占民田
　上謂賢與徐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
亨輩遂謂賢與有貞主使于　上前訴其迎駕奪
門之功且言賢等欲排陷之悲哭不已　上不得
已下賢與有貞詔獄是日忽雷雹大風拔木承天

門災京師震恐翌日出賢等于獄左遷叅政等官
韙諸家大木俱折氷雹尤甚李賢後轉吏部左
侍郎

曹石傾徐有貞

景泰末在廷多擇君之志二張都督輗軏石武清亨
楊鴻臚善曹太監吉祥謀主復辟諏于許學士彬
許薦徐公有貞諸人就徐議徐覧步乾象言時在
今夕遂成取日之功徐既錫節鉞權寵傾朝始凡
批荅制旨皆出閣臣後入宦寺手至是徐復請歸
閣官人浸失權嫌徐迫曹石私謁徐以事輒不從

去自陳請于 上徐復諫止毋節縮恩典盜銜之
會御史楊瑄劾曹石中批令銓曹記瑄名曹石愈
憾 上與徐多屏人語曹石乃令小豎竊伏得之
以聞 上果驚疑徐賣直久之 上意既動曹石
因造奏誹毀朝政多危語假給事中李秉彝上之
李時已丁艱去曹石以貌類一人持奏入接本小
豎視其犢甚長言大人說何事有許多文字其人
不語豎覩懸牌吏科給事中也奏入明日 命召
某人則亡之矣建捕甚急校尉妄持一人入視小
豎豎曰非也非肥而髯今瘠而鬚乃復大搜常熟
張廷端以寫竹游都下捕者視其貌惟肖且吳語
也取以入加掠亡狀後乃得李竟死酷烈之下曹
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客泰州布衣馬士權
及其官某吏楊某共為之而滅其迹耳遂收四人
及徐家屬下詔獄加之酷烈益甚瀕死數四竟亡
狀馬尤毒虐馬曰今欲吾三人何所承刑官曰徐
有貞欲作逆與汝三人謀先為此以惑 朝廷士
權顚建計謀其執筆作狀楊某書謄之士權大呼
曰徐有貞欲使今 皇帝為堯舜之君今百姓為
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官不能折獄竟

不成會承天門災徐遂得釋謫金齒

王官不得居京職

國初凡文官與王府有姻者皆不得居京職 成祖
在御始嚴猶未著 令典至成化間會議條例時
吏部田侍郎景文與王府稍瓜葛田與刑部某有
隙其當會議力陳文官與王府有姻者不當為京
職議上遂列為 令典田告歸卒中某計夫自漢
至宋宗室子弟往往應賢科居大位延至 本朝
宗室曲為防制浙民間豪傑稍與王府有姻者亦
終身無京選嘗疑此例未善而不知其由于一

人之忌嫉也

尹旻報復

成化以後居內閣者存心正大不招權納賄與六部官相處自無矛盾六部事有遺失內閣官密裁抑之六部自然畏服惟欲招權自專遂生釁隙尹旻由吏部侍郎陞尚書掌銓衡者十八九年選法公平士有定守萬安為內閣首深惡之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旻在吏部久公論已歸又壽光劉珝與旻同鄉相厚亦在內閣位亞于安能持正論安雖欲害旻為珝所梗不得行及珝因易儲事為安所讒間罷免安遂引尹直入閣托所私道士李孜省譖旻罪下旻子侍講龍于獄令旻致仕連及旻鄉里故舊皆降謫外補才望如侶鍾張海輩亦在貶謫之數

成化丁未　孝宗登極李孜省下獄死尹直罷黜萬安臺諫交章論劾極其醜詆時劉吉亞安位素附安因為之地寢不行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中書舍人吉人皆論之安自票　旨令吏部選除李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鄒智與安皆獨人智言安貪位固寵老無廉恥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天下之小人也王恕彭韶天下之君子也尤忤內閣意鄒智李文祥吉人相繼卒人以比之王炯盧照鄰云弘治改元司禮監太監懷恩先以直道黜居鳳陽至是　召還司禮監預聞　朝政恩素知萬安諂佞及知王恕巡撫蘇松時奏發中官王敬欺罔事跡及巡撫雲南時禁制鎮守太監錢能不得肆行奏于　上去萬安用王恕早朝退恩詣內閣傳　旨令安出自陳解其牙牌安趨出東長安門外從者不知也即日降　勑差人起取王恕為吏部尚書進賢退不肖一旦勇決如此人心為之痛快後萬安并子輩孫弘璧相繼死絕嗣

劉吉奸邪

弘治初劉吉用事　權隆赫無敢少忤其意者獨諭德張昇上章極言吉奸邪殺主之狀且言其能駕馭臺諫聽其指揮害人吉諷六科十三道交章劾昇陰阻言路調南京工部員外郎吉初報復言官已悉加貶竄而言官甘為鷹犬不悛昇江西人中狀元後官至禮部尚書為劉瑾所忌致仕

弘治初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為首及論劾大臣指斥萬安必連及劉吉至于南京科道倡舉王恕

入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言尤激切巡河御史姜洪專劾劉吉舉李東陽謝遷等吉深銜之及王恕召至不得入閣而劉吉代萬安專政內外不合恕有所行吉從中沮之恕舉羅明丘鴌吉以為私故傳票　旨云留邊方用時中官蔣琮等守備南京訐奏給事中方向等劉吉報前劾已恨肬謫殆盡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昺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才陞劉吉票　旨令吏部調外任恕執奏紘昺奉　命點軍不宜調吉票　旨云周紘張昺點軍不到如何不即奏聞却乃展轉才

陞挾制人已從寬調外任了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為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者之罪反責點操者之官後來何以使人哉吉不聽必欲調外任因不知外缺票旨張昺調南京通政司知事周紘調南京光祿寺署丞後姜洪巡按湖廣以漕運都御史秦紘奏調知縣其果于報怨類此恕奏薦戶科都給事中陳壽為大理寺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寺少卿恕又薦太僕寺少卿白思明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

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沮抑然不敢明言為吉所沮但屢疏辨明求退吉票　旨亦不必深辨人皆知恕為吉所娼嫉畏其威權不敢言如魏璋等為其鷹犬者皆得京堂美官御史湯鼐在中馬赴內閣會　勅遊新政之初鼐言公等輔佐國政未得盡善萬安曰我輩極力於裏裏面不從鼐退即上章劾安等不當以裏面二字語外人此是內閣深銜之及安罷劉吉當國適壽州知州劉槩考滿來京鼐州人與槩往來鼐論時政為常遺書與槩言夢一人騎牛背上所澤中公在手把五色石子右

手挽牛角引入正路其人朗而去蓋人騎牛背正我　朝姓字惟五色石乃不可破意者公首抗疏論時政為雍文第一義邪附內閣者發其事下鼐槩獄論鼐以受槩饋遺訕謗　朝政發邊衛充軍槩比擬造妖言者律罪至死時言官畏內閣威權無一人敢為槩申白者獨王恕上言槩之書詞固為狂妄其夢有無亦未可知但原其心不過與人為善之意初無惑眾亂民之情今比擬妖言論死使槩囚死于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吉票　旨云劉槩捏造妖言引論非通法司比擬未為不當你

如何這等來說且監看後竟發充軍吉等雖沮抑
怨然以懷恩在不敢加害及恩死丘濬附吉怨不
自安求去始准致仕

盛中丞受誣

都御史盛公應期歷官勤劵著聲其總治兩廣兵政
時田州土官岑猛爲亂公懲示軍門有能擒猛者
賞千兩倘自歸降當待以不死猛怙終不降遂議
進兵勦之疏陳便宜而公已被 命改督易州矣
田豫陽謂猛不軌公持此惴猛冀畧其貰猛詞不
遜公恚恨奏猛必反請征其說殊謬江右尹宗伯

云此出于公同年姚中丞之口田據以書而不知
姚素與公有隙也公性不食牛肉而張山人記其
嗜啖牛頭官轍所至日殺一牛不可勝數異哉山
人妄語若是乎抑誤聽毀公者乎公受誣類前所
聞附識于此

王瓊中傷彭澤

正德間都御史彭公澤嘗與言官論朱寧忿曰吾恨
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大司馬王公瓊者王以語寧
且曰爲君致彼君私察之于是匿寧屏後彭過王
激怒之彭復大罵寧乃銜之即傳 旨罷彭官而
意未已也使衛校至其家索得其教兵官調用[illegible]
軍事令言官劾之彭坐擅調官軍公卿廷議籍其
家衆皆秉筆署名惟禮書毛公澄爲之稱冤時陸
太宰完稱病不出明日出亦從王議毛復大呵于
朝幸得免時科道有敢言者即傳 旨謫任未幾
寧敗王與陸皆以宸濠黨編籍嘉靖初 詔起彭
公爲兵部尚書

楊廷和責友

正德中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既畢必獻
規諫之語是日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直講既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添出書外許多說
話忠與廷和等皆舊東宮官瑾奏此二人當打發
南京去陞二人南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皆添注
者雖陞之實遠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
廷和曰瑾所爲如此不可再見人知必以我輩交
瑾矣忠深然之廷和密以錦幣辞墡瑾曰劉先生
不足我耶後瑾遂厚廷和而疎忠其責友如此

楊廷和庇姪

楊閣老廷和從子愷恃楊勢武斷于鄉里黨苦之適
御史蘇恩巡按四川頗行辭摘[illegible]曰從子愷在家

多不法煩道長懲以重刑恩至蜀令新都尹陳章
爲愷事得九十二條章具揭帖呈恩恩曰汝能擒
愷我疏薦汝章果擒愷至恩即榜笞愷以大辟議
罪上下咸駭異已而有承差詣京恩令以此復揚
揚曰吾家人奚有茲事縱有亦不當如是處恩聞
而懼立命釋愷未復命即移疾歸因以陳揭帖奇
揚言此事皆章所爲明年考察章遂罷官

胥魁桀黠

陳學士貫爲省副時三司有一胥魁桀黠狡[illegible]
權倖省中之事率以諮之每聲喏使司徒往往陽[illegible]

欠伸不敢當其禮陳聞而不平決意入省斥逐之
既來參見嚴顏以待胥知其意奉事彌謹稟承明
敏舉無留事歲餘陳亦善待之一日陳謂胥曰宅
中欲會一二女客何人可使幹辦胥曰某公事之
隙督往督視亦可陳不知其心有包藏乃曰爾若
自行甚善宴席所須十未具一胥乃携十餘歲女
子于東華門街插紙標于首曰爲陳省副請女客
令監厨無錢陪倫因嫁此女要若干錢遂結皇城
司密邏者俾潛以聞　朝廷將行黜降賴宰臣辨
解終歲竟罷去止得集賢學士

友生齊制

毘陵翟頎二生素交厚每相會輒談及國事一日頎
書其所志以示翟言頗不謹既而自悔急遣人追
索翟已執之爲奇貨矣後頎得薦爲京職翟毋從
假貸即應之弗吝人以頎爲失義而不知爲其制
也一書記辛稼軒帥淮時陳同甫往謁之與談天
下事稼軒酒酣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斷牛頭之山
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同甫夜料
稼軒酒醒必悔恐殺已以滅口乃逃去月餘致書
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古今人事
固有偶同然者同甫平生自許甚重其亦爲此耶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一

海石閒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攝生類

肉竈燒丹

開運中術士曹盈道來謁自陳能肉竈燒丹借廳修養詢其說肉竈者未生朱砂飼羊胥腊乃供厨借廳者素女容成乃閉陽採陰之道

種壽泉

長生之藥惟積津液灌溉丹田為上仙家以津液為種壽泉祖黃庭也

讀書節慾

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最宜節欲蓋勞心而不節欲則火動火動則腎水日耗而火熾則肺金受害傳變為勞瘵出儒門事親書

痰疾類

醫和語

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為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蠱惑之疾女為蠱惑世之知者衆其為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為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也醫和之語吾當表而出之

膁瘡

瘡發於足脛骨傍肉冷難合色紫而痒者北人謂膁瘡南人呼為肝瘡其實一也然西北之人千萬之中患者乃無一二婦人下實血盛尤罕斯疾南方婦人亦多苦之蓋俗喜飲白酒食魚鮝嗜鹽味而鹽則散血走下魚乃發熱作瘡酒則行藥有毒三物氣味皆入於脾腎而足脛之間二脉皆由故瘡

之發必在其所素問云魚鹽之地海濱傍水民食魚而嗜鹹魚能使人熱中鹽能勝血（魚發瘡則熱中之信鹽發熱則勝血之徵）其民皆黑也酒之病為癰瘍（熱血而弱故喜為癰）又本草酒大熱有毒能行百藥服藥石人不可長以酒下遂引藥入于四肢滯血為癰疽今日酒麯中多用草烏之藥皆有大毒甚於諸石釋經謂貪刃刃之蜜忘截舌之患況又害不在於目前者乎諺謂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信夫

純佑狂病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佑材高善知人通兵書學道

家能出神一日方趺坐爲妹婿蔡交以杖擊户神驚不歸自爾遂失心然居喪猶知禮草文正行狀皆不失誤至其得疾之歲卽書曰天下大亂遂擲筆于地盖其心之亂也有子早世只有一孫女喪夫亦病狂嘗閉於室中窓外有大桃樹花適盛開一夕斷櫺登木食桃花幾盡明旦人見其裸身坐於樹杪以梯下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表議郎任誼以壽終

嗜酒奇疾

秘書丞張鍔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

月中着襪袴紗綿相半右則苦熱

徐氏奇疾

參政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卽舉身戰慄至於幾絶見毋與弟皆然至死不明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曰打鐵疾遂作更不欲見竟逐去之醫遂無能施其術

腸痒疾

傳舍人爲太學博士日忽得腸痒之疾満腹作痒又無搔處欲笑難笑欲泣難泣數年方愈

傳屍病

隋煬帝大業末年洛陽人家中有傳屍病兄弟數人相繼亡殁後有一人死氣猶未絶家人並哭其弟忽見物自死人口中出躍入巳口自此卽病歲餘遂卒臨終謂其妻曰吾疾乃所見物爲之害吾氣絶之後便可開吾胸喉視有何物言終而死妻子依命開視胸中得一物形如魚而有兩頭遍體悉肉鱗置鉢中跳躍不止試以諸味雖不見食須臾皆成水投以諸毒藥皆隨銷化時夏中藍熟因以少靛置鉢中此物卽奔馳須臾間便化爲水相傳

靛以療噎　出廣古今五行記

異症

常聞河内縣丞韓肇云一人病耳癢命鑷工爬剔之耳中出線帛碎屑終亦無恙近時吳書滁水張公患瘡在告一日閒坐忽臂肉作癢搔之覺有物在指下摘之抽出肉内紅線五六寸初疑是觔詳視之實線也方怪之俄而作痛瘡遂作卽此推之則耳中碎帛亦或不誣

嗜酒吐物

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嘗數斗至午後興發不可遏家

業出是殘破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舌初視無痕
竅至欲飲時眼徧其上矗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
立盡至常日所飲之數而止遂投猛火中忽暴烈
爲數十片士人自此惡酒

腹鳴如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中有聲如擊鼓
遠聞于外腹消則聲亦止一月一作經數十醫莫
能治

奇疾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秘每嘆曰養心莫善於寡

慾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竟莫制之踰
年遂卒旣浴通身透明肝膽筋骨歷歷可數

醫療類

論醫

醫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
疑似之間便有死生之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驗
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煖於疑似
之際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巧飾遂非以
全其名間有謹愿者雖或主人言之亦參以所見
兩存而雜治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
有疾求療必盡告以所患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
然後診之虛實冷煖先定于中脉之疑似不能惑
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嘗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
醫爲事哉

火輪三昧

凡病膏肓之際藥難效此鍼灸之所以用也鍼長於
宣壅滯灸長于行氣血古人謂之延年火又曰火
輪三昧

僧治蛇傷

徑山寺主園僧行菜畦間爲蛇傷足久之毒氣蔓延

一脚皆爛號呼宛轉常住爲招醫積費數千不能
愈有遊僧見之曰吾能治此病汲淨水洗脚去腐
膿敗肉挹以軟帛取藥末均糝瘡中惡水泉涌良
久乃止明日又淨洗如初日日皆然但見水漸少
肉漸生一月之後平復如舊主僧及合寺大喜欲
謝以錢物僧云吾與山門結緣豈以利也却不受
他日主僧盛食筵之謂曰山中虵虺多被傷者時
有之願得奇方以備緩急僧云和尚有命敢不從
但此方來處絕妙不必廣傳香白芷爲末入鴨觜
膽礬射香各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未幾僧去良

老升座以此方遍告諸人無不効驗

荆芥治中風

荆芥穗爲末以酒調下三二錢凡中風者服之立愈前後甚驗有兒疾已華以酒滴水中調一服服之立定真再生也

內障

痘瘡後餘毒上攻遂成內障目不辯人其方用蛇蛻一具洗淨焙燥又用天花粉各等分爲細末以羊肝破開入藥在內麻布縛定用米泔煮熟切食之經旬而愈此奇劑也

喉痺乳蛾

治喉痺并生乳蛾用蝦蟆衣鳳尾草洗淨擂細入鹽霜梅肉煑酒各少許和再研細用細布絞汁鵝毛拂掃患處隨吐涎痰即消

杖瘡

鄭金耀有杖丹一方用水蛭爲末和朴硝少許以水調付瘡上屢施於人良驗

閉結

饒醫熊彥誠年五十五歲病前後便溲不通五日腹脹如鼓同輩環坐候視皆不能措力與西湖妙果僧慧月相善遣信邀致訣別月驚馳而往過釣橋逢一異客風姿瀟洒出塵揖之曰方外高士何子子趨走如此月曰一善友久患閉結勢不可料急欲往問之客曰此易事耳待奉施一藥即脫靴入水探一大螺而出曰事濟矣持抵其家以鹽半匕和殼生搗碎置病者臍下三寸三分用寬帛緊繫之仍辦畜器以須其通月未以爲然姑巽謝之而前及見熊昏不知人妻子聚泣諸醫知無他策漫使試之曾未安席砉然暴下醫愧嘆而散月歸訪異人無踪矣熊後十六年乃終白下董守約以脚

氣攻注爲苦或教之搥數螺傅兩股上便覺冷氣追下至足既而亦安

解斷腸草毒

斷腸草形如阿魏葉長尖條蔓生食三葉以上即死乾者或收藏經久作末食亦死如食未久即以矢汁灌可解其毒此草近人則葉動將嫩葉心浸水涓滴入口即百竅潰血其法急以伏卵不生鷄鴨者細研和香油灌之乃盡吐出惡物而甦少遲不可救矣一名胡蔓草[illegible]醫家言凡中一切毒即以香油飲之無[illegible]

却病十法

靜坐觀空照見一切生死是非利害毀譽得失皆妄非真譬如泡影當下消亡一也煩惱見前一時不能排遣便宜尋一暢快事令其釋然所謂借境調心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寛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間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受之五也家庭和順朋友契合無交謫之言六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常使有脩然自得之趣而畔援歆羨寂然一念不生七也慎風寒節飲食嗜慾澹泊思慮減少行住坐臥惟朗自適無以

自强八也覓高明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譚九也毋以病為苦毋以死為患常令胸次寬平襟期灑落十也

枸杞妙藥

枸杞氣血中之妙藥昔浙僉憲南昌唐貞山公對予言舊患腰痛疾轉側頗艱後有人教以服枸杞因袖褁之不時常食腰痛既已脫然而精神更覺倍昔及考朱孺子得枸杞根食之忽覺身輕能飛峯巔載覽天隨生與蘇子瞻杞菊賦至以杞為糧以菊為糗乃知此為上藥

蘿蔔治狂疾

縣後中齊州有人病狂每歌曰幼年步步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又歌曰五雲華蓋曉玲瓏天府由來汝腑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蔔火吾宮後遇一道士作法治之云每見一紅衣小女引入宮殿皆紅多召紫洲小姑令歌道士曰此正犯大麥毒女即心神小姑脾神也按醫經蘿蔔治麵毒故曰火吾宮即以藥兼蘿蔔而食其疾遂愈

眼齒

歲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illegible]語云眼[illegible]齒便漱潔）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錄之

柁汗療疾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柁牙為柁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茯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別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為末

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似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療貪食比干之餕餘可以已佞砥樊噲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大笑

藕節治痢

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肆遣中使宣之至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脉醫曰此冷疾也其法用新采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即愈德壽大喜就以金杵臼賜之乃授以官至今呼為金杵臼家可謂不世之遇

公安藥方

向友正元仲之子也淳熙八年為江陵長史攝公安令癰發于胸臆間療半歲弗愈嘗浴罷痛甚委頓而臥似夢非夢見一偉丈夫長鬚巨目執拂塵披衫微揖而坐傳藥方與之曰用末藥瓜蔞乳香二味以酒煎服之且言桃源許軫知縣亦録此方但不用瓜蔞若欲速效宜服此友正敬謝即如其戒不終劑而痊後詣玉泉禱雨瞻壽亭關王像[illegible]所感夢者因繪祀於家

[illegible]類

土饅頭

[illegible]仙傳有賣藥翁嘗呼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此言最警悟范石湖所謂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本此

處在人亡

後漢東平憲王蒼顯宗母弟也上問處家何等最樂對曰為善最樂及肅宗東巡幸其宮追感謂其子曰思其人至其處其處在其人亡因大慟

王戎喪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

張曙製詞

唐張禕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回其猶子右補闕曙才俊風流思增大阮之悲乃製浣溪沙詞曰枕障熏爐[illegible]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illegible]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illegible]大阮退朝凭几無聊忽睹此詞不覺哀慟[illegible]此必阿灰

所作阿灰郎中諫小字也諺曰小舅小叔相追相搏諢戲固不免也

宰相賜襚

韓熙載既貶謫上表其畧云無横草之功可裨於國有謟天之過自累其身又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環床而涕泣三千里外送孤客以何之一葉舟中泛病身而前去遂免南行後臥病終於南城戚家山後主賜衾被以襚贈同平章事所司以為無贈宰相之故事後主曰當自我始徐鉉祭文所謂黔婁之衾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扃

挽詩

韓獻肅諱絳字子華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亦異事也故蘇惠公頌挽詩云三登慶曆三人第四試熙寧四輔尊公蓋自樞密遷參政宣撫陝西卽軍中拜昭文相再入史館

發引曲

神宗將蹔永昭陵大行梓宮發引王禹玉時為翰林學士作平調發引二曲一曰玉宸朝晚忽掩赭黃衣愁霧鎖金扉蓬萊待得仙丹至人世已成非龍輴天仗轉西畿旌旆入雲飛望陵宮女垂紅淚不忍翠輿歸其二曰上林春晚曾侍奉晨游大殿戲龍舟玉簫聲斷催仙馭一去隔千秋遊人重到曲江頭事往涕難收空餘御榻傳觴處依舊水東流聞者無不淚下

忠宣謚議

范純仁堯夫丞相薨禮官謚曰忠宣考功鄧忠臣撰謚議詞甚激切有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更輸屈子之忠占鵩坐隅已分賈生之死時論皆以為允當

仁宗德感

仁宗既疾京師小兒會闕下燃首以祈福日數百人有司不能禁將葬無老幼男女哭泣過哀計於契丹所過聚哭既計其主號慟執使者手曰四十年不識兵矣葬而來祭以黃白羅為錢他亦稱是

木稼山摧

熙寧六年冬京師雪後大風草木盡稼七年華山宸阜頭把又二年司徒侍中韓公琦薨王丞相作哀詞曰木稼嘗聞達官怕山摧今見哲人萎蓋紀實事也

祭東坡文

東坡之沒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文尤傳如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公主挽詞

秦國公主薨神考賜挽詞曰海濶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深閒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都門送車反宿草自春菲又曉發城西道靈車望更遙春風寒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衣暗香隨玉篆消芳魂無北渚那復可爲招又慶自天源發思從國愛深歌鍾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還沁樓高亦隔秦區區會稽市無復獻珠人

楊大年哀詞

宋時北狄致祭宋皇后楊大年捧讀空紙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朶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享仁廟大喜宋洪忠宣自嶺外從宜春没于保昌張子韶致祭但云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其官之靈嗚呼哀哉尚享其情哀愴過於詞也

正人薨逝

三原王端毅公以清忠勁節負天下重望爲一時名卿之冠年七十八致仕九十三而終臨終之日遷於正寢戒家人曰吾氣將絕必有風雷環繞吾居爾輩謹無哭當靜以待之公方瞑目少頃震雷大風雨下如注家人相戒屏息良久開霽乃敢舉哀及殮視公貌如生焉時正德某年月日也嘗聞河津薛文清公沒時亦有風雷之異白虹貫空經時乃滅正人君子氣與天地相爲感召者固如此夫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一終

人物門

自新類

周處自新

周處義興人年少兇俠爲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虎並皆暴犯百姓謂之三横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冀除三横惟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處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

出處亦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入吳訪二陸平原不在止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陸機爲平原內史陸雲爲清河內史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况君前途尚可特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耶處遂改勵卒爲忠臣孝子

朱原虛

江州朱原虛爲學兇有詩名父母亡而二弟垂髫父母所遺綾錦十餘篋原虛匿之又逐二弟於外流離不振一日隣人降紫姑仙原虛在坐請曰問仙姑能詩幸見教仙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斷各悲凉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皇恐即召二弟還家兗聚教之業儒俱登科典州郡二弟事原虛如事父焉夫二弟固賢矣而原虛始乖友道繼即改圖殆庶幾哉遷善徙過者矣

集慶寺二老人

杭郡集慶寺自宋來有戴老人巾二像爲楊君余君云昔二人俱有田在南高峯下所謂九宮八卦者楊冨余貧楊因凌之使其無穫而余自揣力不能抗抱恨成病將卒語匠曰棺鑿前後二孔吾必化

赤蟒以嚙此傖或以語楊楊大懼悔罪即具壺榼往願割畆以謝過因將炙啖病者張口噓氣即有小蛇數十自其喉出取炙而尾尚未成楊益大懼知果業非虛即與余並捐田集慶寺而身就禪誦皆近百歲既化塑其像受供至今楊君險而知改悟翻然竟結善果享祝百世所謂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者耶

虞一

奉化海上漁人虞一以取砑螺爲生每得時率用生絲綿作圈套其上候吐肉出則盡力緊縛之二拔

無餘數年後右手背生惡瘡五指及皮俱脫落痛
苦之甚畧不能運動追悔前業誓不復更爲久之
乃愈遂棄妻子捨身爲寺家奴

言語類

晏嬰辭辯

齊晏嬰短小使楚楚爲小門於大門側乃延晏子嬰
不入曰使狗國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
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
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王謂左右曰晏嬰辭
辯吾欲傷之坐定縛一人來王問何爲者左右曰

齊人坐盜乎對曰嬰聞橘生於江南至江北爲枳
枝葉相似其實味且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
齊不解爲盜入楚則爲盜其實不同水土使之然
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illegible]

父重于君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
過曰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
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
君之爵無以顯吾親受之于君致之于親凡事君
皆爲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

張溫秦宓問荅

蜀志曰吳使張溫來聘溫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
有之溫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
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
云鶴鳴九皐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
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若其無足何以步
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曰何以知之曰天子
姓劉是以知之宓之援經荅問殊不詭于正至末
一語詞嚴義正其與帝曹魏而書蜀入寇者殊失
春秋之義

劉禎

典畧曰文帝嘗賜禎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以爲像
因書嘲禎云夫物因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
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及也禎荅曰禎聞荊
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
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
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
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夫尊者
所服卑者所修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
成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農夫先嘗其粒恨禎

所帶無他妙餙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
皆如是

李令伯

李令伯嘗聘吳吳主與群臣汎論道義因言寧爲人
弟令伯曰願爲人兄吳主問何願爲兄令伯荅曰
爲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群臣稱善

車浚

陸遜聞車浚令名請與相見謂曰早欽風彩何乃龍
蟠鳳峙不肯降顧邪荅曰誠知君侯敦公旦之博
納同尼父之善誘然蜥蜴不能假重雲以升舉鵾

雀不能從激風以飛揚是以無因爾時坐上賓客
多是吳人皆相顧謂曰武陵蠻夷郡乃有此奇人
浚曰吳太伯端委之化以改被髮文身之俗今乃
上挺聖主下生賢佐亦何常之有遜歎曰國其昌
也乃有斯人（出劉氏小說）

陸士衡

士衡在座安仁來陸便起去潘曰淸風至塵飛揚陸
乃應聲荅曰衆鳥集鳳凰翔

士語

晉世不惟士人語淸標玄致而釋子輩語亦復可聽
高僧傳所載是已如鳩摩羅什偈云哀鸞孤桐上
清音徹九天惠齊謔寶淵曰昔謝氏靑箱不至不
作文章今卿白麓未到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
乃打狗杖耳道賁聞蟋蟀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
薛道衡稱則公之文曰屢發新彩英英獨照慧常
聞梵唄曰疊疊灑灑似伏流之吐波又曰却轉弄
響飛揚長引聲發喉中脣口不動又曰以哀婉爲
入神用騰擲爲淸舉文句則如端夏多隙無事忽
景又云依義莫依語又云當爲心師不師於心又
云籠食詎貴釣餌難嘗又云忘懷去來者朝市一

江湖眷情生死者幽栖猶桎梏又云沙漠織寒長
風負雪又云莊矜老帶彈沐斜陽又早帳風首春
席雲阿又云雖淚至之有端固憂來之無兆使入
世說固不能辨也

俗耳鍼砭

戴顒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
耳鍼砭詩腸鼓吹（高隱外傳）

王僧虔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書畢帝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
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善自謀

蕭顒

梁蕭侍中子顒侍高祖曰我爲通史衆史可廢荅曰仲尼賛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同符復在今日時爲名對

名子

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勵勗勉高祖謂光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荅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大嗟悅（出談藪）

盧詢祖

盧詢祖才辨機敏邢子才嘗戲之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君不壽盧荅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邢大賞其敏贍

李諧

北使李諧至南梁武與之遊歷偶至放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荅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慙

方時遠

隋國子博士方時遠煬帝問天子有女樂否朝臣不對乃進曰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樂著於雅頌帝悅之

辛郁

唐辛郁管城人舊名太公弱冠謁太宗於行所問何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太宗悅命直中書（出御史臺記）

蘇易簡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上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荅曰忠孝一生心上悅以御金器畫度悉賜之

李白

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相通天帝座恨不携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搔首集）

清高門户

白樂天語人曰吾已脫去利名𨈏鎖開清高門户但連龕子毋丹不知何時可成耳（出[illegible]）

走丸之辯

張九齡善談論每與賓客議論經旨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時人服其俊辯

裴令遺言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

未成軟碧池綉尾魚未嘗漢書未終篇可爲浪耳
晉公遺語

掃露明軒

王施避寇入天台山主人賀理給以牛粥練蕷施謝
曰公乃司命延我光景當爲掃露明軒永爲下吏

王仲連

左散騎常侍王仲連北土人士元宗嘗謂曰自古及
今江北文人不及江南才子仲連對曰誠如聖旨
陛下聖祖玄元皇帝降亳州真源縣文宣王出於
兗州曲阜縣亦不爲少矣嗣主有愧色

孫忌

世宗即位嗣主遣孫忌奉表稱藩既而背約世宗問
忌江南虛實忌曰本國雖小甲兵尚有三十萬未
易可圖世宗曰江南不足十數郡何見欺也忌曰
精兵雖止十餘萬然長江一條飛渡千里可敵十
萬國老宋齊丘乃王猛謝安之儔可敵十萬

宋閣使者

元豐間宋閣使者善人倫上知而問云朕相法如何
對云陛下天日之表神明之姿下臣不得而名又
問王安石如何對云安石牛行虎視牛行足以任
重虎視足以威遠又問卿如何臣草木之質陛下
用之則貴不用則賤

東坡論動静

王介甫一夕以動静二字問諸門生諸生作答數百
言公皆不然之時東坡維舟秦淮公曰俟蘇軾明
日來問之既至詰前語東坡應聲曰精出爲動神
守爲静動静即爲精神也公擊節稱歎

日月燈光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
豈得以配日月吕吉甫惠卿曰日昱乎晝月昱乎
夜燈光昱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
大以爲然

澆書攤飯

東坡謂晨飲爲澆書李黄門謂午睡爲攤飯

南北曆異

蘇頌子容丞相博學無所不通熙寧十年爲遼生辰
國信使在虜中適遇冬至時本朝曆先北朝一日
北朝曆後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算術小
異遲速不同然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爲
然遂各以其日爲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

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

輝僧

孝宗幸天竺有輝僧相隨至靈隱見飛來峯問僧曰旣飛來何不飛去僧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僧曰持此何爲曰念觀音經上問自念則甚僧曰求人不如求巳孝宗大喜

子瞻喜談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而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談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時聞者無不絕倒

和靖對語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讐曰此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如此所養可知巳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稱學生可笑也

陳理功賞

陞與初賀子忱知樞密院有武臣陳理功賞狀云三十餘年累立戰功宣和年第一次燕山府立功第二次白溝河立功第三次黃河立功第四次京城立功建炎年第五次海州立功第六次楊州立功紹興年第七次瓜州立功第八次和州立功第九次太平州立功辭氣不平謂朝廷推賞一次輕如一次賀正色云只爲邊面一次近如一次武臣無詞聞者稱服

王遇對孝宗

孝宗初臨御萬幾之餘留心經術無所不涉百寮奏對時有顧問多致失措有王遇者蜀人著雋聲在選調宰相薦之上殿孝宗驟問之曰李融字曰若川謂何遇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入樞密院

治天下匠

中書令耶律文正王楚材字晉卿在金爲燕京行省員外郎國初從太祖征伐諸國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於上上曰本朝尚武而君欲以文進不巳乎王曰治弓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

下匠耶上聞之喜自是待王益密

楊石齋善對

辛巳　武宗宴駕　世宗繼大統方在冲年登極之日　御龍袍頗長　上俛視不已大學士楊廷和奏云　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聖情甚悅

詹蘇諧語

詹侍御蘇行人五鼓行長安街將入朝呵導聲相近蘇問前行為誰從者曰道裡詹爺即曰瞻之在前詹聞問後來為誰從者曰行人司蘇爺即回首曰後來其蘇

宴會類

前筵後筵

古享禮猶今前筵古燕禮猶今後筵杜預曰享有禮貌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燕則折俎相與食飲

卷白波

資暇云卷白波起於東漢初擒白波賊戮之如席卷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

甌宰

廣席多賓必差一人慣習精俊者充為甌宰使之舉職律眾

羊曼宴客

晉羊曼在丹陽日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不復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時羊固拜臨海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精肴時言固之豐腆不如曼之真率

飛英會

蜀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荼蘼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茂燕客於其下約日有花飛墮酒中者為嚼一大白或語笑喧譁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座無遺者當時號為飛英會傳之四遠無不以為美談

花裀

學士許慎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於花圃中未嘗具帷幄設坐但使僕輩聚落花鋪於坐下曰吾自有花裀

陪酒陪歌

釋仲殊每歲禁烟前後置酒饌以待來賓賞花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俚語云彈琴種花陪酒陪歌

過廳羊

熊翻每會客至酒半揩前旋殺羊令衆客自割隨所
好者綵線繫之記號畢烝之各自認取以剛竹刀
切食一時盛行號為過廳羊 青州雜記

鬥社

廣順三年以柴守禮子榮為皇子拜守禮為太子少
保致仕皇子即位是為世宗守禮居西洛與王溥
王彦超韓令坤之父結友游嬉裘馬衣冠僭逼逾
制常日具設樂集妓輪環歡謔無已謂之鬥社又
洛陽多妙妓守禮日點數名以片紙書姓氏押字
大如掌使人持呼之被選者詣府尹出紙呈示尹

從旁僉字妓見尹押即時爭至買笑陪禮

真率會

温公熙寧三年辭樞密副使不拜四年自永興路安
撫使遷京西路安撫使又辭不赴請西京留守許
之優游多暇訪求河南境内佳山秀水之處凡目
之所覩足之所歷窮盡幽勝之趣十數年間勤於
登覽于是耆老六七人時相與會于城中之名園
古寺且為之約果實簡則易繼命之曰真率會文
潞公時以太尉守潞公伺其會戒中廚具盛饌直
往造焉笑而延之戲曰此會可却矣相與歡飲夜
分而散後潞公語人曰吾不合以此人入吾會也

席中口號

趙叔平罷叅政致政居睢陽歐陽永叔罷叅政致政
居汝陰叔平一日乘安輿來訪永叔時呂晦叔以
金華學士知潁州啟宴以召二公於是歐公自為
優人致語及口號高誼清才縉紳以為美譚口號
曰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
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紅芳已過鶯猶囀青杏
初嘗酒正醇好景難逢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陳烈

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飲君謨以官妓
佐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併酒擲于案上
作皇懼狀踰墻攀木而遁泰伯坐上賦詩云七閩
山色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酤酒處
幾多鳴艣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
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烈聞之
遂投牒云李覯本無士行輙造賓筵詆釋氏為妖
胡指孟軻為非聖援吾聖逕云非聖人者無法合
依名教肆諸市朝君謨覽牒笑謂詩末有云傳語先
生今後不使弟子來也

内庭侍宴

杜審琦昭德皇太后之兄視太祖太宗皆甥也一日陳内宴於福寧宮憲后臨之祖宗以渭陽之重終宴侍焉及爲壽之際二帝皆捧觴列拜樂人史金者龐能屬文致詞於簾陛之外其畧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太祖太宗特愛之

宋京

宋京修唐書嘗一逢大雪添帟幕然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

堂紙草列傳未成謂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也其間一人來自太尉家京曰汝太尉如此天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爐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内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燕集屢舉以爲笑

禁夜飲

古人飲酒有節多不至夜故長夜之飲君子非之京師惟六部十三道等官飲酒多至夜盖散衙時纔得赴席勢不容不夜飲也若翰林六科及諸閒散之職皆是晝飲吾鄉會飲往往至昏暮纔散此風亦近年後生輩起之殊不思主人之情固所當盡僮僕伺候之難父母掛懷之切亦不可不體 本朝李賓之學士飲酒不多然遇酒筵聯句或對奕則樂而忘倦嘗中夜飲酒歸其翁猶未寢候之賓之愧懾當作懾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歸此爲人子者所當則效

雅戲

狂客過豪家索酒飲知有饋魚蟹未出客曰孟嘗君

門下焉得無魚畢吏部船中定須有蟹一女奴速出將毋命荅云主人不殺已付校人畜去上客先期都爲學士嘗空玄亭謝詩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遊覽類

載油幕

天寶遺事長安貴家子弟每至春遊宴供帳於園圃中隨行載以油幕或遇陰雨以幕覆之盡歡而歸

掛裙幄

唐輦下歲時記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裙插掛爲宴幄其奢侈如此

惜春御史

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闌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括香（王建集）

樂天遊山

白樂天爲郡時夜嘗携容滿蟬態等十妓遊西武丘等山嘗賦紀游詩其末云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看花馬

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朋聯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韉金絡並轡於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皿而隨之遇好囿則駐馬而飲

探花使

秦中歲時記進士杏花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爲探花使徧游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使皆有罰

元宗宴游

南唐元宗友愛之分備極天倫登位之後與太弟遂燕王遏齊王達出處游宴未嘗相舍軍國之政同爲參决保大五年元日大雪上詔太弟以下登樓展宴咸命賦詩令中使就私第賜進士李建勳方

會中書舍人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於溪亭卽時和進元宗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入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興咏徐鉉爲前後序太弟合爲一圖集名公圖繪曲盡一時之妙御容高沖古主之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侍宴詩纔記數篇而已御詩云珠簾高捲幕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春氣昨朝飄鳳管東風今日散桃花素姿好把芳姿吐落勢還同舞勢斜坐有賓朋尊有酒可憐情味屬農家建勳詩

云紛紛忽降當元會著物輕明似月華狂洒玉墀初散仗密粘宮樹未妨花廻封雙闕千尋峭冷壓南山萬仞斜寧意晚來中使出御題宣賜老僧家鉉詩曰一宿東林正氣和便隨仙仗放春華散飄白獸惟分影輕輟青旂始見花落砌更依宮舞轉入樓偏向御衣斜嚴除幸待金門詔頒布尭言賀萬家義方詩曰恰當歲日紛紛落天寳瑶華助物華自古最初飄瑞葉有誰輕擬比楊花密飛粉署光同冷靜壓庭枝勢欲斜豈但小臣添興詠狂歌醉舞一家家

遊栖賢谷　東坡志林

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栖賢谷谷中有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舛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栖賢蓋以一二數矣

游沙湖　東坡志林

黄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螄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絶人以指畫字書不數字輙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黄雞是日劇飲而歸

記遊廬山　東坡志林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當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絶云芒鞵青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矦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絶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賞初游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先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絶云帝遣銀河一派

垂古來惟有謫仙辭 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
洗惡詩徃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爲勝絶不可勝談
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
與總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絶云橫看成嶺側成峰
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
山中

中秋月 志林

今歲中秋初夜微陰不見月吾與周子集適自山中
還是時暑尤未退相與散髮披衣坐溪上二更後
雲始解剝三更遂洞徹澄爽月色正午溪面如鏡

平月在波間不覺水流意甚蕭然並溪居人樓閣
相接上下時聞飲酒歌 襟以簫鼓計人人皆以
得極所欲爲至樂然不過其狂樂淫聲不失此時
節耳安知我二人真有此月乎世人多言李太白
以醉入水撈月溺死此談若好奇之過李太白對
月能作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之句
意氣本自超出宇宙間對飲三人雖醉豈復狂惑
至此因舉寒山頌吾心如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
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四海今夕共爲中秋不知有
一人能作此公見處否雪竇禪師初住洞庭翠峯
寺道未甚行從學者無幾寺在太湖中所謂東山
者嘗有詩云太湖四萬八千頃月在波心向誰問
固已有津梁斯道之意然月一也寒山以爲無物
可比而不可說雪竇以爲無可說而不可說竟可
說乎吾不能奈靜邦復從此一重公案

泰山

東郡趙承之致和七年嘗與胡東岳游玉女池水盡竭
出敗楮如山縣尉因決水取池中所投物籍而歸
之觀中得黃金二百銖白金數倍縑繒衣服數百
計趙至岱觀過大小水簾遂登黃峴山愈奇路愈

險深嶤邃數應答不暇至龍口泉水出石縫間其
寒凝冰其甘天成月望登十八盤絶頂自山俯視
見太陰如盤亭亭于霄漢之表旦至觀峯曉色未分
有赤光於極望之東須臾霞采四出炫晃騰射金
規一縷隱起於青冥杳靄間既而大明赫然湧出
雲端恍如車輪萬里直上光耀所燭東極滄海

游山檄

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居之必千金至
於目與真景會則略不加喜毋乃貴僞而賤真邪
夫樂之真今日政在我輩春雪既霽春風亦和或

其訪於鷗邊或行歌於犢外百年瞬息歡樂幾何

肴核盃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盍

勇而前

王文端

王文端公天順初致政家居年踰八十子孫賢孝田園繞郭春夏間諸子集諸佃僕數人插秧擊鼓唱歌公與陳夫人各乘肩輿徜觀於阡陌午憩庄所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樂終日形諸賦詠鄉邑以爲美談一日登江洪漲公踦門坐觀徐諭諸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于内閣調出理部

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内則天順初年當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爲樂邪以此知出處自有定分非人力所能爲也

俳調類上

不死藥

有薦不死藥於荊王射士取而食之王欲殺射士射士曰臣謂不死藥而食之今殺臣是殺人之藥而食之何也王乃笑而赦之

三臟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以險事怵之庶可誡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抉彘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況有四耶

齊王築城

齊王一日臨朝顧謂侍臣曰吾國介於數強國間歲苦支備今欲調丁壯築大城自東海連即墨經太行接轘下武關逶迤四千里與諸國隔絕使秦不得窺吾西楚不得竊吾南韓魏不得持吾之左右豈不利邪今百姓築城雖有少勞而異日不復有

征戍侵陵之患可以永逸矣艾子對曰今旦大雪臣趨朝見路側有民裸露僵踣望天而歌臣怪問其故荅曰大雪應候且喜明年人食賤麥我即今年凍死矣正如今日築城百姓不知享永逸者當在何人也

禽大

艾子曰田巴居于稷下是三皇而非五帝其辯無能窮之者弟子禽滑釐辰出逢躄媪揖而問曰子非田巴之徒乎宜得巴之辯也媪有大疑願質于子滑釐曰姑言之媪曰馬駿生向上而短馬尾生向

下而長其故何也滑釐笑曰此殆易曉事馬駿上搶勢逆而強故天使之短馬足下垂勢順而遜故天使之長媼曰然則人之髮上搶逆也何以長鬚下垂順也何以短滑釐茫然自失乃曰吾學未足以臻此當歸咨師媼幸專留此以須我還其有以奉酬郎入見田巴曰適出遇媼問駿尾長短弟子以逆順之理荅之如何曰甚善滑釐曰然則媼申之以鬚順而短髮逆而長則弟子無以對願先生折之媼方坐門以俟期以餘教詔之巴俛首久之乃以行(音杭)呼滑釐曰禽大禽大幸自無事也可省出入

公孫龍辯屈

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夸事眩之因為王陳大鵬九萬里釣連鰲之說文王曰南海之鰲吾所未見也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子寡人之鎮陽有二小兒曰東里曰左伯共戲于渤海之上須臾有所謂鵬者群翔於水上東里遂入海以捕之一攫而得渤海之深纔及東里之脛顧何以貯也於是挽左伯之巾以囊焉左伯怒相與鬭久之不已東里之母乃拽東里回左伯舉太行山擲之誤中東里之母一目眯焉母以爪剔出向西北彈之故太行中斷而所彈之石今為恒山也子亦見之乎公孫龍逡巡喪氣揖而退弟子曰嘻先生持大說以夸炫人宜其困也

營丘諸難

營丘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橐駞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駞之為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回避憑藉鳴聲相聞使預得回避爾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邪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警鳥鵲也豈以車駞比邪營丘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於鷹鷂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縚線偶為木之所綰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為木枝所綰而便於尋索也抑不知挽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愠而荅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為死人生前好詰難之

鐸以樂其尸耳

鴨搦兎

趙以馬服君威名擢其子括爲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坑其衆四十萬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鶻買一鳧而去原上兎起颺之使擊鳧不能飛投于地又颺之又投于地至三四鳧忽蹣跚而人語曰我鴨也殺而食之乃其分奈何加我以提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爲鶻可以獵兎耳乃鴨耶鳧舉掌而示笑以言曰看我這脚手可以搦得他兎否

諱有尾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峽中聞水下有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水族有尾者斬吾鼉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蟇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龍王問蛙

艾子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爲強秦所侵徵求無巳吾國貧無以供之欲與兵一戰又力弱不足以拒敵如之何則可先生其爲謀之艾子曰亦有分也王曰有說乎艾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濱相問訊後蛙問龍王曰王之居處何如王曰珠宮貝闕翬飛璇題龍復問汝之居處何如蛙曰緑苔碧草清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如何龍曰吾喜則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以暴風次之以震霆繼之以飛電使千里之内寸草不留龍問蛙曰汝之喜怒何如曰吾之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之以怒眼次之以腹脹然後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慙色

蝦三德

艾子一夕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謂艾子曰吾東海龍

王也凡龍之産兒女各與江海爲婚姻然龍性甚暴又以其類同少相下者吾有小女甚愛之其性尤戾若吾女更與龍爲匹必無安諧欲求耐事而易制者不可得子多智故來請問姑爲我謀之艾子曰王雖龍亦水族也求壻亦須水族王曰然艾子曰若取魚彼多貪餌爲釣者獲之又無手足若取黿鼉其狀醜惡唯蝦可也王曰無乃太卑乎艾子曰蝦有三德一無肚腸二割之無血三頭上帶得不潔是所以爲王壻也王曰善

食肉之智

艾子之鄰皆齊之鄙人也聞一人相謂曰吾與齊之公卿皆人而稟三才之靈者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麤糲故少智也其問者曰吾適有糶粟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復又聞彼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不徒有智又能窮理其一曰吾觀人脚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爲繼來者所踐其一曰吾亦見人鼻竅向下利甚若向上豈不爲天雨注灟乎二人相稱其智艾子笑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東方朔

漢武游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落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雞小爲雛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哉今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出小說）

張裕

張裕饒鬚（蜀志曰張裕字南和蜀郡人明于占候而天才過於周羣）獨先主在劉璋坐嘗嘲之曰昔吾居涿郡時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卽荅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著潞則失涿著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嘲之

鄒志完

鄒志完徙昭陳塋中貶廉間以長短句相諧樂有個胡兒摸様別滿頷髭鬚生得渾如漆見說近來頭也白髭鬚那得長長黑（䶵志完）籋子摘來須有千堆雪莫向細君容易說恐他嫌你將伊摘此塋中語謂志完之長髭也

薛綜

蜀使張奉嘲尚書令闞澤姓名澤不能荅薛綜云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嘲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答也（出啓顏錄）

王尼

王尼見司馬太傅曰公負尼物太傅言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盜賊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今君左右有屋舍尼獨竆困

亦明公負尼物也太傅大笑與尼絹五十匹

郝隆

晉郝隆爲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娵隅躍清池桓溫問何物荅曰蠻名魚爲娵隅桓曰何爲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出世說）

羅友

晉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飲餞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荅曰臣昨

奉教旨出門於中路見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何不見人送汝上郡友始終慙𢌞不覺成淹緩之罪溫笑其滑稽而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出渚宮舊事）

劉道真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操櫓女荅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又嘗與人共飯素盤草舍中見一嫗將兩小兒過並着青衣嘲之曰青羊引雙羔婦人曰兩猪共一槽道真

無語以對（出啓顏錄）

伍伯騶儈

晉庾純之父嘗爲伍伯賈充之先嘗爲騶儈充置酒而純未至充曰君行常在人先今何後純曰會有小市井事未了是以後爾

目方

范武子嘗患目痛（晉中興書曰范甯字武子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就張處度求方（晉東宮官名曰張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嶷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湛任至中書郎）處度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及漢杜

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相傳此方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簁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方干

方干瘦而唇缺性好侮人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李荅曰措大喫酒點

盬下人喫酒黙餔只見手臂著襴未見口唇開衿

真猴

何尚之與顔延年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年爲猨延年目尚之爲猴一日同游太子西池延年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此人指尚之爲猴延年喜笑路人曰彼似猴君乃是真猴

劉諒

劉諒爲湘東王所善梁元帝始封湘東王湘東一目眇一日與諒共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湘東以爲刺巳因語諒曰卿言

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嫌之

徐之才

徐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公私會聚多相嘲戲常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則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徐卽荅云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墟生男則爲虜養馬則爲驢又嘗與朝士出游遥望群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徐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

薛道衡

隋薛道衡爲聘南使南朝無問道俗但機辯者卽方便引道衡見之一僧甚辯捷令於寺上佛堂中讀法華經將道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僧大引聲讀法華經云鳩槃茶鬼今在門外道衡卽應聲還以法華經荅云毗舍闍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更無以報

蕭瑀

蕭瑀嘗內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溉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

曰卿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長孫無忌

唐太宗宴近臣戲相嘲謔趙公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獮猴詢應曰縮頭連背煖浣襠畏肚寒只因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斂容曰歐陽詢汝豈不畏皇后聞邪趙公皇后之兄也（出國朝雜記）

趙仁奬

趙仁奬住王戎墓側善歌黃麞卑龍中負薪詣闕云

助國調㕛郎除臺官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麞耶攺授當州一尉宋務光嘲曰趙仁奬出王戎墓下入朱傳臺中舍彼道薪登茲列柏行人不避驄馬坐客惟聽黃麞忽一夫負兩束薪曰此合拜殿中人問其由曰趙以一束拜監察此兩束合授殿中

裴談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妒談畏之甞謂妻有可畏者三少妙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粧粉視

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耶時韋后頗襲武氏風軌中宗漸畏之内宴唱迴波詞有優人嘲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秖有裴談内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賀之乎

祕書監賀知章有髙名告老歸吳中明皇加重之每事優異將行泣涕上問何所欲曰臣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為鄉里之榮上曰為道之要莫若信乎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之子必信順人也宜名之孚再拜而受命馬久而謂人曰何謔我也我是吳人孚乃爪下子豈非呼我兒爪子耶

黃幡綽

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怜(是勿兒猶言何兒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怜(時楊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為子肅宗在春宮常懼上聞幡綽言俛首久之)上又常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傍水卧問左右曰是何人左右對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是年滿令史上問曰尔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即入流矣上笑而止又與諸王㑹飲寧王對御坐歕飯直及龍顏上曰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歕嚏也(幡綽優人假戲謔之言警悟人主解紛救禍之事甚衆真滑稽之雄)

松壽

唐韋慶本女選為妃詣朝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為卷耳時長安公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摸其耳而捲之曰卷耳后妃之德(出啓顏録)

蘇味道

唐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為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

本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撫掌而笑 出本事詩

黃幡綽圓夢

安祿山之叛也玄宗播遷于蜀百官多陷在賊中黃幡綽亦在其數及賊黨就擒幡綽被拘至行在上素怜其敏捷釋之有謂幡綽在賊中與大逆圓夢皆順其情而忘陛下積年之恩寵祿山夢見衣袖長忽至階下幡綽曰當垂衣而治之祿山夢見殿中槅子倒下幡綽曰陛下革故從新推之多此類也幡綽曰臣與大逆圓夢必知其不可上曰何以知之曰逆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又夢槅子倒是糊不得也以此臣故知之上大笑而止

皮日休

皮日休嘗謁歸仁紹數往而不得見皮既心有所慊而動形於言因作詠龜詩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不是風流頑皮死後鑽須遍都為平生不出頭仁紹聞之伺其復至乃於刺字皮姓之下題詩投之曰八片尖裁浪作毬火中爆了水中揉一包閒氣如長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時人以為日休雖輕俳而仁紹亦浮薄矣 出皮日休文集

安鴻漸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内婦翁死哭於路其孺人性素嚴呼入孝幕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曰唯計既窘來日以寬巾納濕紙於額大叩其顙而慟慟罷其妻又呼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薛昭緯

薛保遜大中朝恣肆輕佻因之侵侮諸叔故自起居舍人貶澧州司馬子昭緯頗有父風嘗任祠部員外時李系任禮部員外王蕘任主客員外正旦立仗班招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兎天子旌旗蕘遽請其下句應聲荅曰上李系而下王蕘小人行綴聞者靡不大哂天復中自臺丞累貶登州司馬中書舍人顏蕘當制略曰凌轢諸父代嗣其凶

張仲素

元和中大官有婿於中表者已涉漆洧之嫌及夜深女家索詩儐者張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禹鑿舊山川坐有李程者應聲荅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久之方悟大笑

雌甲辰

唐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爲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良久白曰此槐癭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出盧氏雜說

姚峴

唐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僕射姚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門外忽投刺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峴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 出因話錄

周愿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周愿曰大虫老鼠俱爲十二屬何怪之有旬日布於長安 出國史補

李可及

唐咸通中俳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齊昇座自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非婦人何謂夫坐然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問者曰益所不諭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儻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爲上意極歡寵錫頗厚 出唐闕史

姚涓

唐裴廷裕字膺餘乾寧中在內廷文書敏捷號爲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涓爲學士上嘗從容問及廷裕行止涓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永上曰頗聞其人才思甚捷涓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涓曰今卿便是上水船也涓深有慙色議者以涓爲急灘頭上水船 出摭言

禁月明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納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笑曰臣請幷禁月明 五代史記曰李茂貞深州博野人爲博野軍戍鳳翔光啓中以功扈蹕都頭拜鳳翔隴右節度使

姓方人

唐有姓方人好矜門地但有姓方爲官必認云親屬知識疾之謂曰豐邑方相（豐邑坊在上都是凶肆出方相也）是君何親曰是某再從伯父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姪兒只堪嚇鬼（出啓顏錄）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面黃身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嘲之曰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勞罔談彼（出啓顏錄）

苛歛取嘲

王知訓爲宣州帥苛歛暴下百姓苦之因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鬼神狀旁一人問曰何者綠衣對曰吾宣州土地神王入覲和地皮掠來因至于此

戒色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以色自戕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也即此詩之意（出鶴林玉露）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三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俳謔類下

李相戲陶穀

陶尚書穀本姓唐氏避晉祖名而改焉小字鐵牛（出鹿門先生集序）李相濤出典河中常有書與陶公云每過中流潛思令德陶初不爲意細思方悟（蓋河中有[illegible]公鑄繫橋鐵牛故也）

輕言自銜

柳如京與潘閬爲莫逆之交尚氣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典全州途出維陽潘先卜居在彼迎謁時正炎酷柳云可借往傳舍就涼宵話也洎到俺舍止于廳事中堂扃鑰甚秘柳怒將笞驛吏吏曰舊傳宿者多不自安向無人居十餘年矣柳強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膽氣可以讋夷夏縱有凶恠何畏之有于是啓戶中坐閴謂柳曰今夕且歸製少湯餅詰朝用藉手爲別柳諾之閴薄暮以黛染衣豹文犢鼻跣牙披髮執巨箠由外垣上正據廳脊俯視堂前是夜月色晴霽洞鑒毛髮柳尚不寐閴忽

叱之柳初不甚懼再呵之遽云某假道赴任輒[illegible]
此館非意干忤幸乞恕之閬遂數柳平生幽隱不
法之事揚聲陰府俾吾持符攝汝柳乃泫然下拜
曰事誠有之其如官序未達家事未了盛年昭代
勿忍便舍倘垂恩庇誠有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
泣閬徐曰汝識吾否吾便是潘閬也柳知其所爲
不勝慙沮再三邀閬下屋閬曰公性躁暴不恭人
戲他日必辱我以惡言矣于是潜遁柳亟歸冊解
纜便去聞者爲之絶倒

伶人戲范

景祐末詔以鄭州爲奉寧軍蔡州爲淮康軍范雍自
侍郎領淮康節鉞鎮延安時戎邊之卒延安爲盛
有内臣盧押班者爲鈐轄心嘗輕范一日軍府開
宴有伶人雜劇稱參軍夢得一黃瓜長丈餘是何
祥也一伶賀曰黃瓜上有刺必作黃州刺史一伶
批其頰曰若夢見鎮府蘿蔔須作蔡州節度使范
疑盧所教即取二伶杖背黥爲城旦

苑中獅子

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時西域
獻獅子畜于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常率同列往
觀或歎曰彼獸也納肉乃爾吾輩忝郎曹日不過
數斤人反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彼乃苑中
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比耶

陳蔡戲謔

陳少常亞以滑稽著蔡君謨常以其名戲之曰陳亞
有心終是惡陳復之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以爲
名對知嶺南思州到任書與親舊曰使君五馬雙
旌名目而已螃蟹兩螯八足真實不虛又嘗曰平
生得一對最親切者是生紅對熟白也

瓜虀譜

韓龍圖贄山東人鄉里食味好以醬漬瓜啗之謂之
瓜虀韓爲河北都漕廨宇在大名府府中諸軍營
多醬此物韓謂曰某營者最佳某營者次之趙閱
道咲曰歐陽永叔常撰花譜蔡君謨亦著荔枝譜
今須請韓龍圖撰瓜虀譜矣

俚言可笑

李廌侍范蜀公公曰家中子弟連名百字幾乎盡矣
至于百發百中亦取以爲名廌曰百伶百俐百巧
百窮亦可取爲名否蜀公爲之掀髯大笑

王三惜命

王三名覩恃才放誕陛子履慎默于事無所可否覩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覩嘗寢疾子履往候之覩以方帽包褁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覩厲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以子履行第四也聞者大笑

熱熟顔囬

陳和叔爲舉子時通率少検後舉制科遂爲質朴淳古之士時目之爲熱熟顔囬熈寧初居兩制益事厚重時孔文仲對制言天下有可歎息慟哭者旣而被斥陳言于廣座曰孔生眞土杜甫圉賈誼也王

平甫時在席唉曰土圉賈誼好對熱熟顔囬

獻香雜劇

熈寧九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獻香雜劇時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卒伶人丁仙見假爲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詰其出神何所見道士云近曾至大羅見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熟視之乃本朝韓侍中也手捧一物竊問傍立者云韓侍中獻國家金枝玉葉萬世不絶圖僧曰近入定到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一人衣緋垂魚細視之乃判都水監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竊問左右云爲柰河水淺獻圖欲別開河道耳時叔獻興水利以圖恩賞百姓苦之故伶人有此語

莊敏求字

韓莊敏公諱縝字玉汝初求字于歐陽文忠公公以小合幅紙書玉女二字送來莊敏大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愠容文忠公曰出處無點水也君何恠耶取筆添女字三點相與一笑前輩亦雅戲若此

韓玉汝李金吾

韓縝爲秦州以賊殺不幸去官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韓玉汝孫臨最滑稽或問莫逢韓玉汝當以

何對臨曰可怕李金吾

活卦影

熈寧間蜀中日者費老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其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爲恠以見像朝士米芾好恠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靴紏緣綃朋從目爲活卦影

老水

劉貢父爲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衛相鄰時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盂傳玩良久一帥曰

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幔謂曰諸公
不識此乃多年老水耳

劉蘇善謔

劉貢父觴客蘇子瞻有事欲先起劉謂之曰杏棗李
且從容子瞻曰奈蔗柿須當歸各以三果一藥爲
對

蔡卞妻七夫人是荆公女頗知書能詩詞蔡每有國
事先謀之牀笫然後宣于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
輩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
張樂伶人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

中外傳以爲笑

蘇公謔談

蘇公自黄移汝過金陵見王荆公公曰好個翰林學
士某久以此奉公公曰撫州出杖鼓鞚淮南豪子
以厚價購之撫人保而有之已数世矣豪子不遠
千里登門求售擊之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
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熟視而歎曰你早作聲我
不至此

祭春牛文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東坡夢数吏持
一幅其上題云持紙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云
三陽既至庶艸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
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愠吏微
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喚
醒他

歐陽公捷對

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
戲謂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
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
聞者莫不服公之捷對

荆公字說

王荆公好解字說而不本說文妄自杜撰劉貢父曰
易之觀卦即是老鸛詩之小雅即是老鴉荆公不
覺欣然久乃悟其戲又問東坡鳩字何以從九東
坡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个又
字言波者水之皮坡公笑曰然則滑是水之骨也

禹玉頌蝨

荆公禹玉熈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蝨自
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公不自知
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

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蝨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顔

尤楊雅謔

尤延之極短小壽皇嘗問外廷謂鴫爲秤鎚何故對曰秤鎚雖小斤兩分明上喜之楊誠齋嘗戲呼尤延之爲蝤蛑延之呼誠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綉腸亦爲人所食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尤勝無腸可食人世稱蟹爲無腸公子一坐大笑

換羊書

黄魯直戲語子瞻曰晉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帥姚麟處換羊肉十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一日公在翰苑以生辰撰著正冗宗儒作簡以圖報章來使立庭下督索甚急公咲曰傳與本官今日斷屠

東坡嘲呂微仲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眞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坡當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一日東坡謁微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坡不能堪良久見于便坐有一菖蒲盆畜綠毛龜東坡曰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常進六眼龜時伶人敬新磨在殿下進口號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東坡戲飦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止可㑩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爲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毳飦坡至乃設飯一盂蘿蔔一楪白湯一盞而已盖以三白爲毳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毳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苦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問之坡曰毳穆父笑曰子瞻可謂善戲謔矣毳音冒謔云無也

蘇姜相謔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入時宜坡捧腹大咲常與姜潛同坐姜字致之先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之曰子蘇子子瞻應

聲曰君亦藥名也若非半夏定是厚朴蔞請其故曰非半夏厚朴何故曰姜制之

四聲戲語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游道場山屏退從者而入有僧憑門閫熟睡東坡戲云髡閽上困有客即荅曰何不用釘頂上丁去声

佛印嘲戲

佛印未爲僧日乃儒家流群書無不徧讀滑稽應對當時無出其右者與東坡厚善會飲必相諧謔在神廟時因禱旱詔在京各僧入內修設道場演經

說法東坡乃戲謂佛印曰吾素善釋教竊聞詔僧供奉盡月侍者之名入觀盛事佛印信之既入上適見之狀貌魁偉遂〻披剃佛印不得已而順受實非本意亦頗銜恨後東坡宴而戲之曰向嘗與公談及昔人詩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歎息前輩以僧對鳥不無薄僧之意豈謂今日公親犯之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得對學士東坡愈喜其辨捷

東坡題軸

佛印令一僧每于東坡前言詩公甚鄙之一日僧乃携詩軸求公爲序公戲題之曰大杜之下有小杜小杜之下翹然傑出者非吾師而誰

佛印真贊

東坡一日爲佛印禪師題真贊云佛相佛相把來倒挂只好擂醬別一日佛印禪師却與東坡居士題云蘇髯蘇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盖子瞻多髯也

石曼卿自戲

石曼卿隱于酒謫仙才也然善戲嘗出遊天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其意必大震怒曼卿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是

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跌損乎

戲添米老菴字

米元章卮鎮江嘗在甘露寺榜其所處曰米老菴甘露寺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菴獨存元章作詩云神護衛公塔天存米老菴有戲之者每句各添一字云神護李衛公塔天存米老娘庵盖元章母乃入內祗應老娘元章以母故命官耳

司空見慣

蔡京爲左僕射日官守司空坐彗星經天去位太學諸生用坡公滿庭芳詞嘲之今記其數語云光芒

長萬丈司空見慣應謂尋常末句云仍傳儋崖父
老祗候蔡元長蔡命字正取元者善之長也長音
丁丈反而其辭易以爲長短之長故因以爲戲及
再當國客諭學官訪首唱者斥逐之

優戲蔡卞

宋蔡卞欲妄尊其婦翁王安石于孟子之右優人對
御設孔子正坐顔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
石遜孟子孟子曰爾真王也當坐上再遜顔子顔
子曰爾真儒也當坐上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
安席子路憤憤不能堪挽公冶長臂而出曰長何

罪見責子路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
婿是何等妄尊丈人

嘲林靈素

林靈素以術顯附之者多得美官或題靈素画像曰
當日先生在市廛世人那識是真仙只因學得飛
昇後鷄犬相隨也上天

優語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既敗而竄一日内宴教坊進
伎爲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爲髻曰蔡太
師家人也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
滿頭爲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
者曰太師覲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
奉祠就第此名嬾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
此三十六髻也近者己亥歲史某爲京尹其弟以
叅政督兵于淮一日内宴伶人衣金紫而幞頭忽
脫乃紅巾也或驚問曰賊裹紅巾何爲官亦如此
旁一人荅云如今做官的都是如此于是褫其衣
冠則有萬回佛自懷中墜地其旁者云他雖做賊
且看他哥哥面又道官吳知古用事人皆側目内
宴日叅軍肆筵張樂胥輩請僉文書叅軍怒曰我

方聽觱栗可稍緩請至三四其荅如前胥擊其首
曰甚事不被觱栗壞了蓋俗呼黃冠爲觱栗也又
蜀優尤能涉獵古今引經史以佐口吻資笑談當
史丞相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閫大宴
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
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于從
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别有二人出曰吾宰
予也夫子曰予與改可謂侥倖其一曰吾爲顔
回夫子曰回也不改回曰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
汝何爲獨改曰吾鑽遂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

鑚而鑚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鑚彌遠乎

其巧詼微中有足稱者焉

戲對

高宗南幸方在道中每泊近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于沮洳則躡芒鞋呂元直時爲宰相顧同列戲曰艸屨便將爲赤舄既而旁舟水架乃積稻稈以進叅政范覺民曰稻稭聊以當沙堤

優嘲循王

紹興內宴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應天象用渾天儀窺之但見星不見人今可用一銅錢代

渾儀乃令窺光堯曰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星衆皆駭再令窺之曰終不見星只見張循王在錢眼裡坐耳殿上大笑張最好錢故也

高談詭對

淳熈間高曇登對上稱其才爲高談梁相戲云高曇能爲高談以何爲對周益公對云卑牧且得卑職蓋武臣卑牧見知黔州沈丞相該爲樓所書禮佛其上人謂五體投地之樓以對秦檜一德格天之閣

朱顏去

晦菴爲倉使時其郡太守頗遭沿擾幾爲按治憂悒百端未幾晦菴易節他路喜可知也有寄居官因招守飲出寵姬歌大聖樂至末句云休眉鎖間朱顏去了還更來麼守爲之啓齒

許洞誚林逋

林逋傲許洞洞作詩嘲之曰寺裡齩齋飢老鼠林間咳嗽病獮猴豪民送物鵝伸項好客窺門鼈縮頭

聶郭相詭

郭忠恕與聶宗義會戲以聶字嘲之曰近貴全爲聵

攀龍即是聾雖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聰義即以忠恕二字嘲之曰勿笑有三耳還勝有两心又呂擴謝譁亦以名相嘲云無才添入廣謝譁云不日便充軍呂謝因而起釁爭端是知不可戲謔

陳無損詭

會稽富人馬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有美姬善歌時出佐酒馬死一梁縣丞得之亦侑觴陳無損酒酣屬句曰昔屈殿幹之家妾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座大呼咲

詩誚陳晦行

高文虎作西湖放生池記以鳥獸魚鱉咸若爲商王事太學諸生爲詆詞哂其誤陳晦行史集賢制用昆命元龜字閩帥倪侍郎駁之陳累疏援引唐人及本朝命相制皆用此語史擢陳臺端劾倪削秩罷去或爲一聯云舍人舊錯夏商鱉御史新爭舜禹龜聞者絕倒

蘇字相戲

李章赴鄰人小集主人素鄙會次章適坐其旁既進饌主人前一魚特大于衆客者章即說于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右邊者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對衆云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吾衍倒印

趙魏公夫人管道昇善書画陶九成書史會要曰管夫人名道昇字仲姬吳興人封魏國夫人有才思聰明過人爲詞章作墨竹筆意清絕亦善書吾竹房吾衍嘗題其所画竹石竹房有一私印是好嬉子三字即以此印倒用于跋尾人皆以爲竹房之誤魏公見之曰此非誤也這瞎子道婦人會作画倒好嬉子

晉裴

吾伯壽俊爽好奇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裴能清言工篆及八分書一日往見許彦周彦周髽髻着犢鼻褌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彦周徐曰吾晉裴也公何恠貴耳集

子昂被嘲

趙魏公趙孟頫有一私印曰水晶宫道人周草窓以瑪瑙寺行者對之夏彦文圖繪寶鑑曰周密字公謹號草窓歷山人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草窓同郡崔進之藥肆縣一牌曰養生主藥室魏公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我今日方爲水晶宫吐氣

陳君佐滑稽

陳君佐以滑稽有寵于 太祖 曰令人押之投江君佐濡衆而還 上問何不死荅曰臣遇屈原見却是以還原云我逢暗主投江死汝遇明君莫下來按朝野僉載云散樂髙崔魏善弄痴唐明皇令慱士捺其頭向水云臣適見屈原云我逢楚懐王自沉汨羅水汝遇聖明君何爲亦來此明皇大笑

周大有善謔

水東日記載永樂中夏忠靖公治水蘇松與其給事

中同事一日偕宿于天寧寺給事早如厠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靸履而行急事急事其即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常輸常輸其一時善謔可喜然不著給事之名氏一日觀永豊周氏文獻纂要其先世有名大有者洪武中以監生擢任兵科都給事中時甫弱冠天才逸發　高皇帝特加寵異使讀書棲上呼為棲上秀才後為朝貴中傷謫戍遼海永樂中用薦者　召復原職未幾治水呉中病卒于蘇之盱佛寺夏忠靖公為棺斂而歸之然後知給事者大有其人也

修史人李至剛

李至剛與脩國史偶有事　上命褫其冠服只服士人衣巾每旦暮出入禁門門者詰究至剛既不敢稱其職銜欲但稱史官又冠服不相當乃自稱為修史人李至剛而至剛操鄉音史如死時館中諸公聞之大笑遂呼為羞死人李至剛

呂震謔句

呂尚書震與學士觧公縉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曰駝峰甚美震未之識也觧云僕常食之誠美矣呂公知其誑已他日從光祿得死象蹄脛語觧曰昨有駝峰之賜宜共饗焉觧因大嚼去呂寄以詩曰翰林有个觧痴哥光祿何曾宰駱駝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多

李陸善謔

西涯公善謔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見公曰今日諸君試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哂其易各思一語應之曰捻不如對閣下李先生衆一咲而散

陸式齋大参在成化間留滞郎署最久其遷職方也西涯時為學士戲語之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為久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柰何只管翰林耶聞者以為善謔

五更啼

正德丁丑科學士程敏政為禮部主考官既入簾給事中華昶劾之以為鬻題遂詔獄昶坐不實去有右昶者亦被罪當時雖廷辯肰皆為翰林諱而卒不得白後寮寀置酒有優人衹應扮出提雞者大叫曰我有一隻鷄價賣一千兩一人曰誰家的賣得此價對曰程學士家的只買他个五更啼一座赧顏敏政亦尋卽致政

張倬

[illegible]傳山陰人景泰初爲崑山學訓年未三十以聰敏
聞與史姜某體肥嘗戲張云二三十歲小先生倬
應云四五百斤肥典史有與僧會者常對客云儒
教雖正不如佛學之博如僧人多能讀儒書儒人
不能通釋典是也本朝能通釋典者宋景濂一人
而已倬云譬如飲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可
食者人決不食之矣此雖一時戲言亦自可取

脩書貽笑

聞見錄載熙寧中王荆公攻新法日爲生事曾魯公
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參政與荆公

[illegible]不勝憤發背卒而趙清獻惜之遇唯叫苦而
已時人稱爲生老病死苦
[illegible]間朝廷銳意欲脩續通鑑綱目竹侯志書完日
開館時諸閣老秉間詆本院官怠緩完期不可必
因各薦所知于是丁參議珵等皆被召聶大年教
授扶病入館退食松林下經宿而死其中病如章
主事諏老如劉治中實劉宣化先生因譏之曰生
老病死苦史館備矣一日丁參議與宋尚質懷尚
氣失色忿詈于館中陳緝熙遂成一詩云參議丁
公性大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抛青史故
[illegible]作言汚玉堂同輩有情難措箭外郎無禮[illegible]
[illegible]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爲脩書鬧幾場明日二人
聞之悔恨自辭謝曰毋更貽斯文笑也識者以是
知此書畢竟無成蓋執筆者多非其人也

誚鼎甲

景泰甲戌廷試第一甲孫賢面黑徐溥面白徐轄面
黃時謂鉄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詩誚倒語

詩林廣記載倒語詩所謂如何作元解歸去學潛陶
者人皆知之景泰中吾蘇一監郡不學誤呼石人

爲仲翁滑稽者作詩云翁仲將來作仲翁只因書
讀少夫工馬金堂玉如何入只好州蘇作判通

僞泣僞大

正德初大臣議攻劉瑾西涯李公俛首不語蓋與劉
厚也後劉公健謝公遷被斥回日李公祖道欷歔
劉曰當日出一語不用今日泣也及後呂公柟斥
回之日陸公完亦祖道相送陸曰公去矣予不知
何日得行呂曰汝真心去我在三十里外候君

内臣善謔

正德間戶部王侍郎瓊擢尚書廷推至九次方被命

時有一内臣言天子籍田内臣曰籍田事九推而已嘉靖間席都御史書以議禮擢禮部尚書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一内臣見其束玉陽爲不識曰此帶無乃大理石所爲同儕曰奈何以玉爲石渠笑而去閹寺流亦能譏議如此

十七字詩

正德間徽郡天旱府守祈雨欠誠而神無感應無賴子作十七字詩嘲之云大守出禱雨萬民皆喜悅昨夜推窻看見月守知令人捕至責過十八曰汝善作嘲詩耶其人不應守曰汝能再作十七字詩

則恕之否則將置重典無賴應聲曰作詩十七字被責一十八若上萬言書打殺守亦哂而逐之

縣令善謔

太監谷大用迎　駕承天所至暴横官負接見多遭撻辱欲撻辱必先問曰你紗帽那裡來的湖廣某縣令聞之畧不爲意云我必不受辱及大用過其地其令見大用仍唱問云云某荅言知縣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銀買來的大用一笑而罷竟無所加其出入問之曰中官性屬陰一笑更不能作怒矣是令亦智謀之士也

監生謔對

南京内守備太監府例有監生歷事遇大比本監考取送名得入場嘉靖初某公不深書義曰不必考我但出一對佳者送入對云子路乘肥馬諸生俯首匿笑一生云堯舜其病諸謂騎猪也公不觧曰好送去聞者絶倒稱爲才子後果中南京解元

優人諢語

吳中有僧俗姓王因冗登第還家娶婦氣遂驕縱衆鄙之一日宴會衆謂優人曰王和尚頗作怪汝能譏之否曰可因演蘇季子家招人起課笑命一人

[illegible]命者曰汝小數能消受得幾何錢起課者曰王和尚有成親日起課人無得運時滿坐哄然王逃席去

急就譜

嘉靖庚寅間四郊並建一時工部司官督工者以營建功陞太僕少卿順天府丞等官又有不能得者爲急就語以紀其事云馬前雙馬後方腰間黄立堂旁管工郎郎不郎堂不堂其時有以上部營繕郎中陞少卿仍管司事者是以云然

鴟鴞公

南京國子監日有鴟鴞鳴于林間祭酒周先生洪謨惡之令監生能捕逐者放假三日一時䜣弛之士多得放假人目爲鴟鴞公以譏之其後劉先生俊爲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以爲鴟鴞公之對

劉㐫山小牘

劉㐫山憲副與陳東渚通政小牘云往年被兄詛呪欲僕無所不做今果無所不爲矣居常有三喻沿街撞轎若禱雨之龍王入院打躬若報時之日者坐堂斷事若訊鬼之判官此外則斟酒之博士也

草墨水筆據案不倫一笑一笑

定之雅謔

劉洗馬定之朝遇王㑹兵侍王戲之曰吾太僕馬多洗馬須一一洗之劉應聲曰何止太僕也諸司馬不潔我固當洗之耳聞者快焉

張妓諧語

吳中妓張好兒婉麗而貌已似徐娘一日爲人携遊登舟客杜君者望見即誚曰他老便老也是个小娘杜本無籍借太醫籍入貲成吏目張即應聲曰你小便小也是个老爺衆皆鼓掌

言路不通

近時言官言宮闈之事常受挫辱自是事無大小噤不敢言有孫御醫者素善謔人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嚼食之問故曰不語唾可治疥也崑山有徐生善寫竹常遊京師吏科有知者請寫竹于壁寫畢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舞或又以爲不可乃以彩鳳易之有從旁語云鳴也鳴不成舞也舞不成好好衣服搖搖擺擺過日可也衆哄堂一笑而散此等笑談固言路之不幸亦非國家之幸也

戲言即真

爲人上者言動不可不謹否則下人承謁踵誤不勝其弊矣丁酉考校至新安遂劉御史廷珪按其地遣人招飲戲語饌有驢板腸即赴蓋京師朋輩相戲各有指斥風土所諱以爲詬者如蘇州云鹽豆江西云臘鷄湖廣云乾魚之類是也河南人諱偷驢廷珪河南衛輝人而舊傳有西風一陣板腸香之句故以戲之日暮歸縣官率吏人捧熟饌以進問之云聞公嗜驢板腸故以奉也予以實告而遣之既而自悔自是不敢戲言

忠肅善謔

王忠肅公翺素不喜諧謔間有之亦若寓規警者一日與一大臣同行彼大臣日送一美姝復回顧之忠肅云此姝甚有力大臣曰何以知之先生應云不然公之頭何以被他掣轉去

理齋戲語

鳳林夏五名景僑者延師周四維訓子以不稱欲再延妻曰何爲又增人口夫不從又延羅成吾時諸理齋先生亦館于夏戲爲口號曰夏五本是五增四却成吾四維又未去如何又請羅又夏五甚短

妻極長毎同立夫僅齊妻乳先生偶見作歇後語曰夏五官人妄談彼夏五娘子髒恃已有時堂前相遇見剛剛撞着果珍李

三星

北京吏部前諸小兒賣食物者常云相公每都是三星的纔得到此予初不知問之曰舉人進士是福星歲貢是壽星納監的財星也

京師月令

指揮陳鐸善詞曲又善嘲屋京師作月令不甚記惟二月下曰是月也壁蝨出溝中臭氣上騰蟲化爲鞋最善名状化爲鞋更可咲也

才寛共謔

才太守寛高才抗節喜談謔常與葉尚書琦史知州璀同飲各以名爲戲才首曰作佐音就衣裳穿不得裁寛葉曰鑼鳴鼓响軍不動拽旗至史曰捹死喫河魨屎灌三人大咲又才公嘗謁都御史一主事丁憂還家與都公有姻求見而門適閉才公勸以擊魚自通主事不可乃拱候于旁解公戲曰有句請公對之乃曰座上木魚敲夜月主事不答公曰我自對云簷前鐵馬打秋風主事怒而去公抗毅

曰如此性急不見人亦可其詼世類此

嘲六科

國朝有爲六科者嘲禮科都給事曰一官騎馬一官行皂隸家人共四丁名分有餘威不足六科都吽老先生又嘲六科曰吏科官吏戸科飯兵科皂隸工科炭刑科紙札禮科看盒言吏科多官吏戸科供給盛兵科皂隸多工科水和炭刑科罪罰紙札多而禮科一無所有止有五科受用而已然此皆武廟以前及　世宗初年事而今則俱不然矣

童庶子善謔

庚子緣京師人善諢談常撰一事云元世祖既主
中華令華人辮髮椎髻胡服常視太學見塑先師
孔子及四配十哲像皆冠冕章服命有司作椎髻
胡服以易之子路不平愬于上帝上帝曰汝何不
識時勢自盤古以來歷代帝王下至庶人皆稱我
曰天今名我曰統格落只得應他蓋今日是他時
勢不得不然且須耐心守待必有一日復舊也此
即天定亦能勝人之意可謂善諢者矣

水香勸盞

扈戩畏内特甚未仕時欲出則謁假細君細君滴水

于地指曰未乾前須歸若去遠則燃香印掐至某
所以爲還家之驗因筵聚方三行酒載色欲逃遁
朋友默曉譁曰扈君恐砌水隱形香印過界耳是
當罰也我衆人撰新句一聯勸酒一盞衆以爲善
乃俱起一人捧甌吟曰解禀香三令能遵水五甲
逼載飲盡一云細彈防事水短蓺戒時香一云戦
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一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
九章一云命繫逡巡水時牽決定香載連沃六七
巨觥嘔吐淋漓既上馬群笑曰若細君怪遲但云
被水香勸盞留住

陳亞戲語

有僧歲旱市中求雨陳亞作藥名詩贈云無雨若還
經半夏和師變作葫蘆巴壽州有妓魁肥亞問爾
何處人曰本是淝上人亞笑曰我與作是淝下人
亞自爲名賛云有口如啞無心作惡中心都無一
物外面許多稜角有僕黄與外府煮料置猪蹄其
中小婢如僧竊食之與訟于公公曰此正合古詩
云如僧清早厨邊過偷去黄與料裏蹄亞幼孤育
於舅家舅爲醫工人呼作衙推亞登第人皆賀其
舅亞有詩云張公吃酒李公醉自古人言信有之

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

孫山諢語

孫山未擬解時有同試者託山探得失山曰解名盡
處是孫山吾兄更在孫山外山後以恩榜成名作
詩云盤古榜中同進士伏羲手裡探花郎

趙葫蘆

宗室李公衡秀州人性和易善與人欵曲但天資滑
稽遇可啓顔一笑衡輒啁之里閭親戚以至優伶
無所不狎侮素寡髮俗目爲趙葫蘆好事者作小
詞詠之曰家門希差養得一枚依樣畫百事無能

只去籬邊纏倒藤幾回水上乾捺不翻真个彊無
處容他只好炎天噉作巴讀者無不絕倒

煩惱自取

有大臣以事煩惱伶人作院本于前先一人至曰樊
須問此名孰取者曰孔子又一人至曰樊噲問此
名誰取者曰漢高又一人至曰煩惱問此名誰取
者曰自取者乃笑曰而今乃知煩惱是自取的

馬錢相謔

吳人馬承學性好乘馬必馳驟乃與同學錢同愛戲
曰馬承學學乘馬汲汲而來馬應曰錢同愛愛銅
錢孜孜為利且曰但對取其切非欲誚公同愛亦

稱為奇

御史本草

元關記言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為伏豹
取不出之義謂之豹直賈忠言撰御史本草以裏
行為合口椒殿中為蘿蔔侍御史為脆梨言漸入
佳味遷南省號甘草言可以久安也

才仲戲題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耳土人為瀛王之
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王女亦
配九龍

鷄鳴詩

巡尉下鄉擾人雖監司郡守亦不能禁止邇來尤甚
京口旅邸中有戲効風雅之體作鷄鳴詩曰鷄鳴
喈喈鴨鳴呷呷縣尉下鄉有獻則納鷄鳴于塒鴨
鳴于池縣尉下鄉靡有孑遺鷄既鳴矣鴨既美矣
鑼鼓鳴矣縣尉行矣鷄鳴三章章四句

李璋戲題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
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工于訕謔題其旁曰混元
皇帝三十七代孫李某繼至

三人解嘲

一人喜附炎一人嘲之曰旋斫生柴帶葉燒冷竈裡
也着一把熱竈裏也着一把其人荅之曰隔斷紅
塵三十里你也看不見我我也看不見你二人遂
怒而爭旁一人解之曰點溪荷葉疊青錢你也使
不得他也使不得

賀美之善謔

有富民延賀美之伊德載飲民以德載貴人也謟奉
之而不識伊字呼曰尹大人與之酬酢重沓了不

顧美之美之不堪斟二觥名呼之曰爾且與我飲一杯不要旁若無人也世以爲善謔

嘲拙字詩

李都荆南從事時朝官親熟自京寓書筆踪甚惡李寄詩戲曰華緘千里到荆門章草縱横任意論應笑鍾張虚用力却教羲獻枉勞魂惟堪愛惜爲珍寳不敢留傳誤子孫深荷故人相厚處天行時氣許教吞

忠奴孝奴

[illegible]十九人年老納二寵托其友命名友以忠奴孝奴答之其人曰忠孝誠美名然以命婢則非稱友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詩文諧謔

徐淵子舍人好以詩文諧謔丁少詹與妻有違言棄家居茶寮山茹素誦經日買海物放生久而不歸妻患之祈徐譬解徐許諾出門見賣老婆牙者買一巨籃餉丁且作詞曰茶寮山上一頭陀新來學得麼蟎蚌螃蟹與烏螺知他放幾多有一物似蜂窠姓牙名老婆雖然無奈得他何如何放得他丁見詞大笑而歸

彦齡趁韻

彦齡懷州人高才不羈爲太原掾官常作青玉案望江南小詞以嘲帥與監司監司聞之大怒責之彦齡飲衽向前應聲荅曰某居下位常恐被人讒只是曾填青玉案何曾敢做望江南請問馬都監都監適與彦齡並坐馬惶恐亟自辨訴既退詰彦齡曰其實不知子乃以某爲証何也彦齡笑曰且借公趁韻幸勿怪

風之始

吴[illegible]事女敏惠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晩年惑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吴同妾在側因指侍妾曰此風之始也後西南士夫凡有所惑者皆以風之始爲口實 蕙畝拾英

銕鉗鉄耳

三衢一子弟淫其里煆工之女爲工所擒不忍殺以鉄鉗鉄其左耳縱之去輕薄子作賦謔之内一聯云君子將有爲也載寢之床匠人斲而小之言提其耳

王申詩謔

王申建陽人有才而輕薄鄉人游必舉連生二女作

湯餅王必與席至于三懸不招客王贈詩曰數年
生女必相邀今席如何不見招但願君家常弄瓦
弄來弄去弄成窑

戲題春秋

晉川月河莫氏稱望族常言其祖某宗以春秋馳聲
嘗至一酒樓飲壁間有題字云春王三月公與夫
人會于此樓盖輕薄子携娼妓飲于此所題耳莫
即援筆題其下云夏大旱秋飢冬雨雪公薨君子
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于飢寒也宜哉見者大笑

王仲舒

王仲舒為郎官與馬逢友善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
尋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呼醫君可待也

措大吃飯

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
他日得志當飽吃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一云我
則異于是當吃了又吃何暇復睡耶適來廬山聞
馬道士弟子睡中得妙然終不如彼措大得吃飯
三昧也

庖犧氏物

齊公子嗜古器物龍門子謁之公子歷出三代秦漢
之器龍門子曰公子所藏非古也必若古者其庖
犧氏之物乎公子齋三日龍門子乃設几布筵寘
寶櫝其上藉以文錦各再拜而興啓櫝視之乃伏
羲氏之八卦也其命意雖高然頗近詼態因記褻
在太原一日　王邸置宴優伶有呈戲者以文錦
冐一寶櫝寘几案間一伶前作誇語云內所蓄一
古物自開闢之初暨洪荒之世人文未通制作未
備此物固先具夏鼎商盤不足論也旁一伶號博
古請啓觀之伶作矜靳態凡請再三乃出之則破
書一張檢之則三皇五帝紀也衆哄堂一笑今讀

龍門子知優之取譁乃做竊其餘意耳

重內輕外

世俗尊京職而薄外官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
宰百里內外均平時罔攸擇而輕重之偏則起于
末世秦檜時有王仲荀者素稱滑稽因講一詼話
云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請見閽者以
不在告之客勃然叱閽者曰凡人死者稱不在我
與某官甚厚汝奈何無忌諱敢出此言閽者拱謝
曰然則當為何語以辭客客曰第云出外去可也
閽愀然蹙頞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外去三字

蓋譏朝士不欲出外也此言雖謔亦足以破嗜進
者之心

經生不省文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
杜荀鶴詩稱賛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
曰此詩悮矣野鷹何常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古
人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四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五

海石閒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矜衒類

千丈松

齊有席毘嗤鄙文學嘲劉逖曰君文如朝菌須臾之
翫豈比吾千丈松常有風霜劉荅云既有寒木又
發春花可乎席不能屈

陽冰善篆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喜蔡邕

不足言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竝不載
絳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爲怪異李陽冰見之寢
臥其下數日不能去

五步成詩

史育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五步
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遂應口
而出除夜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
去春逐五更回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
不覺移入後園梅

釣鰲客

張[illegible]嘗謁李紳自稱釣巨鰲客李盛怒因詰之曰以何爲竿曰以虹爲竿問以何爲鈎曰以月爲鈎又問以何爲餌曰以短李相爲餌紳黙然厚贈之

殷安

唐逸士殷安冀州信都人謂薛黄門曰自古聖賢數不過五人伏羲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嘗百草濟萬人之命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後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此之後無屈得指者良久乃曰并我五也遂屈五指而疏慢卿相男徵諌曰卿相尊重大人稍敬之安曰汝亦堪爲宰相徵曰小子何敢安曰汝肥[illegible]大面不識今古噇切徒江食無意智不作宰相而[illegible]其輕物皆此類

東坡客示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匙不以箸南郡麥心麪作槐芽温淘糝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鱠既飽以廬山康王谷廉泉烹曾坑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illegible]亦足以一笑也

劉子欽

劉子欽江西人爲舉子業最工由省元會元將廷試解縉在翰林會間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略不遜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曾棨明日進對棨策詳贍殆及萬言遂爲狀元十人之後方及子欽壓其負也後子欽終於教職名位竟不顯云

車相不永

弘治間山西車相年十八中省元會試王考先生見其文字無傳註以爲必老舉人也憐而取之開榜乃知是相他日車來見王考王考語曰足下才華甚充但傳註亦當誦之車應聲曰傳註乃聖賢糟粕也後有憐其少年而才王考因述其言曰此子必不永無何車果卒

湯一面

湯都指揮胤勣博學強記論議英發爲詩文雄健有氣然性傲狠輕時輩於朝士一日之長輒以賢弟賢姪呼之人多不堪以其有時名不較也成化初言者以將才薦有才兼文武可當一面之語戲者以湯一面名之陝西孤山兒頗稱險要適[illegible]

欽兵部以衞勣舉充即鎮未久有故人來謁䜿與
歠酌遇報虜數騎薄城下衞勣語故人云先生姑
自酌吾往生擒胡雛來共覩也方出城未進有胡
匿溝中一箭中咽而死人又名之曰湯一箭此可
以爲將官誇大輕率之戒

李兆先諷父

太師李西涯東陽成弘間文章爵位天下爲最一子
名兆先字貞伯有一目數行之資時稱過父然每
厄於科場興情不憮而主試者多迕意尋取或失
或鈇竟弗能中人皆知爲命也遂賫志而沒西涯

絶嗣初嘗聞其好聲妓特書其精舍之門曰今日
柳巷明日花街誦詩讀書秀才秀才子回見之即
續書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
予因此題以占其不貴而夭折矣豈有父書之子
亦可反諷之耶

三品秀才

章學士玭爲布衣以學相自許高蓋大車盛服群從
而後出人謂之三品秀才

三不由

羅公欽順爲祭酒時一舉人書劣不至羅欲薄責其
人祈免不獲即言已爲解元羅曰子焉如吾三不
由卒責之或以由請羅曰吾壬子以儒士發解癸
丑及第授編脩不由鄉學不由成均不由銓選非
三不由乎

簡傲類

恃才矜傲

唐書藝文傳所載文章士多誕傲鄭世翼鄭州榮陽
人嘗遇崔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
見其餘信明欣然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
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又杜審言恃才傲世蘇味

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
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
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鍾王北面及病甚
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如何答曰甚爲造化小兒
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故大慰但
恨不見替人云其矜誕若此予在鄉時聞鄒御史
亮作三誇詩一言蘇平其一言湯公子曰湯家公
子善誇詡好似蜉蚍撼大樹文章光燄萬丈長却
說杜陵無好句其三言劉草窗此三人者予獨不
識蘇平湯名衞勣字公讓在江陰時予與同寓舍

有松陽學論錢端學閫衞勳名乃候拜之坐定端
學屢頌所爲詩衞勳始曰可中而厭終則勃然且
曰何絮絮如此端學踢蹐去爭戲之曰向有人言
公謂杜陵無好句以今觀之乃果然也衞勳曰吾
詩正學杜何嘗云杜無好句若云學杜者無好句
則有之耳草窓名溥字厚溥嘗爲蘭窩詩有今古
茫茫白雲老之句衆推其工有謂雲者聚散無常
之物豈得爲老草窓曰不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
其人辨不已草窓怒曰不讀一萬卷書看溥詩不
得予以爲白雲老蓋指蘭窩如白雲常在則謂之

老亦無害况晉人題李老谷固有駱駝夜吼青雲
老之句乎予在京嘗與衞勳同過草窓衞勳執禮
甚恭携入詩就評草窓以手掩之問曰此何詩衞
勳曰北京八景詩草窓曰此在當時胡文穆公楊
文敏公曾狀元王侍講詩皆未易及公所作能勝
之則出不然不如已也衞勳曰第讀之草窓爲讀
一首即以還曰不如多又言昨與楊作白鷳詩殊
不佳我亦嘗作乃眞邊將詩如公之作直學課詩
耳草窓詩曰早隨金印出邊州曉送懽聲入御樓
剪取白羅飛繡隼旗竿十丈掛胡頭衞勳大稱服

此類近詩而誇者亦復自屈於誇者要以渴其敵
而然也（當時有吳繹王湄及平等謂之十才子）

楊思玄傲慢

唐吏部侍郎楊思玄恃外戚之貴待選流多不以禮
爲選人夏侯彪之所訟御史中丞郎餘慶奏免中
書令許敬宗曰固知楊吏部之敗也或問之宗曰
一彪一狼共着一羊不敗何待

楊炯僻倨

唐衢州盈川縣令楊炯詞學優長恃才簡倨不容於
時每見朝官目爲麒麟楦人問其故楊曰今餔樂

假弄麒麟者刻畫頭角脩飾皮毛覆之驢上巡場
而走及脫皮褐還是驢耳無德而衣朱紫者與驢
覆麟皮何別（出朝野僉載）

姚岩傑狡忽

姚岩傑梁公元崇之裔孫也童丱聰悟絕倫弱冠博
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之爲人時稱大儒常以詩
酒放游江左尤凌忽先達旁若無人唐乾符中顏
標典鄱陽郡鞠場公宇初構請岩傑紀其事文成
粲然千餘言標欲删去二字岩傑不從標怒時已
刊石命碎其碑岩傑以篇紀之曰爲報顏公識我

無可心唯秖與天耶眼前俗物關情大醉後青山
入意多焉子毋嫌彈鋏恨甯生休唱飯牛歌星劍
若為蒼生計合有公車到薜蘿盧肇牧歙州若傑
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書褒羨
贈以布帛辭云兵火之後郡中凋敝無以奉迎大
賢岩傑復以長牋激之肇不得已迓至郡齋禮若
公卿而姚傲睨自如肇以篇詠誇于岩傑曰明月
照巴天岩傑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獨言巴天耶
肇慚甚無何會于江亭時蒯希逸在席盧請目前
取事為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

濶尺八岩傑遂飲酒一畧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
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

杜甫自頌

杜甫審言之孫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舉進士
不第天寶間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敷
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
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臣賴緒業自七歲屬
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
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世故事則臣之
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

雄枚皐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祿山
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會嚴武節度劍南往依
焉武以世舊待甫甚善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
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目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武銜之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然數嘗寇亂挺
節無所汙為詩歌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韓熙載

韓績僕射請韓熙載為父撰神道碑珎貨外仍輟一
姬為潤筆韓受姬及文成但叙譜系品秩及薨卒
哀贈之典而已績嫌之乃封還意其改竄熙載亟

以歌姬并珎贈還之姬登車書一絕於泥金雙帶
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
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曾子固恃才

呂居仁言曾子固初為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作守
歐陽公與荊公諸人咸薦之伯玉殊不為禮一日
就廳設作大排召子固惟賓主二人亦不交一談
既而召子固於書室謂曰人以公為曾大子必無
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
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乃謂子固曰吾試為之

皆令子固代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文多不載）伯玉字公達范文正公客年少恃才名私以不識字詆之伯玉有所聞故耳

罝帽僧頭

張逸知成都善待僧文鑒大師一日文鑒謁張公未及見時華陽王簿張唐輔同候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巾睥睨文鑒罩於其首文鑒大怒喧呶張公遽召繼就坐即白曰某與此官人素不相熟適來輒將幞頭罝其頭上張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師頭閑遂因權罝少時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而已

葉祖義輕忽

葉祖義字子由婺州人少游太學負雋聲天資滑稽不窮多因口語謔浪所至遭嫌惡嘗曰世間有不分曉事吾以一聯詠之曰醉來黒漆房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後登科為杭州教授輕忽生徒及同僚無不歛怨一旦以事去官無一人祖餞獨與西湖僧兩三人差善至是皆出城送之葉與之酌酒叙別半醉酣歌曰如夢如夢和尚出門相送聞絶倒

惑溺類

愛忘其醜

呂氏春秋曰陳有醜人名敦洽麗眉權顙廣眼[illegible]脣薄鼻昂皮膚皴黒陳侯悦之外使治國内使制身後為楚兵所圍發言拙僻楚遂大怒促兵伐陳三月而滅人有言曰敦洽貌陋足以駭人語拙足以喪國陳侯可謂愛忘其醜者耳

大臣好尚

士大夫要不可有所好一為所蔽未有不為害者房次律琯平生自視為何等人豈逢君之欲托賊後以自售者哉史稱天寶中明皇有逸志數遊幸廣温泉為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琯資善機笑時方為給事中詔捴經度驪山疏剔品藪為天子游觀此等事在當時若堅王鉷楊慎矜之徒乃當任之琯顧安為不恥攷其平素未必不出於本心殆適中其好耳徽宗朝有建言請毀艮岳以其地還民方議其請内出圖本宣示宰執吳相元中觀至其間佳處失聲稱善上顧笑曰卿亦好此乎元中一時失言出於無心於義固未有所傷然使在天寶間不知果能不為房琯耶

古今偏嗜

文王嗜菖歜　武王嗜鮑魚　吳王僚嗜魚炙　屈到嗜芰　曾晳嗜羊棗　公儀休嗜魚　漢王莽嗜鰒魚　王右軍嗜牛心　高帝嗜肉膾　宋明帝嗜蜜漬鱁鮧　齊宣帝嗜麵餅鴨臛　陳後主嗜驢肉　齊蕭穎暾白肉膾三斗　後魏辛紹光嗜羊肝　唐陸羽嗜茶　魏明帝好搥鑿聲　唐温飛卿乾腸子載宋劉邕嗜瘡痂邕往詣吳興太守孟靈休休脫褲枯痂落地邕俯取而食之　鈔南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之蟠蟲每散

合人採拾得三五升即浮于微熱水上以泄其氣候氣盡以酥及五味熬卷餅而食之云其味甚佳

長慶末前知福建院權長孺犯事流滞廣陵多日將赴闕來官臨行祁公餞飲于禪智精舍有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爪之癖乃於健步及諸傭保處得爪甚多洗濯未淸以紙裹候長孺酒酣進日侍御遠行有少佳味獻進遂以所裹人爪奉上長孺視之欣然如獲千金饞涎流吻連撮啖之其憾思欲神色自得合坐大驚盖性之所嗜者自不覺其穢汚也　國初僧泐季潭喜糞中芝麻雜米煮粥食之　駙馬都尉趙煇食女人陰津月水　南京内官秦力強喜食胎衣　南京國子祭酒劉俊喜食蚯蚓

染髪

陸辰染白髪以媚妾寇準促白髪以求相皆溺於所欲而不順其自然者也然張華博物志有染白髪法唐宋人有鑷白髪詩是知此風其來遠矣今之媚妾者鮮人抵皆聽選及戀職者耳吏部前粘壁有染白髪鬚樂脩補門牙法觀此可知

左傳癖

晉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本傳

馬癖錢癖

晉王濟甚愛馬杜預謂有馬癖本傳

晉和嶠家産豊富性至吝杜預謂之錢癖

陸雲之癖

晉陸機見司空張華華曰君弟何不來機曰舍弟有笑疾不敢不先陳張華綸巾遂用錦囊盛之雲見果大笑華終不怪又嘗衰絰上舟水中見己之影大笑落水幾至死

見美忘怒

晉桓溫娶妾甚都嘗貯齋中妻妬率婢持刀往害之妾正梳粧見其髮玄委地膚色玉耀遂擲刀前抱曰我見尚怜惜何況老奴唐李百藥夜入楊素内室素併妾執之將斬見其裸袒俊秀玉色遂愛之曰汝能詩當免百藥立就因併妾與之夫婦人妬忌丈夫執姦怒發難遏不俟溫妻與素之勢力者也今見其美而反爲之喜色之移人爲何如

寶禊帖

趙子固嘗得姜白石所藏定武不損本禊帖乘舟夜泛而歸行至雲之弁山風起舟覆行李襆被皆渰

溺無餘子固方披溼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謂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也因題於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愛好鍾書

王脩字敬仁仲祖之子官至著作郎少有令譽年十三著賢令論劉真長見之嗟嘆不已善隸行書常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畫贊與之王僧虔曰敬仁書殆窮其妙王子敬每看咄咄逼人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歲始王導愛好鍾氏書喪亂狼狽猶衣帶中盛尚書宣示過江後以賜逸少逸少與敬仁敬仁卒其母見此書平生所好以入棺中敬仁隸行入妙啟仲堪書亦敬仁之亞也

桓玄重二王書

獻之嘗與簡文帝書千許紙題最後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顧聊存之此書爲桓玄所寶玄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選縑素及紙書正行之尤美者各爲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將敗並投于江或謂小王爲小令非也獻之爲中書令卒于官族弟珉代之時子敬爲大令季琰爲小令

棋癖

宋明帝好圍棋置圍棋州邑 王諶

錢愚

梁武帝弟宏愛聚錢武帝子綜作錢愚論譏之

水淫

梁何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濯十餘遍猶恨不足謂爲水淫 本傳

李約好飛白

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存李約竭産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玩

蕭齋

登牀競書

太宗嘗召三品以上賜宴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順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順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賺僧三寶

王羲之書蘭亭會序隋末廣州好事僧永禪師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右軍蘭亭書二曰神龜三曰如意太宗聞右軍蘭亭真蹟在廣州僧諒難以力取故令人誑僧辨才得其書僧曰第一寶既亡其餘何愛乃以如意擊石折而弃之又捉龜傷其一足

蘭亭辯

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琅邪王羲之逸少所書詩序也逸少以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一人脩禊祓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蚕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所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搆別體就中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悉無同者一云變轉悉異遂無同者是時殆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千百卷終不及之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即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族號永禪師克嗣箕裘專精此藝常居永興寺閣上臨寫所退筆頭置大簏中簏受石許而五簏皆滿凡三十年所臨真草千文八百餘本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付弟子辨才才俗姓袁氏梁司空之玄孫博學工文琴棋書畫皆臻其妙嘗於寢處牀梁上鑿爲暗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甚於禪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之書訪求真迹

備盡惟蘭亭未獲尋知在辨才處凡三召之恩賚優洽多方善誘卻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常獲見經由喪亂墜失不知所在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秘寶求見蘭亭勞於夢寐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畧之士以計取之庶幾必獲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上遂召翼翼曰若公然遣往義無得理臣請私行必得二王雜帖三數通上悉依之翼遂微服至洛潭隨商船至越身着黃衫寬袖如山東書

生狀抵寺之夕閲壁間畫過辨才所居才適過見乃問曰檀越何來翼因就前致謁云弟子是北人携蠶蚕種歷寺縱觀幸遂一見語意投合延至宅内即共圍棊撫琴投壺握槊間及文史乃曰傾蓋若舊後無復形迹也既下榻復設缸面酒江東云缸面酒可比甕頭春謂初熟酒也酣樂之餘分韻賦詩才得來字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高旅鴈哀非君有祕術誰照不燃灰翼得招字云邂逅款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夜豈成遥酒蟻傾還泛心猨躁似調

誰憐失群翼長苦葉風飄妍媸略同彼此諷咏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翌日乃去才云檀越閒時即來一玩翼繼乃載酒赴之相與酬唱者數四一日翼見師梁武帝自畫職貢圖贊賞不已因談及翰墨翼曰家世留下二王楷帖自幼耽玩今亦有數帖自隨才忻然謂曰詰旦可携來翼如期而往且出帖示之才熟視曰是則是矣恐未真也貧道有蘭亭真跡頗亦殊常翼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復在乎必是摹臨響搨者耳才曰先師圓寂親手付受端有原緒那得參差次日乃于梁檻内取出以

翼翼故較其筆畫駁瑕指類曰果響搨書也紛紛不已自是更不復藏并翼諸帖竝留几案間才時年餘八十日於窓下臨數遍自翼往還既密與其徒署無疑間未幾辨才赴靈泥橋嚴遷家翼遂私來謂其徒曰偶遺帛於案童子即開門翼因就取蘭亭及御府所借帖徑赴永安驛喚驛官凌愬曰我乃御史奉命來此有墨勑可報汝都督知之齊善行聞知馳來拜謁翼出宣命具言所由善行走价召辨才才在嚴遷家未回遽見追不知所措繼遣散直云侍御須見及才至見御史乃房中蕭

生也翼云被命追蘭亭已得矣故喚師來告別辨才聞之哽咽絶倒良久始甦翼即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悦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彩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加秩五品賜銀瓶一金縷瓶一瑪瑙椀一竝實以珠嵌内廐良馬二兼寶裝鞍轡第宅一區太宗初怒老僧祕恡俄以其年老不忍加刑數月後乃賜帛千疋穀千石勑越州支給辨才不以入已建造三生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辨才因驚悸成疾歲餘乃卒太宗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正馮承素諸葛貞等數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

子諸王及近臣貞觀二十三年帝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聽受制命曰吾欲將所得蘭亭去及亏劍不遺同軌畢至竟隨仙駕入玄宮今趙模等所榻本尚直錢數萬辨才弟子玄素俗姓楊氏猶居永興寺永禪師之故房親向予說聊以退食之暇略疏其始末

魏徵芹癖

太宗嘗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物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忻然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旦召賜食有醋芹三盌公見之忻喜食未竟而芹已盡

朱前疑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不相愛天后時洛中殖業坊西門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傴肩皤腹醜惡之狀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之殆忘寢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愛信不虛也

好食人精

周舒州刺史張懷肅好服人精唐左司郎中任正名亦有此病

黄甞丹癖

黄甞酷好燒煉晚年疾篤詔諸子曰吾死以大缸一隻坐之以大缸覆之用鉄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

茶神

唐陸羽嗜茶鬻茶者陶羽形置塲間祀爲茶神

王氏多癖

唐王福畤名行温恭累受齊澤二州世以才學稱子勔勮勃俱以文筆著天下福畤與韓琬父有舊及婚崔氏生子甞致書韓父曰勔勮勃文章並清俊

似不惡韓復書曰王武子有馬癖明公有譽兒癖王氏之癖無乃多乎要當見文章方可定耳福畤乃致諸子文章韓與名人閱之曰生子若是信亦可誇 出御史臺

地癖

唐李澄頗植産占膏腴自都至關口疇野彌望時謂地癖 本傳

水癖

李德裕取惠山泉自常州至京置驛遞水時號水癖

馮吉琵琶

五代時馮吉雅好琵琶極臻其妙教坊供奉名手亦
莫能及馮相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
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
狀了無怍色家人皆大笑吉善屬文工草隷而重
有此好入宋以佻薄不至大位歐陽迥仕蜀爲散
騎常侍嶺南平分司西京太祖知其善笛常召於
便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温叟聞之叩殿門求
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
曰朕嘗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迥至宰司尚習此
技故爲我所擒所以召迥欲驗言者之不誣也郭

從義善擊毬嘗侍太祖於便殿命擊之從義易衣
跨驢馳驟殿庭周施擊拂曲盡其妙既罷上賜坐
謂之曰卿技固精然非將相所爲從義大慙太祖
辱二臣所以爲時之鑒戒者深矣

花精

吳越錢仁傑忠懿王從兄也酷好種花人號花精

卜者許壽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
父祚爲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
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善卜
者呼之迺瞽者密問老卒云何人呼我荅曰王相
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今以告汝俟出當
厚以卦錢相酬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
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咲曰
更向上又問至八九十否又大咲曰更向上又問
能至百歲乎又嘆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
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有疾病否曰並無之其人
又細數曰俱無祗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
微苦臟腑壽便安愈矣祚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
者曰孩兒每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韓莊敏食驢

韓莊敏丞相嗜食驢腸每宴客必用之或至于再三
欲其脆美而腸入鼎過熟則糜爛稍失節則堅韌
庖人畏刑責但生縳驢於柱才報酌酒輙刺其腹
抽腸洗治略置湯中便取之調劑五味以進而持
紙錢伺於門隙俟食畢放箸無語乃向空焚獻焉
在秦州日一客中席起更衣自公厨傍過正見數
驢咆頊柱下皆已刳腸而未即死爲之悚然客生
關中常食此肉自此遂不復措口

去欲

東坡與客論事難在去欲客曰蘇子卿嚙雪啗氈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窮居海上且爾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見東坡志林）

王相公旦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眞宗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二人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直省官議以銀易之白公公曰吾家安用此及姬侍既具呼二人問昔沈氏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焉

色之移人如此（龍川志）以是觀之退之中秋夜琵琶箏見於張籍之詩范文正慶朔堂前花著于鄱陽之石刻者槩其平生其可弗信矣杜祁公衍兩府長安其初守清儉宴飲簡薄娼妓不許升廳服飾粗質袴至以布爲之及再至筵會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裹肚勸帛吳曾漫錄以爲公之道變胡濬庵海外歸爲侍姬黎倩作詩殊累其爲人朱子胡氏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爲胡發也賢者於此且借以自警況在凡人乎善哉魯男子吾所願學者

潔疾

世傳米芾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云朋友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展洗遂損不可穿又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曰既拂矣又去塵眞吾壻也以女妻之

潘炕溺妾

內樞密使潘炕字凝夢河南人有嬖妾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嬖於美妾解愁遂成疾妾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頗有國色善爲新聲及工小

詞蜀王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靳之弟峭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邪炕曰人生貴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哉人皆服其有守

書換銅器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橐其家所有約百餘金買書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雅有好古之癖一見喜甚曰毋庸貨也我與[illegible]

共直而两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数十銅器遂返其家其妻方訖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塊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吃其夫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吃因言人之惑如此坐皆絶倒

陳亞嗜書

陳少卿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十幅晩年退居有華亭唳鶴一隻怪石一株奇峭可愛與異花數十種列植於庭爲詩以戒子孫曰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步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陳死未幾皆散落民間吳處厚青箱雜記曰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盖近世滑稽之雄也

香癖

袁象先判衢州時幞官謝平子癖於焚香几坐忘形廢事同寮蘇收戲作一剌伺其亡也而投之曰判烓郎官守靜坐閣焚香不理民間事叅軍誑帝鄉

富可埒國

彭淵才游京師十餘年其家饘粥不給父以書促歸跨一驢携一布囊親舊相慶曰布囊中必金珠也君官爵雖未入手且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中所有可早出之淵才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汝可拭目以觀既開囊乃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五代史稿草一巨束

愛雲

晁采性愛看雲其尤愛者赤黑色也故其室名曰雲窺室其館名曰期雲館內觀日疏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五終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六

海右閔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謬誤類

太公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東方朔云太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乃見用於周武憶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滅了八歲却被宋玉增了十歲此事眞可絶倒

君主

史記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婦故事蓋戎俗也吕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爲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

史記差訛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爲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者須溪批云此耳也字與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爲一句長卿故倦游爲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諸篇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胸無怪其然獨可爲一二好古之士道耳

葉障

楚人居貧讀淮南子有螳螂伺蟬自障葉可隱影之説遂自樹下仰摘螳螂所影之葉葉落樹下混衆葉中不能復別乃悉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障問其妻汝見我否始恒答言見經日厭倦不堪紿曰不見於是㥘藥入市對面取人物爲市吏所縛耶鄉笑林此昔人記之以資嗢噱未必實事然世之書痴若是者多矣

痴人無識

北齊高阿那肱録尚書事屬孟夏源師攝祠部以龍見請雩那肱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顔色師曰此是龍星初現理當雩祭非謂真龍也那肱曰漢兒強知星宿痴人無識可笑至此人之不學者不有如劉道隆高阿那肱者乎

吞蠶

孫光憲瑣言唐張揚尚書少子常閱古方術説壁魚

入遂經由中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取而吞之可致神仙意遂惑之乃多書神仙字碎剪以實瓶中捉壁魚投之冀其蠹蝕後不能得遂成心疾張氏子之癡也不亦可哀乎世固有讀聖賢書而竊其言以求濟已之私欲者其爲喪心抑又甚矣

江西驛官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中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初一室爲酒庫諸醞畢熟外有畫神問曰何神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神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

又一室曰葅庫諸茹畢備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誤矣出國史補

臨司輕僚吏

王彥輔麈史記平繆二事其一曰京西憲按行至一邑辱縣尉張伯豪斥使下騎而步且行且數其不才既入傳舍有白直廳候者曰提刑適罵官員乃閩中丞女婿憲愕然曰何不早告我亟召尉與之坐茶罷乃曰聞君有才適來聊相沮君詞色俱不變前途豈易量耶即命書吏立發薦章與之其一恭路憲至一郡因料兵見護戎年高謂守倅曰護戎老不任事何可容也守倅並默然戎抗聲曰我本不欲來爲小兒輩所逼今來受屈憲問小兒謂誰曰外甥章得象也蓋是時方爲宰相憲曰雖年高顏精神不減不知服何藥戎曰素無服餌憲又曰好個健老兒惠酒而去乃知臨司上官輕薄邪縣僚吏卒貽謗詬從昔有之

汲彔

汲彔六月盛暑而晒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不得清凉竟斬扇者軍中爲之謎曰奴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

弄麞

唐李林甫不學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

伏獵侍郎

唐李林甫引蕭炅爲戶部侍郎炅不知書嘗與嚴挺之共語稱烝嘗伏臘乃呼爲伏獵挺之語九齡曰省中乃有伏獵侍郎乎

蕭嵩

唐玄宗嘗器重蘇頲欲倚以爲相祕密不欲令左右知迨夜艾乃令草詔訪于侍臣曰外庭誰直宿命

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裴嵩上即以題姓名授嵩令草制書既成詞中有國之瑰寶上尋繹三四謂嵩曰頲瓌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爲刊削之上仍令撤帳中屏風與嵩嵩慚懼流汗筆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抒思移時必當精密不覺前席以觀雖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既退上擲其草于地曰虛有其表耳（嵩長大多髯故有此言）左右失笑上聞遽起掩其口曰嵩雖才藝非長人臣之貴亦無與比前言戲耳其默識神覽皆此類（出明皇雜錄）

孫彥高

周文昌左丞孫彥高無它識性惟頑鈍出爲定州刺史歲餘默啜賊至圍其郛郭彥高却鏁宅門不敢詣廳事文案須傳發者令於小窓內接入賊既乘城肆入彥高乃謂奴曰牢關門戶莫與鑰匙俄而陷沒刺史之宅先殲焉浮休子曰彥高之智也似鼠固其穴不知水灌而鼠凶鳥固其巢不知林燔而鳥殞禽獸之不若何處二千石之秩乎

龍袞

龍袞爲瀛州刺史歲暮京中人附書云改年多感乃將書呈判司以下云有司改年爲多感元年一日謂府吏何名私忌對曰父冊亡日請假偶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大罵曰衝破我忌日更謀改作明日談者笑之景龍中爲左武將軍不知聲律而好賦詩其失韻俚語傳人談笑者甚多

杜豐

唐齊州歷城縣令杜豐開元十五年東封泰山豐供頓乃造棺器三十枚寘行宮諸官以爲不可豐曰車駕今過六宮偕行忽暴死者求棺如何可得若事不預備其悔可追乎及置頓使入行宮見棺木陳于幕下光彩赫然驚而出謂刺史曰聖主封嶽

祈福祚延長此棺器者誰之所造何不祥之甚將奏聞刺史令求豐豐逃于妻臥床下詐稱已死其家哭之頻妻兄張摶爲御史解之乃得已豐子鍾皆爲兗州參軍都督令掌廄馬芻豆鍾曰御馬至多臨日煮粟恐不可給不如先辦乃以鑊煮粟豆二千餘石納于窖中乘其熱封之及供頓取之皆臭敗矣乃走俱懼不免命從者市半夏一升和羊肉煮之食而求死藥竟不效而體愈肥時人笑云非此父不能生此子（出朝紀）

蕭貟

張九齡知蕭炅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大笑[illegible]

史思明詩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與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皆讚美之或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黃字韻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在至下周至即其傅也

裴休

曲江池本唐開元中疏鑿為勝境南即紫雲樓芙蓉院西即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即賜宴臣僚會于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池備綵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焉傾動皇州以為盛觀裴休廉察宣城未離京值曲江池荷花盛發同省閣名士遊賞自慈恩寺各屏左右隨以小僕步至紫雲樓見教坊人坐於水濱裴與朝士憩其旁中有黃衣半酣軒昂自若指諸人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曰賢所任何官率爾對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反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效之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狼狽而走同座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後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令請換羅江宣皇在藩邸聞是說與諸王每為戲談其後龍飛裴入相因書麻制廻授近日喏郎不敢新授中書門下平章事矣劇談錄

元德秀死

唐元德秀退居安陸縣去家獨處一室值大雨水七日不通餓死中書舍人盧載為誄文曰誰為府君

犬必烹肉誰為府君馬必食粟使我元君餓死空谷丁用晦載之於芝田錄以為美事予意盧子不當以二畜比之然其清貧固也但卒於家不聞退居安陸此又不知何從來

昭應書生

唐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出因話錄

權懷恩

唐荊州刺史權懷恩無賴除洛州長史州差參軍劉

大子迎至懷州路次拜懷恩失過不與語步趨二
百餘步亦不遣乘馬大子乃自上馬馳至驛令脫
靴訖謂曰洛州幾個參軍對曰正員一人員外一
人懷恩曰何得有員外對曰餘一員遣與長史脫
靴懷恩驚曰君誰家兒對曰阿父爲僕射懷恩憮
然而去僕射劉仁軌謂曰公草裹刺史[illegible]州不
可造次參軍雖卑微豈可令脫靴耶[illegible]請假
不復出旬日大子爲益州刺史出朝野僉載

李秀才

郎中李播典蘄州日有李生稱舉子來謁會播病
令子弟見之覽所投感播詩卷既退呈於播驚曰
此昔應舉時所作卷也唯易其名耳明日遣其子
邀李生從容詰之曰奉大人咨問此卷非秀才所
制乎李生聞語色變曰是某平生苦心所著非謬
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戰時卷也無幾輸未更却
請秀才莫妄言遽曰何來誠爲謬耳二十年前實
於京輦書肆中以百錢買得殊不知是賢尊郎中
佳製不勝恐悚子復聞于播笑曰此蓋無能之輩
亦何怪乎饑窮若是寔可哀也遂令子延食于書
齋數日後辭他適遺之縑緗是日播方引見李[illegible]

拜謝前事畢又云某執郎中盛卷遊于江淮間已
二十載今希見惠可乎播曰此乃某昔歲未成名
時所懷者今日老爲郡牧無用處便奉獻可矣亦
無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擬何之生云將
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耳播曰賢表丈任何官曰
見爲荊南節度使播曰何名對曰弘宣播拊手大
笑曰秀才又錯也荊門盧尚書是某親表丈生慙
悸失次乃復進曰誠若郎中之言則并荊南表丈
一時曲取於是再拜而出播歎曰世上有如此人
荊鄂間悉話爲笑端

用事謬誤

用事謬誤雖文士時有之韓文公作孔子廟記云社
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堂巍然坐用王者之
禮若以爲壇祭之禮不如屋則何天地員丘方澤
初不屋也孔子之禮雖極隆比天地則有間矣豈
以壇屋爲隆殺乎又巍然端坐后世爲土偶乃有
此古祭用主安能巍然而坐乎退之未之思也

郄昂

唐郄昂與韋陟交善因話國朝宰相誰最無德昂誤
對曰韋安石也尋自覺驚走路逢吉溫溫問何[illegible]

倉惶如此答曰適與韋尚書話國朝宰相晁無咎者本欲言吉頊誤言韋安石既言又鞭馬而走抵房相琯之第執手慰問復舍頊以房融爲對言訖大慙趍出昂有時稱忽一日而犯三人舉朝嗟嘆唯韋陟遂與絶交（出國史補）

張長史

唐臨濟令李回妻張氏其父爲廬州長史告老歸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臨濟辱之誤至全節縣問門者曰明府在乎門者曰在張遂入至廳前大罵全節令趙子餘不知其故私自簾間窺之見一老父

詬罵不已而縣中常有狐鳥魅以張爲狐乃密召吏人執而鞭之張亦未寤罵仍恣肆擊之困極方問何人輒此詬罵乃自言吾李妻父也回賤吾女來怒回耳全節令方知其誤寘之館給醫藥焉張之僮夜亾至臨濟告回回大怒遣人吏數百將襲全節而擊令令懼閉門靜守回遂至郡訴于太守太守恕其誤也使出錢二十萬遺張長史求和回仍至縣張喜回之報復卒不計其薄女遂歸（出紀聞）

張由古

唐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蓋僧孺也）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佛袍集倍勝僧孺集由古竟不知覺

馮光震

唐率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嘗注蹲鴟云蹲鴟者今之芋子卽是着毛蘿蔔也蕭令聞之撫掌大笑（出譚賓錄）

李文禮

唐李文禮頓丘人好學有文華累遷至楊州司馬而質性遲緩不甚精審時在楊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亾請擇日祭之文禮忽聞姊亾乃號慟吏伺便復白曰是長史姊文禮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文禮曰我無姊向亦怪矣（出御史臺記）

講論語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粗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恥之乃召一孝廉講論語爲政篇翌日謂從事曰近日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大

假作僧道

南中小郡多無緇流每宣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昭宗即位柳韜為邕管宣告使赦下到屬州自來無僧道皆臨事差攝宣時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弘大怪而問之僧曰役次未到差遣偏併去歲已曾攝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聞者絶倒

馮宿

馮宿文宗朝歟歷中外甚有美譽無入相者數矣又能曲事北司權貴咸得其懽心焉一日晩際中尉封一合送與開之有巾二頂暨甲煎面藥之屬時

將行結中貴者將大拜則必先遺此以為信馮大喜遂以先呈相國楊嗣復嗣復蓋常佐其幕也馮又性好華潔自夕達曙重衣數襲選駿足數疋鞍韉照耀無與比馮以既有的信即不宜序班遂修容易服而入至幕次吏報有謂者捧麻必相矣將宣則謂者向殿執敕罄折朗呼所除拜大僚之姓名曰蕭倣馮乃驚仆于地扶歸第得疾而卒蓋其夕擬狀將付學士院之時文宗謂近臣曰馮宿之為人似非沉靜蕭倣方判鹽鐵朕察之頗得大臣之體遂以易之

大僚題上紙籤起於丞相李趙公也元和中趙公權傾天下四方緘翰日滿閽者之袖而潞帥郄士美時有珍獻趙公喜而田意盈幅曲叙殷勤誤卷入振武封内以遣之而振武別紙則附于潞時阿跌先進師覧盈幅手字知誤書特飛還趙公趙公因命書吏凡有尺題各籤記以送故於今成風

書題籤

會粹

唐史載鄭虔集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目其書為會粹老杜哀故著作即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詩

云薈萃何技癢按韵略薈為外切草多貌如薈兮蔚兮之薈蕞祖外切小也如蕞爾小國之蕞虔自謂其書須多而皆零碎之小事也后人乃悞呼為會粹意謂會取其純粹失之遠矣

三拗

宋初執政私第接賓客有數庶官幾不復可進自王荆公欲廣收人材於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謁然自是不無貪緣干求之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言其情往往皆於送客時羅列於廡下以次留身叙陳而退遂以成風執政既日接客至[illegible]

皆杜門不復通爾吏亦以榜揭於門曰假日不見客故事見執政皆着靴不出笏然客次相與揖則皆用笏京師士人因言廳上不說話而廡下說話假日不見客而非假日見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謂之三拗 燕語

唐虞對仲尼

東齋記事載楊文公知舉日於簾下大笑既開院上殿真宗怪問貢舉中何得多笑對曰舉人有上請堯舜是幾事臣對以有疑事不要使以故同官供[illegible]笑近有士大夫挍殿試論薦者云措諸

[illegible]仲尼之皇皇發為文章合唐虞之渾渾以唐虞與仲尼為對殆是欲與向時舉人分謗[illegible]

試文可笑

科場中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策對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為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為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覩茲黄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哄堂大笑

匍匐圖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狥時動遵古禮蔡君謨守[illegible]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于是為巾欄轉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據地膝行號慟而入婦人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即時李遣[illegible]匐圖蘇仲預言頃在先帝朝蔡温叟嘗提舉陝西保甲忽有詔曰御批問所隸諸州所教保甲精[illegible]如何蔡上札子言臣所教保甲委是精㮳奏至神宗謂侍臣曰蔡温叟將㮳字認是精確

蝎虎祈雨

熙寧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各以大甕貯水插柳枝泛蝪蜥使青衣小兒環遶呼曰蝪蜥蝪蜥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開封府准堂劄上具坊巷寺觀祈雨甚急而不能盡得蝪蜥往往以蝎虎代之蝎虎入水即死無能神變小兒更其語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

小孤山

歐公歸田録云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

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壻也余過小孤
廟像乃一婦人勑額為聖毋廟豈止俚俗之謬哉

科舉之變

王荊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為秀才
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
不解正義如學究誦註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詩
於陸農師學易於龔深之蓋譏士之寡聞也王無
咎黎宗孟皆為王氏學世謂黎為模畫手一點一
畫不出前人王為轉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
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

苗振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
晏謂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硯今將就試宜稍
溫習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年作老娘而倒綳孩
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既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有
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不成語）遂不中選
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綳孩兒矣

差吏誤對

李獻臣好為雅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為陝漕罷赴闕
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
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飲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澂
意餐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裝
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慙沮而言
曰不敢欺為三司軍將日曾喫卻十三杖俗語謂
遭杖為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餐不曾餐
飯欲奉留食耳

諂謬

王荊公作相日當生朝光祿卿鞏申以大籠貯雀詣
客次搢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載時有
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天下駭笑時人
為之語曰虞候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馬從一

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
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本欲按汝何不
亟去尚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
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
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其姓馬監排岸司耳漕
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為溫
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
而已傳者皆以為笑

西蜀方言

蜀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主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語人以爲戲談今蜀人多稱之崇寧末于安國爲郎官成都人詹丕爲諫官以安國嘗建言移事省上章擊之其辭略云謹按其官人才闒茸臨事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笑之

春帖子

大觀間翰苑進春帖子有一學士撰詞云神祇祖考安樂之草木禽獸裕如也以爲獸祖考非所宜竟以是得罪

改我爲小人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對中人以上說話卽稱小人中人以下卽稱我家毎日到漏合誦天童經數十遍其聲朗朗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爲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應稱我者皆改爲小人識者聞而笑之然小人有毋皆嘗小人之食小人之稱其古矣施之一經是可叹也

犯夜證見

[illegible]事張觀嘗知開封府府有犯夜巡者[illegible]觀據案訊之曰有誰見乎巡者曰苦無證見[illegible]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笑

党彥進

党彥進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卽杖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見山客筆彥進武人闇不曉事然使韓信復生不能不服此言語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說韓信人喫杖不亦宜乎

党進

党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防秋於高陽朝辭日須欲致詞閤門曰太尉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強狠堅欲致之進把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天表厲聲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願官家好將息仗衛掩口後左右問曰太尉何故念此二句進曰我常見愛掉書袋我亦掉兩句要得官家知我讀書

帷帳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高古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有司誤矣非作賦者

之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帷幄

遮說

淳熙丁未洪景盧知舉一考官大笑絕倒問之則云試卷中有用董公遮說漢王事以公遮爲董三老之名洪曰其下無注文安知其非名邪既撤棘有考官出道此語予曰洪非不知但惡後生輕薄故爲此說耳其人未諭予曰不然則周亞夫傳趙涉遮說將軍涉遮亦趙之名乎坐客皆笑而罷

無着居士

趙從善尚書自號無着居士家居吳郡從善尹天府

日招郡學喬木在家塾訓子希蒼而喬生乃饕餮實無所知不能責成其子弟後希蒼公倅紹興日令庖人造爆子茄欲書判食單問廳吏茄字吏曰草頭下着加郎援筆書草下用家字乃蒙字郡人目曰爆子蒙

三覺侍郎

趙叔問爲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還常掛歇息牌於門首呼爲三覺侍郎謂朝晡飯後歸第也

苦海

鄭光業兄弟每柄文有一巨皮箱凡人投獻詞句有可咍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用資諧戲每有宴集即命二僕舁苦海於前共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

私印對

天順間桂廷珪者嘗館於錦衣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驛丞王某洗馬江朝宗之壻印曰翰林東床一時傳笑以爲的對

餘姚兩生

大學士李文達公先任浙江督學使行至餘姚有兩生倚門對奕或曰太宗師至尚奕乎兩生曰吾何

書不讀懼試太宗師能作百人名題目試我乎及試餘姚論題曰用兵最精策題曰孔門七十二賢賢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將何功諸生茫然齊起跪問公曰千字文不能記百人名亦不省何謂讀書固知汝諸生今科無舉人在內餘姚科第極多是年果無一人中督學之言不偶

建言可笑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事近京地方車輛騾驢相雜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自行使弘治初一給

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條云京城士人多好着
馬尾襯裙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拔鬃尾有悞軍
國大計乞要禁革此事近一員外建言崇節儉以
變風俗其疏專論各處茶食鋪店所造看卓糖餅
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少而費功乞要畫一定
式功料之間務在減節使風俗歸厚云云所司亦
爲之覆奏肉食者謀國乃有此輩可歎可笑雞鶩
御史何代無之朱子語錄高宗朝有人上言聖節
殺雞鶩太多只令殺猪羊大牲適傳一龍虎大王
南侵邊方以爲懼胡侍郎云不足慮此有雞鶩御

史足以當之

俗字古字

有一詩人謂草虫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緯啼太
白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李詩
故也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
激厲風俗之厲不從力劾送法司問罪不知厲字
出自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
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也兵科給事中劾兵部
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詰之豈日有[illegible]
管吏執顏書以進乃[illegible]不
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輒兆議[illegible]
不能無悔

芝蔴通鑑

郡人有韋政者貌大不檢人稱之曰韋大夫平生好
訐凡官吏貪酷豪強侵漁人所不能直者皆被其
訐訐則必去其人乃已宣德正統間累繫獄幾死
後得脫政素不讀書好大言偶記君臣故事數對
客談之既畢寂然無聲蓋已罄矣一日友人王淵
翁酒間戲謂曰如君之所談乃芝蔴通鑑耳蓋吳
人愛以芝蔴點茶粥者必以紙裹授之有一粥芝

蔴家藏舊書一卷旋摘旋裹爲市人所得積至數
葉視之乃通鑑也遂取而熟讀每爲人談或扣之
蘊輒曰我得芝蔴紙上僅此而已餘非所知也

年號犯僭

年號犯前代者三前涼張重華五代蠻人張遇賢宋
方臘皆僭永樂元武宗太子阿速急八即位上都
僭天順夏主李乾順僭正德正德紀元詔下馬[illegible]
宰試選人題爲宰相須用讀書人諭蓋用宋事[illegible]
譏內閣也

陳音健忘

一作陳公音字師召福建莆田人有文行而性恍惚多誤前輩傳其事以爲笑近又得數事叙列於左刑部郎中浙江楊某字文卿又有山西人楊文卿爲戶部郎中一日浙江楊氏招飲而師召造山西楊氏時文卿尚寢聞其來亟起迎之坐久師召不見酒殽乃謂曰觴酒豆肉足矣毋勞盛設文卿愕然應曰諾入告家人使治具饌而浙江使人至白以主公久候師召始悟曰昨日所請者乃汝主耶我誤矣一笑而去嘗檢書得友人招飲舊帖忘其昔所藏也如期而往累茶不退主人請其來故答曰赴君飲耳主人訝之而難於致詰具酒共酌

席罷方悟去年今日曾邀陳也一日清旦入朝誤冠纓於背及覩同列垂纓俯視領下而駭曰公等悉冠纓而吾獨無何也一人遽持其纓正之曰公自有纓獨無背後眼耳諸公大噱嘗自院中歸語從者曰今日訪某官從者不聞引轡歸舍師召謂至某官家矣升堂周覽曰境界全似吾家何也又覩壁間畫曰是我家物緣何在此旣而家僮出叱之曰汝何爲亦來乎僮曰是我家也師召始悟西涯嘗戲與師召擲骰子得么則指曰吾應是六反之果六也各骰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此天才也或給之曰彼給公耳上么下六骰之定數何足爲異師召歎曰然則我亦可爲因詣西崖告之西涯先度其必至別製六骰錯亂其數師召屢擲不中乃嘆曰兄真不可及也豈欺我哉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六終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七

海石 胡氏王圻纂輯

文史門

經書類

古經書

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十八篇古秩禮記有五十六卷古論語二十一卷古孝經一卷二十章千八百二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盖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也 桓譚新論

七經緯

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漢代有郗氏袁氏說宋均鄭玄並爲讖緯之注文辭淺俗不類聖人之旨 隋志 七經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災度氾歷樞含神霧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河洛七緯合爲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 玉海

釋經

漢儒釋經易有畧旨有古詩有細春秋有微

國朝陸文裕公曰先秦兩漢間書名爾雅曰故者如毛詩故魯故后氏故翰故杜林蒼頡故曰微者如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曰通者如陸君通白虎通風俗通魏晉而下則華靡矣宋王景文有總聞聞音曰音韻聞訓曰字義聞章曰分數聞句曰句讀聞字曰字畫聞事曰事實聞人曰人姓號

聞物曰鳥獸艸木器物聞地曰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共十聞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觀其命名已得古意惜未得其書而讀之也戊戌歲借錄于李文選開先其書頗與朱傳不合亦有前人所未發云

洼君通

洼丹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杜撫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馬融作周官傳授鄭該通解左氏疑滞名謝氏釋

七經不傳

國史云慶曆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父爲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荆公修經義蓋本于原父云

秦誓之始

漢宣帝太始中河内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陸德明經典釋文）

五經刻石

漢宦者汝陽李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靈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于石于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是五經一定爭者用息（後漢書）

石經考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于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高堂谿典禮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秦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illegible]

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獨善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于汴京今猶有存者

杭石經考

宋紹興二年高宗宣示御書孝經易詩書春秋左傳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刻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藏之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朱子修白鹿洞書院奏請石經本即此是也元

初西禿楊璉真伽造塔于行宮故址欲取碑石疊塔時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止之幸而獲免後學爲西湖書院碑閣俱廢　國朝改爲仁和學後洪武末徙仁和學于城隅之貢院而石經亦舁致焉歲深零落蹈卧草莽間而龜趺螭首十缺其半宣德元年侍御吳訥屬郡縣收緝凡得百片寘之大成殿後兩廡已爲不全之羆矣近于正德十三年宋侍御復移至杭州府學之廡至于歷代石經漢有蔡邕隸書傳稱六經止是易書公羊禮記論語（見洛陽記）此石在洛陽太學門外魏有邯鄲淳所書

三體石經子意此亦恐訛蓋淳乃漢順帝時人作曹娥碑時年必二三十矣至魏文帝已百數十年魏略載淳爲博士恐又一人否則或梁鵠鍾繇等書晉惠帝時侍中裴頠修學書經刻石皆在洛陽唐貞觀時太宗命唐元度書九經訓釋是名九經字樣文宗時高重爲祭酒與鄭覃復刻九經皆在長安國學也後蜀孟昶孫逢吉等五人書刻七經周易爾雅毛詩尚書儀禮禮記周禮于成都宋嘉祐中楊南仲章友直篆書六經於國學至高宗之刻共八次也

五經之始

太昊始畫八卦則易之始也又有網罟之歌則詩之始也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則書之始也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卦謂之周易蓋夏曰連山商曰歸藏故謂之周易也濟南伏生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秦焚六籍書亡其半詩存者六篇春秋偶完而禮樂之書無復遺文易以卜筮故得全今禮記又雜出于漢儒月令出于呂不韋蔡邕王肅則以爲周公作漢文帝令諸儒士作王制子思作中庸劉猷云公孫尼子作緇衣而樂記一篇司馬遷以爲公孫弘所記著以爲樂書在八書一他皆錯雜出自漢世也

三家論六經

文心雕龍宗經篇曰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其根陳騤文則曰六經之道既曰同歸六經之文容無異体故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使入詩雅孰別文辭抑二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

克共明刑使入書誥孰別雅語顧命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向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使入春官司几筵孰別命語宋景濂曰五經各備文之眾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福按劉氏之言言其大凡耳陳氏特指其一二相似者而言宋氏則謂五經可以備諸體雖然微劉氏不足以啓陳氏微陳氏則宋氏無由出此言也後之論者固不可以此而廢彼

緯書說

漢世稱五經七緯今緯書都不存而散見于各書者
則有易緯如乾坤鑿度之類詩緯如含神霧之類
書緯如考靈曜之類春秋緯如元命苞之類禮緯
如含文嘉之類樂緯如動聲儀之類孝經緯如援
神契之類論語緯如撰考讖之類河圖緯如挺佐
輔之類洛書緯如甄曜度之類此皆其篇目其他
尚不能悉舉皆是東漢時因光武喜讖緯故諸儒
作此以干寵而世遂傳用之其不與于西京之世
明矣然據此則當是十緯或者漢儒亦以樂記并
入禮記中而河圖洛書別自有緯不在此數則五
經緯合論語正合七緯之目矣 出四友齋叢說

六經志體

詩有民人有民人則有政事有政事則書有山川則
有題詠有題詠則詩有星埜則有陰陽有陰陽則
易有上下則有和節有和節則禮有人物則有褒
貶有褒貶則春秋是六經一志已

經書補注

四明黃潤玉是 國朝人所著有經書補注如云易
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
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而

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其言多有
可采

黃東發日抄

五經朱子于春秋禮記無成書慈溪黃東發取二經
大全爲之集解其義甚精蓋有志補朱子之未備
者耳且不欲顯故附于日抄中其後程端學有春
秋本義東匯陳皓有禮記集說皆不能過之永樂
初脩五經大全諸儒皆未見日抄故一無所取

易類

易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張晏曰庖犧氏將興
神龍負圖而至帝王世紀曰黃帝游于洛水上大
魚煞五牲祭之雨七日夜魚流始得圖書春秋緯
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河龍圖發
洛龜書發孔安國以爲河圖入卦洛書九疇是也

繫爻

繫辭曰易之興也當商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其文王
與紂之事耶司馬遷曰文王囚而演易揚子法言
曰文王重易六爻漢書楊雄傳曰文王附六爻天
文志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按升之六四曰

王用享于岐山謂文王也文王之追王在克商之後明夷之六五曰箕子明夷在觀兵之時二者非文王所及也乾鑿度曰垂皇者犧卦道演德者又通卦驗蒼牙通靈昌之盛盖言卦繫辭文王作也春秋左氏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盖言卦爻辭周公作也易更三聖不言周公穎達謂父統子業故也

十翼

漢藝文志重易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序卦之屬凡四十篇孔穎達周易正義曰彖象十翼以爲孔子所作謂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也翼附其體而有所行之謂也易非十翼以輔之則人指爲卜筮之書而行不遠矣易上下經之分或指體或指用如天行如地勢皆體也故上經之卦多指體如洊雷如兼山如隨風等是用也故下經以下多指用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而聖人之言所以[illegible]得非書乎然則書不盡言之煩瑣而盡其要[illegible]不盡意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之論也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迨今二十五世或稍稍以予言爲然

易卦言酒

易惟四卦言酒而皆險難時需于酒食坎樽酒簋困于酒食未濟有孚于飲酒

引易之誤

永叔作傳易圖序云予讀經解至引易曰差之毫厘繆以千里之句恠今易无此文或遂謂易非完書然經解所引按王充論衡注乃易之緯文永叔于易經求之誤矣

論易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曰周易王弼虞翻韓康伯孔穎達及淮南子皆云伏義已重爲六十四卦乾鑿度亦曰庖犧氏畫爲六十四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鄭氏則曰神農重卦盖本世紀之言司馬遷揚雄言文

王重之非是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味其文義爲伏羲分爲十三卦制作其重卦名皆在文王前如神農耒耜之教蓋取諸益之類昭然可証至于卦辭則作于文王爻辭作于周公馬融釋經陸續序太玄及王弼並依此說若以爻辭爲文王作則辭多文王事明夷六五可見韓宣子使魯見易象乃歎周公之德則爻辭爲周公作無疑班固亦云十翼作于孔子或疑春秋傳穆姜之筮得文言是時未有孔子安得爲孔子作或曰此左氏之謬或曰古有是語孔子用之

周禮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于令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奭初艮初兌初犖初釐初震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illegible]

乾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予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于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中文可乎中文尚書見後漢書

卦爻名義

易者蘆蝘之名守宮是矣守宮即蜥蜴也與龍通氣故可禱雨與科斗同形故能雹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彖者茅犀之名犛神是矣彖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土人名曰猪神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于幾也

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按其圖以想其形[illegible]之曰像故其爲字從人于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挂也掛之于壁蓋懸物之杙也水經云爻者交疏之窓也其字像窓形今之象眼窓也一窓之孔六十四六窓之孔凡三百八十四所取于爻者義取于旁通所取于卦者懸有小大也

讀易

孔子讀易韋編三絶鉄撾三折漆書三滅論語讖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王弼注金剛也矢直也

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得也朱子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于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與來俊臣之所不爲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爲聚財之囮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愼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爲矢鑄金爲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于此愼又以爲此說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公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爲此也管仲之所不爲而謂周公爲之乎丹鉛錄

飛遯

遯封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𩇯與古蜚字相似後世因訛爲肥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注引上九飛遯無不利謂去而遷也曹子建七啓云飛遁離俗金陵攝山碑偏懷飛遯皆可證

宣髮

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註頭髮皓落曰宣易巽爲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爲寡髮釋文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宣髮二字甚奇

易林

馮玄岳曰焦氏易林其辭古雅秀逸其中皆有深旨如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斲破瑚璉殷商絕祀言女禍也多虛少實語不可知鼻空無酒飛言如雨言讒言也登堦上堂見吾父兄左酒右漿與福相迎言退樂也南行載鎧登履九疑車傷牛罷日暮嗟咨戒行險也家在海隅橈短流深企立望宋無木以趍悲寡援也去葦就蓼毒愈酷甚避井入坑憂患日生即詩人蹙蹙靡所騁之旨也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喻忱賢也長女三嫁進退多態譏不知止也千雀萬鳩與鷂爲仇威勢不敵雖衆無益畏權貴也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避暑翩翩偃仰各得其所羨吏隱也五麥解墮頊斬獨宿憂爲身禍喜遠色也環緒倚鈕斗升屬口羞小利也救筍在梁魴逸不禁刺無政也三嫗治民不勝其任又三手六目政多煩惑戒多門也東風啓戶隱伏歡喜懷仁澤也葛藟蒙棘華不得實疾依藪也他

如張羅捕鴆鳥罹其災如從蜎見虎雖危無殆如三貍捕鼠遮遏前後如天之奥隅堯舜所居如酒爲歡但除憂來樂如瞽短帶長出思苦窮如乾作聖男坤爲智女如鬭鬭齧齧貪鬼相責如梟雁啞啞以水爲家如精誠所在神爲之輔如汶山蹲鴟肥腯多脂如戴瓮望天不見星辰如陰滛不止白馬爲海如方口圓舌爲知樞門如九雁列陣雌獨不群如雷君出裝隱隱西行如道涉多阪牛馬蛇是其語尤奇 山堂肆錄

詩類

詩注疏

詩注疏中序大小雅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已亡惟十六篇從鹿鳴至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爲小雅皆聖人之跡故謂之正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爲正大雅自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三篇是武王之大雅如此等言論皆詩家切實緊要者不知何故削去然何可使讀詩者不知今之讀詩者若問其何謂小雅何謂大雅何者爲正何者爲變必茫然不知則注疏其可盡廢哉

詩正變

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鄘衛鄭秦有美有刺太王治豳風化所基何皆言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或曰衛鄭與秦皆國人私美其君不合于治之正豳以周公遭變宣王功業

不終悉難曰正風正雅然六月序言小雅盡廢則夷交侵中國微矣宣王出而周道粲然復興變雅不始于厲王而始于宣王何也若專以治言則豳詩豳雅豳頌豳治未純于正胡用之于樂章況七月陳王業與公劉戒民事無以異一繫正雅一繫變風何也詩大小雅以治言則受命作周代商繼治爲政之大燕群臣嘉賓燕兄弟朋友爲政之小嘉魚山臺菁莪卷阿棫樸均爲養才用才之詩何以分政之小大六月采芑車攻江漢常武均爲宣

王中興之詩何以分政之小大周魯商三頌以盛
德成功爲主則周頌之薦宗廟告神明稱述祖宗
功業極其形容自稱曰維予小子閔予小子曾孫
篤之皆謙冲退托而商頌言假祖之孝曰湯孫奏
假言赫赫之功曰於赫湯孫言奉祀之誠曰湯孫
之將言天命之久曰在武丁孫子不過頌美主祭
之君周頌簡嚴商頌敷暢已非一體魯頌稱美之
辭益侈以衰微不振之魯奔走于覇主之號令惴
惴自保不暇乃謂其懲荆舒服戎狄修復伯禽之
法度與經傳大率相戾聖人合商周與魯並以頌

稱又何也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豳何以
有雅謂美盛德告成功則豳何以有頌乎謂求詩
于詩不若求詩于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
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古者詩存于樂延陵季子
觀樂於魯使工爲之歌乃于五聲和八風平節有
度守有常記禮言鄭宋衛齊之音其聲淫及商知
非武音歌頌大小雅以爲聲歌各有所宜書詩言
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周禮教六詩以六律爲
之音左傳晉得楚囚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

南音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有娀之北音塗
山之南音夏之東音周之西音專以音樂爲土聲
相形故生變五音樂之正也應鍾爲變宮蕤賓爲
變徵樂之變也後之言樂有三宮二十一變樂有
正聲必有變聲夫子正詩於樂豈獨風雅有正聲
而無變聲哉故國風十五國之土歌土歌之正爲
正風土歌之變爲變風採詩者以聲別之列國非
無正音散而不傳耳豳風國風周之變音周南召
南周之正音其雅樂之正變也亦然瞽誦工歌既
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爲小雅大雅亦不過雅音之

大者爲大樂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爲小樂
章小燕享用之春秋穆子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
夏歌文王俱不拜歌鹿鳴而後拜韓子以捨其大
拜其細爲問對曰王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文王兩
君相見之樂皆不敢當鹿鳴所以嘉寡君敢不拜
嘉足見雅音小大即樂章之小大也以言于頌周
頌雖簡商魯之頌雖繁周頌雖敬懼而謙恭商魯
之頌雖侈麗而誇大其音苟合何從非頌人不以
言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
頌之殊塗同歸矣孔穎達云取大雅之音歌其政

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言政而參以音其論行矣蓋樂與政通謂無關于政固不可恐以政事所之則有不可解者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欲被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鄭衛之音

鄭衛之音皆淫音也夫子獨曰放鄭聲不及衛音何也衛詩所載皆男奔女鄭詩所載皆女奔男所以放之聖人之意微矣

夏屋

詩夏屋渠渠注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于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初不指屋宇也經言夏屋惟此而已至楊子雲法言乃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則誤以為屋宇矣蓋由漢人言廣廈大廈已差忒矣

書類

七觀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李固奏記梁商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傳文心雕龍云書標七觀正此 孔叢子云帝典觀美大禹謨禹貢觀事皋陶謨益稷觀政泰誓觀義與此略異

書緯

孔子求得黃帝玄孫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 書緯

予若觀火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或以我視汝情明若觀火非也夫火雖不可嚮邇猶可撲滅故火蔓延則當撲之今乃坐視其延爇是拙謀矣人臣不從上令則當

[illegible]罪之乃今聽其所為成就其過惡是與觀火[illegible]何異惡得不謂之拙謀

晁以道論書

以道論尚書有曰予于堯典見天文矣而言四時者不知中星禹貢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水經洪範性命之原而言九疇者不知敷言舜于四凶以堯廷之舊而流放竄殛之穆王將[illegible]祥刑而先醜其耄荒湯之伐桀出不意而奪農時文王受命為僭王召公之不說類乎無上太甲以不順伊尹而放羣叔才有流言而誅啓行孥戮之刑以誓

不用命盤庚行劓殄之刑而遷國周人飲酒而死
魯人不极幹而屋誅先時不及時而殺無赦咸不
足說老不足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惟此
經遭秦火之後孔壁朽折之餘孔安國初以隸篆
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錯出東京乃取正于杜林
傳至唐彌不能一明皇帝詔衛包悉以今文易之
其去古幾何其遠矣今之學者盡信不疑殆如手
授于洙泗間不亦惑乎

洪範商書

左傳襄公三年君子謂祁奚于是能舉善矣商書曰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注云商書洪
範也按洪範今在周書而當時謂之商書豈以箕
子為商人耶抑不知當時編在商書而經秦火之
後編入周書耶但箕子雖商人而洪範之篇寔成
于武王訪問之日只當作周書為正

舜七始詠

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
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
據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
忽近于傅會以予考之此言聲律音韻是一類事
但漢書注不注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
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喉
淺喉二音此即所謂七始詠詠即韵也汗簡隸古
七始作夾始蓋古文七作柒柒與夾相近而誤尤
可驗史氏之說為是由此言之切韵之法自舜世
已然不起于西域胡僧又可知矣特表而出之孟康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也此說乃孟康之言

尚書改誤

明高皇帝以尚書咨羲和與唯天陰騭下民二簡
祭沉汪誤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與學士劉三吾

改為書傳會選頒示天下學子

春秋類

郭公

春秋書夏五郭公人皆以為闕文夏五固無可疑至
郭公胡氏以為郭亡蓋齊威有郭何故亡之問父
老有善善惡惡之對然以公為亡疑其未然按春
秋書有蜮有蜚謂昔無而今有也至螽之一字僖
文宣襄之世凡六書之而無他說以此為例恐郭
公亦止是一物直書之以記異爾本艸布穀一條
江東呼為郭公豈此物邪

春秋天事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葉石林謂春秋不特天子之事乃天之事也盖天子僅可賞罰一時之諸侯卿大夫時之得失誰得而治之故曰春秋爲天之事天有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既因魯史之舊毋年必書春夏秋冬石林謂自隱至哀凡十二公以象天之十二月謂十二爲天之大數是但以二百四十二年象天之二十四氣則失之鑿春秋惟桓公以不義得國經于四年七年闕秋冬十二公皆書春王正月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餘並不書王以著桓之不知有王然桓之薨王乃使榮叔錫之命此爲不當故春秋王不書天削天字以示貶其餘書求金求車之類直書而不深譏時王之失此非天之事而何

齊桓九合辨

齊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盟姚盟牡丘會鹹會淮此則兵車之會也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再會鄄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再盟幽僖元年會檉二年盟貫三年會陽穀[illegible]五年會首止七年盟甯毋九年會葵丘[illegible]

十有一孔子只說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何也盖北杏始圖霸初會鄄霸未成惟莊十五年再會鄄左傳曰復會鄄齊始霸也夫子所謂九合諸侯乃是再會鄄爲始

世道之變

平王東遷而雅亡齊桓伯而王風亡楚莊伯而諸侯之風皆亡讀隱桓公之春秋見王迹熄而天下爲五伯也讀定哀之春秋見伯迹熄而天下爲戰國也呂東萊云春秋之時堯舜禹湯文武之澤幾絶而僅存戰國秦漢之風方生而未艾此正是世變接頭處夫子定書乃以秦誓繼于帝王百篇之後蓋或繼周者百世可知夫子固知周之必爲秦矣

經典無騎字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將以公乘馬而歸宋劉炫謂欲與公单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予按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单騎也六國之時始单騎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車騎者禮記乃漢書耳經典並無騎字

策書

孔子作春秋二尺四寸之策書之孝經一尺二寸之

箓書之鈎命決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鈎命決

何休

何休美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乃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禮經類

禮經會元

[illegible]康公時著禮經會元于周禮大義多所發明

其言漢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冬官之缺何異于[illegible]醫之方以補盧扁之書庸人按文適足為病且百工事固非周官所可無而與周公設官之義何[illegible]況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可也天官有染人鍾氏慌氏雖缺何害地官有鼓人鮑人韗人雖亡何損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于遂人校人射侯之制已見于射人有如攻皮之工五既補其三而又缺其二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裘掌皮之職乎周禮無術于考工記獻王以此補之亦陋矣自考工記補冬官之後先儒論議周禮者願參考之集說可見而未有為此說者記之以就正于有道云

周禮補遺

[illegible]讀周禮註疏厭其太繁後得周禮集說頗愛之然缺地官一卷惜其未為全書近得周禮句解乃先儒朱周申翰所緝成化間陝西提學僉事伍福天賜所刻板也愛其簡明時留左右以備考按間有舊記一二求之不得乃取周禮本文校勘之脫漏甚多如天官脫獸臣夏采二十條共九十三字又

各條共漏一千一百五十四字地官脫漏誦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掌染掌卝掌炭掌茶囿人場人凡一十一條共四百三十六字又各條共漏一萬一千三百五十二字春官脫冢人墓大夫職喪視詛司巫男巫女巫凡八條共五百一十三字又各條共漏一千五百六十三字夏官脫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方相氏隸僕巫馬牧師圉師圉人凡十條共三百一十字又各條共漏一千一百三十六字秋官脫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蜡氏冥氏庶氏穴氏翨氏哲蔟氏翦人赤犮氏蟈氏壺涿氏

庭氏御校氏伊耆氏凡十八條共六百三十八字又各條共漏三千七百九十七字共記脫漏一萬三千七百零七字前人說九經字數周禮字凡四萬五千八百六字今脫漏如許决非原本缺文意伍公繕錄之時只知付託能書之人更不問其賢否彼偷薄小人視此為不急之務是以厭繁取捷刪節至此

周公禮儀

周禮儀禮並周公作禮儀三百即周禮威儀三千即儀禮周禮遭秦火藏於山岩屋壁得不亡漢武帝時耕者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缺冬官千金訪求不得以考工記奏上秘省時儒以為非是不行即藝文志周經六篇是也至劉歆始識以為太平之迹乃立學官在三禮中最晚出康成注

月令字誤

月令仲夏云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鄭氏注為傷火氣也火之氣于是為盛火之滅者為灰按文全無義理若謂傷火氣則當若古者寒食不舉火然後無傷是可一笑耳季秋乃有艸木黃落伐薪為炭之語意灰字必是炭字但無他據未敢斷以為是後讀呂不韋春秋十二月記仲夏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高誘注艸木未成不欲夭物季秋云艸木黃落乃伐薪為炭注草木節解斧入山林伐木作炭詳二注其義甚曉然則灰當為炭一時書寫之悞鄭氏注書之時又未致審耳不韋之書漢人於文字間多所引用非特記禮者取以為月令如班固律曆志伶倫取竹嶰谷等事皆本其書今人罕讀之耳

除服

禮記襍記下曰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外除謂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內除謂日月未竟而哀已殺

周禮考注

臨川吳氏考注周禮一本于尚書周官之文凡職之合于某官者則分隷于某官以是而冬官亦脩

儀禮逸經

談苑醍醐云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則古經之殘缺多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正中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

書之不幸

姑息

楊用修曰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

一 婣教

內則婣教婉娩聽從陳注婉謂言語娩謂容貌俱順柔貌按雅云婉妻道也娩母道也聽婦道也從姑道也左傳云姑慈而從婦聽而婉

逸禮

詩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白虎通引禮別名記惟五人曰茂萬傑曰聖二句少異蓋禮記逸篇

飫歌

武王克商作詩以遺後之人使永鑒焉以為飫歌名之曰支體之立成者為飫其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武周制作大備而遺訓尤詳於歌詠所以入人深而歷世長此詩不見於雅頌作於克商之後亦可以見應天順人之舉不得而已也玄亭閒話

丹書

太公丹書大戴禮武王踐祚篇載之其備悉錄以遺好古君子云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惡有藏之約行之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也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尚父端冕奉書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絕藏之約行之萬世可

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又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以為戒書于席之四端以為銘前左端曰安樂必敬前右端曰毋行可悔後左端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之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太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于忿

壺惡乎失道于嗜欲惡乎相忘于富貴帶之銘曰
火滅修容謹戒必共則壽屨之銘曰謹之勞勞之
富觴豆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
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
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
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
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
崩弓之銘曰屈申之義發之行之無忘自過矛之
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
以戒後世子孫凡十六銘賈誼政事書所陳教太

子一節千餘言皆此書保傅篇之文然及胡亥趙
高之事則為漢儒所作可知矣漢昭帝紀通保傅
傳文穎注曰賈誼作在禮大戴記其此書乎荀卿
議兵篇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
勝計則凶盖出諸此

十八銘

羣書注中載武王銘又多與大戴禮不同後漢朱穆
傳注引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桑蚕苦女工難
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
自照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
危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
誡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
二者後必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太
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
水可脫陷文不活筆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
馬極則躓民劇則敗又引金匱其冠銘曰寵以著
首將身不正遺為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
倖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
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
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

賤無二戶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牖之書曰闚望
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鑰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
硯之書曰石墨相着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書
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皚皚無為
汝開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歛
有節蔡邕銘論謂武王踐祚咨于太師作席几楹
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參考金匱陰謀之書則不
止于十八章矣又考古今原始載黃帝帝几之銘
曰毋掩弱無犯德毋違同毋傲禮毋謀非德毋犯
義此成周諸銘之始併錄於此

孝經援神契

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爲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爲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 舊唐書礼志

孝經引詩

孝經章末引詩先儒以爲後人增益然匡衡上疏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孝德之本也乃知由漢以來所傳如此恐實夫子所引也史記仲尼弟子傳曰曾參子輿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作孝經蓋孝經以曾子故作也

論語

孔子沒七十子之儔會集夫子之言以爲論語蓋其書成于曾參有若故其文每至二子所記多曰子有子他則皆字也柳宗元亦謂成于曾子子思之徒宋朝翰林鄭學士獬亦謂論語成于曾子弟子之所記

九夷辨

子欲居九夷朱子注但云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者亦乘桴浮海之意不著其名近見遼東志有九夷畎夷方夷黃夷白夷青夷玄夷風夷陽夷于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今不可考此正孔子所欲居者云予因憶孔子欲居夷浮海者亦以海與九夷近于東魯也注亦不及之

爾雅

郭璞爾雅序曰興于中古隆于漢代豹鼠既辨其業亦冨大抵解詁詩人之旨或曰周公作以其文考之如瑟兮僩兮衛武公之詩也猗嗟名兮齊人刺魯莊公詩也而文皆及之則周公安得述也當是出于孔子删詩書之後爾西京雜記曰郭璞謂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劉子駿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劉向以爲外戚傳稱史佚

教其子以爾雅學又記言孔子教嘗哀公學所[illegible]
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張仲孝
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非孟子

李泰伯著論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
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
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
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
勒令致仕鄭叔友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辨士也
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

軻能以詩禮者也余曰孟子何可非泰伯所以非
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
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先生曰
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
也予于泰伯亦然至于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illegible]
和之吾無取焉

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illegible]
佛與孟子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illegible]
一士人知其富於酒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illegible]
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illegible]
入尚自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
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辭去既
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
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曰公文采甚奇但前次
被公吃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聞者絕倒

外國書

五代廣順中高麗進別叙孝經一卷記孔子所生及
弟子從學事又有孝經雌圖說日之環暈星之彗
孛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言其國有五經廣注春秋
後語三史加注張孟押韵集聖曆諸書歐陽公日

本刀歌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
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由此觀之則尚書
全文日本國尚有之也

王會圖

王會圖所貢諸物其尤異者穢人之前兒也良夷之
在子也周頭之煇羝也義渠之茲白也史林之尊
耳也渠叟之鼩犬也樓煩之星施也蜀人之文翰
也良之閭采也康民之桴苡也州靡之費費也都
郭之生生也奇幹之善芳也高夷之嗛羊也不令
支之玄模也不屠何之青能也數楚之每牛也權

狀之三目也前兒若彌猴立行聲似小兒在子毀
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霍鳴燀羖赤羊也玆白者
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尊耳者身若虎豹尾長三尺
䑏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星旄者珥旄也文翰
者若皐鷄削采生火中色墨而光其堅若鉄桴苡
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費費即山都也生生若黃
狗人面能言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眯嚛
羊者羊而四角玄模黑狐也毋牛者牛之小者也
王之有光明者曰三目其形甚小嗟乎明王之世
貢有經獻有令而又何用此異物陳於赤奕陰羽

之前乎其為後人之修言也山丝雜録按史林當是夾
林尊耳當是酋耳獸身人首當是鷩身令人不眯
當是不寐善芳一作孟芳赤奕奕帳也陰羽陰鷸
也以羽飾帳也然王會異物亦不止此如揚州之
禺禺也俞人之雖馬也且甌之文蜃也共人之玄
貝也海陽之大蟹也區陽之鱉封也獨鹿之卬卬
也白州之北閭也魚復之鐘牛也禺禺魚名解俞
冠雖馬一角大者曰麟文蜃大蛤也玄貝黑貝也
鱉封若彘前後有首卬卬獸似距虛負蟨而走北
閭其華若羽伐其本以為車終行不敗鐘牛[illegible]

似牛形者乃其四夷國名亦多古與如以肅慎為
稷慎韓穢為穢人樂浪之夷為良夷東甌為且甌
吳越之蠻為共人高句驪為高夷至于自深貢桂
規矩以麒麟西申以鳳鳥丘羌以鸞鳥巴人以比
翼鳥方揚以皇鳥皇鳥配鳳者也方人以孔鳥孔
鳥鸞配者也卜人以丹砂倉吾以翡翠翡翠者所
以取羽其國名皆異官有彌宗郭叔為天子袞幣
要服之內曰比肥外臺臺四隅張赤奕為諸侯欲
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閭注侯稱爻末篇引伊尹
四方令內有江歷龍角注江歷珠名龍角也其夷

有正北大夏匈奴樓煩月氏東胡等名與漢[illegible]
其來舊矣

海右關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史評類

史原

呂氏春秋曰蒼頡造史帝王世紀曰黃帝時造史蒼頡始作文字史官之作蓋自此始記其言行策而藏之則史之原始於黃帝

作史

寶堂之言閫外不知比隣所傳朝與夕異作史而有易心則見聞不無失實故孫攜謂史書曰墨兵

實録

周公制左右史左史爲尚書右史爲春秋褚隱公始制私史漢司馬遷始爲紀傳武帝始爲起居注梁周興嗣始爲實録唐姚璹始撰時政紀

越絶不經

越絶書不知作者誰氏或謂子貢子胥作者妄也觀其援引不倫序次無法類謭淺者所為而所記有及西漢時事者又其間文法有類吳越春秋處甚正言無幾而雜說旁出復疑古有是書後人從附入他說豈東漢之際如趙曄輩者所著耶其不經者謂舜有不孝之行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飢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考之經典孔孟皆稱舜爲大孝舜豈有外養之理四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舜固未聞有兄也又謂子胥妻楚王之母吳越春秋載子胥入郢令吳王納昭王之夫人然則子胥固未嘗身此舉也凡此皆有惑於後之學者予故深闢之

三皇歲數

三皇本紀係小司馬撰其稱天皇地皇人皇各一萬八千歲蓋本皇極經世書云一萬八千歲而天開于子又一萬八千歲而地闢于丑又一萬八千歲而人生於寅此卽三皇之歲數而本紀乃附會爲之耳經世蓋自古相傳之數也

晉語

晉語胥臣對文公曰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韋氏云少小也溲便也豕牢廁也不加疾言易也設有是事尤當剪焉況於誣乎老泉帝嚳論嘗闢吞卵等事猶爲庶幾胥臣之言無稽甚矣

諸史優劣

史記父子兩手所作父文字密子文字疎蕩西漢父子及班昭三人之文叔皮文字頗跌宕近於子長有波瀾段落孟堅則工細曹世叔之妻則平而無意味矣東漢三四種文字有班叔皮孟堅之文有范甯之文有蔡邕之文有范曄之文二班有旨趣如隗囂公孫述馬文淵之傳是也如黃叔度郭林宗范滂乃父子家傳之作其他摭摭而無文氣皆范曄之文也伯喈文字不多亦不及二班

日者傳

[illegible]子貴義篇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于北方而先生之墨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太史公因之作日者傳大似莊漁父褚先生續龜策傳亦本騷卜居皆寓言也

封禪書

西漢司馬遷作史記於封禪書中述武帝神仙鬼神方士之事甚備故王允謂之謗書宋景德祥符間治安之極王文穆陳文忠陳文僖丁晉公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為固寵容悅之計及真宗上仙王沂公懼貽后世譏議故請藏天書於梓宮以滅跡而實録之成乃文穆監修其載崇奉宮廟祥雲[illegible]隺惟恐不詳遂為信史之累蓋與太史公謗書意異而實同也

司馬遷學不醇

司馬遷史記可謂大矣予恨其學不醇而言多駁焉春秋之法惟諸侯方得世祿雖卿大夫亦不可而以孔子列于世家豫讓漆身報德氣節凛凛可畏天下之義士也而列于刺客其作序傳則尊道術而薄六經尚可得謂所學之醇乎

史不足信

[illegible]以史記趙氏孤兒作雜劇是以雜劇為史記也史遷好摭拾不經之言為傳又或辨其有無意不足辨也經曰趙盾弒其君則盾故未嘗殺於靈公而盾之善終何嘗死於屠岸賈史之不足信者多矣

史書功過

老蘇論史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傳周勃也汗出浹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皆功十而過一焉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

曰十功不能贖一過將苦其難而危矣本傳所
他傳發之其與善也不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
知過又不獨使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
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
獨暴其惡皆過十而功一也苟舉十而廢一後之
凶人必曰雖有善不録矣吾復何望哉是塞其自
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
於贊復明之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

項羽本紀

南園漫録云史紀於項羽為本紀最見其據實立名

余觀鴻門之宴羽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漢高北向
坐張良西向侍一時之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處
而衆亦尊以為君可見矣故史記據實而為本紀
至班固始改為列傳蓋太史為項羽作本紀非尊
之也夫所謂紀者即通曆之紀年如不立項羽本
紀則秦既滅之後漢未得天下之先數年之曆當
屬之何人耶蓋本紀之立為通曆立非為項羽也
共和為政紀亦不廢項既亡秦而立楚懷王殺義
帝殺卿子冠軍分王諸侯皆項王之制安得不為
羽立本紀耶若班固作漢書所紀之曆皆屬漢矣
而項羽之事但載紀耳則自當作傳安得謂班固
為好詆曲筆耶

二琰評

蔡琰邕女也初適衛仲道為胡騎所獲在胡生二子
曹操贖歸再嫁都尉董祀不特再醮而已也雖天
生知音能辨琴絃之斷善書能文不忘父書之遺
何係於四德哉所謂大本已失其餘不足論也鍾
琰繇孫也適王渾生濟渾嘗與之同坐濟過庭而
渾曰生子如此足慰矣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
軍生子不翅如此參軍渾弟淪也設心欲淪何其

淫也不滿於夫可知矣雖聰慧弘雅能文有識婦
人何貴於此哉二琰收入列女傳是故顯其醜也

南董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彝與而有劉康
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遲斯皆破家狥國視死猶
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
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
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泉下

漢書之誤

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季布蕭何袁盎張騫

衛[?]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張[?][?]即史記大宛傳後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爲而史記反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邪又遷在武帝時雄生西漢末安得謂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哉諸家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弘傳在平帝元始中賜弘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剿入而誤以爲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

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季秦有優旃而淳於髡傳亦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何邪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於在齊威王時楚莊春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髡而後叙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

孫皓荅問不同

十三國春秋云晉武帝與侍中王濟奕濟問孫皓聞君在吳剝人面刖人足有之乎皓曰人臣失禮於君者則如是濟時伸足局下嬰然收之晉史稱日其[?]獨少微鑑又改王濟爲賈充剝人面鑿人[?]人臣弑君不忠者則如是伸足收之則無也以[?]論之荅賈充甚當而濟足事微對君或不坐史之不同如是

趙逸論史

正光初有隱士趙逸者來至京師云是晉武時人晉[?]舊事多所記録亦里所經多識故處人皆號爲聖人好事者尋逐問之逸云自永嘉巳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録莫不推過於人引

善自向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煞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苻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是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巳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皐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慙逸此言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爲義父因問何

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閑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嘗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帝給步挽車一乘三年以後遁去莫知所在伽藍記

晉史烈女傳

唐太宗英明之主而有懃德故修晉史不辯薰蕕其烈女傳中所收不過三十而無中閨之禮者四人餘者或識明才贍不過一事一藝之美雖陶侃周顗之母可稱曰賢而已謂之曰烈可乎王渾妻鍾琰巳載之於後實可耻之甚王凝之妻謝道韞每不樂夫致謝安責以何恨之言且聞叔與客談不勝則遣婢白之欲爲小郎君解圍後雖爲夫報讐被擒又不聞其死節豈婦人事耶竇滔妻蘇若蘭因夫取妾妒忌特甚夫怒棄之則織錦廻文以相感動文雖奇妙又豈女人之德耶至於李玄盛之后尹氏乃再醮之婦亦取入烈女吾則不知何謂也

史即經

史之與經上古元無所分如尚書之堯典即陶唐氏之史也其舜典即有虞氏之史也大禹皋陶謨益稷禹貢即有夏氏之史也湯誓伊訓太甲說命盤庚即有殷氏之史也泰誓牧誓武成金縢洛誥君奭君牙諸篇即有周氏之史也孔子修書取之爲經則謂之經及太史公作史記取之以爲五帝三王紀則又謂之史何嘗有定名耶陸魯望曰書則記言之史春秋則記事之史也記言記事前後參差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按經觧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爲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及孔子删定六經之後天下不復有經矣而周天王及各國皆立史官如周有史佚太史儋内史過内史叔興叔服虢有史嚚衛有史華晉有史蘇史狐史墨魯有史克世掌史事而遂有專史矣當時各國皆有史魯史偶經孔子筆削寓一王之法故獨傳耳漢興司馬談司馬遷世爲太史令東漢則班彪父子世領史職而二氏卒能整齊漢事成一家言今亦與六經並行矣後世雖代有記言記事之官然作史者又未必即若人今二十一代史具在其得失是非可考而知也

正史

歷代之史其不在十九代正史之數者在古則有帝王世紀在兩漢則有司馬彪續漢書謝承後漢書

華嶠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在魏則有魚豢魏略
江表傳在晉則有王隱晉書臧榮緒晉書陸機晉
書曹嘉之晉書晉中興書在宋則有徐爰宋書

編年

其編年之史在兩漢則有荀悅漢紀東觀漢記張璠
漢紀袁宏漢紀薛瑩漢記漢晉春秋獻帝春秋在
三國則有魏氏春秋魏氏春秋異同魏武帝雜事
魏畧蜀記吳曆張勃吳録在晉則有孫盛晉陽秋
檀道鸞晉陽秋干寶晉紀徐廣晉紀在宋則有裴
子野宋畧南史北史此皆載一代之事耳至司馬

文正公遂起自周威烈王迄於五代周之顯德通
作一史名爲資治通鑑而天下始有通史矣李燾
長編則繼司馬公而作者宋七朝之史也後又有
續長編朱晦菴作通鑑綱目大率卽通鑑之事而
稍寓以書法綱以法經目以法傳盖欲以繼春秋
之筆也

霸史

古稱國滅史不滅故雖偏霸之朝亦皆有史古有吳
越春秋越絶書華陽國志蜀王本紀漢末有九州
春秋載袁紹公孫瓚諸人事晉有崔鴻十六國春
秋五胡之事又有車頻秦書趙書燕書有秦記
涼記蜀李雄書南唐有馬令南唐書陸務觀南唐
書大率皆霸史也余家舊得一抄本乃載安祿山
與史朝義時事共三卷又宋徽欽北狩亦有竊憤
録諸書乃知史固未嘗一日滅於天下也

孔子世家

人謂太史公爲孔子立世家非是盖以論道德則孔
子爲帝王師不當在諸侯之列語其位則孔子未
嘗有封爵不當與有土者並是大不然盖方漢之
初孔子尚未嘗有封號而太史公逆知其必有褒

崇之典故遂爲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
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以土者土去則爵奪以
德者德在與在今觀自戰國以後凡有爵土者孰
有能至今存耶則世家之久莫有過於孔子者史
記又以孔門七十二弟子與老子孟子荀卿並列
爲傳則尊之至矣孰謂太史公爲不知孔子哉

游俠傳序

史記游俠傳序論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觀其
言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世主功名俱著者爲
無可言而獨有取於布衣之俠又以虞舜井廪[illegible]

尹鼎祖傳說版築呂尚賣食夷吾百里桎梏飯牛
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如
此者不有俠士濟而出之使拘學抱咫尺之義者
雖累數百何益於事又引鄙語何知仁義已享其
利者為有德蓋言世之所謂有德者未必真有德
也故竊鉤者非誅之是矣而竊國者天下之大非
也宜為誅首而為諸侯夫為諸侯則天下之為仁
義者爭趨之仁義所從遂謂之仁義不復計其昔
之大非矣此不曰侯之門仁義存耶故曰已享其
利者為有德然則世之所是者果真是耶世之所

非者果真非耶此正如莊子之俶詭博達繆悠其
說以舒其憤懣不平之氣而世之不知者遂以為
此太史公之莊語豈所謂痴人前說夢耶

史臣不載實事

前漢蕭何傳不言律令新唐書李邕傳無一字及筆
札五代史劉昫傳不書領修唐史

隋書

隋書為魏鄭公所修然義例欠精而與奪殊舛今即
其所名目而按其所傳如崔弘昇治狀無徵而列
之酷吏辛彥之崇信佛道而廁之儒林王頍蔚宗

也而取其文學崔賾登宦途以死徐則本黃冠之
流而目為隱逸凡此皆當改削者也

時政記

唐會要曰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對仗下謀議皆不
聞姚璹請仗下所言軍國正要宰相二人撰錄號
時政記又李吉甫對憲宗問時政記曰是宰相記
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左史記言今起居
郎是右史記動今起居舍人是永徽中宰相姚璹
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是則其
事起自唐高宗時姚璹之請耳事物紀原

唐論

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即位未踰年而改
元景雲之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慎謂前若
書景龍四年正月至五月自五月後止書景雲六
月至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亦在其中矣之翰之
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
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
君也不終則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
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噫凜
凜乎春秋之筆也之翰名甫吾蜀人所著唐論筆

方在范祖禹之上與青神王當所編春秋名臣傳皆有史遷之風今罕傳于世惜哉

貴矦傳

宋時史舘作一貴矦傳其人少賤嘗屠豕爲業諱之即非實録書之即難遣詞以問胡旦胡曰何不云其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予謂操刀以割凡起自庖人灶養者皆可用若取意于太公鼓刀朝歌與樊噲屠狗則尤妙矣盖二公後皆封矦而鼓刀屠狗皆史中事於以傳貴矦更切

評五代史

劉壯輿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荆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十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摭拾其後耳

韓通無傳

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而謂粲自是宋家忠臣何爲不可歐陽公五代史乃不爲韓通立傳此當時所以譏其爲第二等文字

看五代史

神考嘗問荆公卿曾看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余謂公真不曾仔細看若使曾仔細看必以嗚呼爲是五代之事豈非事事可嘆者乎

筭子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之殊有古意温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横不如歐史矣

山谷讀史

黄山谷言每相聚輙讀數葉前漢書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人澆灌之不覺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

史書所祕

唐僖宗之崩以馬踐宋太宗之崩以箭瘡發二事史册皆不明言盖當時祕之也僖宗寵内園小兒張浪狗一日浪狗以無馬告因密與百金俾自買之浪狗求得馬置宣徽南院中僖宗因獨行觀之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馬其馬未經調習忽

爾騰躍踣傳宗左脇遂倒地欲死浪狗驚惶以溲
盂注尿灌之良久方甦歸後稱氣疾醫人候脈謂
爲勝胱氣作投治莫效毋十二日而崩太宗旣下
太原遂伐契丹至幽州虜兵大至宋師奔潰虜急
追之太宗僅得脫凡乘輿服御寶器悉爲所擄從
行宮嬪皆陷沒太宗股中二箭歲歲瘡發云傳宗
事具於幸蜀記太宗事得於神宗論滕章敏之言
卽此二事例之知古今史書其不得盡實者必多

史評

唐子西云左傳不亂道却好班史不亂道却不好史
記敢亂道却好唐書不敢亂道却不好其好與不
好姑未論若言不敢亂道與敢亂道者則切中矣

續綱目例

續綱目於我　太祖初起兵卽夷元於列國蓋用綱
目於勝廣起兵卽夷秦於列國之例秦人暴戾苛
虐舉古帝王禮樂制度而滅裂之其不道已極而
元人以夷狄干統濁亂天常腥汚華夏較之秦尤
甚焉故以仁易暴內夏外夷書法如此凡爲世道
計非有私好惡也然秦後猶大書紀元至子嬰降
乃絶說者謂秦雖無道猶中國世統所在義不得

遽絶之也若元則非族醜類竊據中國先王之疆
土本非其所宜立者我　皇明於至正二十四年
建國二十六年紀元則中國有主矣于時雖未統
一然正當大書甲子衹元之年倂以我　吳元年
並注行下斯足示進退之大義而秉筆者不然於
北伐之年元猶如秦得備正統之例豈別有意義
耶惜予生晚不及踵諸公之門墻而一叩其說

陳子桱

元四明陳子桱作通鑑續編書宋太祖廢周主爲鄭
王（舊書匡胤奉周主爲鄭王）雷忽震几子桱厲聲曰老天便打
折陳桱之臂亦不換矣翼日又夢至一殿中有衣
黃如王者起坐謂子桱曰朕何負卿乃云朕爲篡
耶子桱心知爲宋祖對曰陛下欲臣死卽死史貴
直筆也後陳爲我　太祖所戮人以爲報予以
太祖戮之非於廢主也報於元守也忠臣之逐君
非廢而何雷聲之震偶相值耳苟有是夢宋祖亦
自知愧又何能假　太祖之手而戮之耶然則唐
太宗之托夢溫公又何所據耶且續綱目未論
宋亡而借邵子皇帝王伯之數爲元合歷世之說
以爲大元混一掦宋之土地而歸職方國號曰元

作議曰元豈非世復為元之數乎夫經世之元十二會之名也胡元之元取大哉乾元之義今以宋為末世元為皇初渭冬復為春世復為元諂諛張大謬妄牽合謂之直筆可乎不知中華夷狄之道尋非名教何如哉　太祖驅胡而清華政其所以當誅也

名臣錄

我朝名臣言行錄所收皆公大事皆是矣但所載皆用墓誌碑文以及飲明序記之語編入此等皆粉飾虛美之詞且多是套語以之入于史傳後人

誰肯信之如李文毅　英宗時為國子祭酒以廂房前柏樹枝柯蔽覆妨士子肄業遂剪去數條王振素忌其剛直仰諷以擅伐孔廟古木之罪枷于監門監生石大用數千人號赦請代而獲免但當直書其事今但取古穰雜錄云王振怒其持儒禮備以罪又取羅倫跋帖語云文毅見辱石大用代死觀者終不得其始末豈得謂之實錄耶

晉宋元三史

作史其文貴約而該約則覽者易徧該則始末弗遺古史莫如書春秋孔子刪修為寡而字嚴左氏繼之辭義精詳遷固博采簡帙成編以上五史讀之財日可了其冊可挾而行可誦而徙後之作者本乏三長竊名效勞輒附筆削義非指南辭殊禁臠傳敘繁蕪事無斷落范曄後漢亦知史不貴繁然剝精劖采着力字句之間故其言枯體晦文之削者也蓋不知古史文約而意完非故省之之妙耳下逮三國南北諸史遠不及蕪漫浪難觀晉書本出群手體製混雜俗雅錯麥歐陽人雖名世但唐書新靡加故今之識者賭故而廢新五代史成一家言是矣然古史如画筆形神具出覽者踴躍卓

如見之歐無譬也至於宋元二史第據文移一槩抄謄辭義兩[illegible]其書各逾百帙觀者無所啓發展卷思睡得其書者往往束之高閣僕謂諸史他猶可耳晉宋元三史必修之書也若宿學碩儒才敵班馬後漢而下種種筆削誠萬世不刊之典或俾其難止取三史約而精之亦弘文之嘉運昭代之景勳耳

宋元遼金四史

史至宋元遼金四家而鄙猥極矣余在南都時趙大周先生嘗議欲刪改宋史余以為非同志三四人

不可盖列傳中有事不關於　朝廷又非奇偉卓
絶之行或武臣之業非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而其
功但在一方者皆不得立傳須削去數百人其有
一事或相關數人而彼此互載重復太甚者當盡
數抹去或本傳中其一二事可録而因及他事有
猥瑣不足紀載者亦盡數抹去然後以宋朝諸名
公小説可以傳信者以次添入則庶乎其書可傳
大用深以爲是後大周以内艱去余亦羈旅落拓
無可共事者其事遂寢

本朝史

歷代修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官中有起居注如晉
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
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
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
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
接朝事亦無可記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
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
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删削之内閣大臣
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
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何所取

信乎

通鑑續編

宋有天下大抵皆太祖之功其所未并者獨河東一
彈丸地耳四明陳氏於通鑑續編乃終其世如列
國分書至太宗方入正統似非能達理勢之宜者
今奉　敕纂修續通鑑綱目乃取天台徐氏之説
於開寶八年即大書以承正統而以北漢未亡比
迹於唐初之梁都此最爲有據他如黜契丹紀年
表韓通死節趙普之卒盡削其官爵張士傑之死
特見於提綱之類皆異於陳氏遠甚陳書修於元
末遠成化初已逾百年而世每罕見其書法失當
者多天固闕之以待　聖朝之制作乎

史官無識

宋潛溪曰呂后僭竊幾移漢鼎實啓後世女主專制
之禍史家雖據事直書然宜作惠帝紀而附見呂
后之事今乃反之司馬遷其無識之人哉愚觀班
氏漢書亦爲呂后作紀然則人之無識非獨遷也
又記昔賢之論謂秦漢之際義帝宜爲立紀而項
籍應入列傳今史記皆不然漢書列項氏於傳斯
爲得矣至於義帝紀亦未之及然由今觀之班

爲漢而作固難於首義帝也

豎子

晉先友史經臣孫輔謂余曰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爲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聞潤州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跡余感之賦詩其畧曰四雄皆龍虎遺跡儼未刓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化遷逝誰控摶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嘆不得雍門彈則阮籍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登古戰場詩云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迺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故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野史

野史穪說多有得之傳聞及好事緣飾故類多失實雖前輩不能免而士大夫頗信之姑且摭真宗朝三事于左魏泰東軒録云真宗次澶淵語寇萊公曰虜騎未退何人可守天雄軍公言參知政事王欽若退卽召王于府諭以上意授敕俾行王未及有言公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杯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卽爲同列也王馳騎入魏越十一日虜退召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或云王數進疑詞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予按澶淵之役乃景德元年前九月是時萊公爲次相欽若爲參政閏九月欽若判天雄二年四月罷政三年萊公罷相欽若復知樞密院至天禧元年始拜相距景德初元凡十四年其二事者沈括筆談云向文簡拜右僕射真宗謂學士李昌武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昌武退朝往候之門闌悄然明日再對上笑曰敏中大耐官職存中筆注云向公拜僕射年月未嘗攷於國史因見中書記是天禧元年八月而是年二月王欽若亦加僕射都六人呂端李沆王旦皆是宰相轉陳堯叟以罷樞密使拜張齊賢以故相拜王欽若自樞密使轉及向敏中轉右僕射與王欽若同加僕射同日降制是時李昌武死四年矣昌武者宗愕也其三事者存中筆注又云公從真宗巡幸禮成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而行在祗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值數百萬上欲以足其數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某自有小帶可服

僕還京別賜可也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闊上顧近侍速易之遂得尚衣御帶予按景德元年眞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年巡幸太山四年幸河中丁謂皆爲行在三司使未登政府七年幸亳州謂始以參知政事從時輔臣六人王旦向敏中爲宰相王欽若陳堯叟爲樞密使皆在謂上謂下尚有樞密副使馬知節殊不符此說恭無足論沈存中不應亦尓

作史用字宜愼

前代史凡事更時未久曰亡何曰居亡何曰居無幾何曰未幾其最近者曰頃之曰少選曰爲閒曰已而曰既而至宋人作唐書事或踰年或數月或數日率用俄而字按俄爲頃速之義惟其近久用之故後人相効如敘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一則曰俄而殂一則曰俄而帝崩以致燭影斧聲之疑紛紛異說嘗考之開寶九年冬十月壬子帝以後事囑晉王癸丑夕崩於萬歲殿太祖夜召晉王時夜已四更鼓盖前後二夕而曰俄而一字不當害事如此敘事之文可不愼與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事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父捷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累年張華愛其才以爲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孝廉除著作佐郎嘗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爲立傳時論以此少之梁州是敬禮子

史稱紕謬

史稱應奉讀書五行俱下宋孝武七行俱下梁簡文十行俱下皆紕謬之言也夫人之靈靈以一心雖有雙目豈能具觀乎甚至有謂劉炫左書方右書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並舉若然是有五心也尚足爲信史哉

諸子評

黃帝訪道

莊子言黃帝見大隗於具茨之山然黃帝訪道不止一具茨也又謁娥眉見天眞皇人問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以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朔抗乎乃授以玉佩金璫妙文詳龍蹻經見抱朴子書又謁甯封於青城見玉匱甯封告帝天眞皇人在娥眉山因授龍蹻等書見青城記

有莘宰子

荀子云有子惡臥而焠掌言其學之苦也夫晝寢之宰予登於十哲之列惡臥之有子乃不得與焉不知當時何以爲進退也

周公讀書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書也王伯厚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按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周公見士之勤嘗聞之矣讀書百篇惟墨子言之

楊子一毛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楊朱之書不傳于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楊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節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觀此則孟子之言可證矣 容齋隨筆

鄧析

子產誅鄧析孔子家語中曾及之按列子書鄧析鄭人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呂氏春秋洧水有富人溺死者有人得富者尸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尸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者然後知析之辭說所謂兩可者此類是也

人物表評

班史古今人物表如傳道者曾子乃列于顏閔仲弓之下首霸者齊桓乃居於四公之次魯隱列于下下而葛伯及於下中若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嫪毐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襃后襃也居襃于上下出后襃于下上章豕韋也賓韋於下上列豕韋於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鄭無恤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但垂是一謚而離之凡漢書紀漢事也乃總古今以

背人表名義乎矣張宴曰人子玄嘿仲尼所師文伯之母達於禮典而在第四田單以卽墨孤城復強齊之大眷運忽於樂利藺子申威秦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大姬巫怪陳人化之國多淫祀寺人孟子違於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宮刑怨刺而作乃在第三下隨務光亦巢許之儔也而巢許獨在第二龍逢殺身亦箕子比干之徒也而龍逢獨列第三祝鮀佞人也而與史魚之直同列商鞅殘刻之人白起苛暴之尤也而與薛居州樂正子之善士同科二世胡亥何以賢於燕喜魏假而在下中智

伯子噲何以高於齊愍王越王無彊而居下上令尹子蘭與上官大夫一類也一中中一中下且上官大夫卽靳尚也而兩出之田駢鄒衍何以列于莊周惠施之上元晅白公何以居於亥廟倚相之列左丘明與顏淵並列第二南宮适與公伯寮同在第四又如宋昭公曹共公皆一人而兩出他如此類未可更僕數也

諸子喜惡

周公謹曰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揚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若酖鹹嗜好各亦自有所喜非若今人本無真識臆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楊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持區區之文以求識賞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

太玄

太玄經童之次五曰蒙柴求兕其德不美言小人不義而取富貴如人之蒙茨荆棘以求兕兕雖得之

豈足慶也上九曰童麋觸犀灰其首言以弱觸強適足喪其首而已增之次八曰兼貝以役前慶後亡言貪賂者之必敗也上九崔巍不崩賴彼峽岬峽岬小山也高山不崩由於小山相輔以喻人主不可無弼士也交之次五曰交于鷃猩不穫其榮鷃鵡猩猩能言之物交不擇地而惟利口者是近何榮之有從之次六曰從其目失其腹言從外失內卽老子爲腹不爲目之旨也格之次六曰息金消石往小來奕金喻美石喻惡言養善除惡雖小去而大來也更之次五曰童牟角馬不今不古言

恣已意而變天常則亦何所合也次八曰駟馬䮙跙而更其御言政不調則當改革又不可泥常也大之次八曰豐牆峭阯三歲不築崩言厚其牆而薄其足必有崩墜之憂君子不可不隆其本也守之上九曰與茶有守辯于盧首茶爲白盧爲黑言任老成而謝新進也視之次八曰翡翠于飛離其翼狐貂之毛躬之賊言以文取禍也去之次八曰月高弦火幾縣不可以動動有悔言月弦而將虧火縣而歲晚人之年老不可復仕也竈之次五曰奠無蔘其腹坎坎不失其範羙無穇約矣雖不充

實失其正哉割之次七曰紫蜺喬雲朋圍日其疾不割雲五色爲慶三色爲喬紫蜺以象小人喬雲以象君子二者並進若不刋除其邪斯爲疾矣失之次六曰滿其倉蕪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此之爲務末忘本者戒也次八曰雌鳴于辰牝角魚木牝宜童而角魚宜水而木言反正也 山齋雜錄

嚴君平註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呉越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傑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孽容嘗嚮一臠可知其味也 內苑醍醐

郭象註

昔人謂非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鈔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予愛郭注之奇亦復錄于此如逍遥篇注云

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遁彼而不喪我卽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實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婁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于荀

王伯厚曰郭象註如聖人之在天下煥然若[illegible]

自和故蒙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
者不怨李太白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
秋天其語本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
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邯鄲枕南
柯守之說皆原此意幽求子曰當其夢時覩山念
水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因水念魚東坡夢齋銘
意出於此

見老聃

莊子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
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

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
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太平御覧引
莊子曰云云孔子曰吾與汝處於尊之時人用意
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為鉤
繳以投之吾今見龍云云余口張不能嗋舌出不
能縮又何規哉與今本異

西漢文章

唐柳宗元直編西漢文章只據正史及文選而編之
遺軼甚多畧舉一二如王褒祭金馬碧雞神文曰
漢持節使王褒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歸倈

徠漢德無疆見於後漢史西南夷傳注又漢西都
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
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野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
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載于博物志雖歐陽
集古趙誠明金石錄亦遺此也

刺孟

宋劉章嘗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
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亦作非非
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
元虞槃亦有非非國語此三書也同邪異邪今以

子厚之書考之大率闢庸蔽怪誣之說耳雖肆情
亂道時或有之然不無可取者其非滅宮也曰康
公之母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
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
何如若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
斯乃正論未可盡非至其非三川震曰山川者特
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游乎其間者也自動
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鬬自竭自崩自
缺是惡乎為我設此則肆情亂道甚矣是天變不
足畏之所從出也所以來三子之喙與

老子評

老子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此章全是黃帝之言今在五千文內則老氏所著書恐非專已出

李耳著上下五千餘言爲道家之宗以其年老著書故號其書曰老子亳州南宮九龍井前有昇仙檜老君煉丹井井有虛無堂右壁鐫道德經咸通以後干戈相尋僅五千言略無燒毀

老子高於列子列子高於莊子老子之文簡古列子之文和緩莊子之文激烈

老子解

子由寄老子新解使戰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

老子生之徒十有三章諸家註皆不能發其義韓非解老子卷中亦有論生之徒十有三一段語亦未明唯蘇子由註云天之生人大率以十分言之能盡其天年以正命而終者此生之徒也常十分中有三其孩抱夭折或以疾病中歲而亡者此死之徒也常十分中有三或以兵革或以壓溺或以生生之厚自賊其生是皆暴橫不以正命而死此民之生動之死地者也亦常十分中有三豈非生死之道九其入於不生不死者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其義甚長

莊子評

莊周養生主篇誦之如龍行大海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可謂奇矣

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無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山曰逍遙游一篇

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愚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晷直曰莊周內書七篇法度甚嚴彼鵾鵬之大鴳鷃之細均爲有累於物而不能逍遙唯體道者乃能逍遙耳故作逍遙游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萬卷之外有企尚而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原動而不死立於升之[illegible]

中也因論以爲命其不中也因論之爲智養生者
謂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也矣故作養生
主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
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
彼挽也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朽故
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
射中百步巧也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子得其
母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
有師可以爲衆父者不可以爲衆父父故作大宗
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我以是與

我以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粃糠據見四子故
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剥斯文稱由莊周以來
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爲齊物之書
涽涽以至今悲夫

東坡莊子祠堂記云史記言莊子其學無所不窺然
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
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
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助孔子者要
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門者難之其僕
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
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
法亦不可故莊周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
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
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愼到
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
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
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
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
遇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
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

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灶其反也
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
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
吾驚焉吾食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固
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
不可不辯凡分章名篇皆出世俗非莊子本意此
解非但能明莊子之心亦所以尊孔子也

楊升庵云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
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
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

也非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此升庵爲莊子文飾然莊子本意實不如此蓋莊子之論恢誦博達自有此一種道術又何必與之文飾文飾而莊子之意盭矣孰謂升庵爲知莊子者哉

管商論金粟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秋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死

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其術先後若合符然其文亦不易及也

管子

太史公史記伯夷傳之後即立管夷吾傳傳中載其所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管子八十五篇大要不出此數語矣

慎子

余觀慎子之書亦有切實最關於治理處其言曰投鉤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鉤策爲均也欲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真可謂善於言名者矣

墨子

墨子今世有其書而俞滑釐晏子皆墨之道也其所謂三墨者則以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忮於衆爲宋鈃尹文之墨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爲右里勤之墨其弟子五侯之徒爲南方之墨若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背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至今不決莊子則以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毀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

世之急爲墨而以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爲别是一種道術而以宋鈃尹文當之韓非子之别三墨則曰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荀子非十二子亦以墨翟宋鈃並言則是二家道術元相近互爲出入者也

鬻子

鬻子書二十二篇秦火之後漢藝文志謂止存六篇今閔逢符珪所註者乃有十四篇按鬻子名熊年九十見周文王王曰噫老矣鬻子曰使臣捕鹿逐

虎議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王乃師之然則鬻子商末人也度至周公封魯之時必已死今其書有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知善不行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又曰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觀此二節則鬻子應至武王末年尚存然則須年百一十以上豈有耄荒若此而復能著述耶故疑其書非鬻子自作蓋東漢以後好事者掇拾其語而彙成篇者也不然漢所存止六篇而今乃十四篇之廣安知非後人附益哉

孫卿子

子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氷生於水而寒於水世人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爲口實此無異夢中語青即藍也氷即水也釀米爲酒殺羊豕爲膳羞而曰酒甘於米膳羞美於羊豕雖兒童必笑之而孫卿以是爲辯信其醉夢顛倒之言必以惡論人之性凡皆此論也

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孔氏八世孫孔鮒撰也嘉祐中宋咸註之咸叙鮒不世用退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事爲六卷至漢武時孔臧又以已著書賦附於卷末爲之連叢上下篇　本朝宋

學士景濂辨爲即咸僞作蓋以子思孔子相去甚遠疑無問荅子據闕里誌云子思曾子弟子遂事仲尼則亦或有其言也其曰僞書則無疑矣何也文非西京一也漢唐之志不載止見於中興書目二也其言先世俱稱子上子高子順於已之篇言云者三也其中論行夏之時與仁者樂山等語皆已多矣復曰子魚名鮒甲陳人似非一氣自已當牽強之解使當時朱子以爲然耶寧不即取夫子之言肯復爲之解乎四也以子思年十六至宋爲

夫𧇊翔之徒圍之遂作中庸子考子思𦑣纓公欲用爲相不受適衛不仕反魯教授其徒數百疑此時作中庸也况十六亦非作書之時或者依於史記謂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之二句遂各句分辯而謬從之五也末後叙世一篇尤爲謬亂以孔安國爲孔茂所生孔驩又加爲孔仲驩六也夫孔臧漢武時人孔季彥後漢安帝時人臧何知數世之後事七也予又以爲僞固僞矣或者非咸所爲其註豐生子和之處以爲孔氏子孫所作之書故不稱名而稱字然則歷稱某生某者又何如耶且孔叢學仲和亦非子和苟咸有心僞爲亦必考其譜志况咸亦名人學士未必苟且如此必諸子以後之人爲之也但其書論說高遠不雜奇怪子上以前之言似有聖賢氣象子順以後之言似多縱橫之家亦善爲書者之作歟

劉宋優劣

本朝青田劉公潛溪宋公皆雄材博雅宋公既出當制作之任故其篇章富贍劉公在元末幽憂悲憤一寓於詩出且以術數稱故所作無幾今觀所著郁離子廣引曲譬雄辯不可當非宋公龍門子[illegible]

反也然其言則積年精思之所到而龍門子則以八十八日而成此其所以優劣歟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文章類

作文之始

伏羲始作琴操爲長短句詩軒轅作銘箴岐伯始作鼓吹凱歌帝嚳始作頌舜始作四言詩夏啓始作檄商湯始作誥伊尹始作訓周公始作冊命榜文祝文哀誄墓誌冠辭周宣王始作碑南仲始作露布上商始作序子思始作記莊子始作說屈原始

作騷宋玉始作賦及七言詩田駢始作辨荀卿始作論解秦始皇始作詔制李斯始作章奏議表漢唐山夫人始作三言詩文帝始作敕及策問賈誼始作策枚乘始作五言詩武帝始爲樂府聯句淮南王安始作令嚴助始作封事司馬相如始作喻贊東方朔始作傳谷永始作六言詩楊雄始作連珠志録班固始作行狀及箴趙岐始作題跋曹植始作絶句曹髦始作九言詩晉陸機始作對偶文詞隋煬帝始爲倚聲命辭唐沈佺期始作律詩元稹始作次韻

作文之法

文章本無說風行水上繁呈麗天第一說也回旋曲折開闔收縱千變萬化但要自然與天地萬物相似六經上文章法度極多今姑以詩三百篇一二句言之便見與天地萬物相似處黍離之詩其一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其二曰彼黍離離彼稷之穗其三曰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自苗而穗自穗而實誦此詩者一黍之生繁成熟可見矣庭燎之詩其一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其二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其三曰夜如何其夜鄉晨誦此詩者一夜之漏

刻疾徐可聞矣由淺而深作文最妙其感動之情箴規之意文章法度節奏一步進一步多少涵蓄讀之令人竦如桃夭之詩句法又變其一曰灼灼其華其二曰有蕡其實其三曰其葉蓁蓁字眼上皆有造化作詩者亦不可以不知

左傳敘事

左傳成十六年晉伐鄭楚子救鄭遇於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

命也其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此節皆聚於中軍矣張幕矣徹幕矣甚囂而塵上矣皆乘而執兵下矣戰乎乘而左右皆下矣皆楚子望見而疑問之詞曰以下則州犂荅詞也楚子之語總之以王曰一言而下節則不復有所系然其語句簡便意脉遒貫此正左氏善叙事處使他人叙此不知當費幾何語矣此作文之法學者不可不知也

楚些

楚詞言些沈存中謂梵語薩摩訶三合之音此非是不知梵語何緣得通荆楚之間此正方言各係其山川風氣所然安可以義攷大抵古文多有雜語之辭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繩繩兮以兮爲終老子文亦多然毋也天只不諒人只以只爲終狂童之狂也且椒聊且遠條且以且爲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以而爲終既曰歸止曷又懷止以止爲終無不皆然風俗所習齊不可移之宋鄭不可移之許後世文體既變不復論其終爲楚辭者類仍用些語已候更欲窮其義失之遠矣

歷代名家

六經而下左丘明傳春秋而千萬世文章宗祖于此繼丘明者司馬子長子長爲史記而力量過之在漢爲文中之雄繼子長者韓子深醇正大在唐爲文中之王繼韓子者歐陽公渊永和平在宋爲文中之宗他若班孟堅之詳贍柳柳州之精緻曾南豐之峻潔王臨川之簡淡蘇長公之痛快元朝之文若趙江漢如星斗著天行列森羅而光彩焕發劉靜修如御車府路輪轅堅壯而馳騁自得姚牧

菴如豫章拔地深根而巨幹故枝葉挺茂程雪樓如王侯第宅門廡堂室內外莫不完壯元清河如項籍將兵人人足用馮海粟如苻堅總師以多而敗虞邵菴如長江大河清暢渾浩會歸于海而後止黃金華如洪波巨澤風浪不驚湛然一碧揭傒章如明珠在困光輝不露而自然人知其爲至寶馬石田如彝器陳于宗廟無甚華飾而質雅可觀柳待制如禮家之備節文穠縟而復李五峯如泰漢間人語言斬絶而頓挫至如袁清容博奥敏捷長於應制如歐陽圭齋麗碩[illegible]舒未離賦體俊邁

如陳莆田雅馴如程黟南平順而氣益盛如貢宣城潔淨而力稍弱如危太樸皆名家也

文苑考上

外經典而言傳其老墨之徒歟老子尚藏有辭若訥雖異吾儒就其宗則尚矣莊生老氏之徒超世而放言荀卿見義不明援儒而賊道所謂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是也然道德非文不存功業非文不烈嘉言非文不録特行非文不顯是非非文不辯箴畧非文不傳辭命非文不致詔告非文不行淵淵乎其厚也鬱鬱乎其盛也粲粲

乎其美也懇懇乎其至也雍雍乎其和也坎坎乎其曲折也經傳微而處士橫道術昧而縱橫興狃于利害以移人主之志其辭若鷙鳥之擊風霆之厲快欲一時以謀人之社稷皆濁世之權辭非帝王之正義雖美而無取屈原忠怨辭氣芝蘭胎秀天葩一時絕學宋玉飲其芳澤焉能獨步風塵之表秦火以來諸儒葦出頗抱殘經習於口授叔孫賈子俎豆當朝申公董生弦歌異代孔壁未開汲冢未出百家曲說沸而無微制度功實渙而無考馬遷守其家學罔其殘闕致命成書而天時人事可得而尋鑒博而筆高能言人之所不能知置之孔庭雖亞軌丘明可也經生則毛董策士則晁賈辭賦則鄒枚相如抱天流之秀茹瑰瑤之華衮衣繡章能言人之所不能言宋玉以來一人而已得立孔庭不在言公下也傳經著策辭賦之家各得其宗而四子六經之絕筆無其人揚雄識貫幽微博通百物擬易象著太玄摹魯論爲法言雖燕石難欺悲哉其志也由是西京文體各擅厥宗而後世莫能及至於東京專修經義文士隱微迨肅宗兼愛文學班固崔駰出矣然帝知愛駰而不速

用徒致好龍之歎蓋風雲噓翕今古爲難也蔡伯喈曠世逸才生逢亂代才畧經邦而忠憤莫伸志存刪述而書業流離至于末年終投裯網馬日磾救之不得曰善人國之紀王公其不長世果然悲哉夫王充潛夫論博而寵孔融禰衡義精而纖伯喈春容宏博東京之冠其在前漢當與劉向並驅也賈逵張覇何休鄭玄經術之宗張衡王逸傳毅黃香辭賦之伯膏肓鍼而何休避其操戈靈光作而蔡邕爲之毀藁[illegible]後來之美也[illegible]楊修孔融之能力開文苑思追希世絕俗之姿而家生

扇樹室產靈珠父子兄弟適擅一時故建安之作陳思爲冠然芳烈雖多光華雖盛商彝周典宗廟明堂之氣衰矣若其歩枚乘蘇李之塵以啓發後世雖後漢行所未逞則有功於詩也劉楨王粲濟美於同時阮籍嵇康承流於繼代韞藉温麗之體暢玄虚高朗之風成矣後世言詩必歸漢魏豈不偉哉自是而後陸機潘岳夏侯湛之徒莫不天雞唱于閶闔神工刻於報章風聲相遁端使之然也至於陶謝顏沈江鮑陰何之徒接武連芳其韻愈長彭澤負其高[illegible]挽之以爽帛歸之以真率而

世或取舍夫山澤有藪尚多奇珍野有擊壤朝矣天球文質不同殷周具用有相形而無相揜也是則周秦漢魏六朝之畧也

文苑考下

王楊諸子唐之四傑亦酌靈均之香澤調玉露之芳盤沈雲卿陳子昂後時而同德光景風流則異矣辭賦之家李華其庶幾乎唐之文復古者十輩而韓退之爲之領言詩者百輩而李杜數子爲之領宋之文初尚楊劉中歸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之視歐猶柳宗元元結之於韓也至於南渡時學

興而古體滅講章盛而經旨俚其流至于今也於戲懷古之心無時而已昔者聖人制度美而文章著道德盛而精光發布于四方則憲之而爲令形于問荅則守之而爲經典曰愼徽之禮曰秩之樂曰諧之帝載曰緝熈之雖無意於文自不容於不文也宿經於天而五辰綿之山峙於地而百川錯之鳥鮮其羽木吐其華沙懐金而石抱玉珠璣胎于水族小大不同其文一也故天𦿉則慶雲生地瑞則靈芝產人聖則詁言徽君子觀於曆象考閏月占消息以明天之文奠山川秩四隅定五行以

明地之文辨人倫化風俗制百度興禮樂以定人之文會三才之精和陰陽之德以養性全身游於詩書六藝以成其身是故達則行窮則言雖聖人不能違文王之繫彖也居羑周公之繫爻也在東孔子返自衛而詩樂正孟子退自齊梁而七篇作夫聖人志不行則思明道於來世而感歎多生於憂患記稱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若韓非子亦然虞卿委趙而去志無所伸非子亦見韓之削弱孤憤五蠹作矣因知繼統開來列聖之圖大而潛心發憤哲人之見亦高也

古文

古今文章六經不可尚矣下此戰國之文反覆善辨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深沉爲大家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爲大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叙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爲大家人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若楊雄其人無足取其文亦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致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俊擬以古作則未盡協

蓋茅茨土階淸廟明堂謂之古朱門雕榭謂之華屋則可謂之古則不可太羹玄酒謂之古八珍六膳謂之美味則可謂之古則不可知此可與言古文

文訓

管夷吾以覇畧爲文鄧析以兩可辯說爲文老聃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以黃老淸淨無爲爲文墨翟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文公孫龍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愼到以刑名之學爲文申不害韓非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又合黃老刑名爲文鬼谷以押闔爲文蘇秦張儀因肆爲縱橫之文孫武吳起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爲文荀卿楊雄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

辨文體

詔敕制誥皆王言也若書之典謨訓誥誓命之類三代無名秦李斯始議命爲制令爲詔漢高祖有太子敕武帝有責楊僕敕詔與詔同義然聖經不與後世文辭同故辨體取春秋傳文爲式今告身之

體是也自唐以後多用四六制誥雖可而詔敕必須直言策義有二在漢若治安賢良在宋若臣事民政類今之奏疏故說文曰謀也問而荅之謂之對策則今之科場者是也冊立之冊上與下之言也表者白也以情旨表白於外漢則散文唐以後用四六露布始於賈洪爲馬超伐曹操子考漢桓時地因數震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註謂不封則是漢時已有其名至魏以後專爲軍書露於耳目布之四海檄者激也又曰檄邀也詞旨慨慷發動之意則暴彼罪惡揚已威武論天時人事使忠

義憤發亦軍書也箴銘須著體皆韻語而義各不同箴者規戒之辭如鍼之療疾銘者名器自警贊者稱揚贊美頌則形容功德皆起於三代惟贊始於漢之班固文則欲其贍麗宏肆而有雍容起伏之態記者紀也禹貢顧命義固記祖記其日月人事後畧爲議論而已與志無遠序者次序其事也始於詩書之有序後世贈送讌集等作是也論者議也昭明文選以其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美惡一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註參體辨史則與賛辭並行詮文則與序引共

紀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祖於夫子說卦以抑揚詳贍爲上若陸機文賦以爲說煒燁而譎狂解之義則近於說原者推原也辨者辨析也由於易原始反終之訓孟子好辯之答必須理明義精曲折詳盡奏疏之名不一曰上疏曰上書曰奏劄曰奏狀曰奏議恐其漏泄俱封囊以進故謂之封事臣告君之辭也祖於伊訓無逸諸篇彈文固目中之一而其辭則要核實風軌所謂氣流墨中聲動簡外可也傳則載一人之事創自

馬遷體亦不同如遷之作荀孟不正言而反諸子范曄之傳黃憲無事迹而言語形容此體之變也至韓傳毛穎又變體之變此在作者之筆也行狀則實紀一人之事爲死者求誌之辭也埋銘墓誌墓表墓碣皆一類也銘誌則埋於土表碣則樹於外述其世系歲月名字爵里學行履歷恐陵谷變遷故也然在土者文簡在外者稍詳表謂有官者碣謂無官者漢晉來有之矣誄辭哀辭祭文亦一類也皆生者悼死之情誄始於魯哀公之於孔子哀始於張茂先之於晉武祭文則孟德於橋玄也

辭貴親切真實情溢於言禱神之文則又當爲悔過遷善之語題跋漢晉諸集未載惟唐韓柳有讀某書某文題宋歐曾又有跋語總曰題跋其義不可墮入窠臼其辭貴乎簡徤峭拔跋尤甚於題

文章奇巧

文章好作奇語自是一病蓋大手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爲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大率理到意到則自然辭直氣昌文從字順雖不求過人而亦不能不超衆矣其有時而奇忽焉而巧則因事感觸遇

物發越譬之長江大河浩漫千里而因風觸石則
洄波伏流變態百出久之而澄静寧貼亦復平正
此天下之至文也不善作者理既拗背意亦淺狹
而務求美於文彩辭句之間猶潢潦無根之源而
欲其瀉千里極變態多見其窮陋矣
洞觀時變不可無諸史廣求明理不可無諸子遊戲
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識不可無諸雜記録而
其要惟在聖人之經

文趣

趣不獨詩文亦宜爾六籍而外吾又得六人焉老莊

有理趣爲庖犧翼至西晉而絶左史有意趣爲春
秋翼至前漢而絶屈馬有情趣爲風雅翼至六朝
而絶

下字

古人經文一字不苟下如鼓瑟吹笙不是說鼓瑟又
吹笙也蓋瑟之一音古今以爲難和必吹笙以和
之也又若如塤如箎古人比之兄弟之相和他音
豈皆不和而獨以塤箎言者他音一音各爲一節
惟塤箎二音同爲一節蓋同氣也

書遭五厄

隋開皇初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周官外史掌
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黄帝顓頊之
道太公曰在丹書有國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
教孔子制禮刪詩修春秋弘易道及秦王馭寓下
焚書之令此書之一厄也漢建藏書之策置校書
之官及王莽末並從焚燼此書之二厄也光武下
車求文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及孝獻移
都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此書之三厄也魏文更
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内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
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荀勗定魏内經更

著新簿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此書之四厄也劉裕
平姚泓收圖籍四千卷僭僞之盛莫過二秦齊梁
之間經史彌盛王儉撰七志孝緒爲七録總其書
數三萬餘卷蕭繹有江陵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
籍數萬餘卷悉送荊州周師入郢悉焚之所收書
十纔有乙二此書之五厄也（牛弘傳）

論文

人有恒言曰唐詩晉字漢文章盖各舉其盛也然謂
之各言其衰亦可也何也古人作文由克積之盛
隨感而發故三代以前紀事纂言渾然不假繩墨

而自中矩度班馬而下始有意於鋪叙成章廿[illegible]
然之氣實鑿於此古人之詩所以吟咏性情[illegible]取
妍於人也自律體出學者漸以聲偶爲務氣格日
趨於巧靡此朱子所以有咏依聲之嘆也若字學
雖造自古人而六書之義實天造地設歷周以降
體或時變而其意固在江左諸子志於曠達始減
省點畫務以妍媚相誇而六書之義荒矣故曰可
謂各言其衰也

文法變化

梁甫吟結句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是本詩誰其

尸之有齊季女文法後歐陽子作醉翁亭記一篇
說盡方露出姓名亦是此體而變化益巧矣

作賦發病

桓子新論曰余少時見楊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
猥欲追及嘗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
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臥
夢五臟出地及覺大少氣疾一歲余素好文見子
雲工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
矣余嘗謂詞賦者文人之精華也出言成章下筆
成文豈無一時敏才第古人覃思[illegible]心名世之[illegible]

率以歲計司馬相如上林賦雖云一時應制說者
謂其平日夙搆非頃刻授筆所能斯言實切中故
登堂入室者斯可與論文也

作記法

作記之法禹貢是祖自是而下漢官儀載馬茀伯封
禪儀記爲第一其體勢雄渾雅壯辭語如畫不可
及也其次柳子厚山水記法度似出於封禪儀中
雖能曲折回旋作辭語然文字止於清峻刻峭其
體卑薄

文各有祖

古人文章下筆皆有所法不苟作也班固序傳謂斟
酌六經倣易象論然則文意自六經出者上也其
次亦各有所祖而時自爲變態劉夢得與柳子厚
論平淮西碑云若在我手當學左傳蓋如左氏序
謀師事而爲之也不有所法不足以明文章相如
大人賦本于遠遊退之送窮文出於逐貧杜牧之
晴蓋擬小園歐公黃楊賦則枯樹其他往往而是
未可以槩舉也秉筆者詎可易哉

古人用字

賈誼新書大禹鑿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

禹由以爲民先剔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
苑禹醴五湖而定東海鬠本髮名義取環曲剔本
梳剔義取疏通醴本漉酒義取澄淸古人用字如
此亦甚工矣禹即剔字

文思遲速

相如含筆而腐毫枚皐應詔而奏賦言文思遲速之
異也唐人云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
讀蒙求亦云思訓經年之力道玄一日之功

擬作

劉子玄辯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

梁間文字擬作者也予因以悟陵與武贈荅五言
亦後人所擬今日誦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
感慨頗類世俗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
七子尤含養圭角不盡發見况伯喈遇禍董卓已
誅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矣
也蓋擬作者踈畧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發
一笑

水事

淮南子曰九疑之南山事少而水事多水事二字妙
甚郄昂蚌鷸相持賦曰水濵父老以漁爲事此
全學南史所云沿潮居民以鵝鴨爲業也晁無
跋王右丞捕魚圖有曰晚道吴江如此漁者業康
而事佚用事字更好皮日休詩序曰各補茶事十
數林和靖詩亦曾用茶事二字茶事尤精絕

評歸去來詞

朱文公云歸去一篇其詞義夷曠蕭散雖托楚聲而
無尤怨切蹙之病實用賦義而中亦兼比此千古
之確論矣又曰首云歸去來兮中又云歸去來兮
了無端緒疑爲二篇此文公或一時未盡看破也
李格非所謂沛然肺腑中流出彼何較其端緒首

尾者耶余細觀之繹其端緒共有五段每段換韻
自然純古人不覺之所謂擬洞庭鈞天而不澹霓
裳羽衣而不綺者也今逐段録出註之於左歸去
來兮至恨晨光之熹微此第一段十二句七十二
言賦起也乃瞻衡宇至有酒盈罇此第二段八句
三十二言鋪序兼比引壺觴以自酌至撫孤松而
盤桓此第三段十二句七十二言亦鋪序而比也
歸去來兮至曷不委心任去留此第四段十八句
一百零八言乃反復序當歸之意兼比也胡爲乎
遑遑欲何之至樂夫天命復奚疑此第五段八句

五十六言賦比而結之也

彈甘蕉文

梁沈約有修竹彈甘蕉文其畧曰長兼淇園貞幹臣修竹稽首言切尋姑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離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並非風聞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何用請以見事徙根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歷觀自昔文集未嘗有如此製者雖日新奇蓋亦有所寓托

文有傍犯

徐陵賦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踈鍾勞中營之緩箭雖兩長樂為意不同此類為傍犯又劉禹錫律詩前聯云雪裡高山頭早白後聯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也亦傍犯之例

評文選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字衰陋蕭統尤為卑弱如觀瀾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篇淵明作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原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小兒强作解事也

作文托興

昔崔延伯每臨陣則令田僧起為壯士歌然後單馬入陣所向無前至僧起死則不復能戰宋子京修唐書稟二椽燭媵妾夾侍望之如神仙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誥則使婢遠山磨墨運筆措詞宛若[illegible]此所謂托物起興仗境生法也

上梁文

後魏溫子升有閶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啟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遺雕梁乃駕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乃知上梁有祝其來久矣第不若今時有詩詞作四六也

常山蛇勢

作文章貴首尾相應桓溫見八陣圖曰此常山蛇也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

俱應予謂此非特兵法作文章亦要宛轉回互首尾相應乃爲盡善山谷論詩云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亦常山蛇勢也

宋文三變

唐文章三變宋朝文章亦有三變荆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門户不相蹈襲然其末流皆不免有獘雖一時舉行之過甚實亦事勢有激而然也至今學語之家又皆逐影吠聲未嘗有公論實不見古人用心處予每爲之歎息

文章倣效

詩家直指中載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出於庾信落花與紫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是矣然六朝人如此甚多不獨信也王儉作褚淵碑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沈約作蕭緬碑云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李德林西翔朝集序云騰蛇與蚑龍俱遠蒼蠅與騏驥並速慕容鍾檄青州諸郡云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齊遜梁武策曰文教與鵬翼齊舉武功與日車並運帝蹈序孟浩然集曰虞坂之上逸傷與鶩駘俱疲吴竈之中青桐與樵蘇共爨蓋一時詞家意興所到所見畧同不必論其襲與不襲譬之富人肆筵彼此珍錯不必詢其倣效誰何也

拆襪線

韓昭仕蜀王氏爲禮部尚書麄有文章至於琴棊書射亦皆涉獵以此得幸於王衍時人謂昭伎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也

文章氣韻

文章以氣韻爲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乍

讀淵明詩頗似枯淡久而有味東坡晚年酷好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氣韻而已韓退之詩世謂押韵之文耳然自有一種氣韵如庭楸詩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日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晝日行在午我亦坐中央不知者便謂無工夫蓋是未窺古人妙處耳且如老杜云黃四娘家花滿溪千朶萬朶壓枝低此又可嫌其太平易乎論者謂子美無數蜻蜓飛上下一雙鸂鶒對浮沉便有鬧鬭雎鳩在河之洲氣象予亦謂淵明藹藹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當與國風七

广大禪此殆難與俗人言也予每見人[illegible]
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之句以爲工此
猶見富家子弟非無福相但未免俗耳若霜皮溜
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便覺氣韵不侔也達
此理始可論文

評唐文

虞世南文章婉縟趙涓翰藻豪邁麗儼詞章峭麗崔
文爲文章華婉張說屬思精壯封敖屬辭贍敏呂
温藻翰精詳楊炎文藻雄蔚元翰用思精緻白居
易文章精切韓愈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不足多也）陸扆屬

文敏達楊玖文藻雄鬱李賀辭尚奇詭李商隱瓌
邁奇古李白清雄奔放柳宗元卓偉精緻徐堅屬
文典厚楊渾屬文簡拔李翰爲文精密歐陽詹文
章切深即復王勃文章宏放李華文辭綱麗常承
慶爲文奇捷許景先屬辭豐美得中和之氣
唐書王勃傳載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
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
富嘉謨如孤峯絶崖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
發誠可畏也若施之廊廟則駭矣閻朝隱如麗服
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
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
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
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
翰如瓊枝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

楊駱文

楊炯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談略陸士
衡之聽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
爲點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
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號筭博士

元和體

李肇云元和以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
宗師學放曠於張籍詩則學矯激於孟郊學切淺
於白居易學綺靡於元稹俱名爲元和體

文體暗合

李華弔古戰場文本於庾信哀江南賦韓愈送窮文
本於楊雄逐貧賦李白大鵬賦本於司馬相如大
人賦而相如大人賦又本於屈原之遠遊賦皮日
休桃花賦殆出於舒元輿牡丹賦若柳宗元之乞
巧文劉禹錫之問大鈞則同時而暗合者也

用助字法

柳子厚復杜温夫書云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所謂乎歟邪哉夫也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决辭也今世則一之宜致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精思之則有益于讀孟子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節味其所用助字開闔變化使人心意飛動此難為温夫輩言也

用字虚實

古人名字明用不如暗用前代故事實說不如虛說

澁體

徐彦伯為文多變奇求新以鳳閣為鵷閣以龍門為虯户以金谷為銑溪以芻狗為卉犬以竹馬為篠驂以月兎為魄兎以風牛為焱犢後追效之謂之澁體

文法貴質

原涉云家人寡婦始自約束時意慕宋伯姬為人不幸為盜賊所汚遂行淫泆雖知其非而不能改柳子厚河間傳亦此意也如涉所云自足以勸戒何必極狀其淫蕩之醜又捕蛇說即苛政猛虎之謂禮記以八十言盡之子厚乃六百字文日勝質日衰可以觀世變矣

文章邪正

文章絶古不害其為邪文章艶麗亦不害其為正然或見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玆亦不盡也皮日休曰予嘗慕宋璟之為相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美辭及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艶得南朝徐庾體不類其為人也

韓文法度森嚴

韓文公伯夷頌無一辭及武王末後方云雖然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也其罪武王也凜然如刀鋸斧鉞之加而鋒鋭不露自佛入中國凡為其徒碑記皆務為梵語獨公送文暢序不肯自叛其教所謂法度森嚴也

文不蹈襲

文章以不蹈襲為難昌黎作樊紹述墓誌稱其必出於己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觀絳守居園池記用瑤翻碧瀲等語誠然矣歐公跋之以詩云日常聞紹述絳守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立無古初窮荒探幽入有無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法乃學盤庚書國史補云

韓之文如水中鹽味色裡膠青未嘗不用事而不嘗見其用事之迹盡去陳言足起八代之衰然或者尤謂坐茂樹濯清泉卽楚詞飲石泉蔭松柏也飄輕裾翳長袖卽洛神賦揚輕袿翳修袖也昌黎豈閑學人言語亦偶然相類爾杜牧之阿房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修作長城賦起云千里絶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修輦行在牧之前則阿房賦又是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

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只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水池懸百里矣見若螘垤堞臺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嘗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倣敬之所作信矣文章不蹈襲爲難也

文格

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著書立言若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演繹視草者之所尚也王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今樂藝

亦有兩般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麄野嘲哨村歌社舞抑又甚焉亦與文章相類

題梁

張于湖代和州守胡昉新堂題梁云宋乾道丁亥正月朔旦郡守胡昉新作黃堂其綏靖和民千萬年永無斁詞翰奇偉至今尤存彭大雅文子帥蜀築重慶城幙客門士各撰記頌俱不爲妙文子自記十七字云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爲蜀根本大書于梁刻之諸人歎服文子以布衣位至方伯連帥功名震耀其胸次亦不凡矣若不攻文

然吐辭超勝多暗合于湖足可想其豪氣

若水祝辭

錢若水爲學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辭久而不成令左右持詣翰苑中命卽草之若水對使者撰成其首句云上帝之休雖渺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閣筆思之久矣不能措辭尤激賞其美才

老泉文

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蘇公之文浩如江河歐之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之開陳治道使人惻然

動心皆前無古人矣至於老泉之文侈能盡之約
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小微能使之著煩能不亂
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
明著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求其侶在孟荀之間史
漢之上不可以文人論也

評歐李文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發於
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
雨之驟至於雄詞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業
水心稱李巽巖之文曰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

而八音和春暉秋明而海澄岳静也曾點之瑟方
希化人之酒欲清

評醉翁亭

洪氏評歐公醉翁亭記東坡酒經皆以也字爲絶句
歐用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
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每一也字必押韻[illegible]
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非世間筆墨所
能形容予記王性之云古人多此體如左傳[illegible]
孟明是以能霸也此段凡十也字其後韓文公潮
州祭神文終篇是也字不知歐陽公用[illegible]

體開代臧丙作和州團練使李守節墓誌銘又作
父監察御史婁奇誌文終篇用也字李誌也字十
五末云撫辭而書石者俟之館客臧丙也性之以
歐公全用此體又觀王荆公爲葛源墓誌始終用
也字叅十亦云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之銘者
臨川王安石也鞏氏謂全學醉翁亭記用之墓文
則新仲朱知前有柳體也韓祭神文亦於也字上
寓韻則酒經又其取法者朱新仲評詩與醉翁亭
記終始用也字議者或紛紛不知古有此例易雜
卦一篇始終用也字莊子自適其體皆用也字以

是知前輩文格不可妄議項平父評醉翁亭記蓋
氏族譜序皆法公羊穀梁傳蓋蘇明允序族譜亦
用也字十九及曾子開作從兄覃表用也字十七
追論本始古而易後而三傳莊子又近而韓氏豈
柳仲塗以降歐王蘇曾各爲祖述要之前古文體
已備雖有作者不能不同也又董弅閒燕常談記
世傳歐陽公作醉翁亭記以示尹師魯自謂古無
是體師魯曰古已有之公愕然師魯起取周易雜
卦以示公朱新仲爲善評董氏兼舉其家世遺[illegible]
云亭記本韓文公潮州祭大湖神文但[illegible]拓位[illegible]

又加與麗廾玊件之際及韓文而謂歐實從柳𠃊

復似宗韓或疑歐公果自孖作古者歟

諸儒文章

文各有體六一公爲一代文章冠冕亦以其事事合體如作詩即幾及李杜碑銘記序即不減於韓退之作五代史即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合駢儷體作奏議庶幾陸宣公游戲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盖得文章之全者如東坡之文固不可及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徤固文章之傑然皆短於詩

山谷詩騷妙於天下而散文頗覺繁碎其他文人盖亦各有所長而全美爲難

文定評二蘇

老泉初携東坡潁濱謁張文定公時方以㕥制科業將應召文定公與語奇之館於齋舍翌日文定公忽出六題令人持與坡潁云請學士擬試作文定密於壁間窺之二公得題各就坐致思潁濱於一題有疑指以示坡坡不言但舉筆倒敲於几上云管子注潁濱疑而未決又指其次東坡以筆勾去即援撰出以納文定閱其文益喜勾去一題乃無出處文定欲試之也次日文定見老泉云二令嗣皆天才長者明敏尤可愛少者謹重必爲國珍所以二公皆受知文定而潁濱感之尤深

文忠叙事

文忠在翰林日嘗與同院出遊有奔馬斃犬於前文忠顧曰試書其事同院曰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又一曰有馬逸于街衢臥犬遭之而斃文忠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曰内翰以爲何如文忠曰逸馬殺犬於道

水華居士

李遵一日謁水華居士錢濟明文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祭東坡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水華笑曰此老夫所爲者因論降鄒陽事水華云元祐初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開云在宋爲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

赤壁賦

蘇長公赤壁賦吾與子之所共適適本作食字有墨跡在文衡山家然適字亦好

長公論文

蘇長公言少年作文當極絢爛晚乃造平淡譬彼楓林飽霜自斐亹有致是其復命歸根直收一段精華耳若元來枯樹更益變衰便如禿爪有何佳態凡欲成陶韋兩家詩者請終身守長公此言

賣文

子美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味之愈佳子雲家無儋石之儲其作法言蜀人齎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卻之張知白守亳亳富人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爲記富人遺五百

金求修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汚吾文也二子之自負何如哉彼售書求米者非惟人品徑庭即其書可知矣

時學時文時官

錢景諶論王安石不但變法亂而已乃以穿鑿不經入於虛無牽合臆說作爲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一王澧獨廢而不用又以荒唐恠誕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傾險趍利殘忍無耻者謂之時官驅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時文邀時官 朱子語錄

瘞筆碑

米元章以書畫名一時其文章不多見家藏故紙中有露筋烈女碑文一通辭亦清古今維揚新志已收入茲不録録其贊云王化熄猗盛江漢淑運痡猗人倫亂一德彥猗昭世典情莫奪猗天齊善楚澤緬猗雲水偃熣斯囝猗日星建此贊每句二韻亦新奇囝與韉音同閩人呼其子云然古韻書無之蓋後世方言耳昔劉夢得以餻字不經見詩中輒不敢用囝惟顧況有詩陸放翁亦有阿囝略如郎罷意之句然用之閩越似亦無害江淮之俗故所未聞也而用之刻石之間何耶

盗犬賦

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於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盗其犬而烹之僧訴于郡守滕公亦在焉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汝能爲盗犬賦則釋之滕公口占其辭曰僧既無狀犬誠可偷輟梵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搏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兎之頭太守大笑即置不問

瘞木文

溝中之斷木僕取爲薪斤斧將奏于止而哀之曰女梟鳳凰者乎棲鴟梟者乎傲歲寒而茲翠者乎媚

春光而紅紫者乎何柟檖不齒輹輻不録而泛泛
水中為不刿之册乎使造化者完女根株布女枝
葉復生於仁壽之域或使匠氏斵為琴瑟文為犧
象不朽於禮樂之鄉女欲之乎木以臆對曰天地
一洪爐也古今一䀹光也堯桀同埃孔跖共燼豈
獨予可哀而為是拘拘者詬厲之予不忍瘞於後
圃賛且識门出乎是反乎是與焚溺異木平超生
死類

責井

夏五月小旱井無掬泉予俯睨而責之曰吾謂汝炎

夏涵冷凛冬抱温不趨其時者也朝瓢氷澄暮罌
玉瀋不易其操者也今衆源猶活爾泉已枯泄賓
塵積甃縫㶿生始悔知汝者淺斯汝者之太深也
予爲休炊息飲誓不屈耿恭之膝言訖俛爾而睡
見童子蓬頭垢面焦脣燥吻喁喁而告曰吾井神
也使爾釡不生塵衣不凝垢者誰乎使爾筆硯津
津濡雲染霧樽罍灔灔泛月浮花者又誰乎久濟
無功一渴成怨何少恩耶嘗叩天閽闢泉户償子
無窮之汲忽覺不知所之但聞西簷之雨滴

制作之旨

吳子正曰周易何以止於有孚失是一句乎曰春秋
言人事之書凡二百四十二年而止於西狩獲麟
蓋以天道終也易言天道之書凡三百八十四爻
止於有孚失是蓋以人事終也王通曰春秋天道
終乎司馬遷易本隱以之顯夫二子者其知制
作之旨者歟

寃牛文

黄定者於紹聖間有以牛白司馬温公者因作寃牛
文曰華州村民有畊山者日晡疲甚遂枕犂而卧
乳虎欲啖而食之牛以角抵虎甚力虎不得食而

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且伏其體
人則覺而惡焉因殺之而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
盡力於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
早悟虎之害已則牛必免而獲德矣惟牛出力捍
虎於其人未覺之前此所以功立而身斃於乎觀
此可以見夫天下之害甚於翳虎忠臣之功力於
一牛嫌疑之猜過於伏體不悟之心深於熟寐苟
人主莫或察焉則忠義之恨何所自别哉是牛能
捍虎於其人未寤之前而不能全其功於虎行既
遠之後其見殺宜哉

華王詩

華嚴居濃於世味然讀其詩鮮有不冲澹者王弇州厚于物情然讀其文鮮有不刻薄者華似柳子厚王似穉子瞻

小傳

楊升菴云漢人文章遠非後代可及如小說類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聳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等皆唐人所不能道無論後代

楊萬里陸游

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楊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萬里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日也萬里本傳陸游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游本傳晦菴之論務觀者豈眞謂其高見之哉知務觀之不能爲庭秀也元姚燧少時嘗以所作就正許衡衡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illegible]也使盗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開發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元史本傳燧以衡斯言槩彼三子其弗信矣夫李冶曰文章有不當爲者五苟作一也狗物二也欺心三也蠱俗四也不可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吾所聞不以爲所不當爲之爲患惟無是五者之爲患噫是道也自漢伯喈以來已不免慙德矣

寓言

寓言以貽訓誡若柳子厚三戒鞭賈之類頗似以文

爲戲然亦不無補于世道吾閱近世文集得二文焉朱希真敦儒東方智士說蕭東夫海藻吳伍百是也朱之文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心狂凡古昔之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缺而非笑之然地寒力薄終身不免飢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鍾鼓帷幄悉備一旦富人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游今以居第貸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動用什物器皿皆聽子用不計期年還則歸我富人即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婢妾大小男婦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

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因徧觀居第富實雅
麗勝如王者喜甚忽更衣東走闔仰視其舍卑狹
俯閱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召綱紀僕讓之曰此
第高廣而闔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撤舊
營新狹者廣之卑者增之曰如此以當寒暑如此
以蔽風雨既藻其棁又丹其楹至於聚壽積灰扇
蠅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奇
智士躬執畚箒與役夫襍作手足瘡繭頭蓬面垢
晝夜忘食切切焉惟恐闔之未美也不覺閱歲余
落成忽閽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皇棄箒而

趨迎富人勞之曰子居吾第樂乎智士恍然自失
曰自君之出吾惟闔是務初不知中堂之温密別
館之虛凉北榭之風南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
未嘗經月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舉觴蛛網[illegible]
塵棲鍾呂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吾當去也[illegible]
人揖而出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悲且嘆悒悒而死
南宜僚聞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愚公曰子笑笑
哉世之治園者多矣奚笑哉蕭東夫寓言曰淮右
浮屠客日飲于吳市醉而狂攘臂突市人行[illegible]
避市卒以聞吳牧牧録而械之爲符移授伍[illegible]

護而返之淮右伍百咎浮屠曰狂髠坐爾乃有千
里役吾且爾苦也每未晨而蹴之執朴驅其後不
得休夜則縶其足至奔牛埭浮屠出腰間金市斗
酒夜醉伍百而髠其首解墨衣衣之且加之械而
縶焉顛壁而逝明日既曉伍百乃醒寂不見浮屠
顧壁已頹曰嘻其逝矣既而視其身之衣則墨驚
循其首則不髮又械且縶不能出户大呼逆旅中
曰狂髠故在此獨失我耳客每見吳人輒道此吳
人亦自笑也千巖老人曰是殆非寓言也世之失
己者豈獨吳伍百哉生而有此我也均也是不爲

物侈有加損焉者也所寄以見榮悴乃皆外物非
所謂倘來者耶暴悴而今榮倘來集其身者日以
盛而顧揖步趍亦日隨所寄而改暴與之處者今
視之良非昔人而其自視亦殆非復故我也是其
與吳伍百果有間哉吾故人或騣騣華要當書此
遺之

潤筆

以財乞文俗謂潤筆之資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
柱國高熲爲制戲曰筆乾荅曰出爲方岳杖策言
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唐柳玭善書玭爲瀘州刺

川節度使顧彦輝請玭書德政碑玭曰昔以潤筆為贈即不敢從命容齋續筆謂文字潤筆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作文受納餽遺至巨萬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度又酬絹九千匹白居易作元稹墓志謝以鞍馬綾帛及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裴均死其子持萬縑請韋貫之求銘劉禹錫祭韓昌黎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自宋以後此風衰息矣

作碑得玩

劉乂嘲韓退之諛墓豈惟退之哉蔡中郎自謂平生作碑惟於郭有道無愧辭則他碑有愧者多矣李北海為諫官時面折廷諍是甚氣魄其詞翰俱妙碑板滿天下外國至持金帛購求及為葉有道出稱美其孫景龍觀道士鴻臚卿越國公法喜為帝傲吏作人宗師以臺閣名士而為一黃冠秉顯揚之筆讀之可發千載一笑史謂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之盛豈非法喜輩潤筆也使皆為郭泰作碑昌黎安得數斤之金北海安得珊瑚鉤麒麟與紫騮劍几之玩乎

草制潤筆

凡草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潤筆物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則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騶皆分沾元豐中改立官制內外制皆有添給罷潤筆之物

稗史類編卷之九十九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王言類

勑

三代而上王言有典謨訓誥誓命凡六等總謂之書漢初定儀則四品其四曰戒勑今勑是也自此帝王命令始稱勑至唐顯慶中始謂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勑

黄勑

唐高宗上元三年以制勑施行旣爲永式用白紙多爲虫蛀自今已後尚書省頒下諸州縣並用黄紙勑用黄紙自高宗始 事物紀原

勑字誤

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鉄石于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叙武帝召周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韵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鬢髮皆白而賞甚厚楊文公談苑云千字文云勑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韵勑字乃梁字傳寫誤耳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勑

制

劉勰文心雕龍曰古者有命無制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其二曰命是也蘇氏演義曰制止也禁也斷也言君上用人或制斷而行之或禁制而止之

張平叔制詞

樂天作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吾坐而决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乎叔議塩法至爲剖剝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

贈官制

紹興四年陳東歐陽澈贈官制王居政所作也先生嘗稱誦之其詞曰於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爲良臣身膺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惟爾東爾澈其殆將有意于忠臣乎抑由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爲良臣也雖然爾稽不得已不失爲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已也通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憂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

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寔而有知享朕意

詔語如古詩

光武詔書中語如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又如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宛是三七言古詩

誥

尚書湯誥夏作誥漢初太上皇稱之令太后亦稱又命官授職皆爲誥成湯始爲之蘇氏演義曰誥告也言布告王者之令使四方聞之今言告身者謂已身受其告令也

盛度誥詞

盛度錢氏婿而不喜惟演蓋邪正不相入也惟演甞言二后並配御史中丞范諷發其奸落平章事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二星所𡡉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子蓋惟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于丁謂也人恠度老而筆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詞久矣

女官誥詞

紹興間張彥實爲知制誥行紅霞帔張頎兒轉郡夫詞有曰某官某兒柔惠宅心温恭率履早備掖庭之列居多夙夜之勤積纍爾芳渙恩斯渥又紅霞帔鄭二十八俟九娘轉尚字詞曰以爾內堅誠信外盡恪勤夙夜在公禮無違背躐升爾秩庸示朕恩又紅霞帔馮十一娘張莊奴劉翠奴劉十娘轉典字詞又紅霞帔鮑倬兒紫霞帳王受奴轉掌字又典記邢二十二轉司字又掌闈劉宜添轉典字紅霞帳王八兒轉掌字夫以宮禁百執事之人固有定分有定職不可躐進所以轉遷資品皆有資級以示寵褒亦是國体然馮十一邢二十二王

八兒倬兒之名殊覺不雅有忝王言曷不以柔惠懿美等或一字或二字名之豈不得體必也正名乎此之謂也

宣麻

唐書百官志曰開元二十六年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專掌內命凡拜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則宣麻自明皇始也 事始

宣頭

筆談曰宣頭所起按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詔誥皆寫本一爲底一爲宣謂出行耳未以名書也

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卽謂之宣中書[illegible]
受錄之于籍謂之宣底梁置崇政院專行密命後
唐復樞密使以郭崇韜安重誨爲之始分領政事
不關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勑也是則
宣頭之始出於晚唐而定于後唐小事則發頭子
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
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參
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
次向上以此爲別頭子惟給驛馬之類用之

法格式

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勑令格式也神宗聖訓曰禁于
未然之謂勑禁于已然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彼至
之謂格設于此使彼效之之謂式

學士草文

學士之職所草文辭名目寢廣拜免公王將相妃主
曰制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處分事曰勑榜大號
令曰御札賜五品官以上曰詔六品以下曰勑書
批勑群臣表奏曰批荅賜外國曰番書道醮曰青
詞釋門曰齋疏教坊宴會曰致語土木興建曰上
梁文宣勞錫賜曰口宣此外更有祝文祭文諸王
旌號簿隊名讚佛文疏語復有別受詔旨作碑銘
墓誌樂章奏議之屬此外章表歌頌應制之作[illegible]
設唐朝官中常于學士取歌僞蜀學士作桃符文
孟昶學士辛寅遜題桃符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號
長春是也

代言

王公宣子在太學時中齋與芮公國器同序俱治書
相得歡甚暇日偶相謂代言之体當使深純渾厚
如訓誥中語而近世文人駢儷磔裂吾輩他日秉
筆整敕當力革此弊已而各登第又二十年王公

以[illegible]除帥潭芮公爲中書舍人卽爲詞云十國爲
連連有帥疇茲俾乂厥惟艱哉以爾有猷有爲有
守率自中剛而無虐寬而有制庸建爾于上游[illegible]
輔往共惟欽其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illegible]以
止辟則予一人以嘉因寓書王公時中之約今[illegible]
償之王得書欣然者累日

草制被[illegible]

金熙宗亶皇統十一年夏龍見宮中雷雨大至破柱
而去亶大懼以爲不祥欲厭禳之左右或以爲[illegible]
肆赦遂召掌制學士張鈞視草其中有顧茲寡[illegible]

及渺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曉其退託謙冲之義乃曰漢兒彊知識托文字以罵我主上耳亶驚問故譯釋其義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人事渺為瞎眼小子為小孩兒亶大怒亟召鈞至詰其言未及對以手劍劈其口棘而醢之竟不知譯之為愚為奸也其年亶被弑亮即登寶位赦暴其惡不及此

教

漢制王侯及郡守長吏于所部有指令稱教取敬敷五教之義今皇后稱教肓疑始于漢王侯長吏之稱教也

公移類

移文屬郡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王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春秋時霸主于列國已用之矣

移

文心曰文移始于劉歆移太常書孔稚圭因有北山移文今有移牒之名始此

似道勤王檄

[illegible]元軍馬渡江賈似道即出[illegible]書檄告中外曰共惟藝祖肇造我邦至於高宗爰定吳會以仁守位以德配天未常行一不義殺一無辜理宗四十一年忠厚之澤者在生民先帝一十一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不念桓溫群從岸受卿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運一至于此人心忠義夫孰無之太上皇七衮之聖躬今天子孤惸之冲質在人情尤知恤鄉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之阽危寧無郡國忠臣亦有江湖豪傑共合倡義之旂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若張魏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尚永堅于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露布露沉

露布人多用之亦不知其始春秋助佐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文采者則甘露沉重（出初學記）

公異露布

德宗覽收城露布至臣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感涕失聲以于公異之詞後

陸贄所忌諱以家行不至腸者總一卷狀壊而終朝野惜之國史補

封章

俗謂章奏爲囊封本于漢凡章奏皆啓封至言密事不敢宣泄則用皁囊重封以進若州縣之紫袋劉向懼恭顯之傾危乃上封章以諫其末云臣謹重封昧死上漢漏泄之法極重師丹使吏書奏丁傅得其草以告廷尉劾治策免宋朝于章奏凡論治大體及有關於聖躬者往往留中不出太宗得田錫諫疏悉類聚于禁中是也今例從内降付中書雖送言敬天修德之類往往批依以入報非故事也

方書類

内外經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黄帝命雷公岐伯教制九鍼著内外經素問之書咸出焉黄帝昇爲天子鍼經脉訣無不備也故金匱甲乙之類皆祖黄帝

脉訣

世諸方書藥法雖損益隨時大抵祖述黄帝如脉訣之出於晉王叔和病源之出於隋巢元方湯液經之出于商伊尹傷寒論之出于漢張機千金備急出于孫思邈外臺秘要出于唐王珪宋朝太宗求天下名方集太平聖惠其餘紛紛無代無之

丹青符經

晉哀帝著丹青符經五卷丹臺錄三卷青符子即神丘先生也深闡至理而近世有胡宗道海上方士亦得其術

小兒司命

鄗汾陽語子弟曰西陽庶竇方小兒之司命不可不讀從容錄

千金

孫思邈千金方曰小兒六歳以上黄帝無說中古有巫妨始撰顱顖經以知壽夭自兹始有小方則小兒方藥始於巫妨也

難經

帝王世紀曰黄帝命雷公岐伯論經脉旁通問難八十一爲難經楊元操難經序曰黄帝八十一難者秦越人所作

偶對類

對偶佳句

對偶之佳者曰九州四海悉王悉臣億載萬年爲父爲毋平生能着幾輛屐長日惟消一局棋有文事有武備與神爲謀無智名無勇功惟聖時若数點雨聲風約在一枝花影月移來柳揺臺榭東風軟花壓欄干春晝長勸君更盡一盃酒與爾同消萬古愁天下三分明月夜楊州十里小紅樓梨園弟子白髮新江州司馬青衫濕臨卭道士鴻都客錦里先生烏角巾屋簷下天燈樓枚上地鋪丈夫不學曹孟德生子當如孫仲謀三光日月星四詩風雅頌

沈石田文

沈石田不但畫掩其詩其文亦有絶佳者予嘗見其化鬚疏一篇用事妥切鑄詞深古且字字皆有來歷錄之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爲之告助于周宗道於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鬣補諸不足請沈啓南作疏以勸之疏曰伏以天閹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于乃因人而舉康樂著舍施之迹崔諶傳揷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縁坡而飾我當揩揩擊地以拜君把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流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于染美豈敢易撚于覔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

甄龍友

甄龍友嘗游僧舍具饌延款僧有雌雞乂畜甄請烹爲供僧曰公能作鷄頌當不靳也甄援筆題云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脚跟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飛但能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要觧除業障必須

先去本根大衆先取波羅香水推去面皮頭毛次運菩薩慧刀割去心腸肝膽咄香水源源化爲霧鑊湯滚滚成甘露引此甘露乘此霧直入佛牙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僧笑曰鷄死無憾矣即烹以侑酒盡歡而去

誕節致語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黄蛻撰致語中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復一佛出世滿朝縉紳皆喜之

竹夫人

李公甫謂真西山丏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為題曰蘄春縣君姓竹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於乎保抱携持朕不忘午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廈之間多為凉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数條之風刺摩頂放踵無一節之瑕疵

賈秋壑醮詞

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詞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柰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旦預陳易簀之辭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為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醜虜狂胡犯之順率驍兵悍將以徂征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躬無所惟有後圖衆口皆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瘁悔不為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尤恐致霍光之赤族仰慙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臨聖祖神宗之昭格三宮霽怒收瘴骨于江邊九廟闌靈掃妖氛于境外此時已無廖王諸客矣豈似道所自為耶讀之雖可怒可笑可恨然其文字則妙也

介子何點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介子棄觚可對班生投筆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召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點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

不起手捋帝鬚可對足加帝腹

丁謂善對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一日詣晉公拜而鬚着地丁曰內翰拜時鬚撇地楊起視其承塵曰相公坐處幞漫天時人稱其敏

屬對

王荊公一日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應聲曰四詩風雅頌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

王安石使對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季孫對以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答大笑

諺語巧對

東坡嘗與劉景文語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當以何對景文荅俗諺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首肯之乎以為不如對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此亦俗諺也

的對

或謂坡曰栗破鳳皇見思之無對佛印來訪坡曰欲作一對未能因舉前句佛印應聲曰何不云藕斷鷺鷥飛佛印復云正如無山得似巫山好此亦同兩音意坡即對云何葉能如荷葉圓子由曰不若曰何水能如河水清

小字對

小字始于漢盛于晉如犬子豹奴宜作雅對又如桐君桂父皆仙人名百足三尸皆虫名姑惡子規皆鳥名

巧對

古對以文字分合者如鉏麑觸槐甘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閉字多未為佳句不若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半夜生孩子亥二時難定兩家婚配已酉一時為佳近又聞有云人曾作僧人弗能以作佛女卑為婢女又可以為奴

四六

宋人制誥章表四六駢儷多用經書句謂之天生自然對如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惟女一德于今三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粥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之才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慮四方閒暇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籩豆則有司存於緝熙殫厥心念終始典于學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睦族以和萬邦明倫以察庶物率百官君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佑發號

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知微知彰不俟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功上帝臨女無貳無虞三事就公不留不虞聞俎豆未學軍旅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兵于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之制也亶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玉帛萬國于舞已格于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于三月夙夜浚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柔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視無疆之詩皆膾炙人口至于詩句如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

中之我覺魏徵真嫵媚人言盧杞是奸邪天之未
喪斯文也我獨何爲不豫我何以報之青玉案我
姑酌彼黃金罍此則可貧一笑爾雙槐歲抄

對體

古之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韵爲主自沈約增崇韵
學之後詩之體製漸多始有蹉對假對雙聲疊韵
之類如以朱邪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
朱邪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厨人
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之類子美詩枸杞
因我有雞栖奈爾何始所謂假對也古今詩話

四六用經史語

四六文用經史全語必須詞旨相貫若徒積疊以爲
奇乃集句也楊文公居陽翟時謝希深與之啟云
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弗顧公其如蒼生
何文公書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盖善其用如已自
出特爲豪健

解闈戒伐

建寧府有解魁謝太守啟云賈誼舉秀才諸生無出
其右韓信拜大將一軍皆爲之驚守荅云百戰百
勝君無矜已試之功三沐三熏子將有善後之請

終慎思

終慎思大名人家貧苦學衣冠故敝風貌寢陋始來
應舉魏之舉人視之蔑如也既就試遂爲解首其
謝啟曰三年此舉衆人悉讓于毛生一軍皆驚大
將果歸于韓信又董儲帥念其窮嘗以書薦于士
人之富者庶濡涸轍而士人殊無哀王孫之意終
復取書歸而具啟納于董曰魯箭高飛謂聊城之
必下秦都不割懷趙璧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

薛制機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鎮南昌者啟云夜醉長沙曉

行湘水難教檣燕之留朝飛南浦暮捲西山來聽
佩鸞之舞又有賀除直秘閣依舊沿江制置司幹
辦公事云望玉宇瓊樓之邃何似人間從綸巾羽
扇之游依然江表上巳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
邊多麗人一詠一觴會稽山陰脩禊事又云良辰
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修竹茂林群
賢畢至端平中余申周翰分教毗陵題捷人簿云
三年大比視郊祀天地之禮均萬乘臨軒與封拜
公孤之儀等中一聯云昭陵之仁如天積歲月而
養成巨棟歐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放出老龍惜

未見全篇

贅婿賀書

大德辛丑正月乙丑遣女適曹男贅于唐衛山齊以
書賀之有子有室女有家戍惟征戍惟築之對荅
之曰予爲人之後謾歌唐什之三星女謂嫁曰歸
未熟曹家之七試乙丑利於行我方歎兩窮之値
甲戌征且築君乃誇一日之同摽梅宜其家宜其
室未足多召國之及時木瓜報之玖報之瓊但願
若衛人之永好

鶴鳴老人

中有鶴鳴老人稿者金陵李俊民所著其上行
省中書啓曰唐資房杜遂開田口之基漢任良平
竟起卯金之運以唐爲田口僅見此

酒保辭官

上與劉三吾微行入市小飲無物下酒上出句云小
村店三盃五盞無有東西三吾未及對店主適送
酒至隨口對曰大明國一統萬方不分南北明日
早朝　賜官固辭不受

巧對

陳啓東震長州人文定吳公友也善屬對嘗思

茲盦四字未就方浴而得之曰空心蘿蔔天生活
也喜而躍浴盆爲之頓破翰林舊有句云賓之李西涯字訪東之江朝宗字東之賓之無能屬者適啓東謁選
至文定以扣之答曰囬也邀由也由也囬也西涯
爲之擊節訓導分水一人題橋云分水橋邊分水
吃分分分開啓東過而見之續曰看花亭下看花
囬看看看到皆其邑地名也陸文量參政浙藩與
啓東飲見其寡髮戲之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法
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髭髯何須如此陸大賞
嘆咲曰兩猿截木山中這猴子也會對鋸啓東

有犯幸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泥內此畜生怎得
出蹄相與撫掌竟日其他巧語尤多如十百鱔魚
游黑水泥拌千鰍三雙和尚對紅爐灰撲六禿
程篁墩敏政七歲時父教之書客見褒殺公立戲曰
子坐父立禮乎篁墩停毫荅曰嫂溺叔援權也
西涯四歲以神童徵入殿門一中官戲之云神童脚
短即應聲曰天子門高
西涯初見　上方食蟹出對云螃蟹通身甲冑西涯
應聲云蜘蛛滿腹絲綸後篁墩以奇童被徵閣二
亦以此命之屬對即云鳳皇遍體文章人謂二

終身事業兆於此二語

弘治中北虜致一語曰朝無相邊無將國勢相將詔翰林應之西涯曰天難度地難量吾君度量虜使歎服

永豐聶豹三山鄭洛書爲華亭上海知縣同時有俊聲然議論殊不相下一日同坐察院門側人報上海秋試無中式者聶公咲曰上海秀才下第只爲落書鄭公應聲曰華亭百姓當災皆因業報人咸以爲妙對

書目類

諸書之始

伏羲始作史書文王始作經書老聃始作子書子思始作傳書公羊高始作註書李斯始作字書漢劉歆始作類書梁沈約始作韻書晉李充始分書爲四部顓頊始作曆書呂望始作兵書周公始作禮書樂書政書呂公始作相書晉郭璞始作風水書漢甘公始作五星命書唐徐子平始作八字命書卜書原於八索地志原于九丘詩文集原于詩書二經

五經遺書

遺書篇名京房有易飛候注冊有易通論七篇三昇有大衍玄基蓋參紀衆家術數之書云書遺篇名劉陶有中文尚書即推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三家尚書耳周防有尚書雜記詩遺書篇名杜撫有詩題約義通曰杜君注趙曄有詩細蔡邕以爲勝于論衡春秋遺書篇名謝該有謝氏釋則條左氏疑滯事也馬融有三傳異同説何休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禮遺書篇名景鸞有禮略撰禮內外記古文者月采篇説月之光采后蒼有曲臺記曲臺

殿在未央宮者説于此因名鄭玄有鄭志八篇門人撰玄荅弟子問六籍依論語而作

藝文志

藝文志載儒道陰陽法名墨從横雜農九家曰九流標目曰首目張純撰書禮樂春秋論語驗曰七經讖又曰七緯詩書禮樂曰四業河洛書曰靈篇申公魯詩轅固齊詩韓嬰韓詩曰三家詩楚元王好詩次詩傳曰元王詩江翁謂歌驪駒及毋庸歸曰駒曲吹管奏雅頌曰雅吹關雎風始鹿鳴小雅始文王大雅始清廟頌始曰四始崔駰以崔篆所作

易林曰家林左氏曰麽學左右史曰二史戰國策曰短長術輚固謂老子曰家人言竇太后謂儒法曰司空城旦書楊雄擬離騷反之曰反騷又旁騷作重一篇曰廣騷又旁惜誦至懷沙曰畔牢愁畔離牢聊也淮南有苑秘書及鄒衍重道延命方曰枕中鴻寶經書曰秘經曰秘記五行家[illegible]家張衡著天文書曰靈憲算罔論應邵論時事曰中漢輯事釋時俗曰風俗通伏湛采集古今删著事要曰伏侯注湛清静無競曰伏不鬭韋彤所著曰韋卿子魏郎著書曰魏子蘇竟樂道術作書曰記海

揚雄著數篇書曰七序楊統所撰曰家法章句各自名家曰家法于吉撰太平經曰神書

歷代文集

吳越前人集名見記載者梁鴻集二卷戴逵集十卷王羲之集五卷謝安集五卷謝玄集十卷陶弘景集十三卷今皆湮滅無稱焉唐詩人所著書若虞世南兎園策三十卷魏徵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二卷王勃平臺秘畧十篇周易發揮五卷張昌宗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沈如筠異物志三卷古異志一卷李邕金谷園記一卷郭元振安邊策三卷侍一光義九經外義疏二十卷正論十五卷陸羽武夷山記顧渚山記二卷南北人物志十卷韓愈西掖一禖言五卷陸贄備舉文言二十卷李商隱續爾雅三卷金鑰二卷雜纂一卷梁詞人麗句一卷令狐楚唐御覽詩一卷陸龜蒙小名錄三卷溫庭筠乾𦠆子三卷段成式廬陵官下記二卷王涯說玄一卷羅隱孔老兩同書二卷盖兵火燹尋宜其軼也

唐子書

後漢唐檀字子産豫章南昌人少好學易韓氏詩顔氏春秋災異星占永建五年舉孝廉爲郎中棄官

去著書二十八篇名唐子書

諸葛武侯著書

通志秇文畧載諸葛武侯所著書數十種今列其目於左漢書音一卷貞絜記一卷臥龍十六策一卷大堂明鑑一卷六壬類死一卷平朝陰府二十四機一卷六軍鏡心訣一卷諸葛武侯誡一卷又諸葛亮隱沒五事一卷郭冲撰又總載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

陸機集

陸機謝靈運不獨妙于吟詠兼亦美于文章其[illegible]

述陸有要覽三卷正訓十卷晉魏官名三卷洛陽記一卷草木鳥獸虫魚疏二卷謝有廻文詩集一卷聯珠集三卷十詩集抄十卷詩英十卷新撰錄樂府集十一卷元嘉間四會遊集四卷設論集五卷策集六卷晉書二十五卷今存者才千百之十一耳

詩文集

六朝初唐論次諸文家有摯虞文章流別集三十卷文章志四卷傅亮續文章志二卷杜預善文四十九卷任昉文章緣始一卷應璩百一詩八卷謝琨

集苑六十卷謝莊讚集五卷于寶百志詩集六卷昭明太子古今詩苑英華二十卷釋慧靜續英華二十卷劉義慶集林二百卷劉孝孫古今類聚詩苑三十卷徐陵文府七卷六代詩集抄四卷許敬宗文館文人傳一百卷士館詞林一千卷麗正文苑二十卷其書若在當不啻文死文心見珍于世

四部

崇文所錄經史子集為甲乙丙丁四部者蓋始于晉李哀按晉書李哀傳哀為著作郎時典籍混雜哀以類相從分為四部[illegible]頓事始曰魏武置四庫圖書乙丙丁為部目藏之錄云晉秘書監荀勗因魏中經次四部別之及李哀始加删正荀勗四部之法總以甲乙為次

瞿宗吉著書

元末杭人瞿存齋先生名佑字宗吉明春秋淹貫經史百家入　國朝為仁和山長歷宜陽臨安二學尋取相藩藩府有過先生以輔導失職坐繫錦衣獄罪竄保安為民太師英國張公輔延以教讀家塾晚回錢塘以疾卒所著有通鑑集覽鐫誤香臺集剪燈新話樂府遺音歸田詩話興觀詩順承稿

存齋遺稿咏物詩屏山佳趣樂全稿餘清曲譜皆見存者聞尚有天機雲錦游藝錄大藏搜奇學海遺珠不可復得予家又有香臺續咏香臺新咏各一百首皆親有序觀此則所失尤多昨因當道欲得先生事實書集詢之于子所答十止二三誌銘亦亡之矣因述其梗槩又嘗聞其旅事一律云過却春光獨掩門澆愁設有酒盈樽孤燈聽雨心多感一劍橫空氣尚存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雞中夜舞劉琨平生家國縈懷抱濕盡青衫總淚痕讀此亦知先生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一

海石閒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雜文類

表奏

堯咨四岳舜命九官並陳詞不假書翰則敷奏以言章表之義也漢乃有章表奏駁四等則表蓋漢制也蘇氏演義曰表者白也言以其情旨表白于外也漢雜事曰秦初定制改書爲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

上書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作書以戒此上書之始也七國時臣子言事于其君皆曰上書秦改曰奏今亦有上書之事又逼于臣下者也

啓事

張璠漢記曰董卓呼三臺尚書已下自詣啓事然後得行則啓事得名之始也

牋表

梁王琳作牋表云伏想除書以臣爲驃騎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

賀枸杞表

宣和盛時所在有靈芝朱草瑞異之獻賀表殆無虛日會朝廷進築順州城得枸杞於土中其形如獒狀仙家所謂千歲所化者王者得之喜甚于是馳貢闕庭蓋徽宗生于壬戌正符所屬之辰尤以爲異瑞宰臣欲以告廟拜表稱賀諸公閣筆先是庠序久束王氏之學不爲應用之文時有舊太學生綦宗禮者素善此王者延致東閣授以此題綦從容屬聯妙絕一時首曰靈根夜吠變異質於千年驛騎朝馳薦聖人之萬歲眷荒裔沉飛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如有待綦字叔原

德士

政和間以僧爲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長老升堂云石窓奪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師衣已爲陳迹汪退傳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啓謝廟堂時相作答啓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公豈容心熊太學叔雅詞也靖康間京尹程伯起謝賜牙簡表云看山拄頰敢忘晉士之清狂上馬設囊豈有唐賢之風度汪 之詞也

丁晉公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荅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有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祕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

謝轉運

閻令洵仁善四六而一字不肯妄下必求警策以過人謝再除陝西轉運使表曰識道重來端同老馬

操刀却視若宰全牛謝復官表曰悲未見於齊牟笑中分於鄭鹿

謝入蜀

鄧溫伯知成都謝上表云捫參歷井敢辭蜀道之難就日望雲愈覺長安之遠自後凡官兩川者謝表相承用此一聯

代奏

倪寬為張湯作奏武帝聞之馬周為常何作奏太宗識之張嘉貞為張循憲作奏武后識之令狐楚作太原書記德宗能辨其所為諸公後皆為名臣然則郡國書奏其可不擇人使為之耶 猗覺寮

賦頌類

賦

詩序六義其二曰賦當謂直陳其事左傳言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於後荀卿宋玉之徒演為別體因謂之賦故昔人謂賦者古詩之流以荀宋為始漢書曰不歌而頌曰賦釋名曰敷布其義曰賦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然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

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摠攬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

漢魏晉賦如馬之笛嵇之琴精矣王之登樓向之思舊著矣而其賦乃不佳何也蓋昔人相傳者或以事或以情正不必其文耳雪月若謝恨別若江則吾取之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貶萬

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昆陽井云理味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拳素綆以胡顏又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谷賦嘆秦關之百二難騁狼心笑孫客之三千不如雞口亦可喜也

四夷來王賦

錢熙泉南才雄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　太宗愛其才擢舘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凝碧早抛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覊遊夜雨空

悲於斷鴈鄉人李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舉世傳

宋朝前輩多循於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范滕鄭數公得名於世至於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備廢二十餘年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

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輩爭衡耳惟東坡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髣髴其一語畢世不可得

頌

詩序六藝其六曰頌蓋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詩有商周魯三頌文心曰昔帝嚳之世累祖爲頌以歌九招則頌起于帝嚳也

歌頌

盧仝茶歌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上不忘君也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顛崖受辛苦下不忘民也此乃盡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元結中興頌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先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便不言德此乃得春秋一字褒貶之意夫以歌頌之作不專爲稱美設也多寄意於譏諷一則有愛君之誠一則有貶上之意二者雖若相反而於措詞立言各有所主不得不然耳

祝壽

吳叔經先生代人上黃岬叟太夫人壽乃三月十四日生也其詞曰天邊將滿一輪月世上還鍾百歲人有一識者議論將滿一輪月之句若是十三日亦使得不若云猶欠一分便見得直是十四日也

連珠

傅玄曰連珠興於漢章帝班固賈逵傅毅皆受詔作之體則假喻達旨者微悟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曰連珠梁沈約上連珠表云始自揚子雲歐陽詢作藝文類聚中亦有楊雄連珠則

之興不自漢章帝明矣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
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韓非書中有
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
珠體兆於韓非任昉文章緣起謂連珠始於楊雄
非也

段成式

尚書東莞公夜宴坐列數花段成式作連珠以代劇
語其一曰竊以銅街麗人恨塵泥之將隔石室素
女怨仙俗之易分因知三鳥孤鸞從來要匹金鷄
玉鵲不頋成群其二曰名比大喬怨佳期之未卜

居遷小市恨的信之難移因知夜逼更長斜漢回
而脉脉寒侵夢淺行雲去以遲遲一時稱其美麗
劉昫唐書曰段成式字柯古父文昌同平章事
南節度使成式以蔭入官爲秘書省校書郎研精
苦學秘閣書籍披閱皆遍咸通初出爲江州刺史
解印寓居襄陽以閒放自適家多書史用以自娱
尤深於佛書終太常卿著酉陽雜俎等書

讃

文心曰昔虞舜重賛及益賛於禹伊陟賛於巫咸並
揚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辭故漢制鴻臚唱拜爲賛
如相如之賛荊軻班固之褒貶以賛皆取益賛于
禹之義要之自司馬相如賛荊軻始

改賛

裴度形貌短小而位至將相嘗自賛其眞曰爾形
不長爾貌不揚胡爲將胡爲相一片靈臺丹青莫
狀盍謂由心吉而致富貴也張學士綬貌甚美嘗
繪其容以寄兄環改裴賛寄之曰爾形甚長爾貌
甚揚不爲將不爲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張功父賛

楊誠齋賛張功父像云香火齋祓伊蒲文物一何佛
[illegible]帶詩書步武瓊琚又何儒也門有珠履坐有

桃李一何佳公子也氷茹雪食琱碎月䏑又何窮
詩客也約齋子方內歟方外歟風流歟窮愁歟老
夫不知君其問諸白鷗子觀此賛似東坡賛王定
國之作按功父名鎡號約齋循王諸孫也有吏才
能詩嘗植梅花三百餘本構堂於中扁曰玉照余
嘗見玉照堂梅品一則

錢福題賛

錢與謙修撰初會試京師謁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
溫公像求西涯賛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

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
是為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等語約大抑貫以
為數語該括宋朝治亂殆盡為之延擲長謝方石
諸公謂有掄魁之才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志

大業初勅竇威等撰區宇圖志五百餘卷又勅虞世
基等撰十郡志一千二百卷敘山川則卷首有山
水圖敘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敘城隍則卷首有
公館圖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字極細並用歐陽
通書郎率更令詢之長子工於草隸為時所重

一統志

大明一統志郎景泰間修而未成者天順間始成之
初修時學士錢原溥為副總裁嘗欲志戶口而李
文達以戶口戶部自有數慮傷繁而止按周禮獻
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是民數　朝廷之所重也
苟在所當志何傷繁之慮耶如以為戶部有數而
不志則內外文武諸司之設吏兵二部有數學校
寺觀禮部有數皆將不必志耶文達既自用而彭
呂諸公又皆務為簡重不相可否故此書之成不
但戶口之登耗無徵而已

誄

周制大夫已上有諡士則有誄是誄起于周也禮檀
弓魯莊公及宋戰縣賁父死之公誄之士之有誄
自此始也按周禮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
誄注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是也

墓誌

彖敷子曰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銘誌王儉云銘誌
不出禮經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作墓誌以
其宗族無名故以紀行自爾遂相祖習然魏侍中
繆襲改葬父毋制墓下埋文原壽此肯將以陵谷

遷變欲使人有所聞知若無殊才異行但記姓名
歷官祖父姻媾而已有德業則為銘文又齊時有
發古冢得銘云青州世子隨代釀家于王戎墓得
東海女郎河東豐昊以為司馬越子嫁為苟晞子
婦驗之果然又銘云晉司徒安豐元公王君之銘
有數百字則魏晉已有其事不起於宋也馮鑑續
事始云按西京雜記前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刻
石埋于墓前恐墓誌因此始也昔吳季札之喪孔
子銘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莊子衛靈
公葬沙丘掘得石槨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我里

唐開元時人有耕地得比干墓誌銘刻其文以銅
盤曰右林左泉後崗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保漢
滕公夏侯嬰去世得石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
白日吁嗟滕君居此室則墓之有誌其來遠矣

行狀

自唐以來未有墓誌銘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
有之按梁江淹爲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野
皆有行狀

自狀

前進士韓熙載江北行止前進士韓熙載本貫齊州隱居

嵩岳雖叨科第且晦姓名今則慕義來明假身爲
賈既及强境合貢行藏其聞釣巨鰲者不投取魚
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故有經邦治亂
之才可以踐股肱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成績救
萬姓之焦熬失之則遁世藏名臥一山之蒼翠某
爰思幼稚便異諸童竹馬蒿弓罔不親於好弄杏
壇槐里寧未倦於修身但勵志以爲文每棲身而
學武得麟經於泗水寧佚冥蒐授豹略於邳圯方
酬勇戰占惟奇骨夢以生松每懷隧卬之文尚愧
擔登之路於是攬龍頷編虎須結猷捷之師徒終
受降之城壘爭雄筆陣決勝詞鋒運陳平之六奇
飛魯連之一箭場中劾敵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
洪儒遙望而獨摧堅壘橫行四海高升千群姓名
還列於烟霄行止遂離於塵俗且口有舌而手有
筆腰有劍而袖有槌時方亂離迹尤飄泛徒有衔
精韜略氣激雲霓瞋口張而陰電搖怒氣發而曙
雷動神駈鬼殿天蓋地車閉霹靂於雲中未爲蹻
徒唱檮蒲於筵上不是酋豪未遇良時孰能言志
既逢昭代合展壯圖伏聞大吳肇基聿修文教聡
顯懿於中土走明恩於外夷萬邦咸奠四海如砥

燮和天地崇岡有禹稷臯陶洒掃烟塵潘翰有韓
彭衛霍昔獨漢稱三傑周舉十人凝王氣於神都
吐祥光於冊闕急賢共理侔漢氏之懸科待旦旁
求類周人之設學而又鄰邦接畛敵境連封一路
之雞犬相聞兩岸之馬牛相望彼則恃之以力數
年而頻見傾亡此則禮之以賢一坐而再[illegible]協
由是見盛衰之勢審吉凶之機得不上順天心於
量人事且向明背暗舍短從長[illegible]所畫古今一
致然而出背山而浸[illegible]渡長淮而棄繻泓遙終赴
於天池[illegible]遠須盡遊於帝座是携長策來詣大朝伏

惟司空楚劍倚天秦松蕤地言雄武則平窺絲[illegible]
語兵機則高掩孫吳經受素王書傳玄女莫不轔
撻宇宙駈役風雷勞愁積而脞肉生憤氣激而肩
臂起一怒而豺狼竄懾再呼而神鬼愁驚揎蠻鼓
而簸朱旗雷奔電走掉蕭搥而揮白刃月落星飛
禽將拉龍使兵合虎可以力平鯨海可以拳擊鼇
山披堅毎敢於先登敵無不克策馬嘗時於後殿
功乃非矜國家付以肺腸用爲保障勲藏盟府名
鏤景鍾今則化舉六條地方千里示之以寛猛化
之以温柔繕甲兵而耀武威稽戶口而邷農事謾
洒閫軍之甬洗治佳田輕揺逐扇之風吹消沴氣
可謂仁而有斷謙而逾光賢豪嚮義以歸心奸宄
望風而屏迹佇見秉旄仗鉞列土分茅修職貢以
勤王控臨四海率諸侯而定覇彈壓八方遐邇具
瞻威名洽著况復設廷燎以待士開雪宮以禮賢
前席請論其韜鈐危坐頻聞於興廢古今英傑孰
可比方某才越通津已覩至化及陳上謁罔弁謏
才是敢輙述行藏鋪諸毫幅况聞鳥有鳳魚有龍
草有芝泉有醴斯皆佳瑞出應昌期其幸處士倫
謬知入理足以副明君之奬善足以愜察析之樂

賢昔婁敬布衣上言於漢祖曹標草澤陳謀於魯
公失范增而項氏不興得吕望而周朝遂覇使遠
人之來格寔至德之克昭謹具行止如前伏請准
式順義六年七月歸明進士韓熙載狀

誌狀不備

胡文定公作龜山誌銘不載高麗王問龜山先生在
何處之言勉齋爲文公之狀不載金人問朱先生
安在之語豈蠻夷不足爲輕重哉抑二先生之尊
敬不在於一時哉又伊川作明道行狀不言受學
於濂溪此豈非傳道之大不必書耶抑又以乃兄
不當在弟子列耶端不可測三公之意

林和靖先生行狀　淮海桑世昌澤卿撰

林公逋字君復世爲錢塘人祖克己仕錢氏爲通儒
院學士逋少孤刻志爲學景德中放游江淮及歸
結廬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詔賜粟帛部州縣
以禮遇之善行草書喜爲詩其語孤峭澄淡而未
嘗自録其稿或謂曰先生何不録所著詩以傳於
後世逋曰吾終志山林尚不欲取名於時况后世
乎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第居西湖二十
年未嘗入城帝李及薛映知州毎造其廬清談終

日而去臨終有詩曰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
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天聖
十六年二月丁卯仁宗賜謚曰和靖先生仍賜其
家米五十石帛五十疋祕通客臨江李諮始舉進
士而未有知者逋常謂人曰此公輔之器逋卒而
諮適知杭州爲製緦麻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
臨終詩納於壙中

生誌

晉陶淵明自作輓詞祭文唐白樂天辛秘李栖筠王
績嚴挺之杜子華衛大經李行之皆自譔墓誌顏

魯公在蔡州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朱翌曰
生前作誌謂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顏
魯公可也我　朝楊文貞生前有少師楊公傳王
直作又有東里先生小傳陳賞作又有東里楊公
小傳梁潛作成化末年南京小吏侍王僎爲三原王
端毅公作傳曰大司馬王公傳後爲大醫院判劉
文泰撫奏以爲沽直文泰係傳奉官爲端毅所抑
假以報復然文泰雖正罪而公亦從此去位矣事
詳介菴先生年譜笑哉生曰未死而自爲之猶之
可也若惠公仲子未死而天王先歸其賵尤爲無

謂左氏曰豫凶事非禮也左傳昭二十年衛侯賜
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
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

自製墓誌

劉野亭自製墓誌其略曰歸之日有先公敝屋數楹
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餘株繼
又於居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春暖秋晴
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墅或張席命舟倘徉自
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餘則歲分十之三
四以須諸流離貧餓者閒嘗進元嗣諭之曰吾老

且病沒之日勿請葬祭謚贈勿干名筆爲誄文詩
輓有一于是吾不汝子矣文成或者乃曰公筮仕
幾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爲不書蓋
予雖以文翰著銜其所職則啟沃輔翼有關於上
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一能効焉書之徒以自貽
愧也公孤等階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蓋予性
峭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爲顯明之資又乏低昂以
爲植立之地不即去則罪日大愧日集士夫清議
併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雖杜門謝
客然猶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若未

能絕意於世者蓋遊從之樂所以彰君上之賜所恤之意所以修君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不敢有卹典文誄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虛名此予平日所深恥者今若是使予昭昭累士夫之餘義冥冥爲地下之愧魄矣尚幸有不死可恃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焉耳其銘曰嗚呼野亭胡爲而生胡爲而仕胡爲而歸胡爲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皇明之介祉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爲野亭嗤者

曰如斯如斯後有爲野亭嗟者曰乃爾乃爾余披閱再三不覺清風襲人蓋其於大臣進退之義可謂極明潔矣

溫公神道碑

東坡作溫公神道碑末用北齊神武皇帝號蓋指高歡也歡追謚神武皇帝欲以比神宗故不書其名而引其謚此亦文章之關鍵

陶氏祭文

陶穀晉開運中爲詞臣時北戎來侵而楊光遠以青州叛大將馬節卒少帝召穀草文以祭之穀泣具草以祭曰漢北有不賓之虜山東起伐叛之師雲陣未收將星先落少帝甚激賞

銘

蔡邕曰黃帝有金几之銘王子年拾遺記曰黃帝以神金鑄器皆有銘題凡所造建皆記其年時此銘之起也

座右銘

張德遠座右銘云夫血氣不可以勝人勝人者理也剛不可以屈物屈物者柔也懷疑於人人未必疑而已先疑矣逆詐于人人未必詐而已先詐矣揚

人之善人將揚其善掩人之惡人將掩其惡待我以不誠而我應之以誠則彼自愧犯我以非理而我以理報之則彼自服我容人則易人容我則難望人太深則生怨祭物太明則取憎

四忌銘

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作四忌銘以致吾老

紫岩作銘

紫岩張公謫居于永憂國耿耿一日慨然作龜墨節杖銘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白白昭

照斯爲瀟湘之寶乎將與之逍遥節之銘曰用則
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將焉用彼

戒石銘

宋太宗書戒石銘賜郡國曰爾俸爾禄民膏民脂下
民易虐上天難欺用蜀檮杌中所載蜀孟昶戒石
文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寄之令長撫養惠綏政
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晉犢爲規寬猛得所
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
欺賦稅是出邦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
爾禄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

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亦可稱後熈陵表出言簡
理盡遂成王言

趙清獻公座右銘

依本分莫妄想爭先徑路機關悪退後語言滋味
爽口物多須作病快心事過必爲殃得便宜處莫
再去怕人知事莫萌心臨喜中勿許人物臨怒中
勿答人簡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厦千間夜卧八尺說得一
尺行得一寸

錢神論

晉惠帝之時賄賂公行魯褒爲作錢神論及覩類文
同時綦毋氏成公綏皆有錢神論各一篇氏之論
略曰黄金爲父白銀爲母鈆爲長男錫爲少婦庚
辛分土諸國皆有長沙越巂僕之所守伊我所生
周末時也景王君世大鑄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
醫饑享太牢未足爲諭綏之論略曰路中紛紛行
人悠悠載馳載驅惟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
執我之手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鬼可使豈虛也
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人者權也
蓋亦同時之語

一法百利論

崔伯陽熈寧二年爲國子監直講嘗著熈寧稽古一
法百利論五卷逾十萬言槩以久任爲要上之召
對延和稱旨自此遂擢用徧歷清要是書惜乎不
見於世

策

事始曰起自漢武帝董仲舒以其文曰興自朕躬故
也按前漢書有晁錯賢良策葢文帝策之曰興自
朕躬則策始於漢文帝之策晁錯也

策問

鎮江策問曰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志吾亦不知其何心也登冶城訪新亭欲問神州在何處後南渡百四十年惟見春山一髮渺渺愁予者老不足証矣安得不竊舉東晉諸賢乎衰草寒烟猶[illegible]光景徒以重人黯然耳不知秦淮舊月曾照見千載英雄肝胆乎惜哉其遠而不可詰也比來忠義王濬在心慨嘆黍離悲歌蒲柳豈能忘情故都哉自隆興至端平三大敗縉紳不敢問中原兵端不可輕開國事不可再悞思目前之危急指分表而經營茲猶可藉口栢城澗松草木自春不知誰家墳墓乎每歲寒食夏[illegible]馬鬣之子無不以麥飰酒其松楸者長陵杯土誰容置而不問哉劉裕取長安道謁五陵時晉寄江左百有十三年矣五胡雲擾豈暇念晉陵寢舜野禹穴誰敢以疑心視之此臣子不忍言之至情也秦始皇陳隱王之墓漢猶有人守之三歲裡霈義夫節婦墳墓猶禁樵採况祖宗神靈所眷顧乎自端平至今又二十有三年八陵不祀動人悽慘多矣士大夫耽於湖山歌舞之娛何知天下大義哉君北風素志豈隨末俗間斷哉公卿談學問自比

孔孟論功業自許伊周君若限田若卿飲若揄秀若里選皆欲彷彿三代獨此一事豈其在晉人下乎後之作元經者必不恕矣或論本朝不能復中原者其失有四不保全名將不信任豪傑不招納降附不先據關中未知諸君所聞如何耳後來童幼班荆聽音茲固晉人所深恨聞之西北流寓抱孫長息與東南同久已知中原决不可復矣一旦聞有北方豪傑試於漕闈者有司豈不敬喜耶猶記乾道壬辰辛幼安告君相曰仇虜六十年必亡虜亡則中國之憂方大紹定足驗矣惜乎斯人之不用於世也諸君有義氣如幼安者百尺樓上豈不能分半席乎

孟子譜系

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予嘗觀孟氏譜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甚哀自來矣又按譜云孟仲子名睪孟子之子也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

嘗從學於公孫丑者朱子注孟子從趙氏以仲子爲孟子之從昆弟與譜不同

玉牒

玉牒脩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宣政而極備攷定世次枝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爲仙源積慶圖推其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爲宗藩慶系録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子君女者爲類紀同姓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爲屬籍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爲玉牒

郤澤民焚玉牒

靖康之變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或謂宗正寺玉牒可據虜酋立命取籍會虜以事暫還戶部郤澤民溥時爲交務官索視之每二三板則掣一板投火中嘆曰力不能遍存也俄虜使至遂按籍以取之凡宗室獲免者澤民力也而人多不知（聞燕常談）

祝文

禮記曰自伊耆氏始爲八蜡則有文其文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是祝文之始也

逍遥齋記

子不良於進自號逍遥子偶讀宋吳處厚逍遥齋記覺胸次灑然因書之座右其詞曰夫性有定分理有至極力不能與命鬬才不能與天爭而貪羨之流躁進之士乃謂富貴可以力擾功名可以智取神仙可以學致長生可以術得抱憾老死而終不悟悲夫使天下之富必盡如陶朱猗頓耶原憲黔婁不復爲賢人矣使天下之壽必盡如王喬彭祖耶則顔氏之子閔氏之孫不復爲善人矣使天下之仕必盡如稷契伊管耶則乘田委吏不復爲孔子矣使天下之色必盡如毛嬙西施耶則嫫毋孟

光不復嫁於人矣蓋富者自富貧者自貧壽者自壽殀者自殀達者自達窮者自窮妍者自妍醜者自醜天地不能盈縮其分寸神鬼不能損益其錙銖是以達觀君子立性樂分含真抱朴心無城府行無町畦天下有道則皦皦與世相清天下無道則混混與世相濁壓之泰山不以爲重付之秋毫不以爲輕升之青雲不以爲榮墜之深淵不以爲辱震之雷霆不以爲恐刼之白刃不以爲懼喻死生爲旦暮以盈虚爲消息仰觀宇宙之廓落俯視身世之卑歷如一浮萍之浮大海一稊米之寄太

倉又何足議輕重於其間哉故所至皆樂所處皆
適出與天爲民入與道爲隣若是則何往而不逍
遥哉此詞足以爲世之碌碌不悟者勸也

欽章

蔡邕傳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促以欽章辭情何
緣復聞欽猶隱隱却告人姓名無可對問今之匿
名文書也章懷太子注俗本不解欽字或改爲䩍
或改爲疑並非也

刋章

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刋章下州郡以

名捕儉注刋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欽章刋章皆
奇欽章告者原無姓名刋章告者有姓名而刋去
之也又梁松傳松怨望乃懸飛書誹謗下獄死注
無根而至若飛來也今之匿名書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歌謡類

歌

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歌九辯以下焉
又曰帝俊有子八人是始歌舞夏侯玄辨樂語曰
伏羲有網罟之歌呂氏春秋葛天氏歌八闋一曰
載民二玄鳥三遂草木四奮五穀五謹天常六達
帝功七依地八總萬物之極

四皓歌

古今樂録四皓隱居商山高祖聘之不至仰天歎而
作歌按漢書四皓即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
先生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故曰四皓崔鴻曰四
皓爲秦博士見焚書坑儒退隱商山乃作歌曰昊
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漠漠高山崔嵬岩居穴處
以爲幄茵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
歸此載於先秦文章及文指世皆見之矣然諸皇
甫謐高士傳云四皓見秦政暴乃逃入藍田山作
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

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害
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兩歌互有不同然高士傳之
歌尤勝故併錄之

夷歌

漢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白狼
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有犍爲郡掾田恭
譯其辭語輔令從事李陵與恭護送詣闕遠夷樂
德詩曰提官隗構(大漢是治)魏冒逾糟(與天合意)罔譯劉脾(吏譯平端)旁莫支留(不從我來)徵衣隨旅(聞風向化)知唐桑艾(所見奇異)邪毗𦀚𦀚(多賜繒布)推潭僕遠(甘美酒食)拓拒蘇便(昌樂肉飛)局後仍離(屈申悉備)僂讓龍洞(蠻夷貧薄)莫支度由(無所報嗣)陽雒僧鱗(願主長壽)莫穉角存(子孫昌熾)遠夷慕德詩曰僂讓皮尼(蠻夷所處)且交陵悟(日入之部)繩動隨旅(慕義向化)路且僚雒(歸日出主)聖德渡諾(聖德深恩)魏菌度洗(與人富厚)綜邪流藩(冬多霜雪)莋邪尋螺(夏多和雨)藐潯瀘灘(寒溫時適)菌補邪推(部人多有)辟危歸險(涉危歷險)莫受萬柳(不遠萬里)術疊附德(去俗歸德)仍路孳摸(心歸慈母)遠夷懷德詩曰荒服之儀(荒服之外)犁籍憐憐(土地墝埆)阻蘇邪犁(食肉衣皮)莫碭麤沐(不見鹽穀)罔譯傳微(吏譯傳風)是漢夜拒(大漢安樂)蹤優路仁(攜負歸仁)雷折險龍(觸冒險陝)倫狼藏幢(高山岐陵)扶路側祿(緣崖磻石)息落服淫

(木薄發家)理瀝髭雒(百宿到洛)捕菑菌毗(父子同賜)懷稾匹漏(懷抱匹帛)傳言呼敕(傳告種人)陵陽臣僕(長願臣僕)帝嘉之事下史
官錄其歌焉(東觀漢記)

神仙中人

歌者衣絅迺唐天寶之李龜年也宣和間供事九重
常爲吾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宇
四垂一碧無際江流洶湧俄而月色如晝遂共登
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綯歌水調歌頭曰明月幾
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坡爲起舞而顧客曰此便
是神仙矣吾謂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生安可
得乎

挽詩

譙周法訓曰挽歌起自田橫通典曰漢高帝時齊王
田橫自殺故吏不敢哭泣但隨柩叙哀後代相承
以爲挽歌按漢初橫死門人爲薤露蒿里之歌蓋
從者以寄哀也武帝時李延年分爲二薤露送王
公貴人蒿里送大夫庶士蓋二歌之起始自橫也
摯虞新禮議曰挽歌出于漢武帝役人勞苦歌聲
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者誤矣左傳哀公十一年
會吳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預注云

虞殯歌曲哀死也孔頴達䟽曰虞殯謂啓殯將虞之歌今謂之挽歌

梁甫吟

梁甫吟不起于諸葛亮獨其詞作自亮耳蔡邕琴頌梁甫悲吟又陳武常騎驢牧羊諸牧豎有知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甫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而李勉琴說曾子耕太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後乃以爲葬歌猶之蒿里薤露矣

山歌

開平元年梁太祖即位封錢武肅鏐爲吳越王時有諷錢拒其命者錢笑曰吾豈失爲一孫仲謀耶遂發之改其鄉臨安縣爲衣錦軍是年省塋壠延故老旌鉞鼓吹振耀山谷自昔游釣之所盡蒙以錦繡或樹石至有封官爵者舊貿鹽肩擔亦裁錦韜之一鄰媼九十餘携壺漿相迎於道鏐下車亟拜媼撫其背猶以小字呼之曰錢婆留喜汝長成蓋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沈於溪此媼酷留之遂字焉爲牛酒大陳以飲鄉人别張蜀錦爲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歲已上玉樽時黄髮飲玉者尚不減十餘人鏐起執爵於席自唱還鄉歌以娛賓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兮愛日輝父老遠近來相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斗牛光起天無欺時父老雖聞歌進酒都不知曉鏐亦覺其歡意不甚浹洽再酌酒高揭吳生唱山歌以見意詞曰爾輩見儂底歡喜别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儂心子裏歌闋合聲賡贊叫笑振席歡感閭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湘山野錄

山歌寓意

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個合梳頭大個梳做盤龍髻小個梳做羊蘭頭不知何意朱廷評樹之嘗以問予予思之翌日報之此歌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趣向稍異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說得過我矣作如是觀此山歌第一曲也

苦竹謠

侯景之首傳至江陵梟之於市然後煮而燎之以付武庫先是謠曰苦竹町市南有好竹 荆州軍殺侯

梟取首至湖東付諮議參軍宗季長宅東苦竹町以梟首置其中用市南井水煮之先是亟言有鬼萬計斷頭折頸入宅去來季長大惧設齋迎佛又有數萬烏自江津飛噪集其家焉典略

官謡

松江舊俗相沿凡府縣官一有不善則里巷中輒造歌謡或對聯頗能破的嘉靖中袁澤門爲郡守忽諠傳二句云東袁載酒西袁醉摘盡枇杷一樹金蓋澤門有一同年亦姓袁任府之東頗相厚昵時有曲室之飲故當時遂有此謡先時又有一對云

馬去侯來齊作聶張仲賢良是在太守徐公時起任之後蓋馬暌侯自明爲同知聶璜齊鑑爲通判而知縣則張仲賢也一句之中而五人之贓否莫遁後孔太守在任時聶雙江初到有三耳無聞一孔不竅之謡近年又有松江同知貪酷接得重參華亭知縣清廉允宜光薦之對時潘天泉爲同知名仲驂倪東洲爲華亭縣尹名光薦故也是月之公毫髮不爽自古賢聖之君令士傳言庶人謗子産之不毀鄉校正欲以開謗也

宋宮人北遷詞

丙子之變宮娥多北遷有王昭儀者名清惠題滿江紅于南京夷山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常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裡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問嫦娥垂顧肯相容同圓缺

詞曲類

嘌

凡今世歌曲比古鄭衛又爲淫靡近卽舊聲而加泛艷者名曰嘌嘌之讀如瓢玉篇嘌字讀如飄引詩曰匪車嘌兮言嘌嘌無節度也元不音瓢廣韵嘌讀如杓疾吹也亦不音瓢

南北二音

古四方各有音乃其後但統以南北二音卽伊涼甘渭原是西音亦謂北調南史蔡仲熊云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石旨哉其言也嘗考擊壤康衢卿雲南風白雲黄澤詩二南三百漢七十曲後魏北歌隋北庭伊州煬帝望江南唐長孫元忠之祖援北歌於侯將軍

書昌李太白温庭筠菩薩蠻蘇子瞻念奴嬌行香子南鄉子秦少游憶王孫兪國寶風入松以至金董解元西廂記元關鄭白馬諸曲皆北音也四可按而歌者彼孺子接輿越人紫玉吳歈楚艷及今戲文皆南音也直吾長康所謂老婢聲耳

南北曲

北有同曲而何字長短小異[illegible]入但南者獨南曲有犯他調中如雙鸂鶒犯風[illegible]子序等尾俱犯玉芙蓉是也甚之六七犯至十二犯各以音從類亦以數命名余欲作明月二五夜凡十五犯但未

遑耳若南尾聲則十二板按十二月餘文則十三板餘閏月與北尾全別北曲定本調多或數十句云

詞曲雅俗

詞者樂府之變也而曲者又詞之餘也詞俗于詩曲尤俗于詞然愈俗則愈[illegible]雅于詞曲尤雅于韻然愈雅則愈遠余考詞與[illegible]宋武有[illegible]而天陳後主有秋露玉樹後庭花徐陵[illegible]作長相思伏知道有五更轉隋煬有夜飲朝眠曲[illegible]唐始名于太白小溢于五代極盛于兩宋[illegible]大曆咸涌[illegible]後如王起李紳令狐楚元稹魏扶韋式范堯佐[illegible]一七令張泌江城子徐昌圖木蘭花皇甫松摘得新采蓮子王建古調笑白居易花非花望江南張曙浣溪沙温庭筠更漏子玉樓春莊宗如夢令韋莊相憶空馮延巳謁金門鶴冲天歸國謡和凝小重山李後主采桑相見懽醜奴兒令阮郎歸浪淘沙虞美人牛嶠酒泉子李珣巫山一段雲外殊無聞者豈以詞能損詩格耶今觀工詩者詩便似詞工曲者詩便似曲此兩家語信不宜多作求其超然三昧卓爾大雅繼李供奉者獨一坡仙而已

鹽曲

詩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詩名惜惜鹽十韵樂府以爲羽調曲玄怪録載遠條三娘唱阿鵲鹽曲又有突厥鹽黄帝鹽白鴿鹽神雀鹽疎勒鹽滿坐鹽歸國鹽唐詩婿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謂之鹽者吟行曲引之類樂府解題謂之杖鼓曲

凉州等名

天寶中樂多以邊地爲名如凉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爲曲終繁聲入破後其地爲吐蕃所破其兆如此

傳載

阿䩺廻

太白詩羌笛横吹阿䩺廻此曲名張祜集有阿濫堆即此也番人無字止以聲傳故隨中國所書人名不同耳難以意求也

掘柘詞

樂苑云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掘柘枝此舞因曲爲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旋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之花折而後見對舞相呈實舞中雅妙者也段成式寄温庭筠雲藍紙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寄相思待將袍襖重抄了寫盡襄陽掘柘詞今温集中有掘柘詞掘音柤

醉翁吟

慶曆中歐陽文忠謫守滁州有瑯琊幽谷山川竒麗鳴泉飛瀑聲若環佩公臨聽忘歸僧智仙作亭其上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竒之士聞而往遊愛其山水秀色以琴寫其聲爲醉翁吟蓋泛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遺遵并爲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調不主聲爲知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殁其後廬山道士崔閑遵客也妙於琴理恨此曲無詞乃譜其聲請于東坡居士子瞻以補其缺然後聲詞皆備遂爲曲中絶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向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清露滴滴人未眠荷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第二疊泛聲同此）醉翁笑詠聲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同巔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弦方其補詞閑爲弦其聲居士倚聽爲詞頃刻而就無一可竄遵之子爲比丘號本覺真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二水同器有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琴而與衆合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

譜曲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秦再思紀異録云琴譜有胡笳曲者本昭君見胡人卷蘆葉而吹之昭君感之爲制曲凡十八拍觀國以爲董祀妻蔡琰文姬爲胡騎所獲歸作詩二章今世所傳胡笳曲十八拍亦用文姬詩中語蓋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所作以咏文姬也記異謂昭君制曲則誤矣王荆公作集句胡笳十八拍首言中郎有女能傳業者亦咏蔡文姬也

王昭君未嘗有胡笳曲傳於世以上皆王説予按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並蔡琰作及按蔡翼琴曲有大小胡笳十八拍沈遼集世名沈家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家聲祝氏不詳何代人李良輔廣陵止息譜序曰契者明會合之至理殷勤之餘也李肇國史補曰唐有董庭蘭善沈聲祝聲蓋大小胡笳云以此校之覌國謂非文姬所作亦明矣又按謝希逸琴論曰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六拍清調明君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然則明君亦有胡笳但拍數不同耳庾信詩云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觀國謂昭君不能制曲又非也

西廂

西廂顛不刺解作美女寶石甚謬此是莽狀之意至今俗猶有痴顛不刺語又好教賢聖打解者以魯陽事當之亦大錯曾見董元記中云不當道日光菩薩沒轉移好教賢聖打王正用董記所云賢聖即諸聖賢耳第王尚含糊董較圓足

荆釵

荆釵一説錢玉蓮本王十朋女而孫汝權亦王同榜進士史浩惡孫諷王劾已遂令客作此以汙兩人蓋温州曲調始自徽欽後盛傳于世矣又一説王蓮實錢氏乃娼家女耳初王微時與之狎錢心許嫁王已狀元第歸度王道必過其門治容而待乃王擁騶騎揚揚不復顧群娼譁然大笑錢憤而投江死至今名義娼云二説稍異要之前得其真後得其似余憐王蒙惡聲而不可白也故兼列所聞為王一雪之

拜月亭

拜月亭云是元施君美撰按太和正音譜不載止載施鶡鶡裏第二齣乃稱關漢卿作耳其走雨拜星月當為絶唱近世香囊本渠邉塞語衍作兀术[illegible]白差令人暢快至黄昏鼓驛便讓驛亭諸齣百步即琵琶二即神尚須白足之而後氣續獨瑞蘭瑞蓮兩人問答從頭到尾不煩白一字意自曉了何元朗謂其勝永嘉者似此可以當之如用也字落韵雖馬東籬百歳光陰王實甫走荒郊曠野考其標韻止以過此

樂府大家

元人樂府稱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仁甫爲四大家馬之辭老健而乏滋媚關之辭激厲而少醞籍白頗簡淡所欠者俊語當以鄭爲第一鄭德輝雜劇太和正音譜所載總十八本然入絃索者惟㑳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三本今教坊所唱率多時曲此等雜劇古詞皆不傳習三本中獨㑳梅香頭一齣點絳唇尚有人會唱至第三齣驚飛幽鳥與倩女離魂內人去陽臺王粲登樓內塵滿征衣人久不聞不知絃索中有此曲矣

西廂妙處

王實甫西廂其妙處亦何可掩如第二卷混江龍內蝶粉輕沾飛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塵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減了三楚精神如此數語雖李供奉復生亦豈能有以加之哉又絲竹芙蓉亭雜劇仙呂一套通篇皆本色語殊簡淡可喜其間如元和令內他有曹子建七步才還不了龐居士一分債勝葫芦內兀的般月斜風細更闌人靜天上巧安排寄生草內你莫不一家兒受了忝禪戒此等皆俊語也夫語關閭闒巳是穠艷須得以冷言剩句出之雜以詼笑方纔有趣若既着相辭復濃艷則豈畫家所謂濃鹽赤醬者乎畫家以重設色爲濃鹽赤醬若女子施朱傅粉刻畫太過豈如艷粧素服天然妙麗者之爲勝耶

曲中廣樂

元曲如中原音韻陽春白雪太平樂府天機餘錦等集宮大用范張雞黍鄭德輝翰林風月王粲登樓倩女離魂關漢卿單刀會費唐臣蘇子瞻貶黄州金童玉女馬致遠三醉岳陽樓黄梁夢誤入桃源王實甫麗春堂喬夢符兩世姻緣白仁甫流紅葉

錢塘夢范子安杜甫游春李壽卿伍員吹簫張兕勘頭巾亡名氏敬德不伏老三氣張飛醉走黄鶴樓龍虎風雲會抱妝盒連環記黄花寨等劇真字字宮商聲聲金石若登鈞天而聞廣樂使人心蕩魂摇倘盡傳伶人猶足想像胡元風致然考其作者諸君漢卿則太醫院尹致遠則江浙行省務官大用則釣臺山長德輝則杭州路吏張小山則首領官此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蓋胡兒元帝二十而稅一且以我爲官貳故高材不復喜仕其季富俠若顧仲瑛輩更爭招致賓客至千金賣玉芙

砮者求楊鉄笛一形以爲榮語其玉峰草堂集中
皆其同時唱和諸詩云每燈夕多作謎虎懸金其
上猜得者輒持金去謂之猜詩謎社家而其雅不
能詩者尤好搬衍雜劇即一段公事亦入北九宮
中其體歷四宮而成一劇如王煥百花亭殆公事
也即非絶品自是當家

行香子

水竹之居吾愛吾廬石鄰鄰枚砌階除軒窓隨意小
巧規模也清幽也瀟洒也寛舒懶散無拘此樂何
如撫欄杆臨水觀魚風花雪月贏得工夫好些香

說些話讀些書

又短短横墻矮矮疎窓忔憎兒小小池塘高低壘障
緑水邊傍有些風有些月有些涼日用家常竹几
藤床撥眼前水色山光客來無酒清話何妨細烹
茶熱烘盞淺澆湯

又閬苑瀛洲金谷瓊樓算不如茅屋清幽埜花繡地
莫比風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𨚫客至
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閑一步着甚來由倦時
眠渴時飲醉時謳

又淨掃塵埃惜耴蒼苔任門前紅葉鋪堦也堪圖畫
還也奇哉數株松數株竹數株梅花木栽培耴次
教開明朝事天自有安排知他富貴是幾時來且
優游且隨分且寛懷

高則誠

高則誠人別後合二即神集賢賓黃鶯兒猫兒墜凡
四曲後人捱入者便自玉石惟黃清甫以余言爲
然至謂祝京兆玉盤金餅此賦體耳則余不敢是
之也

楊鐵崖

楊鐵崖覇業艱危當稱絶妙好辭梁伯龍浣紗記釆

入范蠡歸湖調非不協然只合做劇乃佳絶作戲
便無味今考記中有二等病紐捏離合一病也填
塞實事二病也摹做琵琶三病也如按屏魚錦三
被強處都不成文理世獨賞其花枝無十東風嫁
語此特用一籤訣耳至其白苧紅線亦是其數未
足當行

彭祭酒破

彭祭酒學校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請破之
無不曲當後在兩省同寮嘗戲之請破月子彎彎
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彭竹思久之云運[illegible]

者無違近之殊形于下者有悲歡之異人葢歎服此兩句乃吳中舟師之歌毎于更闌月下操舟蕩槳抑遏其詞而謳之聲甚悽惋唐人有詩云徙倚無聊凭翠樓分明宮漏靜無秋長安一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盛行於時具載輦下歲時記云是章孝標製與此意同

唐伯虎

元人詠柳如窺青眼足爲柳傳態且稱絶響至方洗馬詠草尚復足觀乃顧狀元詠蝉便遠不及真一蟹不如一蟹余獨喜唐伯虎黄鶯兒云細雨濕薔

薇畫粱間燕子飛離愁是海深無底天涯馬蹄燈前翠眉馬前芳草燈前淚夢魂迷雲山滿目不辨路東西顛類禪家轉語

星月怨

戲代星月怨星女怨作北仙呂九曲其一翠裙腰云碧天一陣金風脆半月澹蛾眉分明盡出秋光媚步瑤堦良宵顛倒惹傷悲其二六幺令云有緣相會牛郎美去年景致今夕追陪聲揺玉珮香開綉幃鳳枕歪鸞釵墜徘徊通通河鼓把人催其三天下樂云謊得我黒甜甜夢乍回目濛濛鷄又啼軟塌塌眼兒摩手兒麻脚兒頽死登登單指箇七字兒提活圇圇平空地兩處兒堆巧思量猶不得其四那吒令云怨冲冲一東一西悶沉沉非醉非癡只索要錦樸啞啞兒再理怎當這破題悠悠兒重起迴文謎待細細兒追七襄枝空行行兒綴脉脉遺誰其五鵲踏枝云將駒隙如梭擲方纔了三月三又早些七月七既然價有心成配却因何間歲爲期其六寄生草云笑你迷笑你隨絲樓高架排筵席五色絲齊攏着香羅内七孔針亂撒在金盤裡結蛛網暗覔下天孫記剛討得一夜夫妻那管

得别人伶俐其七金盞兒云莫不是老黄姑命運低莫不是呆青鳥信音遲莫不是塡橋烏鵲工初起莫不是隔河清淺步難移莫不是霧穿新綻履莫不是雲冷舊縫衣莫不是情慌嬌影碎莫不是力窮瘦腰圍其八上京馬云休作帳悶張鸞消息打笑君平也無及等他委的乾沒了支機石其九後庭花煞云一水遡歸期千秋釀别離滴不盡明河淚即行切勿疑晁希奇權將夫婦大家宜喜大家知又月娥怨作北正宮八曲其一嫦娥端正好云玉宇晚風勺貝闕晴霞皺盼銀河踏破冰輪猛

然提起凄涼恨容地鞋尖褪其二月老脫布衫云
這時候半簾鈎恰動黃昏千金笑惹出清尊爲恩
愛關情業印把孀娥悄聲私問其三嫦娥倘秀才
云早知我偷靈藥鑽天箇欠穩爭似恁泄韓香踰
墻箇忒近博多少斗帳流蘇不住秋蟾攀仙桂子
着意少年人抵不得朱陳秦晉其四月老滾綉毬
云覷着你一邨秋八字春受用些輕鬟霧薄鬢雲
對清光有誰幫襯守寒宮獨自溫存霓裳文態又塵
未真捱不過孤眠寡運幹將未作意傷神文鸞信
雖然兔窩裡卿老埋十洞天是嫦娥下牛哥齊害
損此恨誰論其五嫦娥上小樓云只將味冷言詞

胡謅引全沒星熱心腸忙安頓那里顧已不由引
脫天有路着地無門硬主婚暗賣春許多差謬則
怪你撇嫦娥一堆兒趣其六月老么篇云想當初
丟下窮國君到如今占了月殿尊枉自價怨雨尤
雲十分牌話百夜忘恩送奸人做反臣其間何恐
則笑你撞先生一番兒混其七嫦娥滿庭芳云我
也賣交杯合巹芙蓉綉褥石竹香裙要長生拚毒
手賭方寸虛費精神從今後斷絃頭共心自肯鴛
鴦牒寫上回文待下筆都塡悶滿腔離恨千古與
閨人其八月老尾聲云破鏡的慢慢圓緊綳的漸

漸緊美前程多管無緣分空落的碧海青天證不
的本盖非徒寫天上愁端抑亦貽人間笑柄

雙字令

戲以曲名作雙字令云珎珠簾底瑞雲濃濃着兩行
齊齊整整傳言女青玉案頭實冉冉現擺擺開對婷婷
嫋嫋侍香童喬喬合笙大迓鼓下下高高那一椿非
聲聲慢青衲襖紅綉鞋來來往往無一箇不步步
嬌剔銀燈中明晃晃的是枕屏兒綉帶兒陣陣光
風遶地錦銷金帳裏喜孜孜的是水仙子醉煩煩了
雙雙清夢鎖寒窗觀者都烘堂大笑

鬱輪袍

王摩詰鬱輪袍自是一重舊案近日大老公子幾鮮
被彈乃作劇爲之湔洗其云恩我的船頭波浪拍
天來愛我的空中樓閣隨人起又云消不得大功
勞總帶這黑貂蟬直賢才總穿這白鷺絲羞不獨鮮
嘲兼有隱諷至謂前身維摩後身韓維談禪便着
相打諢却本色

唆

余先生嘗撰廣謠其中有絕類歌謠堪入詩者毛詩
蹠蜻蛉鳴衣裳成趣織鳴嬾婦驚草木疏黃果蔔

看我麥熟椹黒否月令注三月旨参星夕杏葉盛桑葉白又云杏子開花可耕白沙齊民要術椹厘厘種麥時歳旨記雨不梅無米炊酉陽雜俎草木暉暉倉庚亂飛道安傳安鋭而姿思喜談論古諺曰漆道人驚四隣釋教録魏有二高僧曰支謙支亮謙細長眼多白而睛黄復多知時賢諺云支郎眼中黄形軀雖小是知囊江[illegible]徹洞永[illegible]雪之畫能清秀杭之標摩[illegible]靈澈清畫道標也丁鴻字孝公以才高論[illegible]時人語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曾丕字叔陵[illegible]號曰五經復興曾

叔陵周舉字宣光京師語曰五經從横周宣光馮豹以詩書春秋教驪山下鄉里[illegible]曰道德彬彬馮仲文任安字定祖從楊厚學圖讖時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居今行古任定祖楊政字子[illegible]説經鏗鏗楊子行召馴字伯春鄉里號曰[illegible]召伯春許愼字叔重時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平聲井丹字大春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illegible]偉君授魯詩于瑯琊王政學曰許氏章句[illegible]林諺門殿上成群許偉君任文公傳[illegible]曰任文公智無雙郭憲字子横[illegible]東觔觔郭子横戴良傳曾祖父遵字子高昔語曰關中大豪戴子高荀爽字慈明潁川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賈彪字偉節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章紹父成字文開梁冀以下皆與交諺曰事不諧詣文開陸稠字伯龐為廣陵太守諺曰解結理煩我國陸君留侯七世孫張瓚字子御初居吳縣相人里諺曰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游殷字幼齊為胡軫所害軫病但言伏伏游幼齊將鬼來遽死關中諺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人之靈蔣詡字元卿為兗州刺史王莽宰衡稱病終身不出諺

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柳琮字伯蹇初結九友號九友及為州郡所拔進皆致位牧守鄉里諺曰得黄金一筒不如為柳伯蹇所識識去声

讖謎類

塊土之讖

左傳晉文公過衛衛弗禮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反國之四年伐衛遂取五鹿蜀本紀秦王以金一筒遺蜀王蜀王報以禮物盡化為土秦王大怒臣下相賀曰土者地也秦當有蜀矣伐蜀有之

地名之讖

漢高祖過栢人欲宿心動問縣名曰栢人栢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後貫高事覺武帝微行至栢谷遂爲老父所窘其得免幸爾後漢岑彭伐蜀至彭亡遇刺客卒唐馬燧討李懷光引兵下營至埋懷村喜曰擒賊必矣果然遼主德光伐晉回至殺胡林而亡宋吳璘與金人戰大敗于與州之殺金坪近日廣西馬恭議玹與都司同姓某征猺至雙倒馬關皆爲賊所殺江西寧賊反至安慶兵敗舟泊黄石磯問左右此何地名左右以對江西人呼黄如王音賊嘆曰我固應失機於此已而就擒

六七之厄

武帝行幸河東中流與群臣飲讌乃自作秋風辭顧謂群臣曰漢有六七之厄法應在受命宗室子孫誰當應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漢者當塗帝也羣臣進曰漢應天受命祚踰周殷子子孫孫萬世不絶安得此亡國之言過聽于臣妾乎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來不聞一姓遂長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春秋元命苞曰許昌爲周當塗

王溥

後漢永初三年國用不足令民吏入錢者得爲官瑯琊王溥其先吉爲昌邑中尉溥奕世衰凌及安帝時家貧無貲不得仕乃挾竹簡搖筆洛陽市傭書爲人美形貌多文詞僦其書者丈夫賜以衣冠婦人遺以金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十廩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爲善而富也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至億庚一土三田軍門主溥以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出拾遺録）

玄石圖

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以毒者酖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孫盛晉春秋）

麥枯讖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軍具車請爲諸君鼓龍胡山谷親書此帖乃西漢成帝時童謡也後至元嘉中凉州羌反寇掠三輔延及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師每戰輒負中國益發田卒麥多委弃但有婦女收穫吏買馬軍具車者言調發重也請爲諸君鼓龍胡者不

敢公言私相語也

襄國讖

石勒爲郭敬客特襄國有讖曰古在左月在右讓言去或入口讓去言乃襄字或入口國字也勒後建都襄國 異苑

銅牌記讖

梁汝門寶誌銅牌記多讖未來事云有一眞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在左邊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期以應之而宣祖諱正當之也

玄石白文

宋太平興國七年許州獲玄石上之有白文曰丙子年出趙號二十一帝好事者合僖順翼宣四追王之帝併數之至端宗之世恰符其數德祐丙子三宮北狩二王南奔所謂丙子年出趙者也

東西狀元

永福古有讖語曰天保石移瑞雲來青龍爪花紅狀元西東乾道間福清天保瑞雲寺後石崖橫山而行嶺地成谿既而永邑東鄉石壁溪巖松上產龍爪瑞花其年蕭公國梁果魁天下次舉黃公定臚唱第一蓋瑞花生處西之於蕭東之於黃各三十五里此狀元西東之應也又次舉鄭公僑廷試復先多士

巨源詞讖

李端碩官保文和長子治園池迎賓客不替父風每休沐必置酒高會延侍從館閣率以爲例至夜各寢閣什物供帳皆不移而具元豐中會佳客坐中忽召學士將鎖院孫巨源適當制頗怏怏不欲去李餙侍妾耶羅巾求長短句巨源援筆欲書從者告以將掩禁門矣草草作數語云城頭尚有三鼓

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去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腸斷處那更簾纖雨謾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李邦直在坐頗以卒章非佳語巨源自是得疾於玉堂後六日卒

賀黃詩讖

秦觀字少游號太虛淮之高郵人與蘇黃齊名嘗於夢中作好事近一詞云山露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掛晴碧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其後以事謫藤州竟死於藤此詞其讖乎少游同時有賀

鑄字方回嘗作青玉案詞悼之云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樓花院綺窗珠戶惟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蘅皋暮彩筆空題斷腸句試問閑愁知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黄時雨山谷有詩云少游醉卧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觧道江南斷腸句秖今惟有賀方回秦詞世人少知予嘗親見其墨跡後有近代劉菊庄題云名並蘇黄學更優一詞遺墨至今留無人喚醒藤州夢淮水淮山總是愁亦不勝其感慨因憶賀黄二作併書之以見少游固竟沒於貶所而山谷厄於城樓之死尤艱哉嗚呼咏詩之日孰知又為少游之後者耶

晚景詩讖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在苑中賦晚景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秋宇玉乾坤寫示臣下謂甚得意臣下稱贊兀對清切格韵高勝聖學非衆臣可及然次年戎馬犯順後國號金亦已先兆金世界也

韋齋詩

宋朱韋齋詩有杯酒閑談寂歷中之句及晦菴改葬韋齋乃在寂歷(地名)

榜讖

度宗崩幼君諒陰榜第一名王龍澤二名路萬里三名胡幼黄京師為之語曰龍在澤飛不得萬里路行不得幼而黄醫不得

童謠

張士誠在江東時姑蘇童謠曰丞相做事業只憑黄菜葉一朝西風起乾癟蓋參軍黄敬夫蔡彦文葉德新三人者為士誠所信任者國人特甚故云後城破上果令取三人剖其腸而懸之至於枯死人皆快之

戲語應讖

秋官郎中陸孟昭名杲太倉人居郎署時好結納四方邸第外隙地搆屋數間扁曰清風館朝士迎送必假之為宴樂孟昭復盎以肴酒不惜所費一日風雨大作平地水深三尺錯為之傾客有戲之者云昨日清風館今朝白水村水退孟昭復修築方落成已擢閩省藩參其屋轉與侍郎滕某滕蓋白水村人也

石灰詩讖

李都憲守三邊嘗題石灰詩云千槌萬鑿出名山烈焰光中走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間後以邊境猖獗挺身出鬪因裂其屍焉今人仰其節誠詩讖也（野記）

橋碑讖

世廟入繼大學士毛澄迎　駕至藁城橋崩有碑出焉文曰橋崩　天子過碑出狀元來毛乃弘治癸丑狀元也

井字謎

謎者隱也藏匿事情不使暴露也鮑照集有井謎曰

一八五八飛泉仰流蓋垂綆取水而上之故曰仰流也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八者拆井字而四之則其字爲十者四也四十卽五八也凡謎皆放此

蠶謎

東方朔常與郭舍人於帝前射覆郭曰臣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來東方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遊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拍拍死者攘攘格鬪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匿夜行嗜肉惡烟常所拍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蚋舍人辭窮當復脫褌（出東方朔傳）

開福輪藏

潭州城北開福寺政和四年甲午住持僧文玉始拆舊藏欲新之於棟間得一板題四十五字云吾造此藏魔障極多矜欲爲轉輪衆議不可後二百年當有成吾志者是時住院者荆山璞化緣者中秋月匠人弓長玉傳示於衆莫能曉有識者解之曰荆山璞卽文玉也中秋月卽化緣僧智圓也弓長者塔匠張其姓也推攷立寺之歲當朱梁正明年乙亥正馬氏有國時恰二百年矣

石銘

隋煬帝命麻叔謀開河至睢陽宋司馬華元之墓開穴漆燈棺帳遇風皆化爲灰一石銘曰睢陽土地高汴水可爲濠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後麻叔謀被斫鶻三段）又掘至上源驛之東得一墓漆燈煌煌啟棺其人如玉鬚生過腹矣檢得一石銘其字鳥跡之篆文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堦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備棺葬於城西今大佛寺也（出開河記）又衛先生大經解梁人閉門讀書周知曆數壽終葬於解梁之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

無鹹河以溉田度至衛先生墓得一石刻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又開元中江南大水玄宗詔馬御史往巡之至江南忽見道旁有墓浸水公念之命遷於高原既發墓得誌石誌後有二十言曰前後一千年此地化為泉賴逢馬御史遷我向高原驗其年果千年矣已上出宣室誌又江南保大中秋日伏龜山掘得一玉函長二尺濶八寸中有鐵銘文云梁天監四年秋八月瘞寶於県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徵字皆小篆後後主國亡知之蓋後主丁酉年生辛酉年即位至甲戌年國破應前二句矣國破特曹彬按甲於城南潛美統兵於北城借古人二姓以明之東鄰乃指吳越錢氏家道闕是無錢也錢氏弘俶小字虎子又甲戌年亦梁國以入覲皆驗也又高氏據有荊南日於山庭鑿池得一石匣[illegible]敬視中有篆銘云此去遇隆即歇至宋而敗及建隆國亡又沈彬郎中袁州宜陽人卒之年自定塋地子孫發土至七尺石片即啟下乃得石墓一所竈座花臺蓮花燈碗皆青石為之鐫鏤[illegible]又得

青石銘曰開成二年開雖然不瘞埋漆燈猶未點留待沈彬來已上三事出林異記又宋祖築殿得石有篆書曰歲在申酉汴京不守及徽欽北狩非申酉年殊不知後杜克去東京之年乃己酉也又嘉定中有厲伯韶者俗稱賴布衣精地理之術至廣州為林某家看其先隴以今中表者由祖穴向稍偏斜所致因發地得石有文曰布衣厲伯韶為林某瘞此千載谷食之地後學淺識不可輕改徐視石與原土封徽不同耳遂揜之出水東日記又至元十五年有軍厮名[illegible]見者於杭北山横衝橋墾土得一鉄券云雁門馬氏瘞此後云至元十五六狗見壞我屋出武林舊事

塚中古銘

天寶中有商洛隱者任昇之嘗貽右補闕鄭欽悅書言昇之五代祖任梁為太常祕任南陽王帳下於鍾山懸岸圯壙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鍾啟靈趾瘞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嘗錄示史官姚訾并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願採其旨要會其歸趣著之遺簡以成先祖之志數月欽悅即復書曰謹稽諸曆術測以微詞當梁武

亦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黃鍾者
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從大同四年上求五
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
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
庚寅是三月初葵於鍾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
朔十二日得巳巳是初圯墮之日是月巳巳可知
矣次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
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
百次辰交也二九為十八重三為六末言四百則
六為千十八為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

寅初葵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巳巳初圯計一
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
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
於甸服黃鍾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會於六千
三百次辰交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
九重三四百圯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巳據曆計之
無所差也

禄山隱語

安禄山未亂梁公有曰兩角女子綠衣裳郤背太行
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衣
裳者禄山也一止者正月也果正月敗亡

詩謎

世有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玉膚
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蓬壺乃賈島李白
羅隱潘閬四人名也

雙珠謎

唐大曆中澤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為不拘僧戒或
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比為
萬回也神僧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
去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

虎還號太平年此水泚字也涇水者自涇州兵亂
也雙珠者朱泚與弟朱滔也青牛者興元二年乙
丑歲乙木也丑牛也歲終改元貞元元年丙火也
寅虎也是歲丙寅賊平也杜陽編

水謎

唐太保令狐相綯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
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所題云一人堂堂二
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氷傷二人相連不欠一邊
三梁四柱烈火然除却雙鉤兩日全諸賓幕顧之
駐足良久莫之能辯獨班蒙曰一人豈非大字乎

二軃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氷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然無字兩日除雙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灑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

嵩山石記

嵩山寇天師嘗刻石爲記藏於山中上元初有洛川民因採藥得其記獻于縣令樊文狀以上聞高宗詔藏於內府其銘略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龍又曰李代代不移中又曰中鼎顯真容又曰基千

萬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者言天后臨朝止戈爲武也李代代不移中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下也中鼎顯真容者顯實中宗之廟諱真爲睿宗之徽諡基玄宗諱也千萬歲者言歷數長久也

建安石銘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得一古塚藤蔓纏其棺旁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時貧老倩爲率錢葬之博後至建州刺史 出稽神錄

草重生

初董昌未敗前狂人於越中旗亭客舍多題詩四句曰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諸猴逐白兔夏滿鏡湖平初人不曉其詞及昌敗方悟草重董字曰日昌字素城隋越國公楊素所築也諸猴者猴乃錢鏐申生屬也白兔昌卯生屬也夏滿六月也鏡湖者越中也 出會稽錄

石笋隱字

成都子城西金容坊有石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耆舊傳云其名有六曰石笋曰蜀妃墳曰沉犀石曰

魚凫仙壇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門皆非也圖經云乃前秦之遺址諸葛亮掘之方驗有篆字曰蚕叢氏立國誓蜀之氏以二石柱橫埋連接鎔鐵其中一南一北無所偏邪又五字濁歜燭觸蠲時人莫曉後蜀相范賢議曰亥子歲濁字可記主水災寅卯歲歜字可記主饑饉巳午歲燭字記主火災辰戌歲觸字記主兵災申酉歲蠲字記主稼穡富贍悉以年事推應驗符響

謎序文

舊得一敗帙凮蠹之餘零落殆盡唯序可讀乃謎辻

之書名曰千文虎今年七十有七又得不全謎社便覽一冊謎家姓氏書名字毋門類所宜不宜之格諸凡備矣亦録其序文繼之前序益前序搜獵當家故事可謂博也後序推解隱語之義可謂精也不重復而各得其善焉足以備一家之典故收之於稿庶謎社君子因得以求訪焉耳然前文失收曼倩之致謎後書失收玉連環之名

謎語集成

漢蔡中郎邕嘗夜過曹娥廟以手捫邯鄲淳之碑遂成八字鐫之于碑陰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脩解

之曰兩字包一字絕妙好辭後魏孝文帝會郡王飲酣觀組妓出數語命辯之曰三三橫兩兩從妓女白日行青空暑見所肉與秤同有人辨得賞金鍾彭城王勰曰乃一習字也宋陶穀使于南唐因書十二字于官舍壁間曰西川狗百姓眼鷹撲兒御厨飯宋齊丘解之十二字包四字云獨眠孤館宋延祐間東坡山谷秦少游王安石輔以隱字唱和者甚衆刊集四冊曰文戲集行于世金章宗好謎選蜀人楊圃祥爲魁有百斛珠刊行元至正間浙省掾朱士凱編集萬類分爲十二門四明張小山太原喬吉古汴鍾繼先錢唐王日華徐景祥舉舉諸公分類品題作詩包類凡若干卷名曰包羅天地錢唐賀宗善亦能隱語凡有詩謎若干篇後集諸家之成面書自知風月寻視之乃千文虎也

字謎

筋履之謎載於前史鮑照集中亦有之如一士弓長泉飛衣乃卯刀千里金里千之類其原出於二止戈而後人因作字謎王介甫作字謎云兄弟四人兩人大一人立地三人坐家中更有一兩口作事凶年也好過又作謎云常隨措大官人滿腹文章

儒雅有時一面紅妝受向花前月下至於酒席之間亦傳之文字爲戲常爲令云有商人姓任名飪販金與錦至關關吏告之曰任飪憑金錦禁禁又云親兄弟日日昌堂兄弟木目相親兄弟火火炎堂兄弟金今鈐又云掘地去土添水波池皆[illegible]能酹者又爲字中一點謎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兄弟四人下縣三人入州在村裡只在村裡在市頭只在市頭又爲疊字下兩點謎云兄弟二人同姓同名若要識我先識家兄不識家兄知我爲誰又爲婦字謎云左七右七橫山倒山甑

謎云將軍身是五行精日日燕山望石城待得功
成身又退空將心腹爲蒼生

西江月詞

程學士敏政裒緝宋遺民錄一書末卷辯宋瀛國公之事亦頗明矣惜所引陶九成輟耕錄西江月詞尚未解明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後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甕生涯死在西江月下陶以爲真武之降筆程以爲劉秉中作此姑置之其初二句乃言元世祖滅宋德祐封爲瀛國公時

順帝至正十五年我　太祖三月起兵河陽正當九九八十一年之數是知乾坤已定九九而三月乃清明時也米田言番人也直待龍蛇繼馬是太祖至正甲辰建國即位乙巳伐元都至丙午元亡豈非龍蛇繼馬耶古月一陣還家乃言胡人皆去北矣當初指望甕生涯程誌云七主皆娶甕吉刺氏爲后而此云指望甕生涯蓋陰寓順帝非甕吉刺氏所出之意也予考之元惟七主娶甕吉刺氏餘皆他姓死在西江月下者蓋順帝北巡於應昌猝取西江寺梁爲棺之驗耳

陳摶論國祚

真宗忽問陳摶國祚靈長之數陳奏云過唐不及漢紙錢使不得處三百年前已知紙錢之讖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尺牘類

簡書

詩出車曰畏此簡書簡書者治竹殺青作簡以書令
人直用紙名曰簡以通慶弔問候之禮取簡書之
義尺牘類也錦帶前書曰版曰牘竹曰簡

書

舜曰書用識哉春秋予家弔宣孟以書漢曰尺牘陳

遵所善是也故今曰書尺名雖見於有虞而實始
于春秋

策書

舜以玉策書聖臣之名金策書賢臣之名銀策書功
臣忠臣之名木晶策書才臣之名紫晶則書于木
策木用墨書餘皆紫龍涎和繪實書紫龍涎者舜
使虞虎養一紫龍虎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即與食
龍俯而垂涎虎以器盛之滿一合然後與食以為
常每日得涎一合繪實者仙草也其時生于朝堂
之前四時有花取其實磨入紫龍涎色正赤可以

畫金玉其色透入金玉中一寸宮人佩玉畫面璽
鳳須得良工一筆有誤終不可改賈子說林

釋名曰書名字于奏上曰刺後漢禰衡初游許懷一
刺投于公侯蓋今名紙之始又云蘇武始為刺謁
唐李德裕始置門狀即門單也

鬼谷書

鬼谷先生與蘇秦張儀書云二[illegible]下功名赫赫但
如春花至秋不得久茂[illegible]冬時將訖老子
獨不見河邊之樹乎扳御折[illegible]波浪激其根此
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蓋所居者然子見嵩岱山之

松柏華霍之樹檀上葉𦕅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
猿狖下有赤豹琪璘千秋萬歲不逢斧鉞之患此
木非與天下有骨血亦所居者然今二子知朝露
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
夫女愛不極席男懽不畢輪痛夫蘇秦張儀谷書
云伏以先生秉德沖和之中游心青雲之上飢必
啖芝艸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并明與三光同不
忘將書戒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時君
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復素闇誠銜斯旨出鬼谷先生

子房四皓書

悲
易與四皓書云良自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漢受命禎靈顯集神毋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此時輝神爽乎雲霄濯鳳翼於天漢使九門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游山隱竊爲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乏忝官所謂絶景不御而駕服駑駘方今元首欽明天縱百揆之佐立則延企坐則引領日昃而方丈不御夜寢而閶闔不閉蓋皇極須日月以揚光后土待岳瀆以導峙而堂堂聖世鸞鳳林棲不翔乎太清麒麟岳遁不步

於郊艸非所以寧八荒慰六合也不及省侍展布腹心略寫至言相望幡然不猜其意張良白四皓荅書曰竄蟄幽藪深谷是室豈惧雲雨之使掩然萃止方今三章之命邈殷湯之廣澤禮隆樂和四海克諧六律及於絲竹和聲應于金石飛鳥翔百獸出頑夫固陋守彼岩穴足未嘗踐閶闔目未曾見廊廟野食于豐艸之中避暑于林木之下望月晦然後知弓弩之須詠伐木然後知斧柯之用當秦項之艱難力不能負干戈攜手遯奔避役山艸倚杇若立循木以濟遂使青蠅盜聲于晨雞魚目竊價於隋珠公侯應靈挺時神父授策盖無幽而不明也豈有烹鼎和味而顧令菽麥厠方丈之御被龍服袞而欲使女蘿上紺綾之緒恐滑泥以濁白水飄塵以亂淸風是以承命傾筐聞寵若驚謹因飛龍之使以寫鳴蟬之音乞守兎鹿之志終其溪山之命也（出張良傳）

魚雁傳書

陳勝吳廣將舉事因卜者言遂以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其卒買魚烹食果得書古辭[illegible]鯉得素書雖非引用此事而意實本此蘇武留匈

奴昭帝求武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用常惠教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書言武實在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二者皆出于一時之僞後來遂以魚雁爲傳書之實

習鑿齒書

習鑿齒與燕國桓祕並以才氣相推及鑿齒罷滎陽郡歸與桓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固非書言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

懐羊公之風縦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乗躊躇慨爾而泣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瑯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聖之遺事若高人君子者千載猶使義士想其爲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曩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行乎是皆情志所寄當時賞其風期俊邁　晋書曰桓祕字穆子桓彛第四子有小才氣不倫于俗初拜祕書郎兄温抑而不用久之爲宣城内史

書後敬空

補沈括筆談云前世卑者致書於尊書尾作敬空字如從尊蹔卑但於空處批所欲言曰及其人如今批荅之類故處尾結言敬空者示行卑不敢更有它語也

李密移書

李密字玄邃遼西人也本姓屠祖㯳仕後魏爲凡人陳渾切齒改姓李氏南奔歸宋爲安固令㯳子道平朝議郎道平子過仙司州章縣令爲魏所虜北歸魏爲交城尉累轉征戎將軍過仙子曜爲周太保官至魏國公刑部尚書子弼襲父爵後轉范陽侯弼子寬爲蒲山公上柱國知名當代寬卒而密起焉隋末依翟讓反號魏國公令祖君彦作書布告天下曰自元氣肇闢厥初生民豎之帝王以爲司牧是以羲農軒頊之后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祇畏上玄愛育黎庶一物失所若納溝而媿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致政昇平驅民仁壽是以享國多年祚延長葉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聖賢祛篋以取神器始曈明兩之輝便干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狼梟便行鴆毒劍閣所以懷兇晋陽於焉起亂匈人爲蘖淫刑斯逞夫九族既睦唐帝闡其欽明百代本支文王表其光大况乃㜸壞磐石勦絶維城唇亡齒寒豈止虞虢其罪一也猷行在於聚麀人倫别於内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先王嬪御並進鈆環諸王子女咸貯金屋衵服戯陳亥之㬎穹廬同帚

嬪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常居窟室每藉糟丘朝廷罕見其身群臣希覩其面斷决自爾不行敷奏於焉停擁中山千日之酒酩酊無知襄陽三雅之盃留連訖化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爲九市親駕六騶自比商人見邀逆旅殷紂之譴爲小漢靈之罪更輕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茆茨采椽陳諸史籍故瓊室廣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秦政以之傾覆而廣起池臺多爲宮觀金舖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閡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

其罪四也科稅繁與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卮難滿逆折十年之租日有萬金之費萬戶則城郭空虛千里則烟火斷絕西蜀王孫之室翻爲原憲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其罪五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役戰國所爲而乃追迹前代版築更興廣立基址延袤萬里骸骨蔽野流血成川怨比丘山哭動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服周王弃而不臣強弩末矢理無穿於魯縞沖風餘力詎可動於鴻毛而恃勇怙強窮兵黷武遂使億兆夷人隻輪莫返欲捕鳴蟬於前不知挾彈於後其罪七也愎諫違卜妒賢嫉能高熲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蹔吐良策輒加屬鏤遂令君子鉗舌賢人謝口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開賄賂而錢神起論政以賄成其罪九也東都固守雁門解圍既立功勳須酬官爵而至懷翻覆言行浮詭臨危則勳賞懸授事定則絲綸不行凡百驍雄誰不讐忿其罪十也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况四維不張三靈總萃無小無大共謝殷亡愚婦愚夫咸知項滅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

惡難盡是以窮奇災於上國玁狁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蒼生憤憤同憂杞國之崩赤縣嗷嗷俱愁歷陽之陷且圖祚符改必有常期六百殷亡之長三十姬終之數故讖籙皆云隋氏三十六而滅此則厭德之象以彰代終之兆先見况乃攙搶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爲義興兼以朱雀門燒正陽日蝕狐鳴鬼哭川竭山崩並是宗廟丘墟之妖掖廷荊棘之事今者雕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總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

秀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啓元勳世祖開
蕭王之業加以姓符圖籙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
心于雲所以攺卜文王厄於羑里赤雀方來高祖
隱於碭山彩雲自起九五龍飛之始大人豹變之
秋歷試諸艱大敵彌勇司徒翟讓功宜締構翼贊
經綸總管歷城公孟護左武侯單雄信右武侯徐
勣大將軍邴元真絳郡公裴行儼等並運籌千里
勇冠三軍擊劍則截蛟斷鼇彎弧則吟猿落雁韓
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吳馮奉蕭王之業復有
驟輪挾輈之士超距投石之夫典馬追風吳戈照

日魏公屬當斯運救此民兆庶與西伯之師將問
南巢之罪百千成旅四七爲名呼吸則河濟絶流
叱咤則山岳自拔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
曾未旋踵瓦解氷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
耳爲少燕巢衛幕魚游宋池已滅之期匪伊旦夕
表謙擒於藍水須陀獲在滎陽竇慶戮於淮南
郭詢授首於河北清河公房彥藻近持旂節略地
東南安陸汝南隨機蕩定淮安濟陽俄然逆欵圓
明已平魯郡海父又破濟陰封人躬取長平之境
郝孝德據黎陽之倉王湘仁膺揚於上黨劉興祺

虎視於北朔崔白駒烏合於頴川各擁數萬之兵
俱期牧野之會諸公等並衣冠華胄橋梓良材神
歆靈澤之秋列地封侯之始豹變鵲起今也其時
鶴鳴龜應見機而作宜皆鴆率子弟茹連功名耿
弇之赴光武蕭何之奉高帝當召金章紫綬軒蓋
朱輪富貴已重當年珪組已傳後葉若隋代官人
同夫桀犬尚知王莽之思仍懷蒯聵之禄甯配死
於袁氏不如張郃歸曹范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
從漢魏公推以赤心賞加好爵擇木而處幸不自
疑高官上賞即以相授如或猶豫成事守迷不返

崑山縱火玉石俱焚易義噬臍悔將何及黃河流
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
天下咸使聞知

報唐高祖書

唐高祖屯兵壽陽衆號五十萬遣仁則持書至密負
其強自爲盟主密作書報曰頃者皇綱失統人神
離擾運窮陽九數終百六四海業業常懷逐鹿之
心百姓嗷嗷皆有占烏之望自大業昏凶年逾一
紀牝雞司晨飛虎擇肉攻敗莫返終傷五子之歌
宮室侈奢空竭百金之費巡幸靡極役用無窮筋

力盡於征伐賦稅窮於箕斂况雄圖畢著壯志遠聞白武安之用兵張文成之運策遂能見機而作觀釁而動一繩寧維大樹寸膠未止黃河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願作維城長爲磐石自惟虗薄幸藉時來宇內英雄共推盟主銳卒百萬而成旅上將四七以成群牛馬谷量羅紈山積滅周者九鼎知輕亡秦者三戶云衆况晋陽之城表裏山川共爲唇齒天下誰敵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聽待至日即欲會盟當時面奉光儀親論進止脫蒙親降玉趾側聽金

聲雲霧既披適顧無已唐公得書大笑曰李密陸梁放肆不可以折簡致之吾方安輯西京未遑東伐即欲拒絶便是更生一秦宜優待之使其遷善

唐高祖報李密書

唐記室承指報密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群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爭帝圖王狐鳴蠭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𤏡𤏡周原僵屍滿路昭王南巡汎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獄將放髮於伊川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吾雖庸劣幸承緒餘出爲八使入典八屯雖云位未爲高誠非素飡當職所以仗旗投袂大會義

兵綏撫河朔親好沓塞志在尊隋以弟見幾而作一日千里雞鳴起舞豹變先鞭啓事當塗聿來中土兵臨郟鄏將觀周鼎屯營敖庾酷似漢王前遣簡書屈爲唇齒天生蒸庶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予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忻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寧億兆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盟之會津未暇卜期如面虗襟用增榮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温大雅之詞也密得書大喜自是信使

頻還往來

徐鴻客書

道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策一篇於密軍旅揮霍失其本文題其封曰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詣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雖未遑遂畧心異其言以書招之曰辯州長史至得所上奇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密麗覽而味之佳詠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士見故崆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缺齧是知肥遯

爲美齊物攸歸雅度與蘭杜俱芳高風共雲霞並
秀孤門承世胄地藉餘緒時逢版蕩代屬艱危厭
海水之群飛憫蒼生之塗炭欲受降於軹道將問
罪於商郊詎有啓沃謀猷弼成韜鈐者百戰百勝
之奇七縱七擒之略每求筮仕實勞夢想仙師學
究本源術苞奇數八風三星之候玉壺金匱之形
莫不洞識於心若指諸掌今能戰於野鶴翔寥廓
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濡足授首是曰仁人除暴靜
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今也其時師宜躡屩擔簦
用虞卿之禮披裘晚輅襲婁敬之風引領瞻望拂

席相待桂樹山幽歲云暮矣桃花源穴想見其人
庶不遑千里早赴六軍孤已敕本州令以禮相送
冀面非遥此不多及書送鴻客[illegible]迹林野莫知所
之

隋詔李密

宇文化及弑煬帝于江都凶聞至東都越王侗即位
李密使房彥藻詐云密欲降隋猶慮群臣異議者
越王乃授密太尉尚書令兼征討諸軍事詔曰我
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
神功載肇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祖混一華夷

東暨蟠桃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莫不盡
入提封皆爲臣妾往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肯意
釁起軒陛延及冕旒奉諱之日王情殞潰攀號荼
毒不能自勝如宇文化及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從昇
聖祚位列九卿但性本兇狠恣其貪穢事重刑篇
狀盈獄簡在上不遺蓄藏恩加草萊應至死辜每
蒙恕免除解尋復再徙即蹈生成之恩昊天罔極
而梟獍爲心鳥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
兄弟一時殘酷暴於行路口不忍言所以殞首崩
心飲膽食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公卿士庶群

僚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兇巨猾須早
夷修翼戴朕躬嗣守寶位斷冤誓衆忍淚興兵指
日遄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遏比
於囚拘其身自稱霸相專權擬於九五履踐禁御
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士外懼兇
威志士誠臣内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
醜族匪夕伊朝魏公志在康濟投袂前驅朕親御
六軍星言繼進元賊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師傳
衛咸憶家鄉江左黔黎南思邦邑比來表疏絡繹
人信相尋朕今復讎雪恥梟斬者一人拯溺救焚

所哀者士庶凡因從駕在賊所者一從原免罪悉不論已詔魏公掃平之日繼授賊官明非本意唯望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戮巢穴策勲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其兵衛戎行總取魏公節度令狐楚之詞也

越王與李密書

皇帝敬問太尉尚書令東道行軍元帥上柱國魏國公司農卿李倫等至覧表具知公以厚地鴻材冠冕當世連城重價領袖一方加以博學令聞雄才大略縉紳攸仰雅俗傾心朕昔居藩邸久相欽尚

今屬王室不造賊臣構難南征不反蒼梧未歸雖地承丕緒應此盟命泣血冕旒之下飲膽宮闕之中公智足匡時威堪夷難晉高世之略舉勤王之師經綸國家雪復讐耻皇靈在上幽祇在下禍譕禍盈天地常數公率義衆翦戮兇醜朕與天下共賞之雖此誅馘除彼喪亂臨躬之節出於世表公所授官悉依前定承制封拜事有籌畫任公便宜量加除授今與公合圖亦是幽明注意公其勉之密此而就臣位拜受詔敕密與王世戰敗歸長安皇朝拜上柱國公光祿卿邢國公以表妹獨孤氏妻獻策勸其舊兵歸蒲東高祖許之乃行常惕救詔密歸朝廻到桃林反叛時史寶藏爲能州留守遣將軍劉善武討之密敗死密妻獨孤氏爲周宗所虜周宗善武下兵士七問是表外逐部獻善武

試鶯尺素

試鶯以朝鮮厚繭紙作鯉魚函兩面俱畫鱗甲腹下令可藏書此古尺素結魚之遺制試鶯每以此遺遠當有詩云花箋製葉寄郎邊江上尋魚爲妾傳郎處斜陽三五樹路中莫近釣翁船貞觀中事也

誠齋書啓

誠齋先生與周益公小簡伏以涉秋益熱共惟少保觀文丞相小陷雲莊天棐忠藎釣候萬福相眷均慶某近得報知閣下釋位去國而莫知風帆所止非收尤延之書乃知度夏於陽羨吾人仕宦有進便有退有出便有處丞相勢位豈不能築河沙而障屋溺君子得時行道而不得究其所蘊良可憾者然道之興廢聖人歸諸命斯文得喪聖人歸諸天則又何憾焉當庚午試南宮丞相雪中騎一馬於前而某荷一傘於後當此之時豈知丞相至此乎今位極上宰此後復奚求哉却嚴寒飲醖酒之

論丞相尚記憶否已矣姑置此事獨世路風波真可畏耳當左揆進步時高揖辭去此舉甚善惜猶留耳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爲世所恕蔡定夫是也論至於此則去就辭受皆不可苟可畏可畏云又嘗記其荅益公惠鳩兔橘酒小柬云鷂羽在桑翩翩二七褐衣缺口躍躍一雙挾歡伯以俱來與木奴而偕至共惟其官文章羨酒儒學鳳麟游梁王之兔園夙推能賦賜漢庭之鳩杖晚冠者英橘須績騷酒箴飽德塡然四美萃此一翁

西夏荅書

逆亮渝盟吳武安王璘爲收復陝討使人持書與西夏以求援兵于是夏國荅書曰孤聞國之將興聽於民當從所欲師之命克不在衆必假諸鄰仰惟鉅宋之興咸托群心之輔列聖承休于洪祚深仁克浹于寰區繫我小邦賴爲盟主二百年講修於信息億萬姓陶冶於涵濃嗟夫弗率之女真不自安於微分鼠竊一隅之地狼貪蠶乘之饑割斯民擬禽獸之如視大國若寇仇之比羈縻不遜于索無厭在天地所不容致神明之咸憤故此用兵而薄伐尚敢肆志以不庭毀先廟以示戰士之威殺君毋而杜諫臣之口惟是嚴科之罪難逃負櫬之誅幸使命之來臨奉王言而有請欲假師徒之衆共揚干戚之容恭荷來章歡騰輿頌共切驅羊之忿敢辭汗馬之勞布告庶邦莫不徯來蘇之后奮揚師旅庶幾解倒懸之民以至仁伐不仁因多助攻寡助乘勢而起仗義以行大張赫烜之皇威一掃頑凶之醜類請同李廣勿令一騎之還毋效丁公遽聽片言而返此上天之假手宜壯士之協心允穆師言恭行天討爾衆士旣造于南土我小國[illegible]西偏勍海受命以風從契丹乘機而雷奮

[illegible]宋之一路鼓天兵而四臨前衝而九野聲歡[illegible]而群靈色奮從茲歃血動有餘威誓將滅其衆而犂其庭相與寢其皮而食其肉內連七國且誅晁錯之謀外命諸侯共戴武安之烈成大功于不日守中夏於歷年不取必有天殃今其時矣一征當自葛始君其念之餘需報捷之臨別候獻琛之賀使還勉報肯不及酧蓋紹興辛巳十二月也

雜書類

說苑峭露

說苑載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

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犧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慾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詞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按此與論語曾子告孟敬子者特相似中間意句雖參置不類然不妨於大旨之畧同也豈二書所出爲即一事而見聞之下記之者不能無異耶然就文義而論則論語所記爲渾然而向所云云殘傷于躺露要之賢人之言與文人之詞自昔有

闕疑

讀山海經

山海經漢劉歆典校爲十八篇謂出唐虞之際禹平洪水伯益主驅禽獸奠山川焚草木及禹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之善惡著山海經至晉郭璞注序云夏后之迹彌列于將來八荒之事有開於後裔亦爲禹初書矣及淳熙庚子尤遂初文昌定著刊于池陽其跋畧云山海經夏禹爲之非也其間或授啓及有窮后羿之事漢儒或謂伯益爲之非也然屈原離騷多取狄山則言帝堯葬于陰帝嚳葬于陰則縱以文王皆葬其所說夏畊之尸也則曰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其論相顧之尸也則曰伯益父生四岳光能按此三事則不止及夏啓后羿而已是周初亦嘗及之人定爲先秦書信矣大抵如穆天子傳竹書記年多荒怪不經之事

七十二人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

笑林

[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嘗著笑林一書又有新書十篇而習鑿齒亦作襄陽耆舊逸人高士傳及漢晉陽秋最傳即桓溫以不如一見習主簿稱之其譃語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都似五言律善謔哉且晉人尤好用劇字如劇談劇棊是左思嬌女詩必爲茶荈劇乃知沈佺期愁嘆劇繁星語非無出

水經注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其敘山水奇勝文藻辨麗比之宋人臥游錄令之玉壺冰豈不[illegible]

予嘗欲抄出其山水佳勝爲一帙以洗宋人卧游
録之陋未暇也又其中載古歌謡如三峽歌云巴
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黃牛
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又云灘頭白勃堅
相持倏忽淪没别無期記夔道謡云楢溪赤木盤
蛇七曲盤羊烏龍勢與天通皆可入詩材勝看韻
府群玉捜出酸餡惡料令人嘔噦

刀劍録鈌

陶弘景之作刀劍録以其刀劍小事記者不詳遂使
[illegible]没故特記之甚悉自予觀之遺漏甚多顯

顯名如若舜之吳刀周之赤刀魯之孟勞魏文帝
之百辟刀六名靈寶含章清剛楊文質素龍鱗其於劍也周之錕
鋙吳之鍋鏤楚之干將鏌鋣越王所帶者步光歐
冶所鑄者五柄純鈞湛盧豪曹魚腸巨闕魏之飛景流采華鋌
張華所得之龍泉太阿皆見之經史著八耳目不
可缺也以至列子之三劍含光承影宵練孫權之六劍白蛇紫電辟邪流星青龍玄蛟唐武庫之四刀儀刀鄣刀長刀陌刀紛紛種種
豈特過半哉噫學之不博書之難作也明矣

引孟子語

鮑照河清頌引孟子語曰影從表瑞從德又曰孟軻
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梁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
人之於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此不知何
所據姑録之以備考

陸鴻漸著書

陸鴻漸著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
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
潮州刺史記三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

六帖

白[illegible]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曰開元
中[illegible]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

[illegible]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
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此六帖之名所從
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遂
中選也或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
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
瓶内倒取之抄録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

歸田録

歐陽公歸田録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
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潁川以其間所紀述有未
欲廣者因盡刪去又惡其少取雜記戲笑不急之

事以充滿其帙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其元書竝未嘗出之於世至今其子孫猶謹守之

精騎集

秦少游自言小時讀書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及長聰明衰耗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因讀齊史見孫搴答邢詞云我有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爲文用者得若干條爲若干卷題曰精騎集云

錢譜

澠水燕談載錢譜十卷乃宋紹聖間李孝美所著由唐人顧烜張台先有集說而後修成者也周秦之後錢之品様悉爲具之文昌雜錄又記史明鑄順天錢之事世無知者說郛亦有錢譜一卷言歷代錢名但說郛乃元陶九成所輯不知何以直至國朝永樂通寶豈後人補之耶予意哀輯諸家之譜更考近世圜法沿革增入布刀之類萃爲一書亦制度之美也

蔡新圖不合古

蔡先生作洪範方圖自是正理其圓圖與洛書全不同且洛書以一數居下屬水後天爲坎配冬至圓圖配自九九尚未大謬八數居東北後天屬艮配立春而圓圖以二配之二亦數也陰之陰也以配立春斷乎難矣三居左正東屬震配春分與圓圖偶合四居東南屬巽配立夏圓圖止合其半五居中後天無定屬所以無定位運四時根五行今圓圖以屬夏至之半六居西北屬金後天曰乾於時爲立冬圓圖以立秋夏至各當其半七居正西後天屬兌當配秋分圓圖止合其半七七以下始分屬之九數居正南屬火後天爲離配夏至圓圖以

配冬至殆與洛書本圖相反矣一者數之始乃氣之始而以屬冬夏二者陰之純於後天屬坤洛書位於西南於時爲立秋故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以後天圖配洛書則四時無不順七十二候無分毫加損亦天地生成之妙也術家有遁甲想亦是古書其配合亦不差而避五不用豈蔡先生以其術家而忽之

農曆

濟州士人鄧御夫隱居不仕嘗作農曆一百二十卷言耕織芻牧種蒔耘穫養生備荒之事較之齊民

要術尤爲詳備濟守王子部嘗上其書于朝今見傳於世

登科記

唐重科目鄭顥之知舉帝索科目記顥撰十三卷自武德至大中仍乞今後於榜録及第人姓名記賦題進入有司按續編次即登科記之始

王漸作孝經義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爲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能愈

黄潤

國明黄潤昔所著有經書補註多可取者又有海涵萬象一卷曰易動而圓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又曰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又解漢書云典字從冂從不不花蒂窗櫺也殊得古人制字之義及宮室之形解莊子游方之外云方矩也出於矩之外所謂離方遁圓也又曰董仲舒對策一正字公孫弘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論言皆有理

說郛

陶南村作說郛百卷蓋倣曾慥之說類而爲者然說類刪取精到而說郛如未刪之書不若不刪總而名之如百川學海可也楊文貞公士奇尚不取其書史會要水東日記曰如見輟耕録淫褻之事尤可鄙也余則曰說郛不獨淫褻而鄙俚無稽者亦有之但輟耕多抄舊書如廣客談通本録爲已作孫大雅謂書未葉而成者僞言也

著書人名

事物紀原序文以爲作者逸其姓氏乃高承所作但不知何時人也出雲谷雜記夢粱録無刻本故亦不知

作者乃錢塘吳自牧作出南濠文跋吳元人也三十六殺纂書金剛經乃宋靈隱寺僧莫庵道閑集出震澤長語夢游録則宋耐得翁撰亢倉子宜城人王士源作見孟浩然集序天寶遺事涿州人王仁裕作見兒鍔篇史記稱褚先生者褚少孫也

阮本

文至阮本說書其變極矣然非絶世軼材自不妄作如宗秀羅貫中國初葛可久皆有志圖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醫工羅傳神稗史今讀羅水滸傳從空中放出許多罡煞又從夢禪非拾一場怪誕

其與王實甫西廂記始以潸東䢦會終以草橋揚
靈是二夢語殆同機局總之惟虛故活耳第入調
笑輒聚處着慢多多愈善幾微籌絶處逢生種種
易窮豈直不堪犄角中原較是更輸扶餘一着而
志西湖者遂曰羅後三世患瘂謂其導人以賊云
噫無人非賊惟賊有人吾儒中頋安得有是賊子
哉此水滸之所爲作也

勸讀大學衍義

大學衍義一書人君修齊治平之術備乎後世人主
多不欲觀其中三十九四十卷齊家之要又皆歷

載前代宦官行事忠謹之福僅八條而預政之禍
四倍焉縱使人主知讀之左右其肯使之一見哉
蘇人陳祚宣德間爲御史嘗上章勸讀此書 上
怒逮祚及其子姪八九人俱下錦衣獄禁錮數年
及 賓天始得釋成化初聞葉文莊亦嘗言之不
報

作書見黜

剪燈新話錢塘瞿長史宗吉所作剪燈餘話江西李
布政昌期所作皆無稽不經之說傳奇之作古人
亦嘗有之然皆寓言外意不如是之甚也二公高
才博學不爲正大典雅之製顧乃爲此所謂宫鮑
製衿惜哉聞都御史韓公雍巡撫江西時常進
國初以來廬陵諸名公於鄉賢祠李公素著耿介
廉慎之稱特以作此書見黜清議之嚴亦可畏矣

集覽多誤

瞿宗吉爲集覽鐫誤陳伯濟爲集覽正誤二書皆不
可廢朱子綱目所刻與提要本多不同今汪克寛
考異徐昭文辨正與尹氏發明互有異同欲以此
書如春秋官本大書正文以分註如胡氏傳書之
而外以諸書參酌先儒所論并楊廉夫史鉞等書

附爲小注庶爲讀史一助

撰注托名

杜律虞註乃元季京口進士張伯誠註今山西刻七
言註解黄海亭後跋已悉之剪燈新話乃楊廉夫
所著惟秋香亭記乃瞿宗吉撰觀其詞氣不類可
知香奩集鄙褻者非楊廉夫乃韓致光之詩

書名沿作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蕭子範撰千字文唐
番徵作萬字文宋有百家姓今 朝有千家姓此
敫而續之之篇尚衆也王充有刺孟宋劉章作刺

剌孟柳子厚有非國語劉章作非非國語此皆反而正之之意實難也況王乃辭勝理者因孟而矯之劉則可耳柳以正理而矯淫誣之辭劉何能勝之耶惜未見其書先正邵二泉有曰格子予嘗爲格格子十數條乃邵公一時未到之意亦匆中求瀆可輕議耶

聲音文字統

聲音文字統計百冊　國初餘姚古則趙先生撰也書學至趙爲極精趙成此書爲至備作亦不易成也當時獻之於　朝藏之木天正統間修書中官

失借與中書舍人姜立綱遂失全集閣中止遺目録數本丘文莊見而恨之昨會侍御張鳳溪云同年蕪湖周少叅易任温州通判時立綱之孫有事於周已送此書周不知其所因以古則問於中書謝太中（大中餘姚人）予始信前聞不誣苟有少叅相知勸其進之於　朝此合浦之還珠也庶不負古則平生精力

南峯著述

南峯喜著書其所撰次有宋史有奚囊手鏡有　皇明文實有地記諸編其帙皆數百卷凡例既備釆

摭詳博蓋數百年所未見者也故世皆重之

海石閒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事考類上

昭華玉

堯賜舜以昭華之玉帝王世記昭華玉者律琯也又曰昭華管秦府庫中玉笛也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隣相次吹息立不復見其上銘曰昭華之管博物志庾信詩更愛昭華玉胡文恭詩仙[illegible]唯夏英公詩昭華瑞管中乃用管字

[illegible]雲

[illegible]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旱水豐荒之祲雲黑為水魏劉楨詩曰玄雲起高岳中朝瀰八方春秋孔演圖曰黃帝之將興黃雲升於堂文命之候玄龍衡雲漢曲名豈謂是乎

丹書

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注不解丹書為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注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律緣坐[illegible]配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入怠欲而隸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于鄭書晉鼎乎

寤生子

左傳鄭莊公之母武姜莊公寤生驚姜氏按風俗通兒生墮地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子三十國春秋前秦蒲洪之母姜氏因產洪驚悸而寤後凉禿髮氏祖壽闐之母因寤生壽闐被中南燕錄慕容德母公孫夫人因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以為生似鄭莊公二說不同

石敢當

近世人家門戶適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將軍或植一小石碑鐫其上曰石敢當以厭禳之按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衛有石碏石買石惡鄭有石制皆為石氏大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所說則世之用此欲以為保障之意所從來遠矣

求脩墳塜

春秋傳縣子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第五伯魚上疏引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故凡饋贄交遺皆曰束脩不獨弟子於師禮也王粲贈士孫文始詩和同塤篪比德車輔知友朋亦稱塤篪不獨昆仲輩也

屬負茲

公羊傳威十六年屬負茲云云注云屬托也諸侯疾稱負茲言托疾也然茲義未詳或謂茲草也負茲猶言負薪蓋謙言有疾不能負草也予謂不然史記叙武王入商事康叔封布茲注云茲蓐席也然

則負茲者蓋言有疾而負蓐如所謂坐蓐伏簀也

過所

古之行者必挾過所釋者謂若今路引之類然未詳二字何緣而名偶閱禮經會元謂周人之制徙國中及郊者必有所授徙于他鄉者必有旌節無授無節是必以過惡而妄徙者此無所容彼無所授過其所必有呵問是過所者就遷徙人經過所在而言後世謂二字爲周禮之文遂以爲文劵之名

天極四德

古今人所見亦有相同者予嘗疑天以爲有極不知極外又[illegible]如何以爲無極凡物豈有無盡之理質疑於薛先生以爲不必疑也但曰聖賢云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予又謂彼以理之無形者言此以氣之有形者言薛仍以爲不必疑及見朱子語略云其六七歲已憂此事至今未見如何可見其疑終不釋也且天一日運轉一遭豈有無邊際俱轉之理必有限也既曰有限不知限外又是何物雖再有百千萬億箇天地無了期誠可疑也予嘗又疑穆姜言隨之四德時孔子未生而孔子又言爲乾之四德可疑又嘗見漢儒上疏每引易語曰正

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易經中無此語可疑又嘗見左氏言絳縣老人歷甲子有亥字之義不能解及看劉元城語錄乃見前輩亦嘗致疑留意如此四德知非孔子語於正其本數句之爲古大傳之言於亥字之義推之甚明由此觀之學者讀書不可草草

和買

和買二字見孔穎達左氏義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鄭有環宣子謁諸鄭伯子產云買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子產曰今吾子以好來[illegible]

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穎達云上稱買諸賈人則是和買而子產謂之強奪者韓子以威逼之其賈必賤故商人欲得告君大夫子產知非其和買故云然也

雞鳴度關

雞鳴關度皆曰孟嘗君出秦關關約雞鳴則啓孟有下客能爲雞聲群雞和之乃得出然燕太子丹質於秦逃歸到關丹爲雞聲遂逃前乎此已有之矣

焚書起韓非

[illegible]書坑儒起于李斯然斯之先固有爲此說於秦

者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與斯所言是古非今若合符節作偏者乃韓非匪斯也凡爲異說者一則駭再則胥始則疑終則行矣宋儒有過求者乃謂斯之學出於荀卿焚坑之禍卿有以啟之卿嘗入秦見應侯譏秦之無士矣舍非而罪卿所謂洗垢而索瘢者邪

古今左右

今之所謂左蓋即古人之謂右如大學經傳中庸繫辭傳皆書其後曰右第幾章至錢幣五銖錢文曰貨泉左文曰五銖是矣今人乃與相反求其說而不可得竊疑古人北面視物在東者值吾右手故爲右物在西者值吾左手故爲左今人以南面視物分左右故反是然古人言宮室制則云前朝後市左祖右社軍行部伍則云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則祖廟與青龍在東太社與白虎在西定然不易文與今人所謂左右不異

漢以右爲尊謂降秩爲左遷仕諸侯爲左官居高位爲右職周昌相代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陳平以

右丞相遜周勃位第一平爲左丞相位第二謂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者皆此意也宋朝官制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議左右司諫正言皆不以右爲尊獨以左右爲祕省殿名何耶

以西爲尊

四方以西爲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君宗

敵體亦以西爲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爲城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爲平而不爲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盖客不敢自西階升故欲降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盖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論左右袒

漢書太尉周勃入北軍下令一事先儒議論各不同程伊川胡致堂呉養心作一項說劉屏山王伯厚

作一項說今備録以俟君子而請質焉伊川曰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呂氏右袒既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致堂曰太尉此問非也有如軍中皆右袒或叅半焉則如之何故先賢謂是時直當以大義率而用之耳太尉已得北軍士卒惟舊將之聽非惟不當問且不必問也養心曰勃令軍中左右袒設使右袒其可已乎伊川以爲此屬盡爲身謀非真爲國家也屏山曰周勃入北軍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或曰使衆皆右袒勃當如何哉是未察其情也方漢氏誅諸呂時禄主北軍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紀通持節矯納勃北軍復令說禄曰急帰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禄遂觧印以兵授勃當時衆軍豈不知勃爲劉氏而來哉勃已執兵柄下令以激怒衆心故云耳豈有奪呂禄之兵而復爲呂氏哉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其有以知之矣伯厚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按儀禮鄉社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以士喪禮及大射禮皆袒左惟有受刑袒右故覲禮乃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施於右也以此考之周

勃誅呂氏討之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福謂周勃之問與王孫賈誅淖齒令市人袒右之令略同無他義也獨伯厚之言實爲死中求活按公羊傳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註云茅旌鸞刀祭祖宗廟所用也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自帰也以是觀之肉袒是受刑自是戦國先秦之常法漢去古未遠法令困在伯厚之言其有所本歟禮記所謂獻民俘者擧右袂亦此意也

能爲人

今人嘲不生子曰不能爲人不知漢時已有是語樊噲傳荒侯家舍人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今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實非荒侯子

西王母考

西王母之事由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宴瑶池而捧王母之觴又漢武外傳亦以七夕會於甘泉王母捧仙桃而降因此二說至今傳之殊不知汲冢周書乃僞書也因穆王巡狩忘反故爲此說而武帝又好神仙封禪之事是以彼此傳會如此

據爾雅觚竹北戶而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賈誼新書修政語言堯西見王母訓東及於渠叟北至幽都漢貳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之頭觀此則王母乃西方昏荒之國猶國名女真人姓胡母其實無此婦人也不然則堯之所見貳師所伐亦可謂之婦人乎又嘗考之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烏主給使在崑崙墟郭璞註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蓋荒裔之國多與鳥獸游處而奇形怪狀恐或有是未聞有所謂仙桃瑶觴也

人侍女綽約流盼之態也涇州回山有王母宮宋學士陶穀撰記不爲辨而反欲躋之祀典其與曹彬下江南之意異矣然而文章鉅公往往引用不置蓋亦未之考乎

先賢字

管仲謂之管敬仲出左傳閔公元年子產謂之子美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原憲字子思出史記張宗字諸君杜茂字諸公陳忠傳記註施延字君子出後漢書四皓名氏鄉里可見者東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朝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夏黃公

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陶潛作聖賢群輔録云出皇甫謐高士傳楊雄所稱李仲元者名弘出蜀秦宓傳鄭子真名樸嚴君平名遵出前史王貢兩龔傳註伯樂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出莊子馬蹄疏莊周字子休出列子辛計然范蠡師也姓辛氏字子文或曰計研或曰記倪出史記索隱杜康字仲寧出魏武短歌行注楚狂接輿姓陸氏名通師曠字子野並出莊子疏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

長人

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極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蓋言三丈也著錦繡萬花谷者謂十丈弇州則謂一丈皆於十之二字訛其一字也愚謂一丈恐不足謂之長極防風姑勿論即如長狄兄弟三人各三丈載之史冊可信者則夫子所謂三尺而十之得其似矣左傳僑如犯魯叔孫得臣以戈摏喉而死穀梁傳則謂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善射者射其目身橫九畝一以戈一以矢未知孰是然身長三丈而至于橫九畝則又有不可曉者洪範

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

春申

廉司李德裕食事云江陵北有奉甲站初不曉奉甲為何義詢之父老乃春申君所居春訛為奉申誤為甲也（席上腐談）

四皓考

按陳留志云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襄邑人常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夏黃公甪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號曰霸上先生綺里季皇甫謐高士傳載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晉人詳矣然索隱亦引陳留志則園公又名黃公更屬曰廣鄭志又以黃公姓黃蘇州志又載甪里先生宅在太湖中令包山有甪里村是其處也或者又疑此四人為無有以其能隱於秦者漢初一旨即肎來耶是張良假之者也後不言之可知矣東觀餘論又辯園當作圈最詳則尚當行之也又北齊徐伯珍弟兄四人白首相對亦號四皓

三傑四傑

世知張良蕭韓為三傑而不知唐丞相宋璟張說太

子少傅源乾曜同日拜官明皇賜三傑詩時號三傑宋程顥為鄠縣簿張山甫為武功簿朱光庭為萬年簿關西號為三傑世知王楊盧駱為四傑而不知宋之韓范富歐亦號四傑（見范文正集序）

伏波

作詩文之類如用馬援事但曰伏波則須加一馬字蓋前漢已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見史記

神道

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頃賣之又盜取神道壖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道者始此西漢

霍光塋起三十闕築神道言神行之道也

五侯七貴

五侯七貴人知其為漢世然多誤以金日磾七世內侍或以張安世七世顯宦名為七貴又以王元才王益才王顯才王仲才王季才此弟兄五人為五侯殊不知皆后氏之族西京[illegible]也元才五人乃光武所封后族東京者也潘岳西京賦曰窺七貴於漢庭註云並后族也庾亮又曰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蓋指呂高帝后姓上官孝昭后姓霍孝宣后姓趙成帝后姓丁孝哀母姓傅孝哀后姓七族耳五侯則成帝之舅五人同日封侯

乃王譚平阿侯王商成都侯王立紅陽侯王根曲陽侯王逢時高平侯也七貴指金張為是

二十八將

後漢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第一人鄧禹顯者第二人馬成無聞第三人吳漢顯者第四人王梁無聞第五人賈復顯者第六人陳俊無聞第七人耿弇顯者第八人杜茂無聞首尾皆然立功次序不應相間䅬如此薛伯宣常川云舊本漢書作兩重排列謂上一重鄧禹居首次吳漢次賈復次耿弇下重馬成次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刊遂錯誤此極有理范曄論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以王常箴宮李通馬武竇融卓茂為序則將上下重誤合而為一明矣

二人同事

傳記載洛陽令大雪行至袁安門無路入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於牀又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定已絶穀妻子皆僵二事甚相類皆雪中高卧皆縣令來撫問元安袁安字音相協安得不認為一事邪又如沈瘦事前有約後有昭畧望塵之潘前有黨

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有虔後有谷致冰鮮之王前有祥後有延又若看竹事人知有王猷而不知有袁粲啖炙事人知有顧榮而不知有何遜同事互見殆不可悉數

御屏隔座

令人用御屏隔座之事以吳尚書令汜亮與子中書令隲朝會以御屏隔坐然隔坐不始于亮後漢鄭弘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空位次在下每朝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分隔其坐由此為故事是隔坐發端於門生座主也

虎石蛇盃

大率奇事易失實虎石蛇盃意義略同皆有二出漢書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没矢視之石也射不入矣韓詩外傳熊渠子夜見虎射之没金飲羽下視知石復射矢躍無跡晉書樂廣飲客酒盃中有蛇既而疾廣意廳壁角影復置酒客頓愈風俗通應郴請杜宣酒盃中如蛇宣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弩影耳意遂解二事於人名俱不合未知孰是

輿地圖名

世言輿地圖始於漢光武按輿地圖而不知前漢[淮]

南王安傳已有按輿地圖予謂大易云坤爲輿[illegible]則地以輿名無易於此亦猶天形如倚蓋張衡作蓋天圖云

坐針氊

世人以人情不堪處如坐針氊不知出晉武帝太子舍人杜錫亮直忠烈太子惡之置針於錫坐氊中刺之流血遂有此言

千里蓴菜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菜末下鹽豉或者謂[千]里末下皆地名蓴豉所出之地而世說載此誤[矣]曰千里蓴菜但末下鹽豉耳觀此似非地名東坡詩曰每令蓴菜羹但末下盐豉又曰未肎將盐下蓴菜披意正協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蓴張鉅詩亦曰一出修道門重嘗末下蓴觀二公所云是又似千里末下爲地名矣前輩諸公之見不同如此僕常見湖人陳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所產蓴菜甚佳計末下亦是地名緗素雜記漁隱叢語皆引世說之言以爲末下當云未下而漁隱謂千里湖名且引酉陽雜

俎酒食品亦有千里之蓴僕謂末下少見出處千里蓴言者甚多如南北史載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蓴羹非關曹衛梁太子啟曰吳愧千里之蓴蜀慚七菜之賦吳均後曰千里蓴羹萬丈名膾千里之蓴其見稱如此

啖執炙者

顧驃騎榮以炙啖執炙者卒賴以保身人知之然南史陰鏗傳載鏗一事甚相類鏗與賓友飲見行觴者回酒授之衆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

或赦之得免鏗閙乃前所行觴者也鏗在元公後豈用其故智耶抑延壽之誤耶

銜甲吐卷

洪适曰隋書多四六句如曰銜甲示於姬壇吐卷徵于孔室不知何謂詩疏言文王受命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又拾遺記云孔子生之先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徵在以繡紱系麟角[illegible]請是耶 余按此當是銜丹非銜甲也嘗讀論[illegible]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illegible]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銜甲二字當出于此然吐卷二字亦牽強不如銜丹吐玉爲佳

見蝎聞鐘

楙和勝執禮宣和初爲給事中與時相王黼論事不合改禮部侍郎遂黜守蘄復落職責守滁王黼罷相復職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曰喜照壁間而見蝎乍離楓下而聞鐘蓋照壁喜見蝎此韓退之詩楓下聞鐘則劉夢得自武陵召赴京師詩曰雲雨湘江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乍聞長樂鐘蓋用夢得詩也和勝浦江人未冠時家貧而親老無以爲養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嬾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孫方應舉未捷有詩自遣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爲不豫哉後蔡嶷榜登科終戶部尚書殁於靖康之難 庚溪詩話

微箕

史記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illegible]秀之詩以歌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illegible]不與我好兮尙書大傳則曰微子朝周殷故墟見麥秀之蔪蔪兮禾黍之蠅蠅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爲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二書所載之歌只差末句一字惟書傳序與蔪蔪蠅蠅字不同宋玉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蔪兮注麥芒也字之稍異不爲要切但史記以爲箕子而書傳以爲微子未知孰是

農候

呂氏春秋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升庵曰言農候也望杏敢耕瞻蒲勸穡見生樹生也靡

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見死穫死也

蚌脯

春秋後語蘇代為燕說趙王曰今者自來過小水見蚌方暴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以雨叶脯妙出自然按春秋後語孔衍所著衍在漢初頗有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紀行又著感春賦盛引典誥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為上林子虛之先鞭又能史記平勃以成復漢之策可謂通儒比之叔孫通

豈不天壤耶延篤荅高義方今茲以五經為篋篚書傳為籩俎未假蚌脯也

都鄙

鄙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即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邊鄙所居最尔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嗥故其閑吝嗇村陋之狀出今諺云野樣即古之所謂鄙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以鄙是也 出升菴集

五羊食牛

萬章問百里奚五羊之皮食牛以干秦穆公孟子亦既據理辯之矣今讀史記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又百里奚薦蹇叔於繆公曰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據此則羖五羊皮乃秦設計以贖奚非自鬻也食牛干用乃初年干子頹非干繆公也

換鵝換竹

王逸少寫經換鵝傳給事籠鵝換竹皆山陰勝事然換鵝人能道之換竹鮮有知者

陶詩題甲子

陶淵明詩自宋義熙以後皆題甲子此說始於五臣注文選云尔后世因仍其說治平有虎丘僧甲子者編淵明集獨辯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七年間九首皆晉安帝時所作及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耻

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哉

鐘鳴漏盡

今言人之衰老者則曰鐘鳴漏盡隋柳彧傳伏見詔曰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若令刺舉所損殊大人皆以此言始於彧非也田豫爲幷州刺史遷衛尉年老求遜位司馬宣王以爲豫猶壯書諭未聽豫荅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當以此爲始豫書見魏書本傳

柴桑令

[illegible]柴桑翁爲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桑令也樂天宿西林寺有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迴注柴桑令劉遺民也

靖節

靖節先生以義熈元年秋爲彭澤令冬遂解綬去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晉史謂名潛字元亮南史謂名潛字淵明今按先生義熈中作孟嘉傳祭程氏妹文俱稱淵明元嘉中對檀道濟乃稱潛是與年譜所載在晉名淵明在宋改名潛元亮則未當易者爲相合矣元鄧善之題其像曰詩中甲子春秋筆籬下黃花雨露枝便向斜川頻載酒風光不似義熈時貢泰甫題云竹杖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幾春秋呼童點檢門前柳莫放飛花過石頭二詩皆能道靖節心事其自作詩曰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是可以想見也婁集詩話

花敬定

鮑彪譜論杜詩戲作花卿歌云花卿舊注名敬定新舊史無其人予按舊史崔光遠傳光遠爲成都尹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走投光遠牙將

花敬定討平之將士肆剽劫婦女有金銀臂釧皆斷腕以取之光遠不能禁肅宗按其罪高適傳花敬定者恃勇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成都尹惟新史不見花敬定名字鮑彪不讀舊史故耳

唐詩葳蕤

唐詩春樓不閉葳蕤鎖又望見葳蕤擧翠華葳蕤旗名鹵簿中有之孫氏瑞應圖云葳蕤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今字書例解爲草木之狀未得其正

渾脫

唐宋務光諫疏云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渾脫隊即所謂公孫大娘渾脫舞也蘇莫遮胡帽今曲名有之

登聞鼓

文昌雜録登聞鼓院未知起於何代因讀唐會要顯德五年有抱屈人齋鼓於朝堂訴究遂令東西都各置登聞鼓自此始予按世說晉元帝時張闓私作都門蚤閉晚開群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撾登聞鼓又晉范堅傳邵廣二子撾登聞鼓乞恩又魏刑罸志世祖闕左懸登聞鼓有窮冤則撾鼓公

車上奏其表又隋刑法志高祖詔四方詞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其來已久非始於唐也呂不韋春秋堯置欲諫之鼓鬻子禹治天下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爲銘於筍簴曰教寡人之獄訟者揮鞀二事當爲登聞鼓之始

銀花

蘇味道詩火樹銀花合人謂銀花即火樹中花光明如銀故曰銀花殊不知銀花亦自有本昔薛瓊至孝父病嘗其溲而家甚貧嘗出求薪遇老父以一物與之曰此銀實也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置卧牀下當得銀足贍汝家瓊歸如言種之旬日發苗又旬日生花花有銀色若細螺及結實皆銀也

玉樓玉環夜光胸肥

唐睿宗所御琵琶名曰玉環又楊貴妃小名曰玉環李賀作白玉樓記道家以兩肩爲玉樓故坡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又列仙傳以王母所居有玉樓十二螢火一名夜光淮南子以月名夜光輟耕録載薄木片染硫黄起火者爲夜光奴鄱陽傳又有夜光之璧胸䏰肥䐴諸書皆以爲蟲名即蚯蚓也

漢書又爲縣名此皆同名者也

和靖能棋

騷人墨客多能手談而林和靖乃曰平生所不能者擔糞與着棋耳鄙賤之如此愚意着棋雖無益不當賤惡若是後見本集內題詩壁有云坐讀棋傭下眠看酒恰中則是棊慵下者因坐讀耳非不能也又春暮寄懷曹南通詩云跌宕情懷每事同十年曹杜醉春風弹弓圍圃雲森下棋子廳堂寂静中是着棋一事亦與之同適翁乃擔糞者耶

惡酒

金陵謂中酒曰酒惡則知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花
蕊嗅用鄉人語也

吳越改元

寶正六年歲在辛卯見封落星石制書辛卯乃後唐
明宗長興二年寶大元年羅隱修新城縣記云癸
未歲癸未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臨安志以此知吳
越雖云禀中原正朔既後唐長興同光年號與其
寶大寶正同歲而名不同知吳越自嘗改元審矣

束帛

夏竦鎮襄陽過赦致仕高年各賜束帛時胡旦瞽廢

在鄉夏依赦送縑十匹胡笑曰傳語舍人何寡聞
如此奉還五匹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諸書所解
束帛戔戔賁于丘園之義少驗之果見三代束帛
束脩之制若束脩得十挺即脯一束也束帛則卷
子二端五匹以表王者有屈折于隱淪之道

翠色黃紅

陸放翁嘗問余曰比在成都見綵帛鋪榜曰翠色黃
紅殊不曉所謂紅而曰翠何也余曰稽康琴賦曰
新衣翠粲纓徽流芳班婕妤自傷賦曰粉翠粲兮
紈素聲翠粲取其鮮明也東坡牡丹詩一朵妖
翠欲流蓋用鄉語放翁擊節大喜

白打

予在蜀見東坡先生手書一幅曰黃幡綽告明皇求
作白打使此官亦快人意哉東坡語似以白打爲
搏擊之意然王建宮詞云寒食內人長白打庫中
先與撒金錢則白打似是博戲耳不知公意果如
其言否

身訓我

東坡詩云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無愁用樂
天心是主人身是客又身字是本諸身尤言我也

如張飛自言身是張翼德可共來決死及宋彭城
王義真自關中近歸謂寵曰身在此可刎自頭
南使家公望絕謝淪云身家太傅若此類甚多
以身爲我也韓子蒼詩云身因老病投炎瘴最憶
冰盤貯蕨薇亦用身字

黃金臺

秦觀少游一日寫李太白古風詩三十四首於所居
壺隱壁間予因問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之詩
史但言築宮而師事不聞黃金臺之名李太白不
知何據少游曰上谷郡經言昭王築臺置千金于

其上遂因以爲名閎之信然

竹林

少陵七歌云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爲我啼清晝後注詩者更作林猿崇寧間有客自同州籠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竹林鳥也

岳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

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爲宜

紫濛

宋人送中國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瑣對紫濛多不知其出處按晉書慕容氏自云有熊氏之裔邑于紫濛之野蓋以慕容比遼是時宋遼方結好故雖泛別紀行之詩畧不涉譏刺之言此用紫濛字亦隱而妙方虛谷注云紫濛虜中館名妄猜之言爾

屠蘇

蕭子雲雪賦曰韜罘罳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舞於圓池終停華於方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願憑金腰裹更置錦屠蘇屠蘇庵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蘇魏畧云李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庵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蘇爲[illegible]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憇一蘇又大[illegible][illegible]曰屠蘇禮曰童子幘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

皆著大障彥曰屠蘇障日覆兩耳會見鶡兒作天子

自相矛盾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本此

五賓

五賓在唐則左拾遺竇叔向子國子祭酒常司[illegible]

容管經略群牂州刺史庠武昌節度使犨任大川諫議大夫竇禹鈞子端明學士儀禮部侍郎偁居郎侃參知政事僖補闕僖今但知燕山事耳

燕脂

燕脂今注或書作烟支又作燕支然各有所據中華古今注燕脂盖起於紂以紅藍花汁凝作之以燕所生故曰燕脂蘇氏演義曰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為燕支中國亦謂為紅藍以染粉為婦人色謂燕支粉北戶錄載習鑿齒書云此有紅藍北人采取其花作燕支婦人收作顏色[illegible]鮮明匈奴名妻作閼氏言可愛如烟支也

口脂

杜子美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唐制臘日宣賜脂藥李嶠有賜口脂表云青牛帳裏朱轂爐香朱鳥窗前新調鉛粉揉之以辛夷甲煎然之以桂火蘭蘇令狐楚表云雲散凝紅紫之名香膏蘊蘭桂之氣合自金鼎貯于雕奩劉禹錫有代謝賜表云宣奉聖旨賜臣臘日口脂面脂紫雪紅雪雕奩既開珍藥斯見膏凝雪瑩含液騰可補杜詩註之遺

眉施青黛

楚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客後漢書明德馬后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米起居注曰河西王沮渠蒙遜獻青雀臙黛百斤說文曰臙畫眉也釋文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代其處也通俗文曰染青石謂之點黛武元衡詩艷歌愁翠黛寶瑟思清商張渭詩殘粧添石黛艷舞落金鈿用石黛二字正用通俗文也

橘黃之需

李伯珍回醫生書云遺白金三十兩奉納以備橘黃

之需始不知所謂及觀世說有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乃知時使然耳脞談叢錄不可不知

視肉

危言云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之撮囊四字甚奇余讀山海經狄山有獸名視肉注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更生莊子所謂視肉者盖指此也言其徒有塊肉而無知也撮囊似亦一物未詳然莊子亦無此文恐出別如槐生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亦云出莊子亦不見

屈曾

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大聲稱屈守怒曰若爲士乃敢爾爲我屬對不能且得罪因唱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應聲曰殺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乇乃曾[illegible]字汝之不學明矣顧何所逃罪邪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學爾按屈姓流俗皆[illegible]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使君嘗研究否守慙[illegible]遣之鶴林玉露

撐犁

[illegible]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illegible]顧而問之曰撐犁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是不識撐犁乃皇甫謐汞叔代王狀元謝啟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撐犁枚皐屬文從自成於骫骳乃謂陸機得非別有所據乎又沈元用啟讀撐犁而靡識敢謂知書曰祈招而不知尚慙寡學野客叢書

年號

年號始於漢武然三一經云中天皇以平初元年出治中地皇以太始元年出治又道書有元景延和赤明延康康泰龍漢開星無極等號而武帝內又有清虛三統經序有中皇之類則年號非自武始也然道家之書亦未可盡信

女丁夫壬

韓退之陸[illegible]山火詩女丁夫壬傳世婚董彥遠曰玄冥之子曰壬夫娶祝融之女曰丁芋俱學水仙是爲溫[illegible]之神用修曰韓詩句奇董解又奇但不知所出今星命家以丁壬爲淫合其說亦古矣愚讀韓詩一本作女丁婦壬傳世婚言女丁婦于壬爲壬婦也句法更奇

淮渠

[illegible]先生草吳璘開淮渠獎諭云刻石立作三犀牛[illegible]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聞鴻隙之謠蓋用杜詩石犀行翟方進開陂事俞文豹清夜錄按子美石犀行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夸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云云漢書翟方進傳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方進爲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苦旱郡中追怨方進

謡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此事載在漢史而復陂兩字清夜録乃作渡波又按華陽國志太守李氷作石犀牛五頭以厭水怪今止言三犀牛夢弼曰豈據所見乎酈道元水經載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沈之淵潤氷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玉女房下自涉郵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迄今蒙福然則子美所謂三犀牛者豈因二牛在府中耶抑因三石人而惧耶然犀牛以厭水怪而轉之府中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

海右朋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事考類下

三籟

莊子天籟地籟人籟杜詩陰叡生虚籟注云籥也按釋文則三孔籥大者謂之笙小者謂之箹其中謂之籟籟者乃管中之虚也中虚然後有聲所謂樂出虚是也非直以為簫也

桂玉

馬存中謂予游京師東薪如桂蒿粟如玉故世以桂玉之地爲京師按戰國策蘇秦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乃楚國故事

拜儀

拜亦多儀矣九拜者九稽首也九拜手也稽顙者頭至地也荀子大略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曰磬折頭與腰平曰平衡也頓首者頭叩地也太甲拜手稽首者蓋頭至地而留之久也法帖有晉元帝與王導帖皆稱頓首蓋尊師傅如此非伏地而拜也故曰古者君臣相答拜非也俱稽首也空手

者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雅拜者唐人先下一膝謂之雅拜也奇拜者一拜也褒拜者再拜也凶拜者拜而後稽顙也吉拜者振動戰慄之拜也古人之拜兩膝俱下地如今道士之拜也或曰有父母荅拜其子姑舅荅拜其婦者蓋古人皆席地而坐只拜手而受其拜亦非伏地也惟婦人之拜自則天欲自尊更而爲跪樂府曰長跪問故夫又曰伸腰拜手跪如今樂舞遍數有似之也男子亦有跪秦王問范雎君前臣跪父前子跪是也凡膝地而跪推夷狄之拜曰膜拜髡緇之拜仰兩掌以受顙者

是也夫尊君之禮不過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今折簡平交必曰惶恐百拜曰惶懼端拜何也

夾拜

司馬君實說夾拜今陝西府村野婦人皆如此男子一拜婦人兩拜城外則不然

婦人跪拜

太祖嘗問趙中令禮儀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拜耶趙不能對徧詢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乃沂公溥之子也爲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唐大后朝婦女始拜而不跪趙問所出因以和中幽州司馬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爲証且云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衮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阻薛簡肅公問即服衮冕陛下當爲男子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適幸其言偶中耳汪聖錫端明作燕語正誤又云漢書周昌傳呂后見昌爲跪謝周宣帝詔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其時婦人已不跪矣明肅乃謁太廟非郊祀也九拜有稽首有頓首非皆不跪也蓋拜之輕者爾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始不跪豈至此始並與廟朝跪禮而去之乃記之不詳耶戰國策蘇秦過洛其

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隋志皇帝冊后后先拜後起則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古人拜跪聚身直長跪若拜時亦只俯手長揖便是肅拜古禮注云肅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伽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大祝九拜肅拜但俯下手寉林玉露別記朱文公之說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是也杜子春注席禮奇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存

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爲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爲始於武后不知是否而項氏家說則云鄭氏注周禮肅拜云婦人揸按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胄之士不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則儀式特斂手曲身微作鞠躬勢爾鄭氏之所謂揸蓋如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周天元時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況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之揖則婦人之拜安得以如今之俛伏大凡今之男子以古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爲稽顙之容也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作虗坐之勢視古已加不得謂之減矣禮所謂女拜尚右手者特言斂手尚右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子尚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禮與拜與伏皆不相干此論尤詳于諸書疑跪拜之制後周始變古唐初或因之武后乃復其舊然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

跪拜謝君王殿前鋪設兩邊休寒食宮人步打毬一半走來争跪接明光宮裡謝回頭王建太和中爲陝州司馬豈武后以後婦拜猶跪禮特令宮掖耶復齋漫録謂後周制令宮人廷拜爲男子之拜引建前一詩証之唐宮詞無預後周故實也

米䊋

廣州南尚米䊋合生熟粉爲之白薄而脆按梁劉孝威謝官賜交州米䊋四百屈詳其言屈豈今之數乎且前朝短書雜說即有呼食爲頭梁餟元帝謝賜功德淨食一頭又僧餘福孝感謝賜功德果食一頭以魚爲斗梁科律生魚若干斗鬻爲薄爲夾温貢茗二月律薄又梁科夾云云筆爲雙爲床爲枝按興州西神祠祈禱者筆一雙梁簡文帝置筆四管爲一床梁令云寫書筆一枝一萬字墨爲螺爲量爲丸爲枚陸雲與兄書送墨二螺梁律料御墨一量十二九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一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帋爲幅爲幡爲枚湘東啟上荆武帝萬幅簡文帝集繹啟謹奉紅牋二千幡又云特送四色帋三萬枚布爲鼓梁祖布五丈度曰取薄布二十四匹爲一鼓錦爲兩爲端王左云啟錦爲一兩匹二丈爲一端也衣爲藏沈約有謝葛衫二藏袈裟爲緣梁文帝云紫袈裟一緣惠餉爲頭簡文帝書言安吉王餉胡子一頭麝爲子蠟爲鋌射香如干子蠟如干鋌齊武建四年事檳榔爲口胡桃爲子陸倕謝安成王賜檳榔一千口胡桃一千子其事不可備論

稱婦曰媽

北地馬群每一牡將十餘牝而行牝皆隨牡而不入他群易之坤卦云利牝馬之貞盖謂此也今人稱媍爲媽媽亦是此意蝗亦不入他群故呼爲媽蝗一名玄駒蝨陰物其足六此亦坎水之數也行必北首驗之果然

流沙湴河

唐六典述五行有祿命驛馬湴河之目人多不曉湴河之義予在鄜延見安南行營諸將閱兵馬籍有稱過范河損失問其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爲

湴河北人謂之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搖𥤟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孑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又謂沙隨風流謂之流沙湴字書亦作坔蒲濫反按古文坔深泥也術書有湴河者盖謂陷運如今之空亡也

桃李

世稱薦用人士謂之桃李皆本唐人謂狄梁公天下桃李皆在公門之說此說恐非首創云者唐詩皆門桃李屬春官豈即用當時事耶或又本漢李傳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說然旨意殊不類春觀劉向說苑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云云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乃知此其事祖也唐人嘲裴度詩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正用此事

陶旊

韓有詩云旊大瓶甕小所任各有宜攷工記摶埴之工陶旊注云旊方往反讀如放摶埴工也以此考之則旊者乃工人非器也而退之乃言旊大甕小者何也攷工記旊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注云觳受斗二升豆實四升故云豆實三而成觳然則旊人所作器大者不過能容斗二升小者不過容四升耳考工記前作陶人後作旊旊當以前爲正

金虎

金虎二字所用不同張平子東京賦云始於宮鄰卒

于金虎五臣注云幽厲用小人與君子爲讎堅若金石惡若虎狼卒以此亡何敬祖詩云望舒離金虎五臣注云望舒月御也西方金也西方七宿畢昴之屬俱白虎也河圖云金虎喻君也陸士衡詩云大辰匿曜金虎習質甘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

盜鍾說

諺有掩耳偷鈴非鈴也鍾也亦有所本呂氏春秋范氏之亡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椎毁之鍾鍠然有音恐人聞而奪之遽然掩其耳今

人恐聞其過亦猶此也任昉勸進牋云惑甚盜鍾功疑不賞

卜教

后世問卜於神者器名盃珓者以兩蚌殼投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後人不專用蚌殼或竹或木削如蚌殼形而中分爲二有俯有仰故亦名盃珓盃者言其中空可以受盛狀如盃也珓者本合爲教言神所告現于此之俯仰也後人見其實之爲木也則書以爲校字義山雜纂云殢神擲校是也校亦音珓今野廟之荒凉無資者止破厚竹根爲之俗呼竹珓是也至唐韻校部所收則爲珓其說曰珓者环也以玉爲之說文玉篇皆無珓字按許氏說文作於後漢顧野王玉篇作於梁世孫愐切字則在上元間而廣韻之成則在天寶然則自漢至梁皆未有此珓字知必出於後世意撰也至其謂以玉爲之决非真玉玉雖堅不可颺擲野廟之巫未必力能用玉也當是擇蚌殼瑩白者爲之而人因附玉以爲名凡今珠璣琲玓字須從玉其實蚌屬也未惟珓环既無明據又無理致皆所未安予故獨取宗懍之說荆楚歲時記曰秋社擬告於

神以占來歲豐歉乃讀爲教猶言神所告于颺擲見之也

可兒

世說載桓溫行經王大將軍墓望之曰可兒可兒蓋謂可人爲可兒也故晉書及孫綽與庾亮箋皆爲可人又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小兒亦是爲小人耳

察子

近世官司以探事者謂之察子按唐高駢在淮南以呂用之爲巡察使用之募險猾者百餘人縱橫閭

巷闇謂之察子此其始也

紅葉題詩

唐小說記紅葉事凡四一本事詩顧况在洛乘間與一二詩友游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曰　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流亦題云愁見鶯啼栁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况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酧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明皇代以楊妃虢國寵盛宮

娥皆衰悴不顧備掖庭嘗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况聞而和之旣達聖聰遣出禁内人不少或有五使之號况所和卽前四句也其二雲溪友議載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其三北夢瑣言進士李茵嘗游苑中見紅葉自御溝流出上題詩與盧詩同其四玉溪編事侯繼圖秋日於大慈寺倚闌樓上忽見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歛愁蛾爲欝心中事搦筆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將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能解相思死予意前三則本只一事而傳者記者各異耳劉釜青瑣中有流紅記最爲鄙妄盖竊取前說而易其人爲于祐云本朝詞人罕用此事惟周淸眞樂府兩用之玩花游云信流去想一葉怨題今到何處又六醜詠落花云飄落處莫隨潮汐恐斷紅上有相思字見得脫胎換骨之妙極矣淸眞名邦彥字美成徽宗時爲待制提舉大晟樂府

司馬法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三通爲發喣又引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閶拆聲不過闛鐲聲不過闒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咫尺之玉而重寸陰之旬史記注引皿于鞞鼓神戎器也說文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又晨夜納鈀車今文皆無之非全書也

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庵者昔有王僑犍爲武陽人爲柏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盖世以王僑爲王子喬誤也

崔豹

韓子蒼書崔豹古今注後云崔豹漢魏間人也當干戈擾攘之時能自見於翰墨雖小道亦足觀士生無事時圓冠方屨飽食嬉戲亦足愧矣予按劉孝標世說注云晉百官名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

時官至太傅是則非漢末魏都間人盖子蒼初不得其詳以意度其爲是時人故不免於誤

牛耕

竇子野聞人言趙過始爲牛耕前世皆人耕也然冉耕何故字伯牛當知牛耕其來遠矣

婁羅

酉陽雜俎云俗言婁羅因天寳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傖者多會於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松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則知樓羅之言起巳多時又蘇鶚演義云樓羅幹事之稱也

俗云騾之大者曰樓羅聲相近非也又云婁敬甘羅亦非也盖樓者攬也羅者絡也言人善幹辦事者謂之樓羅樓字從手傍爾雅云婁聚也此說近之然南史顧歡傳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又說兒載朱貞白詩云太婁羅止用婁字五代史劉銖謂李鄴曰君可謂僂儸兒矣乃加人焉

急如律令

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皆以爲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遲也一說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

符祝之類末句有如律令之言並非它也按律令之令字宜平聲讀爲零

卜筮

非卜筮者必詣桑道茂之門有一嫗無知大開卜肆自桑卜而回者必曰嫗於桑門賣卜其神乎來覆之桑言休則嫗言咎桑言咎則嫗言休顧後中否桑嫗各半或有折詰者曰斯胥公明門前嫗也咸誤矣按符子云齊有好卜者十而中五鄰人不好卜常反之亦十中五與不卜等耳

長椰

前漢書藝文志雜占家有黃帝長柳占夢有甘德長
柳占夢長柳義無解者按韻會云伏生尚書云度
西由柳谷柳諸色所聚日將没其色赤兼有餘色
故謂日入之色爲柳然則所謂柳者蓋取義於日
入加之以長猶通夕長夜之云項覩藝文志書名
有不可解者長柳其一也王伯厚雜海有藝文志
考証於此亦無解適得柳字訓因爲傳會之以成
一說亦未知是否或云長柳主夜神者佛藏經教
乘法疏引之山海經亦有之但柳作留

阿錫

前漢書禮樂志有曳阿錫云者如淳解阿爲細緒錫爲
細布而不知其所以爲緒之故考之水經註有云
東阿縣出佳緒故史記云秦昭王服太阿之劍阿
縞之衣也是知緒出於阿即目緒爲阿正猶龜出
於蔡即目龜爲蔡驢出於衛即目驢爲衛紙出於
剡即目紙爲剡也物固有以地爲氏者歟

諾皐

按姚寬西溪叢語曰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皐記又
有支諾皐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
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

公以戈擊之首墜于前跪而戴之奉以走見梗陽
之巫皐他日見於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
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鬼
伯守談助曰靈奇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
取寄生木三咒曰喏皐敢告日月雷震令人不敢
見我我爲天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
二七循頭乃還著冠中人不見鬼說非也已上皆
叢語予以叢語未盡得之蓋段氏所載皆鬼神事
雖獻子所夢有巫名皐而獻子諾皐是信皐所言
之意亦似可証然葛洪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
曰往山林中去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
星下曆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咒曰諾皐太
陰將軍獨開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
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
上左手取土以傅鼻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着前
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鬼神不能見也以
是知諾皐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人之神晃氏
不無所本二說皆可取今發明于此

李法

黃帝有李法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總兵刑故云

李法北史序傳李氏先爲尭之李官因爲氏後以
曰理則李與理其義自通盖人將有行必先治装
如鄭當時之言治行李亦通左傳曰行李之往來

畫字行棋

古人作字謂之字畫所謂画者盖有用筆深意作字
之法要筆直而字圓若作画則無有不圓勁如錐
画沙者是也不知何時改作寫字寫訓傳則是傳
模之謂全失秉筆之意矣又奕棋古亦謂之行棋
宋文帝使人齎藥賜王景文死與客奕棋以函置
局下神色不變且思行棋爭劫盖棋戰所以爲人

與者以其行道瘉迫耳行字於棋家亦有深意不
知何時改作着棋着如着衣着履皆訓容不知於
棋義有何干涉也且寫字着棋天下至俗無理之
言而併賢愚皆承其訛何也

交午

程雅問曰尭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木也
以横木交柱頭狀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
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
路也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

籍

牛亨問曰籍者何也答曰籍者尺二竹牒記人之年
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按省相應乃得入也

不借軍持

陸放翁詩游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草鞋也言
其價賤不須借也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
漢時已有此名矣軍持淨瓶也出佛經賈島送僧
詩云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

諸器獸名

贔屭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吻其形似
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吼

叫有神力故懸於鍾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
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蚣蝪形
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蟾蜍其形似龍
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
彩故立於碑文上狻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
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開口故立於
門上今畫在鼓上非也蚣蝮其形似龍而小性好
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
屋脊上獸蚴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
上金吾其形似美人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

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

鹿角

今官府衙門列木於外謂之鹿角盖鹿性警群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柵埋樹木外向亦名曰鹿角

軒輊

洪武正韻輊字韻中引荀子言孫叔敖軒輊之下而以楚覇註修文德不勞甲兵遠征戍也孔疏云式上二尺一寸別備一木謂之軾又車之闌板曰軒所謂軒輊猶云輦轂軒輊之下以楚伯如說坐于

車中而致楚於伯也

艾語杜撰

五代廣成先生杜光廷多著神仙家書悉出誣罔如感遇傳之類故人謂妄言者爲杜撰　宋東坡居士蘇軾寓言可笑事爲艾子雜說兩卷故世謂誣詐之談爲艾語

措大

金元曲子多用措大按太平廣記成都多丐者逢人即希一文云失墜文書求官不遂人皆哀之後有錢數千萬莫有知者成都人槩呼求事官人爲乞措大又載唐蕭穎士晩行遇一婦人疑是野狐叫叱之奔至主人店所見婦人從門來其店叟曰何爲衝夜曰被一害風措大呼兒作野狐合被唾殺則措大語自唐有矣

墓祭

吏部侍郎南昌張元禎爲吾鄉府尹陳彦成撰思禮堂記發明墓祭之禮甚當人但未深考於書也其曰周禮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殊不知周禮家人凡祭於墓爲尸則墓祭之禮周公已立之矣又曰漢之時已有墓祭殊不思孔子葬泗上子貢廬

墓三年魯世以歳時祠孔子塚則春秋以來有之矣况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如時祭禮則是孔子亦有墓祭之說矣

束脩二義

禮記論語中束脩脩脯也十脡爲束禮物雖微足以爲贄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註云束帯脩飾李固奏記梁商曰王公束脩厲節晋荀羨擒賈堅責其不降堅曰吾束脩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皆檢束脩飭之義與論語之意

同

右契左契

曲禮獻田地者執右契朱子曰古者取物之券也如發兵取物徵召人皆以右取之也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朱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消搖義

黃聚貞解莊子消搖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氷消雖耗而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水外雖動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真冷

真冷遺命也出莊子山木篇桑雩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泆形莫若緣情莫若率注冷曉也謂以真道曉語禹也

讐書

劉向別錄云讐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却若怨家故曰讐書

墨墨

墨墨無目也新序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甚矣子之墨墨也曠對曰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於國家哉

掉磬

內則舅姑若使介婦毋敢適偶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注云不敢掉磬齊人以相絞訐爲掉磬崔云北海人以相激爭爲掉磬掉徒弔反

科頭

俗謂不冠爲科頭此二字出史記張儀傳註謂不着兜鍪入敵

朅來

今文選辭賦朅來聿來不知所始按楚辭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舊註朅去也又按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于鮪水曰西伯朅去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註朅何也若然則朅之爲言盍也若以解楚辭則謂車既駕矣盍而歸乎以不得見而心傷悲也意尤婉至則今文所襲用朅來者亦謂盍來也非是發語之辭矣文選註劉向七言曰朅歸耕未自疎顏延年秋胡妻詩曰朅來空復辭皆謂盍來始通

望羊方馬

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稱文王眼如望羊注引王肅曰望羊視也而不言其義按漢書注鄭玄謂羊喜之遠視者也以此言之孔子稱文王之明能遠也

孫子曰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方馬二字諸家之註皆欠明白按詩大明篇注傳曰天子造舟諸侯比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爾雅注曰方舟并兩船特舟单船方馬之義當與方舟同蓋並縛其馬使不得動之義耳又方比並也止也出餘冬序錄

風聞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賈逵國語注曰風聞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故沈約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而魏任城王澄表以爲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

併當

併當去聲二字俗訓收拾然晉已有此言按世說長豫與丞相語嘗以謹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爲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發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奩封而不忍開

鮮字之義

世多用烹鮮字此本老子治大邑如烹小鮮陸賈傳曰數擊鮮毋久溷汝爲也注云擊殺鮮美劉攽注引史記云數見不鮮謂言人之常情頻見則不美而本傳注云不鮮之義乃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語按馬宮三公之任兕足承君不有鮮明風守無以居位如是則又與所援不同未知孰是尚書益稷篇暨益奏庶艱食鮮食注云鳥獸之肉爲食也無逸篇惠鮮鰥寡言窮民垂首喪氣文王賚與周給之使之有生意有生意即鮮也

客土

漢成帝詔營昌陵作治五年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服虔注曰取他處土以培高爲客土乃知客土二字其來甚古唐書方伎杜生傳亦有客土無氣之語

持時行夜

前漢鮑宣傳注持時行夜行夜如今持更是已持時如今報時是已漢官儀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如今五更

里區謁舍

王莽傳有里區謁舍之語補註謂不循客之[illegible]

臣猶客之舍爲謁舍

而如通用

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字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傾蓋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字解尤有意味

勝常

王廣津宮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勝常猶今之婦人言萬福也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常者勝字當平聲讀

出九

山谷詩云肉食傾人如出九注引律諸博戲財物并停止出九和合者各令聚五日蓋博徒勝則入十其負則出償止以九云

泉春

蜀江雪浪來天際一派泉春寶釵碎蓋謂水碓春[illegible]釵乃糯米之名

精鑿醍醐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爲糲一石得五斗爲粲得四斗爲鑿得二斗爲精精之字從米爲義從青爲聲古文作晶象三朶之形尤見意義佛書以醍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酪酥從酪酥出醍醐也

分疏

世俗謂自辯解曰分疏顏師古注袁盎傳不以親爲解曰辯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自分疏則北朝暨唐已有是言矣

骨路

而中有補治故鐵器者謂之骨路莫曉其義春秋正義曰說文云錮塞也鐵器穿穴者以鐵塞之使不

漏也禁人使不得仕宦謂之禁錮其事亦似之予按骨路正是錮字反語

㔶則

道書以一卷爲一㔶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郛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佛典又云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絹字亦借爲卷也

須臾

須臾瞬息傾刻皆不久之辭人所常言與釋氏一彈指一剎那頃之義同而釋氏分別甚詳按新婆沙

論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栗多三十牟呼栗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刹那者譯為一念一怛刹那譯為一瞬六十怛刹那為一息一息一呼一吸也一息為一羅婆三十羅婆為一摩睺羅譯為一須臾是三十息為一須臾也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是六十萬念八千瞬為一須臾也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凡二十四萬瞬四百八十萬念須臾猶斯須也頃刻者一刻之頃晝夜有

百刻

奔非淫奔

會而禮不備亦謂之遇嫁娶而禮不備亦謂之奔仲春二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而不禁奔者謂不備禮也若以淫奔例解之則大失先王之意矣

滑稽

滑稽炙轂子曰滑稽轉注之器也若今人以一器物底下穿孔注之不已亦若漏巵之類以類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似滑稽轉注不已故呼辨捷之人為滑稽

方頭

令人言不通時宜而無顧忌者曰方頭舊見輟耕錄引陸魯望詩曰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紵衣今讀陸魯望苦雨之詩又曰有頭强方心强直撐柱頑風不量力覩一詩之意方頭亦為好稱若以為惡語是末世之曲論也上二強字上聲

象耕鳥耘

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

曰鳥耘

考妣

父母歿曰考妣其義云何考者成也言其德行之成妣者媲也媲於考也

貧窮

或問貧窮字義曰荀卿書有言矣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貧至無有者窮貧猶勝於窮也

酒名

醇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滓汁酒也酎三重酒也

薄酒也䤈旨酒也曰醝曰酘白酒也曰醷曰醞造
酒也買之曰沽當肆曰壚釀之再亦曰酘漉酒曰
釃酒之清曰醥厚曰醹相飲曰配相強曰浮飲盡
曰釂使酒曰酗甚亂曰醟飲而面赤曰酡病酒曰
酲主人進酒於客曰酬客酌主人曰酢獨酌不酬
曰醮出錢共飲曰醵賜民共飲曰酺不醉而怒曰
奰音婢

烏鰂

宋還寄試鶯詩有云晢成烏鰂墨人似楚山雲人多
[illegible]鮮烏鰂義南越志云烏鰂懷墨江東人取爲書

契以給人物逾年墨消空紙耳今亦名烏賊魚

四山爲嵊

初至嵊縣問嵊字之意一庠生云四山爲嵊如両馬
四矢之義問其所出云聞之前輩所出不知[illegible]
之縣誌韻書皆不具此說偶閱蘇州志齊張[illegible]
剡令至嵊亭生子因名嵊字四山以此命字[illegible]
出也特讀書未到古人耳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六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釋義類

廣詁

淵懿邃賾深也封巨莫莽艾祁大也頒賦鋪敷布也
蓋戴幬蒙冒覆也鍾崇府積聚樸叢也閱搜傾具
也攻爲相宰營匠治也𢇍祓靡肙潔也勿蔑微曼
末没無也隆巢岸峻高也逼局鄰傅戚近也卲媚
旨美也賢爽繁優饒夥多也幾察模臬法也爰[illegible]

憂贅交更易也造奏詣進也索探鉤掠採略也開
徹接通達也固歷彌宿舊尚久也彌愈滋強盛也
赫瞉奭曉昕著譜曙明也皆附襲就因也封畛際
限疆路界也承第班列次也戶悛格匿止也幽晴
闇昧冥也最目質要也湄窮充竟也而乃爾若汝
也控彎挽引也承讚京助佐也尋由以用也要捷
集載成也肆赴捷疾也造之如適也掇督撫拾也
肆子燼餘也柘斥啓闢開也杜實充塞物滿也率
勵勸也勤勉也經省過也闕缺闕隙也迭遞交也
也替剗没滅也玄黔驪黝黑也縞皓素白也[illegible]

[illegible]也淫溢沉没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

[illegible]晏晚也算麗數也耎艾老也僉皆同也
交校報也舒布展也揚翥舉也索略求也奚害何
也里度居也周浹匝也亥該備也列陳也輪輸輿
也廢措置也駕乘淩也收戢歛也禁録也掌司主
也編贅屬也麗著思也載畧行也沓襲合也抵享
富也庚徹道也修舒長也校戢交也謂復白也勑
齎正也商茂末也延行散也末没終也佌辦別也
[illegible]薄也復旋還也祖翼送也姓命孥子也諸顲

私也[illegible]覺也憾猜恨也艾盡止也擱忿也奸犯
也汩猾亂也縮續抽也暨捷及也苞跋本也肆彔
[illegible]也[illegible]題視也犯肆突也東縻縛也從逐也放投
棄也莽蕪草也暴映曬也睎烯乾也廸跡蹈也行
演廣也衮從長也荷揚擔也仍再也徇帰也工官
也稽考也顛頓也躋陞也戕殘也勦截也辟除也
恩患也譴責也間非也順退也抗禦也斬取也龜
戲也褊狹也惎忌也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
也蔽斷也交俱也俘罰也夷傷也枳害也締閉也
靡細也使也收臨也嘗試也賴贏也若乃也嗟發

聲也奏爲也振救也庸償也賈價也贍足也曹偶
也麗兩也縣數也逞快也越遠也姑且也哿可也
釋解也庸善也荐重也登升也勵勉也赫顯也躂
是也丕莊也佞才也暨息也愿謹也半豊也都盛
也膴厚也肆緩也競逐也紀基也惎忌教也愸強
也薄迫也燀炊也貣取也質信也餼饋也憑依也
藉借也際接也闊限也廬寄也萃集也遻倅也尢
怪也費慚也索空也素故也視此也徨徃也矜惜
也覿望也何任也御侍也殿鎮也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

[illegible]之乎也旝馬也惡乎於何也烏乎吁嗟也吁嗟嗚
呼也有所嘆美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
無寧寧也無顯顯也丕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繩之
譽之也詰朝明旦也遐不黃耇言壽考也公孫碩
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鄂不韡韡也
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魴鰥甫甫語其大也麀
鹿麌麌語其衆也海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𣯶雜
彩曰繪雜言曰吪

廣義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嫠妟婦之

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
而得謂之幸詰責以辭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
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報旁淫曰通不直失節謂
之慙慙愧也面慙曰戁心慙曰恧體慙曰逡

廣名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疾甚謂之阽請
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
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空棺謂之櫬有
尸謂之柩饋死者謂之賵衣服謂之禭埋柩謂之
殮葬謂之池壙謂之窀下棺謂之窆墳冢謂之封

塋冢也壟塋也無主之鬼謂之殤

廣服

絺綌曰織織繒也麻紵葛曰布布通名也纊綿也絮
之細者曰纊繒之精者曰縞縞之粗者曰素葛之
精者曰絺麄者曰綌在首謂之元服弁髦太古布
冠冠而敝之者也題由也顛頻額頞也嬰謂之印
綬謂之綬襜褕謂之童容布葛而紩之謂之藍縷
袴謂之褰蔽膝謂之袡帶之垂者謂之厲大巾謂
之冪覆帳謂之幄幄幕也簀牀笫也大扇謂之
杖謂之梃鍵謂之籥棊局謂之奕在足謂之[illegible]

尊者曰達履謂之金舄而金絇也

廣器

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
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槷方六寸棘戟也鉞鉞斧也
干蔽盾也戈勾子戟也刃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
鞛珌鞞之飾也矢服謂之箙小船謂之艇艇之小
者曰艄艄頭謂之舳尾謂之艫楫謂之橈車轅上
者謂之轙棘謂之輈軫謂之杭較謂之幹衡軶也
上者謂之鳥啄纍綆繘也縆索也大者謂之索小
者謂之繩紬而戾之為綍繆而紾之為地也墉墻

謂之陴高平曰原汪池也水之止謂之汭澤之廣
謂之衍

廣物

穗謂之稃稃謂之芻生曰穀謂之粒菜謂之蔬禾穗
謂之穎截穎謂之銍拔心曰揠拔根曰擢把謂之
秉秉四曰筥十曰稯秭實謂之棗桑之實謂之葚
柞之實謂之橡

廣鳥

去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鳩鴈是也純黑而反哺者謂
之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白項而

飛者謂之燕鳥白脰鳥也鵶鸒鳥也

廣獸

豕豰也豰豬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謂之豣小者謂之豰鳥之所乳謂之巢雞鴙所乳謂之窠鹿之所息謂之潛潛椮也

度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八尺謂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匹倍匹謂之東

量

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

衡

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或謂之鍰二鍰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釋訓 見宛委編

雋永雋肥肉也　醞藉如醞有味及有薦籍也　㲋受僖也　慮囚即録囚也　椎埋椎殺人而埋之也　搏掩搏而取人財也　皸坼裂瘃寒創也　糸息糸即累懼而喘息也　膈附如膈附肝也　睚眦睚舉眼眦目匡也　伏質質鍖也　奏廁奏向也　淮南王熒惑百姓熒廻挠也　校獵以木相貫爲闌校遮獸也　扈從言跋扈從恣也見相如賦與扈從人主二義　卞射又試卞角力也　腐刑腐木不生實也　媒櫱媒酒酵也櫱酒麴也齊人名麯餅曰媒　伐閱謂功伐閱歷也　戰

國策捭拳摸臂也　籍甚狼藉甚盛　相駮執意不同如馬駮色　按堵按次第堵墻壁不動也　鉤距鉤致其情距閉之不能去也　漿酒霍肉視酒如漿視肉如霍霍豆葉也　鈎盾弄田宴游之田天子所弄也　酎金八月嘗酎諸侯出助祭金三重醞釀爲酎以薦廟　弃繻繻帛邊關出入裂繻頭以爲合符也　搤擊搤古手腕字　虎落外藩若今時竹虎也　擘張手張弩也蹶張足張弩也　原廟者再作廟也　訾筭限訾十筭乃得爲吏筭十萬也　卒更者正卒役一月一更踐更者出錢雇貧者役月二千曰踐更過更者例人各三

日戍邊出錢三百入官官爲給戍是爲過更　暴
室掖庭之室取暴曬衣也薄室同　張飲供帳也
羸糧擔糧也　頭會箕斂從人頭數出穀以箕
斂之　同産子養昆弟之子爲子者　流庸流民
出外爲傭也　緡錢武帝時計人貲千錢出二十
也　矯虔矯托上命而因爲邪也　泛駕猶覆駕
緩頰徐言也　濯歌擢歌也　闑門微行與期
於門下也　執金吾官名也金吾鳥名主辟不祥
戊巳校尉諸干皆有正位唯戊巳寄治於四季
言其於西域無定居也　五兵矛戟弓劍戈也

舳艫舳船尾持柁處艫船頭刺棹處也　闒茸闒
下也茸細毛也　少從進訖者少年從使之人空
進成孰之言　積竹杖合竹作杖也　畔換反易
也又旋恣之貌　蘧篨覩人顏色而爲佞也　閹
人精氣奄閉也　周阹遮禽獸圍陣也　短長術
趣彼爲短歸此爲長　褎然進也又盛服貌　緜
蕞立竹及茅索管以習禮也　感槩感而立節槩
也　門牡所以下閉者也以鐵爲之　雉經俛頸
閉氣而死若雉　劍琢當作瑑劍鼻玉也　首鼠
兩端鼠首一前一却也　涓人潔也人主潔除之

人　張湯治方中掘地爲阬一方曰方　爰書爰
換也以文書換口辭也　乾沒豫居物以待之得
利爲乾失利爲沒　琅璫長鎖也　安息國橫行
爲書記橫行者西域胡書體也　尉薦謂安尉而
薦達之也　股弁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　子午
道謂南北道也　鍼箭鍼如鉼箭即竹箭投書可
入而不可出也　耐刑去頰旁毛也　葭莩之親
蘆筩中白皮至薄者也　甲令謂首篇也　陵夷
言如丘陵之下平也　譙樓樓名一名譙又爲巢
樓亦有巢車俱言其高也　豬其宮室豬謂畜水

汙下也　盱衡眉上曰衡謂舉目也　趙后自繆
繆絞也居虯反　清狂者脈不濁不狂似狂也
樵蘇樵取薪蘇取草也　搒掠搒一曰笞格擊也
請室請罪之室也　下走僕役也　顧山錢如
犯徒不能入山伐木聽月出錢三日也　齧郄之
馬良馬低頭口至郄故云　牛衣編亂麻爲之
後世疇爵邑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　胥靡胥相
也　靡隨也聯綴之使服役也　禖祝禖求子之
神也　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　先
容出鄒陽傳言蟠木得爲天子器以左右先爲之

[illegible]谷雕飾也　不得要領衣要及領也凡持衣[illegible]
先執之　羽檄重迹狎至狎至言相因而至也
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　罘罳謂連闕曲閣也
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又闕之屏也　赤仄錢子紺
錢也以赤銅爲其部　李陵令持一半氷讀曰判
犬片也　百金祝贈絡者衣被也　紫泥天子六
璽皆以武都紫泥封　趙憙傳鹿車風俗通曰車
窄小裁容一鹿　回穴徊曲也　白越越布也
[illegible]姑且也息安也　稽故謂稽留以事故　伍
伯一曰五百五當也百道也使之當道驅除也

[illegible]烟也夜望烽晝望燧　苛政苛小艸也言
其繁細　投繯以繩爲繯胡文反　敗北北方幽
隱之地故軍敗者曰北　匈奴徑路刀金留犁撓
酒徑路匈奴寶刀留黎飯匕也撓攪也　牢盆牢
價值也盆鬻鹽盆也　伏臘秦德公始爲伏祠曰
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臘說文云冬至後祀百神
曰臘　尚書機衡北斗魁星第三爲機第五爲衡
於天文喉舌也　水牌激水以鼓之當作橐　熊
經熊身不動而廻顧學其法　巫覡男曰覡[illegible]
巫　結恨三泉三泉者言數之終言深也極深爲

九泉　氄毦毛席也　投蜺霓之散亂者也主天
下怨　欽頋曲頷也折頞折鼻莖也　鈷鑽說文
曰鈷鉗也蓋椎鑿之類酷刑也　貫形謂一皆遵
奉也　欵段馬欵緩也馬形段遲緩也　都布答
布也即白疊　偃伯靈臺偃伯休師也　柧稜殿
堂最高處也柧一名觚又八觚有稜者也　仞積
又充仞仞滿也　露紒音即露髻也　陽月十月
也以其無陽故反言之　露橈謂檝在外人在中
侲子逐疫之人也　伊優屈曲佞媚之狀　弾
棊兩人對局格五簺也簺有四采塞四乘五至五

[illegible]格不行故謂之格六博用十二棊白黑相等所
[illegible]謂之瓊瓊有五采意錢一曰詭意一曰射意
即攤錢也　和帝詔有景風紹封語春秋考異郵
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即紹有神封　宴娭言[illegible]
戲也　焚巫尫謂𤸚巫禱兩鼻孔向上天哀之故
下兩　玉燭四氣和也　休嘉砰隱砰隱盛意
洸譒洪水曰洸譒古災也　大折方澤之形四曲
折也　餟食接續而祭也　猘狂狂鬼也　族人
炊古主炊母神也　膋蕭脂及香草也　鬼[illegible]
走也　蹛林匈奴會祭所也　馬步害馬神也

媛祭淫祀也　褋俎温祭物也　智井無水
偃瀦下溼地也　弇中夾路之中也　閘左
戎初發罪人贅壻之類　輿地輿取盡載也　要
害於我爲要於敵爲害也　督亢膏腴也地名
莊馗大道也　澙鹵鹽地也　類絇纖不堪也
横洿停水也　石菑菑臿也　句廉水岸曲而有
廉稜也　蔬𩸞江河人食也　委禽即奠鴈也
彌甥對父舅言也　無譙類青州語無子遺也
耳孫玄孫之子但耳聞也　尊章舅姑也　銑見
也　秉龍得賢壻也　門子卿大夫之嫡子也

警蹕警戒也蹕止行人也　倢伃倢接也伃美也
娙娥亦美貌也　蹵鞠即蹴鞠也又書名　嬰
轉衣裝也　兗㮧兗纖細不滿也㮧宏大不入也
離局遠部曲也　烏號楚柘桑烏棲而枝墮
不得上故號也　夏服夏后之盛箭器也　檠所
山桑之有文者以爲弓也　箕服草似荻而細
之以盛箭也　鞮鍪兜鍪也　革笥皮鎧也
薦木楯也　渠荅蒺藜也　大黃肩弩也　負
簡盛弩矢者也一曰韥　排檠正弓弩器也
弩發箭處也　黃閒射雉弩也　劒挂矪

𦟌劒兩刃也　簫弓末也　弣弓中央把也
㢧弓閃面也　菴廬軍行宿室也　蟊虜軍行
乾酪也　稱娖整飭也　列卒巡人也　衷師伏
兵衝擊其中也　閼剪公室閼掘剪斷也吾以爲
閼當言虧損　虔州虔殺僇也　擳品擳手擬之
也　轒輼匈奴車也　横草之功言行草中使草
偃卧也吾以爲草宿故曰横言勞苦也　武蠡精
兵也　疏捕搜捕也又本作跡尋跡捕之也
撥側手毆人也　徂擊窃伺擊人也　乳藥飲鴆也
擊而殺之擊擊殺也　鞮鞻氏夷樂官也　僸

蠻贖罪貨也　嘍南夷音也　象胥譯語人也
戎索夷法也　駢施之盟牛也言大盟也　蘪綬
小草色似綬也　卷施宿莽也　昌歜昌蒲菹也
是穮是蓘穮耘也蓘壅苗也　牝荆荆之有
者也　雕胡菰米也　新雉香草也　跂鵖即
鵖也　荅還離支荅還似李離支即荔枝也　枳
生五日曰兔目十日曰鼠耳　慈鵙母雞也　騙
騬良馬也　燧象即火牛法春秋時已象戰也
昆號好馬名注蹄研善升甗研平也甗山如甑
也　桐馬取馬乳桐治之可食也　徼糺取

也　跐陆足跡之也　角搶題注以角搶地以[illegible]
注地也　遥噱噱口之上下也　虢嗷馬蹄[illegible]
也　譙呵誰何也　㲉之㲉嘔吐也　庶有[illegible]
豸鮮也直是反　旁午一從一衡也又曰分布也
鲞午猶雜沓也　鄭重信頻煩也　循巡疑懼[illegible]
退也　溥遽迫速也　優𢖍謂寬容也優游同
慹服畏服也　翔實詳實也　嘸然不精明貌
攝然安也　較然昭然也　塊然如土塊也　[illegible]
爾古悠字笑貌也　馬不適亡閔西音以適爲禘
也　地忍之地即第也　長物賸物也　幅利利

有節也甚間謂毒亂也　裦誠懐誠也　縮朒不
任事貌屈強不服貌　呰窳短弱也　謷詐也工
釣反　鉤瓠瓠破也普革反　么麽麽即麽小也
馬詬無志分也馬胡結反　不譓譓順也　謇
汗損辱也　健羨健壯也　僕遬凡短貌　遝奐
怯不前也　無俚無聊也　奧渫幽汙也　離疏
釋蹻去蹺食釋繩蹻也　擴僚無官也　誰差人
問擇人也　拓落不偶也落魄同　交閿交遁也
重腿豆種也　窀穸窀厚也穸夜也猶長夜也
葬也　榻柎棺中璽牀也　瘲瘛小兒病也　[illegible]

竇莬秘莬秘猶秘書之莬也　蓬顆言蓬土也
欙木空木也　轀輬車衣温涼義也　蹎仆顛仆
也　皫嘷鼻窒也　殉身亡也　須禁公禁也
引繩排根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也　轔轢蹂踐之
也鬆謂當增以車蹂之始切　詆娸毀醜也　提
衡提使平也　居間居中間爲道地也　連拄連
刺也　觖望即缺望也　縛絀屈也　接武堂上
禮也布武堂下禮也　内謁主通名者又曰典謁
春官有典客今官有主客　侘傺失志也　黥灼
讙也　坐行膝行也　愒日貪也狎翫意　燊泣

眥立風疾貌　蛾伏與蟻同　波謐言[illegible]
烏脂頡伉之伉也　熛起飛火也　雲撓雲屈曲
也　麻沸麻亂波沸也　綴旒言隨風動揺也
齵齖側齒爲齵咬爲齖也　括穛弛穛也　糾纆
絞索也　盤互盤結交互也　間編謂相間也亂
也　蕭執疎放不勤事也　落薄落魄也　方洋
常洋俱徜徉也　觥觳屈曲也觥古委字

釋詁覢覭

心儀心向也　脊貌脊貌也　覛流視不端也
留以目留也　目戚以目成也　監其腦[illegible]

唆也　搏膺椎胸也　噢咻痛念聲也　涔沫言
流涙汗集垂下也　壯髮言當額前髮侵下而生
也　清盧盧目童子也　面之不正視也　意烏
怒聲也　面雍樹馳夏矦嬰車中抱惠帝公主以
面擁立而馳也　雕結椎髻也　順指以面授意
也　指摘摘動而痛也　跾盭足蹠戾不可行也
譁服卽呼臥關西人以得杖呼爲呼臥平卓反
又呼暑義同步高反　捽胡捽頸也　遏墜失據
而倒也　上僂肩傴也　磬折曲躬如磬也　絆
蘷婦人有汗也　甚口有口辨也　衡走言過言也

譴何責訶也　墜言失言也　不誰何不訾訶
也　無誰諾無可諾也　宛舌屈舌也　閔說因
之而納說如行有閔也　漂說浮言也　食言不
信前言如食而盡也　風指以指風之也　麗服
雜色服也　袒服女人內衣也　韎韋之跗注戎
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　弁髦童子垂髦加冠
必以弁既冠棄之　復陶裘也　衣製雨衣也
纂組赤組綖䌛也　弋綈黑繒也　窮袴有前後
襠不得通也　諸于大掖衣也襐飾盛飾也　側
注冠側立而下注也　阿錫細繒細布也　跕躧

輕躡無根小履也　戴勝婦人首飾也　都布卽
荅布白疊也一曰荅布麤厚皮也　袛禂袒布長
襦也童豎所着　荃細布也　廁牏近身小衫也
偏諸織成腰襻縹領也　苴履履中籍也　飛
翮纓以烏尾作纓也　冠禪纚纚絲爲之卽方目
紗也以輕故步搖　禪衣朝服中单也　交輸割
正幅使一頭狹將燕尾垂之兩傍見於後盖裁衣
法也　襜褕直裾禪衣也　綢繆衣裏結束也按
二字從衣借以比膠結之意耳　鉗扞扞臂衣也
大袑大袴也　戴徙徙卽縱韜髮者　褚衣以

綿裝曰褚　繡帢無絮衣繡爲表織爲裏也　袿
婦人上服也　羸服微服也　袪袖口也　箄幐
箄袋也　縻鞋帶也　革鞜皮履也　扉履草履
也　履綦復下飾也　倍鬲加鬲也　受鬻受粥
也　醵聚飲食也　腊毒食久而毒也　攻苦食
啖啖作淡　具器食一盤食也　麩煑麥飯也
肴拂食久不上也　䏽肉壞也　翠鸐晃尾肉也
胖烏脅側肉也與髆髀肶也醍醬䤈也　酎左氏
爲再釀漢爲三重釀也　挏酒以馬乳爲酒撞挏
乃成也　皋白臼見驗乾也　大白大爵也罰用

之　酺少飲酒薄食口也　收介特䘏单身民力

登下開收民版也　折閱所閱貿價折也　享

榷占市易也　方罫棊局間目也　進賭債也

贔屓作力貌　笴業虡傍立直木曰笴横木曰業

都盧合浦南國名其人善緣木　蘭錡兵架也

穹䆏徑廷過度也　玄戈北斗第八星名矛頭

招揺第九星名盾華蓋星覆北斗似蓋於旗也

揘畢又撞挩皆撞而倒也　攙搶貫而刺之也

獑猢猿類而白腰以前黑　互挂肉者　罜麗小

網也音獨鹿　方釳轙旁以五寸鐵貫中以翟尾

着之轙兩邊恐馬相突也　左纛以旄牛尾置騑

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　迣芟斜拄長矛

也　蝉努車闕閒皮篋以安弩者也　珂珬貝名

出日南郡　罠蹄罠即羅也　賜夷甲名　勃盧

矛名　沇虎虎頭魚也　潛鹿鹿頭魚也　剞劂

曲刀也　書扆盛書夾也　藁書半真草也　繆

篆即中篆也　神藻形如藻垂屈也　茹臭敗也

又物自死曰茹　柍根中央屋耜也　褕袘衣輕

長貌　閻易行廻轉貌　䘏削伎人如刻畫作

洪顀旌名　榁柂行馬也　沛艾馬行貌　騰遠

射干皆猿類　交鯖似梟而脚高辟火屬玉碎水

旋目亦鳥名　青雲爲紛紛旗旒也　虹霓爲綴

綴旗上幡也　烈缺閃電電也　獱似狐青色居

水中食魚今世多獺而無獱　鶡鳴陽鶡鷞也鳴

陽即鴸也　青鰍鰍雉夾尾閘也　琢卵生也乳

胎生也　見子縯綫不平貌　要紹曲貌　窋窡

皆物在穴也蹊跳動貌孑蜺延首也　蹇數掮四

股如虫狀也　消浦峻波也　潛鶡似鶡而大

魚牛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　徘徊房露房露古

曲名　谿子蠻中柘弩也　巨黍古良弓也　岨

峿鉏鋙齟齬同一不合義也　唲哷咽頷也哷咰

下垂也　麕至麇至皆謂群至也　蹇脩古賢媒

也　上尊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也　偏提酒注子

也　婪尾酒巡匝且盡也　眷白波言快飲而盡

如眷白波賊也　滑稽酒器轉注吐酒終日不已

今借以擬人之善言也　沬餑湯細花也　祖道

祭黃帝子纍祖也　滾山間不可涉者也　鐎宮

湯所受命宮也　駘蕩宮名言春時景物滿也馺

娑亦宮名馬行迅疾貌言宮之深大迅行乃徧也

枍詣亦宮名言美木茂也　蜻蛚蟋蟀也　忘

歸箭也　郁穆和美貌　紫軑車輪也韓翃簡刀
言　括揭括至也揭雞棲木　孟陬始正月也
筳篿筳小破竹也折草卜曰篿　珵美玉也　霊
氛善卜人也巫咸古神巫也　叅差洞簫也　坎
壈身困窮也　失職亡財物遇寇也此解誤猶言
失所也　敦脄血拇背厚而拇指有血也　突夏
複屋也　䰄髯䰄鬢也　曼睩潤澤其視也　鵠
酸以酢治鵠雙鳧小腊也　露雞露栖雞也　菎
蔽菎玉也蔽博箸也　晉制犀比比集也言晉工
作簙𦷷箸比集犀角為飾也　揳瑟撫瑟也　孤

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隱琴隱長四十
五分約即明琴徽也九寡九子之寡母弁孤子取
其聲哀也甚杜㧙少趣　山膚一曰熊白一曰山
禾　安胡疑即雕胡　鍾岱近北胡地　齒至之
車言馬齒齊也　杜連一曰田連善鼓琴者　徽
墨墨燒田也　青莈地名　痤沓痤礙止沓釜沸
出也　便蜎一曰蜎蠉一曰蜎淵辨士也　霜蓄
霜蒔菜名　寒龜寒𦙶宍也　屈轂人名見韓子
瓤以鼻搖扣䟦擊攦也　䖞白虎也虪黑虎
支離善屠出莊子　昆吾之鼎齊太公所鈴

鼎也　陽盱禹所禱河也　𧴀奴了反擿嬈也
渠搜在金城西陶塗在漁陽北　㝗與東南隅為
窔西南隅為奥　雙觡共柢言兩角而一本也
大茀大彗星也　玄秬黃麥黍與麥也　倭傀醜
女也　沮顏憔齒臭嘳俱四夷之狀也　雞鹿山
也　昭華之玉堯贈舜者也　冥霊一曰木也一
曰玄龜也　姑射海外山名　龜㧸拆也　洴澼
洸者漂絮也　天籟地籟天簫地簫也　前者唱
于隨者唱喁于小聲喁大聲調調風緩貌刁刁草
木動搖貌技策舉杖擊節也　據梧據梧木几也

宗膾胥敖叢枝堯時三國也　獝狘猵狙同義
與猴交也　孟浪不精要也　男詭至怪也　蛇
蚹腹下齟齬所以行者　砉然皮骨相離聲　肯
骨間肉大窾空處大郤有際之處大軱大骨也
介刖一足也　軸解木轉心者　杙栖戲猿猴者
　禪傍棺全一邊者　繲浣衣也　鼓筴播精鼓
篋也筴小箕也精簡米也　迷陽亡陽任獨也思
按迷陽乃棘之類見騷注　哀駘醜貌兀者刖足
人也闉跂偃人也支離偃人也　堪坏神也　䐗
窜逆而後安也言仙道　句贅項椎也　䐗

疾也　編曲卽喪家織薄曲也　畸人畸於人而
侔於天者也　彳亍音躑躅也亍又音住步止也
金鞿鞿摯同秋也　雯華文花也　㬰泉虞淵
也　飛谷日所行入道也　庖風暴風也梁元賦
神嶌嵓山之凸者也仙的峰之尖射者也按地
志岣有射的山　築嶺武當也天谷青城也　影
國附庸也　仙陀佛寺也岳珂金陀出此　畮田
燒田而種也　堙防堙水埒也防土刑也　穤棗
軟棗也一名丁香枾　澁勒竹之有芒者也一名
懲嫪　夾纈錦別名也　雞菌卽今雞㙛也桐乳

毗罳青桐有子如乳也　鹵莽耕不善也滅裂芸
不善也　偏髻髻莫交切髮覆眉也　踏栁端午
走馬射栁也　形嬰骨蔚嬖麗也蔚奸也　鬅鬙
夷服其音兆達也　練鬣羽六半臂也露卯㞒齒
達褊上也　青頓青絲作頓也　毞毲今紫氀芊
㺅今羊皮臂飾也毹毲毛布也　綳巾綸巾也
采醴雀錫似甘露而非　如何九百歲一實形如
棗長五尺而甘　栫澱取魚具也　皁比虎皮也
蛟韞馬服革以鮫皮爲之　函道道如長承也
虎門周師氏居漢祭酒第也　寥寳屋沉樂也

楷頭屋護朽也　蕋榜以天榜在蕋珠宮故也
臼打宮中鬬戲也　潑寒胡以水潑人效寒胡
戲也　鉥槻裁木爲器裂帛爲衣也　錦嚮螢綳
佛也　唐梯弄梯戲也　人今分支截首戲也
奇虫卽魚龍戲也　星旋旋也　類庫露玲瓏
空虛也　拔河分明對挽競勝戲也　山都形如
崑崙體生毛人與獸鬼類也　壞子梁益間方言
所愛謂肥盛曰壞子　孌童崽子皆美童也　斵
齧伕也　璥舩膠也舟着沙不行　受歔歔與咄
阿音受阿也　皜日光白也皎月光白也　皙男

予白也皉女人白也皤老人髮白也葩草花白也皚
雪霜白也翯鳥羽白也　鱗眴嶙峋也　千眠裕
緜卽芊綿也　狿壞垿水衝岍壞也俗作垪　娉
婉容也婷和色也　噤齘忍口怒齒也　樾兩樹
交陰也　箕以竹通水也　韡春而復春也　罨
畫龍色畫也　揎捋衣也　匾盖之間藏匿物處
也　杜治謝靈運生於杜治養之注治奏道家淨
室也　六丞六計也　磨噓天咲開翕也　義甲
假爪甲也　毗劉暴樂也暴樂缺落也毿毿髮𦒍離
也𦒍離叢翳也須冉解乃明　𢫬然勁忿貌　䌊

㕞輕疾貌　鴻絧直馳貌　徤獵相差次也　韋
皇周流也　聿皇疾貌　陸梁跳也　蟬嫣聯也
　綷縩衣聲也　婉瘱順靜也　跆籍蹈藉也
紛員紛紜也　放患彷彿也　騷殺飀飀貌　狂
趡䠐㹞趡䠐不可附也　㹞壯奤貌　揚拖戍削
舉袖有裁制貌余以爲衣聲也　騀還壯貌　傚
彔密而相連也　捭抐㨍㩧善註中制也韓註手
執貌吾以爲無實據　䚯一作䚯䚯貌　遻律馳
貌一曰和貌　嘈囋衆聲也　鍖鋋舒緩貌　憚
恍郎嘒嘹寂靜也　憚漫衍凱和樂貌　阿𨚗腲

腇舒遲貌　頹唐隕墜貌　惏戾廣大貌　㿄殷
舒緩貌　𦗷䏧斂容也　窶㣆𤕦險峻貌　孱𡰪
巧老深空貌　㙯則危貌　運𡒊迴旋相纏也
窂浐卑下也　硐磨也　刧還擊觸也　縱纏引
持也　佁儗寬容貌　窊圔聲下貌　寘皷聲緩
也　皎㿿抑隱手循笛孔也　紋槩汩湟音相切
磨也　挼挐㨖㩁挼推也挐索持也挼推也㩁抑
也皆以手上下笛孔也　𢥞嬫銚憶分別節制貌
　僬眇䁐維目開合也　楼撓㰏捋手撫絃貌
𩪶𪔸貌　憿擢疾貌　浪孟失志貌又大聲也

汜艷放縱貌　霅爗急疾貌　瞑菌硍㩲犀
不散貌　鄮琅磊落駢田磅唐皆聲四布而多貌
　和囉聲相雜貌　嘉肴充圓方圓方俎也　憬
集遠行而集也　悄蒨青葱茂盛貌又鮮明貌
蔺𤚈槮花葉落貌　㾓寞空貌　掇掇郎颼颼也

雜釋

內藏曰中藏又曰府帑和市曰權會給食曰稟食買
直曰牢直一曰牢稟亦曰稟賜稟廩同稾藏曰會
粮不續曰連懸違稅期曰逋租欠口錢曰負算卒
更錢曰租更委輸曰租委督促轉運曰部督舉錢

輸息曰收稅少斂曰簡稅衣粮曰廩練強負曰貧
子去本鄉爲庸作曰流庸流離就食曰飢流流民
曰雁戶穀少曰穀嗛嗛苦簟反自隱度其實定其
辭曰占租入藉曰占籍占章睆反限吏民田無得
過三百頃曰名田天子之田曰粱騶因養馬免徭
役曰馬服令服方目反錢穀籍曰金布令戍卒粮
曰還穀發穀曰調穀三分取一曰泰半之賦銀曰
白撰紺錢曰赤仄少府供天子者曰禁錢如榆莢
者曰莢錢小錢曰幺錢租及六畜曰馬口錢伐木
入錢顧工曰顧山錢役任四五六月曰長功二三

八九月曰中功正十十一十二月短功巧鑄雜鉛
錫者曰姦鑄七歲至十歲出口錢二十曰口賦鬻
塩盆曰牢盆　戍卒發里門之左者曰閭左騎士
曰左騶一曰厩騶又曰騶騎書軍令曰尺籍伍伍
相保符信曰伍符軍士名帳曰兵簿重伍曰疊伍
行船曰擢卒解囚曰弛刑徒屯兵處曰兵屯徼外
人曰徼人數首級曰數級斬首以殉曰狥首宿衛
曰屯衛軍資曰軍實觧兵曰弛兵班師曰反旅士
卒驩如晃戲水藻曰晃藻長帥曰兵長隊副曰隊
貳偏將曰禆将獨将曰特将蜀兵曰叟兵漢以蜀

叛也以文簿虛降曰文降停師曰懸師亦曰息
軍曰停軍主軍曰軍吏權置吏曰軍假吏軍中小
官曰隊帥啖士曰餌士亡卒曰散卒分屬諸將曰
配隸殿最騎士曰都試習射曰肄射尋迹而射曰
積射士射如雨曰雨射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
胡騎射聲虎賁曰八校尉胡騎不常置又曰七校
五校曰五營主一營曰營長城上雷石曰檑石鏄
疾黎曰渠荅竹篾相連落爲竹虎曰虎落避敵顔
望曰逗撓折其鋒曰摧挫冦掠曰鈔盗曰鈔暴殄
戰曰力甚設鼓僇人其下曰鼓下戒嚴曰鼓嚴

鼓而行曰鼓行守城曰嬰城後擊曰尾擊曰[illegible]
應發曰應調兵衝曰衝難曰折遐衝居中以堅
自衛曰中堅先鋒曰軍鋒後殿曰後拒露兵曰暴
兵曰暴軍備兵曰該師治軍曰理兵軍事曰軍役
以血塗鼓曰釁鼓血劍曰染鍔息鼓曰卧鼓韜弓
曰橐弓烽火候事曰烽候人百其勇曰自百兵車
曰櫓車一曰長轂曰輕車輜車衆曰雲輜雲梯曰
雲車曲蓋曰轒輼貫甲曰擐甲鋏甲曰玄甲甲馬
曰鐵馬船外狹而長曰蒙衝犀楫曰犀舟鳳舟曰
[illegible]艒音墨艒曰赤龍舟曰馳馬舡神曰鴻耳巨

[illegible]艦曰三翼堅器曰犀利兜鍪曰鞮鍪負弓弩矢
者曰負蘭接弩而射曰連弩張弩士曰彀騎衝突
軍陣曰突騎快馬曰驚帆馬冠曰金變馬帶曰玉
瓌副馬曰倅馬服外馬曰左驂馬矢曰馬通馬[illegible]
曰馬屋牡馬曰父馬牝馬曰課馬夏后氏良弓曰
夏服其良矢曰繁弱挽強曰引強強其兩反滿引
弓曰持滿注矢外向曰傳矢負羽旂曰被羽陣名
曰魚麗麗音離軍帳曰營幔稠草曰薦草
批荅曰鳳尾諾左庚了曰畫諾著于甲令曰著令下
輸役曰勿事不豫革車之賦曰復甲卒復二口

算曰復二算馬齒未平弩十石以上不得出關曰
馬弩關行狀年紀曰署行義年義音儀移書言病
曰移病省問曰臨存乞休沐曰乞假曰請假曰告
假告老曰請老曰乞骸骨姻家及兩州人不得交
互爲官曰三互法黄帝法官號曰李法法律曰丹
書斬刑曰殊死棊剝腦刑曰刻肌置叢棘曰嚴棘
幽圄土中曰圜墻畫衣服象五刑曰畫象刑人刀
曰歐刀歐一口反曰司虜暮築城曰城旦舂取薪
給宗廟曰鬼薪擇米使正白曰白粲輸屬將作曰
輸左校削去髮曰禿剔獄名曰若盧郎北寺獄屬

黄門署大臣請罪獄曰請室夷父母妻族曰三屬
慮囚曰録囚决囚曰論囚奏請報决曰報囚疑獄
讞廷尉曰請讞奉使從輕曰平反反音幡秋官左
平罷人曰嘉石右達窮人曰肺石寛容不入狴牢
曰頌繫匿名文書曰飲章曰飛書曰飛條曰飛語
謀首藏匿曰首匿奪爵除名曰士伍逮捕考曰傳
考連及曰引逐考掠曰收考舉罪案驗曰舉案考
驗未了曰考實未竟比于重罪曰重比論死刑曰
報罪成獄曰具獄稽獄曰留獄雜治曰雜理雜問
曰重問平外曰駮異明白曰申證證左曰左驗所

决平曰平决敗法曰敗律枉法曰枉撓罪狀曰款
狀曰獄狀罪名曰罪目曰罪科換其口詞曰爰書
案牘曰辭案司典其事曰典案案察曰糾案科條
曰科禁事條類別曰科比常法曰常準成法曰成
科連坐曰幷坐多坐曰蔓坐降等曰末減[illegible]辜曰
冤繫獄逃罪曰逋罪依附以生輕重曰得生因緣
寛恤大獄曰挺重囚原宥曰矜恕曰寛降明審曰
澄審突　出獄曰突獄輸贖曰義錢不叶曰不輯
不請囚專誅無可理曰無理在囚徒内曰徒中用
法深刻曰大骨曰文深無意傷害人曰文毋害相

薫蒸得罪曰熏胥入人罪曰鍛煉劇縣獄曰劇獄
明法家曰法名家行杖人曰五百好笞聲曰肉鼓
吹大枷曰貓尾青
切脈曰案脈飲藥曰咀藥曰乳藥抱病曰被病多病
曰善病惡疾曰瘭疽金創曰金夷風淫曰末疾足
氣曰脚氣眩脊曰頭風眼似見不見曰青盲聽氣
失病曰耳痾鼻出血曰鼻衄舌本硬曰舌強強上
聲消中曰消疾酸削曰痟首疾女子月事曰姅變
月不逾曰不月骨尚有肉曰露骼拆裂寒瘡曰皸
瘃皸音軍瘃竹足反

宋賞次序曰襃序行賞以時曰景風之賞購賞所直
曰賞直厚賞曰釀于用賞奏事曰露版武曰露布
文曰露沉詔書曰詔版等次功臣曰疇其爵邑還
封土曰還土讓功曰推功固讓曰牢讓賜人以環
絶人以玦曰環玦
學書所諱曰丙日休沐所忌曰卯日取火于日曰金
燧鑽火于木曰木燧求曰風師已曰風伯船公曰
孟公

綸組

爾雅綸似綸組似組禽經云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

飛則霜露霧則露大戴禮夏商之季糟者猶糟實
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語句皆奇
古爾雅註綸與組皆草色東海有之綸鹿角菜組
海中昔楊用修曰即今燕窩菜也說文綸青絲綬
音關仲長統昌言身無半通青綸之綬而竊三辰
龍章之服禽經註風為類越人謂之風伯兩一足
鳥一名商羊霜鸘鷞霜鶴也大戴禮註糟以喻惡
實以喻善玉以喻賢人血憂色也酒以喻樂言政
雖已失未至大亂周禮疏所謂雖土崩而不瓦解
雖板蕩而不瓜分亦是此意◎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

半通半章也昌言注

舜梧堯栁

宋文帝受命頌南巡舜梧北平堯栁用修云語極新
按古文宅西曰卯本栁字堯栁豈從此耶北或當
作西顏之推賦歲精仕漢風伯朝周以箕子為風
伯謂箕星好風也語亦新

奇字

玉篇奇字類如欵乃丂俟㑋留冐頓可汗閼氏龜茲
皆是連綿假借余如祖兔㑋留之類半是本字未
為奇也今記憶類此若書之於戲嗚呼委蛇逶迤齊衰

咨嗟相近迎𧹞扶服匍匐揚休陽子諒慈良惡池呼沱曲逆去遇
休屠除朽譙訶何誰從吏縱臾陂池坡沱取慮閭遂毒冐妹代未
喜喜妹楫櫂櫂楫雕結髻椎洒削洗削

說文無凹字

凹四高而中下也凡凹之屬皆從凹凹象器凹受物
之形凸古文曲字象牛凹之形同女洽切物可覆
壓者从反凹囙古文匚字从側凹凹他刀切古器
名今曰韜韇也凹受玉器也即韜韇之韇今文作
匵凸物四下而中高也與垤同釋文引詩鸛鳴于
凸周禮圭之凸曰珇◎說文無凹部止有凹部凹

為母而⿴為子說文以子為母今人遂不識凹凸字故為補之

創字

吳主孫休創八字名其子𩅦(音灣)莔(音迄)𩃎(音覥)𠷅(音何)王(音寶)䂮(音舉)𥺽(音褒)𣇦(音擁)武后命宗秦客改十二字行之制以曌字為名取日月當空之義南漢劉巖亦制龑字(儼)為名取飛龍在天之義其妄如此魏江式言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謬隸體失真談辨之士加以意說炫惑于時乃以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覿神蟲為蠶如斯甚衆顏氏家訓云

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更生為甦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二公之言其致慼于同文之感乎唐君臣正論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為地千千萬萬為年永主久王為證長正主為聖一忠為臣一生為人一人大吉為君然嘗攷之但有埊𡔈惡垔四字合證作𢇍君作凬與正論所言不同宋人記其時有士俗書者𡗗為矮𡕒為齋閟為穩𡘙亦為穩仦音竊小兒也𡘊音勒人瘦弱也𡸁音終人亡絶也𡰩音臘人不能舉足也奀音大大𡰥及姊也𥑢音磡山石之巖窟也閂音擐門橫關也氽音酉言人在水上也氼音魅言沒入水下也𣎵和㦸切言隱身忽出驚人之聲也𣆛音胡言多髭也𢍷東敢切以石擊水之音也如此者不一而足字義雖甚淺鄙而偏傍亦有依附今雲爽俗諜訟彼欲誣陷人動曰𡴃(灌)賴之事𡴃字惟見雲南耳(餘冬序錄)

騫鶱字義

騫鶱二字音義訓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乾切注云馬腹縶又虧也禮部韻略列於下平聲二仙中鶱

虛言切注云飛貌今列於上平聲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為掀舉之義非也其字下從馬馬豈能掀舉哉閔損字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若如虧少之義則渙然矣東坡山谷亦皆押騫字入元字如時來或作鵬鶱騫傳非其人恐非騫之類惟韓公和侯協律詠筍一聯云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騫鶱乃為得之

農書奇字

九流有農隋書經籍志所載農家几十數種傳于今者惟齊民要術其所引多古書奇字今畧據其一

二如劉烏更切開荒田法林木大者劉殺之薙熙音切紀薩意鍋棱鐵齒把也稚一感切耕掩也秋耩故項切耩也耧以熱耕為良耧下𧉪爪切蟲也䔫去聲舂莕也蕉方九切蕉豚蕉鴛引食經餶烏騂切恣意飽食脯奴感切脯炙醇起麵也餶餾䉤糧粑粑糧苄片切粑蘇革切𪍑音戊字以米漊音覽濆物也

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義文士猶𠝹之況民其可用乎

古歲字作遂

古歲字即歲時之遂今文歲字从步从戌年至戌而終乃秦人以十月爲歲首故制字从步戌前此未聞也宋姚孝寧已辨之予觀史記注引陸賈楚漢

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爲成侯遂即歲也陸賈者書不用秦篆而用古文亦卓士哉崔希裕略古篇古歲字作𣥼未詳其義然亦可證步戌之爲秦制而非古矣

字義

歲者說文曰木星以其歲行一次故曰歲而字之從步也律曆書名五星爲五步是也年者說文曰穀熟也取其穀熟一番曰年故字从禾

領字

修禊序崇山峻領漢書張耳傳南有五領之戍領字不從山與領同黃長睿校真誥中云領山領也有長脊有路可越如馬之項領曰領故古但作領

無字

易無字通作无說文奇字无也然古書並無以無作此字者或云其初本於蔡邕石經以易中无字甚衆故書隸法乃從省耳今道家書无字亦本於易王述謂无字象天傾西北此世俗妄解耳

古文用字

古文用字各異體猶與後漢書作尤豫詩委蛇儒林作委它韓嬰作逶迤九章作委移列子作猗移九

辯鉏鋙陸機作岨峿左氏貪惏離騷作貪婪於戲作烏嘑王貢作恶虖益州記灔澦南史作淫預坤元錄作尤豫孝子傳作灎㶕樂府作白頭吟離徙琴賦作離纚海賦作䍦䙰茶經作離褷其異爾爾

十王二字不變

一横一直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字真草隸篆不變挺三才而獨立者也變之非王也

洛隨二忌

漢以火德有天下後漢都洛陽字旁有水以水尅火故就隹隨以魏周祚不遑寧處文帝恶之遂去走

畢書脩字古今洛字有水有隹隨字有走無辵文字者致理之本豈以漢脩兩不經之忌而可法哉今宜依古文去隹書辵

佑字

古篆無佑乎佑即右賜佑聖觀扁篆者以為右羽流因乎以為觀中無人何以自立至聽之禮部韻從之非篆也識者為既從佑字則不當用篆

閻字古無

今人以猜拳為藏閻音鬮古無此字殷仲堪與桓玄共藏鉤顧愷之取鉤桓遂勝或云漢鉤弋夫人手拳

時人效之因為此戲然不知閻字又何從始

古其字

今人書其為其皆以為俗從簡便其實古其字也穀梁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甯注云鄧某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某地本文作某

周惡夫

有獲玉印者其文曰周惡夫印公曰此漢條侯印尚存于今也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也

納履當為納屨

古詩云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明曰履當為屨字之誤也文章之體不應二句之內二字同音又諸經傳無納履之語按曲禮俯而納屨義曰俯低頭也納猶着也低頭着屨則似取故為人所疑也履無帶着時不必低頭

芥蔕

世稱蒂蔕或芥蔕往往字音皆未詳按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曰睚眦蠆芥五臣注怒貌李善注引張揖子虛賦注曰蔕芥刺鯁也蔕與蠆同郭象莊子亦云蠆芥

查字考

說文查浮木也今作槎非槎音詫邪斫也國語山不槎蘖是也今混用莫知其非略證数條于此王子年拾遺記堯時巨查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一曰桂星查道藏歌詩扶桑不為查王勃詩澁路擁崩查又送行序云夜查之客猶對仙家坐菊之賓尚臨清賞駱賓王有浮查詩劉道友查浮查賦水經注臨海江邊有查浦字並作查至古人猶然任希古詩泛查分寫漢孟浩然詩試垂竿釣果得查頭鯿又云土風無縞紵鄉味有

又云橋崩卧查擁路險垂藤接皆用正字不從俗體此公匪惟詩律妙字學亦超矣杜工部詩查上覓張騫又滄海有靈查惟七言絶空愛槎頭縮項鯿七言律奉使虛隨八月槎古體近體不應用字頓殊盖七言絶與律乃俗夫競玩遂肆筆妄改古體則視爲冷局俗目不擊幸存舊文耳

心愁

愁憂也集韵音曹楊雄有伴牢愁音曹今人言心中不快爲心曹當用此愁字卽憂也

字音

琵琶琵字本去聲然須讀作平則佳帆檣帆字本平聲然轉讀作去則惡白傅詩銀花錯落盞金屑琵琶槽义銀花錯落從君勸金屑琵琶爲我弾錯落一作不落馮瀛王家有滑樣水晶不落一隻酒器也卽屈卮之類前琵字乃從去讀後琶字仍從平讀梁簡文帝詩旁望重山轉前觀遠帆飛已作去讀陰鏗詩海上春雲雜天際晩帆帰帆元作平讀

三蒼

言小學者宗杜林三蒼郭璞注秦相李斯蒼頡篇楊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

訓纂方言

楊雄能識字親作訓纂方言訓纂不復見而方言尚存然太玄書用字奇險多前此所無其有據耶抑雄自爲之也有據當有所見自爲之則正字之外別爲一字乃與其以太玄凖易同一法門雄言司馬子長好奇不知巳乃奇之甚者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

海石閒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六書類

總論

淮南子曰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又曰見鳥跡而知著書字源曰太昊時始有文字或云篆黃帝變古文爲文字又曰庖羲氏感景龍作龍書炎帝因嘉禾作穗書蒼頡變古文寫鳥跡作鳥篆少昊作鸞鳳書取似古文高陽作科斗書堯因軒轅作龜

書夏后氏作形似篆商務光作倒薤篆今曰薤葉周瑞赤雀丹鳥作鳥書又媒氏作填書今曰勒字書斷曰古文黃帝史蒼頡作大篆周宣王太史史籀作小篆秦丞相李斯作八分秦羽人上谷王次仲作隸書漢左中郎將蔡邕作章草漢黃門令史遊作行書後漢潁川劉德升作草書王右軍云其先出杜操字伯度一云興於秦末或云漢時杜伯度作因章帝所好名章草蕭誕謂之草聖漢興草書不知誰作書斷謂如淳之作起草爲槀草書蓋起於此一說李斯又作刻符字雲頭鳥脚斯及趙高俱善之漢章帝時曹喜作垂露懸針二篆晉王羲之作龍爪篆山甗作花篆魏鍾繇作正書散隸漢蔡邕見門吏飛白因成字故名飛白劉公嘉話曰飛白始於蔡邕在鴻都學見匠施堊帚遂創意焉唐會要曰正觀十八年五月太宗爲飛白書作鸞鳳蝶等字益自是始改舊體又李陽冰論篆云秦始皇時次仲作八分蕭子良云漢靈帝時人與秦人同姓名鍾繇謂之章程繇善隸書始爲楷法鶴頭偃波二書繇又善八分有隼尾行書亦繇作謂之行押或曰秦程邈變篆作隸李瀚云邈字元岑始皇用

[illegible]史得罪繫雲陽獄中因十年改篆爲隸今隸字是也酈道元水經注曰臨淄有人發古冢棺前和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唯三字是古餘同今字則知隸字出於古非始於秦也其餘諸家體法更有百餘種各記所作見太平御覽孟詵錦帶前書云小篆徐邈造刻符扶風曹喜造籀書周柱下史所造

古文

按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

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
章蒼頡倣象是也 出書斷

大篆

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
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
之無窮甄酆定六書有篆書八體一曰大篆又漢
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並命史官製之用以教授
謂之史書凡九千字 出書斷

籀文

周太史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

書謂之籀文七畧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
也與孔氏壁中古文體異甄酆定六書二曰奇字
是也 出書斷

小篆

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
之小篆亦曰秦篆 出書斷

八分

按八分者秦時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王次
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
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始皇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
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
送之於道化爲大鳥飛去 出書斷

隸書

按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爲縣
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
圓而爲隸書三千字秦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奏
事煩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
隸書 出書斷

汲冢書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時魏郡汲縣畊人於古冢中得

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書與今本較驗各
有異同

書分三古

古文爲上古大篆爲中古小篆爲下古三古爲實草
隸爲華妙極於華者羲獻精窮其實者籀斯也

章草

按章草漢黃門令史史遊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
初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
操始變隸法非也王愔云章帝時史遊作急就章
解散隸體麤書之漢俗簡便漸以行之是也 出書斷

行書

按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造也行書即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鍾元常善行書是也厥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 出書斷

飛白

按飛白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制也本宮殿題署勢既勁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邕在鴻都門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 出書斷

草書

按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難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書蓋今之草書是也 出書斷

古法之壞

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如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竇泉小篆

泉又作小篆贊曰丞相斯法神慮精深釵頭屈玉冉足重金

書有百體

齊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湘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將定爲九十一種功曹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

鶴頭書

鶴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士

五體三流

宋任珍序范度五體書文五體曰篆曰八分曰眞曰

行曰草其體雖五其流唯三篆則統乎科斗玉筯垂露鍾大小之屬也隸則統乎羲獻虔歐虞顏柳真草之輩也八分則酌于篆隸之間通是三者可刻群書 玉海

醉書龍爪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章草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類於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八分小篆之始

水經注載齊地掘得古冢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於秦矣余又按莊子云丁字有尾李順注云丁字書篤皆作右波故曰有尾此又一證也又嘗考之不止八分不始于秦小篆亦不始于李斯自五帝以來有之矣書契既作字體悉具科斗古文大篆小篆各有所用如禹刻岣嶁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皷則用籀書如今之傳世文字也至于用之民庶媒灼婚姻之約市井交易之券則從簡易止用小篆何以知其然也唐人錢譜載太昊氏金尊盧氏幣

其文具存于今小篆不殊余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圜錢近在滇得黃帝布刀其文悉是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並用決不始于秦也如今人楷書亦有數體有古字楷書有今字楷書又有一種省訛俗書同一時也文人奇士多用古字官府文移通用今字吏胥下流市井米鹽帳簿則用省訛俗字如銭作夂聖作圣畫作尽是也由是例之推千萬世以上隆古之極未必悉用科斗推千萬世以下世變之極未必悉用俗書也

花押

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氏而花之凡官府文移人間私簡俱前書名後止押字宋末士大夫方始不用花押代名於文故范石湖有解其故於省職者唐韋殷卿陟署名自謂是五朵雲時號郇公五雲體桯史晉盆杅有押字則又非起于唐而晉已有之石林燕語說王荊公押石字作圈常不圓容齋五筆載熈寧中柳應辰嘗押字盈丈刻於浯溪等處使人莫識何字以怪取名實應辰二字也又王魯齋栢有古貴人押字碑跋其云司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爲不失製押之原自唐末五季諸

人莫不飄蕩傾欹亦因可以見當時之人物世變據此則押字必以名也而變化機巧則出於其人大抵破真爲草取其便書若柳之怪王之歪亦異也　國朝押字之製雖未必名而上下多用一畫葢取地平天成之意凡釋褐入官者皆吏部畫字三日以驗異時文移之真僞故京都有賣花字者隨人意欲必有宛轉藏頭苟知所本則當以名庶不乖古義云

方勺泊宅編云東坡就逮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力陳其可貸之狀劉莘老蘇子容同輔政子容曰非

得張安道書不稱名但著押字華老曰某亦得書
尚未啓封令取視之亦押字也今人罕知故記之
按東觀餘論云唐文皇令群臣上奏任用真草惟
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爲花押魏晉以來法書至梁
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帋縫
間故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衹是書名耳後人花
押字與名殊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
字於移檄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又孫
公談圃云先朝人書狀簡尺多用押字非自尊也
從簡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押字其來久矣

畢文簡公與寇萊公一帖尾用押字之下却有拜
啓字此正以押字代名也景德間士大夫質厚故
此風尚存元豐間相去方七十餘年已爲罕見今
固不復有矣

九里松牌

北山九里松牌吳說書高宗詣天竺遂親御宸翰徹
去其書吳未幾守信州陛辭高宗因與語云九里
松乃御書乎吳唯唯復云朕嘗作此三字覩之終
不如卿吳益遜謝辭退即令再揭元牌逾索之
乃付于天竺寺院復令植道旁今所榜是也

書家類

倉頡

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實有
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錄字於是窮天地之變
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
創文字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乃潛藏治百有一
十載都於陽武終葬衙之利鄉亭（春秋元命苞）

李斯

秦丞相李斯曰上古作大篆頗行於世最爲古遠人
多不能詳今刪略繁者取其合體參爲小篆斯善

書自趙高已下咸見伏焉刻諸名山碑璽銅人並
斯之筆書秦望紀功石乃曰吾死後五百三十年
當有一人替吾迹焉（出蒙恬筆經） 又云斯書如爲冠蓋

蕭何

前漢蕭何善篆籀爲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題其額觀
者如流何使禿筆書（出羊欣筆陣圖）

崔瑗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駰子玉官至濟北相
文章蓋世善章草書師於杜度媚趣過之點畫精
微神變無礙利金百鍊美玉天姿可謂冰寒於水

也袁昂云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
章草入神小篆入妙 出書斷

張芝

張芝字伯英惟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尤善
章草又善隷書韋仲將謂之草聖又云崔氏之肉
張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字皆一筆而成伯英草
行入神隷書入妙 出書斷 伯英書如漢武愛道憑虛
欲仙 出袁昂書評

張昶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爲黄門侍郎尤善章草書類

伯英時人謂之亞聖文舒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隷
入能 出書斷

劉德升

劉德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即
以草剏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
並師其法世謂鍾繇善行押書是也而胡書體肥
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出書斷

師宜官

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
者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
方寸千言甚矜其能而性嗜酒或時囊空至酒家
因書其壁以售之觀者雲集酤酒多售則鏟滅之
後爲袁術將鉅鹿耿球碑術所立宜官書也 出書斷
宜官書如鵾翅未息翩翩自逝 出袁昂書評

梁鵠

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人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
善八分書知名舉孝廉爲郎官亦在鴻都門下遷
選部郎靈帝重之魏武甚愛其書常懸帳中又以
釘壁以爲勝宜官也於時邯鄲淳亦得次仲法淳
宜爲小字鵠宜爲大字皆不如師之用筆盡勢也

蔡邕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人儀容奇偉篤孝博學能書
善音明天文術數工書篆隷絶世尤得八分之精
微體法百變窮靈盡妙獨步古今又剏造飛白妙
有絶倫伯喈八分飛白入神大篆小篆隷書入妙
女琰甚賢亦工書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内得
一素書八角垂芒篆寫李斯并史籀用此筆勢伯
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叫喜歡若對數十人伯喈
因讀誦三年便妙達其旨伯喈自書五經於大學
觀者如市 出羊欣筆法 蔡邕書骨氣洞達精爽入神 出袁

劉景升

董北苑云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也表初在俊厨顧及之列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觀三國志注載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耶則翰札之工又其餘事

胡昭

胡昭字孔明穎川人少而博學不慕榮利有夷皓之節甚能籀書真行入妙衛恒云胡昭與鍾繇並師

於劉景昇俱善草行而胡肥鍾瘦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羊欣云胡昭肉張芝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骨張華云胡昭善隸書茂先與荀勗共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出書斷

鍾繇

魏鍾繇字元常少隨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遂與魏太祖邯鄲淳韋誕等議用筆繇乃問蔡伯喈筆法於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墳墓遂得之由是繇筆法更妙繇精思學書臥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書象之繇善三色書最妙者八分出羊欣筆陣圖繇尤善於曹喜蔡邕劉德昇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淵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雖古之善政遺愛結人於心未足多也若其行書則羲之獻之之亞草書則衛索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爲最太祖四年薨書評云元常隸行入神草書八分入妙出書斷鍾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實亦多奇出袁昂書評

鍾會

鍾會字士季元常少子善書有父風稍備筋骨美兼行草尤工隸書逸致飄然有凌雲志會常詐爲荀勗書就勗母鍾夫人取寶劒會兄弟以千萬緡造宅未移居勗乃潛畫元常形像會兄弟入見便大感慟勗書亦會之類也會隸行章草並入妙出書斷

韋誕

魏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太僕端之子官至侍中伏膺於張伯英兼邯鄲淳之法諸書並善題署尤精明帝陵雲臺初成誤先釘榜未題署以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以戒

子孫無為大字楷法袁昂云如龍拏虎擲劔拔弩張張茂先云京兆帛誕誕子熊頴川鍾繇繇子會並善隸書初青龍中洛陽許鄴三都宮觀始就詔令仲將大為題署以為永制御給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兼斯喜之法非紈素不妄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者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然草書之妙亞乎索靖也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仲將八分隸書章草飛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將工書子熊字少季亦善書時人

云名父之子克有二嗣世所羡焉 出書斷

王羲之

晉王羲之字逸少曠子也七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爾何來竊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母曰爾看用笔法父見其小恐不能秘之語羲之曰待爾成人吾授尓也羲之拜請父喜遂與之不盈朞月書便大進衛夫人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有用筆訣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晉帝時祭北郊令羲之更祝板工人削之筆入木三分三十三書蘭亭序三十七書黃庭經書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自言真勝鍾繇羲之書多不一體 出羊欣筆陣圖 逸少善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逸少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妙妻郗氏甚工書有五子獻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並工章草 出書斷 羲之罷會稽住蕺山下旦見一老姥把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問此欲貨耶一枚幾錢答云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每扇五字姥大悵惋云舉家朝飡俱仰於此云何書壞王答曰無所損但

道是王右軍書請一百既入市人競市之後數日以數扇來詣請更書王笑而不答又云羲之曾自書表與穆帝專精任意帝乃令索紙色類長短濶狹與王表相似使庾翼寫倣一毫不異乃題後答之羲之初不覺後更詳看廼歎曰小人亂真乃爾羲之性好鵞山陰曇禳村有一道士養好者十餘王清旦乘小船故往看之意大歡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言性好道又欲傌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書道德各兩章便合群以奉羲之停半日為寫

畢籠鵞而歸大以爲樂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給意甚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榧几王便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往歸郡比還家其父已削刮都盡出圖書會粹

王獻之

王獻之字子敬尤善草隷幼學於父習於張芝後改變制度別創其法率爾師心冥合天矩初謝安請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乃說韋仲將題靈雲臺之事子敬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

其有此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子敬年五六歲時學書右軍從後掣其筆不脫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遂書樂毅論與之學竟能極小真書可謂窮微入聖筋骨緊密不減于父如大則尤真而寡態豈可同年唯行草之間逸氣過之及論諸體多劣右軍總而言之季孟差耳子敬之行草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能出書斷

外國書

有康昕者善草隷王子敬常題方山亭壁數行昕密改之子敬後還過不疑又爲謝居士題畫象以示子敬子敬歎其能以爲西河絶美昕字君明乃外國人官至臨沂令

謝安

謝安字安石學正於右軍右軍云卿是解書者然而解書爲難安石猶善行書亦猶衛洗馬風流名士海内所瞻王僧虔云謝安入能書品録也安石隷行草并入妙兄尚並工書出書斷

韋昶評書

晉韋昶字文休京州刺史之玄孫官至頴川太守散騎常侍善古文大篆及草奇而且勁太元中武帝

改治宮室及廟諸門並欲獻之題額獻之固辭乃使劉瓌以八分書之後又使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問王右軍父子書君以爲云何答曰二王自可謂能未是知書也昶善作筆子敬得其筆以爲奇絶

蕭思話

宋蕭思話蘭陵人父源冠軍瑯琊太守思話官至征西將軍左僕射工書學於羊欣得其體法無奇峯壁立之秀連岡盡望勢不斷絶亦可謂有功矣王僧虔云蕭全法羊風流媚好殆欲不減筆力恨

弱袁昂云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出書斷）

王僧虔

瑯琊王僧虔傳通經史兼善隸左僕射尚書令謚簡穆公僧虔長子慈年七歲外祖江夏王劉義恭迎之入中齋施寶物恣其所取慈惟取素琴一張孝子圖而已年十歲共時輩蔡約入寺禮佛正見沙門等識悔約戲之曰衆僧今日何乾乾慈應聲荅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興蔡氏之宗約興宗之子也謝超宗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荅云慈書與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鳳之子慈歷侍

中贈太常卿約歷太子詹事（出談藪）

蕭子雲

梁蕭子雲字景喬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嘗大書蕭字後人匣而寶之傳至張氏賓護東都舊第有蕭齋前後序皆名公之詞也（出尚書故實）

僧智永

陳永欣寺僧智永師遠祖逸少章草及草書入妙行入能兄智楷亦工書丁硯亦善隸書時人云丁真永草（出書斷）

僧智果

隋永欣寺僧智果會稽人煬帝甚善之工書銘石甚爲瘦健造次難類嘗謂永師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於膚肉山水不厭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幽傷於淺露若吳人之戰輕進易退勇力而非武虛張誇耀無乃小人儒乎智果隸行草入能（出書斷）

唐太宗飛白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自草書屏風以示群臣筆力道勁爲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

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又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出尚書故實）

漢王元昌

唐漢王元昌神堯之子善行書諸王仲季韓王曹王亦其亞也曹則妙於飛白韓則工於行草魏王魯王亦韓王之倫

歐陽詢

唐歐陽詢字信本博覽今古官至銀青光祿大夫率

更令書則入體盡能筆力勁險高麗愛其書嘗遣使請馬神堯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貞觀十五年八十五卒詢飛白隸行草入妙大篆章草入能出書斷

率更嘗出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步復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去今開元通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乃歐陽率更書也出國史異纂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會稽人也仕隋爲秘書郎煬帝知其才嫉其鯁直一爲七品十餘年仕唐至秘書監文皇曰世南一人遂兼五絕一博學二德行三書翰四詞藻五忠直有一於此足謂名臣而世南兼之行草之際尤所偏工本師釋智永及其暮歯加以遒逸卒年八十九伯施隸草行入妙出書斷

褚遂良

褚遂良河南人父亮太常卿遂良官至僕射善書少則法虞監長則祖師右軍真書甚得其媚趣顯慶中卒年六十四遂良隸行入妙亦嘗師受史陵史亦有古直傷于踈瘦出書斷

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若此褚曰何如歐陽詢虞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君豈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出國史異纂

高正臣書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卿習右軍之法睿宗愛其書張懷素先與高有舊朝士就高乞書張或屢書之高嘗爲人書十五紙張乃戲換其五紙又令示高高再看不似其書笑曰必是張公也乃審其所換五紙客曰猶有在高又視之竟不能辨高嘗許書一屏踰時張大悵惋遂致意於陸東之使爲書告于高高嫌之不將入帙爲鼠所傷乃持去張公曰此鼠甚解正臣意風調不合一至於此正臣隸與行草入妙

開元體

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爲醜怪惡體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唐官告在世爲褚陸徐嶠之體猶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從肥開元已前古氣無復有矣

徐浩僧虔書法

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爲顔真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脉來教顔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王紹宗

王紹宗字承烈官至秘書少監祖述子敬欽羨柬之其中小真書體篆猶佳其行書及章草次于真書與人書云老夫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恒精于心虛神精思以取之每與吳中陸大夫論及此道明日不覺已進陸後訪知嗟賞不少置將余比虞七以虞亦不臨寫故也但心馳目想而已聞虞祭布被中恒手畫腹皮與余正同也承烈隸行草入能

范文度

范文度所臨蘭亭不拘拘然求合其形似而書得右軍用筆之意真所謂善學柳下惠者歐陽公集古録已載此書恨未之見今始識面信名下無虛士

鄭廣文

鄭虔任廣文博士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後自寫所製詩并書同爲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絶 出尚書故實

李陽冰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之後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載絳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爲怪異李陽冰見之寢卧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書是唐初不載書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時人謂之碧落碑 出國史補

李邕書

[illegible]得李邕書不甚好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尋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爲字絶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二可以通其餘予偶從邕書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窗信筆

張旭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顔真卿旭言始吾聞

王與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大娘舞劒器而得其神飲醉輙草書揮筆大呼以頭搵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爲張顛醒後自視以爲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長史無間言 出國史補

僧懷素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 出國史補

楊凝式字法

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子人

莫測也其筆札豪放傑出風塵之際歷後唐周漢卒能全身名其智與字法亦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題記平居好事者置賓主坐右以爲清玩五代文章卑泥字畫從之楊凝式筆跡雄強往往與顔柳相上下今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解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耳惟蔡君謨書資格既高而學亦至當爲本朝第一

李煜書

宣和間蔡寶臣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蔡絛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皇中作一疏禱於釋氏頓兵退之後許造佛殿若干所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其數皆甚多字畫潦草然皆道勁可愛蓋危迫窘急中所書也又有看經發願文自稱蓮峯居士李煜又有長短句臨江仙而無尾句劉延仲爲補之云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爲之遷就其事耶予每見筆輙書故江鄰幾比予爲風法華

文正公書法

宋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書與樂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許書少曲董狐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實入晉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荆公字本無所解評者謂其作字似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謂荆公字法出於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荆公書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荆公字在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稱之耶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不猶愈山谷獻諛於王安石乎

蔡君謨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爲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意何如哉

蔡襄洛神賦

予頃時於陝府道間舍於逆旅因步行田間有村學教授二三小兒與之語言皆無倫次忽見案間有小兒書卷其背乃蔡襄寫洛神賦已截爲兩段其一塗汚已不可識問其何所自得曰吾家敗籠中

物也問更有別紙可見否乃從壁間書簏中取二三十紙大半是襄書簡亦有李西臺川箋所寫詩數紙因此隨以白紙百餘幅易之欣然見授問其家世曰吾家祖嘗亦爲大官吾父罷官歸死於此吾時年幼養於近村學究家今從李姓然吾祖官稱姓名皆不可得而知頃時如此紙甚多皆與小兒作書卷及糊窗用矣今日已暮乃歸旅舍明日天未曉即登途不及再往至今爲恨

東坡書法

王初寮履道評東坡書者衆矣劍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恣態橫生不矜而姸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疎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纚纚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米芾書法

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於海內芾於眞楷隸篆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如六朝墨翰副在筆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意效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藉風骨

自然超逸也又芾之詩文無蹈襲出風烟之上覺其詞翰固有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之

胡銓

胡忠簡銓之在宋世不獨其忠鯁蓋於一時至于心畫亦端嚴勁挺可爲世法孝宗嘗謂忠簡曰卿寫字宛如卿爲人對曰臣幼法顏眞卿今自成一家耳上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治疊書画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眞蹟太上與朕詳玩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澟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爲後代式但其後爲秦檜批

林汙漬者良多朕啓太上令工逐行裁去裝褙一
矣宋之諸帝高宗最善書忠簡手筆爲帝所賞愛
則其精可知矣後世但稱韻其乞斬秦檜之疏而
此則或未知也□爲表出

僧善大書

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求書待詔皆未能也詔求
善大書者有僧請爲方丈字以沙布地爲團字張
圖於上東縛爲筆漬墨倚肩循沙而行或脫袈裟
投墨盆中擲以爲點遂賜紫衣

趙集賢

■■賢與人寫碑若非芊紹之刻則不書亦以此人
猶能知其筆意耳

金琮

南都赤松金琮元玉書宗趙魏公有樓名極高門接
每夜學書燃燭一枝價一分每月豫送燭銀三錢
寒暑無間晉趙書甚多以書法擅當代然人品又
高無枉道干謁是以公存日書名尚未顯殁後人
得片紙爭愛之同時有九峰徐霖子仁亦宗趙又
宗朱文公晚年筆爛可厭然篆宗周伯奇名不在
元玉之下但士類鄙其縱横能使城南豪富

供用不及赤松之養高也當是時詩句則謝子象
雲山則史庭直小景則王孟仁填詞則陳大聲蘊
藉風雅爲南都一時之重今皆零落矣

張汝弼

草書入我　朝莫並駕於張東海汝弼蓋其操縱開
闔投筆所向無不如意且姿態横發不復襲前人
畦畛疑顛素以後僅入妙品世所謂斜蚓驚蛇未
足喻也當時乞書者塞戶幾於鐵門限聲譽而遠
夷求募至以十金購書一紙今歿世未久搜訪真
蹟不可多得矣然以其多出新意故識者有古法

變壞之言暇日考玩所見亦頗合乃知晦翁謂本
朝書法至蘇黃米蔡而一壞殆非過論

章友直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師翰林院篆字待詔
數人聞其名然心未之服也俟其至俱來見之云
聞妙藝久矣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
圖即令洮墨濡毫其一縱横各作十九畫成一碁
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麁細間架疏
密無毫髮之失諸人見之大驚嘆服再拜而去

三宋

二宋者宋克宋廣宋璲也克字仲温號南宮生姑蘇人其書專工章草廣字昌裔松江人書學素師燕善行草亦入能品璲字仲珩乃潛溪學士之次子官中書舍人其書宗康里子山亦可稱入室者嘗見其書玉兎泉聯句詩云玉兎泉在南京應天府儒學中

國朝善書

國初諸公儘有善書者但非法書家耳其中惟吾松二沈聲譽籍甚受累　朝恩寵然大沈正書做陳谷陽而失之於軟沈民望草書學素師而筆力欠

勁章草宗宋克而乏古意此後如吾松張東海姑蘇劉廷美徐天全李范菴祝枝山南都金山農徐九峯皆以書名家然非正脉至衡山出其隸書專宗梁鵠小楷師黄庭經爲余書語林序全學聖教序又有蘭亭圖上書蘭亭序咄咄逼右軍乃知自趙集賢後集書家之大成者衡山也世但見其應酬草書大幅遂以爲枝山在衡山上是見其杜德機枝山小楷亦臻妙其餘諸體雖備然無晋法且非正鋒不逮衡山遠甚何氏語林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　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八

海右閔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書法類

書法總論

真行草書之法其原出于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圓勁古淡則出于蟲篆點畫波發則出于八分轉換向背則出于飛白簡便痛快則出于章草然而其草與行各有體制歐陽率更顔平原輩以真爲草李邕李西臺輩以行爲真亦以古人有專工正書

者有專工草書者信乎不能兼美也或云草書千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眞書一字意以爲草至易而真至難豈真知書者哉大抵下筆之際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通心手相應斯爲妙矣白雲先生歐陽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概孫過庭論之又詳皆可參稽

書法源流

宜春劉才卿序古今書法源流云黄帝時蒼頡作古文周宣王時史籀作今文秦李斯損大篆作小篆

時始皇好征伐法令繁劇軍期嚴速篆字難猝就
乃約大小篆歸之於楷且稍作波勢謂之隸書欲
其省工而便於隸佐書也故亦曰佐書始皇便之
乃行於世又有王次仲以當時字體少波勢乃增
之爲八分因其字方八分遂以爲名漢史遊復解
散隸體而爲章草劉德升破隸體作行書張伯英
變行書作大草已上才卿所考訂亦詳矣按藝文
志不以小篆爲李斯而以爲程邈亦必有據歐陽
集古錄跋以隸與八分爲一體趙明誠金石錄云
隸書者今之楷書是也亦曰真書亦曰正書自唐

以前皆稱楷字爲隸蓋明誠以今之楷字爲隸而
以有波勢爲八分予家有漢刻三十冊以其筆勢
考之可見矣

真書

真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
之妙無出鍾元常其次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
瀟洒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
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
其證也矧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
入矩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大小

跡寄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
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
之疎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畫少者宜肥魏晉書
法之高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
專喜方正極意歐顏或者專務勻員獨師虞永或
謂體須精匾則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或
又欲其瀟散則自不塵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豈
足以盡法書之美哉真書用筆自有八法常采古
人字列以爲圖今略言其指點者字之眉目全藉
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骨

體欲其平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
堅實ノ音瞥乀音拂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
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
履欲其沉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
顏柳始正鋒爲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
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住住則有力
轉欲不滯滯則不遒然而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
而後勁不可不知懸針者必欲極正自上而下端
若引繩垂而復縮謂之垂露翟伯壽問於米老曰
書法當何如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

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絶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多露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深藏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

草書

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踴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羲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矩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效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從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乃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誤領失錯反爲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況今世哉又論草法云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折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曲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之迹錐畫沙者欲其勻而藏鋒壁

折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

用墨

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筆鋒欲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則屈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又安能如人意耶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勿勁蓋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

行書

嘗考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不同大率變眞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于章行出於眞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苦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顔楊張永蘇米亦後世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爲貴少有失悞亦可輝映所貴乎濃纖間出血脉相連筋骨老健風神

洒落姿態備具真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
有草之態度必須博習可以兼通

古人用墨

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滿研池以供一日之用不盡
則棄去來早再作故研池必大而深其草篆隸皆
用濃墨至行草過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近世
傳朋溪得古人筆法其他不及也

韋續書訣

鍾繇教其子曰學書須精思吾學三十年坐則畫地
卧則畫被竊見萬物皆效象之書乃臻妙

蔡邕入嵩山石室中得素書八角垂芒如篆籀
草書須接前連後字有點者字竟乃安點隸書太急
則墨不入紙隸有擊石之波八分書有隼尾波最
為難得

張長史曰褚河南論用筆當如印泥畫沙始不悟後
于江岸見沙地平淨以錐畫字媚好可愛始信長
史之言貴藏鋒也

虞世南書體段遒媚舉止不凡能中更能妙中更妙

筆陣圖云硯水者城池也紙者陣也筆者刀梢也墨
者兵也心意者將軍也結構者謀略也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
作一點如高峰墜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縱
如驚蛇入草

王逸少云紙取東陽魚卵墨取廬阜松烟又云字多
肉少骨者謂之墨猪

字法相傳

蔡文姬傳云八法蔡邕授於神人而傳崔瑗及女文
姬文姬傳鍾繇繇傳衛夫人夫人傳王羲之羲之
傳獻之獻之傳外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
蕭子雲子雲傳智永智永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

詢詢傳陸柬之柬之傳姪彥遠彥遠傳張旭旭傳
李陽冰陽冰傳徐浩顏真卿鄔彤韋玩崔邈等二
十三人

善書懸手

蘇黃兩公皆善書皆不能懸手逸少非好鵝效其宛
勁爾正謂懸手轉腕而蘇公論書以手抵案使腕
不動為法此其異也

正草兼有

前人多能正書以代草書蓋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則
端雅莊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劔儼立廊廟草則

騰蛟起鳳振迅筆力頴脫毫舉終不失真所以祢
高帝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何如僧虔曰臣正書
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是臣無
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故知學書者必知正草
二體不當闕一故鍾王草以此擅名

宋書之弊

書學之弊無如宋朝作字直記姓名爾其點畫位置
殆無一甚名世先皇帝尤喜書至立學養士惟得
杜唐稽一人餘皆體仿了無神氣因念東晉渡江
後猶有王謝而下朝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

彬彬盛哉至若紹興以來雜書遊絲書惟錢唐吳
說篆法惟信州徐兢餘皆碌碌可歎

五體字法

古人作字有真行草隸篆五體往往篆隸各成一家
真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筆意本不同毎拘於點畫
勾捻竪撇皆無放意自得之迹故别為户牖若通
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閉塞惟在得其道而
已非風神頴悟力學不倦至有筆冢研山者似未
易語此

字病

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詩云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
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勾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
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由是論
之古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其
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劲不
貴枯枯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
皆字病也

夢授書法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
授以摺紙書書法自此差進與他人都不曉蔡元

長見而驚曰法何大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
厚以真字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筭子然真
字復有體勢乃佳耳

撥鐙

錢若水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聲得之
凡五字擫押鈎格抵用筆雙鈎則點畫遒勁謂之
撥鐙法希聲云昔二王皆傳此法希聲以授沙門
䛒光入長安為翰林供奉希聲猶未遇寄詩曰筆
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illegible][illegible]
手應念江頭淜澼人䛒光因引薦希聲于貴倖後

至宰相刁衎言江南後主得此法書絶勁復增二字曰導送今待詔尹熙古亦得之所書爲一時之絶李無惑工篆亦得其法查道始習篆患其體勢柔弱熙古教以此法仍雙鉤用筆經年始習熟而篆體勁直甚佳

蒼史書法

予嘗謂字法之微妙功均造物迹出窈冥未易以點畫之工便爲至極蒼史始意幽演發爲聖迹勢合卦象德該神明開闔形制神化天下至秦漢諸人悉胸次萬象布置規範想見神游八表道冠一時

或帝子神孫廊廟才器稽古入妙用智不分經明行脩操尚高潔故能發爲文字照映編簡至若虎視狼顧龍駭獸奔或草聖草賢或絶倫絶世冥合天矩觸奎造極非夫通儒上士詎可語此豈小智自私不學無識者可言也

郝經論書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皆名言也凡元人評書畫皆精當遠勝宋人

書法肥瘦

方遜志云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曰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此言非特爲女色評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不清則不妙予戲答曰豐艷不豐則不艷子淵首肯者再

逸少晚成

唐人謂逸少天資不及工用故初不勝郗庾而暮年方妙予謂不然衛夫人見逸少學書拊膺而嘆曰後當勝巳此豈無天資者耶而暮年方妙者乃大器晚成爾

獻之書法

晉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寳當時名士巳愛重若此而唐人評獻之謂雖有父風殊非心巧字勢疎瘦如枯木而無屈伸若餓隸而無放縱鄙之而無佳處豈唐人能書者衆而好惡遂不同如是耶

義之鬼

虞世南書冠當時人謂爲義之鬼(字錦集)又竇臮謂李陽冰篆爲筆虎

薛稷善書

薛稷河東人官至太子少保學書于褚猶尚綺麗好膚肉得師之半可謂河南公之高足甚爲時所珍尚稷隸行入能

宋名世書

得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有一好縈之便不工也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

者凡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何如對曰臣書刷字

足書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用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未甞失落書跡官楷書不如也(出酉陽雜俎)

古今書評

梁武帝命袁昂作書評今法帖第五卷智果書此一段謂爲梁武帝評書中典籤閣書目亦然誤也其略曰王僧虔書猶如揚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悦舉體沓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少有意氣而姿顔自足精神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徒尚風軌然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氣甚峭快柳彦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可絶王右軍書

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廣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雲之見白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笑樹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之鏤金桓玄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文譜范懷約真書有力草行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謳韵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花散空中流徹自得李岩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紹之書如龍遊霽漢繾綣可愛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单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

乃成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梁鵠書如龍威虎震劍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憑虛欲仙衛桓書如插花舞女援鏡笑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實爲卓異米元章採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云僧智永書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書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書如學休糧道士神定雖清而體氣疲困歐陽詢書如新瘥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書如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真卿書如項羽挂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將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書如乍富山民舉動倔強禮節生疎徐浩書如蘊德之士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師傳書如龍遊天表虎踞溪旁神情自若骨法清虛周越書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空健而鋒刃交加錢易書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書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繁華蘇舜欽書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書如宮女插花嬌媚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

高宗論本朝書翰

宋高宗論本朝士人自國初至今殊乏以字畫名世縱有不過一二誠非唐比羊欣書如婢作夫人羞澁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書效其體蓋米法欹側頗協不堪位置之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效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臺者耶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書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始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

入格律欲度驊騮終以駸駸不爲絕賞繼蘇黃米蔡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鷄野鵠識者自有優劣尤勝泯然與草木同腐者矣

宋名賢書

朝中名賢之書惟蔡莆陽蘇易簡許公蘇東坡黃山谷蘇子美秦淮海李龍眠米南宮吳練塘傅王逸少皆有古人之態莆陽典重有法度蘇許公無愧楊法華東坡草聖得意咄咄逼真顏曾公山谷乃懸腕書深得蘭亭風韵然行不及真草不及行子美乃許公之孫自有家法草聖可亞張長史淮海

專學王小楷姿媚遒勁可愛龍眠于規矩中時飄逸綽有晉人風度南宮本學顏自成一家於側掠努趯循古法度無一筆妄作錢塘深入太令之室昨作鍾體過少殆欲欺陵懷素或謂過矣

學書爲樂

蘇子美嘗言明窓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少其不爲外物移其好者又特希也予稔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爲樂則自足有餘自少所喜事多幾中年以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爲或力有所不

能而止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爲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賢者留意於此不爲無益也

鳳凰翻身

木瀆張思聰模古帖自名鳳凰翻身

刁斗錄

浩陵有張飛刁斗錄其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詩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仇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劍珮人間刁斗見銀鉤空餘諸葛秦州表左祖何人復爲劉此詩盖述劉豫州事而美飛之兼文翰也人祗知飛驍將耳而乃善文事若此予讀岳武穆公送張紫陽北伐詩雄渾悲壯即唐名家不是過古之名將不偏才如此二公且同譜予偶撫及錄之

雜書四事

章丞相申公子厚以能書自負性專揮翰雖任政府暇時日書數幅予嘗見雜書一卷凡九事因載其四于此一云東漢魏晉皆以八分題宮殿榜今石刻東漢魏晉皆用八分許昌群臣勸進與受禪壇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謂爲隸書

而不知隸書乃鍾會正書耳世俗亦往往從而謂之隸書何昏蒙妄惑如此耶一云書學名家乃多父子祖孫豈不由師授傳習之有素乎崔張鍾杜衛索王庾諸人是也一云吾頃見蘇浩然兄弟言其曾祖叅政所收古書畫盡付幼子掌之既而諸兄弟以其素所愛不復取悉以畀之所與共者十一二而已其叅政之幼子官洪洲卒于官書畫皆散失不復存今諸房所共有者是十一二之粗者爾然猶足以甲士族也一云學書須先曉規矩法度然後加以精勤乃至於能能之不已至于心悟

而自得乃造於妙由妙之極遂至於神要之不可無師授與精勤耳凡用筆日益習熟日有所悟悟之益深心手日益神妙力在手中而不在手中必須用力而不得用力應須在意而不得在意此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傳也

字學傳受

王右軍本學衛夫人其後遂妙絶天下所謂風斯在下也東坡字本出顏魯公後遂自名家所謂青出於藍也

衛夫人名爍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

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杜甫謂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

刻字假名

唐李邕善書仍自刻多假立刻字人名如伏苓芝黄仙鶴之類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八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文用類

總論

伏羲初以木刻字軒轅易以刀書虞舜造筆以漆書于方簡刑夷作墨史籀始墨書於帛仲由作硯蔡倫作紙

養筆墨硯紙

養筆以硫黄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借其色養硯

以文綾蓋貴乎隔塵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蓬溪子遵之

寶相枝

開平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貽矩寶相枝各二十龍鱗月硯各一寶相枝斑竹筆管也花點勻密如兔毫石紋似龍鱗硯形象月真歙產也

文具列號

歐陽通善書脩飾文具其家多藏遺物皆就刻名列號有一研室曰紫方館金床盛研滴曰金小相鎮帋曰套子龜熏陸香魁小連城玉琉千均皮水瑩

鍾張易象人曰鍾氏芸筆曰睦宗郎君格槽日半

身龍

茶墨

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以爲然

筆墨別名

楊達贈姚月華以筆墨書側理云奉送不律喻麋有二女侍在側問曰不律喻麋何也女曰楚謂之聿

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皆筆名也漢人有墨名曰喻麋女子博物有如此者

藏鋒都尉

蜀多文嬪亦風土所致薛濤嘗作四友贊其畧曰磨潤澤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畝以休休傳記止載菖蒲花發五雲高之句而遺此故錄之

尺二冤家

少師楊凝式書畫獨步一時求字者縑軸堆疊若垣牆少師見則浩歎曰無奈許多債主眞是尺二冤家

蠻箋

世說蔡倫造紙倫後漢和帝元興年中常侍擣故魚網作紙三輔故事云衛太子以紙蔽鼻前漢已有之又和熹鄧太后貢獻悉斷歲時但貢紙筆而已葢紙舊亦有之特蔡倫善造耳非創也唐中國紙未備多取于外夷故唐人詩中多用蠻箋字亦有謂也高麗歲貢蠻紙書卷多用爲襯日本國出松皮紙又南番出香皮紙色白紋如魚子又苔紙以水苔打爲之名側理紙薛道衡詩云昔時應春色

引綠泛青溝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銀鈎又扶桑國出芨皮紙今中國惟有桑皮紙蜀中藤紙越中竹紙江南楮皮紙南唐以徽紙作澄心堂紙得名若蜀箋吳箋皆染擣而成蜀箋重厚不佳今吳箋爲勝

蜜香紙

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青紋如魚子極香且堅韌水漬之不潰爛太康五年秦獻三萬幅帝以百幅賜杜預令寫所撰春秋釋例傳集註解以進

紙墨

肅子良王僧虔書曰佐伯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
一點如漆佐伯人名也
卯兒品
建中元年日本國真人興能來朝善書札有譯者乞
得章草兩幅沙苑楊履顯德中爲翰林編排官言
譯者乃遠祖出兩幅示余筆法有晋人風韵紙二
幅一云女兒青微紺一云卯兒品晃白滑如鏡面
桃花紙
楊炎在中書後閣糊窓用桃花紙塗以水油取其甚
明 鳳池編

十樣鸞牋
薛濤詩云十樣鸞牋出益州成都古今記載其目曰
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
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紅凡十樣又有松花金沙
流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別即其異名又蜀志
載王衍以霞光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蠙霞光即
深紅牋也又有百韻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爲
名其次學士牋則短于百韻焉
孟氏十錦
孟氏在蜀時製十樣錦名長安欣天下樂鵰團宜男

實界地方勝獅團象眼八塔韵錢梗衮荷
蠲紙
溫州作蠲紙潔白堅滑大畧類高麗紙東南山出紙
最多此當爲第一焉由拳皆出其下然所作甚少
政和以來方入貢權貴求索寖廣而紙户力不能
勝矣吳越錢氏時供此紙者蠲其賦役故號蠲紙
澄心堂紙
建業澄心堂即今內橋中兵馬司遺趾也李後主時
製紙極光潤滑膩往往書畫多藉之故劉貢父詩
云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今得之當不識梅聖俞詩

云靜几鋪寫無塵埃又詩云堪入右軍跡慙無幼
婦辭劉原父云斷氷折圭作宮紙王文正公云前
涸肯數荆州池子嘗獨步月下至內橋上因誦諸
詩想見此紙之妙
筆記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篇顏之推曰讀天下
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雌黃與紙色類今故用之
以滅誤字今人用白紙而好事者或用雌黃滅誤
字殊爲不類佛道二家寫書尤用黃紙或曰古
何用黃紙曰以黃染之可用辟蠹今國家詔勅用

黃紙故私家避不敢用也

辟蠹

秘閣閒談云龍州有石魚子置書籍中能辟蠹談叢云寒食麵臘月雪水爲糊則不蠹洞天清錄云硬黃紙唐人多用以書染以黃蘗取其辟蠹又以其紙如漿澤瑩而滑故善書者多取之以作字

白本

古人謂書爲黃卷者以書紙染以蘗汁其色正黃今人書以紙堅白者爲上與公府冊籍無殊易蠹易敗非黃卷舊矣韓魏公家傳云爲相時以崇文

白本書歲久多蠹乃擇儒臣編校收遺逸刊訛謬而補寫之又以黃紙爲別本以絕蠹敗今人白紙書宋人所謂白本也

窗紙書詩

段九章詩成無紙就窗裁故紙連綴用之九章字惠文逢原記

紙封九錫

薛稷爲紙封九錫拜楮國公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界道中郎將非晷

墨

古者之墨多以石磨汁而書或云是延州石液爲之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云是漆烟松煤夾和者爲丸蓋晉人以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後方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烟墨以多年老松烟和以麋鹿膠爲之所謂麋鹿膠熟萬杵者也至南唐文物之盛遂有李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以松烟爲之宋熙豐間張遇供墨漸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東坡先生頗稱賞焉元祐間潘谷造墨蘇黃諸公皆稱之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輩世亦不乏更有雪蓋齊峯之

墨不減前輩近世惟三衢葉茂實得製墨之法青黑不凝滯盛名之下無虛也惜亡後子不得其傳大不及之而翁彥卿等往往盜茂實名逐利而已

磨墨法

書大字用松煙墨每患無光彩而墨易脫偶得太乙宮易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以明黃水膠半兩許用小盂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時以膠水兩蜆殼研至五色見浡作再添膠水[illegible]墨可書則止如覺滯筆入生姜自然汁少許或濃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亦可

古制墨法

古墨法云烟細膠新杵熟蒸勻色不染手光可射入造墨惟膠爲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膠法取新犀牛革及筋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剉不用入冶成膠即以和烟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材皆牛革之棄餘故雖號鹿膠去古賤法猶遠無恠乎墨品之下也徽墨今名第一者上比潘谷蔡瑫中間猶容十許人况李廷珪乎

紅白二墨

楚王靈夔使人造紅白二墨爲戲及書寫衣服黑衣用白書白衣用紅書自成一家 大唐龍髓記

三百刺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峯煤和針魚腦入金溪子手中錄離騷古本如公止提綾紋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三百刺

五劍堂

范丞相質一墨表曰五劍堂造匣曰天關第一煤究其所來實遼東之物

射香月

韓熙載留心翰墨四方膠煤多不合意延歙匠朱逢於書館旁燒烟作墨供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文曰玄中子又曰射香月

月團

徐鉉兄弟工翰染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曰此價直三萬

唐卿論墨

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墨嘗謂余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於墨而竟亦不能香也不若並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

衰陳惟達之墨一篋十年而麝氣不入但自作松香耳蓋陳墨膚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外雖美而中疎爾

李廷珪墨

唐末墨工李超與其子李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廷珪始名邽其後改今名故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廷珪字者僞也墨亦不精廷珪之弟廷寬寬之子承宴宴之子文用皆能世其業皆不及廷珪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廷珪墨爲染飾今人間所有皆其時餘物

耳有貴族常惧遺一丸於池中爲水所壞因不
復取既踰月臨池飲又墜一金器焉乃令善水者
取之併得其墨光色不變表裡如新其人益寶藏
之

李氏故物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錠不爲文理質如金石潘谷
見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

墨磨人

宋石昌言藏李廷珪墨不用但玩之而已或戲曰子
不磨墨墨將磨子後東坡見昌言墓木曰木將拱

矣墨固無恙乎以爲與留與他人樂少年同意

副墨子

蜀人景煥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員墨團曰以此
終吾身墨印文曰香璧陰篆曰副墨子

墨工

張嘒丞試墨仲壽字希靜 李廷珪文禮贄文百年如石一點如漆 潘衡
宣和龍香姓氏磨滅不可辨有御前墨工西字 蒲大韶背卷輕煤佛帳餘馥 德
壽世業英造 朱知常香劑梁杲復古葉邦憲造雪丞墨
寶篆桂堂李世英胡文直周朝武潘衡孫秉彝李
世英男克恭樂温蒲彥輝劉文通郭忠源鏡湖方
氏丞峯緝熙劉士先造 寓菴得李潘心法 俞林丘啟其製尤
墨黃表之善畫墨書寶謝東 徐禧葉茂實翁彥卿

墨封九錫

薛稷爲墨封九錫拜松燕都護玄香太守兼亳州諸
郡平章事是日墨吐黑氣結成稷字狀鄰里來觀
良久乃滅纂異記

筆

或問蒙恬造筆古無筆乎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兔毛
自恬始耳詩云貽我彤管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
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匠者用木斗竹筆

故其字從竹聞或用鹿毛但能染墨成字而已至
蒙恬始用兔毛而製法較精於前故云蒙恬造筆
耳

剪鬚爲筆

嶺南兔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醉失之大惧
因剪已鬚爲筆甚善更使爲之工者辭焉詰其由
因實對遂下令使一户輸人鬚不能致輒責其直

胎髮鋒頭

南朝有姥姥善作筆以胎髮作者尤佳又有筆一名
鋒頭能瑩潤如玉世莫傳其法

鷄毛筆

番禺諸郡如隴右多以青羊毛爲筆昭州擇鷄毛爲筆嶺源有鴨毛筆以山鷄毛雀雉毛間之五色可愛筆有豐狐之毛（傳字云漢末筆有豐狐毛）虎僕之毛（博物志虎僕似豹毛可爲筆）蛉鼠毛（廣志云可以爲筆）鼠鬚（出均州）叛攊羊毛（邛州取麂胁下毛）麝毛狸毛（鄭虔云麝毛狸毛筆）馬毛（嘉州出）羊鬚（陶隱居燒丹封鼎際用羊毛筆）胎髮（鄭虔常用小兒髮爲筆）龍筋（金陵拾遺）爲之然終未若兔毫之妙

幽人筆

司空圖隱于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正當如是（出汗漫錄）

定名筆

唐世舉子將入場嗜利者爭買健毫員鋒之筆其價十倍號爲定名筆筆工每賣一根則錄姓名候其榮捷則詣門求謝

文章貨

羅隱喜筆工甚鳳鳴之筆曰文章貨也吾以一物助子高價即贈雁頭牋百幅士夫聞之懷金問價或以彩羅大組換之（龍鬚志）

寶暈

僞唐宜春王從謙喜書札用宣城諸葛筆號爲翹軒寶暈

筆封九錫

薛稷爲筆封九錫拜墨曹都統黑水郡王兼毛州刺史（龍鬚志）

退鋒郎

趙元逵薄游裘漢濯足溪上見一方磚上題云禿友退鋒郎功成兩鬢傷蒙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蓋好事者瘞筆所在又智永住吳興永欣寺積年學書後有禿筆頭十甕每甕皆數石人求書并請題額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爲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爲退筆塚自製銘誌

玉筆格

雕黑白琅玕三種玉可用須鐫刻象山峯聳秀而不俗方可或碾作蛟螭尤佳常見一士家用玉作二小兒交臂作劇頭面黑紅脚下白以之格筆奇絕或以小株珊瑚爲之以其有枝可以爲格又不

筆格銅筆格皆奇雅可愛

界尺筆槽

有借界尺筆槽而破其槽者白主人曰韓擇木如常
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矣主人大笑

端溪硯

端溪出下岩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潲水發墨呵之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沙壤相雜不惟肌理既粗復燥而色赤如蚌新舊坑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乎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況病眼假眼韵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畧無黜綴者可也

雪方池

紹聖公有白方硯通明無纖翳自題硯名曰雪方池

金陵玉海

武昌節度掌書記周彬公子同僚一硯四圍有小金紋如陷製者處士方薦獻詩曰金陵玉海比連城

仙翁硯

南昌陳省躬好硯成癖晩得一枚腹有四眼徐玄名之方相石省躬以近凶不用自號爲仙翁硯盖取道家四目老翁之說

小金城

小金城命者徐爾之硯体純紫而纖脳有線紋如城之女墻是以得名

四鏁鼓硯

宣城裁衣肆中用一石鎮子而潤乎諦甚爲硯材懇售之琢爲四鏁鼓硯

三灾石

蕭穎士文爽而矜躁嘗至李韶家見歙硯頗良既退語同行者曰君識此硯乎盖三灾石也同行者不喻而問之曰字札不奇一灾也文辭不優二灾也窻几狼籍三灾也同行者歛眉頷之

雷硯

九峯孫公所居山後有雷破一石村人得二硤以献一如輪一如斧皆有孔滑澤可愛琢以爲硯號雷輪雷斧二硯自爲之記豐公說

南唐硯

南唐有國特造硯於歙州其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官歲爲官造硯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老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乎此硯得自王舍人原叔家原叔不識佳研也子孫輩棄置之乎始得之亦不知

爲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見者悽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實惜之其氏夷陵時損其一角

硯封九錫

薛稷又爲硯封九錫拜離石鄉侯使持節即墨軍事長史兼鍼面尚書 鳳翔退耕傳

高宗硯銘

宋高宗建炎中以巳所常用之硯賜綦宗祀硯上刻御書銘曰操觚濡墨兮中有數生造次必思兮令世可行吁大哉王言也司刑者宜以此銘置爲硯屏日與之相對誠可與官箴所謂爾俸爾祿者同爲不刊之言也

端歙石

世人論硯者曰多用歙石蓋不知有端石歷代以來皆用端溪至南唐李后主時端溪舊坑巳竭故不得巳而取其次歙乃端石之次也近時好事者作硯譜惟分端溪上中下三嵓不知下岩惟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岩則皆有新舊坑于欲亦然世之論端溪者惟貴紫色而不知下岩舊坑惟有漆墨清花二種初未嘗有紫色者此無他未嘗覩古硯也予慮世人貴耳鑒而無心賞故述古硯惟說歙二溪而不他及蓋他石皆不及端歙或强以爲硯得不羞見于墨客卿乎

端溪下巖舊坑

端溪下巖舊坑卵石黑如漆細潤如玉磨墨無聲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者及如排星斗之異形石居水底須千大堰水汲盡深數丈篝火下搥深入穴中方得之此品南唐時巳難得至慶曆間坑竭下岩舊坑又一種卵石去膔方得材色青黑細如玉有花點如筯頭大其點別是碧玉青瑩與研質不同唐吳淑硯賦所謂點滴青花是也故名青花子石今訛爲青花紫石李長吉詩巳訛作紫字其實未嘗紫也青點之中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異象經水方見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品南唐時亦巳難得慶曆間坑竭巳上二品石久用鋒芒愈出不退鈍不假磨礲下巖上有一坑出此二種石別無新坑所謂新坑蓋元坑巳盡而別開一坑下巖則否

中巖舊坑 新坑

端溪中巖舊坑石紫色新嫩肝色細潤如玉有眼小

如菽荳粒純綠色而無暈或有綠條紋或白條紋
如線蓋堅而員者爲眼橫而長者爲條紋此種亦
是卵石外有橫臕包絡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久
用鋒芒不退不假磨礲今此坑取之亦竭中巖新
坑色淡紫眼如鴝鵒眼取其大重暈而緊小其中
如瞳人狀石老者叩之有聲嫩者無聲磨墨則微
有聲石有枯潤潤者雖難得然久用則鋒芒退乏
必假磨礲今此品難得遂爲希世之寶百硯之中
止見一二耳世人見其希有又未嘗見古硯遂目
此爲下巖舊坑之石不知此去下巖已低三等矣

黎石辰沅石

有一種黎石出九溪黎溪表淡青裏深紫而帶紅有
極細潤者然以之磨墨則木塞而不鬆快愈用愈
光而頑硬如鏡而間有金線或黃脈直截如界行
相間者號爲紫袍金帶高宗朝戚里吳璐曾以進
御不稱旨又一種辰沅州黑石色深黑質粗燥或
微有小眼黯然不分明今人不知往往稱爲黑端
相去天淵今端溪民負販者多市沅硯璞而歸刻
作端溪樣以眩人目南士大夫被獲重價若辰沅
人自鐫刻者則大雕篆或作荷蓮水波犀牛龜魚
八角六花等樣藻飾異常雖工巧而材不堪用此
亦辨辰沅硯之一法耳

歙溪龍尾

歙溪龍尾新坑舊坑石色淡青黑湛如秋水並無紋
經水微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墨如泛油並無
聲久用不退鋒芒或有隱隱白紋成山水星斗雲
月異象水濕則見乾則否此亦是卵石故難得大
者極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硯就其材也或有純黑
如角者東坡最貴重此品今得之亦貴重不減端
溪下岩然龍尾舊坑雖極細尤微澁黑端溪下岩

則直如鏉盤塌蠟矣以此爲辨南唐時方開龍尾
舊坑今已無之新坑之石色亦青黑無紋而粗燥
礪墨退筆久用則鈍乏有極大盈二三尺者

歙溪勝龍尾

歙溪羅紋刷絲金銀間刷絲眉子新舊坑石並青黑
色紋而質潤如玉羅紋真如極細羅刷絲如髮密
眉子如甲痕或如蚕大金銀間絲亦細密久用不
退鋒芒磨墨無聲無潤大者然皆次于龍尾舊坑
亦南唐時開今已無矣如得之貴重不減龍尾舊
坑四品新坑並文粗而質枯燥且不堅眉子大者

或長二三寸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羅紋如羅茯紋拒墨如鋸久用退乏硬大者盈二三尺也

金星石

金星石新舊坑並粗燥淡青色雖有金星滿面然礪墨退筆久用退乏大者盈尺別有一種黑石金星質亞於端溪下岩漆黑石乃是萬州懸金崖金星石色如黑漆細潤如玉隱隱金星水滋則見乾則否發墨如泓油無聲久用不退乏非歙也今萬崖亦已取盡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岩之石也

銀星石

銀星石新舊坑石並粗燥淡青黑色有星處不堪磨墨工人多側取之置其星於外謂之銀星墻壁拒墨如鋸久用退乏如鏡面大亦有盈尺者估視鐫琢而用

洮河綠石

除端歙二石外惟洮河綠石此石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然石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爲無價寳耆舊相傳雖知有洮研然目所未覩今或有綠石研名爲洮者多是黎石之表或長沙谷山石黎石潤而光不受墨堪作砥礪耳

黑玉硯

荊襄郢渚之間有團塊墨玉璞正與端溪下岩黑卯石同而堅細過之正堪作硯雅甚如作玉器則光溜有鋒耳但黑中有白玉相間甚者潤寸許玉石謂之間玉瑪瑙其白處又極堅恐梗墨若用純黑處爲研當在端溪之下龍尾舊坑之上

硯匣

硯匣不當用五金蓋石乃金之所自出金爲石之精華子母同處則子盜母氣反能燥石而且誨盜當用佳漆爲之硯雖低匣必令高過寸許方可藏之

然只用光素漆切忌用犀皮細花之屬四角須用布令極牢不宜用紗匣取其容硯而周圍寛二指作皂絹襯之尤妙令人於匣底作小穴小銳容指本以之出研而多泄潤氣令匣稍寛不可留竅或有墨汁流下多汚几案又或匣底之下作豹脚取其可入手指以移重研此尤非所宜蓋硯質則易發墨虛則否故古人作硯多實其趺又加以絣縡正爲是也

葛仙巖石

硯之美者無出於端溪之石而米芾元章作硯史則以唐州方城山葛仙翁巖石爲冠元章謂方城巖石石理向日視之如玉瑩如鑑光而着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則巳下而不熱生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歲久不退嘗如新誠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愛聲平而有韻此石近出始見十餘枚故列之於首然此說恐未爲公也予外氏居唐州而方城外邑也予往來必過仙公山下地名新寨居民多以石爲工所貨之硯紫青白三種石也亦作咼斛盤盂之類其硯如吳郡嶁村石之易得一枚不過

百錢惟有一種曰太陽坑石乃元章所謂近出者坑在山巔其石色如端溪堅重縝密作硯極發墨不數磨而巳盈硯殊可愛也蓋元章性急每用磨墨發艷甚易故以適意爲快然多損筆墨故士人謂之筆墨劊子可與端州後瀝石相抗焉得居上巖下巖二石之上也予在京西時擇求數年得一巨璞琢爲玉斗樣不知者以爲無眼之端溪也浙江以後亡之

石取發墨

器以用爲功玉不爲咼陶不爲枉文錦之美方着則不先於表出之裕楮葉雖工而無補於宋人之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爲上色次之形製工拙又其次也文藻外飾雖天然失硯之用

赤岩石

石理向日視之如方城石磨墨不熱無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有艷不滲色赤而多有白沙點爲研則避磨墨處比方城差慢難斷而易磨亦有白點點處有玉性聲平無韻楊休所購王羲之硯者乃此石今人所收古硯間有此石形合晉書約見四五枚矣

歙硯婺源石

歙州有硯畜石峒最多種而赤紫石多瑕土人以線脉隔爲三種今人以細羅紋無星爲上

通遠軍漑石硯

石理澀可礪刀綠色如朝衣深者亦可愛又次則水波紋間有黑小點土人謂之湔墨點有紫者甚奇妙而硬者與墨鬥慢者滲墨無光其中者甚佳

西都會聖宮硯

會聖宮石在溪澗中色紫理如虢石差硬發墨不扣之無聲

青州青石硯

色類歙理皆不及發墨不乏有瓦礫之象

成州粟亭石

色青有銅點大如脂理慢發墨不乏亦有瓦礫之象

又成州有粟玉硯理堅色如粟不甚著墨

潭州谷山硯

色淡青有紋如亂絲理慢扣之無聲得墨快發墨亦有光大約與廬山青石硯同

歸州綠石硯

理有風濤之象紋頭緊慢不等治難平得墨快淡墨

無光彩色綠可愛如秘色淡如水蒼玉

夔州黟石硯

色黑理乾間有墨點如墨玉光發墨不乏

薊州褐黃石硯

理麤發墨不滲類夔石土人刻成硯以草一束燒過為慢灰煨之色遂變紫用之與不煨者一同而不燥乃知天性非水火所移

建溪黯澹石

理如牛角扣之聲堅清磨久不得墨縱得色變如灰作器甚佳

陶硯

相州土人自製陶硯在銅雀臺取泥以熟絹二重淘泥澄之取極細者燒為硯有色綠如春波者或以黑白填為水紋其理細滑着墨不費筆但微滲

呂硯

澤州有呂道人陶硯以別色泥於其首純作呂字內外透後人效之有縫不透也其性堅重與瓦石等以瀝青火油之滲入三分許堅响磨墨不乏其性與方城石相等

高麗硯

理堅密能發墨色青間白亦有金星隨橫文密成列

虢州石

理細如泥色紫可愛發墨不滲久之石漸損凹硬墨磨之則有泥香

信州水晶硯

用他硯磨墨汁傾入用因光滑不能發墨故耳

蔡州白石硯

理滑可為器為朱硯花蕋石亦作小朱硯

李後王硯

李後王留意翰墨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

尾石硯三者爲天下之冠

右軍風字硯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者後楊林以錢二萬易之

紅絲石

青州紅絲石外有皮表磨礱即其理紅黃不滌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

龍尾石

歙州出於龍尾溪以金星爲貴予少時得金坑礦石堅而發墨端溪以北岩爲上龍尾以深爲上龍尾遠在端溪上而端石以後出見貴耳李賀有端溪青花石硯詩云暗洒萇弘冷血痕蓋謂鸜鵒眼知端石爲研久矣

品硯

淄州金崖石色紺青聲如金玉又有青金石叩之無聲甚發墨青州紫金石狀類端溪西坑石發墨過之吉州吉水縣紫石亦類西坑登州駝基石上有羅紋金星絳州角石色如白牛角歸州大沱石江水中石也止用於川峽人宿州出樂石膩潤發墨但無石脈萬州有懸金厓石又有磁洞石洮河出綠石性軟不起墨不耐久磨山卌石滑澤堅膩石庵硯出相州魏銅雀臺里人因掘土往往得之號州澄泥石唐人品硯以爲第一今人罕用澤州道人呂翁作澄泥研堅重如石手觸輒生暈上着呂字青維州石硯皆庵研也柳公權以爲第一想當時未見歙石以爲上品耳

硯賦

傅玄硯賦云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劉道友以浮

查爲硯知古亦有木硯

銅硯　彝硯

劉聰謂晉懷帝曰贈朕柘木銅硯表彖贈庾翼彝硯

水精硯

丁恕有水精硯大才四寸許爲風字様用墨光發如歙石

玉硯

李允伯得玉琢爲圓硯發墨可愛

碧玉硯

許漢陽筆以白玉爲管硯以碧玉爲之以玻瓈爲

銕硯

青州熟銕硯甚發墨有柄可執者棄維翰(符)鑄生銕[...]

漆硯

晉儀注太子納妃有漆硯

竹硯

異物志云廣南以竹爲硯

帝鴻氏硯

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其上篆大字曰帝鴻氏之硯

孔子硯

孔子廟中石硯一枚甚古朴孔子平生時物也

硯溪

永嘉郡記云硯溪一源多石硯述異記云洞庭湖一陂有范蠡石牀石硯

硯形製

硯之形製曰平底風字曰有脚風字曰垂裙風字曰古樣風字曰鳳池曰四直曰古樣四直曰雙錦四直曰合歡四直曰箕樣曰斧樣曰瓜樣曰卵樣曰璧樣曰人面曰蓮樣曰荷葉曰仙桃曰瓢樣曰鼎樣曰玉臺曰天硯曰蟾樣曰龜樣曰曲水曰鐘樣曰圭樣曰笏樣曰梭樣曰琹樣曰鼓樣曰雙魚樣曰圓樣曰八稜角柄硯曰八稜秉硯曰竹節稟硯曰硯磚曰硯板曰方相樣曰琵琶樣曰月樣曰腰鼓曰馬蹄曰月池曰阮樣曰歙樣曰琴足風字曰蓬萊樣

宣和初御府降樣造形若風字如鳳池樣但平底耳有四環刻海水魚龍三神山水池作崑崙狀左日右月墨斗羅列以供太上皇書府之用

石病

石之病者有曰鉄線乃是臙皮隔處若於線上鑿之

則應手而斷曰瑕(白文)曰鑽(如蛀虫眼)曰驚(斧鑿觸裂者)曰火黯惟嵓石有之斜班處如火燒狀曰黃龍(灰黃色如龍蛀)(横斜布石上)唯火黯端人不以爲病蓋岩石必有之作岩皆無也

吳興青石

宋虞和論文房之用有吳興青石圓硯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𥑮石今苕霅間有此石硯豈昔以爲今今或不然或無好事者發之抑端溪徽硯既用則此石爲世所畧

甋

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以有圭角故謂之觚文選云操觚進牘或以觚爲筆非也班固賦曰圭觚稜而接金爵此乃關角也

簡牘

莊子曰小夫知之不離苞苴竿牘注云苞苴以遺竿牘以問竿音干即簡牘也以竹曰竿又曰簡以木曰牘又曰札說文牘書板也古者與朋儕往來以板代書帖故從片曰牋曰牒皆此意也說文作箋表識書也後轉作牋亦是用竹爲箋用木爲牋也

紙亦曰箋紙不忘其本也說文曰牒札也徐鉉曰議政未定短札諮謀曰牒增韻官府移文曰牒說文札牒也釋名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郭知玄集韻序銀鉤一啓亥豕成群蕩櫛行披魯魚盈隊盖以札爲櫛也其云蕩櫛周禮所謂英蕩輔節亦竹簡之謂也中庸曰布在方策方板也以木爲之策簡也以竹爲之至秦漢以下以絹素書學漢文帝集上書囊以爲帷書囊如今文書封套一曰書帶鄭玄庭下生草如書帶是也又曰書袋海中有魚形如書袋相傳秦始皇吏遺書袋於海所化是也漢世書札相遺或以絹素疊成雙鯉魚之形古詩云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是其明證也故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鯉魚之句指此昧者不知即以爲水中鯉魚能寄書可笑昔李太白集有桃竹書筒元微之以竹爲詩筒寄白樂天亦莊子之所謂竿也

簡版衍帖

元豐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士人因有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泄遂有作兩片

相合以片紙封其際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南人簡版北人謂之牌板後又通謂之簡板或簡牌予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濶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簡板幾廢市中遂無賣者而市肆作手簡紙賣之甚售

晉人水盂

予嘗見長沙同官有小銅器形如桶可容水一合號右軍研水盂其底内有永和二字此必晉人貯水以添研池者也古人無水滴晨起則磨墨汁盈研池以供一日之用墨盡復磨故有水盂之名

銅性猛烈貯水久則有毒多脆筆毫又滴上有孔受塵水所以不清故銅器不可用金銀錫者尤俍俗今所見銅犀牛天祿蟾蜍之屬口啣水盂者皆古人以之貯油點燈今人誤以為水滴耳止堪作几案玩具

玉杯水滴

雪白玉或璀子玉者其色既白若水稍有泥淀及塵污立見而換之此物正堪作水滴上加綠漆荷葉蓋之蓋上作一小穴以小杓柄嵌穴中永無塵入若當中作滴子則塵必入如無玉器用古置完小

甕盂為貯水亦佳

發光地菩薩

管雅才韵不在人下以抑戲得韓熙載之心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稽以簡獻於熈載云海中有新物無心斑道人往詣門下各書林造溜逆意可使道人訓之即為發光地菩薩熙載喜而受之發光地十地之乙也出華嚴經

書函

吳張溫使蜀謂先王曰謹奉所賫書函書之有函不前見疑自漢有也

詩筒

白樂天與元微之常以竹筒貯詩往來賡倡和靖翁故有帶斑猶恐俗和節不妨刪之句每謂既有詩筒可無吟牋以助清洒一日許判司執中遠以葵箋分贈綠色而澤入墨覺有精彩詢其法乃得之比司劉廉靖之云採帶露葵華研汁用布擦竹帋上候少乾用溫火熨之許嘗有詩云不取傾陽色那知戀主心其法不獨使於山家且知二公俱有葵藿向陽之意豈不愈於題芭蕉書柿葉者乎

棠木印

陳寶凡衣食彩帛皆以所任官印之白黃物以黑紅黑物以粉常曰此印賢于掌庫奴遠矣文字亦然人收寶文以有棠木印者為真張寶就印錄

玄山印記

陳茂為尚書郎每書信印記曰玄山典記又曰玄山印擣朱砦流麝酒匣以鎮犀養之以透雲香印書達數千里香不斷印刻胭脂末為之玄山記

印囊

崔豹古今注云青囊所以盛印也

拆封刀子

資暇云拆封刀子起於郭汾陽書史也舊但用刀杙小者文帖既繁刀刃銷拆吏漸出新意削木加於折刃之上汾陽喜其用心曰真郭子儀之部吏從因傳之益妙其製

治書奴

裁刀治書參差之不齊者爲筆墨硯格之奴隸以有大功於書蓋助之者四子成之者刀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

海右閔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金石刻上

禹碑釋文

禹碑釋文楊殿元積陽生俱有刻矣但十餘字不同據游宦紀聞云癸酉二字難釋二公皆未釋之似雖有人心之霧萬里相符之妙然則癸酉二字無耶無則此碑今據紀聞而明紀聞亦僞者耶殊不知字特奇古非秦漢以下碑文之可證不過擬其形似者釋之耳如較盧山紫霄峰刻法帖萬書亦皆不類是所謂古書不必同文意也予因二字欠釋及以此二字楊曰非古文語似矣予意楊釋爲久旅尤非古文語蓋志家即久旅矣不若依舊則形象庶幾耳故擬其相似者更其十一字亦庶幾文義之通也書之于左仍以二公所釋各注於下以俟博古君子若夫辨非禹碑及翻刻來歷自有尚書顧東橋太守季彭山諸說在焉

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水（楊曰州）降（沈曰處楊曰渚）與（沈楊俱曰與）發（沈楊俱曰登）鳥獸交（沈楊俱曰之）行（沈楊俱曰門）參身若（沈曰魚楊曰洪）流（沈曰池）祈

（沈楊俱曰而）明癸（沈楊俱曰發）酉（沈楊俱曰爾）典以（楊曰久）此（楊曰族）
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楊曰長）往求平
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錫（沈楊俱曰餘）伸禋齀寒昏
徙南瀆（沈曰鼎）衍（沈曰昌）亨（沈曰言）衣制食備萬國道（沈楊俱曰其）寧竄（沈曰鼠）舞永（沈曰燕）奔

李斯篆璽

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爲璽令斯書其文今秦嶧山
及秦皇等碑並其遺迹也隸傳國之偉寶百世之
法式斯小篆入碑大篆入廟

金石刻

三代秦漢金石刻自魏晉以下不錄也西漢
以前金刻皆完但石刻極少惟石鼓文與吉日癸
巳及秦李斯篆漢文翁學生題名爾自後漢始作
墓碑故今人所見漢碑皆東京文字也予家所藏
最完者惟淳于長夏承與逢童子碑無一字訛龔
州後事章表亦其次也近鄢陵縣得故民吳公碑
亦甚完好

尾棺石刻

玉溪編事王蜀時秦州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尾棺
中有石刻曰隋開皇三年渭州刺史張崇妻王

銘云有深深埋玉鬱鬱埋香之語

集古錄碑字

歐陽公集古錄中載後漢孔君碑及孔德讓碑前碑
考云孔子十九代孫官至河東太守惜其正當名
字處而磨滅不可知也後碑考云宣尼公二十世
孫都尉君之子字德讓歷郡諸曹吏惜名磨滅不
知也碑在孔林中予以先賢宗譜考之十九代孫
河東太守名震字元上二十代孫郡曹吏字德讓
名謙也都尉君名宙正孔震之弟不知歐公當時
每碑或考或論皆有下落此何不借孔譜以考之
今爲補之不知二碑今尚在孔林否

碧落碑

碧落碑凡數書載之咸以爲不得事實吾丘衍學古
編曰按碑云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自高祖武
德元年戊寅至高宗咸亨三年庚午爲五十三年
敦牂午也自庚午至懿宗咸通十一年庚寅計二
百一年舊云韓王元嘉之子訓爲母房氏立此碑
元嘉乃高祖子然則碑刻於咸亨三年庚午而釋
之刻二百年後乎世傳李陽冰臥看三日陽冰與
李杜同時人若是則此碑已久矣又云道士書

化鶴飛去比之寓言可也但不知鄭承規奉何人之命而書釋文耳豈李訓時不果立而後子孫始克立之歟鄭承規奉命書之一言爲可疑豈即其人之篆歟蓋此篆多奇恐人不觧故并釋之耳又按宋呉桐所著總志載其云唐韓王元嘉守絳澤二州其子黄公爲妣妃薦嚴作文立石以表孝誠文雖不同而俱名曰碧落在絳州者立于佛龕之西絳之道舘有開元中所立石誌謂荆人陳惟玉書然則碧落豈亦惟玉之筆歟石誌今不見知文與書如何也雖澤碑亦不知爲何人書然與絳碑

同時建定非咸通所補立也先公任晉時搨得此碑其多石在絳州而澤已無矣近胡憲副修志議載其目乃注云李譔書當或有所據抑誤以爲李訓書而文久誤訓爲譔耶

澤州與龍宫有碧落石像其背刻篆文世傳爲碧落碑也其篆李璿之以爲陳惟王書李漢以爲黄公譔書立總志以爲一在澤州立於佛龕之西黄公譔爲妣立石以表孝此或非也何後世不傳而諸書不言耶抑亦爲孝子事耶或爲黄公訛也洛中紀異乃云文成有一道士來請刻之閉戸三日不

聞人聲人怪而破戸惟見二白鴿飛去篆刻宛然今世未知其詳但云道士寫畢化鶴而去又曰李陽氷卧看三日毀其佳者数字噫此後世見其字之美愁而神其說者歟按歐陽集古録亦以此說尤怪不足爲信又無毀字之言意碑字必損於歐陽之後故後於歐陽者又增李陽冰之事也况陽冰豈忌善者共就使誠有道士孰肯不知其名而使之刻耶又且有化鶴之妄元吾子行學古編已辨爲陽冰之書盖唐人能篆者無出陽冰之右子行又曰字雖多有不合法處而自有神氣今讀其

字稟爲難識聊獲楷書者一通乃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一日鄭承規所立豈非亦因其字之難辨而復書耶今附録于左以俟好古者得有以考焉其文曰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哀子李訓誼譔諶銜恤在疚寘懐靡所永言報德思(缺一字)良因(缺一字)立大道天尊遠待真像粤若稽古藐覿遂初真宰乎真得一混(缺一字)表於冲(缺一字)玄之又玄蹟超言像之域惟恍惟惚理冥視聽之端是以峒(缺一字)順風勞乎靡索汾陽御(缺一字)窅然自喪曠矣哉道之韞也其寄於廖廓之場焉至于玉笈宣徽琅函吐

秘方字缺一神關蒙叡璽遊倏忽九垓導飛廉而從
敦圄俯仰六合戴列星而乘雲氣固亦字缺一章逖
軌肹嚮孤風淳化其瞭幽契無爽伏以先妃含眞
載德克懋台華正位潘闈動容資於典禮發言光
乎箴訓故紘綖得肅粢盛無違大當叶曜中閨以
睦况倚字缺一分甘之澤徙居側字缺一之規義越人
倫恩深振古重以凝神道域抗志澄源淮館儀山
參鴻寶之靈術字缺一壇敷教暢微言之盛範儒玄
兼洞眞俗兩該德冠册儀事高嬪則豈圖昊天二缺
字積善無徵咎罰奄鍾荼蓼俄集

餘所撰淺碑在觀內有天尊石像光彩灼爍高丈餘
上有文云神仙所篆莫之測也蓋唐龍翔中刺史
李誰爲母氏太妃追薦所造有老黃冠云李使君
即高宗大帝之子也其文未刻之前忽有二道士
謁李使君云聞君篆刻其文我二人即天下之名
篆請爲使君成之乃於懷中出一軸朱書隂符經
殆非人功也使君異之復約殿內四面封閉不得
令人窺視只我二人在中俟三日即畢矣使君從
之但見二道士挈一小囊入自闔其門餘無所覩
至三日使君命開之只見白鴿一雙自門飛出及
視文篆已畢只有及字一畫不成而去使君益
之後李陽冰於此學篆凡十二年終不得其妙

後主碑文

南唐後主薨太宗詔侍臣撰碑時有與徐鉉爭名欲
中傷之因言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太宗詔鉉爲
之鉉遽請對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
之義乃敢奉詔太宗許之鉉爲碑但推言曆數已
盡天命有歸有曰東隣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
親之惑乞火無里媪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
山之會太宗覽讀嘆賞毋對宰臣稱鉉忠義

魏泰東軒筆錄曰鉉嘗作吳王挽詞三首其一
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荒[illegible]
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illegible]
反袂泣塗窮其二曰土德承餘烈江南廣[illegible]
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
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太宗得此而覽
之尤加歎異

點化蹈襲

舊詩云睡起薄妝抓鶯啼空斷腸薩天錫題楊妃病齒
之詩則云沉香亭北春晝長海棠睡起扶殘妝

歌妙舞一時靜燕語鶯啼空斷腸但畧少變[illegible]
如此等詩不可盡述每見錄於詩話美則以爲[illegible]
鉄化金剌則以爲蹈襲古詩附會說詞殊爲可厭
予畧錄数首於右以見陶杜豈特待白韋點化而
應物天錫固竊詩者哉故老杜嘗戲爲詩曰咏及
前賢更忽疑遁相祖述復先誰大抵誦人詩多往
往爲已得也若夫黃魯直點[illegible]爲十絕則又不在此
例故欲逐首取裁白詩詩[illegible]所謂樂天多於敷衍
山谷巧於剪裁是也又范廖嘗在宜州問魯直曰
君何累用白句魯直曰庭堅少時誦熟久而忘其

爲何人詩故阻雨衡山尉廳偶然遇事信手書尒
廖復以點鉄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點鉄化金如
此快耶夫衡山尉廳之詩固然而黔南十絕豈亦
忘之爲得也此又黃公之可笑

瘞鶴銘

瘞鶴銘在潤州楊子江焦山之足石岩下惟冬々底水
退始可模打世傳以爲王逸少書然其語不類晉
人是可疑也歐陽永叔以爲華陽真逸乃顧況[illegible]
道號或是况所作然亦未敢以爲然予嘗以窮[illegible]
至山中觀銘之側近復有唐王瓚詩刻一篇字[illegible]
差小於鶴銘而筆勢八法乃與鶴銘極相類意其
是瓚所書因模一本以歸以示知書者以爲然其
題云冬日與群公泛舟此山謁丹陽功曹掾王瓚
今此刻亦漸漫漶尚可讀也

石刻之始

舜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有鑿不醉不歸四字于其
上公曰此非遺德令鑿去之

鑄鼎刻文

軒轅始鑄文彞鼎周宣王始刻文于石五代和凝始
以梨板刻書

法帖譜

宋太宗時嘗遣使購募前賢真迹集爲法帖十卷鋟
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則賜以一本其後
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灾板焚遂
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猶以官法
帖爲難得予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今世人
所有轉相傳模勒者也

淳化法帖

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槖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
乃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臣王著摸刻禁中

鸞爲十卷各于卷尾篆書題云淳化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

二王府帖

山谷論禁中板刻石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本賜群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以墨本百幅分遺宮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墨又多木裂横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此本可當舊板之半耳

紹興國子監本

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寘之國子監其

首尾與淳化閣本畧無少異當御府拓者多用匱子盖打金銀箔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板者元板尚存邇來碑工往往作蟬翼本但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爲銀錠棱痕以惑人第損剥非復舊板本之遒勁矣

淳熙脩内司本

淳熙間奉旨刻石禁中卷帙規模悉同淳化閣本而卷尾乃楷書題云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脩内司恭奉聖旨模勒上石

大觀太清樓帖

大觀中奉聖旨刻石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亦與淳化帖小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或疑用真蹟摹刻凡標題皆蔡京所書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奉聖旨摸勒上石而又以建中靖國秘閣續十帖易其標題云某歲月與官屬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草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吾家收宣政間所拓前十卷字畫有鋒芒且無損缺開禧以後有権場中來者已磨去亮字矣

臨江戲魚堂帖

元祐間劉次庄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摸刻堂上除去

卷尾篆題而增釋文故家所藏往年拓本猶有典刑近所拓者字多殘缺無有補換新刻者矣

利州本

慶元中泗州總領權安節以戲魚帖并釋重刻石于盖昌官舍石今已不存權摠江州德安人其家猶有當時墨本甚多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爲稍大

慶曆帖

丞相劉公沆師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摸刻于石寘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等諸帖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迷卷各

有慶月第一卷題云慶曆五年季夏慧照大師希白模勒第二卷慶曆八年仲冬月慧照大師希白重模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第四卷八年仲冬月第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五年季夏七卷五年仲秋第八卷五年季夏模勒上石第九卷八年仲冬月第十卷五年仲秋月每卷各有慶曆及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不復贅錄

劉丞相私第本

劉丞相既刻法帖于郡㙜復依倣前本刻石十卷以歸私第予頃在九江見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本絕不相似而小異其後有人䟦云此先丞相私第本也疑是劉氏子弟所䟦後復見一本與姑蘇九江所見本同紙墨皆與南碑不類而慶曆題字止二三卷有之蓋即劉氏本也

長沙碑匠家本

舊傳長沙官本扃鑰不可常得碑匠之家別刻一本以應求者予頃收一本與長沙古本首尾畧無少異而字體行模小小不同疑其是碑匠家本項又藏一本凡舊石損缺者皆別刻數行以易之其家却只是舊石此必碑匠所為也

長沙新刻本

舊刻毀于辭攸之變中興以後復刻新石其間凡[illegible]舊帖損缺處不復刻字亦無歲月刻手甚繆殊不足觀

三山木版

三山帥司書庫有歷代帖版本蓋好事者以長沙舊帖列勒卷帙規模皆同今已散失不全嘉熙庚子倅貳帥幕尚及見之

黔江帖

秦明子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為病其將兵于長沙也

置石模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刊載入黔江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刻石者潭右湯正臣父子詳見山谷集中予淳祐甲辰道過三衢見好事家適有此帖其卷帙之多寡次序之先後字行之長短悉同淳化閣帖其紙墨彷彿伯戲魚堂中興以前拓本所以異者第一卷有淳化篆書三行其次有楷書一行云降受供備庫副使充東南第八副將訓練潭州諸將潭州駐扎秦世章家本其後又一行云長沙湯正臣重模男仙芝靈芝鎸第二卷五卷[illegible]八卷尾後各題長沙湯正臣重勒八字却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篆書及世章裔位又第八卷取鄉女婿帖內第二行休字立人作兩點第二卷鍾繇宣示帖內榮名作榮石正與戲魚帖同第九卷尾題長沙湯正臣模勒七字第十卷題長沙人湯正臣重摹男仙芝鑴爲一行靈芝鑴爲一行此下但别有字偶裁損不可攷矣

北方印成本

本編脩伯高宰臨川出所藏法帖乃板本印成者是用北地厚皮紙印每段自成一板四圍皆空白每不施匡椽裝表而自然整齊成册字畫甚可愛

烏鎮本

傳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二帖鋟本家塾或遇良工模拓亦有可觀後聞板歸新市人家每連拆一副可打一段予在三山見一本于周氏後數卷板內時有直裂紋比到雲上見一本於向氏叔堅之裔偶缺一卷且以元祐間所拓戲魚帖足之此刻字畫　差肥而極有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間錯脫數字爲可恨耳趙宰叔遇云丙戌歲在宗庠有以法帖板質于塾舍族人者偶不記爲何人疑是此板亦未可知也

福清本

福州福清縣民家舊有板刻絳閣急就章雁塔題名四帖其刻稍精貫碑家得之往往寫名官帖以惑人但彼中匠者不善用蠟每有斫見痕可以證驗

澧陽帖

澧陽舊有法帖石其後散失僅存右軍數帖石而已

鼎帖

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亦最多博而不精殊不足取

董良史法帖

紹興章士友董良史家有法帖拓本數卷與淳化官帖

規摹相似而筆意差弱似不逮所見諸本

長沙别本

嘉定間先君帥長沙予隨侍在焉時碑房中有斷石一片乃法帖第一卷尾段字行高低正與淳化帖同而絕不類古潭未後亦有淳化篆字此石不知所從來近世三山林伯鳳重刻于家直指爲古潭帖予未敢臆斷也

蜀本

予頃得一帖凡數卷于蜀中大序先後高低皆與長沙古帖同亦疑爲黔江帖今見秦氏真本則顯然

一物矣大率此帖全用長沙古本摹刻而字畫亦間有增減處既不知所出未敢臆斷姑附見於此

廬陵蕭氏本

古法帖十卷用十千爲犒後有崇寧五年蕭公綸記其畧云祐先伯父太傅作邑和州之含山得異帖於丞相充國公劉摹刊未畢先君殿丞繼之始終六年乃獲成就迄今五十餘年散落大半今續完之以藏于家盖用潭帖刻迄慶元間已損失二十餘段共少三百四十餘行

絳州法帖

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摹而參入別帖然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力單微而自能鐫石雖并闌循砌徧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或長尺餘者舜臣死二子析而爲二長者負官錢沒入上十卷于絳州重摹下十卷足之幼者復重摹上十卷亦足成一部于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金虜百年之間重摹至再慶元間予官守長沙嘗見舊守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攜得舜臣元所刻本未分析時二十卷其家多藏非得二千緡不肯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視金虜所摹者天淵矣

辨絳帖真僞

絳帖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内面字右邊轉筆正在石破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亦一字與第五行第七行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即書正字今本乃艸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皆非舊本

潭帖

淳化閣帖既頒行潭州即摹刻二本謂之潭帖予嘗見初本當與絳帖雁行至慶曆八年石已殘鈌永

州僧希白重摹東坡尤喜其有晉人風度建炎虜騎至長沙守城者以爲砲石無一存者紹興初第三次重摹失真遠矣

臨江帖

劉次莊摹閣帖於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堅至今不曾重摹獨二卷畧殘鈌然拓本既多頗失鋒芒今若得初本鋒芒未失者當在舊絳帖之次新潭帖之上然其釋文間有訛處

論三家字帖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帖爲

勝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於字畫得佳處故
於二王帖猶遂若臨江則失真遠矣又淳化帖當
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悉出
上聖規摹故風骨意象皆存在識者鑒裁而學者
悟其趣爾

蔡州帖

上蔡臨摹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帖少下十卷而迥
出臨江長沙之上寺嘗見于長沙二府劉氏藏家

武岡帖

武岡筆重摹絳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不堅易失精

神後有武臣守郡嫌其字不精采令匠者即舊蓋
再刻之謂之洗碑遂愈不可觀其釋文尤舛謬然
武岡紙類北紙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耳
驗其殘缺處自可見也

武陵帖

武陵帖亦二十卷襍取諸帖重摹而參入以所未見
者其閒惟右軍小字黃庭經最妙他帖所無也

彭州帖

彭州帖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色類北紙
人多以爲北帖

元祐秘閣續帖

元祐中奉旨以淳化閣帖之外續所得真蹟刻續法
帖元本在禁中後還太清樓今會稽重摹本亦不
減古絳帖

太清樓帖

淳化秘閣帖板雖禁中火災不存而真迹皆藏于府
至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迹重刊于太清樓
而參入奇跡甚多其中有蘭亭者是也名曰太清
樓帖

淳熙秘閣續帖

高宗聖學天成奎文煥發肆筆成書垂法萬世壽皇
重規叠矩宸畫尤妙南朝訪遺書得晉唐舊迹至
淳熙間奉旨以御府珍儲摹勒入石名淳熙秘閣
續帖置秘書省寶慶火災其石不存

汝州帖

汝帖乃王宗輔道摘諸帖中字牵合爲之每卷後有
汝州印爲黃伯思所掊擊不直一文今會稽又以
汝帖重開謂之蘭亭帖

諸郡新刊法帖

宋宣獻公日刻賜書堂帖于山陽金鄉首載古篆

識文絶妙但二王帖詮擇未精今石不存胡部[illegible]
世將刻豫章法書種種精妙今已重摹後有小字
隸書范忠宣公子弟飛者是初本許提舉開刻二
王帖于臨江摹勒極精誠少詮擇廬江李氏刻甲
秀堂帖前有王顏書多世所未見但繼以本朝名
公書頗多大抵今人書自當作一等耳曹尚書彦
約刻星鳳樓帖于南康軍雖以衆刻重摹而精善
不苟並無今人書韓郡王侂胄刻群玉堂帖所載
前代遺迹多有未見者後亦多今朝人書韡敗後
入秘書省

蘭亭帖

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爲冠自薛珦作帥刻石易去于
元石鐫損天流帶右四字以惑人然元本亦有法
可辨鐫損四字一也曾絃之盛上不損處若八字
小龜形二也是日也覩字宙兩行之間界行最肥
直伸脚十字下出横闌外三也管絃之盛盛字之
刀鋸利如鈎四也痛字改筆處不模糊五也興感
之由由字類申列欽之列其堅如鉄釘此其大畧
也然定武又自有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爲
真定武無疑今復州本以真定武本重摹亦鐫[illegible]
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争辨如聚訟然[illegible]
風韵竟勝豈能逃識者之鑒其瘦本之石宣和間
就薛珦家宣取入禁中龕於睿思殿東壁建炎南
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虜犯維揚不知所
在或云金人以氊裘裹之車載而去

蘭亭真跡

太宗酷學書法有大王真迹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
二尺爲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爲最置於座側朝夕
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歳後與吾
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

蘭亭石刻

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真跡刻之
于學士院朱梁徙置汴都石晋亡耶律德光道死
與輜重俱棄之中山之殺胡林慶曆中爲士人李
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諸地中別刻以獻
李死其子乃[illegible]之宋景文公始買寘公帑榮芭云
宋景文帥定[illegible]有學究李姓者死藏此石于妓家
樂營將何丞[illegible]得之以獻宋留之公庫姚令升云
有游子携此石走四方最後死於中山營妓家伶
人孟永清取以獻周承勛希稷云唐太宗既得蘭

亭序真蹟使趙模等摸搨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石玉刻之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世號定武本蔡絛云定武本乃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錢氏歸版圖之後定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從會稽得之而藏於家後戶絶貲没縣官人始見之因置諸定帥之便坐壁云熈寧閒薛師正向爲帥其子紹彭又刻別本留公帑携古刻歸長安王厚之順伯云紹彭竊歸洛陽袁說友起岩云薛師正至定惡模打有聲自刋別本留樵樓下以應求者其子紹彭又私摹刻易殺胡林本以歸蔡

條云熈寧中孫次公侍郎帥定有旨取其石納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壁後薛向來定遂取以歸世但謂石歸薛氏然不知雅非古矣大觀中榮芭王厚之王明清周承勛皆曰宣和詔取置宣和殿王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獻于太上皇徽宗命龕置睿思東閣之壁明清之父銍則云置之艮岳瑪瑙亭蔡絛云大觀初祐陵方尚文博雅詔索孫次公所納石刻則無有或謂此石已殉祐陵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靖康之變虜襲以紅毬輦歸榮芭云宋定國嘗從使虜言石今在京中王明清云靖康

亂凡南方珍異之物悉爲群胡輦歸獨此石虜所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疾馳進行在所未逾月狄復南寇大駕幸浙失于倉卒之際紹興中向子固帥維揚密旨令搜訪竟不獲今東都諸刻無能彷彿者天台桑澤卿世昌編蘭亭博議一書甚詳與時參會衆說芟繁撮要記其本末如此所取何子楚遠之辭居多諸說之異同者則附著其下雖未能定其孰是孰非然薛師正長安人王順伯謂携以歸洛宗忠簡守汴日久從事戟守且其天姿剛正王仲

言謂其爲人主搜羅玩物于艱難之時皆不敢謂然開元九年置朔方節度使自是始有方鎮周希稷所云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謂太宗分賜諸郡猶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莫能定于一然後知考古之難也

本序

李兼蘭渚輯録云永和癸丑山陰蘭渚之會合四十二人時畢集群賢盛矣哉右軍製爲詩序筆精惠妙號爲第一後之人誦其辭玩其蹟搨其書猶足以想望風流于千載列傳言右軍自爲之序晉人

謂之臨河序唐人稱蘭亭詩序或言蘭亭記歐
公云脩禊序蔡君謨云曲水序東坡云蘭亭文山
谷云禊飲序通古今雅俗所稱俱云蘭亭至高宗
皇帝所御宸翰題曰禊帖於是蘭亭有定名矣

禊序帖

龔聖予云禊序有大業間石本其後有隋諸臣銜位
然則在智永未藏之先此帖亦嘗入御府矣

右軍修禊帖之善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與太原孫興公四十有二
人修祓禊揮毫製序用蚕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

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
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有如神助
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不及此予謂恐此
言過矣右軍他書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
最多若千丈之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軫在心
目不可忘也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或數十字如寸
錦片玉玩之易盡也
黃伯思法帖刊誤有云帖中昧者以本行旁注塡著
行中猶未害理至於蘭亭者以不知老之將至旁注
一僧字爲逸少作曾字之悞借使摹入行中則

矣按古蘭亭序本二十八行至第十二行間特潤
者盖接紙處而與不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
徐僧權於其旁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中諸
書率如此而此帖僧字下亡其押字近世人殊不
知此乃云僧者曾之悞因讀書謂之曾不知老之
將至非也又按晉史逸少本傳及書錄第十卷皆
載此序但云不知老之將至而無僧字乃知善摹
帖者勿問其漶滅汪闕橫紋細大一效其本而不
小異乃不失真矣米南宮謂蘭亭序爲行艸第一黃
太史謂蘭亭序摹寫咸失之肥瘦要當心會其妙

處二公之論古今無可疑也世之所貴者定武本
最善予平生閱是書爲多可望而知其眞僞者

審定蘭亭

列紀所託改作因寄於今所忻改作向之豈不哀改
作痛哉良可悲也改作悲夫有感於斯也改作斯
文凡塗二字改六字注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悞
作僧　亦猶今之視昔悞作由舊說此文字有
重者皆訪別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
又嘗見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
得不及此本遠矣予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

僧請其本令左綿僧意祖摹刻于石治平四年九
月十五日軾書
右軍蘭亭搨本入間往往有之多非妙蹟天禧中相
國寺僧元藹嘗進唐勒石本一卷卷尾文皇署勅
字旁勒僧權二字體法既殊鐫刻猶工
參政蘇易簡家有摹本蘭亭墨彩鮮濃紙色微紫與
唐石本無相假借蓋名手傳搨僧智永臨寫刻
石仍間以章草雖功用不倫彷彿其勢亦甚希絕
唐陸柬之特工臨寫今校理錢延年有柬之書蘭亭
用白麻紙臨成押尾署陸司儀書雖外露毛骨而

雅有風氣
劉泰妹善臨寫學右軍蘭亭及安西帖見奪真迹泰
亦翰林書人也並法書苑
梨板
此本以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板者字雖
肥骨肉亦稱觀其筆意右軍淸真風流氣韵冠映
一時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
妬異豈可言筆法耶元符三年四月甲辰涪翁
右蘭亭脩禊帖李中甫定武本再刻于寧海官舍
帖世傳以為右軍得意世間石刻無錄考

本而共推定武本以為冠諸家辨別眞僞其說不
一或以薛紹彭刊石易舊本瓶其家刓其湍流帯
右失五字不全者薛氏舊物也又仰字如針眼殊
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今有此者望風承僞而未
嘗有確然辨其帖之所以善也夫世之所以貴定
武本者以其刊刻精好不失右軍筆意而已非以
其能為針眼為蟹爪為丁形也使眞筆意雖無此
三者不害於善況此三者皆可以人力為之而其
筆意非眞能書者未易辨今不求其本而區區注
目於其末此相馬而惟記其驪黄牝牡豈不為九

方皐所笑乎山谷論帖以為一字一筆不可任意
摹寫或失肥瘦亦自成妍醜要皆存之於心會其
好處眞能觀書者也中甫新刊或病其不能皆𠓜
衆體故為之辨嘲慶元巳未六月望日贛川曾槃
書
蘭亭葬昭陵眞迹不復出摸勒豈無誤拓本徒彷彿
能辨此意然後可以語蘭亭也流俗不察獨取定
武本為眞妄矣予頃見唐刻本二一是貞觀間石
刻一是南山杜氏所藏板崇寧初米老筆嘗摸刻
于寶晉𠫭號為三米蘭亭筆勢活潑絕不類也寶

褒定武本者是不知有唐刻本也大抵墨迹與碑刻差謬豈止有千百里之遠粗能存其本形而已何必高貲厚遺爭相搜訪苟或得之自謂獲真本者猶是可笑也玩古主人蔡山父題 古本 陶安世

筆迹祖孫

南華以副墨爲子洛誦爲孫字亦謂前賢筆迹真者當祖之臨者宜孫之既鐫之石又傳之摹本其屬猶近繼此益遠矣今定武蘭亭帖其去昭陵所藏殆曾孫行耶昭陵繭紙既受藏瘞其入珷玞若繼體雁行之烈禍其曾孫得至衣冠禮樂之地而

實於中華士大夫之筆復三歎而爲之喜子又定武所珍其石恐軍士損之故本多淡且有二本其一本頗瘠此豈淡而瘠者乎其骨相必肖其祖見者當黙識之慶元戊午長至日豫章京鏜題

高宗跋

覽定武古本蘭亭序因思其人與謝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義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且義之挺拔俗邁往之資而登臨放懷之際不忘憂國之心令人遠想慨然又歎斯文見世者摹刻重復盡失古人筆意之妙因出其本令精鈎勒別付碑板以廣後學庶幾彷彿不墜於地也紹興元年秋八月十四日書

蘭亭筆法

蘇耆家第二本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鈎回筆鋒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轉扶勒轉側偏而見鋒暫字內斤字轉筆戊毫隨之於研媚處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 晉並寶

樂道獻丹本

近世多以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何延之蘭亭記敘云自右軍留付子孫傳之七代至智永禅師付弟子辨才太宗遣御史蕭翼微服作書生以詭辨才始得之然劉餗傳記云蘭亭序梁亂出於外陳天嘉中爲僧智永所得至天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即煬帝也帝不知寶後爲僧智果所借及登極竟不從索果師死弟子辨才得焉文皇爲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已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

年入秦王府貞觀十年搨十本賜近臣帝崩中書
褚遂良奏蘭亭記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於昭陵
焉劉父子世爲史官以討論爲已任於是正文字
猶審辨才之師智果非智永求蘭亭者歐陽詢非
蕭翼也此事鄙妄僅同兒語太宗始定天下威鎮
萬國尫殘老僧敢郤一紙耶倘欲𨷖之必不狹陋
若此況在秦豈能詭遁臺臣亦猥信之何耶或云
第十五行有僧字蓋時搨本至多惟此僧所藏爲
真本故署僧爲別或以爲曾不知老之將至非□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一

海右開民王圻纂

文史門

金石刻下

建安帖真跡

王氏所藏右軍建安帖真蹟今在長洲士夫家其帖本云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柩至胡世將曾以此帖勒於豫章其建安靈柩字提起別作一行蓋古人簡帖寫至它人事或稱尊長者處皆如今人提空此常禮也予屢見硬黃倣書亦然今長沙

所見建安二字乃與羲之報字相連而不提空豈有碑提空而真蹟反不提空者此乃淳化閣帖寫作無疑蓋太宗朝刻淳化閣帖乃侍書待詔王著摹勒者小人不學故於古人提空處皆聯屬之此尤可也至於虫鼠侵蝕與字之漫滅者皆不空缺而強聯之故多讀不成

鬻書者多以故紙浸汁染㬵迹又以墨襍硃作僞印章令昏闇殊不知塵水浸紙表裡俱透若自然舊者其表故色其裡必新微揭視之則見矣古人印章必用上等硃砂如古画着色愈久愈新初未嘗

昏闇也

逸少筆蹟如優鉢曇花近世罕見雖古人響搨亦乏善本蓋臨書不在於點畫排比之工而在於得筆意脫或昧此譬如畨絶人神氣都喪形體雖具奚爲也此本得之於許昌其家襲藏無慮百餘年億歲皺舊物無疑觀其筆蹟遒潤緊快分明凜然有生氣若出乎右軍之手决非趙模韓道正等所爲非虞永興則褚河南筆也深於書者當自知之昔人論宋文帝書以謂工夫不及羊欣而天然過之臨書而得天然意必知爲名筆世人於蘭亭肥瘦

二本互有去取予獨以爲飛燕太真俱是國色未可以好惡爲高下也頃歲欒盈楊公爲予言與謝道祖爲世姻道祖在中山得蘭亭序石本於公厨宣和中有旨索取薛氏父子通夕摹打意欲取捷覆帖二重併摹之故字畫肥瘦不同始知肥瘦本未易高下既又聞楊公之說頗猶未敢斷以爲一本也淳熈戊申汪季路自江南從事秩滿過錫山舟中出所藏本謂予曰本有肥瘦之異當以孰爲勝予以所見所聞楊公之言告之季路笑曰摹打有不同耳非有二本也不然豈應無毫髮不相似耶是予之所見未爲不然而欒盈之言猶信季路之精鑒爲不可及也予因謂季路他日視蘭亭序肥本墨淡瘦本墨濃墨之濃淡必致肥瘦之一端也因相與大笑蘭亭自是無遁形矣

羲之告誓文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稿不具年月日期其真本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日辛亥而書亦真開元初潤州江寧縣瓦棺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内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上岐王王以獻之便留不出或云其後却歸岐

王十二年王家火圖画悉爲灰燼此書亦見焚矣

墓田帖

墓田帖王羲之臨鍾繇書南唐墨寶堂石也今在邵林家但已損不堪搨椎從事

褚跡

陶隱居論逸少書云吳興已前諸迹未至絶倫凡好迹皆會稽摹永和十許年書中自哲摹後益自稱珍不復爲人書則蘭亭獨貴重固宜今本在體亦異書家得褚庭誨所臨恨太肥張景先得缺石本又恨太瘦惟定武本肥瘦得中今觀此軸豐而不

㢘富而不窘其筆意端可觀也勝於諸本遠矣葛文洪慶善錄跋定武本

三百顆

逸少帖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即東坡所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所謂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者是也按元章書史云王獻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雪之殊不佳耳又東坡詩話云子敬黃柑三百顆帖在劉景文處或以為橘或以為梨為柑莫知孰是也

狸骨得名

謝子能書嘗寫狸骨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帖

二王真蹟

開元十六年五月內出二王真蹟及張芝張昶等書總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令集字榻兩本進賜諸王其書皆是貞觀中太宗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偽八十卷小王張芝等跡各隨多少勒帙以貞觀字為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褚遂良真書小字帖紙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异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以記之其蘭亭本相傳云在昭陵玄宮中樂毅論長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榻寫因此遂失所在五年勅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檢校換褾每卷分為兩卷總見在有八十卷餘並失墜元悌又割去前代記署以己之名氏代焉玄宗自書開元二字為印記之右軍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張芝張昶各一卷右軍真行書惟有黃庭告誓等卷存焉又得滑州人家所藏右軍扇上真尚書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其書有貞觀年舊褾織成字出譚賓錄

樂毅論

世傳二王帖皆以真跡摹勒獨樂毅論就書丹其石在高學士紳家已殘缺至海字後轉屬趙立之處今重摹者後猶有趙立之印予嘉熙庚子自嶺右回至宜春見元本於一士人家用北紙北墨無一字殘缺而清勁遒媚正類蘭亭字形比今世所見重摹本幾小一倍此蓋齊梁間拓本真人間希世之寶

鍾元常帖

元常句命帖惟北本與潭州本佳它無足取

顔魯公帖

顔碑在南方者尚多麻姑壇記吳興石柱誌舊本千祿字妙熹寺記西林題名此絕品也

歐陽率更碑

歐陽小字千文在邢州溫彥博墓誌在東京九成宮碑仲夏蘭若二帖化度寺碑丹州刺史碑並在北方會稽高續古家有重摹化度寺碑咄咄逼真

鴈塔題名

此帖有北本有彭州本然北本爲上彭本頗失真

徐騎省小篆

徐鉉深得古小篆法有篆千文刻石南昌精妙無愧古人今已重摹失真

湖南碑

予遡瀟湘歷衡潭永全道五郡並無古刻惟道州有漢綏蠻校尉熊君之碑若浯溪中興頌乃唐中世所立爾亦以石工每因舊跡加洗刻以爲衣食業故愈失真

南嶽碑

予嘗見南嶽一僧云嶽山多秦漢以來碑在林莽蔽翳間寺僧懼爲官司所擾匿不敢言亦不敢[illegible]

愈爲霜露剝蝕良可嘆也

僞作王大令帖

山陰僧僞作王大令書保母墓誌韓侂胄以千緡市其石予每疑其贋作殊無一點大令氣象及見東坡所作子由保母墓誌語則僧實僞也

世綵帖

廖瑩中群玉號葯洲邵武人登科爲賈師憲平章之客嘗爲大府丞知某州皆以[illegible]辭不赴于咸淳間嘗命善工翻刻淳化閣帖[illegible]絳帖二十卷皆逼真仍用北紙佳墨模搨幾與真本並行又刻小

字帖十卷王肅所作賈氏廟記盧芳喜所作秋壑記九歌又刻陳簡齋去非姜堯章任希夷柳河[illegible]四家遺墨十小卷皆精妙先是賈師憲用婺州[illegible]工王用和番開定武蘭亭凡三年而後成至賞[illegible]以男爵絲髮無遺恨幾與定本相亂又展爲小字刻之靈壁石版世綵堂蓋其堂名也

辯顛帖

米老與時人書自辯非顛世謂之辯顛帖

顏刻

浯溪在永州北百餘里流入湘江溪水石奇絕唐上

元中總管經略使元結罷任居焉以所著中興頌刻之崖石顔真卿書結復爲浯臺石堂西峰四廡亭銘皆刻于石崖上

三碑最精

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公權陰符經叙三公以書名而三碑又最精者

石刻砧聲

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視之乃樂毅論石刻覆於地下而已斷裂矣遂載歸完理緝綴續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故世之傳布皆止於

海字其餘皆碎而不可緝者良可惜也李端叔說如是予又甞見一本在章申公家聞今尚存是唐人臨本不知即高紳所得者或別本也

石碣陽鐫額

東皐雜錄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碑則額與身皆篆也愼按三代鐘鼎文有款識隱起而凸曰款以象陽中陷而凹曰識以象陰刻之印章則陽文曰朱文陰文曰白文盖古今金石同一例也劉禹錫宜城歌云花臺側生樹石碣陽鐫額不見漢碑不知此句爲何說也

仙巖古篆

永福縣之東南八十里羅漢寺之仙巖有篆書十形體奇怪環布巖石不著姓名人所未識號曰仙篆歐陽公永叔甞得之喜其無鐫刻之跡如指畫成文欲以番夷金書字圖號譯之未暇也蔡端明時守三山以道家書釋之曰貧道守真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其據政和三年之夏邑宰陳武祐好奇之士訪求其詳知篆有三一在安仁寺仙人山寺僧憚墨蠟之費燎斵而壞之二在中和寺黃坑之崖今存字皆奇怪亦不可識三即羅漢之仙巖也

寺僧仁者掘而得之僅完三字又於上生院僧景純得所藏舊本四字餘不復有遂再鋟諸木列巖之堂今聞亦有不存者甞見碑本字勢夭矯灑落奇妙枝葉不屬而脉絡皆通真是奇怪不知蔡忠惠觀道家何書而識之此字恐予雲未必識也

汰王灘詩

永福剏自唐代宗時割福泉建三州之地因年號曰永泰後避哲宗陵寢諱改名永福在唐新剏縣後有邑宰潘君滿解遺愛在民攀卧祖餞留連累日其夫人王氏先已觧舟泊五里汰王灘下候久不

至月夜登岸書一絶于石壁云何事潘郎戀别筵歡情未斷妾心懸汰玉灘下相思處猿叫山山月滿舡末署太原王氏書詩蹟已漫滅獨太原二字入石至今尚存字方五六寸許邑人因以名其灘政和陳武祐慮歲久詩亡大書繫以記文鐫之字右方自唐及今流潦巨浸之所漂盪震風淩雨之所滌蕩不知其幾而墨色爛然如新一婦人望夫之切精神入石終古不變如此則知至誠之道感鬼神裂金石者詎不信然舊閩中記作汰王灘陳武祐刻石却作太原灘今灘旁之地名大王石字之左不復可容字矣恐未係太原王氏書爲正陳記大字下亦云疑爲太王

楊誠齋跋法帖

誠齋跋韶州蘇黄帖云蘇黄皆落南而嶺南無二公帖似魯人不識麟惟韶有之耿光異氣上燭南斗下貫碧海矣又跋米元章帖云萬里學書最早雖偏參諸方然袖手一瓣香五十年來未拈出今得此帖乃知李斋未見秦王耳

秘玩

右米姓秘玩天下法書第一唐太宗既獲此書使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正趙模諸葛貞之流模賜王公貴人見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有蘇氏故題爲褚遂良模觀其意易改悞數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筆所書字句清潤有秀氣轉摺毫芒備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叙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爲定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艤寶晉亝艎對紫金山迎風避暑手裝

北碑紙

北紙用横簾其質鬆而厚不甚滲墨以墨拂之如薄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處也凡北碑皆然且不用油蠟可見

北墨

北墨多用松烟故色青黑更經蒸潤則愈青矣南墨用油烟故墨純黑且有油蠟可辨碑文今贋墨皆效此

墓銘刻石

歐陽公與尹林簡曰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書人刻字人姓名秪依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况久遠自

篆蓋秪著尹師魯墓四字福按此一簡可補八蒼崖金石例故表著之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故必須真迹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波磔致大失真惟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又真跡皆無蚕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同

真跡難存

世言紙之精者可久千年今去二王方八百餘年而片紙無存不獨晉人如唐世善書之迹甫三百餘年亦如星鳳何也嘗考其故盖物之奇異者嘗聚于富貴有力之家一經大盜水火則舉群失之非若它物散落諸處猶有存者桓玄之敗取法書名画一夕盡焚所藏之晞能幾何哉

顏魯公真蹟

顏魯公之後寓居永嘉好事者守郡聞其家有魯公真蹟一篋以獄事羅織之而擇其尤者摹郡幺篋書遂歸泉南好事者晚年卜居武夷之下以聲[illegible]自隨一夕暴雨洪水發漂所居無踪跡其人[illegible]溪側篋不知所存

高宗臨摹諸書

予自魏晉以來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瀟散或枯[illegible]或遒勁而不曲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于筆下意猶存於取舍至若禊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法書中唐人硬黃自可喜若其餘紙扎俱不楷乃託名取售然右軍在時已若小兒輩亂真況流傳歷代之久寫本雜出固不一摘鑒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真益遠惟識者久于其道當能辯之

黄伯思云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在古帖上就明牖映而摹之謂之響榻臨[illegible]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又筆談云世之模字多為筆勢牽制失其舊跡須模之時不問其點畫惟舊跡是循然後盡其妙也予讀二條皆可開拓後學故附錄之

影書

六朝人尚字學摹臨特盛其曰廓填者即今之雙鈎曰影書者如今之響榻南史云蕭思話書羊欣[illegible]影風流遒好殆當不減北史趙文深少學楷隸[illegible]

有鍾王之則周明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具此又彷書釋文亦曰影唐太宗集右軍帖令褚遂良帖彷黃影之

響搨偽墨跡

以紙加碑上貼于窗戶間以游絲筆就明處圈却字畫填以濃墨謂之響搨然圈隱隱猶存其字亦無精采易見

淳化閣帖

宋太宗朝搜訪古人墨跡令王著銓次用棗木板摹刻十卷于秘府故時有銀錠紋前有界行目錄者是也當時用李廷珪墨拓打楷之不汚手乃親王宰執使相除拜賜一本人間罕得當時本價已貴至慶曆間禁中火災其板不存今世所見閣帖多之精神焉有絳帖以閣本重摹而秘閣反不如絳帖有精神乎

南北紙

北紙用橫簾造紙紋必橫又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紙桓溫問王右軍求側理紙是也南紙用竪簾紋必竪者二王真迹多是會稽竪紋竹紙蓋東渡後難得此紙又右軍父子多在會稽故

止高今一尺許而長尺有半蓋晉人所用大率如此驗之蘭亭押縫可見

韻學類

梵音

筆談曰音韻之學自沈約為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後漸密

切韻

陸法言切韻序曰隋開皇初劉臻等八人論法言論及音韻法言記之後取諸家字書所記定為切韻[illegible]其書成於仁壽元年唐天寶十三載孫愐增脩曰唐韻

玉篇

梁大同九年三月顧野王撰玉篇唐上元元年甲戌九月孫勔又增加字云

切脚

切脚即二合

俗語切脚字勃籠蓬字勃蘭盤字突落鐸字[illegible]字顛環字骨露錮字屈攣圈字鶻盧葫[illegible]堂字突欒團字矻落角字只零精字不可叵字[illegible]

釋典所謂二合字

古語不同

古語多不同或各從其方言亦有造字初未備假借
用之後有正字遂別出如若字訓順未有順字時
但言若後有順字故但言順不言若而後人必妄
分別爾雅訓釋最爲近古世言周公作妄矣其間
多類詩中語而取毛氏說爲正余意此漢人所作

經史字音

經史中字註音顯然而世人傳之訛舛不以爲慊談
話及散文中用之固無害若夫對偶與押韻詎可
不審哉今聊疏數字仄聲悞呼平聲者于下魁梧
……去声 徑庭庭去声莊子 運量量去声莊子 顛隮隮去声尚書 枝
……膠擾膠上声莊子 榷酤酤工護切武帝記 隱几隱去声孟
子 莊子

燈檠

晉詩燈檠昏魚目讀檠爲去聲集韻檠渠映切有足
所以支物又檠音平聲榜也非燈檠字韓退之云
墻角君看棄短檠

錯

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古錯字即今之蹉
也蹉千個反北人讀蹉作去聲南人讀錯作入聲
其實一也

鬚眉毿

鬚眉荀子作麋楊倞注云麋與眉同毿鬚亦作茲疏
荀子云龍茲劉向列女傳云龍疏皆席名也楊倞
云茲與毿同龍疏龍音相近也

葡枇仄聲

今世呼葡萄枇杷皆爲入聲樂天詩云酒餘送蓮盃
堆盤磊蒲萄又深山老去惜年華況對東溪野枇
杷其音自唐然矣

五員音運

陸龜蒙詩賴得伍員騷思少夫差剛死似荆懷宋人
小說云以龜蒙之博學而誤呼伍員之名豈越韻
邪愼按員之音運本無前訓惟唐員半千傳云半
千本宋劉凝之十世孫初凝之因齊受禪奔元魏
自比伍員故改姓員唐世謚云令公四俊苗李桂
員以後諡先知伍員之員音運也如巢縣之巢音
勦朴胡之朴音浮濡水之濡奴官反票姚之姚音
同鷂古賢相傳自有此一種音韻今不悉見耳

萬乘平聲

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予讀晉傳玄漢高祖
畫贊曰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老母告符

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攄萬乘亦可以
平聲用也

貌字音墨

莊子人貌而天史記郭解贊人貌榮名唐楊妃傳命
工貌妃於別殿皆作入聲讀杜詩画工如山貌不
同又曾貌先帝照夜白又屢貌尋常行路人梅聖
俞詩玅娥貌玉輕邯鄲自注音墨

車二音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常昭曰車
古音尺奢反從漢紀以來始音居恐未必然莫

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以此協韻
攷之則古亦有居音矣

鶻鵃音韻

鶻鵃之鶻世多寫爲鶻殊不知乃鴨字按丁度集韻
鶻字在入聲三十三押韻內與鴨字同若鶉屬當
從鶻在下平聲二十二覃韻

辯字音

漢書酇侯音贊今亳州酇縣乃音才何反而字書酇
字亦何可反去邑名一作鄼而贊字部又有鄼字
亦云邑名按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
何序功第一受封爲酇唐楊巨源丹鳳樓宣勅者
問相公麒麟閣上識酇侯二字有二音顔注未必
是也

酇鱣二音

酇有二音一則旰切一才何切皆地方才何者縣屬
沛國蕭何初封邑則旰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
封也楊震三鱣字音當作鱓若作本字則其魚長
二三丈鸛豈能兼致乎近見翰林一詩有只恐留
候笑酇侯之句一詩以鱣押入天字韻皆失之矣

佛禪字音

佛本音弼詩云佛時仔肩又音拂禮記云獻鳥者佛
其首註云佛不順也謂之翼戾之禪本音擅孟子
云唐虞禪是已自胡入中國佛始作符勿切禪始
音蟬今人反以輔佛之佛禪受之禪圈科非知書
學者

柴積

吳人指積薪曰柴積積音際即周禮天官委積之積
鄭氏謂委積謂牢米薪芻釋文曰積子賜反今訛
爲際以委積停留曰際留

僧能切韻

切韻之學起自西域故今歷代僧人率能傳之而濡者或未之逮也今聊記十數人於左纂之玉篇三十卷出唐釋惠力褉字書八卷出僧正慶龍龕手鑑四卷出燕僧智光韵英三卷出釋靜洪辨體補脩加字切韻五卷出唐僧猷智切韻指元疏五卷出僧鑑言定清濁韵鈐一卷出僧行慶古篆禮部韵五卷出釋守降臨書閱要一卷出僧應之金壺記二卷出僧適之

切字訣

晉僧了義始作切字訣沈約始辨四聲作詩粘律

音字

鄭夾漈嘗論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不過數個屈曲耳差別不多亦不在文理而有無字之聲焉華人苦不別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皆不識起例以其源流出於彼耳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遼遠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文入故曰此方真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文中入是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為賢不識字為愚釋氏以參禪為大悟通音為小悟于賞究極於此西域以下四字貫一切音謂婆羅門又有三十六字等之又有母生子子歸母之說華人之字以四聲調之然其聲有音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聲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體橫故為緯經緯錯綜是以後世帝王或有考文皆本於六書未有不在四聲七音也梵人或有一字而作二聲呼者或二字而作一聲呼者或無音而取聲者

或彈舌以取聲者往往呼召鬼神祈禱災異其應如響至若西域算法之字猶簡於華寫字皆横去及天文度數反得其真其故何也今之楷書亦非古法今人以篆字為古然小篆起自李斯若以蒼頡鳥跡校之音文俱係天地之奧青鬼神之玄機豈止於祈禱算數之微哉黃帝堯舜皆古聖人也使無蒼頡之聖終於結繩以為治耳後人愈增愈繁堆案盈几制度無一定之規此其所以不若梵之簡拔也梵書制字殆盡蓋彷彿鳥跡云

禮部韵

古者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
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自後聲[illegible]
日盛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韵行於時梁沈約又撰
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
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
韵畧之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爲唐
韻諸書遂爲之廢本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
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韵集韵畧字說及三蒼爾雅
爲禮部韵凡科場儀範悉著爲格又景祐四年詔
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脩禮部韵畧頒行初崇

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illegible]訓釋又疑渾聲
與重疊字不顯義理致舉人[illegible]賦或悞用之遂詔
度等以唐諸家韵本刊定其韵略窄者凡三十處
許令附近通用疑渾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
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韵也吳曾漫錄嘗論景祐[illegible]
韵畧事既不得其始徒屑屑於張希文鄭天休脩
書先後之辨耳予因嘆近時小學幾至於廢絕遂
摭音韵之本末備論於此庶覽者得以考云

跗尃華不敷五字同文

詩曰棠棣之華蕚不韡韡不花足也易曰震爲旉
華蒂也通作敷鄭潤甫游仙詩紫芝之列紅敷丹臬
激陽潰子書作跗古詩紅萼青跗定蒲枝字又作
荂莊子析楊皇荂通作華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
士夫夫與華爲韻可證也

羕音郎

圭觀國學林新編云記前漢羕頭侯劉信潁川地名
不羕者羕音郎春秋昭公十二年左傳今我大城
陳蔡不羕陸德明音義云羕音郎前漢地理志潁
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羕襄城有西不羕陵湘顏師
古曰羕者即郎者自古所呼如此宋玉招䰟云肥

牛之[illegible]臑若芳和酸若苦陳吾羕以音韵協之亦
讀羕[illegible]郎已上皆王說予按古者羕[illegible]之字皆
郎不止宋玉招䰟也故魯頌閟宮與史游急就章
羕與房漿糖爲韵至予以不羕爲郎者孔潁達云
近世以來方讀如此不知又何也

辨字音

凡姓莱音攝屈音橘賁音秘蓋音閤雍去聲之類皆
地名古者因地受氏故也今人多不知其姓所從
從來莱讀作枝莱之莱屈讀作屈伸之屈賁讀作
賁隱之賁蓋讀作槩雍讀作平聲漕運之漕本去

聲說文水轉谷也平聲者水名南京有濟川衛濟本去聲此衛管馬快船軍取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之義若濟州濟陽濟寧等衛濟字皆上声水名

集雔異音

篆文二鳥曰雔三鳥曰雥音戢三鳥相聚其羽戢戢也集字從此其音與積同下從木鳥集于木也音義皆殊元趙古則周伯溫輩妄作解事便以雥爲集非也按隋許善心神雀頌曰景福氤氳嘉貺雥集可砭趙周之謬雥之與集猶氤與氳以雥即爲集謂氤即是氳可乎

反切成音

輟耕錄言嬸妗字非古吳音世母合而爲嬸舅母合而爲妗耳此說最是今吳中鄉婦呼阿母聲急則合而爲黯輕躁之子呼先生二字合而爲襄但未有此字耳又如前人謂語助爾即而已字反切楚辭些即娑訶字反切今以類推之蜀人以笔爲不律吳人以孔爲窟籠疑即二字之反切耳又如古人以瓠爲壺詩八月斷壺是已今人以爲胡蘆疑亦然耳

字學

字義

字亦有義天子時用亥日盖亥之地在上是天今又以建辰月祭靈星以求農耕靈星是天田星於辰位故農字從辰耳陳後山云金陵人善解字以同田爲富分貝爲貧

字旁取義

馬之性善驚故驚駭字從馬女之性善妬故嫉妬字從女驚篤之從馬威委之從女亦各有義

絶字之義

絶字義訓不同子絶四者無也絶筆獲麟者止也常編三絶者斷也絶妙好辭者奇也絶類離倫者守也超絶物表者超也物論已絶者息也相望遼絶者遠也烽烟始絶者熄也絶壁蒼蒼者峭極也好殆絶者盡也所謂絶江海者横渡也前漢武帝記載衛將軍絶漠者直度匈奴沙土之界也

道字數義

道字有數義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此類訓道爲說何莫由斯道也此類訓道爲導道千乘之國此類訓道爲治可離非道也此類訓道爲心今俗語指官員銜位爲一道官銜衣服領縁爲一道領縁大

無以道訓路至于官司符引據牒亦曰幾道[illegible]
時文義策亦曰幾道則未詳訓義

如字義

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郭先生碑云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族歸懷古鏡背有銘曰漢有善銅出丹陽取爲鏡清如明皆訓如爲而也

罨画

画家有罨画雜彩色画也吳興有罨画溪然其字當用韛罨乃魚網非其訓也張泌詩罨岸春濤打船尾謂魚網遮岸也此用最得字義左思蜀都賦罨翡翠釣鰋鮋

侑緩

唐方伎傳張景藏伎與天綱埒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景藏曰夫人目侑緩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奸沒入掖庭按字書侑訓長若曰侑緩在相法非有淫泆之義侑字從收目不正也

王起識字

王起唐貞觀時人博學有聲太宗嘗撰字試之起曰臣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耳此八駿諸名具列子華騮作服蒭白義作[illegible]丙作离商注引石經又惟不可詰起謂之不識者蓋謂其不合六書之義疑不了了耳

繆字四義

繆字有四音穆音則爲謚紗音則爲姓綢繆則爲事情也紕繆則爲背戾綢繆紕繆姓人知而用之穆音謚漢以上人識之故閔殁謚繆今人只知爲背戾之義以謚之不當也殊不知秦繆魯繆禮記大傳序以昭繆皆是宋以繆醜謚秦檜故晉欲謚何曾武帝不從肯以繆謚閔乎觀張飛謚桓可知矣

武后制字

唐史載武后制字十二𠀑天埊地瞾照〇日囝月〇星𢘑君𢗐臣𤯔幼𠡦年𠙺正却尤什文而後山叢談中又多𡔈初𢘓證𡕀授𤯔仁𨒒聖圀國𤯓生七字及讀通志止是十八字而無君仁幼三字却又益以𡕕載字重一𠙺正字總計則又二十字矣書且不同六書本義亦以此𡕀字爲武后星字似此增損書訛恐後人所傳之不一且天作𠀑日作囗並篆文也年作𠡦正作𠙺亦有作𠙺者授作𨘺亦有作𥠢者國作圀亦有作圀者地字籀文亦[illegible]

作拳者星字崔希裕纂古而作然又非武后所創可知或武后當時所書人自不考遂以爲其創也若以攄史止十二字則黃林雲華嚴跋云武后有症經等字乃桓彦範署名親校者是出十二字之外矣

孔戣誌

張世南游宦紀聞退之孔戣志銘云孔氏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按說文廿[illegible]集反二十并也卅速達反三十并也卌先立反四十并也退之自謂識字故用之爲四字銘今刊正書者改作三十八

非是春按始皇碑三十有八年或謂句皆四字而此獨多一字非是宜從卅八爲是亦是意也

字學

王荆公創字學東坡問以鱻犇二字之義遂不能答不知鱻字說文鹿行超遠也假借爲粗細之粗乃古文也犇字文走也三牛者亦古文蓋古文雖曰出於蒼頡而其時不過觀天地人物山川草木之迹以成文六書之義少也其後列國各爲制字又自不同觀通志引證一代殊文諸國殊文可知矣故鄭樵曰先儒以義理說文字者徒勞心耳是古字可以義理會耶荆公號識古又而不能答何也

盉字解

盉盛五味之器也從禾者盉取味之義耳言其器則凵其口以盛物者皆皿也中而不盈則爲盅乃而多得則爲盈合而口歛則爲盒臼水以澡則爲盥

菴字義

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庵彌俗也予嘗考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藹王充論衡桃李梅杏菴丘薮野皆取菴覆之義至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閭之語與今人所用

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爲宗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爲未安又按古篆有作弇者又止借弇者石鼓文作窨其字從穴穴亦人居也近見溫陵古寺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盦詳玉篇皿部有盦烏含切覆盖也考古圖有伯戔饋盦盦器名而借爲菴舍字恐舍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也未知是否

赤子

顏師古注盧綰傳目爲赤子曰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與韻會解赤爲裸裎曰赤體見肉色也又

空盡無物曰赤之意同而寔有不然按韻會又通作赤則赤子之赤本尺字借用赤字謂始生孩長不過尺餘故曰赤子猶成人不過一丈故爲丈夫以丈夫對赤子甚明韻解赤爲赤不以尺者誤矣韻會既著尺通作赤而於赤下訓赤子止襲舊訓謂爲始生兒不能別求其意殆亦有遺

字義

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顏閔不从游夏更生則不復識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爲一說自謂得聖人之意且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一

也君子謂是義之說也非字之義也武陵先生患漢以降學士互相增添字倍於古其所感深矣

書意

東坡與子由論書曰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剛之氣發於胷中而應之於手故不見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不知者謂學徐浩陋矣

院體書

中土士人不工札翰多爲院體者貞元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工上章然體近於吏故院中胥徒尤所倣效其書大行於世遺法迄今不泯其鄙則又甚矣

蔗字

東觀全論跋右軍甘蔗帖云蔗似竹於文從焉俗從草非是予按說文蔗字在草部注云諸蔗也玉篇有䕫字在竹部音失却切方篋也又集韵亦載此一字音同云篋屬是蔗與䕫自是兩字右軍正惧黄氏見蔗有節似竹遂以從草爲非謬矣蔗字見於說文豈可謂之俗字也

俗字

字皆有所出釋常談載之詳矣予後得數字晉孳虞皎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絓閡而不通即今之絓閡字晉禮儀志有憹憹歌即今之憹憹字衞垣說字勢曰或䱥鮭鯆鮎伏以連珠即今鯸鮭字王況釋詩論曰鬖髿而刺天成公綏嘯賦曰訇磕𠔥曹即今之鬖髿𠔥曹字古人用此等字不見爲俗何耶

右軍俗書

王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羲之俗書趁姿

媢者也

畢羅

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餛飩以其象渾沌之形從食可矣至如不托言舊未有刀機之時皆掌托烹之刀機既有乃云不托今俗字有餺飥乖之且甚此類頗多推理證排可也

俗字之訛

歐陽公言餕餡之謬最爲可笑今俗吏於移文中如價直之直作值槍刀之槍作鎗案作按卓作棹交倚作交椅此類甚多使歐公見之當更絕倒也

書法險怪俗

俗字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邑皆然今姑記桂林數字雖勝鄙野而偏旁亦有依附 褒音矮也不長也 閩音穩坐於門中穩也 奀亦音穩大坐亦穩也 似音嫋小兒也 奀音動人瘦弱也 歪音終人已絕也 吞音獵不能舉足也 奻音姊女大乃姊也 岙音磡山石之岩窟也 閂音揉門橫關也 它不能悉記予閱訟牒二年習見之大理國間有文書至南邊及商人持其佛冊佛經題識尤用此圀字圀武后所作國字也唐書稱大理國今其國止用此字

俚俗字義

歸田錄云京師食店賣酸餡者皆大牌榜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餡從臽有滑稽子曰彼家所賣酸餡不知爲不知也以余觀之山谷法帖見於世者皆作酸𨑳韻略上聲集韻與陷同音在去聲注云餅中豆也篇韻皆無餡字不知歐陽公從何得也但方言云關西東謂餛爲饙音輩或曰𩝝音岑或謂酢餡而唐韻餛音𩞄𩞄音尋與方言所音已不同矣豈特此也今士大夫因循相承作

筆而書極爲未允因從律法言唐韻摘世間所常用者以示兒曹具于后 髼鬆音逢松髮亂也 惺忪耳慧也 肛音厖大也 洪 歘以筋取物曰歘音羈 嗞嗟嗟嘆聲 鎖鑐鎖鑰曰鑐音須 匾匾物之匾者曰匾下音梯 㪷斜物之不正上音嗚 杈以拳加人皆反 痽惡瘡曰痽 膘腊形貌醜也上音下切懷切上力 解𢥘下音免生產也 䦈日坐久堆 瘦身疼也 音酸手足麻痺曰㾇音頑 香有𩡧香音笺 舉物曰揵音虔 頭凹曰䫜於交反 目深曰窅同上 面不平曰䏑同上 聲雜曰啣嘈音即糟 齒不齊曰䶢跌上音蹉 以肩負物曰軳音陀 身短曰矬昨个切 黧曰鋈鍪音鋈萃 一斗曰一匕音方 面紫曰糖赤色 口吃曰犵蹇 脚細曰跉趶零丁 小兒

緌曰𥝩丁念切鈇臭曰鋌魚臭曰鯹使性曰㓞利音

婁瘚曰𤺋不足曰尤豫上音由飯不中曰餘音𠘧目深

曰軀曉音鷗衣敝曰襤衫又曰襤褸音縷緊物捲

曰杌音沉不潔曰腌臢平聲腌匝取棋子曰擘棋音 湯

中淪肉曰燅音尋不正曰尷尬間个物在喉中曰㾀癨

於稷塵土曰坋塕上蒲悶切下烏孔切物貫曰顛顛不肖曰傷

嶁或作𪍿茸或作𩓥𨽴音 龘而不媚曰儱偅上式

貢切音調 出曰髖骸 齒傷酸曰齒齘音禁飽聲曰

唉音哀上物音下曰伴 縫衣曰綴隱魚

敗曰餕 皮起曰皺火燒物曰燎 羞慚曰懡㦬

上音來可切下音𥬠人醜曰醜䰩 不謹愿曰𪆟搓上力

下尨切 瘦曰瘦𤻮 以水和麵曰溲 有行不正曰

蹤蹱上良用切下丑用切 棄物曰揞 點 曰衛筆瘡腫

曰痡 嫩藍曰黷黲 亦作 好貌曰俏醒 船不穩

曰舯 很強曰㤘 米不佳曰䊬 蛇退皮曰

蛻 濁曰澮濃上曰 下 洒曰潑 挑燈杖

曰捺 支物不平曰𧂐 舂米曰𥞛 用不穩

曰舭 低頭曰𡍮 去水曰𣂺 垢曰坋 農具

曰𦨴碡 今人多不識臘羨字直寫作𦨴士大夫

亦云臉字

驛馹畊耕字訓

今之俗書以馹爲驛以畊爲耕徒取其省壓竟皆非

是說文云馹驛傳也驛置騎也殊爲混淆孟子疏

云置騎也郵馹也詩云驛驛其達書云雨蒙驛

克左傳楚子伐吳以馹至于羅汭唐書鄭元璹傳

使馹御節于道則驛與馹音義固有別矣唐六典

說府兵之制云居無事時畊于耕讀如更則畊耕

固不可混用也

俗用僻字

廣西有度姓音託今吳中人伸兩臂量物曰託度既

與似而又從尺疑即此耳陝西有夯字音罕時物

也畚字音胎上聲南人罵北人爲畚子廣東有𡚸

字音奈平聲老年所生幼子曰𡚸 杭人謂男之

有女態者曰𡛷音其𡛷反謂子之幼稚者曰呼讀

如憾恨其人而欲害之之辭越中有此等字往往

於謠牒中見之

鮚鮬

寧波奉化縣有鮚鮬巡檢司初不解其名義攷之志

書引顏師古云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小

蟹在腹中埼鉅衣反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

埼作觭韻篇並無因印文之誤耳嘗聞吾皇鷹公
武先生知兗州覩篆初見兗誤篆作衮嘗奏請改
之　高皇以公武議其政幾乎得禍意者觭觭之
誤亦因循莫之究耶

改易名字

高皇惡君與羊并命移君羊上杲舊作裙　文皇爲
夏中舍改書杲嶌舊作峴大尹馬文炯欲鎮壓其
民改書崑此鄉郤相傳三字文書之所始然群崑
古字觀韻書可知杲字嘗於山東憲副陳善所覩
蘇松雪墨卷見之盖偏旁上下自昔並用　祖宗

及文炯所改或者其一時所見耳非始此也天順
甲申進士咠茂　英宗不識其姓問之李閣老賢具
對以音與陝西同因命改姓陝近時山東布政司
使胡德盛奏事適北邊方有警　上於奏本見其
名嫌胡德之盛命改名靖胡廣亦改名靖後復廣

方音異名

書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言之同音雖聖人在
天子之位勢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韻之謬者
除閩粤不足較已如吳語黃王不辯北人皆然
殊不知北人音韻不正者尤多如京師人以[illegible]爲
布以謝爲卸以鄭爲正以道爲到皆謬也河南人
以河南爲喝南以妻爲七帝北直隸山東人以屋
爲烏以陸爲路以閣爲果無入聲韻入聲內又以
緝爲妻以葉爲夜甲爲賈無合口字山西人以同
爲屯以聰爲村無東字韻江西湖廣四川以情爲
秦以姓爲信無清字韻歙睦婺三郡人以蘭爲郎
以心爲星無寢侵二字韻又如去字山西人爲庫
江西人爲趣陝西人爲氣南京人爲可去聲湖廣
人爲處此外如山西人以坐爲剉以青爲妻陝西
人以監爲年以吹爲梟台溫人以張敞爲漿槍之
類如此者不能悉舉皆習染之久久則難變非聰

明特達嘗用心於韻書者不能自拔於流俗也

韻辯

張東海韻辯東冬靑淸何以殊虞模麻遮何以同夫
東冬靑淸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模麻遮調協
本同而人自不同頓歸罪韻者嗚呼人之敝至此
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聲智不能加
愚不能損信如此言則冬江貞先虞尤不得通押
而說不得說去聲哲不得哲去聲耶今人因前人云四
聲出於沈氏遂不復根究便立訓教人不知茲

其來已遠沈特校定之耳

榿木

姑蘇守溪王公濟之在閣日論杜詩聞知榿木二年大因問先父榿木蜀產榿字何音先父曰音欹守溪曰當依韻書音楷先父曰音欹則鄉人農夫皆識之若作楷音不知何木矣因舉王荊公榿木詩曰濯錦江邊木有榿野園封植佇華滋地偏幸免桓魋伐歲晚還同庾信移王乃悅服蓋王公平昔極愛荊公詩文而此詩王公亦偶不記憶耳

大字原始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始於國初刑部尚書開濟然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蓋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關防之耳文章中非所宜用也

文移字樣

文移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悞用而未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勘有稽考之義吊本傷也愍也今云吊卷弔冊有索取之義票與標同本訓急疾今以為票帖縴本訓寬緩今以為巡綽盔本盂也今以名[illegible]

胄鎧本鉦也今以為釧屬又如閘朝辨程課其義皆未曉其亦始於方言也歟價直為價值足穀為足勾斡運為空運此類尤多甚者施之章奏刻之榜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味漱書

子墳在蕭山時地近武林一族人家好養鷹一日有中貴人以百餘錢買一鷹去常見几間有書一帙上題味漱二字初不曉取視之則皆飼鷹鶻之語字書紙籍極皆如法問其所從得則曰吾父在北司諸閹往來甚厚以此見遺且曰飼養法皆可用

也嘗以二字徧詢相知莫有知者而味字篇韻皆所不載疑其誤書或俗子命字後見沈存中筆談載養鷹鶻其類相語謂之味漱（味陸切）以三館書目有味漱書三卷皆養鷹鶻法及醫療之術始知讀書不廣不可妄有詆訾也但此書三卷言多鄙猥竊其名爾或附益近事也

門字脚

門字兩戶相向本無勾踢宋都臨安玉牒殿災延及殿門宰臣以門字有勾脚帶火筆故招火厄遂敕額投火中乃息後書門額者多不勾脚[illegible]

京宮城門額皆詹孟舉所書北京大明門等額皆朱孔易書門俱無勾脚

稗史彙編卷之二百十一

稗史彙編卷之二百十二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鑒古類

庾亮服右軍書

羲之嘗以章草荅庾亮既見乃歎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寫草十紙過江顛沛遂乃遺失行疑妙迹永絶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子敬解書

羲之為會稽内史子敬出戲見北舘新刷壁白淨可愛子敬令取掃箒沾泥中以書壁為方丈一字雄壯極有勢力觀者成市羲之後見歎其美問誰所作荅曰七郎羲之於是作書與所親者曰子敬飛白大有佳處

世南戈法

唐太宗學虞監隸書每難於戈法一日書遇戩字招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鄭公曰朕書何如世南公曰仰視聖作内戩字戈法逼真帝賞其鑑

德裕重弘宣帖

李德裕作相日人有獻書帖德裕得之熟玩頗愛
書盧弘宣時爲度支郎中有善書名李召至出所
獲書帖令觀之弘宣持帖久之不對德裕曰何如
弘宣有恐悚狀曰是某頃年所臨小王帖太尉彌
重之

論蘭亭

近世論蘭亭序興懷太悲蕭統所不取與遊斜川詩
縱情忘憂相去甚遠此似未知二人面目斜川詩
與風雅同趣固當別論若與少議論於晉人最爲
根據觀其與殷深源謝安石會稽王書可見舉世

玄學方盛不能爲一死生齊彭殤之言固獨以悲
逝爲感慨死生爲可痛何也詩三百篇感思悲傷
聖人不廢約之止乎禮義不以失性情之正此[illegible]
王人紀之大方也若夫遺情於事外忘趣于[illegible]
先王之論贅矣尚辱聞之哉東坡反蘭亭意[illegible]
壁詩其詞飄飄高遠終近蒙莊之氣象與玄學不
相似逸少此文必有辨之者

東坡藻鑑

前人論詩初不知有韋蘇州柳子厚論字亦不知有
楊凝式至東坡而後發此秘遂以韋柳[illegible]
式配魯公東坡眞有德於三子也

辨古

辨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義而未詳
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搨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
臨摹爲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
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做之若臨淵之深
摹謂以薄紙覆上其曲折婉如用筆曰摹硬黃謂
置紙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
搨謂紙覆其上就明窗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
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砂班眞青綠井口之類方

爲眞古其制作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
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饕餮紋螭虬
龍鱗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犧蜼（余季反）鳧雙魚
蟠虺如意圜絡盤雲百乳鸚耳貫耳偃耳直耳附
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穟草瑞草
篆帶（若蚪結之勢）星帶（四旁飾以星象）捕乳（鍾名大乳三十六外復有小乳周之）
立夔雙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
如雪雷鍾鹿馬洗鸚耳壺之類是也如有款識則
以款識名如周叔夜鼎齊侯鍾之類是也古器之
名則有鍾（大曰特中鎛小曰編）鼎尊罍彝舟（有顆洗而有耳）卣（音酉）

又音由中尊器也有拳盖足類壺瓶爵斗有耳有流有足流即觜也卮觶之豉切酒觥也角類彝而無柱杯敦簠其形方簋類兕而矮盖有四尺豆獻牛匽切無底甑也錠徒徑切单甒鬲形製同兕漢志謂空足曰鬲復方宥切玉篇云似金而大其實類小甕而有環盉户戈切又胡臥切盛五味之器也似兕而有盖有[illegible]有銚攀甶其類有四曰圓曰區曰方曰溫盒分合切覆盖也似洗腰大有足有提攀瓿蒲後切類壺而婁鋪類豆鋪陳爲獻之義罍類釜鑑盛水器上方如斗鏤底作屈窓下設盤以盛之匜戈支切沃盥器盤洗盆鋗呼玄切類洗玉篇云小盆也杅磬錞鏵鉦類鍾而矮鐃戚敦飾物柯者奩鑑即鏡節鉞戈矛盾弩機表坐斫鈴刀筆杖頭蹲龍宮廟乘輿之餙欄楯間物鳩車兒戲之具提梁龜蚝硯滴車輅托轅之屬此其大概難於盡備所謂

欵識乃分二義欵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不同也蠟茶色亦差別三代及秦漢間之器流傳世間歲月寖久其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極薄爲真此盖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前句容所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畢竟黑而燥須自然古色方爲真古也

收藏類

王廙筆迹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右軍之叔父工隷飛白祖述張衛復法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玩之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衣中旣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迹猶在

永師家傳

晉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百本散在浙東後并禊帖傳弟子辯才唐太宗三召恩錫甚厚欲求禊帖終不與善寶家傳亦可重也

寶厨新書

唐武德四年東都平後觀文殿寶厨新書八千許卷將載還京師于時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調度乃于陜州下書着船中欲載往京師於河值風覆沒一卷無遺上官魏又夢帝喜云我已得書帝平日愛惜書史雖積如丘山然一字不許外出按寶厨新書大業所秘之書也

開元藏書

唐惟開元最備文籍集賢院所藏至七萬當時文學士盖爲褚無量裴煜之鄭譚馬懐素張說侯行果陸堅康子元輩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闕失

而兵火交作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薛稷藏書

薛稷外祖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迹稷精摸筆𢡟遒麗當時無及之者亦能寫畫博採古迹垺於秘書

借船帖

王羲之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匡寶惜有年矣盧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盧除潞州旌節在途經數程忽有人將書帖來就盧求售闞之乃借船帖也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盧歎異多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

知落于何人

王鍇藏書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鍇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尤謹至後蜀孟泉又立石經於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僭僞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昪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泉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有功於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泉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舉要爲名余及見之於京師惜未暇抄耳

内府秘藏

宋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僞其間法書名迹皆歸秘府徽宗時又加採訪賞官賜帛遣賜金玉天下詢訪頗盡命蔡京梁師成黃倪輩編類備成卷帙皆用皂鸞鵲木錦縹褫白玉珊瑚爲軸秘在内府用大觀政和宣和印章其間一印以秦璽書法爲寶後有内府印標題品次皆宸翰也捨此標軸悉非真藏其次儲於外秘予自渡江無復鍾王真迹間有一二以重賞得之標軸字法亦顯然可驗

田氏藏書

荊州府誌云宋田偉燕人仕爲江陵尉因家焉作博古堂藏書五萬七千卷黃魯直稱之曰吾校書中秘及遍遊江南文士圖書之富未有過田氏者

奇物難守

書畫古玩自有國而言至宋徽宗之世可謂極備觀其書譜畫譜博古圖可知矣惜乎胡騎一入零落漫毀百不存一自家而言聚此物者必然敗去豈非物之美者人心所在鬼神臨之大有大異小有小異不可聚此以爲子孫常守也

御府珍藏

徽宗御府所儲書其前必有御筆金書小楷標題後有宣和玉瓢御寶淳祐壬寅于臨安客舍見永嘉一士藏一帖乃唐人硬黃倣右軍書前有金字御筆云王右軍書長者帖後有宣和玉瓢樣御寶

藏金石刻

秦漢以前字畫多見於鍾鼎彝器間至東漢時石刻方盛宋朝歐陽公始酷嗜之所藏至千弓自既爲跋尾又命其子棐撮其大要而爲之説曰集古目錄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集錄蓋其一也其門人南

豐曾公亦集古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弓後趙公明誠所蓄尤富凡二千卷其數正倍於歐公著金石錄三十卷石林葉公夢得又取碑所載事與史違誤者爲金石類攷五十卷近時洪文惠公适集漢魏間碑爲隷釋隷續凡四十八弓昭武李公丙類其所有起夏后氏竟五季著於錄者亦千卷號博古圖正訛謬廣異聞皆有功於後學隷釋復錄其刻文前代遺篇墜款因得槩見於方冊間此尤可貴也

金題玉躞

海岳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躞錦贉繡褫金題押頭也玉躞軸心也贉卷首帖綾又謂之玉池有毬路錦贉有樓臺錦贉有樗蒲錦贉引首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而打擫其覆首曰褾褫法帖詩系曰大觀帖用阜鸞鵲錦褾褫是也卷之奏曰檢又曰排漢書武紀金泥玉檢注檢一曰燕尾今世書帖簽後漢公孫瓚傳皁囊施檢注今俗謂之排此皆藏書畫職裝潢所當知也

粘葉

王洙原叔内翰嘗云作書冊粘葉爲上久脫爛苟不

逸去尋其次第足可抄錄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縫繢歲久斷絶即難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數冊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始稍完復乃縫繢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公悉令家所錄者作粘法予嘗見舊三舘黃本書及白本書皆作粘葉上下攔界出於紙葉後在高郵借孫莘老家書亦作此法又見錢穆父所蓄亦如是多只用白紙作標硬黃紙作狹簽子蓋前輩多用此法

裝潢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

也今製牋法猶有潢漿之事人多不解作平音讀
又改爲裝池自謂奇語其謬甚矣

文淵閣藏書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
成　勅翰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
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
封識收貯如故時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
督舟十艘載以赴京至正統己巳南內火災文淵
閣所藏之書悉爲灰燼豈非書之厄會歟

書厄

世間萬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爲甚又多罹火災
陏牛弘請開獻書之路極論述五厄之說今撫其
槩言之梁元帝江陵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隋嘉
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盛兩都各
聚書四部至七萬卷宋宣和保和殿太清樓龍圖
閣御府所儲尤盛于前代今可考者崇文摠目四
十六類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
餘不能具數南渡以後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
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續目一萬四千九
百餘卷是皆藏于官者耳若士大夫家所藏在前
世如張華載書三十車杜兼至萬卷韋述所蓄二
萬卷鄴侯李泌插架三萬卷金樓子聚書八萬卷
唐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宋南都戚氏溧
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陽吳氏王文康李
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壯輿皆號藏書之富邯鄲
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鎬三
萬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至四萬三
千餘卷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合璧事類等書
不與焉次如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
其後無不厄于兵火者他如石林葉氏多至十萬

卷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各不
下數萬餘卷亦皆散失無餘宋末惟直齋陳氏書
最多至五萬一千八百餘卷且倣讀書志作解題
極其精詳後亦散失于兵火至于蜀中三李秀岩
東窗鳳山三族號爲史家所藏僻書尤多後亦無
餘周公謹家三世積書凡有四萬二千餘卷及三
代以來金石刻一千五百餘種後皆厄于火又聞
浦陽義門鄭氏藏書極多家有藏書樓若干間其
額是　建文所書擘窠大字御書樓三字蓋我
太祖駐蹕金華時賜有　御札藏其間後亦被焚

所藏書有八萬餘卷古名賢墨跡画刻亦不下五六百種皆付煨燼惜哉

古寺藏書

法書典籍多藏於古寺殿閣之間一到人間不即散失便遇兵火史言越州一寺脩佛殿於梁拱内藏一函有古摹數十本所可記者王右軍十七帖虞世南枕臥帖褚遂良奉書寧帖上皆有褚氏圖書印又潤州江寧縣瓦棺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内竹筒中得王右軍告誓文後李延業求得上岐王又聞長沙山寺中桂頭得蘇長公金書普門品彌

陀經一卷後有子由魯直墨跋後被宗人取去無存又聞安吉州山中有宋板書數十卷貯於寺後閣上新安一商見之賂僧皆取去賣在蘇州宦家又王詔入治平寺輪藏上得靖難諸臣一卷近時見趙松雪鉄柱杖歌藏於金陵栖霞山墮塔中

辨訛類上

空桑

列子有伊尹生乎空桑語而後人遂爲事以實之云伊尹之母生伊水上孕時夢有神告曰臼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中出水告其隣東走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於桑之中獻之於君君命乳之命之曰伊尹者演孔圖者又造一事云孔子母徵在遊大冢之陂睡夢黑帝語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孔子於空桑中其誣如此空桑地名呂氏春秋顓頊生自弱水實處空桑

啓母

嵩山之陽舊有啓母廟久廢廟前有石高二丈許而中裂號啓母石郡志載淮南子云啓母塗山氏之女禹治洪水經轘轅山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

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來見禹方化熊慙之而去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而生啓是何其誕也近世有引書及孟子語爲之辯者謂禹治水於外勤勞久矣不假塗山之餉而後食而塗山安得隨其所之而餉之禹若化爲異物何不避一世之人而獨避其所配一世之人何不見而塗獨見之而慙耶塗山慚禹之化熊而不自慙於化石頑然暴露於天地間豈有是理物固有化者此物化爲彼物或物化人人化物昔人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自無情而之有情自有情而之無情

者何足深辯此石則自可無辯而知其妄也[illegible]
傳舜殛鯀于羽山其神入于羽淵化爲黄熊左氏
之誣也而淮南子乃言禹化熊事盖好事者承訛
踵妄轉相附會而至是耳予聞登封又有所謂啟
母墓者漢書注啟母墓在陽城即嵩山之陽今登
封地然則此石爲啟母此墓何爲者耶餘冬序錄

論衡之謬

論衡辨史傳訛謬若禹母含薏苡而生契以含燕而
生伊尹由空桑生稷以巨人跡而生又若堯使羿
射日魯襄麾戈反日孔子預知秦王上我堂秦實

不嘗至魯凡此類歷歷可辨正可以鍼盲聾破邪
妄至以毒爲太陽熱氣又爲太陽火氣常爲毒則
謬甚矣盖熱自能熯物太陽寧有毒邪又甚至於
譏訕孔孟欲廢祭禮則又天地間之罪人也

稷契朕兆

姜嫄履巨人跡簡狄感玄鳥生稷生契德爲聖人皆
貞元將合朕兆自萌如麒麟蛟龍生異群品非偶
然也後世好誕樂怪信耳昧心似謂嫄狄觸物成
孕無夫生子而棄契聖智名爲軒龍之嫡似皆無
父之兒即如世說所云叔梁紇淫於徵在野合[illegible]
生仲尼悉此類也筆之簡編肆無忌憚抑所謂處
士橫議至於風生有王者作固不待教而誅者也
然余覽詩生民篇宋人定註固祖其論以立經垂
訓矣噫看場說夢又豈獨漢儒之惑云乎

巨跡神異

巨跡之說如蘇子麒麟蛟龍之喻固足以破群疑矣
以予言之先儒之疑未能以意逆高辛氏妃謂之
妃有夫之稱也豈姜嫄之祀郊禖當在有家之後
非謂爲處子時也使爲處子無人道之感感巨跡
而生稷是誠怪異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况未

嫁而求子是乃淫濫無恥之女使姜嫄有此詩人
宜爲之諱安有形之歌詠以告於神明哉今人致
疑於有無之間止泥於無人道而有子一句耳後
世史臣叙帝王之生往往附會立異多神其事如
漢高母與龍遇之類未必非巨跡有以啟之也姜
嫄廟在邠州道中因過此而評之

西伯

西伯陰行善此史遷之謬也孔安國論西伯戡黎而
曰文王雖事紂内秉王心夫遷之不知文王固
也安國號稱儒者乃亦爲是言陋矣按商紂之世

襲稱西伯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峯薛季龍金仁
山諸儒皆以戡黎爲武王事詳見通鑑前編若武
王稱西伯則見呂氏春秋周爲學者當知也

姜里歌

通鑑外紀載文王被囚於姜里乃伸憤鬱而作歌曰
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亂聲
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穽由其
言兮遘我四國憂勤勤兮詳其辭意怨誹淺激決
非文王語也三分有二而事殷不衰文王之德所
以爲至使如此言殆小夫之淺淺者耳臣罪當誅

兮天王聖明文王之心蓋如此若外紀所載則秦
漢而下好事者所擬也

梅伯鬼侯

史記言商紂之世九侯鄂侯列爲三公九侯有女入
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
之彊辯之疾并脯鄂侯徐廣於九侯下註云一作
鬼侯然則呂氏春秋所謂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
之殺鬼侯而脯之即此事也但二書同載一事而
所云醢脯不同乎觀明堂位亦云紂脯鬼侯以享
諸侯則鬼侯當是被脯其被醢者或鄂侯也梅伯
之死于直諫伍王大紀楚詞集註爲[illegible]
乃謂梅伯常勸紂納九侯之女至是紂怒而醢之
此不知何據而云誠厚誣矣

夷齊十辯

王褘夷齊十辯一辯夷齊不死于首陽山二辯首陽
所以有夷齊之跡三辯山中乏食之故四辯夫子
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辯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
辯史記本傳不當側海濱避紂之事七辯道遇武
王與周紀書歸之年不合八辯父死不葬與周
紀書祭文王墓而後行者不同九辯太史公之誤

原於輕信逸詩十辯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
義士非之說亦誤

竺乾辨

李商隱爲文曰儒者之師曰孫仲尼仲尼師聃猶龍
不知聃師竺乾善入無爲稽首正覺吾師夫老子
生于周爲柱下史司馬遷史記與韓非同傳曰老
子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術勢理故作
老子韓非同傳此則老子行藏之道盡于是矣既
正史不言老子適戎狄師於竺乾未知商隱何爲
取信孔宣父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

卒當周敬王也聖自天資而能廣學師堯舜文王
周公之道以老子老而能熟古事故仲尼師之師
之之道謂聖人學無常師主善爲師又曰三人行
必有我師焉非謂幼而師之如堯舜文王周公之
聖德也故袁宏後漢書孔融荅李膺曰先君孔子
與先人李耳同德比義而相師友是也孟軻論仲
尼則曰乃所願學史遷直筆述乎聖德以遺後人
竺乾者經史無聞佛書自言生於周昭王時後漢
明帝夢金人有傅毅對徵於周漢正史無此文未
知聃師竺乾出于何典

顏子非夭

史記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蚤死則是魯
哀公三年也按闕陳蔡時孔子年六十三而顏子
當是時年三十三矣論語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
及門也德行顏淵則顏子尚無恙史記載闕陳蔡
後使子貢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
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由是觀之
則顏子之未死蓋信而有證非二十九歲明矣

朱張

孔子列逸民之行而不及朱張論語註曰朱張不見
于經傳今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
不復論也其謂行同于孔子蓋本王弼之註曰朱
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釋文亦引之

小臣辨

呂覽知度篇曰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
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
船驥也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管夷
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豈特船驥哉高
氏於小臣字無註而殷周之王下箋云殷之盡周
之興其意以呂尚爲小臣蓋謂周聽小臣呂尚故
商至於盡而周用以王殊爲謬誤小臣蓋指伊尹

也戰國時說者有謂伊尹嘗爲莘氏之媵臣故當
時著覽者遂以小臣目之不然四人者並稱于前
何乃於後而獨遺尹哉

要離

吳越春秋載闔閭既弑王僚僚子慶忌奔衛闔閭患
之謀諸伍員員進細人要離俾之行刺要離者細
而身力迎風則偃負風則伏王語以慶忌之勇謂
其不如也要離曰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
王戮臣妻子斷以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取

其妻子焚棄于市要離乃詐奔諸侯宣怨言于路遂如衛見慶忌曰闔閭無道今戮吾妻子無罪見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慶忌信之揀練士卒與還襲吳渡江於中流要離坐于上風因風之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於是慶忌死要離曰吾殺妻子以事君不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自投于江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乃伏劍而死左傳哀二十年載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

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悅于越吳人殺之二說全不同吳越春秋謂慶忌之死在闔閭之時而左傳云云則又在夫差之世且要離之事質之史記無之然則考信慶忌之本末當據左氏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之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脩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牧之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浮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惰後人于疑網也

甘羅

史記甘羅茂孫也茂既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

侯呂不韋後使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世人以爲甘羅十二爲秦相誤也唐資暇集又謂相秦是羅祖名茂以史記考之又不然茂得罪于秦王亡入齊又使於楚楚王欲置相於秦范雎以爲不可故秦卒相向壽而茂竟不得復入秦卒于魏以此推之則茂亦未嘗相秦也杜牧之偶題云甘羅昔作秦相亦不考其實而誤爲之說

漢兩韓信

漢有兩韓信其一則韓襄王之孽孫也初漢祖令張良徇韓地得信以爲韓將從入漢中後說漢祖東

伐楚漢二年以信略定韓地遂立爲韓王六年徙王太原自以國臨北邉請都馬邑以拒胡後降於匈奴與連兵寇漢初學不知往往有誤認爲一人者賈誼治安策中云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又云淮陰王楚最强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其云淮陰蓋别韓信之爲二也

子陵

攷蹟遺文有嚴光碣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長避亂會稽又考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董子義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姚江人可知矣范曄蓋失於考也

南北二玄

晋世符堅入寇詔以謝安爲征討大都督安兄子玄都督前鋒諸軍事時堅師號百萬朝野震恐玄詣張玄詣安問計安都無所答乃命駕出遊遂與玄圍棋賭墅王夢麟謂圍棋之玄上當加之姓以爲别不然則是玄者爲張耶抑爲謝也予謂賭墅下記者更云常時玄棋品劣是日玄棋遂爲敵推此則可知圍棋之爲幼度矣又按幼度傳吳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然則所謂張玄者豈即玄之耶抑别一人也若誠爲玄之則二人初未嘗同名特傳録者小悞呂東萊晋書詳節叙檕堅事安加征討大都督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遊方與玄圍棋賭别墅游陟至夜乃還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竟便攝放床上此節前言與玄圍棋後言兄子玄等破堅則圍棋之玄爲張爲謝幾於難别倘前之玄果幼度則兄子字不宜於後出也此則畧宜更之

鳳毛之子

宋孝武嘗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爲鳳毛多謂出此按世説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温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與此不同

二仲

牧子曰隣靡二仲頗聞其人樵子曰嵇康高士傳求仲羊仲皆治車爲業挫廉逃名蔣元卿之去兖州還杜陵荆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唯二人從之

游時人謂之二仲亦載三輔决錄

韓退之傳訛

世人画韓退之小面而美髯着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画題志甚明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画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辯退之遂爲熙載矣

探花郎

摭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團司年最少者爲探花郎本朝胡旦榜馮拯爲探花太宗賜詩曰二三千

客裡盛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寛夫詩話亦言期集擇少年爲探花是杏園賞花之會使少年者探之本非貴重之稱今以稱經魁不知何義東軒筆錄謂期集少年三人爲探花使賦詩熙寧中子爲狀元乞罷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從之恐因此訛爲第三人也

馮京父

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僞遊不群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荊南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荊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他傳爲商還妾事以爲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爲商又不名商小說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

梁顥

世傳梁顥八十登第洪容齋隨筆辨明其生年致仕之歲甚爲明白謝表之聯好事者爲之也在林玉露與氏族大全同載紹興中黄公度榜第三名陳修唱名時高宗問年幾何對曰七十三矣問有幾子對曰未娶遂詔宮人施氏嫁之時人戲曰新人若問郎

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此則可謂真少太公之七年矣清暇錄又謂詹義登科後解嘲曰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逢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淸波雜誌又謂閩人韓楠未知孰是

彭原公

今代多稱故丞相彭原李公謂其子廓曰吾不如爾有令子蓋言廓子晝蚤修辭賦而廓不辨屯毛按劉氏世說張憑父不才憑祖鎮謂憑父曰吾不如汝有佳兒時憑僅數歲斂手對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好事者見彭原公尚談譏遂移之以資一時

之嬴而不知小厮承相之甚其誣厚矣

尸臣

漢書郊祀志有云㽕出郊東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尸臣拜手稽首師古註曰尸臣主事之臣也予竊為不然所謂尸臣祭祀為尸之臣也臣能盡其職故王命官封邑而有旂鸞黼黻琱戈之賜此為尸之臣所以拜稽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者之於㽕若以為主事之臣則莫非主事者何以不言其官而獨目為尸臣歟

火易為夥

人所聚為一火今人易火字為夥殊非本義木蘭詞出門見火伴火伴始驚惶蓋火之為物聚之則明散之則滅或曰同炊爨故曰一火

措大

代稱士流為措大言其肖醋而冠四民之首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皆比於醋而更驗故謂之或云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復落魄不調邑人指其醋而號之又云鄭有醋溝士流多居其間溝之東尤多甲族以甲乙序之故曰醋大愚以為四說皆非宜作措置之措言其能舉措大事也

媵妾

江有汜序有嫡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議然攷經傳媵特送昏之名猶喪之賵與賻史記載伊尹為有莘媵臣古史載湯昏有莘乃以伊尹為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鄄與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為媵初不言某國之女為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

否不過謂同姓至親可講饋禮送嫁之儀異姓則略也考之經傳斷不以妾訓媵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晦菴注媵送也爾雅曰媵將送也謂從行孫琰曰將行之送也即不指為妾公羊褅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為妻質於齊媵之先者董仲舒以娶於楚而媵之此乃漢儒之論恐因詩序而訛自後訛傳所載妾媵紛然矣

信使

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呂辰起出陌頭屬

與言會古者謂使曰信眞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
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荆州信居倚待陶隱居帖云
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
凡言信者皆謂使也今之流俗遂以遺書饋物爲
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
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
竟不取回書耳世俗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爲一句
遂不取答爲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
信心相憶莫作瓶墮井一去無消息包佶詩云去
札頻逢信回帆早挂空觀二詩尤可爲據 以上人物類辨

易孟辨

康節先天易慈溪黃氏深疑之云康節說伏羲八卦
近於附會竊以爲不然蓋先天圖法象皆自然不
假人爲且有說卦爲據非鑿空撰出也但黃氏所
疑者先天二字不見於經康節已前未之聞耳然
易道廣大無不包括雖四聖已自不同故後世言
易者亦各有所宗也周子云無極而太極謂無形
而有理象山陸氏以爲易有太極而無無極此無極
二字出老子不當襲用故朱子與之力辨然欲明
理豈可以他人常用之言遂避而不用哉又如體
用二字亦出佛典宋儒已前未之聞也程子作易
傳序乃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後儒論理學遂不
能舍此二字不聞因異端嘗用而避之也孔子曰
不以人廢言有以夫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爲僞
書出於東漢因作疑孟論而其子康乃曰孟子爲
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所宜觀至疾甚華猶爲孟子
解二卷按司馬氏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之不
同乃如此 餘冬序錄

相風等辨

[illegible]約曰按周禮辨載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罼網

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僕觀張華相風賦曰爰
在保章世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準極乃知本周
禮保章之意所謂罼網旄頭其說不一備見宋志
魏命進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徐廣注雲罕
旄是罼罕詩序曰齊侯田獵罼弋晉武帝問侍臣
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
潰惟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此秦制也張華曰有
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衝冠義取於此
摯虞決疑無所是非惟徐爰曰按天文畢昴之中
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罼罕前引畢方昴員因其象

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隋
志亦有是說然則薛綜東京賦潘岳籍田賦所謂
雲罕罼罕者即罼網也齊陳梁書載儀衛處亦曰
旄頭雲罕彭推所說見列異傳野客叢書

鬱郁穠來

魯魚亥豕鼎書易訛鬱郁聲來聲音易亂史記杞世
家平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鬱來蓋
鬱郁釐來聲相近也

鼓吹風陰辨

虞文靖在宜黃時嘗倚樓吟詩有五更鼓角吹殘雪

之句忽隔溪一童揖而言曰角可吹鼓不可吹亟
命召之已失所在蓋詩鬼也然老杜塞上風雲接
地陰風不可言陰李長吉豕角雞香早晚含豕角
豈可含耶此自不必泥也如宋玉賦豈能與之料
天地之高哉後漢楊厚傳耳目不明記大夫不得
造車馬此類甚多

說詩

嘗讀召南至野有死麕一詩以其類淫奔而疑之然
以晦菴先生之所傳註不敢妄生異議也近觀王
魯齋二南相配圖余乃知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
矣數年之疑為之一祛蓋魯齋以二南篇名各七
一篇召南之甘棠為後人思召伯而何彼穠矣為
王風之錯簡野有死麕為淫詩皆不足以與此其
大意以為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其
所刪者甯或有存於里巷浮游之口漢儒取以補
亡耳於是配以為圖其見亦卓矣使魯齋生於晦
菴之時得與商確能不是其言乎甘棠何彼穠矣
二篇則非予識所能到也

春秋書用之

春秋書諸侯被執而用之者二僖公十九年邾執鄫

子用之昭公十一年楚執蔡世子有用之是也左
氏公穀或以為用之為牲以祭神或以為扣其鼻
血以衈社或以為持其足以首築汝先儒皆因之
無所變皆附會之言也公穀二家有同兒戲固不
足信若左氏亦有可疑為諸侯以強而詈用其弱
聖人秉筆自當得實而書曰執歸殺以代牲豈不
明白而書曰用之聖人何嫌何疑而為此隱辟邪
且臣有殺其君者聖人亦直書曰某人弒其君其
則未嘗諱也而於諸侯何諱哉解之者特以左傳
所載介葛盧之言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及論辭

左雖欲勿用之言遂以用之爲祭牲故耳竊以爲用之者盖兩貴不能以相事國亡見執不服而強臣之之辭也左傳引司馬子魚申無宇諫勿用之言又若是之相同則不能不使人疑惑之滋甚也若曰不書爲牲是聖人所不忍言使果不忍言則春秋之爲春秋與後世所謂隱語者不異矣烏可哉 餘冬序錄

辨爲人後

記射禮云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盖言將莫弱於賁軍大夫莫辱於亡國爲人莫恥

於人後此三者皆男不足以自奮業不能以自強故棄之使自警策耳盖以射主觀德而敵愾無勇乃積弱者適足褻威而奪氣非甚惡黜絕之也後之爲言與非敢後也之後同世儒求其說而不得傳會爲之詞凡無子而求爲人後者忘親貪利故不使入斜理亂經莫此爲甚是豈嘉善而矜不能之義哉夫六籍皆聖人常語如致用之有菽粟而談者務鑿爲之深探而使遠何耶恒言經至漢而說愈壞其禍甚於秦煙道至宋而講益精其害近於洪水

趙武

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是無程嬰杵臼之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與程嬰以死保脱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不一先儒疑之盖左氏爲文高簡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叙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所謂朔妻匿于公宮與武之生育嬰杵之保存一句

可盡之矣史記則追叙本末故特詳著焉二說同可會而一也趙之滅族左氏謂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屏放之于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而殺之而趙氏滅史記則謂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金仁山謂本各一事也史記以爲殺朔而盡滅同括嬰齊乃謂之傳聞誤爲一爾又按趙朔被難在景公三年後十六年而景公卒則正合姬氏生孤後十五年而景公復其田邑之數盖嬰齊之通姬氏應在朔死之後而同括之死本後於朔又事各有因洪氏以同括

歿後更二年而景公卒厲公立八年悼公立五年始合十五年之數遂疑史記爲乖妄亦失於誤合與同括之歿爲一也

宰我之誤

史記宰予字子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司馬貞索隱曰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因爭寵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東坡志林曰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恵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

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予與田常作亂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於其間豈非千載之惑也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乃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含寃千載而吾師蒙其詬自玆一洗亦古今之快也蘇子由古史曰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殺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盖必不然矣又劉向別錄田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而攻之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恒之仇爲齊攻田恒者非與恒作亂矣考諸家所言索隱則以其字同闞止遂至於誤東坡則援李斯之言以宰予不從田常故爲常所殺子由因以爲闞止已而不免以李斯劉向之言爲惑予按左傳哀公十四年齊簡公在魯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成子憚之成子陳恒之字也陳敬仲如齊以陳爲田氏故曰田恒漢文帝諱恒故史記以恒作常諸鞅諫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其擇

焉勿聽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如公子我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殺諸郭關庚辰陳恒執公于野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說苑正諫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然歎息曰予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說苑所云與左氏正同獨以闞止爲宰予者則後人誤以田氏之子我爲宰我之子我最分明夫一名字

之混遂致賢逆之無辨曾參殺人真可畏哉太史公作傳實以家語弟子解一篇爲之殊不知此書不全出於孔氏子弟之手多爲好事者以意增損孔安國嘗患之矣東坡之辨固足以雪其恥矣而尚以宰予爲常所殺是宰予尤不免於非命也以余考常之所殺乃田子我也則宰予之枉可一洗矣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三

海右朋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辨訛類下

月令

月令陸德明以爲呂氏春秋後人刪爲此記蔡邕王肅以爲周公所作先儒以賢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非太尉之職太尉秦官決非周公之書予謂不然月令之書自太撓作甲子占斗所建伶倫制十二律以節四時之度堯命羲和敬授人時

分四仲以定中星析因夷隩騐之於人孳尾希革毛毨氄毛占之於鳥獸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應之於人事終之以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夏時之所由起夏小正之書辭簡理明固已備月令之體周以農開國尤以時令爲先務大概具見七月周公制禮作樂得無一代之成書使此書盡出不韋之手不應以十二令爲紀各以數篇解釋於後合爲六十一篇太尉固秦官所命冢宰司徒司空司寇與太史樂正澤人虞人四監之類皆周官也予意不韋不過改司馬爲太尉耳蓋賢桀俊遂賢良血

行爵出祿雖非太尉之職而設儀辨位進賢興功制畿內封則大司馬之任也大率周公增益夏小正不韋增益周公之書其閒豈得無改竄淮南時則訓比呂氏十二紀又有異同此可爲証

騷篇取九

楚辭多以九爲義屈原曰九章曰九歌宋玉曰九辨王褒曰九懷劉向曰九歎是也後人繼之者又有如曹植之九愁九詠陸雲之九愍前後祖述必用九者王逸注九辯謂九者陽之數道之紀綱也五臣文選注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爲歌名

也二家之說如此予按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嬪于天（言獻美人于天帝也）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郭景純注引歸藏開筮曰昔彼九眞是爲帝辯同宮之序是爲九歌攷此則九歌九辯皆天帝樂名夏初得之屈原宋玉取諸此也況屈宋騷辭多摘山海經之事迹熄詩亡而後騷作騷亦詩樂之餘派樂至九而成故周禮九德之歌九部之舞奏於宗廟之中樂必九變而成所以必取于九者黃鍾在子太玄以爲子數九得非黃鍾爲五音之宮歟然則屈原而下寫辭規諫寓諸樂章將以感神之心而感人之意亦切矣（夏后開即啟也漢之時蓋避景帝諱）

素書

宋張商英注素書一卷謂即圯上老人以授張子房者其曰晉亂有盜發子房冢於玉枕中獲之自是始傳人間又曰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仁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以爲其愼重如此此可以見其僞矣子房以三寸舌爲帝者師而卒之謝病辟穀托從赤松子遊君子稱其明哲保身安有死而葬以玉枕其僞一也自晉迄宋歷年久遠豈是書既傳而薦紳君

子不得而見亦未聞一言及之其僞二也書有秘戒乃近世術家欲神其術之俚言而謂圯上老人爲之其僞三也且書中之言往往竊吾儒之緒論而飾以權詐蘇文忠謂圯上老人秦之隱者而其言若是烏足以授子房其爲張氏之僞明矣

譬況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傅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傅說起于版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亦鼎俎之才也猶

書曰逆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逆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之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説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

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爲之説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爲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謂裨諶謀于野則獲盍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盍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蝎譖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即小説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乎姑發此以諗知者

古書妄改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臇胎鰕寒鱉炙熊膰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炰鱉蓋炰鱉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爲寒字誤而從炰字邪不思寒與炰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𩝐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雞寒崔駰傳亦有雞寒曹植文寒鵠蒸麑劉熙釋名韓雞爲正古字寒與韓通也王維老將行恥令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後刻本爲不知者改作吳軍蓋越甲吳軍似是連

對不思前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用重韻未聞七言有重韻也維豈謬至此邪按劉向説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軍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見其事與字之所出始知改者之妄

棄責任車

呂氏愼大覽曰武王復盤庚之政分財棄責以振窮困高誘解曰分財分有與無也棄責責已不責彼也今按債責古字通用棄責者蠲逋負也離俗覽

曰寗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解曰任亦將也今按任車乃賃販之車言戚窮困乃爲商人將賃車以至齊也北史載魏長賢之言曰或有釋貨車以匡霸業即此事

輪扁管仲

莊子載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釋椎鑿問公曰所讀何言公曰聖人之言扁曰古人糟粕耳公曰輪人安得議乎有說生無說死扁曰以臣事觀之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古之人死矣君所讀者糟粕耳又

韓詩外傳載楚成王讀書殿上輪扁作而問曰君所讀何書成王曰先聖之書扁曰以臣輪言之規爲圓矩爲方此可付乎子孫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不可得而傳也則凡所傳糟粕耳然二文不同而義則一但楚成齊桓未知孰是予意莊子尚近韓則漢人也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疾甚矣不幸不起政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何如云云管仲遂辛此管子書之言也劉向說苑又曰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如雨下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仲曰非子所知以管子所載則鮑叔死在仲後而說苑又言鮑叔先死矣予意尚當從管子蓋劉向傳聞之言也

長文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奸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其赦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曰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謂顯上也顏氏之說雖比張晏爲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少伊吞發言往年江南舊本乃以內爲而文爲史傳寫

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爲而長爲肆文爲赦其於□文尤爲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歐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正本而傳會之最爲解經者之獘此言蓋譏鄭氏也近世學者多惑不免如此

臚句傳

叔孫通傳羣臣朝十月儀設九賓臚句傳按字書臚絕爲句外此無他義云臚句傳者即傳臚也句字乃衍文故注史記但云傳從上下爲臚而已蘇林注漢書乃析臚句爲二事云上告下爲臚下告上

爲句不知何據而云鄭康成儀禮注臚爲衆則臚傳蓋相遞傳也國語云風聽臚言於市辯妖祥於謡又莊子有大儒臚傳之語此最可據以二書証林說其妄可知矣

畨落

[illegible]去病傳諸宿將嘗畨落不耦注畨謂遲畨落謂墜落今世多用沉據出處合作畨字

鄭重僵蹇乾没

鄭重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之意猶言頻煩世以鄭重會意之僵蹇相如子虛賦掉指橋以僵蹇

[illegible]曰委曲貌世以不得意會之皆誤矣乾没張[illegible]傳始爲小吏乾没師古曰乾音干遂以財貨干人而没之又以干必没入官也殊不知射利成[illegible]故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没也附會強解遂失其真如此類者蓋不一

將無同

僕常與陳子真查仲本論將無同仲本曰此極易解謂言至無處皆同也子真曰不然晉人謂將爲初無同處言各異也僕曰請以唐時一事証之霍王元軌與處士劉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平主無所長問者不解平曰人有所短則見所長[illegible]阮贍之意以爲有同則有異今初無同何况於異乎此言爲最妙故當時謂之三語掾

阿堵

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事各別耳古所謂阿堵者乃今所謂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却錢但云去却兀底爾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蓋當時以手指眼謂在兀底中耳後人遂以錢爲阿堵或以眼爲阿堵皆非也

謂文爲筆

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故沈約傳云謝元暉善爲詩任彥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痒處抓亦襲南朝語爾往時諸晁謂詩爲筆非也

潦倒

天寶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爲潦倒宋武帝目
止行事以劉穆之爲節度此非醞藉潦倒之辱耶
而后世以潦倒爲不偶之辭齷齪之言謬矣

金鑑録

張九齡識禄山有反相其知人可謂明矣而其千秋
金鑑未章載韶州有儂智高狄青事下至三百餘
年悉如目覩是九齡亦通術數也然載之私書固
無妨而以獻君則未免啟人主好圖讖之端或所
謂金鑑録者恐是僞作因張公有知人之明故附
會其説耳

王適詩

劉見梅樹開花漢水濵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
此王適梅花詩也唐音選之一首足傳矣適唐初
人陳子昂列傳云幽人王適見感遇詩曰是必爲
海内文宗矣即其人也予見蜀志載王適蜀中旅
懷一首云有時須問影無事則書空棄置如天外
平生似夢中別離同夜月愁思隔秋風老少悲顔
駟盈虚悟翟公蓋因旅遊入蜀而見子昂也近註
唐音以王適爲韓退之銘其墓者不知開元以後
安得此句法哉不惟胞中無書又且目中無
淺如此何以註爲

李善

李善號稱書簏有漢書辨惑三十卷今已無傳其註
文選獨爲詳洽然不無逗漏如孫綽天台山賦八
桂森挺以凌霜按地理記天台有八桂嶺上有湖
金鷲之所集乃不知引漫以桂林釋之將無迂遠
至如歸去來辭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正出華
封來彼白雲至于帝鄉語謂此等既非所好死生
復不能必才意不犯重亦自易省古今類舉帝鄉
作帝京一何憒憒

復復

唐中興頌復復指期此兩字出漢書今按匡衡傳云
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注云下復扶目反又何
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翟方進共奏罷
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注云依其舊也下復
扶目蓋上音服下音福謂復如故也

遺書難曉

羅氏遺書第六卷内有十字云善事兄嫂晦謹嚴莊
放曠朱子謂間有不可曉處指此等語也按此言
恐是論温公呂公康節曰君實善事兄嫂晦叔謹

嚴堯夫放曠也失去四字故不成語耳

渴睡

歐陽公詩話載胡旦見呂文穆挑盡寒燈不成寐之句以爲是乃渴睡漢又小註於下俗語傳渴爲溘今世亦多有渴睡之言予嘗求其義不可得頃觀漢書楊惲傳有一丘貉睡之語師古註曰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乃知渴睡渴字當以貉書始爲得其義貉善睡故繫人之睡於貉猶繫疑於狐繫豫於猶繫突於鶻也若渴與溘於義何居

匆匆

顏氏家訓云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急遽者稱勿勿夫顏氏以說文徵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勿勿中斜加一點謂爲悤字彌失眞矣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又匆字解云多遽也是匆匆亦古語好古者但知勿勿而笑匆匆逐俗者又但知匆匆而駭勿勿皆非也

詅痴符

胡氏漁隱叢話論楊湜古今詞話中多臆說乃按宋予京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謂之詅嗤符今湜之言俚甚而鋟板行世殆類是也予按宋景文題三泉龍洞詩刊落因漕爲刻石以石本寄公公答書有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刊石謂詅嗤符非此乎予窮其原乃出於顏之推家訓有云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爲詅痴符然二書一作詅嗤一作嗤詅要以顏氏詅痴爲正大抵論其文藻骯髒矜伐自鬻亦不專爲刻石質之集韻詅音力正切注衒也豈非痴自衒鬻之意

老饕賦

東坡老饕賦蓋文章之游戲耳按左氏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說文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然則東坡之賦當作老餮爲是

黃庭經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性愛鵞山陰有道士養好鵞羲之故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其任率如此蔡攸西清詩

話云李太白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黃庭帖爲逸少書僕攷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云云惟有黃庭經一篇得存葢此經也僕按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釀村養鵝道士謂義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道德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

義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携鵝去而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畢當舉群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攷之即黃庭非逸少書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葢此啓在著真誥前故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估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即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不言道德豈非襲其謬歟伯思之論似若詳悉矣以予考之其說非也葢書黃庭經換鵝與書道德經換鵝

自是兩事伯思謂黃庭之傳在右軍死後二年此是最失於詳審也道家有黃庭内景經又有黃庭外景經及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世俗例稱爲黃庭經内景經乃道玉晨君所作扶桑大帝君命暘谷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即真誥所言者外景經三篇乃老君所作即右軍所書者與魏夫人所得者初不同予家舊藏右軍所書外景經石刻一卷凡六十行末云永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陰縣寫以小歐陽集古録目校之與文忠所藏本同則右軍之寫黃庭甚曉然緣諸公

攷之未詳故未免紛紜如此黃伯思謂與梁武啓在著真誥之前此又曲爲之辨也予又嘗於道藏中得務成子注外景經一卷有序云晉有道士好黃庭之術意專書寫嘗求于人聞王右軍精於草隸而復愛白鵝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右軍逸興自縱未免脫漏但美其書耳張君房所進雲笈七籤亦載此序此最爲的據也葢道德經是偶悅道士之鵞因爲之寫若黃庭道士聞其善是書且喜鵞故以是爲贈而求其書此是兩事頗分明然俱以寫經得鵞遂使後人指爲一事而妄起異論

皆李太白知其爲二事故其詩右軍一篇云右軍本清眞瀟洒出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鵝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此言書道德經得鵝也送賀賓客歸越一篇云鏡湖清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此言書黃庭經得鵞也太白於兩詩各言之都未嘗誤乃後人自誤也程文簡演繁露云王羲之本傳以書換鵝者道德經也文字用作黃庭人皆謂誤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第二卷有黃庭經六十行與山

陰道士其時眞跡固在旣可以見其爲黃庭無疑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所記憶者扇書樂毅告誓黃庭又徐浩古跡記玄宗時大王二書三卷以黃庭爲第一不聞道德經則傳之所載却誤程云晉書誤者蓋未詳太白之詩故不知爲二事也

伎癢

應劭風俗通嘗論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傭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堂上有客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按伎癢者有伎藝欲逞曰伎癢今史記並作彷徨不能去出言曰彼有善不善是爲俗傳寫悞也宋景文公詩云伎癢新禽百種啼蓋用此義以上文史類辨

五更取義

列子云禾生伯子人姓名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更訓老老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更義取此張湛注列子乃云更當作叟誤矣

不落莢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胡教者於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即今之二月也

今以夏正四月八日爲佛生日非也此說出臞仙爲有見然今朝中以四月八日爲佛節賜百官喫不落莢莫有覺其非者

射日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烏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爲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惟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

盜竽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可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解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

和大姦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於[illegible]
竽字相近而誤也

習流

越世家勾踐謀伐吳復問范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人索隱云虞書流宥五刑按此乃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者也予謂習流乃士之習水戰者如所謂善泅者也徐天祐越春秋註云笠澤之勝越以三軍潛涉意習流即潛涉之士也如索隱言豈越一小國而有如許流人哉

不知何人

田文傳文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相齊至今三王矣後宮蹈綺穀而士不得裋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又尚欲積餘藏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夫嬰曰玄孫之孫爲不知何人故文意其父之厚積欲爲孫而又孫之計是謂遺所不知何人者也意義本明而索隱乃謂猶言不知當遺與何人誤矣

附載失實

賦范蠡五湖而附以載西子事賦秦長城而附以婦哭城崩事賦漢四皓於商山而言圍棊之事皆無本源出處特見唐人詩句中而好事者又從而實之耳張騫無乘槎事乘槎是海上客而今例以張騫乘槎爲言噫事類此失實者多矣

鷄碑　餘冬錄

丁晦芝田録序有學慚鼠獄智乏鷄碑之句鼠獄人皆知張湯故事至鷄碑宋人引宣室志云元和初裴晉公征吳元濟至境上因發地得石刻有雞未肥酒未熟語解者曰鷄未肥無肉也去肉爲巳酒未熟無水也去水爲酉破賊在巳酉後果平蔡是

[illegible]以爲鷄碑用此余謂非也蓋用戴安道事[illegible]戴逵總角時以鷄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嘆丁晦蓋用此鼠獄與鷄碑皆幼年慧解事故以作對

用事之誤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自唐人有鳳鳴朝陽之語而承訛不覺諼草北堂謂妻也今皆作母事嚶嚶兩鳥鳴今以出谷求友爲黃鶯事皆非也

共工

嘗讀董子禱雨文中其神共工意共工惡臣舜所流也何以主水後見淮南子原道篇曰共工與高辛帝爭不勝遂滑於淵註謂共工以霸力行水於羲農之間者也杜預曰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在神農之前太昊之後亦受水瑞而律書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兵家有共工水害顓頊擒之之說又史曰共工作亂振滔洪水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女媧氏戮之據此則因其受水之瑞能振滔之至死即以之爲水神故後世言之者以爲名在羲農之間是矣非堯典方鳩僝功者乃舜所流耳其戮之者曰女媧曰高辛曰顓頊不同世遠事微紀之錯也其曰爲神者豈有天人弗祐以害天下者而可祀之耶此董子所以不純也

曹娥碑

曹娥碑後漢上虞令度尚字中立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撰蔡邕題其陰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古碑已不存宋元祐八年正月右朝請郎充龍圖閣待制知越州軍州事蔡卞重書碑在今廟中又有後人臨邕八字其石方三尺許已破裂不全世傳曹操與楊修讀碑陰八字未達修欲言而操止之行三十里操始悟由是忌修斬之或謂操未嘗至越安得此事今按操雖未嘗至越所謂讀碑非必廟中之碑意者搨本流傳宅處二人讀而索其解其言修以是被斬則非也蓋修素與曹植相善而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魏武甚惡之既慮終始之變以修素有才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之註謂以交搆賜死是也語在陳思王傳觀此則修之死非爲讀碑明矣碑文載上虞志

漢壽亭侯

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人以漢爲國號止稱壽亭侯誤矣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萬戶以上或不滿萬戶爲縣凡封侯視功大小爲亭侯次鄉縣郡侯雲長漢壽亭侯蓋初封也今印譜有壽亭侯印蓋亦不知此而僞爲之耳

放白龜

古今紀錄之書多承訛踵謬不復加按者童時嘗記故事有所謂毛寶放龜謂晉毛寶年十二歲于江口見漁人獲白龜以錢贖之放之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敗而投江脚如踏石渡寶至岸回視乃昔時所放白龜也長四尺餘

廻至中流猶反顧有不忍舍去之意此蓋出於陳録善誘文爲善陰騭書亦就承載今考之晉史寶傳寶守邾城石季龍遣五萬人攻之城陷寶等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史又言寶初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之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披甲自投於水中若墮一石之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也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是放龜乃寶部下之軍人邾城之役寶蓋死矣其謂録龜而免者謬也又龜於中流反顧乃孔愉放龜於餘不溪事舉以屬武昌

之龜恐亦傳會

鍾馗

俗傳鍾馗起於唐明皇之夢非也蓋唐人戲作鍾馗傳虛構其事如毛頴陶泓之類耳比史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後世畫鍾葵于門謂之辟邪由此傳會也宋宗愨妹名鍾馗後世畫工作鍾馗嫁妹圖由此傳會也但葵馗二字異耳又曰終葵菜名周禮考工記大圭終葵首注齊人謂椎曰終葵圭首六寸爲椎以下殺說文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禮記注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玉藻云天子搢珽挺然無所屈也顏之推曰比齊有一士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嘗出境聘東萊王韓問曰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曰珽頭曲圜勢如葵葉耳韓乃忍笑

斧聲燭影

宋斧聲燭影之疑瑗山丘氏辯之詳矣新安鄭克勤氏著宋史受終考一書其援引證據與丘氏畧同而尤爲信核千載之後當不復有可疑者太宗天資恐薄固不無可議然謂其弑逆則誣枉甚矣其不踰年改元宋后崩殯于佛寺皆五代故習當時

以爲固然踵而行之而後之儒者吹毛索瘢遂指以證其無兄之心而以其後日之乖違實其前日之兇逆此皆先入之疑勝而不考之過也

飲食帖誤

世傳石刻東坡飲食帖其言曰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晩食飲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寛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元符八年三月十七日福按元符止三年今書八年不知何故　乃爾

容臺

世說商容者商之賢人也以其知禮故今世太常禮樂之司謂之容臺盖因商容而立稱也予謂淮南子言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是致君臣不親骨肉踈昆稙社稿而壞裂容臺震而掩覆註謂容臺者行禮容之臺言桀不能行禮故天震動而敗之是夏之時已有所謂容臺矣其謂沿於商容者臆說也

借書

藏書不能盡讀而不吝人借觀亦推已及人之一端

猶其人素無行當謹始慮終勿與可也世有借書一癡還書一癡之說此小人謬言也癡本作瓻貯酒器言借時以一瓻爲贄還時以一瓻爲謝耳以書借人是仁賢之德借書不還是盜賊之行豈可但以癡目之哉

剉唾訛言

諺云千里井不及唾蓋由南宋之計吏瀉剉殘草於公館井中且自言相去千里豈當重來及其復至熱渴汲水遽飲不憶前所棄草結於喉而斃俗因相戒曰千里井不及剉後訛爲唾耳

戲作狡獪

麻姑傳王方平曰吾了不喜作狡獪事蓋古語謂戲爲狡獪列異傳云北地傳書小女折荻作鼠以狡獪是也今閩人謂小兒戲爲狡獪蓋本於此或謂奸滑爲狡獪則失之

慮囚

漢書何武傳武爲揚州刺史行部録囚徒又雋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録囚徒顏師古云録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否今云慮囚本録之去聲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知訛其文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又

按後漢應延傳云帝親録囚徒又張奮傳云和帝幸洛陽獄録囚徒又漢百官志云諸州常以八月録囚徒又北史太和四年帝親録囚徒二十年華林園親録囚隋開皇二年親録囚徒前漢書及南北史皆謂之録囚徒而唐史本紀云甲午慮囚或云癸亥慮囚或以旱慮囚或遣使慮囚免汝州螟繫皆以録爲慮予按太玄云滯于狴獄三歲見録集韻云録良倨切寬宥也蓋唐書亦循襲舊史訛言以録爲慮未之改耳

十國

烏鴉演義云前史稱腰帶十圍者甚衆近者北史又云庾信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十圍者環繞之義古制以圍三徑一即一圍者三尺也豈長八尺而繫三十尺之腰帶乎甚非理矣此圍葢取二手大指頭相合爲一圍即今俗謂之一拱是一尺也又沈存中筆談云杜甫武侯廟栢詩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是徑七尺無乃大細長乎當從古制爲徑四十尺宜矣老杜號爲詩伯何肯妄爲云云也存中又云防風氏身廣九畒長三丈又云姬室畒廣六尺九畒乃五丈四尺如此防

風之身乃一餅餡耳此又誤也按禹戮防風氏賦云身可一畒廣及三丈長蓋古者畒廣六尺長百尺防風氏身廣一畒長三十尺似爲有理而云九畒不知得之於何書然當以賦爲正而存中之説亦誤耳

雁塔題名

予得唐雁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書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於曲江宴賞之暇亦有此會猶今北使過錢塘例于浙江觀潮天竺燒香耳如以雁塔題名爲登第慶賞之所則觀潮燒香亦可顓言穹廬之來使乎

舜葬蒼梧

天下之山皆自兌來崑崙其總會也蜿蜒磅礴入於中原散爲九州薄於四海然自今觀之西北水土深厚由其近發脉處也冀州枕山帶河拓地益廣堯都平陽舜蒲坂禹安邑皆冀境也湯從而南然懷衛宋亳俱鄰次太行亦不甚遠惟周興於岐下故在關中至周公營洛亦接壤冀方後十餘世平王東遷居焉但堯都平陽而陵在兖之東平相去二千餘里豈河東土厚反無尺地可爲衣冠之藏

意堯老舜攝端拱無爲乘彼白雲遊於帝鄉至兖徂落而遂卜因山耶古人麤博之葬其亦緣此耳禹陵會稽史言巡狩會計諸侯崩而遂葬浙與江淮地邇秦政亦渡錢唐望祀東海則禹葬眞僞誠未易言惟舜陟方死蒼梧而葬吾決不敢然堯舜之時五嶺未入中國人物稀少渺然大荒秦鑿山通道始從賈人贅婿實之猶過半厲死趙佗龜而有之且百年舜何事而得臨之蒼梧部石決知其無舜車塵也曰然則舜蒼梧之説何如曾開府輩何于元先生云青淮東海之間有山名蒼梧了不

海州宋元以前頗有長磚大甓人恒取爲琴石[illegible]研地與鳴條不遠正合孟子所云意舜陟方因山之封應在此處世人只以湘離爲的漫不之求至誣湘君湘夫人爲帝之二子從舜南巡不及而死又指湘中班竹爲淚沾成是何異兒童指月爲盤哉吾嘗題湘妃圖云舜陟蒼梧百一旬英皇亦是老人身白頭歲晚邀同死湘竹何緣染淚新其說出於秦漢陋儒千百數年任其談夢無人爲一洗之何耶

戮防風氏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戮之鄱陽王逢氏謂塗山在今會稽山陰縣予宦遊淮西嘗至淮遠縣其淮流東岸則塗山也上有禹廟山前村墟方可數百頃即禹會村也亦有廟在焉考之圖經謂禹導淮至此娶塗山氏又會諸侯考方岳戮防風氏村以會同而得名然則塗山所在當以予所歷者爲據但防風氏有國於吳與其去會稽爲近而禹以後至爲慢故特戮以警衆若謂在塗山會朝之時吾意當時地限蠻服勢川江淮雖其後至固可原矣疑未當輙戮也嘗因[illegible]考之通鑑前編禹會諸侯於塗山乃元年即位時非其戮防風乃八年巡江南事諸儒不考誤合爲一而胡曾詩亦以四句併韻之故致學者迷疑耳

錢唐

錢唐之名舊矣按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丹陽至錢唐歷代地志亦有錢唐縣令至唐國號避始加土焉故古郡名則宜爲錢唐唐以後縣名則宜爲錢塘輟耕錄泛謂唐字從土誤矣至以爲以錢易土築塘避錢湖之水等事皆附會之辭杭志巳辯其訛考之什文唐途也杭地五代以前路止

西北一帶遏近於錢湖即西湖也

頡羨侯辯

漢高帝封兄子信爲頡羨侯雖以其母轑釜之故然按括地志實有羨頡山在懷州戎縣東南十五里注史記者失不引此顏師古注漢書但云頡音戛言其母戛羨釜也小司馬索隱又直謂爵號耳非縣邑名皆弗深攷也

州名稱訛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之諱遂稱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遽曰嚴光其瀨遂俱以嚴稱循習之

訛巳可笑也宋宣和間方臘作亂又遂改睦州爲嚴州至今不知其義尤爲可笑故宋俞元德有詩曰千載英風想子陵釣臺緣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灘與州名總誤稱此巳見於他書柰無此詩之明白也又如蘇州因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於江邊之山遂名胥山吳王又築臺於山上人亦稱爲胥臺也吳既國滅臺亦無矣人又稱之孤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及稱臺亦曰孤胥臺柰何吳人稱胥爲蘇訛孤爲姑後隋平陳因姑蘇山名遂更郡爲蘇州至今山臺俱名爲蘇

也故蘇志志姑蘇山曰舊名姑胥可知矣然姑字又訛如蘇之匠門因干將墓故名吳人稱將爲匠今改別名矣

阡陌

前漢食貨志曰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顏註阡謂千錢陌謂百錢文字音義又曰阡爲千人之長陌爲百人之長此阡陌說錢說人漢志元帝紀曰出入阡陌師古曰阡陌田間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此阡陌又從阜矣然漢志又曰商君壞井田開阡陌前漢志又曰富者田連阡陌漢志云有阡陌之得蓋明指田中所獲言又何及錢也若歐陽[illegible]有隴罔阡曹氏有京兆阡長安九陌此明白易[illegible]又何言及人也

吳會二郡

吳會當爲吳與會稽二郡吾固巳言之偶讀文選魏文帝詩云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直行至吳會連兩用會字爲韻昔人所無一韻爲會稽之會何疑焉然誤爲都會之會巳久雖名輩或承訛用之又南史隱逸褚伯玉傳齊高帝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

天涯地角解

今之遠官及遠服賈者皆曰天涯地角蓋俗談也予頃在成都嘗聞有天涯地角石暇時攷古及閱[illegible]圖志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脚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及坐又有天[illegible]石在大東門對昭覺寺高六七尺有廟今在市人湯家園地角石舊有廟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爲守城者所壞今不復存矣欽州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皆南轅窮途也

八柱擎天

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按此則八柱乃擎地者而張說爲姚崇墓表乃云八柱擎天似誤用矣

咫尺萬里

老杜題王宰畫山水圖云咫尺應須論萬里按南史蕭賁字文奐能書善畫於扇面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註杜者乃不引此何也出地理類辨

栢臺烏

漢史臺有栢及烏固在朱博之前也漢書叙朱博請罷大司空復置御史大夫云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蓋史言御史大夫之職休廢也井竭烏去後二年朱博為大司空慮久廢御史大夫職業無以典正法度固請罷所仕大司空得爲大夫願盡力爲百僚率哀帝從之正史甚明今多以爲栢臺自博栽烏自博集未必然也

無它

顔魯公集有湖州烏程妙喜寺碑云晉吳興太守

褚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它城說文云它蛇也上古患蛇而相問得無它乎蓋古之人築城以避它也如此則無它不可爲虛字也

無恙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晉顧愷之與殷仲堪箋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風俗通云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神異經云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㺊㺊恙常入人室黃帝殺之北人無憂病謂無恙蘇氏演義亦以無憂病爲恙恙之字同或以爲蟲或以爲獸或謂無憂病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予看廣韻其義甚明於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也於㺊字下云㺊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是㺊與恙爲二字合而一之神異經誤矣

漢鶡雀辨

漢黃霸傳鶡雀集丞相府鶡字音芬今人例以鶡字讀之謬矣按霸傳蘇林注云今武賁所著之鶡而師古注云蘇說非也此鶡雀音芬本從鳻字通用

鵷鶵鳳也若夫鶡雀之鶡青色好鬬俗謂之鶡雞
音曷與此鶡雀音芬者不同故志之以正訛舛

誕馬

宣和鹵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裼一方毡蓋覆
馬脊更不施鞍此其為制必有古傳非意剏矣然
名以為誕則其義莫究也蔡攸輩雖加辨釋終不
協當按通典宋江夏義恭為孝武所忌懼罹故奏
革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字則書為但不書
為誕也但者徒也徒馬有有馬無鞍如人袒裼之
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謠是類此也其所

[illegible]者但有歌聲而無鍾鼓以將也然則謂之但
馬蓋散馬備用而不施鞍轡者又王瓔每見道俗
乞丐無已道逢太保廣平王懷遽自言馬瘦懷即
以誕馬并乘具與之按此書但為誕誤也所與者
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皆與之其理相貫也又
按酉陽雜俎一卷北齊迎南使使主副各乘車但
馬在車後鐵甲百餘人其所書曰但馬而不曰誕
馬又馬在車後而名但知無乘具以備闕也

辯落霞

王勃作滕王閣序中有落霞與孤鶩齊飛句落霞乃
飛蛾也因狗若雲霞故人呼為霞蛾若鶩者野鴨
也野鴨逐蛾蟲而欲食之所以齊飛見吳獬事始
余謂飛蛾之說誠有據但不似閣前景致還從舊
說為當

五大夫

五大夫松非五株松封大夫也乃秦王避雨於一松
下德之封為五大夫蓋秦之官名後世不知遂謂
松樹有五舊松既亡更植五松以當之已可笑唐
陸贄作禁中松詩云不羨五株封按史記但云封
其樹為五大夫不聞有五株松之說而贄云爾者

何也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
五松不見見輿薪李白送人游桃源序云登封太
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惟舒王詠松
詩云老松先得大夫官乃為切當

柳花柳絮

柳花與柳絮迥然不同生於葉間作鵞黃色者花也
迨花既褪就蒂結實其實之熟亂飛如綿者絮也
古今吟咏往往以絮為花以花為絮略無分別可
發一笑

張空拳

選言李陵轉鬭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漢書文穎注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與絭同又音眷李善注文選援李登聲類云拳或作絭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及觀桓寬鹽鐵論曰陳勝奮空拳而破百萬軍顔師古讀爲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今流俗謂奮空拳而爲拳手之拳則失之矣

思蓴

劉孟熙云永興湘湖出蓴菜按齊民要術羹之菜蓴爲第一四月蓴生水面無葉名雉尾蓴第一肥美

葉舒長名絲蓴至秋則無人采矣然張翰見秋風起而思吳中蓴羹鱸鱠不知何也予謂蓴之見稱于晉世者在陸氏有千里蓴羹之語然不言其肥美之候也今越蓴見采於夏而吳蓴則見思於秋豈其風土所産之異俗情嗜好之不齊耶中吳紀聞載張翰思歸事其言曰翰仕齊王冏不樂一日在京師見秋風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還攄翰之辭是其東歸正坐思鱸於蓴羹初未嘗及也不知古今云云者亦誤

曾酒

今人名醞之漓薄者爲曾酒予嘗求之而不得其義近閱一書乃知其所謂蓋古者曾人不能爲酒惟中山之人善釀酒之美者醉人至千日焉曾人求其方不得有仕於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曾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曾人飲之皆信一日中山之酒主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斯予之糟液也奚其酒是曾酒之名以古者中山之美而別其爲惡耳

紫荷囊

范元卿上太守月詞中有云有人吟諷紫荷香滿晴

兩韻語陽秋云按晉輿服志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爲袷囊服之在左肩所謂荷紫者非荷芰之荷乃負荷之荷也人徒見南史着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言之蓋不知晉書荷紫之義予讀宋史宣和間任子太濫有年始十餘歲而蔭補通顯者諫官李會疏論以謂尚嬉竹馬已獲荷囊以荷囊對竹馬則紫荷相承之誤久矣

犀毘

絲器稱犀毘者人不解其義譌爲犀皮輟耕録失於

考究遂據因話録改爲西皮以爲西方馬韉之說
大可笑也蓋毘者臍也犀牛皮堅有文其臍旁四
面文如饕餮相對中一圜眼坐臥起伏磨礪光滑
西域人剸犀剜取之以爲腰帶之飾極珍愛之曹
操以犀毘一事與人即今箱嵌綠環之類是也後
世髹器倣而爲之曰犀毘有以細石水磨混然成
凹者曰滑地犀毘黒剔爲是紅剔失本義矣

厨傳

宣帝元康二年詔曰吏或擅興繇役飾厨傳以稱譽
過客按厨傳兩事也厨庖也以好飲食供過客則

爲飾厨傳者驛也具車馬資行役則爲飾傳今人
合厨傳爲一槩謂豐饌爲厨傳非矣

北戸

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南至北嚮戸註引吳都賦曰
開北戸以嚮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戸猶日北之南
戸也二十八年琅邪刻石又有南盡北戸之文乃
知北戸録名取諸此

罘罳

漢書文帝記云未央宮東闕罘罳灾崔豹古今注云
罘罳屏也罘者復也罳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
思所奏之事於其下顔師古注云罳謂連闕曲閣
也以復重刻垣墉之處其形若罘罳然一曰屏也
又禮記云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注云屏謂之樹
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按唐
蘇鶚演義稱罘罳織絲爲之輕疎浮虛象網羅交
文之狀蓋宮殿簷戸之間也乃引文宗實録云太
和中甘露之變羣臣奔上出殿北門裂斷罘罳而
去又杜甫天寶末詩云罘罳朝共落楡桷夜同傾
又引溫庭筠補陳武帝與王僧辨書云罘罳晝卷
閶闔晨開爲証皆非曲閣屏障之意又按段成式

酉陽雜俎稱士林間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爲罘罳
其淺誤也如此乃引張揖廣雅曰復思謂之屏又
王莽性好時日小數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
曰使民無復思漢也又引魚豢魏畧曰黃初三年
築諸門闕外罘罳爲証及以絲網之說爲大謬予
謂二說皆通以罘罳爲網則結繩爲之施於宮殿
楹門如蘇鶚之說是也以罘罳爲屏則刻木爲之
施于城墻門闕之上如成式之言是也然二說之
中惟段氏之說爲長按五行志注云罘罳闕之屏
也玉篇云罘罳屏樹門外也又云兎罟也但

上雕刻爲之其形如網罟之狀故謂之罘罳宋子京詩云秋色入罘罳又云嵩岳倚罘罳皆其義也

厠

漢書衛青大將軍侍中武帝據厠見之注溷厠也此說非也武帝固以奴隸待青然青時已爲大將軍亦不應如此之媟也凡言厠者皆爲其在兩物之間漢文居霸北臨厠使愼夫人鼓瑟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厠水經曰今斯原夾二水矣原者白鹿原也霸水自此原上來近長安而合乎滻（或謂長安水皆在南水會霸甚要之處也其義亦通）故此原在霸滻兩間而文帝臨之

是爲臨厠也即此推之則凡厠云者皆以兩間爲義雖溷圊之名爲厠亦一理也詩謂夾其皇澗者是也夫水在兩山之間既可名澗則凡厠之義皆以兩澗名之復何疑哉古書所著如曰豫讓變姓名爲刑人而入襄子之厠襄子如厠心動又如管甯首過而曰固嘗如厠不冠矣諸如此類則眞溷圊矣而溷圊之義蓋亦同用兩間爲義也又如郅都傳賈姬如厠有野彘如厠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厠者正爲其在兩土夾中非溷圊矣人主之見臣下不必皆在廣庭坐雖便殿燕間御坐之前必有隙地使見者得以拜伏從容進退乃爲得禮今武帝見青臨斬絶之岸而使青蒲伏於絶岸之下仰視威顏如在天上可爲非理故史因武帝之禮黷而對青以言臨厠也

佽飛廟

四明舊圖經稱佽飛廟昔有碑今亡神姓氏無傳淮南子云荆佽飛渡江兩蛟夾繞拔劍斷蛟金峨纂異記唐開元改鄞爲明郡名奉化軍號佽飛考此蓋軍將有功而人祠之九域志引淮南子事乃非是之非非飛走之飛今廟榜稱荆佽飛侯豈好事者附會以荆字歟新志注有蛟池鎭以廟又云唐

末刺史黃晟初爲佽飛都副兵馬使保護鄉井没而祠之是新舊圖志皆無定論漢軍號既取荆佽飛之武勇如宣帝發飛射士詣金城元帝發佽飛射者擊羌隋大業改左右衛所領軍士名佽飛唐建佽飛軍於明節鎭之號乃遣衛士番屯若今飛虎虎翼軍耳郡有城隍軍有主宰當時佽飛屯軍於明必建本軍香火以荆佽飛侯爲額如今東三班之祠關王秘書省之祠蒼史王及各建天王之堂額軍歷其祠遂存廟碑無攷所信者嶺及九域

志耳

就館

今士人聚徒皆謂之就館按元后傳張美人常娠身就館今吳正仲漫筆載王介甫嘗對上曰是時宮中方有二人就館合而觀之前館字乃學舍後館字乃産室字同而義異矣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詩話門

詩話總論

國事入詠

詩兼美刺寓勸懲先王之教也故有采詩之典有采詩之官蓋將以知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民生之休戚以其有補於治未聞以詩而致禍者自後世教化不明邪佞希旨在上者懷猜忌之心在左右者肆讒賊之口於是乎詩禍作矣唐以詩賦取士故詩學之盛莫過於唐然當時詩人往往以國事入詠而朝廷亦未之禁但尊者之失皆所當諱而彼皆昧之何耶姑以易見者言之如三郎沉醉打毬回號國夫人承主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何美事而形之詠歌固以顯其君上之失矣至若薛王沉醉壽王醒之句前人嘗辨薛王蚤薨未嘗與貴妃同宴龍池而壽王之醒觸犯忌諱尤非臣子所忍言者使猜忌之君覩之寧不盡以正人君子爲詩皆敢於攻發君之陰私一有讒說皆信之不疑而傷害隨之矣予嘗謂後世

詩禍實唐人貽之

陶淵明詩

詩本觸物寓興吟咏情性但能輸寫胸中所欲言無有不佳而世多役於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關嘗觀陶淵明告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窗高臥遇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此皆其平生真意及讀其詩所謂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畊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又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直是傾倒所有借書於手初不自知爲語言文字此其所以不可及人誰無三間屋夏月飽眠睡凭几讀書籍木陰聽鳥聲而惟淵明獨知爲至樂則知世間好事人所共有而不能自受用者何可勝數吾今歳闢東軒自伐林間大竹爲小榻一夫負之可趨擇美木佳處即曲肱跂足而臥殆未覺有暑氣不知與淵明所享孰多少但恨無此詩耳

詩貴含蓄

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生也楚辭鳥飛之故鄉狐死正首丘皆言不忘本也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張景陽詩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越依文虵地胡馬願度燕土風安所習由來固有然陸士衡詩狐獸思故藪羈鳥悲舊林王仲宣詩狐狸馳赴塋飛鳥翔故林陶淵明詩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劉休玄詩寒螿翔水曲秋兔依山基王正長詩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皆此意含蓄有在韋應物詩流水赴太壑飛雲依故山而又云無情尚有歸遊子不得還則斬無餘味矣

詩中渠字

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究來處渠字作平聲用按庾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渠其據反當呼遽只此一音謂夜未遽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又長安狹斜行曰丈人且徐徐調絃渠未央淵明詩曰壽考豈渠央魯直詩曰木穿石槃未渠透並合呼遽史記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並可驗也

次韻

顔延年謝元暉作詩相倡和皆不次韻至唐元稹作春深二十首並用家花車斜四字爲韻白居易

禹錫和之亦用其韻及令狐楚和詩多次其韻宋朝真宗時楊内翰億謂次韻始於此見談苑

凝音佞

詩膚如凝脂凝音佞唐詩日照凝紅香白樂天詩落絮無風凝不飛又舞繁紅袖凝歌切翠眉愁又舞急紅腰凝歌遲翠黛低徐幹臣詞重省別時淚漬羅巾猶凝張子野詞蓮臺香燭殘痕凝高賓王詞想蘋汀水雲愁凝閑蕙帳猿寉悲吟柳耆卿詞愛把歌喉當筵逞遏天邊亂雲愁凝今多作平音失之音律亦不協

石尤風

[illegible]元留盧秦卿詩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石尤風打頭逆風也行舟遇之則不行此詩意謂行舟遇逆風則住故人置酒而以前期為辭是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矣語意甚工近吳中刻唐詩不解石尤風為何語遂改作古淳風可笑又可恨

擣衣賦

字林云直春曰擣古人擣衣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舂米然今易作臥杵對坐擣之取其便也嘗見六朝人畫擣衣圖其制如此圖後有行書魏瓘賦云夜如何其秋兮已半曳魯縞攘皓腕始于搖揚終於凌亂驚飛燕之兩行遏彩雲而一斷隱高樓而如動度遙城而如散夜有露兮秋有風杵有聲兮衣可縫佳人聽兮意何窮步逍遙於涼景暢容與於晴空黃金釵兮碧雲髮白綸巾兮青女月佳人聽兮良未歇臂長虹兮乍開凌倒景而將越但見餘韻未畢微影方流逶迤洞房半入宵夢窈窕閒館方增客愁李都尉以胡笳動泣向子期以鄰笛增憂古人獨感於聽今者況兼乎秋顧君無按龍泉色誰道明珠不可投賦雖俳偶自是齊梁風流之習

雙鯉

古樂府云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為鯉魚形即緘也非如今人用蠟文選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即此事也下云烹魚得素書亦譬況之言耳非真烹也五臣及劉履謂古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罾魚倡禍事證之何異痴人說夢耶

四言詩

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取詩目前不彫琢而自工可謂天然之句他如梁元帝秋水文波秋雲似羅唐羅昭諫甃辭賦美人在何夜影流波與子竹立徘徊思多抑其次也近世知學六朝初唐而以飣餖生澁為工漸流於不通有改鶯啼曰鶯呼易猿嘯曰猿唳為士林傳笑安知此趣邪

沈宋

自建安以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婉附屬對精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如錦繡

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當時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　唐詩記事曰沈詮期字雲卿相州人除給事中考功郎受賕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叅軍入計召見拜脩文直學士侍宴為弄辭悅帝賜牙緋尋為太子詹事

假借格

大厨禁臠云琢句法有假借格如因尋樵子徑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藥在終日子規啼皆以紅對子如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以十對遷朱子儋謂其諭詩近於穿鑿余謂孟浩然庖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老杜枸杞因吾有雞棲柰爾何以枸對雞韓退之眼昏長訝雙魚影耳熱何辭數爵頻以魚對爵亦是假借唐人多有此格迺知子儋失於不審

詩窮入聖

作詩文不多歷貧愁者決不入聖處三閭陋而騷獨步杜少陵愁而詩冠古今退之欲人輟一飯之費以活己而文起八代上窺聖閫孟郊斫山畔木賈島薪米俱無窮尤甚焉其詩清絕高遠非常人可到良有以也白石道人姜堯章氣貌若不勝衣而

筆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無立錐而一飯未甞無食客圖史翰墨之藏充棟汗牛襟期洒落如晉宋間人意到語工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黃景說謂造物者不以富貴浼堯章而使之聲名焜燿於無窮正合前意甚矣士之貧賤不足憂而學不充道不聞深可憂也

詩貴天生

詩得之天生者無痕得之人為者有迹如謝康樂云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薛道衡云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謝先得上語而以下語足之故不如

上語爲有神辭先得後語而以前語起之爲尤渾
然謝以此語助於惠連是鬼語辭以此語殺於隋
帝是祟語

和詩

和詩之義有三依韻和者謂之次韻或用其題而韻
字同出一韻謂之和韻如張文潛離黃州詩而和
杜老玉華宮詩是也用彼之韻不拘先後謂之用
韻如退之和皇甫湜陸渾山火是也然唐以前亦
未聞也必有賡焉意興而已觀文選何劭張華二
詩三謝諸人贈荅是可知矣兢使子美不過如是

如高適寄杜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求杜則曰
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
鴈書疏莫相忘迢則曰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
杜又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惟元白二公多
有次韻陸皮則盛之矣至宋蘇黃輩唱一賡十甚
則全集如蘇和陶是也嗟夫詩以道性情一拘韻
脚蹤有高義或不能用況短於才者乎且如東坡
天縱在惠州寄鄧道士詩即次韋蘇州寄全椒山
中道士韻時事尚不同也庶或可展其才然拘之
即有工拙韋云今朝郡齋冷忽憶山陰客澗底束

荊薪歸來煑白石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
滿空山何處尋行跡蘇曰一盃羅浮春遠餉採薇
客遥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
月夕聊戲庵中人空飛本無跡觀此二詩已覺有
性勉之別至於韋結一句先輩以爲非復言語思
索可到出自天然若有神助然則蘇結安能及之

詩疏

詩疏不可不閱詩材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緯鳴懶婦
驚之類尤宜入詩用

詩多用實字

[illegible]臺詩相梨橘栗李桃梅韓退之陸渾山火詩
[illegible]鵰鷹雉鵠鵾陳后山二蘇公詩桂椒楠櫨楓
柞樟七物爲句亦偶用耳或謂詩多用實字爲美
誤矣宋人詩話有極可咲者引柳子厚洲弟宗一
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烟謂夢中安
能見郢柳烟此眞癡人說夢耳夢非實中烟正其
夢境糢糊欲見不可以寓其相思之恨皆尚是耶

七言詩始

世言七言詩肇於栢梁而盛於建安攷之詩獨栢梁
哉鄘風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王風曰知我者謂我

心憂鄭風曰還予授子之飡兮齊風曰遭我乎狃
之間兮又曰尚之以瓊華乎而魏風曰胡取乎三
百廛兮邠風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於凌
陰小雅曰以燕樂佳賓之心又曰如彼築室於道
謀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昔
也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頌曰學有緝熙
於光明又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儀式刑文王之典
又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楚狂接
輿歌曰今之從政者殆而項籍歌曰力拔山兮氣
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漢高歌曰大風起兮雲飛

揚皆七字之濫觴也然則栢梁之作亦有所祖襲
矣唐劉存乃以交交黃鳥止於棘爲七言之始蓋
合兩句以言誤也

琴操

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韓退之爲得體退之琴操柳
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

詩律

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閑一字放過則
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
敢將詩律鬭深嚴予亦云律傷嚴近寡恩大凡
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强所劣往往捨
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
第思之未到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然
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
怫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然度其去必復來乃
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
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

詩忌博聞

近世士大夫爲詩學忌博聞者率引經以自强余謂
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

挾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知經則不可

擬古詩

擬古詩難於近似觀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便是顏
淵具體叔敖復生也自是以來作者衆矣然皆乘
漢王之車據仲尼之坐者也或者曰前世有擬古
詩未聞有擬古文者予謂退之爲樊宗師作墓志
便似宗師與孟東野聯句便似東野而歐公集中
擬轉作者多矣但恨世人未能讀耳眼如日月鮮
隙靡所不照耳不然非吾君也何其辭似我乎

三言詩

幽怪錄載唐人三句之詩一首云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詹天曜寄友云桂樹蒼蒼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濕衣不可去亦佳比之唐人則惡矣

集句之始

集句詩古人已有之晉傅咸作集經詩其毛詩一篇畧曰誹循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遁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俶譖人罔極有靦面目此乃集句詩之始或謂集句起於王安石非也

句枝韻牒

聯句自唐有之若與坐客聯句則互送爲煩據段成式廬陵官下記截取斑竹以遞送聯句謂之句枝或角押惡韵或煎椀茶爲八韵詩皆謂之雜聯若志於不朽則太苦客揀穩韵無所得輒巳謂之若聯句句共押平聲好韵不僻者書於竹筒謂之韻牒

詩中字音

容齋隨筆錄云白樂天詩中字音與處豪常以暇隙徧閱集中如四十著緋軍司馬司字作入聲四弦不似琵琶聲琵字作入聲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思必切紅樓許住請樓鑰請錢不早朝詣字並作平聲也池通淺沮溝沮字秋夜切歸來無許可需衣可字可紇切穿衣妨覓袖妨字作去聲如此之類意其爲方言或一時借用耳正如少陵詩會須上番看成竹番字作上聲恰似春風相欺得相字作入聲其義一也若曰巴弦趣數彈數字從速切音如孟子數罟不入洿池又曰嵬峩連雷嘺嵬峩二字並上聲恐如韓文聖德頌岳祇嶫峨上下峩又曰捫腹方果然果字音顆此却正用莊子逍遙游腹猶果然注石火切又曰荅然無所有

荅音塔亦正用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嗒焉似喪其偶嗒字吐荅切又曰作底歡娛過此辰作音做正如韓文方橋詩方橋如此作又曰栖燕喜經過喜字去聲北史中多用之如漢陳遵傳道大喜之又十八人名空一人空字去聲正如選詩影空人心又云司馬人間冗長官長字去聲正用陸機文賦無故取乎冗長是也又有非本韵而叶韵呼者乃方言耳外有盡君花下醉青春盡字音律上聲㸑銀中貴帶㸑字去聲飄然轉旋回雪輕旋字去聲匹夫元是九江人匹字去聲洛童調金管調字

去聲醉依香枕坐依字烏皆切皆意近音熟却未知所據俟扣博聞者

詩主情理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却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晩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又云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云妾夢不

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即卷耳詩後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傳解爲托言而不以爲寄望之詞則卷耳之詩乃不若唐人作閨情詩之正矣若知其爲思望之詞則詩之寄興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九原可作必蒙印可此説耳

詩始

四言古詩如舜典之歌已作始矣今但以三百篇而下論之漢有韋孟一篇雖入諸選其辭多悱惻而無優柔不迫之意若晉淵明停雲茂先勵志等作當爲最古者也後惟子厚皇雅章其庶幾乎故子

西曰退之不能作也蓋此意模擬太深未免蹈襲風雅多涉理趣又似銘贊文體世道日降文句難古苟非辭意渾融性情流出安能至哉五言古詩源於漢之蘇李流於魏之曹劉乃其冠也汪洋乎兩晉靖節最爲高古元嘉以後雖有三謝諸人漸爲鏤刻迨唐陳子昂出一掃陳隋之弊所謂上遏貞觀之微波下決開元之正派楊仲弘曰五言詩或興起或賦起或比起須要意深辭溫感慨傷思者貴乎感動人情閒適寫景者貴乎雅淡悠揚如古詩十九首是也嗚呼豈易能哉七言古詩唐詩

品彙高漫叟詩話皆云雖起於漢武柏梁之作而甯戚南山歌已備其體矣予意商歌後雖七言首二句二言已非古詩之體蓋歌行可以長短句七言古詩恐當一律成文始於漢武無疑也若以商歌爲是則薤露等篇亦可以入矣但選中有雜一二歌字者不知何也惟品彙最高辭古雖似古詩而終贅一歌字者則多入長短句絕句之法楊伯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摩詰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盛楊言大畧知此而不考梁簡文夜望單雁則已有七言絕但

七耳絶句者截句也如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後四句皆對者是絶中四句皆不對者則絶前後各兩句也故唐人稱絶句爲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凡絶句皆收入律詩是也周伯弼曰絶句以第三句爲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涵蓄無盡此又其法也歌行等作詩林辯體云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鐃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可被於管絃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

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嘆憤而不怒曰怨雖其名各不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篇此又所當知也律詩雖始於唐亦由梁陳以來駢儷之漸不若古體之高遠大抵律詩拘於定體詩至此而古意微矣雖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但至於換句拗體之類又律之變斯爲下矣楊仲弘云凡作律詩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聯首尾要相應最忌俗字俗意俗語俗韻俳律雖始於唐其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俳句聯對精密梁陳之間儷句尤多大抵止於五言七言則絶少矣不嘗鍊句鍜字大致工巧只要抒情陳意通篇貫徹若老杜贈韋左丞等作前後有不對處此其極佳者也

庾闡奇語

庾闡楊都賦濤聲動地浪勢粘天本自奇語昌黎祖之曰洞庭漫汗粘天無壁張祐詩草色粘天鶗鴂恨黄山谷遠山粘天吞釣舟秦少游小詞山抹微雲天粘衰草正用此字爲奇今俗本作天連非矣

作詩祖述

謝靈運有雲中辨烟樹天際識歸舟王僧孺有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梁元帝有遠村雲裏出遥船天際歸陰鏗詩有天際晚帆孤天邊看遠樹大江静猶浪老杜所以有江流静猶湧雲中辨烟樹鏗有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杜詩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鏗有中川聞棹謳杜有中流聞棹謳鏗有花逐山下風杜有雲逐度溪風祖述有自青出於藍也

韓杜詩文

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世傳以為戲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元暉曰好詩員美流暢如彈丸脫手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騁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前代作者皆知此法吾謂無出韓杜觀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如彈丸矣退之之畫記觀其鋪張收放字字不虛但不肯入韵耳或者謂其殆

似甲乙帳則非也以此知杜詩韓文闕一不可世之議者遂謂子美非韵語不堪讀而以退之之詩但為押韵文者是果足為韓杜之病乎文中有詩詩中有文當有知者領予此語

評李杜詩

元稹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復是後詩人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干與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栢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瀾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哀怨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歙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凌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

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雅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古方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有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橫寫

物像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小猶數百詞適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古詩分韵

梁天監中曹景宗立功還武帝宴華光殿聯句令沈約賦韵獨景宗不與因啟求賦詩韵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而成所謂歸來笳鼓競者是也初讀此了未曉賦韵韵盡爲何等格法偶閱陳後主集見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鉤賦咏逐韵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摠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詔得迮格白易夕擲斥拆哲字其詩用韵與所得韵次前後正同曾不搀亂一字乃知其說是先書韵爲鈎坐客探鈎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韵格也唐之次韵起元微之白樂天二公自號元和體古未有也柳不知梁陳間已嘗出此但其所次之韵以探鈎所得而非酬和先倡者是小異耳又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魏元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爲箔下蠶今爲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綿時其繼室

代荅先獻此次用絲時二韵則亦以倡和爲次矣

賢人情語

杜子美流離兵革中其咏內子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歐文忠范文正矯矯風節而歐公詞云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闌倚又薄倖辜人終不憤何時枕上分明問文正詞云都來此事銷眉心上無計相迴避又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讀林和靖梅詩及春水淨如僧眼碧曉山濃似佛頭青之句可想見其淸雅而長相思詞云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情之所鍾雖賢者不能免豈少年所作耶

長安語音

唐人都長安語音非東西比於詩何攷之如綠浪東西南北路紅闌三百九十橋十當爲諶也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相當爲厮也思必切曉來幽獨恐傷神恐當爲共也後人皆倣而爲之如三十六所春宮館一一香風送管絃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又但姓爲檀紹興間南有監司曰但中庸是也今

婦人見人則當百福彼此道勝常勝字當爲升字
王廣宮詞曰新晴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
凡此皆律詩不如此則不協律矣

詩字來歷

史記秦虎狼之國也唐史太宗龍鳳之姿而子美昭
陵去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各易一字最爲妙
處洪氏辨證謂急急能鳴雁輕輕不下鷗能鳴用
莊子不下用列子語於此見其用出處下字之法

遇意皆詩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山谷
只知奇語之爲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歐陽公詩
專以快意爲主而蘇端明專以新意爲工李義山
詩只知有金玉鸞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
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間一切皆
詩也惟杜子美則不然在山林在廊廟遇巧則巧
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
舊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故曰吟多意
之有餘

隨景下語

杜詩丹霞一縷輕漁父詞兩縷一鈎輕胡人汲詩隋

堤烟雨一帆輕至若騷人漁父則曰一簑烟雨於
農夫則曰一犁春雨於舟子則曰一篙春水皆曲
盡形容

傷田家詩

聶夷中傷田家詩最得風人之體但二月賣新絲恐
當作四月盖二月蠶尚未生戴勝降於桑乃三月
内節所在必於此時蠶事方盛盖月令蠶事乃在
季春之月而祭儀蠶歲注亦云三月月盡以後豳
風蠶月條桑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耶當是
四字傳寫者訛刻書耳其曰五月糶新穀却有之
愚按此篇辨二月無絲五月無穀誠固哉高叟之
論也聶謂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盖謂絲未出
穀未熟而貧民預借債負而已先賣之矣即諺語
所謂寅年喫了卯年粮之意若絲出穀熟而賣之
乃理之常也何足以見民貧之極耶

詩用香字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涓涓淨風吹細細
香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
片片吹落春風香

温庭筠小詩

温庭筠小詩尤工如墻高蝶過遲又蝶翎胡粉重鴉背夕陽多又過蘇武廟詩云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

櫻桃薦酪

牧之和裴傑新櫻桃詩云忍用烹騂酪從將玩玉盤流年如可任何必九華丹唐人巳用櫻桃薦酪也苕溪漁隱曰摭言載唐新進士尤重櫻桃宴劉覃及第大會公卿和以糖酪入烹各盡一小盎則唐人用櫻桃薦酪此事又可驗矣

唐調宋理

詩至唐古調亡矣然有唐調其歌詠高者猶足被管絃宋人主理不主調于是唐調亦亡黃陳詩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調艱澁不見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木骸即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夫詩比興錯雜借物以神變者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動情思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其言切而不迫故歌之者心暢而聞之者動色宋人主理作理語于是薄風雲月露一切剷去不為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為邪今人有作性氣詩輙自賢于穿花蛺蝶點水蜻蜓等句此何異癡人前說夢也即以理言則所謂深深款款者何物邪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又何說也

一字師

南唐野史載張迥寄遠詩蟬鬢彫將盡虬髭白也無齊巳改為虬髭黑在無迥拜為一字師陶岳五代史補齊巳携詩謁鄭谷詠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巳拜谷為一字師一謂張迥禮齊巳一謂齊巳禮鄭谷豈一事訛為兩人將齊巳以其師人者還為人師耶

然改白也為黑在則是兩字師也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乖崖作牧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一字師也此却前故事

嚴羽卿論詩

嚴羽卿論詩以為當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花此詩家玅語也又引禪家羚羊掛角香象渡河等語正以見作詩者當不落理路不着言筌學詩者誠不可不知此意然觀王右丞輞川別業與積雨輞川庄作李頎題璿上人山池諸篇皆從實地說何嘗作

浮濫語今人則全無血脉一句說向東一句說向西以爲此不落理路不着言筌語即水中月鏡中花也此何異向痴人說夢而羽卿數語無乃爲疑誤後人之本耶

詩人用字

唐彥謙雨詩云燈檠昏魚目薰爐咽麝臍檠字平聲今作去聲用王建贈李翺僕射旗旛四面下營稠手詔頻來老將憂每日城南空挑戰不知坐傳入唐州捬字平聲今作上聲用贈田侍中歸鎮詩曰將士請衣忘去貧綠窓紅燈酒初新請作平聲用

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字爲平聲李山用赴舉別所知云黃祖不憐鸚鵡客誌公偏賞麒麟兒以麒字爲去聲元微之春游篇欲絡心懶慢轉恐意闌散以散爲平聲矣宋朝李平叔和韵云望雲驚岳崎懷舊各雲散亦以散爲平聲也今時人稱諸樂工謂之散樂指散爲上聲余謂不然唐黎園樂役所放散之樂工也此時各給據放散如此則散乃去聲矣

馬嵬詩

杜子美北征詠馬嵬事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襃妲用意忠厚立論精當乃如此白樂天長恨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又君王掩面救不得回首血淚相和流此等敘述夫豈非實在於臣子終非所宜鄭畋爲鳳翔從事過馬嵬題云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覩者以畋爲宰輔器不知畋特有見於子美北征篇終意耳

太白句法

太白詩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又云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豈是殊非變幻二字愈出愈奇孟蜀韓琮詩晚日低霞綺晴山遠画眉青青河畔草不是別家時亦祖太白句法

關山一點

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洞僊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亦此意也今書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且關山同一照小兒亦能之何必杜公也幸草堂詩餘註可証

古詩佳句

楊徽之春望云杳杳香無何處盡搖搖風柳不勝垂江竹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元夜云雪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徐鉉病中云向空咄咄頻書字舉世滔滔莫問津梁周翰山居云宿雨一番蔬甲拆春山幾處茗旗香鄭文寶春郊云百草千花路斜風細雨天送別云杜曲花光濃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送人去云滿帆西日催行客一夜東風落楚梅劉師道寄別云南園未傷春草碧北山仍𪰁曉陵驚歎世云野馬窓邉日醞鷄甕裏天李宗鄂春

類云一溪晚綠浮鸂鶒萬樹春紅叫杜鵑李維渚宮亭云故宮荒草在往事暮江流送人越州云風樵若邪路霜釣洞庭秋丁謂送章南云梅花過嶺路桃葉渡江船芭蕉云綠章封事緘初起青鳳求凰尾乍開晏殊云東陽詩骨瘦南浦別魂消錢昭度村居云黃蜂銜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自詠云剛腸欺竹葉衰鬢怯菱花春晝云入歸漢后黃金屋燕在盧家白玉堂登樓云遠水淨林色微雲生夕陽

奪胎換骨

冷齋夜話載山谷曰不易其意而造其說謂之換骨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覺範復引樂天酌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至東坡則曰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謂奪胎予以山谷之言自是而覺範引証則非矣盖東坡變樂天之辭正是換骨如陳無己挽南豐云丘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乃變老杜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皆此類也若安石即事云靜聽鳩鳴午乃取唐詩一鳩鳴午寂紅梅云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春即晏元獻君更遲開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此

乃奪胎也山谷之言但加數字尤見明白則覺範亦不錯認如造字上加別字形字上加復字可矣

張翰詩

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冏不樂於官一日在京師見秋風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歸宋王贄進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月灌平湖水濶烟深恨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爲蓴鱸贊之言謂翰度時不可有爲故飄然遂去實非爲鱸也至東坡三賢贊則曰浮世功名食

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爲蓴鱸也自賢其說又高一着矣然又嘗見譚精儁載一詩云黃犬東門事已非華亭寉唳漫思歸直須死後方回首誰肯生前便拂衣此日區區求適志他年往往見知幾不須更說蓴鱸美但在淞江水亦肥惜不知姓氏此過二詩而兼得之矣

遷謫詩

唐宋名人多罹遷謫李白流夜郎子美遷劒外曾直移黔中退之貶潮陽子瞻徙嶺南當時俱有贈別諸詩獨太白慷慨觀其別賈至舍人云君爲長沙客我獨之夜郎何必兒女態相看淚成行老杜輩則不能遣矣如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鴻雁影連巫峽內鶺鴒飛急到沙頭山谷別兄元明一聯絕似杜有急雪鶺鴒相並影驚風鴻雁不成行至於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鷄赦九州萬里相看無逆旅三聲清淚落離觴則又過矣與韓文公衰朽送殘年之句何異哉諸公皆人豪一臨遷謫不無怨語人情哉

四雪

楊國忠嘗以沉香爲閣檀香爲欄檻麝香和泥爲壁

至牡丹開時登閣以賞謂之四香閣王介甫嘗謂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院落深沉杏花雨珠簾暮捲西山雨謂之四雨詩也予又以楊之四香乃三真而一假借花之香也王之四雨既借於花孰不可者惟紅雨似實於朱簾又出於花之外也如李白之梨花白雪香元稹之落梅香雪浣蒼苔東坡之海棠泥汚臙脂雪楊廷秀之木犀雪花四出剪鵝黃是皆真以花爲雪而雪且各色也園林中植此四花以四雪取名爲亭可謂清標之至陋楊四香而過王四雨矣

番馬胡兒

宋柳如京塞上詩鳴骹直上一千丈天靜無風聲正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其詩宋人盛稱之好事者多圖於屏障今猶有其稿本○唐人好畫番馬於屏花間詞云細草平沙番馬小屏風是也又曲名伊州梁州涼州其後卒有祿山吐蕃之變宋人愛圖鳴骹胡兒卒有金元之禍元人曲有入破急煞之名未幾而亂

太白楊叛兒曲

古樂府楊叛兒曲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

沉水香儂作博山鑪李太白擬之其詞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関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樂府二十字太白衍之爲四十四字而樂府之妙思益顯隱語益彰其筆力似烏獲扛龍文鼎其精明似光弼領子儀軍書曰葛伯仇餉非孟子觧之後人不知仇餉爲何語沉水博山之句非太白以雙烟一氣觧之樂府之妙亦隱矣因識古之詩人用前人語有翻案法有伐材法有奪胎法有換骨法翻案者反其意而用之東坡特妙此法

伐材者因其語而新之益加瑩澤奪胎換骨則宋人詩話詳之矣如梁元帝詩郎今欲渡畏風波太白衍爲兩句云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鮑照詩春風復多情而太白反之曰春風復無情是也又如曹孟德詩云對酒當歌而杜子美云玉佩仍當歌非杜子美一闡明之讀者皆以當歌爲當該之當也杜子美詩黃門飛鞚不動塵而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而杜之語意益妙又如杜子美石出倒聽楓葉下而包何云波影倒江楓子美桃花詩云影遭碧水相勾引而孟郊詩云南浦桃花亞水紅江總詩不悟倡園花遥同葱嶺雪南張說云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関雪白樂天詩人家半在船野水多於地而姚合云驛路多臨水人家半在雲趙師秀曰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徐鉉隣舍詩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而梅聖俞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古樂府云新人工織縑舊人工織素持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而無名氏效之云野鷄毛羽好不如家鷄能報曉新人雖如花不如舊人能績麻此皆所謂披朝華而啓夕秀有雙美而無兩傷者乎若夫宋人之生吞義山元人

之活剝李賀近日之拆洗杜陵者豈可同日而語

李涉盜詩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可謂婉切劉伯温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贏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元末貪吏亦唐末之比也漢書云吏作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刼盜而不操戈矛者也二詩之意皆祖此

改易地名

詩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如大孤山旁有女兒巷

小孤山對岸有澎浪磯韓子蒼詩小姑巳嫁彭郎去大姑常隨女兒任四者之中所不改者女兒巷耳蜀大散關有喜歡鋪東坡入韻詩閑憶喜歡劳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自下而上第一灘在萬安縣名黄公灘坡乃更爲惶恐以對喜歡廬陵志二十四灘坡詩乃云十八灘頭一葉舟亦非也

嫁女勿輕

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讀者忽之耳陳后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施朱傳粉學後生不惜捲簾通一顧惜君着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

蓋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不可輕於從仕女不可輕於許人着眼未分明相知之不深也古之人有相知之深審而始出以成其功者伊尹孔明是也有相知不深確乎不出以全其明者嚴光蘇云卿是也有相知不深闖然以出身名俱失者劉歆荀彧是也白樂天詩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亦子美之意

洗兒詩

東坡洗兒詩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悞一生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至公卿本朝翟存齋宗吉一詩云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愚蒙筆端花與胷中錦賺得相如四壁空其意本東坡洗兒詩來然自慨不露圭角似過東坡又東坡白髮詩云人見白髮憂我見白髮喜多少少年人不見白髮死昨見説郭載一詩亦似過之勸君休鑷鬢毛斑鬢到斑時亦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西風吹送北邙山又宋淮南閫帥夏貴降元後四年卒有人贈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吊墓者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此二詩雖本同一意而辭意婉轉深懇又自各妙

長恨歌

長恨歌上窮碧落下黄泉兩處忙忙都不見人謂是目連救毋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人謂是孟盲子荆公宅乃謝安所居地有謝公墩公賦詩曰我名公姓偶相同我宅公墩在眼中公去吾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

七哀詩

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云

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哀在於獨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七哀哀在於巳毀之園寢唐雍陶亦有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雲去難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李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盖當時盜賊未息歎舊懷賢而作者也司馬温公亦有五哀詩謂楚屈原趙李牧

漢晁錯馬援齊斛律光皆負才竭忠卒困於讒而不能自脫盖有激而云爾

卯色天

唐詩殘霞蹙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卯色天東坡詩笑把鴟夷一樽酒相逢卯色五湖天正用其語花間詞一方卯色楚南天註以卯為泖非也注東坡詩者亦改卯色為柳色王龜齡亦不及此邪

黄眉墨粧

後周靜帝令宮人黄眉黑粧至唐猶然觀唐人詩詞如蘂黄無限當山額又額黄無限夕陽山又學画鴉黄半未成又鴉黄粉白車中出又寫月圖黄罷其証也然温飛卿詩有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蛾間黄之句王荆公詩亦云漢宮嬌額半塗黄事巳起于漢特未見所出耳又幽怪錄神女智瓊額黄

詩用熨字

說文熨持火申繒也一曰火斗柳文所謂鈷鉧也古夲爨今下轉音暈杜工部詩美人細意熨帖平白樂天詩金斗熨波刀剪文温庭筠詩緑波如熨割愁腸陸魯望詩波平熨不如又天如重熨皺王君玉

詞金斗熨秋江晁次膺詞去日玉刀封斷恨見時金斗熨愁眉

元洪題山

元遺山北嶽詩東州死愛華不注向在酒邪何足數敬亭不着謝宣城斷岸何緣比天姥言山水在通都易得名也洪震老元人淳安東泉山詩通都大邑人爭馳一泉一石亦稱奇雲深路絶無人處縱有佳山誰得知言山水在僻遠人不知也二詩意絲相類亦名言也

沈約八詠

沈約八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愍衰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曉鴻解佩去朝市披褐守山東此詩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曉四字似複非複後人決難下也東坡詩朝與烏鵲朝夕與牛羊夕二句尤妙亦祖沈意

沈佺期詩

沈佺期詩有船如天上坐人向鏡中行之句李太白詩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用其下句作對杜子美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用其上句作對近時莊孔易詩詩卷袖寒携海嶽夜船江

隱坐星河陳明之爲余誦之而不知其上句東坡詩我携此石歸袖中有東海之說也下句船如天上坐之說也

詩史誤人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體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通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後世之所謂史者左記言右記事古之尚書春秋也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齊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鍾鼓荇菜芣苢夭桃穠李雀角鼠牙何嘗有修身齊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於變雅尤其含蓄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愼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叙饑荒則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可堪皮骨乾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

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訐訕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爲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併省又如今俗卦氣歌納甲歌兼陰陽而道之者也謂之詩易可乎

高棅選詩

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響絕矣六朝至初唐秪可謂之半格又曰近體作者本自曉分品者亦能區別高棅選唐詩正聲首以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人江北去楊柳春風生李太白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秋劉眘虛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

嵳曙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皆律也而謂之古詩可乎譬之新寡之文君屢醮之夏姬美則美矣謂之初笄室女則不可于此有盲妁取損鏵而充完璧以白練而爲黃花尚有孱婿必售其欺高棅之選誠盲妁也近見蘇刻本其公之序乃謂正聲其格渾其選嚴噫是其孱婿乎

詩使故事

趙子昂謂作詩纔使唐以下事便不古此亦貴耳賤目之見近時士亦言用宋事便不古不知漢所用多秦事晉魏所用多兩漢事南北朝所用皆晉魏

事隋唐所用多南北朝事宋元所用多隋唐五代事其或所著有美惡高卑此在人資學何如耳非因于用古事如先秦書恒引當時諺語工部詩亦有西蜀常談何曾減其所著之善且詩文所貴者在紀實比物可比者比可紀者紀不在用古今事之拘也

竊文得第

杜子美詩云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注引何遜詩城陰度塹黑昏鴉接翅飛此詩語意本不相類古是用昏鴉字耳乃知杜詩不妄下一語如此遜

無完本今存者不見此句予讀類文見梁簡文帝詩云昏鴉接翅歸乃亦有此句簡文與遜同時蓋古人好句多爲人所求或竊取之宋之問從劉希夷求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之句不得遂使人以計殺之然此語未見佳處之問詩過此者多何至是耶楊衡初隱廬山不求舉薦平生詩句有一一崔聲飛上天最爲自負後因中表盜其文及第衡乃自至闕下追之既怒問一一崔聲在否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輒偷衡始笑曰猶可恕也盛唐以前有此例

荊公祖老杜

王荊公稱老杜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之句用意高妙他日作詩得春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葉石林嘗譏之國初高季迪七言梳頭好鳥語窻下洗杯流水到門前其得諸此歟

詩能遣人

韓退之序裴均詩云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歐陽永叔序梅聖俞詩大意本之謂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東坡贈惠勤詩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他日答陳師仲

書又云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足下獨言詩不能
窮人爲之益力詩日以工安知不以此達乎宣和
中陳與義以賦墨梅詩受知徽宗遂登冊府而序
其集者遂有詩能達人之說前此陳無已序王平
甫集亦曰詩能達人未見其能窮人也余謂窮達
有命詩何問哉第天下文士例多命窮而措大不
能忘其愁思之聲與怨刺之言耳

詩評半夜鐘

歐陽詩話有譏唐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
非鐘鳴時或以謂人之始死者則必鳴鐘多至數

百千下不復有晝夜之拘俗號爲無常鐘疑詩人
偶聞此耳余後至姑蘇宿一院夜半偶聞鐘聲因
問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鐘曷足恠乎尋問他寺皆
然始知半夜鐘姑蘇有之詩人不謬也

明妃曲

明妃曲見於篇詠者多劉屏山云羞貌冊青閨麗頰
爲君一笑定天山西京自有麒麟閣画向功臣衛
霍間語意不蹈襲許梅屋云漢宮眉黛惹邊塵功
壓貔貅十萬人好把深閨舊脂粉艷妝顏色上麒
麟工金陵則不然有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
在相知心即此見其心術柯東海又撲一笑云龍
首山頭衆芋翁謂漢元帝不識美色乃一衆芋翁
耳

林外詩

春色闌珊四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因有熱先擎
蓋柳爲無寒漸脫綿處處勸耕梅子雨家家繰繭
竹籬烟憑誰寄語仙源客洞口雲封信不傳昔鄉
人孔清甫誦此詩云玉山得道者還過其家所作
也余曰林舘市肆題詠流傳出仙近人因無名氏
託爲仙語往往有之元周密記泉南人林外在上

庠日獨遊西湖旗亭飲焉將去題壁間曰藥爐冊
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我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
却碧桃無限花夷溪詩話謂臨安邸壁間一紙云
云不著名氏以爲必神仙語彼不知爲外詩也陶
宗儀書又云龍川藍喬宋時舉進士不第隱霍山
嘗吹鐵笛賦詩云太乙峯前是我家滿床書史作
生涯春深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一日飛
昇而去詩與外異數字耳即外一事言之可以例
其餘矣見庠錄

山水真假

嘗笑人見好画曰逼真山水及見真山水曰儼然一幅画也是不知孰真而孰僞耶昨讀杜詩題蜀道画圖有曰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是又以画爲真矣又讀曾吉父詩云斷崖帶偃樹小雨郭熈山豈非又以真者爲画乎據此古作皆可笑也

歿後詩傳

韋蘇州詩當生時不甚貴重至既歿曰香山力推之而後大傳于世李濟南詩當生時兢爲摹擬至既歿日藺溪陰詆之而復陽毀于人此何以反也蓋實則久而論定虛則久而名衰固其理哉夫弇州

謂濟南未到化境况藺溪乎乃始稱衣鉢相付卒規深沉兩言斯又轉入微詞令彼墮其霧中了不覺耳

詩人作用

夫詩人作用勢有通塞意有盤礴勢有通塞者謂一篇之中後勢特起前勢似斷如驚鴻背飛却顧儔侶即曹植詩云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因西南風長逝入君懷是也意有盤礴者謂一篇之中雖詞歸一旨而興乃多端用識與才蹂踐理窟如千子採玉徘徊荆岑恐有遺璞且其中有二義一情一事事者如劉越石詩曰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用五賢小白相射鈎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讎是也情如康樂公池塘生春草是也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辭似淡而無味常手覽之何異文侯聽古樂哉

誤用閼氏

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紅藍北人採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婦人妝時用此顏色殊鮮明可愛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胭脂也錢昭度作王昭君詩云閼氏纔聞易妾名歸期長似俟河清則誤讀

氏字爲姓氏之氏矣

愛妾換馬

愛妾換馬事見異聞錄云酒徒鮑生以妓易外弟韋生紫叱撥彼此吟咏三更忽有長髯者賦曰彼美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桃夭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人以務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倏燿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於玉勒紫衣者曰步之及庭砌立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

借人乘之香散綠總意已忘於結髮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長鬚又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群之足爲貴哉買笑之恩既盡有類夢焉據按之力尚存猶希進也唐人張佑又有詩曰粉閣香銷華廐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雙眉綠却愛桃花兩耳紅侍宴永辭春色裏趁朝休立漏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長嘶兩意同（文苑作陳標）人因詩賦之美知其事而不知其出處乎意異聞錄乃唐陳翰所編古樂府中已有梁簡文愛妾換馬辭注又曰古辭淮南

王作則知非唐事矣恐無此事如樂府升天行與烏夜飛等曲借喻明之者唐人好奇遂假借其事逞巳才以賦之不然長鬚紫衣怪誕幽顯之說何其駭異哉後人又不考而吟咏焉訛以傳訛也異聞錄且無本刻今見他集其事又不全乎特錄其全詩并辨所以若南唐相嚴續與給事中唐鎬較呼盧而以愛妾易通天犀帶實有之者至今傳爲笑柄

八陣圖詩

蘇東坡夢一人自稱杜子美謂曰今人多誤會吾八陣圖詩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爲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讐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爲吳蜀乃脣齒之國不當相圖耳

文語入詩

文語入詩爲近如談空空于釋部覈玄玄于道流本文耳唐人以之作律便曰高談十二部細覈五千言殊不似有本者

用鞢鞨事

鞢鞨國名古肅慎地也其地產寶石大如巨栗中國謂之鞢鞨文與可朱櫻歌曰金衣珍禽弄深樾禁

篽朱櫻斑若纈上幸離宮促薦新蔡籃寶籠貂璫發凝霞作丸珠尚軟沾露成津奩初剖君玉午坐鼓猗蘭翡翠一盤紅鞢鞨葛魯卿西江月詞云鞢鞨斜紅帶柳琉璃漲綠平橋人間花月見新妖不數江南蘇小恨寄飛花欵欵情隨流水迢迢鯢魚風送木蘭橈廻棹荒鷄報曉二公詩詞皆用鞢鞨事人罕知者故特疏之

謝朓詩

謝玄暉不惟李白推許即劉孝綽平生無所讓獨日以朓詩諷咏之梁高祖亦謂不讀朓詩三日便口

臭其爲當時取重已自爾

古不蹈襲

夫情之所蓄無不可吐出景之所觸無不可寫入晋惟淵明唐惟少陵叙事者如畫師肖貌各隨其形之妍媸議論者如老吏斷獄悉得其情之本末漢惟子長宋惟子瞻或謂古詩自唐而弱古文至宋而衰余以爲不然少陵欲學漢魏不難子瞻欲學周秦亦易古人只不肯學是以獨豎拳頭别自成家今人只太肯學是以雖有鼻孔不得出氣

錦衣夜不發

王子安臨高臺云錦衣夜不發羅帷晝未空歌屏朝掩翠妝鏡晚窺紅錦衣夜不發應妝鏡晚窺紅羅帷晝未空應歌屏朝掩翠形容富豪恣情極樂反易晝夜最有深意今本爲妄人改竄作錦衣晝不發羅帷夕未空此乃常事不足詠也

欵乃詞

柳子厚漁翁詩欵乃一聲山水綠欵阿音乃靄音唐人言史瀟湘詩夷女採山蕉緝沙浸江水野花滿髻妝聞歌歌欵乃欵乃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斷腸聲言史之詩則又以欵乃爲泣舜之餘聲夷女皆能之不必爲漁父櫂船相應之聲也二字音雖同而字則異元結欸乃曲曰誰能歌欸乃欸乃感人情不恨湘波深不怨湘水清所嗟豈敢道空羨江月明昔聞扣斷舟引釣歌此聲始歌悲風起歌竟愁雲生遺曲今何在逸爲漁父行次山又有欸乃歌五章章四句其中一章曰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審其末章亦有泣舜之意也

三偷

詩何三偷之中偷語最爲鈍賊如蕭何定漢律令厥

罪不赦應爲鄭倰務在匡佐不暇采詩致使弱手無才公行劫剝若許貧道斤言可折此輩無處逃刑其次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詩教何設其次偷勢才巧意精若無朕迹蓋詩人閫域中偷狐白裘之手吾亦賞俊從其漏網

五仄五平

杜壁色立積錢又葉白出石壁木五仄體耳溫庭筠詩廢砌翳薜荔枯湖無菰蒲老媪寶稿草癯儒輸逋租直疊用一韻後人遂擬作云溪西雞齊啼屋北鹿獨宿以文滑稽便非大雅

詩五平五仄體或謂自宋始非也顏延年集獨靜闕偶語陰蟲先秋聞李太白集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孟東野集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

友于貽厥

史傳襲稱兄弟爲友于故淵明詩云再喜見友于子美云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蓋從武帝登北顧使蓋賦詩受詔便就上以示其祖溉云蓋定是才子番恐卿從來文章假手于蓋後每和御詩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退之玉川詩云誰謂貽厥無基北二事正可對也

帛李效陶

陶淵明詩如白日掩柴扉虛室絕塵想固可見其有道之氣象而萬物各有託孤雲獨無依可以見其孤忠自許詠軻一篇蓋籍之以發孤憤耳故朱子謂此篇始露本象其自作輓詩劉坦之以曳杖易簀比之豈溢美哉李太白對影成三人之句亦出淵明欲言無予和揮盃勸孤景蓋其志有非他人窺測者世道衰降不能少見於行事讀其詩可以得其心焉帛應物資稟去陶靜節不遠効陶之作式敎似之如所謂聊將遠世蹤坐望還山雲爲淵明寫眞又如喬木生夜涼流雲吐華月喬木落疎陰微風散煩燠雲淡水容多雨微荷氣涼等句眞無一毫聲色臭味可謂獨立塵表超望遠舉史謂其鮮食寡欲所至掃地焚香而坐讀其詩可想見其人年過九十尚康健亦寡欲之功也

孔溪不知詩義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大雪會飲歐文忠席上有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之詩孔溪談苑以爲似尋鬧也且引韓昌黎赴燕裴度詩爲証殊不知韓詩亦有諷意如曰園林窮勝事鐘鼓樂

清時正見清時乃可窮勝事也又如白樂天雪讌有豈知閔鄉獄中有凍死囚杜子美雲安陪諸公宴有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皆具樂以天下之情是孔溪不知作詩之義也

白蓮詩

陸魯望白蓮詩素蘤多蒙別豔欺此花端合在瑤池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觀東坡與子帖則此詩之妙可見然陸此詩祖李長吉長吉詠竹詩云斫取青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離離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烟啼千萬枝或疑無情有恨不

可詠竹非也竹亦自嫵媚孟東野竹詩云嬋娟籠曉烟左太冲吳都賦詩竹云嬋娟檀欒玉潤碧鮮合而觀之始知長吉之詩之工也

濂溪詩

濂溪集和費令遊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之言所以不可及今之人口爲懷山之言暗行媚竈之計良可惡也唐僧靈秀云臣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曾有幾人歸

崔道融梅詩

楊誠齋愛唐人崔道融詠梅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方虛谷云惜不見全篇余近見雜抄唐詩冊子此首適全今載之數萼初含雪孤高畫本難香中别有韻清極不知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摧殘因思古人詩文前代不傳或又出於後未可知也如蒲城縣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爲人擊斷正德中劉東阜謫居蒲城乃爲鐵操束之復完饒州薦福寺碑宋代爲雷所轟近日商人取其三段合爲一尚可印摹吁亦奇事矣

綽虐

編詩綽虐顧我顏不憔坡詩云一語遭綽虐失身墜蓬萊

滑汰

滑太東坡軼馬歌以我兩足爲四蹄聳踊滑汰如鳧鷺汰入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四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五

海右陰民王圻纂集

詩話門

詩話類

宮中詩

江南李氏宮中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佳人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照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時聞簫鼓奏

好物不在多

元宗曲燕保和堂命從官賦詩學士朱鞏詩成獨晚洎衆製皆就鞏已酣矣惟進一聯上怪其搆思大久復不終篇鞏再拜致謝曰好物不在多左右掩口而笑自是金陵士庶遺餉不豐好事者皆以朱爲口實

貴族

江爲能詩少遊廬山白鹿洞題詩一聯于壁曰吟經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李璟見之謂左右曰吟此詩者大是貴族

芳儀曲

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疆都監後爲遼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明嘗仕遼爲翰林學士脩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瑶席後庭一曲風景改收淚臨江悲故國[illegible]獻籍朝未央勑書筭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

[illegible]是斷腸悲黃河應有碧波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illegible]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遺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紫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遍天河星知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盡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術之刊姓氏于

石有大寧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首
孰是也

花蕊夫人

蜀王昶好衣紫挾弾所幸花蕊夫人善詩即世傳宮
詞也蜀既破其亡國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
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个是男兒
亦憤而悲矣夫人業入宋宮中藝祖一日臨之見
壁上画像不知是昶問何神也夫人乃謬言此張
仙耳婦人奉之者宜子至今有張仙祠云夫人下
比綠珠則不足上擬息嬀則有餘

女狀元

楊升菴云女侍中魏元乂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
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娘林妙玉也女狀元
王蜀黃崇嘏也崇嘏臨卭人作詩上蜀周庠庠首
薦之屢攝府縣吏事剖決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
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
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抛鸞鏡畫娥眉立身
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
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奩嫁之傳奇有女狀
元春秋記盖黃氏也

王平甫花蕊宮詞

王平甫所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今攷王恭簡續成
都集纔計二十八首盖筆於此庶眞贋了然云五
雲樓閣鳳城閒花木長新日月閒三十六宮連内
苑太平天子坐昆山會眞廣殿約宮墻樓閣相扶
倚太陽凈甃玉階横水峤御爐香氣撲龍床龍池
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
画船來去碧波中東内斜將紫禁通龍池鳳苑夾
城中曉鐘聲斷嚴粧罷院院紗窓海日紅殿名新
立號重光島上池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黃

金閣内鎖牙床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迴十里
疆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腦鬱金香夾城門與
内門通朝罷巡遊到院中每日中宮祗候處滿堤
紅艷立春風御厨進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
日午殿前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内
園花紅蕊輕輕嫩淺霞跪倒玉階猶泫露一一宣
賜與宮娃三面宮城近夾墻花中池水白茫茫亦
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離宮別院繞宮
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
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盡將

觱栗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旋移紅樹斷青苔
宣使龍池再鑿開展得綠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
蓬萊太虛高閣淩波殿背倚城墻面浸池諸院各
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脩儀承寵任龍池掃
地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苑裏看教鸚鵡念宮
詞才人出入每相隨筆硯將來繞曲池張向綵箋
書大字忽佽御製寫新詩六宮官職揔新除宮女
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
春風一面曉粧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遙
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鶯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

來候燕遊旋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
前排燕賞花開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開遙舉
袖傳聲先喚近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勛臣
試打毬先向畫廊排御幄管絃聲動立浮油供奉
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問近臣名內人酌酒傳宣賜
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揔纖腰初學乘騎怯
又嬌上得馬來纔是走幾回拋鞚把鞍橋自教宮
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有官家認遍
遍長贏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天木影花光水接
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畫樓船內人追逐

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
相鬭濕羅衣新收女伴各相逢罨畫船飛到浦中
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買
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應含羞走
過御床前

有蠏無監州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者性嗜
蠏常求外補曰但得有蠏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
味侶晉人歸田錄及捫蝨新話皆載其事東坡詩
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蠏有監州昆去東坡

未遠即用其事為詩良愛其語也

御書錢

前世錢文未有御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為之
既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
怪看琹書晝日眠還有一猷勝趙壹囊中猶貯御
書錢

曹翰詩

曹武毅公翰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臣
皆賦詩翰以武人獨不預乃陳曰臣少亦學詩乞
應詔太宗曰卿武人以刀字為韻因以寄意曰二

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
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
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蟠花舊戰袍太宗
爲遷數官

楊徽之詩

楊徽之侍讀太宗聞其名索之有數百篇奏御獻詩
云十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皇問姓名太宗選十
聯書於御屏間梁州翰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
聯詩在御屏間僧文瑩嘗謂楊公必以天池浩渺
滌筆於氷甌雪碗中則方與公詩神骨相副

小英歌

[illegible]公張詠席上贈官妓小英歌曰天搏百花搏作
小英明如花住近桃花坊北面門庭掩映如仙家
美人宜称言不得龍腦熏香花入骨維楊軟㲉如
雲英豪郡輕紗似蟬翼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
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兒初失意謫向人間
爲飲妓不然何得膚如紅玉初碾成眼如秋波雙
臉橫舞態因風欲飛去歌聲遏雲長且清有時歌
罷下香堦幾人魂魄遥相驚人看小英心已足我
看小英心未足爲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贈爾新翻
曲

三角亭

余子清之祖仁廟時以作三角亭詩知名召爲御史
不拜人問其故曰壞心術予在朝曾見朝列言官
遐無所爲不相識者又多不知其事但把相識人
逐個思過所謂壞人心術者誠有之矣三角詩云
夜缺一簷雨春無四面花缺一則安知其非二無
四則安見其止於三昌黎送窮文形容五字云非
三非四滿七除二以兩句形容五字然則此詩先
當以一句言三數則見形容之親切也

溫成春帖

歐陽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
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閤皆有是時溫成薨未久詞
臣闕而不進仁宗語近侍曰詞臣觀望溫成獨無
有色甚不懌諸公聞之惶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
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寫進不時偶忘之耳乃取
小紅箋自錄其詩云忽聞江上有仙山烟鎖樓臺
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既進
上大喜禹玉拊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丸子也

應制釣魚詩

歐陽公歸田錄載仁宗釣魚賞花而御釣久無所得
丁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
遲一時以爲莫及福按南唐所載元宗釣魚不上
時優人李家明進詩云玉甃垂鉤興正濃碧池春
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謂
之詩其源或出於此

李岩老

南嶽李岩老好睡衆人食罷下碁岩老輒就枕閱數
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公幾局矣東坡云岩老
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

陳摶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全無一物歐陽公
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棊罷不
知人換世酒闌聽醒客思家

鶴南飛

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
踞高峯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尤二
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
之則進士李委聞公生日作南曲曰鶴南飛以獻
呼之使前則靑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
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

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無求于公得一絕句足矣
坡笑而從之詩云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對
九疑下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玉奴花奴

東坡詩云玉奴絃索花奴手玉奴謂楊妃花奴謂汝
陽王璡也

孫賁詩

孫賁公素畏內衆所共知嘗求東坡書扇東坡題云
披扇當年笑溫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
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公素爲程宣徽門賓後娶

程公之女性極妬悍故云

東坡西湖詩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
抹也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盡西湖好處公又
曰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予讀此詩
又是爲西子寫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識西湖
但看此詩

詩誤用事

東坡詩用事多有誤處虢國夫人夜游圖詩曰當時
一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麗華陳後主張貴妃名

麗華韓擒虎平陳後主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
淑妃初不名麗華也又東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
階謾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荊棘誰
信幽香是反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用
之坡之詩云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乃是
扁鵲又有詩云俄令司馬能鐃舌奈有中郎解摸
金而袁紹檄曹操盖云發丘中郎摸金校尉又詩
云市區收罷魚豚稅東與彌陀共一龕褚遂良云
一食清齋彌勒同龕非彌陀也此類叛者非一盖
惟大才方可闊畧餘人正不可學

掛冠神虎

陶隱居掛朝服于神虎門事于當時本無意自是蕭
宮欲去爾蘇子瞻倅錢塘時作詩嘗用此事後坐
詔獄吏舉詩問所出子瞻倉卒誤記本傳云齊祚
將衰欲去不敢以實對即謬言往官鳳翔見壁間
王嗣宗詩云欲挂衣冠神虎門先尋水竹渭南村
却將舊斬樓蘭劍旋博黃牛教子孫云詩事本此
實自作也舒信道諸人得之果笑以謂未嘗讀陶
傳因釋不問故至今傳此爲嗣宗詩復嘗再用云
歸來定別陶弘景看挂衣冠神虎門

東坡詠物山水

東坡謂詩人詠物至不可移易之妙如桑之未落其
葉沃若是也故坡之詠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
鹽盖凡果之生也必青及熟也必變色如梅杏半
傳黃朱果爛枝繁是也惟有橄欖雖熟亦青故謂
之青子不可他用

借山水名

子瞻白鶴峯新居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
鋩山過惶恐灘云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
孤臣皆借山水名寫意後文文山到北過惶恐灘
云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

獄中傳詩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
食惟菜與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
以爲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于陳留委其一
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兼
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于上而無以自
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
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
動心自是遂欲從寬釋凡爲深文者皆拒之二詩

不載集中今附於此柏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鷄額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媿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韓公廟碑

晉東坡作韓文公廟碑有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鶴山魏氏深以爲非蓋以臣諫諍惟

冀事之必成豈有預知無益而姑以釣名之理哉過日有送張兼素諭官云未下詞頭日猶疑得禍深其待今日爲何日邪而乃自以爲得不亦異乎

天竺詩

東坡過天竺謁佛印教語間因言窓前兩松昨爲風折其一悵悵成一聯竟未得續其後舉以示坡云龍枝已逐風雷變減却虛窗半日凉坡續云天愛禪心圓似鏡故添明月伴清光佛印喜其敏捷歎服不已

澆書攤飯

東坡謂晨飲爲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爲攤飯陸務觀嘗有絕句云澆書滿挹浮蛆瓮攤飯橫眠夢蝶床莫笑山翁見機晚也勝朝市一生忙

詩媒

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窓一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德麟既鰥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爲親予以爲乃二十八字媒也德麟名令畤東坡作秋陽賦云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毛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謂德麟也坡云且教人別處使不得苕溪漁隱曰德

麟小詞有臉薄難藏泪眉長易覺愁之句又多稱之乃全用香奩集桃花臉薄難藏泪柳葉眉長易覺愁

古梅詩

禪宗頌古唐僧古梅詩云雪虐風饕水浸根石邊尚有古苔痕天公未肯隨寒士又放清香與返魂東坡梅花詩蕙死蘭枯菊已催返魂香入隴頭梅用此事而注者亦不之知也

陳烈書燈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

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輿罷燈

何斯舉詩

天聖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甎甓當時有一縣尉投書啟其言不可至于叩頭流血遵以其故阻格朝命按羅之自是人無敢言者遵因此得進用何斯舉詩云長安古碑用樂石鼇尾銀鉤擅精密鈇訛橫道已足哀況復鐫甚代甎甓有如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衣吁可惜斯舉

黃州人少年識蘇子瞻初名頎字頎之後名頡之[illegible][illegible]直極推重之嘗與斯舉簡云老病昏塞不記貴字欲奉字曰斯舉取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但恐或犯公家諱字爾遵自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即除樞副使

種竹詩

韓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夜踰墻出宿娼家公知作種竹詩以警之殷勤洗濯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墻門客自愧作詩云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爲狂枝贈斧斤公宣一女奴贈之

夏文莊識二宋

夏文莊守安陸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異待之命作落花詩莒公曰漢皐珮解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曰將飛更作囬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是歲詔下兄弟皆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須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聞莒公登庸以別紙賀曰昔年安陸已識台光盖謂是也

青雀詩

初夏鄭公竦在朝数被御史糾劾疑承時宰風旨作青雀詩云青雀孤飛毛羽单卑栖豈敢礙鵷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爲他人作弾丸

花娘歌

梅聖俞詩世稱五字之妙其歌詞語勝理詣大侶元微之作花娘歌曰花娘十二能歌舞籍甚聲名居樂府荏苒其間十四年朝爲行雲暮行雨格高氣俊能動人人能動之無幾許前歲適從江國來時因燕席相微語雖有幽情未得傳暗結殷勤度寒暑去春送客出東城舟中接膝心已傾自從稍

有期約五月蓮舫並鈞行曲隄別浦無人處始笑
鴛鴦浪得名爾後頻逢殊嬪姹各恨從來相見晚
月下花前不暫離暫離已抵銀河遠青鳥傳音日
幾回雞鳴歸去暮還來經秋度臘無纖失愛極情
專易得猜前年南浦尋芳卉小忿不勝投袂起官
司乘欺作威稜督促倉皇出閭里蕭瀟風雨滿長
溪一舸翩然逐流水忽逢小吏[illegible]城東泣淚寄言
心欲死願郎日自致青雲妾[illegible]長甘在泥滓更悲
恩意不得終世事難憑何若死郎聞此語痛莫深
天地無窮恨不已我今為爾偶成章便欲緘之托

雙鯉

寫景含意

梅聖俞嘗謂作詩之法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
含不盡之意寓於言外然後為至時以為知言信
矣然欲狀難寫之景非習之熟者莫能精欲含不
盡之意非養之素者不能有前賢嘗愛曉日都門
道微凉草樹秋之句蓋清秋蕭爽之景謂之如在
目前句中初不盡言也今人多不識此意

溫公恬退

溫公無子又無姬妾裴夫人既亡公常忽忽不樂

坐獨樂園讀書危坐終日常作小詩書樑間云暫
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其回人簡有云草妨步則
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
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

范文正妓詩

吹劍錄載范文正喜妓籍一小鬟既去以詩寄魏介
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常有
別離恨已托春風幹當來介買送公王荊公曰情
之所鍾正在我輩以范公而不能免慧遠曰張衡
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淵明作閑情賦蓋尤物

能移人情蕩則難反故防閑之

荊公押而字

荊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黯然消魂
唯別而已分韻時客與公八人荊公子美聖俞平
甫老蘇姚子張焦伯強也時老蘇得而字押談詩
究乎而荊公乃又作而字二蘇采鯨抗波濤風作
鱗之而蓋用周禮考工記旊人深其爪出其目作
其鱗之而（注之而頰頷也）又云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
傲兀何賓客兩忘我與而最為工君子不欲多上
人王蘇之憾未必不稔於此

王攺杜詩

杜少陵宿龍門詩有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爲閱黄魯直對衆極言其是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

荆公范雎詩

王荆公詩范雎相秦傾九州一言立斷魏齊頭世間禍故不可測簣中死人能報仇以報仇爲禍故不可測可見荆公之心然其言警策不可以詩論

荆公譏退之

荆公譏退之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第二句用退

之爲陳言之務去末句全用其贈崔立之詩語蓋退之所以訓立之者以立之雖豪于文而往往蛟螭雜螻蚓所以謂其無益而費精神耳豈謂文章無補於世哉荆公之言亦無忌憚矣

清談專罪

劉後村詩云興亡畢竟緣何事專罪清談恐未公此名言也

以詩見用

石林詩話劉季孫初以殿直監饒州酒王荆公提刑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云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問知是季孫作大稱賞之適郡學生持狀請差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珊瑚鉤詩話盧秉侍郎嘗爲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糶黄梁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見而稱之立薦于朝不數年登貳卿

按范成大吳郡志曰盧秉本德清人父革舉神童累官太子賓客退居于吳遂爲吳人秉元豐中爲發運使每歲上計必請還鄉省侍後帥涇

原懇乞歸養手詔慰勉時以爲榮

張舜民詩文

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途中作詩曰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砍作薪他日玉關歸去後將何攀折贈行人青岡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山山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爲李察（一作寀）所奏貶郴（一作梆）州監稅舜民云官軍圍靈州不下粮盡而返西人城上問官軍漢人兀捺（一作㮈）否答曰兀捺城上皆笑兀捺者慚愧也

觀燈詩

宋有公主七歲而薨親送殯宮歸路悲甚命宮門外再設祭各用祭文王岐公珪度起艸不及乃就馬上自書祝版云惟主如冰如雪如花如月豈期冰消雪化花殘月缺於乎哀哉尚享皆服敏捷得体後在相位御楼觀燈同列謂公云上或索詩用甚故事公云只是鰲山鳳輦同列以為然消進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楼寶扇開五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霑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材一曲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時高麗貢正旦禮物中有紫霞杯五色琉璃盞也是夕上用進酒同列始服

曾子固能詩

彭淵材謂曾子固不能詩非也常考子固有多景楼詩云欲收佳景此楼中徙倚闌干四望通雲亂水光浮紫翠天含山氣入青紅一川鐘鼓淮南月萬里帆檣海外風老去衣襟塵尚在祇將心目羨冥鴻此詩既不落浮靡而又不枯寂清逸高古何讓作者可謂不能詩耶又曾南豐有錢塘上元夜詩符侍燕席詩云月明如畫露華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楼臺浸遠空白髮蹉跎歡意少強顏猶入少年叢又云金輿馳騁屬兒曹夜半喧闐意氣豪明月滿街流水遠華燈入望衆星高風吹玉漏穿花急人倚朱闌送目勞自笑低心逐年少秖因前事撚霜毫僧惠洪覺範亦有京師上元詩云及時膏雨已闌珊黄道春泥曉未乾白面郎敲金鐙過紅粧人揭綉簾看管絃沸月喧和氣燈火燒空奪夜寒咫尺鳳楼開雉扇玉皇仙仗紫雲端按覺範江西筠州人淵材姪附名曾子固不能詩之說然其詩頷聯無恥甚矣較之唐僧但願鶴生四翼[illegible]著雙襦之說此尤可責宜其坐罪還俗也

劍鶴聯句

[illegible]鶴聯句范文正公仲淹在海陵時與歐靜滕宗諒劍鶴聯句皆屬對森嚴造語雅健當時已為難得寶元二年石曼卿與滕集于閣下始得其倫乃用唐楷法書以附九華書堂厥後代為名人題跋近讀歐文忠公外集內載此詩乃知歐非歐靜也曼卿真宗時已死何謂寶元年書劍聯句曰聖人制神兵以定天下厄范　蚩尤發靈機干將構雄績歐　橐籥天地開鑪冶陰陽闢滕　南帝輸火精西[illegible]

金液歐炎炎崑崗焚歐本作瑩洶洶洪河擘范雷霆洶
怠氣日月淪精魄勝神氣不在大錯落就三尺有
浮靈溪泉横磨太山歐本山作行非石歐雌雄威並立書
夜光相射范提携風雲生指顧烟塵寂勝竪剛正
入心耿介志士跡歐初疑成夏鼎魑魅亡所適勝
又若引吳刀犀象謂抄本謂作淵是無隔勝抄本原無夏鼎吳刀二句止
曰犀勝歇已烏犀象淵無隔今從歐本作截波虬尾滑脫浪鯨牙直穎
氷挂斷崖歐本作陰雷皎月垂歐本作乘非孤隙歐河角起
彗[illegible]歐本作非雲鏵露秋碧范曉鐔星斗躔歐本作爛夜
匣[illegible]歐本作龍非宅歐舞酣霰雪囬弾佼球琳擊勝

[illegible]水光賦刮湘江歐本作山非色青蛟渴雨瘦素
尫蟠霜脊歐清音鏘以鳴寒姿堅且澤范鬼類妄
影響依黨摧肝膈歐一日會神武四海屠兕逆虜
王奉天討商郊千里赤楚子揚軍聲秦抄本作晉非師
萬首白范祥輝貫吳越殺氣横燕易歐爲君斷巨
鰲四極可指畫爲君決長雲三辰乃歐本作燭煥赫范
無使化猿翁辱我爲幻惑無使暴虎人屈我衆讐
敵勝尊嚴漢冠歐本作倪非冕左右舜下風歐功成不
可留延平空霹靂范鶴聯句曰上清歐本作霄非隱
氣錚比千年禽范幽閒靖節性孤高伯夷心歐

湛有仙姿鈞韶無俗音范目流泉客珠翅重羽人
衿勝毛滋月華淡頂粹霞光深歐騰漢雪千仞歐本
作丈照溪霜半尋范纖啄礪青鈇修脛雕碧琳歐岩
抄本作雲棲小鷄樹澤飲畢牛涔勝鸞鳳自塤篪燕雀
徒商參范獨翹聳瓊枝群舞傾瑤林歐病餘葭露
零歐本作雲叚夢警歐作迴松風吟勝靜嫵鸚鵡言高笑
鴛鴦淫范金精冷澄徹玉格寒蕭森潔白不自持
腥羶非本作無所任勝稻粱不得已蟣虱胡爲侵范
風流超縞素雅淡絶規箴歐天地憶鵬遊雲羅傷
鴻歐本作鳳沉勝相親長道情偶見消煩襟范西漢惜

[illegible]華皓欲投簪歐南朝仰衛玠清羸疑不禁勝
端如方直臣處群誠足欽介若廉退士驚秋猶在
陰范幾誚鷹隼鷙羈韝俄見臨還嗤梟鸞貪弋繳
終就擒歐本止曰鷹鷙爲韝得梟貪或繳擒二句未知孰是也頡頏清霄垠
飄颻滄海尋歐本無此一句乘軒乃一芥空籠仍萬金勝
斥雲伴遥影冥冥越烟岑范長飈送逸響亭亭出
霜砧蓬瀛忽往來桑田成古今歐顧下虞舜作歐本
佾庭鼓舞薰風琴范二篇共六十二韻歐最爲多
也

方惟深

方惟深字子通以詩受知王荊公極蒙愛重初無一毫迎合意隱居城東故廬嘗造一圃亭不遇主人自盤桓終日因題壁間云何年突兀庭前石昔日何人種松柏乘興閒來就榻眠一枕春風君莫惜城西千古陽山色城中誰有千年宅來往何必見主人主人自是亭中客其灑落類如此

張文潛詩

張文潛初官通許喜營妓劉淑女爲作詩曰可是相逢意便深爲郎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髻窗外三更夜雨衾別宴從教燈見淚夜船惟有月知心事西芳草多相似欲望高樓何處尋又云未說情嬌如素領固應新月學蛾眉偶成密約因言笑認得真情似別離尊酒且傾濃琥珀淚痕更著薄胭脂北城月落烏啼後便是孤舟腸斷時

楊次公

錢穆尹天府遇生日楊次公作小詩併畫老子出關圖以獻曰秘藏函谷關中子將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鬚眉如此老却教尹喜羨長年

張三影

張先字子野吳興人也高齋詩話以其詩有浮萍斷處見山影雲破月來花弄影隔墻送過鞦韆影人目爲張三影後山詩話又攷後二影謂簾壓捲花影墮絮輕無影人皆不知盖因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張三中盖能道心中事眼中景意中人也公曰我張三影也遂舉後山者言之但原詞尚多數字因詞也後高齋謂前三影亦佳遂著之二者較之似不如公自舉者又見石林詩話云子野能文章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年八十餘猶蓄聲妓東坡有聞其買妾時八十五詩以戲之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十鬢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乎生謀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全篇用張姓故事乃戲言耳若歐陽公誌其之子野乃博州人偶然同時同名同字故誌所言適與三影爲人不同前乃天聖八年進士後乃天聖三年進士

以詩譏人

宋方主好以詩譏人一日宋庠宴於平山堂主談詩不已偶見野牛就木揩癢宋因曰野牛恃力狂揩癢有客對曰妖鳥啼春不避人主幾與歐不久主有遣坐之禍又宦客陸某出言無忌一日與客同

宴偶爾聞蟬使客咏之客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
露從來是稻粱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螳
螂自是其人少跳後乃語終于思近多此輩不以
陸爲法方爲詖辭不什也

古詩妄改

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使不佳孟蜀
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裡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
金不忿錢唐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
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
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咏柳而貶松唐人所

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

九僧詩

宋時詩僧最多如祕演惟儼參寥善權輩皆與歐蘇
秦黃石曼卿友善故名重一時又有九僧者同出
一時歐陽公嘗慕之云集已亡溫公詩話止載其
名考其詩皆學賈島周賀故談釋子者以九人爲
倡瀛奎律髓中多載其詩今皆擇詩一首并地以
補其集以見九僧之名也劍南希晝送可倫赴廣
西轉運凌使君見招云別語畏殘漏心懸瘴海邊
回期無定日去路極遥天濃霧沉山郭寒沙漲隰
田幾宵尋使府清語簇朋賦金華保暹早秋閒寄
宇昭云窗虛花籟切微凉生深院無人語長
松滴雨聲詩來禪外得愁入靜中平遠念西林下
相思合慰情前遊文兆宿西山精舍云西山乘宿
興静檻夜寥心一徑杉松老三更雨雪深草堂僧
語息雲閣磬聲沉未遂長栖此雙峯曉待尋天台
行肇郊居吟云静室簾孤捲幽光墜露多徑寒杉
影轉窗晚雪聲過茗味石泉合鑪香竹霧和遥懷
起深夕舊寺隔滄波貴城惟鳳弔長禪師云霜鐘
侵漏急相弔晚悲濃海客傳遺偈林僧寫病容嫩

泉流落葉定石集鳴蛩回首雲門望殘陽下遠峰
淮南惠崇訪楊雲卿淮上別墅云地近得頻到相
携向野亭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望久人收釣
吟餘鶴振翎不愁歸路晚明月上前汀江南宇昭
幽居即事云掃苔人迹外漸老喜深藏路僻閒行
遂春時晝眠長餘花留蛺蝶幽艸戀殘陽静日空
林下孤禪念石霜峨眉懷古寺居寄簡長云雪花
東山寺山深少往還紅塵無夢想白日自安閒杖
履苔痕上香燈樹影間何須更飛錫歸隱沃洲山
沃洲簡長送僧南歸云漸老念鄉國先歸獨羨君

吳山全接漢江樹半蔽雲振錫林烟斷添瓶澗月分重栖上方定孤鴈雪中聞

詠菊

陳無已九日詩人事自生今日異寒花秖作去年香鄭谷十日菊詩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陳詩于菊無誇而鄭詩無貶人之視菊直緊其時焉耳當其時則重之而非爲其有所加過其時則否而非爲其有所損也噫亦可歎耳東坡小詞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達者處世盍於是求之其心休休何歉之有

鴻門宴篇

謝皐羽晞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以宋視之予尤愛其鴻門宴一篇天雲屬地汗流宇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爲楚中有楚人爲漢舞鵰鶚浮光雌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生亦當心服李賀集中亦有鴻門宴一篇不及此遠甚可謂青出于藍矣元楊廉夫樂府力追李賀亦有此篇愈不及皐羽矣其他如短歌行秦淮没日如没鶻白波搖空溼弦月舟人倚棹商聲發洞庭朧木如朧髮建業水云太白如月魚腦減武昌城頭鼓鼕鼕海上曲云水苍生雲起如葑神龍下宿藕絲孔明河篇云牽牛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秋艸婺女城頭玩月華星君塚上無啼鳥俠客吳歌云潮動西風吹杜荆離歌入夜斗西傾佽飛廟下蛇含艸青拭吳鈎入匣鳴效孟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律詩如[illegible]花殘楚水烽火到交州夜氣浮秋井陰花冷碧田山鬼下茅屋野鷄啼芋蘿戍近風鳴柝江空[illegible]船[illegible]通燈下索鄉夢戍邊回柴關當太白樂

氣近樵青暗光珠母徙秋影石花消下方聞夕磬南斗挂秋河雖未足望開元天寶之藩墻而可以振長慶寶曆之上座矣集中皐羽手抄濕字多作溼蓋从古字溼之省也予嘗歷格載漢碑有此字觀者弗識或改爲汯非

洛春謠夜歸曲

劉須溪所選古今詩統亡其辛集一册諸藏書家皆然予於清南偶得其全集然其所選多不恢人意可傳者止十之一耳集中皆宋人詩無足採取獨司馬才仲洛春謠曹元寵夜歸曲尚有長吉義山

之遺意今錄于此洛春謠云洛陽三月多春風銅駝陌上桃花紅高樓叠柳綠相向綃帳金鶯香霧濃龍裘公子五陵客拳毛赤兔雙蹄白金鈎寶玦逐飛香醉入花叢惱花魄青蛾皓齒別吳倡梅粉粧成半額黃羅屏綉幙圍寒玉帳裏吹笙學鳳凰細綠團紅𣱡烟濕車馬騑騑雲櫛櫛瑣葢杯深琥珀濃鴛鴦枕鏤珊瑚澁吹龍笛歌白苧蘭席淋漓日將暮君不見灞陵岸上楊柳枝青青送別傷南浦夜歸曲云飢烏啞啞啼暮寒回風急雪飄朱閣瑣窓綉闥艷紅猷画幙金泥揺彩鸞吳粧秀倚[illegible]眉綠能唱襄陽大堤曲酒酣橫管咽孤吹吹裂柘亭傲霜竹遠空寒雪渾不動老狐應渡黄河凍[illegible]囲微睒入江梅何處荒榛挂么鳳歸來穩跨青[illegible]錢貂茸擁鼻行翩翩籠紗寄炬照飛霰十二玉樓人未眠

疑冢詩

曹操疑冢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盡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屍陶九[illegible]

爲此言詩之斧鉞

鸚鵡詩

宋高宗養鸚鵡数百能言高宗問其言思鄉遂遣中貴送還隴山後数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相公何來使臣曰自杭州來鸚鵡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艸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聞啼鳥猶在枝頭念上皇

宗岳全才

宗岳二公以忠節戦功冠於南宋戎馬倥偬筆硯想無暇也予嘗見宗忠簡石刻華陰道二絕云烟滿晃白初疑雪日映斕斑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嶮樹絲如織映人家又云菅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岳公湖南僧寺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唐之名家不過如此嗚呼二公其可謂全才乎

高似孫詩

吳雲壑琚守居父留守建康高踈寮似孫投徼倖道出金陵投以詩曰四朝遲遇鬓微絲多少恩榮世不知長樂花深春侍宴重華香煖夕論詩黄金嚴

泄無心愛古錦囊歸有年許一笑容陪珠履客看
臨古帖對梅枝公之客曰儲用項安世周師稷劉
翰王輝王明清晚得王大愛輟子姪官授之凡游
從皆極一時之彥公他無嗜好居近城與東樓平
光皇爲書扁以賜不名其名而名其官樓下設維
摩榻尤愛古梅日臨鍾王帖以爲課非其所心交
者迹不至此高氏獨徜徉于此故落句及之

真西山

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于湘江亭作詩勉之曰
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旣以脂膏供

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
知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可
謂愛民之念深矣邑宰皆爲感動

林和靖梅詩

林和靖梅詩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草
航紀談云黃昏以對清淺乃兩字非一字也月黃
昏謂夜深香動月爲之黃而昏非謂人定時也坡
詩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宋人梔子
花詞惱人惟是夜深時亦是此理乎管有詩云睡
屛殘夢暖香中花氣熏人怯曉風亦與此意同然

覺民云曾見唐人江爲詩有竹影橫斜水清淺桂
香浮動月黃昏不知和靖意見偶到抑亦愛其句
取以咏梅但謂日斜爲黃昏非是梅花盛開其香發
於四鼓後月色皆當午時黃昏正此時已五鼓
矣非獨此花爲然應有香之花皆然蓋晝午後陰
氣用事而花斂藏香夜午後陽氣用事而花敷
蕊散香耳以此知黃昏乃夜深也

皂蓋詩

嘉定癸酉臣寮奏請禁止都城青蓋兩學供以皂蓋
出入而天府又復禁止忽有外郡恭學士人入都

不知所禁被獲入公府士人乞供對以詩曰冠蓋
相望古所然易青爲皂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蓋
何不多多出賞錢州府遂决捕人而遣之然皂蓋
終非中都所能用者

僧詠漁翁

賈似道當國時一日居湖山有蜀僧徘徊其側賈問
汝何僧也對曰詩僧賈見湖中漁翁遂命詠之僧
請韻賈以天字爲韻僧應口曰無魚少酒錢
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蓑衣當又恐明朝是
雨天此詩艸木子之所紀惜不原其意也僧敢徘

徊賈側是蓋隱於僧而有爲爲之者作詩非諷乎
第一句是言朝廷乏人二句是擬已可用三四句
是欲仕而又恐蒙蔽不知耳今直述其辭而不言
其蘊藉之意亦何膾炙人口然其書亦多好詩借
事爲國忌者不刻

楊伯子題祠像

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鋤抑豪強牧愛小民治聲
赫然郡士相與肖像于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
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陞浙東節度將行辭先聖禮
畢命取所祠畫像題其上曰面有憂民色天知報

國恩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跡誰能
辨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捲藏而行當
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
不成林

僧題草鞋

有僧住山或謀擯之僧乃挂草鞋一雙于方丈前題
詩云方丈前頭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
底從來闊未必枯髏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
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路費貯
以一篋鑰置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

日日若促裝者又聞昔有京兆尹不携家唯奬從
一擔每晨起則綴帳捲席俟晚則洗鉢收筯以挂
棒繫瓶綴于廳事前常若逆旅將行者然擊搏豪
強禁抑官寺悉無所畏予在太學館一貫人之門
一月市薪六百貫有卒微哂曰朝士今日不知明
日事何乃買柴六百貫乎予因嘆士夫之尤反不
如此卒者

宋詩禁

宋寶慶中史彌遠廢立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
江湖詩人與善者則刊江湖集以售有劉後村詩

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蓋哀濟邸
而誚彌遠也本用劉屏山汴京即事詩曰空嗟覆
鼎誤前朝骨朽人間罵未消夜月池臺王傅宅春
風楊柳太師橋之句又敖臞庵陶孫爲太學生時
以詩慟趙忠定丞相之死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爲
孫所作韓侂冑下吏捕之二公遂俱得罪詩學因
是以禁此諸家傳記之說也昨見齊東野語又云
當時李知孝爲言官與曾極有隙欲坐罪無由會
江湖集中有極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
亂時多又改秋雨春風爲極詩并刊之予意刊集

或不可改名劉某亦難于劾也不知公謹相近當
時何以言之想即嫁陶孫之意聞之不深察爾

竿伎詩

石林詩話載晏元獻題竿伎詩書于中書廳壁云百
尺竿頭裊裊身足跟騰挂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
否抱甕區區亦未貧荊公他日復書一詩于後云
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何
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但記二詩不言所以予以
二詩正見晏乃質實而王好更張者也二公心地
即此占知矣又韓侂胄見弄傀儡爲土偶負小兒

者名爲迎春使姪賦之姪曰脚踏虛空手弄春一
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俱爲陌上
塵韓不久禍作宋趙南仲以誅李全功見忌于鄭
清之史探每左右之得罟于朝其後恢復事起遂
分委邊面起鎮之日朝紳餞之適有呈竿伎者曾
亞賦詩云又被鑼聲催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
君着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後師果敗皆詩
讖也然曹韓二首其結皆有晏意但各用事不同
韓詩題雖非竿伎其義一也然實得幾諫之情惜
不知名耳

竿戲詩

近日有人作竿戲詩曰人皆歡喜上高竿上去難[illegible]
下亦難若到上頭須把捉幾多人在下頭看此即
宋人諷賈似道詩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
肩難同意

楊太后宮詞

瑞日曈曨散曉紅乾元萬國珮丁東紫宸北使班纔
退百辟同趨德壽宮元宵時雨賞宮梅恭請光尭
壽聖來醉裏君王扶上輦鑾輿半仗點燈回柳枝
挾雨握新綠桃蕊含風破小紅天上春光偏得早

嵳峩宮殿五雲中溶溶太液碧波翻雲外梅臺日
月間春到漢宮三十六爲分和氣到人間曉窗生
白已鶯啼啼在宮花第幾枝烟斷獸爐香未歇曲
房朱戶夢回時一簾小雨怯春寒宮禁深沉白晝
閒滿地落花紅不掃黃鸝枝上語綿蠻上林花木
正芳菲內裏爭傳御製詞春賦新翻入宮調美人
群唱捧瑶卮海棠花裏奏琵琶沉碧池邊醉九霞
禁籞融融春日靜五雲深護帝王家後院深沉景
物幽奇花名竹弄春柔翠華經歲無遊幸多少
臺殿不修天中聖節禮非常躬率群臣上壽觴

子捧盤仍再拜侍中宣達近龍床水殿勾簾四面
風荷花簇擁照人紅吾皇一曲薰弦罷萬斛泠泠
觧愠中鏡挺翠鄉忘憂艸夾道紅葵安石榴御水
一泓清澈底晚涼時汎小龍舟薰風宮殿日長時
淨遝天枕一局棋國手人人饒處着須知聖算出
新奇宮殿鈎簾待水出時當庚伏熾炎蒸翰林學
上知誰直今日傳宣與賜冰雲影低涵柏子池秋
聲輕度萬年枝要知玉宇涼多少正在觀書乙夜
時瑣窓宮漏滴銅壺午夜驚回落井梧風遞樂聲
來玉宇日移花影上金鋪涼生水殿樂聲悠釣得

金鱗上御鈎聖德至仁元不殺指揮皆放小池頭
涼秋結束鬪尖新宣入毬場尚未明一朵紅雲黃
蓋底千官下馬起居聲秋高風動角弓鳴臂健常
嫌手力輕玉陛纔傳看御箭中心雙中謝恩聲恩
賢夢寢過商宗右武崇儒治道隆總覽權綱求治
理群臣臧否晰屏風用人論禮見宸衷賞罰刑威
合至公天下監司二千石姓名都在御屏中家傳
筆法學光堯聖草真行說兩朝天縱自然成一體
謾誇虎步與龍跳泛索坤寧日一羊自從正位控
辭章好生躬儉超千古風化宮嬪只淡粧擊鞠由

來豈作嬉不忘鞍馬是神機擅韝絕尾施新巧背
打星毬一點飛宮槐映日翠陰濃薄暑應難到九
重節近賜衣爭試巧縧絲新樣起盤龍角黍冰盤
飣釘裝酒闌昌歜泛瑤觴近臣誇賜金書扇御侍
爭傳佩帶香一朵榴花插鬢鴉君王長得笑時誇
內家衫子新翻出淺色新裁艾虎紗簾幙深深四
面垂清和天氣漏聲遲中宮閣裏催繅繭要趁親
蚕作五絲歲歲蚕登麥熟時密令中使視郊圻歸
來奏罷天顏悅喜阜吾民鼓玉徽小樣盤龍集翠
裘金羈緩控五花騮繡旗開處鈞天奏御棒先過

第一籌右詞予家所藏後有洪武己未凌雲翰跋
跋云宮詞五十首乃寧宗后所書有印辛未坤寧
秘玩六字與臣杜思忠摹刻六字今亡二十首他
日得其全補之按宋史楊后涉書史知古今此詞
爲后所作無疑但理宗子書毋詩不應用秘玩圖
書而幸字或是辛字理宗或是寧宗也後人錄訛
凌氏亦欠跋明耳今併錄之於藁嗚呼此詩在元
已亡其半今不錄出淹沒必矣并記凌雲翰字彥
翀錢塘人任湖市元之貢士也

張巡傳養鴿詩

近有以張巡傳糊窓者或題云坐守睢陽當豹關江淮賴此得全安至今清史雖零落猶堪糊窓風一面寒宋高宗宮中好養鵓鴿太學諸生題之曰鵓鴿盤旋繞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取南來鴈沙漠能傳二聖書

汪水雲詩

宋季琴士汪水雲者工于詩詩皆清麗可喜杭城破其詩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咲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洒淚濕鈴鸞童兒眹遣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須遣嫁呼韓題王導像有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洒新亭聞水雲後從謝后北遷老宮人能詩者皆雲水指教或謂瀛國公喜賦詩亦雲水教之也

鄧剡辯贊詩

鄧中齋諱剡字光薦又字中甫廬陵人宋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字行著其所賦鷓鴣辭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牸馱天長地濶多網羅南音漸少非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贊文丞相像有曰目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又贈文丞相二詩云秋氣曉正烈客衣早知寒把衣不能別更盡此日權出門一萬里風沙浩漫漫豈無兒女情爲君涕汍瀾百年曾有盡千載無餘歎明明君臣義公獨爲其難願持丹一寸寫入青琅玕當有撫卷人孤燈起長嘆又云嗟予抱區區宿昔同里閈過從三十年知心不知面患難忽重逢家亡市朝變哭戰蹈海餘

踴躍南冠殿劇談泥途際握手歎馬倦依依斯文意苦恨十年晚管仲偶不逢隨世本非願靈胥目未抉端欲詣所見及茲萬里別一夕腸百轉餘生諒須臾孤憤横九縣厥幾太尉事萬一中丞傳又有有過宋行宮二詩尤慷慨悲愴讀之慘然文丞相爲叙其東海集贈之詩甚多載文山集中及丞相在燕獄又有寄中甫詩云久要何落落末路重依依一死矣煩公傳北方人是非蓋以身後托之今督府諸忠義傳出光薦撰在宋史

詩嘲

宋亡後北客詠詩云當日陳橋驛裏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出癸辛雜志）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五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六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詩話門

詩話類二

詠牛

許國師詠牛應制逸足還同驥奇毛自偶麟欲知花跡遠雲影入天津

懷鄉

太白渡荊門詩云仍連故鄉水萬里送行舟送人之羅浮詩爾去之羅浮予還憩峨眉又淮南卧病懷寄蜀中趙徵君甤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皆寓鄉懷之意趙甤梓州人字雲卿精於數學與李白齊名蘇頲薦西蜀人才疏云趙甤術數李白文章宋人注李詩遺其事并附見焉（圖經云甤漢儒趙賓之後鹽亭人屢徵不起所著有長短經）

王維詩

王維詩膾炙人口者多矣即當時擅名藝苑者或用其意或用其語殊不以為嫌如維云猿聲不可聽莫待楚山秋孟浩然亦曰清猿不可聽沿月下湘流又維云雲黃知塞冷草白見邊秋耿湋亦曰白

草三冬色黃雲萬里愁他如憐君不得意况復
條新劉長卿憐君不得意川谷自逶迤維露見見
三吳方知百城貴韓翃亦云項過小丹陽應知百
城貴維為咨黃金盡還家白髮新宋唐庚桂玉黃
金盡風塵白髮新維豈學書生輩窓前老一經譚
用之莫學區區老一經維拔劍已斷天驕臂控鞍
共飲月氏頭黃山谷幄中已斷匈奴臂車前更飲
月氏頭維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画師而白氏長慶
集房傳往世為詞客王道前身應画師又實用其
詩與字也

王摩詰詩今所傳僅六卷如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
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二首見於洪覺範天
厨禁臠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二句見于董逌
畫跋而本集不載則知其詩遺落多矣

王維好佛故字摩詰性致高遠得宋之問輞川別業
山水絕勝清涼寺地也維有詩名然好竊取人句
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此英華集中詩也漠
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此李嘉祐所作
但增漠漠陰陰四字

王維諷諫

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
辯者相侶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
從其諷觀說苑及晏子春秋所載以諷而從者不
可勝數蘇洵作諫論欲以儀秦之術而行逢于之
心是或一道也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
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揚子校獵得之寻嘗愛王維
溫泉寓目贈韋五郎詩云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州
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遶碧澗翻從玉殿來
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
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州

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離宮矣
此言可謂肆而隱奢麗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臺
之費比之可謂反而諷末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賦
則其諷諫可知言之無罪聞之可戒得楊雄之旨
者其王維乎

因詩減死

天寶末群賊陷兩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黃門宮嬪樂
工騎士每獲數百人以兵仗嚴衛送於雒陽至有
逃於山谷者而卒能羅捕追脅授以冠帶祿山尤
致意樂工求訪頗切于旬日獲梨園弟子數百人

群賊因相與大會于凝碧池宴僞官數千人大陳御庫珍寶羅列於前後樂既作梨園舊人不覺歔欷相對泣下群逆皆露刃持滿以脅之而悲不能已有樂工雷海清者投樂器于地西向慟哭逆黨乃縛海清於戲馬殿支解以示衆聞之者莫不傷痛王維時爲賊拘於菩提佛寺中聞之私成口號誦示裴迪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裡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以此詩得滅死論 明皇雜錄

遣妻詩

顔魯公爲臨川內史澆風莫競文教大行邑有楊志堅者嗜學居貧山妻厭其饘臛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琹書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尚嫌溪谷晴山妻不信出身遲金釵任意撩新鬢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嫁顔公按其妻曰楊志堅素爲儒學徧覽九經篇咏之間風味可取愚妻覩其未遂有別離之心王歡之廩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矣決責二十

不許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二十匹米二十石使署隨軍歷事仍令遠近咸知江左十餘年來莫有棄其夫者

賦長歌

李泌年九歲賦長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而獨戒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也藏器于身古人所重況童子耶但當爲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之爲妙爾後爲文不復自言嘗以直言諷九齡九齡感悟乃呼小友

賦柳譏楊

李泌幼警敏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心憔悴國忠訴于帝帝曰賦柳譏卿則賦李者爲譏朕可乎

伍喬

伍喬張垍少相友善張爲翰林學士眷寵優異伍爲歙州通判作詩寄張戒去僕曰張遊宴時投之一

日張與僚友延郊會燕歡甚僕投詩詩云不知何處好消憂公退携壺即上樓職事久參侯伯幕夢魂常遶帝王州黃山向晚盈軒翠黟水含春遶郡流遥想玉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遊得詩動容久之爲言于上召還爲考功員外郎

寄内詩

宋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于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淹雅滔召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内詩援筆立成詞曰蓮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

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着迴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荅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歸

一字行

洛州送韓中丞之湖州口號云當年意氣結羣英幾度朝迴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盡兩人相對洛陽城

生公講堂詩

禹錫生公講堂詩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亭山谷須溪皆稱其可字之妙按佛祖統紀載宋文帝大會沙門親御法筵食至良久衆疑日過中僧律不當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乃曰白日麗天天言可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禹錫用可中字本此蓋即以生公事詠生公堂非杜撰也彼言白日可中變言明月可中尤見其妙

劉禹錫詩

元和以後詩人之全集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爲第一其詩入選及人所膾炙不下百首其未經選全篇如棼絲瀑云飛流透巖隙噴洒如絲棼合疊

迎初旭翻光破夕曛餘波繞石去碎響隔溪聞却望瓊沙際逶迤見脉分樂府絕句云大艑高帆一百尺新聲促柱十三絃揚州市裡商人女來占西江明月天詠硯云烟嵐餘斐亹水墨兩氤氳好與陶貞白松窗寫紫文詠鸚鵡贈云鸚能語多情春將天欲明始逢南陌復集東城林疎時見影花密但聞聲營中緣催短笛樓上欲定哀箏千門萬戶垂楊裏百囀如簧烟景晴五言摘句如桃花迷隱跡棲葉愍忠貞又殘兵疑鶴唳空壘辨烏棲又路塵高出樹山火遠連霞又登臺吸瑞景飛步翼神

颷詠花云香歸陶令宅豔入孝王家園景云傳粉
琅玕節薰香茁菩提櫚花褶色好桐子藥丸成妓
席云容華本南國粧束學西京月落方收鼓天寒
更𢆯笙七言如中國音流讓皇象北朝文士重徐
陵又桂籟雨餘多鶴跡茗團晴望似龍鱗又連檣
估客吹羌笛盪槳巴童歌竹枝又眼前名利同春
夢醉裏風情敵少年又野草芳菲紅錦地遊絲撩
亂碧羅天又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
又三花秀色通春幌十字春波繞宅墻又海嶠新
辭永嘉守夷門重見信陵君又水底遠山雲似雪

橋邊平岸草如烟又外集有觀舞一詩云山雞臨
清鏡石燕赴遙津何如上客會長袖入華裀體輕
若無骨觀者皆聳神曲盡回身去層波猶注人宛
有六朝風致尤可喜也劉全集今多不傳今錄其
尤者于茲

劉禹錫跋牛僧孺文

牛僧孺赴舉之秋每為同袍見忍皆投贄於補闕劉
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且曰必先輩期至
矣雖拜謝礙絲膽悚怏歷三十餘歲劉轉汝州
僧孺鎮漢南枉道進謁信宿酒酣直筆以詩論之

劉承詩意才悟往年改牛文卷因戒子咸佐丞雍
等曰吾欲成人之志豈料為非況漢南尚書高識
遠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為公孫弘所夷嵇叔
夜身死鍾會之口是以魏武戒其子云吾大忿怒
小過失慎勿學焉汝輩修進守中為上也僧孺詩
曰粉署為郎四十春向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
昇沉事且鬪樽前見在身珠玉會成從咳唾山川
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
禹錫詩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
見相如成賦日後為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

久幸喜春光語笑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
拂埃塵牛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
焉（宰相三朝主以升降百司）於是移日夕方整前驅（出雲溪友議）

苦吟

孟浩然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
甕皆苦吟者也（詩源指訣）

孟浩然詩

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
字有擬補者或作醉或作賞或作泛或作對皆不
同後得善本是就字乃知其妙唐李鄴詩聞說故

圃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古樂府馮子都詩有就我求清酒青絲係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鱠鯉魚則前人已道破矣

皮日休稱孟浩然佳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予嘗疑今集中無此首後見晁公武讀書志與諸名士集秘省聯句云云其實不在集中也

孟浩然詩艸堂時偃曝蘭枻日周旋偃曝謂偃卧曝背也用文選王僧達寒榮共偃曝之句今刻孟詩不知其出處改作掩瀑可笑而謬者猶曰詩刻必去注釋從容咀嚼真味自長此近日強作解事小

兒之通弊也蓋腸中有物乃可言咀嚼而出真味若空腸作雷鳴而強為憂齒之狀但垂飢涎耳真味何由嘗哉

朮序

皮日休詩明月半窗抄朮序清泉一掬授芝圖朮曉朮序後讀道藏仙經載紫微夫人撰朮序始知有據

千石魚

前漢貨殖傳水居千石魚陂（波讀為陂）言餐魚一歲收千石唐皮日休釣侶詩一斗霜鱗換濁醪注云吳中

賣魚論斗酒乃論斤

鯉魚詩

貞元中有周存者性喜放生嘗放一鯉魚戲為詩極佳陸贄稱之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試題為白雲向空盡詩既成苦於無結忽憶鯉魚詩因改二字云倘若從龍出還施潤物功遂得通籍（林下詩談）

藥樹

元微之詩云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唐宣政殿為正衙殿廷東西有四松松下待制

宮立班之地舊圖至今尤存

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閤日次對官班退立于東階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為待對官立位去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置人心腹況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以後坐朝衆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之事宜停

醉翁

白樂天詩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伴醉翁醉翁
樂天以自謂歐陽公滁州之號不知先此已有人
白太傅之詩亦可稱詩史唐人旬休事他小說皆不
載獨長慶集有之其郡齋旬假命宴呈坐客示郡
僚詩云公門日兩衙門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
以會親賓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況為劇郡長
安得閒宴頻下車已二月開筵始今晨初點軍廚
突一拂郡榻塵既備獻酬禮亦具水陸珍萍醅箬
溪醑水鱠松江鱗侑食樂懸動佐歡妓席陳風流
吳中客佳麗江南人歌節點隨袂舞香遺在茵清

奏凝未闋酡顏氣已春眾賓勿遽起群僚且逡巡
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
民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此詩亦自情真語[illegible]
其初到郡坐呈吳中諸客云待還公事了亦擬樂
吾身
又宿湖中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腳太湖心
況太湖寄微之詩云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
皓月中
又夜游西武丘寺落句云搖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
自注云容滿蟬態十妓從遊也香花助羅綺鍾梵
避笙歌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
少亦非多觀此諸詩白太傅可謂無隱情矣雖由
當時法網疎濶亦足以見白傅之誠心直道故白
公所至皆有惠政蘇杭二郡至今尸而祝之今之
守郡者一有于此則論者交至矣
白太傅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為詩曰君若
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明姝蓋用愛妾換馬事
白卻答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青娥不
辭便送東山去臨老無人與唱歌
又白太傅與牛相公乞箏牛贈以一詩落句云但愁

封寄去魔物或驚禪白答曰任教魔女美不動是
禪心古人風流調笑其樂如此
又牛思黯有能箏者白傅戲之曰何時得見十三絃
待取無雲有月天願得金波明似鏡鏡中照出月
中仙
又樂天好用黃紙除書字如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
除書無我名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
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是也
又蘭若二字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者切上官儀詶
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云[illegible]

安仁宅西臨子雲閣長嘯求烟霞高步尋蘭若此
又作日灼切一
又白樂天自警一詩云蚕老繭成不庇身蜂飢蜜熟
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虫虚苦辛又一
詩有所悲云猷中刀鎗多怨吼鷹遭羅弋盡哀鳴
羔羊口在緣何事闇死屠門無一聲偶閲二詩錄
之亦可以警誦者

疊體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
先紅槭槭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

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
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
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
艸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窓牖娥娥紅
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
詩云延延離又屬夬夬叛還遘喁喁魚闖萍落落
月經宿誾誾樹牆垣巘巘架庫廐参参削劍戟煥
煥銜瑩琇敷敷花披萼闟闟屋摧霤悠悠舒而安
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是也近時
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
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詩藏姓名

王荊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
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盖以文為
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嘗讀權德輿集
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身年紀信不留
弛張良自娛羆蘇則為愜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
尊每陳農取利居家類岩巘負郭射斂積忌滿麗
生嫌蕃忝恬勝智疎鍾皓月曉幌景冉霞異澗谷
永不諼山梁冀無累甸將生蘗學得展禽尚志從
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德輿已嘗為此體

賞月持杯

元白酬和千篇元守浙東白牧蘇臺置驛遞詩筒及
云有月常同賞無杯不共持其句暗合

冷淡生活

裴令公守東洛夜宴半公索聯句元白有德色有高
人自知不能加遽裂紙曰筆歌卽沸勿作此冷淡
生活元告白曰可謂全其名也

取解詩句

白樂天守杭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祜徐凝俱

王祐曰僕爲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祐曰出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傾金山寺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愕然凝獲選

厭倒元白

寶曆中楊相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旣而大宴新昌里第諸生暨元白俱在賦詩唯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白歎伏汝士醉歸曰我如今壓倒元白其詩警句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郊居詩

柳子厚從中丞過盧少府郊居一聯云蒔藥閑庭延國老開樽虛室值賢人只似稱坐客而有兩意蓋甘艸國老濁酒賢人也夢得又有藥爐燒姹女酒瓮貯賢人近於湯燁右軍矣有爲效行詩云江千食息呼扶老木末扳緣訝宛童乃古今注禿鶖一名扶老爾雅女蘿謂之宛童也又題一士人所居云但遣一枝居巧婦不殊大厦賀佳賓言集人屋危如賓客也樂天曾用巧婦對慈姑

詩家眼界

退之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長吉遙望齊州九點烟一泓海水盃中瀉之句與老杜所謂摩胸盪層雲決眥入飛鳥者是詩家何等眼界

韓退之詩

韓退之詩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或謂其以酒伴對詩人是輕詩人也予曰士大家酒伴非詩人固不可見序錄

又退之詠華山女詩白咽紅頰長眉青送僧澄觀詩伏犀插腦高頰權石鼎聯句詩序白鬚黑面長頸

而高結喉送李愿歸盤谷序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慧中驅輕裙曳長袖粉白黛綠等語皆寫真文字也

又韓退之誚東京富兒不辭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然予觀退之亦未是忘情者退之有二侍妾名絳桃柳枝張籍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又嘗有詩云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此豈空飲文字者耶

盧綸詩

李翺尚書牧江淮郡日進士盧綸投卷來謁李禮待

之置文卷几案間赴公宇視事長女及笄見文尋繹数四謂小青衣此人必爲狀頭李公聞之深異其語乃慕爲壻來年果狀頭及第纔過殿試徑赴佳娟催妝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晋會早教鸞鳳下妝楼盧上官舍迎内子入庭花開乃題詩曰芍藥斬新新栽當庭数朶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

閨意詩

朱慶餘作閨意詩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画眉深浅入時無張籍訓

曰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沉吟齊紈未足人間賞一曲菱歌敵萬金

碧紗籠

王播客楊州木蘭寺日聞鐘聲徃羅齋僧厭苦之飯後擊鐘播慚題詩壁上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鍾後二紀鎮揚州訪舊詩已碧紗籠之矣援筆續云三十年來塵土面于今始得碧紗籠今劇本作呂蒙正誤矣

李羣玉

李羣玉既解天祿之任而歸涔陽經二妃廟題詩二首曰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妝尚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曰黄陵廟前莎草春黄陵女兒茜裙新輕舟小楫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後又題曰黄陵廟前春已空子規滴血啼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李自以第三篇春空便到秋色踟蹰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爲雲雨之遊李乃志其所陳俄而影滅遂禮其神像而去重涉湖嶺至于潯陽太守

段成式素與李爲詩酒之友具述此事段因戲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羣玉題詩後二年乃逝於洪州段乃爲詩哭之曰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横唐突世喧喧明時不作禰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又曰曾爲黄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兒女累誰哭到泉臺　出雲溪友議

口吻生花

張祜苦吟妻奴喚之不應以責祜祜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恤汝輩　白氏金鑠錄

李賀詩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以呈爲解帶卸袍旋讀之首篇雁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忙束帶命邀之

兩頭娘子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温及第開宴汝士命營妓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綾一匹兩頭娘子拜夫人

盧肇

王鐐富有才情數舉未捷門生盧肇等公薦于春官云同盟不嗣賢者受飢相子負薪優臣致誚乃旌鐐嘉句曰擊石易得火扣人難動心今日朱門者曾恨朱門深縠闈蕩然果擢上第出抒情詩

鄭蜀賓

唐長壽中有滎陽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于上東門蜀賓賦詩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座爲之流涕竟卒於官出唐新語

劉希夷

唐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詩詞旨悲苦不爲時人所重善彈琵琶嘗爲白頭翁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此詩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歎曰此句復似向讖矣然死生由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歲爲奸人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昱撰正聲集以希夷詩爲集中之最由是大爲時人所稱出唐新語二

暖笙，

笙中有簧以火炙之樂家謂之暖笙故陸贄望贈遠詩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暖亦巧於用韵

陸暢

唐陸暢雲陽公主出降都尉劉氏朝士舉爲儐相內人以陸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之陸亦酬和六宮大喜凡十餘篇嬪娥皆諷誦之例外別賜宮錦十段楞伽瓶唾盂以賞之內人詩云十二層樓倚碧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歈入漢宮或謂內學宋若蘭若昭姊妹所作陸詶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

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出雲溪友議）

平曾

唐平曾恃才傲物多犯諱忌僕射薛平出鎮浙西投謁禮遇稍薄乃留詩以諷曰梯山航海幾崎嶇來謁金陵薛大夫髭髮堅時趋劍戟衣冠儼處拜冰壺誠知兩軸非珠玉深媿三縑卹旅途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迴首望句吳薛聞之遣吏迎還縻留數日又獻縶白馬詩曰白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出空尋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岐斜控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仔細看薛覩詩曰若不留絆行軒亦得覩其毛骨遂殊禮待之

僧靈徹

唐江西帥韋丹與東林僧靈徹忘形之契篇什唱和月四五焉序曰徹公近以匡廬七詠見寄及吟咏之皆麗絕於文圃也（即蓮花峯石鏡虎跑泉獅明水白鹿洞鐵虹橋康王廟爲）此七詠者俾予益發歸歟之興偶爲思歸絕句詩一首以寄上人詩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聞

訓曰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出雲溪友議）

孩兒詩

路德延儋州岩相之猶子也數歲能爲詩居學舍中嘗賦芭蕉詩曰一種靈苗異天然體性虛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詩成翌日傳於都會儋州坐事誅故德延久不能振光化初方就舉擢第大有詩價又爲感舊詩曰初騎竹馬咏芭蕉嘗忝名卿誦滿朝五字便容過絳帳一枝尋許折丹霄豈知流落萍蓬遠不覺推遷歲月遙國境未寧身未立至今顏巷守簞瓢天祐中授左拾遺會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領鎮辟掌書記友謙初頗禮待之然德延性浮薄驕慢動多忤物友謙稍銜之德延乃作孩兒詩五十韻以刺友謙友謙聞而大怒乃沈之黃河詩實佳作也爾後雖繼有和者皆去德延遠矣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排衙朱榻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堤衝細雨奔巷趂輕烟嫩竹乘爲馬新蒲掉作鞭罵人

鏇繫倘子採絲毫擁鶴歸晴島驅鷄入暖泉揚花
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胸挂銀咮對耳懸頭
欣蒼鶻褭袖學栢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
頻邀壽花揷將乞繡針穿寶匣拏紅豆妝奩拾翠
鈿短袍披案褥步帽戴靴韁展畫趨三聖開屏笑
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領綠荷圓鷥滴沾羅淚嬌流
汚錦涎倦書饒婭姹憎樂巧遷延弄帳鸞銷映藏
合鳳結纓指敲迎使鼓筋撥賽神絃蔗拂魚鈎動
箏催雁柱偏碁圖添路畫笛管欠聲鐫惱客初酣
嬌驚儧半入禪尋蛛窮屋尾探雀遍樓椽拋果忙

闘日藏鈎亂出拳夜分圍槽拙朝聚打鞦韆折竹
驀泥燕添絲放紙鳶互誇輪水磑相效放風旋旗
小裁紅綃書幽截碧牋遠鋪張鴿網低控射蜱弦
吉語時時道謠歌處處傳匿窓肩乍曲遮路臂相
連鬪艸當春逕爭毬出曉田柳傍慵獨坐花底困
横眠等鵲潛離畔聽蛩伏砌邊傍枝拈舞蝶隈樹
捉鳴蟬平島誇蹻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深
雪屐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逕斷
蜂穴逵階填樵唱廻深嶺笙歌下遠川壍材爲屋
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挑峻塔磚忽昇隣

舍樹偷上後池船項橐稱師曰甘羅作相年明時
方在德勸爾減狂顛

王建宮詞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詩襍之今
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予觀詩不多所知者如
新鷹初放兎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
欲鎖紅粧飛騎向前歸黄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
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内官簾外送櫻桃張
籍宮詞二首也泪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
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白樂天宮

詞也閒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帶花十年一
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詩也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凉
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杜牧之秋夕詩也寳仗平
明秋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
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
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爇薰衣麝憶得分
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
來樂府歌新曲唱着君王自作詞劉夢得魏宮詞
二首也夫人親筆又別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

事者旋加搜索續之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
爲亂真世又有王岐公宮詞百篇盖亦依托者

宮詞証誤

予首卷辯王建宮詞多襍以他人所作今乃知所知
不廣盖有建自作宮詞百篇傳其集者但得九十
首蜀本建集可攷後來刻梓者以他人十詩補之
故爾混淆予既辨其人矣尚有二首云殿前傳點
各依班召對西來入語鑾上得青花龍尾道側身
偷覷正南山鴛鴦瓦上忽聞聲書寢宮娥夢裡驚
覺是鶯王金彈子海棠巢下打流鶯未詳誰作也

所遺十篇今見于洪文敏所錄唐人絶句中然不
知其所自得其詞云忽地金輿向月陂内人接着
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過當殿教開臥鴨池畫作
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彩橋頭每年宮女穿針夜
勑賜親登乞巧楼春來曉困不梳頭嬾逐君王北
苑游走向玉階花下坐簸錢羸得兩三籌紅燈睡
裡看春雲月上三更直宿分金砌雨來行走滑兩
人擡起隱金䄎蜂鬢蟬翅薄鬆鬆浮動搔頭自有
風一度出時拋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教徧宮娥
唱曲詞暗中頭白沒人知楼中日日歌聲好不問

從初學阿誰彈棋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虚鬬著危
先打脚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宛轉黄金白
柄長青荷葉子画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
風到御床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沉山麝每回新内
中不許相傳出巳被醫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進雲
漿高殿無風扇少凉每到日中重掠鬢換衣騎馬
繞宮廊

王建被劾

唐王建初爲渭南縣尉值内官王樞密者盡宗人之
分然彼我不均復懐輕謗之色忽因過飲語及桓

靈信任中官起黨錮興廢之事樞密深憾其譏誚
曰吾弟所有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邃何以知
之建不能對故元稹以嘗有宮詞詔令隱其[illegible]
廷以爲孔光不言温樹者慎之至也及王蕭[illegible]
奏劾因爲詩以讓之乃脱其禍也建詩曰先朝[illegible]
坐鎮相隨今上春光兄長時脱下御衣偏得着進
來龍馬每教騎常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
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出雲溪友議

沙門知詩

唐元和中長安有沙門名不記善病人文章尤[illegible]

意相合之處張籍頗恚之冥搜愈切思得句曰長
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徑往誇楊乃曰此應不合
前輩意僧笑曰此有人道了籍曰向有何人僧吟
吟曰見他桃李發思憶後園春籍因撫掌大笑（出摭
言）

周匡物

周匡物字幾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二年王播榜進士
及第時以歌詩著名初周以家貧徒步應舉落魄
風塵懷刺不偶路經錢塘江乏僦船之資久不得
濟乃于公館題詩云萬里茫茫天塹遙秦皇底事

不安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郡牧
出見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傳此詩諷誦
舟子不敢取舉選人錢自此始（閩川名士傳）

李蔚

唐丞相李蔚鎮淮南日有布素之交孫處士不遠千
里徑來修謁蔚浹月留連一日告發李敦舊分遊
河祖送過於橋下波瀾迅激舟子舉篙濺水近坐
飲妓濕衣尤甚李大怒令擒舟子送于所司處士
拱而前曰因茲寵餞是某之過敢請筆硯畧抒荒
蕪李從之乃作柳枝詞曰半額微黃金縷衣玉搔
頭裊鳳雙飛從教水濺羅裙濕還道朝來行雨歸
李覽之釋然歡笑賓從皆賛之命伶人唱其詞樂
飲至暮舟子赦罪更有李嶸獻詩云雜樹烟含瑞
氣凝鳳池波待玉山澄國人久倚東關望擬築沙
堤到廣陵後果入相（出抒情詩）

沈亞之

沈亞之夢作秦穆公主挽詞云泣葬一枝紅生同死
不同金鈿墜芳艸香綉滿春風舊日聞簫處宮樓
月正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

李益詩

[illegible]之詩話云會真記隔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本
於李益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然古樂府風吹
窗簾動言是所歡來其詞乃齊梁人語又在益先
矣近世刻李益集不見此詩惟曾慥詩園載其全
篇今錄于此微風驚暮坐臨牖思悠哉開門風動
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沾階下苔幸當一
入幌爲拂綠琴埃題云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

崔魯詩

崔魯華清宮詩四首毎各精練奇麗逹出李義山杜
牧之上而散見于唐音及品彙漁隱叢語長安、[illegible]

志中各載其一而已今並錄于此其一曰門橫金鎖閒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濵紅葉下山寒寂寂溼雲如夢雨如塵其二曰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碍星邊織女機橫玉叫雲天似水滿空霜霰不停飛其三曰嶂掩金雞蓄禍機翠華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其四曰艸遮回磴絶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暧迺歌

劉賓史瀟湘舟中聽夷女唱暧迺歌云夷女采山焦

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髻粧粉紅閒歌暧迺深峽裏暧迺知從何處生當年泣舜斷腸聲翠華寂寞嬋娟沒綠篠空餘紅淚情青煙冥冥覆杉桂崖壁凌天風雨細昔人怨恨此地遺碧杜緗蕤含怨姿清猿未盡鼯鼠切汨水流到湘妃祠北人莫作瀟湘遊九疑雲入蒼梧愁暧迺楚人歌也元結集作欸乃字不同而義一此詩世亦罕傳且錄之

貫休

僧貫休詩乾坤有正氣散入詩人脾聖賢遺清風不在惡木枝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意在東溪曰花開葉落時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考之休僧姓姜氏字德隱婺州人以詩干錢鏐王頗自負傲睨不合遂入蜀有西岳集十卷蓋緇衣高流也

天醉

李商隱詩云洛陽宮殿鬱嵯峨六國樓臺豔綺羅自是當年秦帝醉不關天地有山河末兩句不可曉昌衮同論詩以爲秦帝合作天地天地合作秦帝事在張平子西京賦曰昔者天帝悅穆公而覲之享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剪諸朝正是事也曰天帝醉暴金隄隕石列仙贊

云秦穆受金策祚世之業史載秦地雨金三日金隄隕石其謂是也嗚呼天帝有時而醉耶

櫻桃詩

書籍傳刻易至訛舛如王右丞勅賜櫻桃詩總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啣殘文亂英華本作纔是蓋纔字與下句方有照應總字有何意義既經俗人一改遂傳誤至今乃知書籍中此類甚多惜無人爲之辨証

西澗詩

韋蘇州滁州西澗詩有手書刻在太清樓帖中本

獨憐幽艸澗邊行尚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盖憐幽艸而行於澗邊當春深之時黃鸝尚鳴始于情性有關今集本與選詩中行作生尚作上則與我了無與矣其爲傳刻之訛無疑

李頎詩

李頎集寄綦毋潛詩風流三梠令公香盖用荀彧事也荀彧爲中書令好熏香其坐處常三日香今徐崦西五十家唐詩李頎集中作風流三揖令公鄉盖因不知荀彧事遂改作鄉字然文義不屬又換一揖字尤可笑

璿公山池詩

五十家唐詩李頎題璿公山池片石孤雲窺色相清池皓月照禪心孤雲改作孤峯皓月改作白月夫既言片石[illegible]又免疊床架屋若白月則前無所本只是杜撰以啓後人換字之端盖唐詩爲庸俗人所改如此類甚多

杜牧之詩

杜牧之詩遠上寒山石逕斜白雲生處有人家有親筆刻在甲秀堂帖中今本作深不逮生字[illegible]

淨林寺詩

綦毋潛題淨林寺頂山禪院詩塔影挂清漢鐘聲扣白雲集本與諸選詩皆作和河岳英靈集亦取鐘聲和白雲爲警句余初疑鐘聲如何與白雲相和恐其未穩後見文苑英華作扣白雲乃知言寺之塔影挂于清漢鐘聲出于白雲則是扣于白雲之中也以形容山頂之高殊渾成勝和字

唐詩

初唐詩文移北斗成天象酒遍南山作壽杯今人皆誤作酒近盖移是活字近是死字唐人之律甚工焉以字之虛實必活作眼目豈容以死字對活字且南山之送酒原是詩意近字終無意義必爲遍無疑

徐賢妃詩

徐賢妃詩井上天桃偷面色簷前嫩柳覺身輕余曰覺字當是學字盖天桃尚偷其面色嫩柳猶學其身輕始有意味若覺字則索然矣

楊柳枝

楊柳枝即古折楊柳枝義也本歌亡隋之曲故陳子昂有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

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劉禹錫曰楊[illegible]
江頭烟景迷隋家宮樹拂金堤嵯峨猶有當時色
半蘸波中水鳥栖又韓琮云昌樂隋堤事已空萬
條猶舞舊東風晋和凝云萬枝枯槁怨亡隋似吊
吴臺各自垂是也後白居易有愛妓樊素善歌小
蠻善舞故當時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
既高邁小蠻方豐艶乃作楊柳枝詞以托意曰一
樹春風萬萬枝嫩于金色軟于絲永豐西角荒園
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辭帝問
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時永豐坊西南角

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因命使取二枝植禁
中居易感上知名且好尚風雅又作一章云一樹
飄殘委泥土雙枝榮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後
柳宿光中添兩星故後盧貞等和其題曰一樹依
依在永豐兩枝飛去杳無踪玉皇曾採人間曲應
逐歌聲入九重劉禹錫曰巫峽梅花笛吹淮南
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
此自是爲白氏楊柳枝而作也今人混爲一題甚
知其故而六朝樂府收之亦不辨也不然豈[illegible]
前已有其詩可知矣及唐咏此題極多偶爾[illegible]

因録出其一韻者置之于左庶可以見先賢用[illegible]
之工拙也劉禹錫詩云花萼樓前初折時美人樓
上鬬腰枝如今抛擲長街裏露葉如啼欲恨誰城
外西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
樹惟有垂楊管別離白居易曰紅板橋邊青酒旗
館娃宫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
自垂韓琮曰枝鬬纖腰葉鬬眉春來無處不成絲
覇陵原是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温庭筠曰陌
上河邊千萬枝怕寒愁雨盡低垂黄金穟短人多
折已恨東風不展眉楊巨源曰江邊楊柳緑烟絲

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東風最相惜慇懃更向手
中吹然當時傳誦惟劉白爲最而晚唐薛能又謂
劉白之句雖有才思似太拘僻且宫商不高[illegible]
十九首以壓之今亦舉一韵者二首以見工拙焉
上江邊嫋嫋垂日高風静絮相隨青樓一樹無人
見正是女郎眠覺時又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時
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
其妄自尊大如此以今較之豈能追劉白醞藉之
萬一耶又古有折楊柳行可謂甚古謝靈運[illegible]
作之餘不多見也復有月節折楊柳雖[illegible]

作近于唐人意矣

詩用數目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瑣窗何處營巢夏將半茅簷烟寺語雙雙此杜牧燕子詩也一百四十五見文選注大抵牧之詩好用数目累積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是也

寄遠詩

張迥少年苦吟未有所得夢五色雲自天而下取一團吞之遂精雅迥異有寄遠詩曰錦字憑誰達閑

庭草又枯夜長燈影滅天遠鴈聲孤蟬鬢凋將盡虬鬚白也無幾回愁不語因看朔方圖携卷謁齊已點頭吟諷爲改虬鬚黑在無迥遂拜爲一字師

兩詩暗合

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絶何處擣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擣寒衣

詩偶似次韵

詩含譏刺

説者謂王右丞終南詩皆譏時宰云太乙近天都連山接海隅言勢位盤據朝野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言徒有表而無内也分野中峰變晴陰衆壑殊言恩澤偏也欲投何處宿隔水問樵夫言畏禍深也

詩用故事

劉子儀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有故事何害爲佳如楊大年云峭帆横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豈不佳乎

肉騌

亭在岐山見秦州進一馬騌如斗項下垂胡倒立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騌乃知鄧公驄馬行肉騌碨礧連錢動當作肉駿

郊島詩窮

唐世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誰窮特甚曰閬仙甚也何以知之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無薪燃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米俱無也

誠可嘆然二子名稱高于當世其餘林翁處上用
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鷄聲茆店月人迹板橋霜
則羈旅流離之態見于數字中至於野塘春水漫
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不能
盡之妙兹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荳蔻詩

杜牧之詩婷婷嫋嫋十三餘荳蔻稍頭二月初劉孟
熙謂本草云荳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其所引本
荳是言少而娠非也且牧之詩本咏娼女言其美
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荳蔻花之未開耳此謂風情

言非爲求嗣言也若娼而娠人方厭之以爲綠荳
成陰矣何事入詠乎

戎昱不改姓

京兆李鑾欲以女妻戎昱令戎改姓戎辭焉有千金
未必能移姓之句貫休以詩謁錢王云滿堂花醉
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王甚喜遣人諭之令改
十四爲四十乃可相見貫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
改孤雲野鶴何天不飛遂入蜀事孟知祥事與
昱相類

牡丹佳句

矣宴間畫工程修已始以孝廉召入籍故上不甚以
畫流擬之會暮春内殿賞牡丹上顧問修已京邑
傳唱牡丹詩誰爲首出修已對曰臣聞公卿間多
吟賞中書舍人李正封詩曰天香夜染衣國色朝
酣酒上嗟賞移時笑謂貴妃曰寶鏡臺前宜飲以
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白牡丹詩

唐裴璘白牡丹詩題慈恩寺壁敬宗幸寺見之令宮
嬪諷念及暮遂滿六宮南部新書載此詩云長安
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盃承露冷

無人肯向月中看玉盃承露月中狀白牡丹之妙
盡矣案神仙吳猛傳猛登廬山見一叟坐樹下以
玉盃承甘露授猛此語不徒然也

金鎖曲

唐僖宗朝自内製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將士馬
直于袍絮得鎖一枝詩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
呵手裁鎖情寄千里鎖心終不開直賛鎖于市爲
人告其將并得詩奏聞僖宗令馬直赴關以宮人
賜直爲妻有情者爲金鎖曲流于世

詩瓢

唐球居蜀中所著詩撚稿爲圓納之大瓢中後臥病
投瓢于江曰斯文苟不沉没得者方知我苦心爾
流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唐詩紀
事曰球居蜀之味江山方外之士也北夢瑣言曰
球詩思遊歷不出二百里

檀色

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古詩所謂檀畫荔
枝紅也而婦女暈眉色似之唐人諸詞多用之如
徐凝宮中曲云檀粧惟約數條霞花間詞云鈿昏
檀粉淚縱橫又髀畓檀印齒痕香又斜分八字

檀蛾是也又曰卓女燒春醲美小檀霞則言
似檀色伊孟昌黃蜀葵詩檀點佳人噴異香
雨中荷花詩檀粉不勻香汗溼則又指花色似
色也

李端古別離詩

李端古別離詩云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舟鬧
商賈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聞後
知幾日前路轉多山巫峽通湘浦迢迢隔雲
晴見海檣月落聞鐘鼓人老自多愁水深
清霄歌一曲白首對汀州與君桂陽別令君岳

待後事忽差池前期日空在木落鳫嗷嗷洞庭波
浪高遠山雲似蓋極浦樹如毫朝發能幾里暮來
風又起如何兩處愁皆在孤舟裏昨夜天月明長
川寒且清菊花開欲盡薺菜泊來生下江帆勢速
五兩遥相逐欲問去時人知投何處宿空令猿嘯
時泣對湘潭竹此詩端集不載古樂府有之然題
曰二首非也本一首耳其詩真景實情婉轉悃惻
來之徐庾之間且罕況晚唐乎大曆已後五言古
詩可選者惟端此篇與劉禹錫搗衣曲陸龜蒙朱
[illegible]鏡溫飛卿悠悠復悠悠四首耳

三羅詩

晚唐江東三羅羅隱羅虬羅鄴也皆有集行世當以
鄴爲首如閨怨云夢斷南窗啼曉烏新霜昨夜下
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庭到曉無南行云
臘晴江暖鷓鴣飛梅雪香沾越女衣魚市酒村相
識徧短船歌月醉方歸此二詩隱與虬皆不能及

黃巢詩

陶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爲浮屠有詩云
三十年前艸上飛鐵衣着盡換僧衣天津橋上無
人問獨倚危闌看落暉近世王仲言亦信筆書

塵錄殊不知此乃元微之贈智度詩窠易磔裂合二爲一元集可考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禪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閑行獨自歸其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抛盡衲禪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閒凭闌干望落暉

讒詩

世傳聽讒詩曰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遭誅父聽子當殃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絶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頗白

紫玉尺

洞微志書曰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于深山貫休詩欲贈之紫玉尺白銀鐺盖用此也

七十二行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鴛鴦雙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薔薇歌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不知肯用七十二取何義也

盧詩三遇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第一其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判店門開之句租庸張相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令見賞又有栗爆燒毛破猫跳觸鼎翻爲王先生所賞公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兒狗子人聞而笑之

詩不經意

晉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此唐人陳陶詩後兩句盖謂地遠不知其死而尚夢見命意可爲精到然讀之初若不經意者在今人不知費多少說乃爾爾

崔涯張祜

唐崔涯吳楚狂士也與張祜齊名毎題詩倡肆無不誦于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盃盤失措嘗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懐胎十箇月生下昆侖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毡紙補笠筏麻接弦更着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黄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昆侖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院歛迴遥見二子躡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祗候三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一絶何以

飾之云覓得黄騮鞁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
近日渾成雪一朶能行白牡丹于是富豪之士復
臻其門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
何為一日黑白不均紅樓以為笑樂無不畏其嘲
謔祐涯久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貴達欽憚
呼吸風生出雲溪友議

楊巨源詩

張弘靖三世掌綸誥秉鈞軸楊巨源詩云伊陟無聞
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善與張家説門戶

杜詩

被逼竹裨梧十尋洞門對雷常陰陰雷字從別本文
選云二堂對雷此春深蔽也或作雪非

詩人得名

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錢起以是得名故國三千
里深宮二十年張祐以是得名微雲淡河漢疎雨
滴梧桐孟浩然以是得名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
門賈島以是得名画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
山雨王勃以是得名華裾織翠青如葱入門下馬
氣如虹李賀以是得名

陽關三疊

舊傳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又
再疊皆非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則叢然無復節
奏有文勛者得古本陽關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
不疊乃知唐本三疊如此樂天詩云相逢且莫推
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指勸君更盡一杯酒一句
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當為第五聲今為第四則第
一句不疊審矣

劉綺莊詩

續南部烟花錄有劉綺莊揚州送人詩云桂楫木蘭
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遥望不勝愁落日低

帆影歸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綺莊
不知何時人詳詩之聲調必初唐也

一字師

李建州頻與方處士干為吟友頻有四皓詩自言奇
絶云東西南北人高迹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
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為臣獨有千年後青
青廟木春示于干干笑而言善則善矣然内有二
字未穩作字太粗而難換為字甚不當干聞李下
之濆莫非王臣請改為字作稱字頻遂拜為一字
之師

煖屋

里巷間有遷居者鄰里醵金治具過之名煖屋乃古考室之義或謂煖屋爲俗言嘗觀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囑向朝陽乞藥栽勑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則煖屋之語亦有自來矣

舉子詩

鄭虔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研席及公主文虔白猶舉進士廉前獻詩曰二十年前子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麻衣待至公

鷸蚌詩

有二生失杯酒之歡相訟于縣縣令解之對曰今日之事鷸蚌相持雖欲自釋不可得已縣令曰二生即以鷸蚌相持爲題所作若善吾爲二生居間二生遂聯句云老蚌親陽出淺灘野禽何事忽相干身離海底朱頰損脚傍灘頭翠羽殘閉口只因開口禍入頭方見出頭難早知利入漁翁手雲水飛潛各自安縣令大善之遂爲之解盖二生才士偶以小嫌相訟即有因而爲搆者故云云二生失其姓名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六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七

海右閑民王圻纂集

詩話門

詩話類四

古樂府

古樂府古人師手匠心而又情真景切其詞自佳今人就題擬作如画者寫真雖形容相肖而生人之神氣安可得哉杜少陵不擬樂府自作如前後出塞新婚别無家别新安吏[illegible]之樂府何啻伯仲盖平日造詣有渾然自得之趣故臨文神情自别此不可與題僧色相者論也

觧義

古之樂府詩章皆被之於樂今樂府数句後則曰一解又数句曰二解如此言者盖即古人之一段義終則於瑟上解一柱馬也

君馬黃

君馬黃古詞云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絲言美人歸以南歸以北駕車馳馬令我傷李白擬之遂有君馬黃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illegible]其末云相知在急難獨好亦何益雖曰祖[illegible]

與古人同矣

將進酒

將進酒魏謂之平關中吳謂之章洪德晉謂之因時運梁謂之石首商齊謂之破侯景周謂之取巴蜀李白所擬直勸岑夫子丹丘生飲耳李賀深於樂府至于此作其詞亦曰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嗟乎作詩者擺落鄙近以得意外趣古今難矣

雀乳空城中

雀乳空城中晉傳云詩曰鵲巢立城側雀乳空井中

戹不附龍鳳嘗思虬與虫今集所載作空城中者非也

烏夜啼

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造時轉江州刺史聞命而哭文帝恠之召還家大懼妓妾夜聞烏啼叩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及改爲南州因此歌詞云籠窓窓不開夜夜憶郎來今所傳非義慶本旨詞曰歌舞諸少年娉婷無種則菖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

走馬引

丞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爲父報怨殺人亡匿山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聞之以爲吏追也欲奔去旦見乃天馬跡因慨然大悟曰吾之所處將危乎遂荷杖去入沂澤中援琴而鼓之爲天馬聲名走馬引昔張敞爲京兆尹無威儀時罷朝會丞馬章臺風俗通曰殺君馬者路旁兒也言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其馬驅馳不知至于死故張率作此引曰飲轡且歸去吾畏路旁兒走馬引有吾畏路旁兒又愛妾換馬云願得路旁兒初不甚解及見應劭載漢諺曰殺君馬者路旁兒乃曉二詩都各有所指

白鼻騧

胡姬年十五李白樂府有白鼻騧詞曰銀鞍白鼻騧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且就胡姬飲

大垂手

大垂手舞貌也楚詞曰二人齊容起鄭舞衽若敎竿舞按下梁劉孝標舞詩曰轉袖清歌發頻履赴節餘度行過接手回身乍斂袵

桃葉歌

桃葉歌桃葉王獻之愛妾名也其妹曰桃根詞云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今淮口有桃葉渡

也古人載桃葉答獻之乃團扇詞蓋傳者誤也

豫章行

豫章行豫章邑名漢南昌縣隋爲豫章有豫章江江連九江有釣磯陶侃少時嘗宿此夜聞人唱聲如量米者訪之吳時有度支於此亡今考傳玄陸士衡輩所作多叙別離怨恨之思即知豫章昔爲華艷盛麗之區至唐杜牧詩尚過稱其侈靡焉

小姑曲

古樂府清溪小姑曲云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唐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

居處本無郎小姑蔣子文第三妹也楊炯少姨廟碑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

步出夏門行

古樂府步出夏門行凡十四句而隴西行一首又載天子何所有四句止易伏趺爲道隅兩字耳其於下文好婦出迎客以下全不相續華仲達所選漢古辭載隴西行内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人間人爲樂良獨殊添入伏趺下別自好婦以下作一首辭義才兩無所傷遂洗千載簡策之謬

飲馬行

飲馬行是西京語必非蔡中郎所能作胡笳拍是南朝語亦非蔡文姫所肯作蘇氏并以憤詩爲贋此殊未然故勝木蘭耳

武靈白華

魏武靈太后私楊大眼之子白華後奔梁太后思之爲楊白華之歌令宮人連臂歌之聲甚悽惋歌云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啣楊花入窠裏

團扇歌

團扇歌晉中書令王珉好持白扇其侍人謝芳歌之因以爲名一說珉與嫂婢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故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四愁詩

張載四愁詩美人贈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梁簡文帝詩思婦流黃素張東之詩少婦愁流黃喬知之詩愁思流黄機王筠詩箱中取刀尺機上斷流黄蕭淳詩流黄未剪裁顧野王詩爲斷流黄織

環齋要畧曰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按論語疏曰五方正色青赤白黑黃五方間色者綠爲青之間紅爲赤之間碧爲白之間紫爲黑之間流黃爲黃之間故不用紅紫言是間色也所以謂之間者穎子嚴曰東方木木色青青加黃爲綠綠爲東方之間南方火火色赤赤加白爲紅紅爲南方之間色西方金金色白白加青爲碧碧爲西方之間色北方水水色黑黑加赤爲紫紫爲北方之間色中央土土色黃黃加黑爲流黃流黃爲中央之間色孜工記画繪之事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

與黃相次青赤謂之文赤白謂之章白黑謂之黼黑青謂之黻五彩備謂之繡此非間色乎

歌金縷

碧溪漁隱云予閱宛陵集見一曲其詞乃爲南陽一妓女作別而詠其曲云妾乃鄧侯國上愧邯鄲姝世本富繒綺嬌愛比明珠十五學組紃未嘗開戶樞十六遍姓名刺綉傾里閭十七善歌舞使君邀宴娛自嗟兹樂府不得同羅敷温涼忽荏苒屡接朝大夫相歡不及情何異逢路衢昨日一見郎目色俱不渝結愛從此替誓將尤云踈如何遂

垂翅青冥殘盃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爲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屡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爲正考槃小宛之爲臣小弁凱風之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終風之爲毋柏舟之爲宗臣何人斯之爲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如兹遊最奇絶所欠惟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

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恝者非以一去爲難也　鶴林玉露

壽王妃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帝見而悦之乃令妃自以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聚韋昭訓女潜納太真宫中與衛宣公納仮之妻無以異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

毋奪之入宮爲列職帝以春夜命蘭英爲顔氏賦詩曰絲竹猶在御愁人獨向隅棄置將已矣誰憐微薄軀帝乃還之 金樓子

曹景宗

梁曹景宗累立軍功天監初徵爲右衛將軍後破魏軍振旅帝於華光殿宴飲聯句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正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帝令賦競病兩字景宗便操筆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欣不已於是進爵爲公 出曹景宗傳

柳惲

梁柳惲立性貞素少工篇什爲詩云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持白團扇武帝與宴必詔惲賦詩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

孔欣詩

南朝孔欣樂府云相逢狹路間道狹正踟躕輟步相與言君行欲焉如淳朴久已散榮利迭相驅流落尚風波人情迭還渝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虛競趨皆不暇誰肯顧桑樞未若及初九攜手歸田廬躬耕東山畔樂道讀玄書狹路安足遊方外可寄娛此詩高趣可並淵明欣早歲辭榮不負其言矣

顔鮑詩吟

顔延之五君詠足以推見當時詩人之風致豈獨爲詩成小傳也與秋胡詩九章俱善于叙事而詞調兼美讀之令人忘倦鮑照東丘吟讀之使人泣數行下今之奔走行陣衝冒矢石至白首而弗沾一命聞此獨不悲乎孔子曰詩可以怨大哉言也

弄葫成詩

王銍村弄葫蘆每吟咏則注水于葫傾之已復注若擲地下則詩成矣 詩源指訣

道衡詩

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嘲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道衡賈害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王胄不應制

帝爲燕歌行文臣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和帝每啣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云庭艸無人隨意緑復能作此語耶

楊素詩文

楊素作柳弘詠云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爽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絶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又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播州刺史薛道衡詞氣頴拔風韻秀出爲一時盛作見文苑英華素本以武功顯而文藻若此

桃花詩

唐自貞觀至景龍詩人之作盡是應制命題旣同體製復一其綺繪有餘而微乏韻度獨蘇頲東望望春春可憐一篇迴出群英矣又見中宗賞桃花應制凡十餘人最後一小臣絶句云源水叢花無數開丹枝紅蕚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仙遊復摘來此詩一出群作皆廢中宗令宮女唱之號桃花行惜不知作者名然宋元近時選唐詩者將百家無有及此者豈未之見抑不之識邪

上官體

高宗時上官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曰脉脉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驚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公望之以爲神仙唐詩紀事曰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工詩其詞綺錯婉媚一時效之曰上官體高宗時爲相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武后惡之也

女子能詩

唐時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命試之皆應聲而就令作詩送兄曰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

龍門應制

唐武后遊龍門命群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左史東方虬詩成設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後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錦袍衣之其詞曰宿雨霽氛埃流雲度城闕河堤新柳翠苑上花初發洛陽花柳此時濃山水樓臺映九重群公拂露朝佇鳳天子乘春幸濯龍濯龍近出玉城外羽從淋漓擁軒蓋雲罕徘徊御水橋天衣已入香山會山壁嶄岩斷復連清流澄徹俯伊川塔影遙遙緑波上星龕奕奕翠微邊層巒舊長千尋木遠壑初飛百丈泉綵仗紅旗遶香閣下輦登高望河洛宋城

闕擬朝岡南陌滿塍殊綺錯林下天香七寶臺山
中春酒萬年盃微風一起祥花落仙樂初鳴瑞鳥
來花落紛紛更無巳稱觴獻壽烟霞裡歌舞淹留
景欲斜石間猶駐五雲車鳥旗翼翼流芳艸龍騎
駸駸映晚花千乘萬騎鑾輿出水静山空聞警蹕
郊外喧喧擁看人傾心南望屬車塵噐聲引颾開
黄道王氣周廻入紫宸先王定鼎山河固寶命乘
周萬物新吾君不是瑶池樂時雨來覲農扈春

李白樂府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数致意焉慮君臣
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一篇所謂軒后爪牙常
先大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于夷吾劉葛魚
水心不二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
篇所謂淳于免詔獄漢主為緹縈津吏一棹歌脫
父於嚴刑生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慮兄弟之義
不篤也則有上留田之篇所為田氏倉卒骨肉分
青天白日摧紫荆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顦顇西
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慮朋友
之義不篤也則箜篌謠之篇所謂貴賤交結心不
移惟有嚴陵及光武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

岱久已死何人繼其蹤慮夫婦之情不篤也則有
雙燕離之篇所謂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
珠閣不獨棲紗窓繡戶長相見

詩寓褒貶

趙子昂絶句云槐庭風静緑陰多睡起茶餘日影過
自笑老來無復夢閒看竹蟻上南柯雖用淳于棼
事然詞旨婉有深意盖自言年老不復有仕進之
心看彼新進後生紛紛仕途者皆平地登庸矣然
則彼此俱是一塲春夢耳古人用意如此東坡題
瀑布詩曰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
流濺沫知多少不為徐凝洗悪詩盖褒李而貶徐
也詩俱見盧山記按題景致而寓褒貶亦詩之一
格嘗見友人處桃花山鳥圖皆國初名公所題而
顧謹中書一絶于鉄笛之後曰畫中題品浅堪憐
只愛風流老鉄仙可惜真龜招不起鳥啼花落自
年年亦此意也

杜句奪胎

陳僧慧標詠水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沈佺期
釣竿篇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詩春水船如
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雖用二子之句而壯麗

倍之可謂得奪胎之妙矣

七夕曝衣

沈佺期七夕曝衣篇云君不見昔日宜春太液邊披香畫閣與天連燈火灼爍九衢映香氣氤氳百和然此夜星繁河正白人傳織女牽牛客宮中擾擾曝衣樓天上娥娥紅粉席舒羅散綵雲霧開綴玉垂珠星漢迴朝霞散彩羞衣架晚月分光劣鏡臺上有仙人長命縷中看寶緩迎歡繡擣玥筵中別作春琅玕窓裡翻成晝椒房金屋寵新流意氣嬌奢不自由漢文宜惜露臺費晉武須焚前殿裘佺期此篇首以藻繪終歸諷戒深可欽玩近刻沈集不載此詩蓋本類書抄合非當日全集也

六朝俊藻

沈佺期詩忌滿光先缺乘昏影暫流又山出盡如鳴鳳嶺池成不讓飲龍川都謂其宛麗乃張正見云窓外光恒滿帷中影暫流戴嵩云黑龍過飲渭川鳳俯臨城故是佺期本子六朝俊藻真大丹頭耶

王藍田效宋

宋之問昆明詩尾句大爲昔所稱賞乃王藍田飯僧頗亦效之得結云不須愁日暮自有一燈然句

人景森至此

楊妃小字

楊妃小字外傳諸書皆曰玉環鶴林玉露載唐狄昌詩曰馬嵬烟柳正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地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阿蠻又似妃之小字况狄昌唐人必知之真（唐詩紀事作狄歸昌）李商隱詩又曰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閒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窓前覷阿鸞不知阿鸞乃太真女伶姓謝

孟先生

休曰休白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惟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道遇景入韻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太之典北齊美蕭懿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有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露濕寒塘艸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洗清音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

買山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詞清雅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鼉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又詩成 鶴林玉露

昭君詞

古樂府去婦詞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

去小姑如妾長囬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絕唱然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係戀不忍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詞多矣唯樂天云漢使却廻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為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不忘君之意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為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于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餓垂翅青冥殘盃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山囬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為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為正若舜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燕燕谷風之為婦之為毋柏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為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得歸其傷於太豪如茲遊最奇絕所欠惟一死無限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

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為詆訐要為南海之行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恝者非以一去為難也 鶴林玉露

壽王妃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

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
側爲尊者諱也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
露折蘭千花無朶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
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隱龍池賜
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
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花卿詩

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絶句王少伯李太白爲多杜子
美之詩絶近百錦城妓女獨唱其贈花卿一首錦
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

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蓋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
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當
時妓女獨以此詩入歌亦有見我杜子美詩諸體
皆有絶妙者獨絶句本無所解而近世乃效之而
廢諸家是其真識冥契猶在唐世妓人之下乎

杜審言詩

杜審言恃才傲世嘗語人曰吾文章必得屈宋作衙
官吾筆當使王羲之北面人多議其輕世自譽及
觀渡湘江之作有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
邊愁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語意不
落騷體而風致獨用騷人言外之意以是知非徒
言之也故詩選各集多擢首簡又如守歲應制詩
首聯季冬除歲接新年帝子王臣捧御筵中聯揄
揚稱頌而已末聯云欲向正元歌萬壽暫留歡賞
寄春前尤有宛轉不盡之情此諸詩所以見收而
鼓吹亦以審言爲首豈言有大而非誇者哉

孟郊詩

嚴滄浪謂孟郊詩多刻苦故其詩讀之令人常不歡
又五代時天策府僚劉昭禹爲詩刻苦嘗自云句
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裴說亦云莫怪苦吟遲詩

成鬢亦絲古人用心太過何獨一郊第郊獨寒澁
耳雖然郊所作亦不盡然如塘下行云塘邊日欲
斜年少早還家徒將白羽扇調妾木蘭花不是城
頭柳那棲來去鴉又有遊子行云慈母手中線遊
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難將寸草心
報得三春暉但二詩描寫人情曲盡詞亦瀏爽又
不可以苦澁論也

滕王亭詩

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修竹裡仙家犬吹白雲
間儕竹用梁孝王事犬吹雲中用淮南王事人嘗

知之子嘗怪脩竹本無鶯啼字也後見孫綽蘭亭詩啼鶯吟修竹非鱗戲瀾濤乃知杜老用此也讀書未多不可輕議古人

有聲画

老杜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二句画出閨人月下納涼風態白樂天霓裳色鮮宮殿王摩詰蒸輿廻出千門柳閣道回看上苑花孟浩然春流飲去馬暮雨濕歸裝此等句正所謂有聲画画工不能貌也

玉帳術

杜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

送盧十四侍御云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旂王洙於玉帳術句注云兵書也後來增釋者不過曰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巳按顔之推觀我生賦云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表卓遁甲專征賦云或倚直使之游宮或居貴人之玉帳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謂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主將宜居李太白司馬將軍歌云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爲河魁謂主將之帳在戌也非深識其法者不能爲此語

詩句誤刻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說者以船爲襟紐竊意明皇或在船召白白醉而不能上耳不必鑿說也唐人處士郊居詩云門前曉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溪烟萬條寒玉謂竹也近時作草書者皆書作蕭條寒玉固刻板者誤之耳不思之甚也張繼楓橋夜泊詩第二句云江村漁父對愁眠一本作江楓漁火尤佳但不知繼自改定或定于他人耳

詩妙在一字

老杜詩花蕊上蜂鬚妙在上字李白詩清水出芙蓉妙在出字韋蘇州詩微雨暗深更妙在暗字歐陽永叔詞綠楊樓外出秋千妙在出字

詩祟

子美寄裴十詩知君苦思緣詩瘦太白嘲子美亦曰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措大之苦非一區區候虫何爲者而更欲益其呻吟之聲老不曉事豈直楊子雲爲然哉世傳楊巨源工作詩掉頭晚年遂病風癖掉頭不止情者爲魔事染爲祟詩祟信有之乎今日于李貞外許睹巨源詩因題

其集曰棹頭集非戲也知是崇者當有所戒焉耳

玉瑕錦纇

杜七言律如玉臺觀第三句遂有馮夷來擊鼓第七句更有紅顏生羽翼寄馬巴州首句勛業終歸馬伏波第五句獨把漁竿終遠去猶王右軍書帖多悞字皆玉瑕錦纇不可效尤也今臨文荒率者動以二公爲口實是壽陵學邯鄲之步良可笑也

杜詩步檐

杜子美詩步檐倚杖看牛斗檐古簷字楚詞大招曲屋步櫩注曲屋周閣也步櫩長砌也司馬相如賦

步櫩周流長途中宿櫩亦古簷字也又梁陸倕鍾山寺詩步簷時中宿飛階或上征沈氏滿願詩步簷隨新月挑燈惜落花杜公蓋襲用其字後人不知妄改作步蟾且前聯有新月字而結句又云步蟾複矣況步蟾乃舉子坊牌字杜公時安有此惡字邪甚矣士俗不可醫也

殿種花柳

杜甫紫宸退朝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前亦種花柳今入殿庭唯對槐楸鬱然

有嚴殺氣

天棘

王仲至言老杜詩曰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天棘自是一種物高秀實曰天門冬也一曰顛棘非天棘也王元之詩曰水肢卧玉腕天棘舞金絲則天棘蓋柳也

諸體

杜子美體製超卓遣意不拘泥有起對而次不對者有謂之偷春體又有徹首尾不對如李白宿巫山詩昨夜巫山下猿啼夢裏長桃花飛綠水三月下瞿

唐用色風吟上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懷宋玉訪古一沾裳及長信牛渚懷古等作皆散語不拘對偶盛唐諸公多用之謂之散體律詩必守規矩虛實輕重極其嚴整李白贈盧徵君行曰似今薛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寄此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此則謂之正體若滎陽鄭綮之歇後體徐彥伯之[illegible]厂條[illegible]澀體殷璠亦云詩文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作者欲造大方家可不覽古以正法眼悉辨之哉

詩外有事

杜子美自許稷與契未必然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翁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尚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遮莫

詩家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曰已拚野雀如雙髻遮莫鄰鷄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爲禁止之詞者誤矣

杜甫杜鵑詩

南都王誼伯謂杜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且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題目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子美詩備諸家體豈可以文害詞詞害意耶原其意類皆有感亦詩之比興離騷之法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昔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此鳥至微知有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曰禮若奉至尊譏當時刺史有不禽鳥若也明皇以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君者可數也嚴武在蜀雖橫歛刻剝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廢王命擅軍旅絕貢賦如克遜在梓州爲朝廷憂是東川無杜鵑耳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承君者爲有也懷二者爲無也誼伯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韻何害於爲詩

石斧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阮答以石斧一具隨便并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也俄而阮聞之曰誤矣欲子斷棘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 文覽

李杜暗合

李杜五七言有極相類者李白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杜曰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李白金魚換酒處杜曰金魚換酒來李曰人疑天上坐樓船杜曰春水人如天上坐蓋興象所及自然不謀而合

駱賓王

宋考功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間行且爲詩曰鷲嶺鬱岧嶢龍宮隱寂寥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明燈坐大禪床問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

問答曰弟子業詩適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即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淛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遒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發氷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渡石橋僧所贈句乃為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曰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為衡

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嘗時雖敗且以匡復為名故人多護脫之（出趨譬游南嶽記）

龜年流落

樂工李龜年特承顧遇於東都通遠里中建堂制度甲於都下今裴公度於定鼎南門別墅號綠野堂是也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毎遇良辰勝景為人歌数闋座客聞之莫不掩泪罷酒杜甫嘗贈詩曰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三叅詩

李太白詩岸夾桃花錦浪生韓退之種桃到處惟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蘇子瞻戲將桃核裹紅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綉倚天照海光無数皆狀桃花之盛而妙語各臻其極許彥周未之考也稱韓曰古今無道此語吾恐荼壘亦不然之聚三詩而觀花境信可愛也

蜀道易

李白蜀道難而最後陸暢乃作蜀道易以佞韋皐皐喜贈羅八百匹及韋薨朝廷閱所進兵器有定秦

二字將按韋罪暢又上疏理之云此匠人名也由是得釋韋字武臣其前身本武侯韓滉亦子路所降生得仲尼手書而反心乃定則面目者易迷難寤也哉

李歌行

李歌行若不攜思而妙出渾成凡得十四語東方日出飛早鴉城門入開掃落花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窓五見櫻桃花迴飈吹散五峰雪往往飛來落洞庭落花一片天上來隨人直度西江水昨夢江花照江國幾枝正發東窓前坐來剪葉落四五北斗

已挂西城樓有似山開萬里雲四望青天解人悶所謂長卿賦不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

浣女詩

太白浣紗女詩一雙金履齒兩足白如霜又越女詞云屐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又云東易素足女會稽素舸郎予嘗戲謂太白何致情廼若此素足女再三張愈先戲荅云太白可謂[illegible]不擇筆矣聊記以餉一笑予嘗題浣女圖詩[illegible]用太白語意紅頭素足女兩足白如霜不著鴉頭襪山花復齒香天然去雕飾梅岑水月粧肯學邯鄲步匍匐壽陵

傍蓋竊病近日學詩者拘束蹈襲取妍反拙不若質任自然耳

李詩似陶

李白春日醉起言志詩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覺來盻前庭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此詩流麗疏暢達觀特甚殆彷彿淵明云使詩皆如此何以沉着爲也

太白清平調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得四本紅紫淺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部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白欣然承旨猶苦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辭曰雲想衣裳花想容云云龜年遽以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璃七寶盃酌涼州蒲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

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斂繡巾重拜上龜年常語于五王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于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于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爲深耻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臣意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乃拳拳如是太真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

李白始終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于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
首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以示
之讀未竟稱歎數四號爲謫仙人白酷好酒知章
因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
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
神矣曲曰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
歌楚舞歡未畢西山猶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
多起看秋月墮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或言是烏
夜啼二篇未知孰是又烏夜啼曰黃雲城邊烏欲
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 三百八三

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白才
逸氣高與陳拾遺子昂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
陳已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
非我而誰歟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
器識兼茂便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
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
爲娛儻時得逸才詞人吟咏之可以誇耀於後遂
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頹然上
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
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

曰可即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
命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畧不停綴
十篇立就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云云玄宗恩禮
厚極而白才行不羈放曠坦率乞歸故山玄宗亦
以非廊廟器優詔許之嘗有醉吟詩曰天若不愛
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
愛酒愛酒胡愧焉三盃通大道五斗合自然但得
酒中趣勿爲醒者傳更憶賀監知章詩曰欲向東
南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後在
潯陽無何爲永王璘延接累謫夜郎時杜贈白詩 三百〇五

二十韻多叙其事白後放還遊賞江表山水卒于
宣城之采石葬於謝公青山范傳正爲之歛觀察
使爲之立碑以旌其隧初白自幼好酒于兗州習
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搆酒樓日與同志荒宴
少有醒時邑人皆重其名望而加敬焉出本事詩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七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八

海右閑民王圻纂集

詩話門

詩話類

陸機詩

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驚絕或謂其氣少于公幹文劣于仲宣豈確論哉

李陵詩

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于楚詞文多悽怨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婕妤班姬詩

漢婕妤班姬詩其源出于李陵團扇短章詞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陳思王詩

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于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嗟乎陳思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于廊廡之間矣

劉楨詩

魏文學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已下楨稱獨步

王粲阮籍詩

魏侍中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搆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晉步兵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永歸趣難求顏延年注解法言其志

潘岳詩

晉黃門郎潘岳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

源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爲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爲深予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張協詩

晉黃門郎張協詩其源出於王粲文体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左思詩

晉記室左思詩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爲精切

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冲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謝靈運詩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然名章迥句處處閒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塘杜明詩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治音稚奉道之家靖室也）

徐淑詩

漢上計秦嘉妻徐淑詩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叙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魏文帝詩

魏文帝詩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体則新奇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不然何以銓衡群彥對揚厥弟耶

嵇康詩

魏中散嵇康詩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

雅之致然託諭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張華詩

晉司空張華詩其源出於王粲其体華豔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爲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体耳今置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矣

何晏孫楚王贊張翰潘尼詩

魏尚書何晏晉馮翊守孫楚晉著作王贊晉司徒掾

翰晉中書令潘尼詩平叔鴻鴈之篇風規見矣于
荊零雨之外正長朔風之後雖有累札良亦無聞
季鷹黄華之唱正叔綠蘩之良雖不具美而文彩
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皇一毛事同駁聖宜居中
品

應璩

魏侍中應璩詩祖襲魏文善爲古語指事殷勤雅意
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
諷味焉

陸雲石崇何劭

晉清河守陸雲晉侍中石崇晉朗陵公何劭清河之
方平原殆如陳思之匹白馬于其哲昆故稱二陸
季倫顏遠並有英篇篤而論之朗陵爲最

劉琨劉湛

晉太尉劉琨晉中郎劉湛詩其源出于王粲善爲悽
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体良才又罹厄運故
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者也

郭璞詩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憲章潘岳文体相輝彪炳可翫
始變永嘉平淡之体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爲

首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而云柰何虎
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
趣也

郭泰機顧愷之謝世基顧邁戴凱詩

晉處士郭泰機晉常侍顧愷之宋謝世基宋參軍顧
邁宋參軍戴凱詩泰機寒女之製孤怨宜恨長康
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世基横海顧邁鴻飛戴凱
人實貧羸而才章富健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
警拔吾許其進則鮑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
僉曰宜哉

陶潛詩

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体
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詞興婉愜至如歡言酔
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
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顏延之詩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詩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体裁
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
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自是經綸文雅湯
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

病之

謝瞻謝混袁淑王微王僧達詩

宋豫章太守謝瞻宋僕射謝混宋太尉袁淑宋徵君王微宋征虜將軍王僧達詩其源出于張華才力苦弱殊得風流媚趣課其實錄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徵君太尉可託乘後車征虜卓卓殆欲度驊騮前矣

謝惠連詩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詩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故長轡未騁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

何以加焉又工為綺麗歌謡風人第一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鮑照詩

宋參軍鮑照詩其源出于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俶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

謝朓詩

齊吏部謝朓詩其源出于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末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為後進士子之所嗟慕朓極與予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

江淹詩

齊光祿江淹詩文通詩體總雜善于摹擬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謝朓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

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范雲丘遲詩

梁衛將軍范雲梁中書郎丘遲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艸故當淺於江淹而秀于任昉

任昉詩

梁太常任昉詩彥昇少年為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文亦遒變若銓事理拓體淵雅國上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動

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之弊矣

沈約詩

梁左光祿沈約詩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詳其文体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于經綸而長於清怨於時謝眺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沈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工麗亦一時之選也鍾嶸謂約所著既多今剪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當是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

班固酈炎趙壹

漢令史班固漢孝廉酈炎漢上計趙壹詩孟堅才流

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文勝託詠靈芝觀懷寄不淺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魏三祖詩

魏武帝魏明帝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叡不如丕亦稱三祖

曹彪徐幹詩

魏白馬王彪魏文學徐幹白馬與陳思苔贈偉長與公幹雖曰以莛扣鐘亦能閑雅矣

阮瑀歐陽建應璩嵇含阮偘嵇紹棗據詩

魏倉曹屬阮瑀晉頓丘太守歐陽建晉文學應璩晉中書令嵇含晉河南太守阮偘晉侍中嵇紹晉黄門郎棗據元瑜堅石七君詩並平典不失古体大檢似而二嵇微優矣

張載傅玄傅咸繆襲夏侯湛

晉中書張載晉司隸傅玄晉太僕傅咸侍中繆襲散騎常侍夏侯湛孟陽詩乃遠慙厥弟而近超兩傅長虞父子繁富可嘉孝冲雖曰後進見重安仁熙伯挽歌唯以造哀爾

王濟杜預孫綽許詢詩

晉驃騎王濟晉征南將軍杜預晉太尉孫綽晉徵士許詢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風尚備真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

戴逵殷仲文詩

晉徵士戴逵晉東陽太守殷仲文晉宋之際殆無詩乎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爲華綺之冠殷不競矣宋尚書令傅亮季友文子常忽而不察今沈特進撰詩載其數首亦復平矣

何長瑜羊曜璠范曄詩

宋記室何長瑜羊曜璠宋詹事范曄詩乃不稱其才
亦爲鮮舉

宋孝武帝南平王建平王詩

宋孝武帝宋南平王鑠宋建平王宏孝武詩彫文織
絲過爲精密爲二藩希慕見稱輕巧矣

謝莊詩

宋光祿謝莊希逸詩氣候清雅不逮於范袁然興屬
閑長良無鄙促也

蘇寶生陵脩之任曇緒戴法興詩

宋御史蘇寶生宋中書令史陵修之宋典祠令任曇

緒宋越騎戴法興蘇陵任戴並著篇章亦爲縉紳
之所嗟

區惠恭

宋監典事區惠恭惠恭本胡人爲顏師伯幹顏爲詩
筆輙偷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主被斥及大將軍
修北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惠恭時
往共安陵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
恐人未重且何以爲謝法曹遺大將軍見之賞歎
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此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
賜之

惠休寶月

齊惠休上人齊道猷上人齊釋寶月惠休淫靡情過
其才世遂匹之鮑昭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
忌昭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庾白二胡亦有清句行
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憩其家會廓亡因
竊而有之廓子賫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
之

齊高帝張永王文憲

齊高帝齊征北將軍張永齊太尉王文憲齊高帝詩
詞藻意深無所云少張景云雖謝文體頗有古意

至如王師文憲既經國圖遠或忽是雕蟲

謝超宗丘靈鞠劉祥檀超鍾憲顏則顧則心

齊黃門謝超宗齊潯陽太守丘靈鞠齊給事中郎劉
祥齊司徒長史檀超齊正員郎鍾憲齊諸暨令顏
則齊秀才顧則心檀謝七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
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從祖正員常云大明泰
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唯此諸人傳顏陸体用
固執不如顏諸暨最荷家聲

毛伯成吳邁遠許謠之

齊參軍毛伯成齊朝請吳邁遠齊朝請許謠之伯成

文不全佳亦多惆悵吳善於風人答贈許長於短句詠物湯休謂遠云吾詩可爲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爲庶兄

鮑令暉韓蘭英

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昭常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于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辭未詎多也

張融孔稚珪

齊司徒長史張融齊詹事孔稚珪思光紆緩誕放縱有乖文体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促德璋生於谿而文爲雕飾青於藍矣

王融劉繪

齊寧朔將軍王融齊中庶子劉繪元長士章並有盛才詞美英淨至於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卧龍

張欣泰范縝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梁中書郎范縝欣泰子[illegible]古勝文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

虞羲江洪

梁常侍虞羲梁建陽令江洪子陽詩奇句清拔謝脁常嗟頌之洪雖無多亦能自迥出

鮑行卿孫察

梁步兵鮑行卿梁晉陵令孫察行卿少年甚擅風謠之美察最幽微而感賞至到

評陶詩

近世評淵明之詞甚高而其旨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詞若卑而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予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如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玄虛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喪有曠世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拳拳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塡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吳臨川跋朱子書陶詩有云朱子嘗言陶靖節見趣多是

老子意此直晦菴一時所見意如此耳非遂有所貶也晦翁謂周濂溪拙賦天下拙刑政徹其言似莊老豈以濂溪亦老莊之徒哉

子西書三謝詩

子西書三謝詩後曰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玄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於此可以觀世變

陶謝詩

陶詩曰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矣然陶彭澤之墻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

獨孤及評詩

獨孤及曰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至漢魏間雖已朴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大羹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員外始裁成六呂張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雅寖遠其麗有溫於古者亦猶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也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一也 補闕皇甫冉

唐詩評

唐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夐若清流之潛達大曆十数公抑又其次焉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右耳劉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賈閬仙無可劉得仁輩佳致滌煩厥後所闡逾褊淺矣

東坡評詩

東坡曰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人筆法而盡發之極其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逸蓋亦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illegible]

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于酸鹹之外蓋自列其詩有得文字之表者二十有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

薛道衡王維詩

空梁落燕泥未爲絶響而楊廣不與薛道衡解仇於泉下豈荒煬所趣止于此耶大風飛雲信是英雄之語也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黄鸝終非已有之語又何必區區於竊摭哉

峽州詩說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無下句則上句何取既見下句則上句頗工文意難評蓋如此也舊云韓詩似文杜文似詩又謂韋應物律詩似古劉長卿古詩似律于瞻詞如詩少游詩如詞

詩人主客圖

唐張壽編諸家詩人作主客圖以白居易爲廣大教化主人入室則張祐羊士諤元稹升堂則盧仝顧況沈亞之及門則費冠卿皇甫松殷堯藩施肩吾周元範祝元膺徐凝費可久童翰卿陳標以孟雲卿爲萬古與逸主人入室則韋應物李賀杜牧[illegible]

愈劉猛李涉胡幽貞升堂則李觀賈馳李宣古曹鄴劉駕孟遲及門則陳陶韋楚老以李益爲清奇雅正主人入室則蘇郁劉畋清塞盧休于鵠楊洵美張籍楊巨源楊敬之僧無可姚合升堂則方干馬戴任藩賈島厲玄項斯薛濤及門則僧良久潘誠于武陵詹雄衛準僧志定喩凫朱慶餘以孟郊爲清奇僻苦主人入室則陳陶周朴升堂及門則劉得仁李溟以鮑溶爲博解宏拔主人入室則李群玉劉禹錫趙嘏長孫佐輔曹唐升堂則盧頻陳羽許渾張蕭遠及門則張陵章孝標陶雍周祚

袁不約各有集傳於世間有無聞者呂東萊編江西宗派以黄庭堅爲主亦效壽作爾

詩流三變

詩之流三變國風雅頌美刺以正于虐上林風物以私晉宋以來嘲吟風月摹寫卉木而已至於託物見志一飯念君則老杜酸辛優於太白之放蕩叙幽情述曠懷則淵明歸去東坡赤壁優於離騷之怨懟

王荊公評四家詩

或問王荊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李[illegible]

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寂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蘊籍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見識其妙處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後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人之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唐人之呼何以李加杜先而謂之李杜耶不知

人謂之李杜取其稱呼之便耳退之詩有曰李杜文章在又曰昔年嘗讀李杜詩則李居杜先若曰遠追甫白感至誠又曰少陵散人謫仙死則李居杜後如此則孰為優劣如今人呼其姓則謂之班馬呼其名則謂之遷固先時白居易與元稹同時倡和人號元白後與劉禹錫倡和則謂之劉白居易之才豈真下二子哉若曰王楊盧駱楊固嘗自言予媿在盧前耻居王後益知稱呼前後不足為優劣也晉王導嘗戲諸葛恢云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何耶恢答曰譬言驢馬驢豈能勝馬耶君若泥稱呼以為優劣將復有以此戲君者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甫期白太過反為白所誚公曰不然甫投白詩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又在庾鮑下矣鈑顆之所嘲雖一時戲嘑之談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

李杜陶鮑孟白儲總評

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則麟遊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施諸工用則力牛服箱德驥駕輅李亦不能為也陶淵明則逸鶴征風閒

鷗忘海鮑明遠則高鴻決漢孤鶻破霜孟東野則秋蛩艸根白樂天則春鶯柳陰皆造化中一妙然皆象龍刻鳳雖美不情無取正焉唐儲光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樂天子厚效淵明體

山谷嘗謂白樂天柳子厚皆效陶淵明作詩惟子厚詩為最似予觀之子厚語近而義不近樂天氣近而語不近子厚悽愴樂天散緩雖各得其一要於淵明詩未能盡相肖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詩體

合自然也要知淵明詩須觀江文通襍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真

李杜優劣

落日欲没峴山西倒着接䍦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争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豪放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杜甫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至于天才雄奮非杜甫可到也

玉臺新詠

徐孝穆所編玉臺新詠雖則過於綺麗然柔曼婉縟一深於閨情殊有風人之致校之香奩集與彤管遺編之類奚啻天壤

唐初詩

唐初雖相沿陳隋委靡之習然自是不同如王無功古意李伯藥郢城懷古之作尚在陳子昂之前然其力已自勁挺蓋當興王之代則振迅激昂氣機已動雖諸公亦不自知也䏻謂文章不關於氣運哉又如王無功山中言志云孟光倘未嫁梁鴻正須婦王維贈房琯云或可累安邑茅茨君試營是皆直言其情何等真率若後人便有許多緣飾

盛唐詩

世之言詩者皆曰盛唐予觀一時如王右丞之清深李翰林之豪宕王江陵之俊逸常徵君之高曠李頎之沉着岑嘉州之精鍊高常侍之老健各有其妙而其所造皆能登峰造極者也然終輸杜少陵一籌蓋盛唐之所重者風骨也少陵則體備風骨而復包沈謝之典雅兼徐庾之綿縟采初唐之藻麗而清深豪宕俊逸高曠沉着精鍊老健蓋無所不備此其所以為集大成者歟

陳子昂集序

盧藏用作陳子昂集序云道喪五百年而有陳君予因請論之司馬子長自序云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五百歲而有司馬公邇來年代既遥作者無限若論筆語則東漢有班張崔蔡若但論詩則魏有曹劉王傳晉有潘岳陸機阮籍盧諶宋有謝康樂陶淵明鮑明遠齊有謝吏部梁有柳文暢吳叔庠作者紛紜繼在青史如何五百之數獨歸於陳君乎藏用欲為子昂張一尺之羅蓋彌天之宇上掩曹劉下遺康樂安可得耶子昂感寓三十首出自阮公詠懷詠懷之作難以為儔子昂曰

荒哉穆天子好與白雲期宮女多怨曠層城閉蛾眉曷若阮公二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未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黄雀哀涕下誰能禁此序或未經論千載之下當有識者得無撫掌乎

南北朝五言

夫五言之道唯工推精論者雖欲降殺齊梁未知其旨若據時代道喪幾之矣沈約詩詩人不用此論何也如謝吏部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柳文暢詩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王元長詩霜氣下孟津秋風度函谷亦何減於建安耶建安不

用事齊梁用事以定優劣亦請論之如王筠詩王生臨廣陌潘子赴黄河庾肩吾詩秦皇觀大海魏帝逐飄風沈約詩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格雖弱氣猶正遠比建安可言體變不可言道喪大曆中詞人多在江外皇甫嚴維張繼素劉長卿李嘉祐朱放竊占青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爲已有吾知詩道初喪正在于此何得推過齊梁作者迄今餘波尚寖後生相效没溺者多大曆末年諸公改轍蓋知前非也如皇甫冉和王相公玩雪詩連營鼓角動忽令戍桑乾嚴維代宗挽歌波從少海息雲

自大風開劉長卿山■鴿歌青雲杳杳無力飛白露蒼蒼抱枝宿李嘉祐少年行白馬撼金珂紛紛侍從多身居驃騎幕家近滹沱河張繼素詠鏡漢月經時掩胡塵與歲深朱放詩愛彼雲外人來取澗底泉已上諸公方於南朝張正見何胥徐摛王筠吾則無間然矣

王母謠

王母謠白雲在天丘陵自出李白乃曰白雲在青天丘陵觧崔嵬劉令嫺詩落花掃更合孟浩然乃曰林花掃更落李孟既易數字彌覺西母劉媛爲工

陶淡李逸

陶詩淡不是無繩削到自然處故見其淡之妙不見其削之迹李詩逸不是無雕飾但雕飾到自然處故見其逸之趣不見其飾之痕

顔謝優劣

謝靈運詩鄴中爲劣顔延年詩五君爲優然謝整而峻顔贍而織顔之不可方謝正猶謝之不可方陶世稱顔謝或稱陶謝皆吾所不曉

隨意二字

六朝五七言用隨意二字而任者曰隨意尺書稀曰

隨意晚還家曰庭草無人隨意綠自是王維張之則云隨意春芳歇杜甫張之則云隨意宿僧房王昌齡張之則云隨意青楓白露寒各極其趣

陶杜

杜有全學陶者陶云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又云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而杜寫懷云萬古一骸骨鄰家逅歌哭其又云群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明明自陶脫出來但讀胸後二語殊覺杜之爲煩

盛中晚唐

盛中晚唐詩調大有徑庭顧況一家千里外百舌五更頭不及張謂還家萬里夢爲客五更愁李商隱造化中台座威風大將壇不及王維久踐中台坐終登上將壇劉滄生爲漢宮臣死爲胡地骨不及李白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古云文章與時高下惟詩亦爾

常建哭字

常建結語善用哭字然第一是殺兵哭遼水第二是境上哭明月第三是哀哀哭枯骨一哭不如一哭

胎元

常建天寒月近城孟浩然江清月近人常得力在寒字孟得力在清字然總不出杜江月去人只數尺纔自點化便復神奇詩家以爲胎元云

刀巴二字

唐人用刀州巴字始于宋十一遙州刀作夢巴字水形連而岑參則云刀州先入夢李端則云夜夢見刀州武元衡則云刀州晚照西李遠則云何處夢刀州雍陶則云今宵難作刀州夢同用刀州也盧綸云浪依巴字急端又云巴字一支長遠又云巴江學字流同用巴字也獨王維霧中遠樹刀州出

天際澄江巴字迴亦是合用較宋格刀自別

崔王異調

崔顥華陰結句盛唐之平調中唐之正調也至黃鶴樓前四語直古歌耳不可謂律王維酌酒領聯盛唐之側調晚唐之變調也至終南別業全篇直拘律耳不可謂古

寄家人詩

三唐七絕除是拘體大可吟諷予所深喜者如寄家人三首摹寫情事真入神境一隴山鸚鵡能言語爲報家人數寄書二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

張平安三只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皆
愈淺而深愈近而遠

律中用字

律中用悅字而妙者常建曰山光悅鳥性又用恐字
而妙者賈島曰落日恐行人如前用悅字投字後
用怯字畏字皆不能佳然亦本陶出今兩詩來陶云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岑云渡口欲黃昏歸人
爭渡喧讀者正爾不覺

唐詩異才

杜大才自鍛鍊出來李逸才自吞吐出來王妙才自

陶寫出來孟清才自搜索出來高壯才自把捉出
來岑俊才自揮霍出來然杜能兼李李不能兼杜
杜能變李不能變也王能包孟孟不能包王王能
長孟不能長也高能具岑岑不能具高高能檢岑
不能檢也

詩用也字

開元中用也字者三王昌齡垂綸幾年也不如王摩
詰宛是野人也然又不如孟浩然誰能效丘也至
玄宗宵八今生已過也則晚唐偽詩益不足觀矣

張曲江溫庭筠

張曲江詩吾極愛其簷風落鳥毳窓葉掛虫絲二語
妙在簷窓二字鳥積簷前攪風為便虫懸窓下粘
葉為宜若止云狂風脫葉便不合渾然之理矣又
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亦妙在聲跡二
字曉色朦朧觸象而警早行慘淡顧影而知若用
鷄鳴字人踏字俱損天然之致矣故下虛字難下
實字尤難

蘇廷碩詩

蘇廷碩詩二月韶春半三空霽景初用月半字僅此
又茂禮雕龍昔香名展驥初都未曉昔字所本按

月令月昔靡艸死昔終也用此字入律畢竟是唐
初風調

宋延清詩

宋延清詩雲濕從臣衣不及花落侍臣衣又御氣鵬
霄近不及御氣雲霄近雲濕則虛花落則實鵬霄
則俗雲霄則雅

岑參詩

岑參詩細雨濕行裝又暮雨溼行裝兩觀詞雨打梨
花深閉門又雨打梨花空閉門皆再用然作細作
深字勝兒至得意語故不當數見而岑作此病殊

多

杜詩狀物

詩狀物極難得侶如杜云風鶯藏近渚雨燕集深條人但知風鶯雨燕爲倒字藏集爲虗字乃不知妙正在近深兩字耳鶯質本弱遇風不及遠避惟曲渚近處纔取潛藏而已燕体太輕衝雨不能高飛特叢條深處僅足安集而已非此老妙於寫物不復到爾許故杜又曰良工心獨苦

數目入詩

駱賓王好以數目入歌行人謂之算博士要不免巧

傷于格鄭谷云城鎖東風十五橋杜牧云南朝四百八十寺獨用之絶句可耳又不若王維詩鳥道一千里猿啼十二時乃特渾然

四唐升降

唐詩無定格在乎時亦無恒調在乎人有初類盛者有盛類中者有中類晚者又有晚類中者有中類盛者有盛類初者正當以人論不以時論耳第初能巧不能拙盛則寧拙無巧中能輕不能重盛則寧重無輕晚小不能大盛則寧大無小此盛唐所以冠三唐也洞庭陸宜春氏統 四唐詩互相升降不拘其昔祗繫其人而先後格調辨乎其中凡抄得數十帙乃一夕悉爲猾胥盜去遂成千秋遺事

李歐優劣

李太白天才俊逸誠所謂聖於詩者如遠別離蜀道難諸篇渾然豪放馳騁今古雖盛唐一時人莫能及六一作廬山高自謂與之頡頏然詳視之終覺說得辛苦生受趣宋以來學者多自經業中覺悟故談詩者只喜少陵之忠愛往往甲杜乙李殊不知二子者互有優劣正不當執一論耳

王李常何

王建詩寒碎故仕終不顯李洞詩窮悴故竟下第章碣詩壯故至台輔何蕡詩愁未幾而卒

唐宋詩評

唐室詩人專門名家比比踵至古風其繼前軌者亦惟陳子昂儲光義韋應物柳宗元杜甫李太白數人而已雖他有作者安能方駕哉晚唐諸人雖差不及姑舉數人如杜牧之豪儁許渾之凛思賈島之枯寂各臻妙境足稱玉碎夫豈瓦全 人詩學與唐不倫唐人流暢情景宋人鋪陳時事唐人有風雅之遺音不盡意趣每見言外宋人研切根理

罄盡底蘊故唐詩圓宋詩方雖王介甫歐陽永叔蘇子瞻黃魯直諸公號稱名家不免此病盖宋人崇尚理學不免以議論爲詩故少委宛清亮不知學詩理何可盡廢若拘文牽義豈詩家上乘風人之義各有攸當故善說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義不言理而理存此詩之妙境也不然則三百篇之中美刺具存淫瑣亦錄夫子存而不刪何以哉學詩者以三百篇爲宗更憲章漢魏尋繹楚騷本其原而遡其流庶幾不叛于道矣且無論晚唐只如中唐人詩如月到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

空之句興象俱佳可稱名作若廬嶽高僧留偈別茅山道士寄書來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如此等句細味之亦索然者而世傳誦以爲佳何耶豈承襲既久亦世之耳鑒者多也

劉賓客柳枝詞

黃山谷跋劉賓客柳枝詞云劉賓客柳枝詞雖乏曹劉陸機左思之豪壯自爲齊梁樂府之將領也又云劉夢得竹枝九首盖詩人中工道人意中事者使白居易張籍爲之未必能也

評金山詩

張祜金山詩頗稱于時其實不沈佺期巫峽詩來終日醉醺醺全不成語馬戴送僧金山云金陵江色裏蟬急尚秋分過寺橫州島歸僧渡水雲夕陽依岸盡清磬隔潮聞遙想禪林下爐香對日焚獨不失結韵亦謂其墮惡道中耶

評杜律

七言律全篇渾稱者絕少即杜云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何雄也至北極西山兩語便弱又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差與前敵然悲壯二字實尚不如動搖二字虛而妙

奇章愛才

唐人小説云杜牧之在牛奇章幕中每夜遊狹斜飲酣醉而歸奇章常令人潛護之及牧之還朝奇章戒以節飲勿復輕出爲言牧之初猶抵飾奇章命出報帖一篋示之皆每夜街吏所報杜書記平善帖子杜始愧謝尋嘗疑牧之雖有才藻然浮薄太甚奇章侶待之太過及覯其少年行云豪持出塞節笑別遠山眉其風流豪俠之氣猶可想見亦覩其罪言與原十六衛諸文則知牧之亦有志於經略或不得試而輕世之意顧托之此耶則奇章

之愛才未爲過也

齊梁體

齊梁體自盛唐一變之後不復有爲之者至溫李出始復追之今觀溫飛卿西州曲单衫杏子紅雙鬢鴉雛色之句及李義山無題云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無題云照梁初有情出水舊知名裙衩芙蓉小釵茸翡翠輕錦長書鄭重眉細恨分明莫近彈棋局中心最不平咏月云池上與橋邊難

忘復可憐簾開最明夜簟捲已涼天流處水花急吐時風葉鮮姮娥無粉黛只是逞娟娟咏荷花云都無色可並不奈此香何瑤席乘涼設金羈落晚過迴衾燈照綺渡襪水沾羅預想前秋別離居夢櫂歌效江南曲云郎船安兩槳儂舸動雙橈掃黛開宮額裁裙約楚腰乘期方積思臨醉欲拚嬌莫以採菱唱欲羨秦臺簫又効徐陵體賜吏衣云紫帳真珠絡溫幃翡翠裝楚腰知便寵宮眉正鬪強結帶懸梔子綉領刺鴛鴦輾寒衣省夜金十[illegible]香此作雜之玉臺新咏中大孰有能辨之者

羅隱詩

羅隱詩雖是晚唐如霜壓楚蓮秋後折雨催蠻酒夜深酤亦自婉暢可諷

李用陶語

李白亦多用陶語者陶云揮盃勸孤影而李云獨酌勸孤影陶云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而李云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

南薰集

竇常有南薰集三卷今不存如竇鞏鷓鴣飛上越王臺用李只今惟有鷓鴣飛故無足取乃衛萬與李

同時其詩乃竄祇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殊不易一字即吳均喧喧動四鄰而楊炯劉生結句全掠之王維春艸年年綠而錢起漂母第七句亦入之豈類是與

王孟勦襲

王維草木榮枯語出孟草木本無意枯榮自有時浩然禹穴胥濤語出孫逖山園伯禹廟江落伍胥潮四人本自一時乃互相勦襲何與

王維娟娟秋風起淒淒烟雨繁本謝靈運娟娟秋風過萋萋春艸繁時人未應返爲此思故鄉本沈[illegible]

留人未應去爲此還故鄉結束平陽騎明朝入建章本徐陵十五屬平陽因來入建章五馬驚翳巷雙童逐老身本庾信五馬遥相問雙童未入軍承南御亭上莫使有風塵亦本信御亭一回望千里風塵昏風日咸陽慘笳簫渭水寒本宋之問日慘咸陽樹天寒渭水橋六代初唐爲渠祖尚乃爾

杜詩祖述

杜云花枝照眼句還成是用梁武帝花枝照眼春心一花近高樓傷客心是用陸機春芳傷客心聽猿實下三聲淚是用蕭詮別有三聲淚花氣渾如百

和香是用何遜風吹百和香白雲岩際宿孤月浪中翻亦用何遜薄雲岩際出初月波中上春江不可渡二月巳風濤是用顏延之春江壯風濤幼女問頭風是用江揔幼子問殘疾送老白雲邊是用梁簡文縱意白雲邊冥冥細雨來是用范雲冥冥暮雨歸暗滿菊花團是用謝惠連團團滿葉露風箏吹玉柱是用柳渾秋風吹玉柱無人覺來往是用吳均勞夢無人覺斟酌姮娥寡是用董思恭斟酌紅顏改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是用李巨仁無波風自動不夜月恒明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是用庾信忽聞桑落酒正值菊花開蓋類以六朝佳語鼓舞筆端故其課兒云熟精文選理殆杜氏家學然耳

李杜蘇黃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于詩者與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于詩者與然則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詩駿馬絕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亦相近予謂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

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楊祭酒贈項斯

予少時嘗與文潛在館中因看隋唐嘉話見楊祭酒贈項斯詩云幾度見詩詩總好今觀標格勝于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因問諸公唐時未聞項斯有詩名也文潛曰必不足觀楊君詩律已如此想其所好者皆此類耳

李詩大家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斷腸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

誰短長山谷謂學者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
毛所以去之更遠如李詩只歷酒等言自是莫及
餘且勿論到請君試問東流水二句淺淡率意寫
出入肺肝無一字不佳蓋人所欲言而未能者此
所以為大家云

李詠右軍

王右軍風致卓越千古李翰林一詠直能寫其襟度
如云右軍本清真瀟洒出風塵末云書罷籠鵝去
何曾別主人若使他人焉能有此脫落此與陶淵
明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氣象一轍

彼委瑣拘泥者焉知此味況我

李白絶句

范德機論古人絶句一句一絶乃其本體其次字少
意多極四句而反覆議論如李白橫江館前津吏
迎向余東指海雲生即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
不可行句斬絶而意周致使人有無涯之想

李益詩

楊升菴詩話云李益有樂府雜體一首云藍葉鬱重
重藍花石榴色少婦歸少年光華自相得愛如寒
夜火棄若秋風扇山岳起面前相看不相見春生
車亦生誰能無別情殷勤展心素見新莫忘故遥
望孟門山殷勤報君子既為隨陽雁勿學西流水
此詩比興有古樂府之風或云非益詩乃人代霍
小玉寄益之作

沈雲卿

沈雲卿詩雪白山青千萬里而杜亦云雲白山青萬
餘里又秦地平如掌而杜亦云秦川對酒平如掌
然雲卿氣韻終在初唐所以去杜更遠

沈宋優劣

律至沈宋風氣漸上聲調始暢然其實處巧處仍是

六代後塵其虛處高處遂作開元前導嘗考其集
可畧而言沈應制諸篇既不如宋宋樂府新題亦
不如沈最雜詩沈不如宋宮苑七律宋不如沈
宋晦日昆明池落句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沈巫山高落句云為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宋梧
州詩青林暗換葉紅蕊續開花沈興慶池詩漢家
城闕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鏡中持此以辦兩君優
互有短長處自當令心服

孟浩然

孟浩然詩以吾一日長念爾聚星稀本宋之問詩句

傷茲日遠獨向聶翟洲然宋稍傷直致孟乃覺委婉便自青出于藍或謂孟無學可厭獨推尊宋者妄耳

三聖詩

宋人拈出唐衲寒山詩楚詞五律體各一首而已予近見三聖詩全本又得全詩二篇其一曰粲粲盧家女倩來名莫愁舍乘擿花馬學榜采蓮舟膝坐綠熊席身披青鳳裘哀傷百年內不免歸山丘其二曰春女衒容儀相將南陌陲看花愁日晚隱樹怕風吹年少從旁來白馬黃金羈何須久相弄兒

家夫壻知即菩薩應化不當以詩人目之乃大倡樂府中語今逼不入選可謂失一隻眼

宋之問

宋考功之問在天后朝求為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意詩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但以其有口過蓋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慙憤

王元之詩

王元之詩云兩株紅杏映籬斜裝點山香剌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語雖極工然大風折樹而鶯猶不去於理未通當更求之

英靈國華唐詩明詩

英靈繼鍾嶸而作者也然英靈僅長于品國華嗣殷璠而興者也然國華差短于裁又曰唐詩多出于死後其欲揀金也無由明詩蓋出于生前其有遺珠也可憾

山林臺閣

青箱雜記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演

綸視草者之所尚也王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今樂藝亦有兩般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鹿鳴嘲哳村歌社舞抑又甚焉亦與文章相類麓堂詩話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須有其一又曰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又曰古雅樂既不傳俗樂又不足聽今所聞者唯一派中和樂耳詩家聲韻縱不能彷彿賡歌之美亦安得庶幾一代之樂哉古今名家取譬於詩文如此

宋詩評

宋初之詩劉子儀楊大年諸人皆學李義山謂之西崑體然義山蓋本之少陵也當時猶具體而微至神宗朝蘇東坡黃山谷王半山陳后山諸公出而詩道大備東坡山谷學宗少陵半山稍出入盛唐后山則規模中唐館閣可尚

南宋詩

南宋陳簡齋陸放翁楊萬里周必大范石湖諸人之詩雖則尖新大露圭角乏渾厚之氣然能鋪寫情景不專事綺繢其與但爲風雲月露之形者大相逕庭終在元人上世謂元人詩過宋人此非知言者也

詩法源流

詩法源流云唐人以詩爲詩宋人以文爲詩唐詩主於達情故於三百篇爲近宋詩專主議論故於三百篇爲遠詩注又謂陳後山評人有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後山評之當矣然後山亦有短處殊不自知正如杜與李太白何時一杯酒重與細論文則譏其欠細密也

李與子美云借問緣何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則譏其太沉着也

朱櫻歌

文與可朱櫻歌君王日午坐倚闌翡翠一盤紅靺鞨二字人未用按唐寶記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爛如櫻朱視之如不可觸觸之甚堅不可破施此事於櫻桃尤爲奇切

詩句佀花

梨花一枝春帶雨句雖佳不免有脂粉氣不佀朱簾暮捲西山雨多少豪放乎因謂樂天句似茉莉花王勃句似含咲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薝蔔花而王荊公以爲總不如院落深沉杏花雨乃似閙提花

三豪

石介作三豪詩云曼卿豪于詩永叔豪于詞師雄豪於歌永叔亦贈杜默師雄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歌少見於世有云學海波中老龍夫子門前大虫皆此類語永叔不誚者此公惡爭名且爲介諱也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

君更求奇便作杜默矣

古今詩評

楊大年如龍遊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然骨法清亮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劔氣勢空健而鋒刃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繁華蘇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醉眠芳艸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媚嬌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唐書王勃傳載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如良金美玉無

施不可富嘉謩如孤峯絶崖壁立萬仞濃雲鬱與電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妝燕趙舞女觀者忘疲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太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瑠璃玉斝雖爛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齊道人湯惠休云謝靈運詩如芙蓉出水顏延年詩如錯綵鏤金梁鍾嶸云范雲詩宛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詩點綴映媚如落花在艸張芸叟評宋朝名公詩梅聖俞如深山道人艸衣木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石曼卿如飢鷹乍歸迅速不可言歐陽永叔如春服乍成醴酒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眼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蘇子瞻如武庫乍開干矛森然見之不覺令人心懼子細檢點不能無利鈍郭公父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適口者少劉次庄學土黃詩序謂東府自唐以來杜甫則壯麗結約如龍驟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則飄揚振激如游雲轉石勢不可遏又廣東曹司文字長樂敖器之陶孫

遂盡取魏晉而下詩人演而為詩評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雲緯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漸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馳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勸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瑩然李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

如褰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
無補多慾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
優工行鄉飲酒酬獻秩如時有淡氣柳子厚如高
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
綺密瓌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
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陽公如翃如運止
可施之宗廟荊公如鄧艾縱兵入蜀要以險絕為
功山谷如陶弘景祇詔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
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
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后山如九皐獨唳深林孤芳

冲宗自妍不求說賞蘇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
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
殫陳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元四大家

元人詩昔人獨推虞范楊揭謂之四大家蓋虞道園
范清江楊仲弘揭曼碩四人也四人之詩其格調
具在固不可不謂之大家但乏思致求其言外之
趣則索然耳予於元人中獨取張外史倪雲林二
人之詩外史寓跡於黃冠住杭州開元宮登善院
又往來於華陽洞曲林館中蓋葛稚川陶貞白之

流也昔人謂其善談名理嘗見其古詩數首大率
似阮嗣宗詠懷其趣溢出於言句之外其即所謂
名理者耶予愛而錄之以俟知音者阮光祿道白
馬論以為正宗一解人亦不可得此不可與不知
者道也

張十二時

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然予觀古人之
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模倣一人舍己徇人未
必貴也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格
不足秦七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勁健簡捷過之要

知二人後來文士之冠冕也

明粵四傑

明初吳有四傑粵亦有四傑蓋擬盛唐云予兒時游
粵數見蔡惟敬歐禎伯同先君唱和詩俱稱麗藻
乃因梁公實與李于王周旋不自量力率爾徇人或
浮漫過虛或扼塞過實便類邯鄲失其故武而歐
更填古隱僻名字如請肅坐生客無一識面者此
寧獨黠鬼祭魚而已正被英雄所欺殊謬

李于鱗汪伯玉

作文若詩不妨成一家勿便拘一調成易拘拘易厭

毋論吳人纖裁曲綴爲時冠冕者少所融化畧無情實即讀李于鱗七律及汪伯玉副墨乍得一二如入瓊林大盈非不驚心眩目毎至數篇遂多重復未耐點檢然李詩有尊前病起逢寒食客裏花開別故人頗似蘇州而汪文獨查八十傳中間掇拾諸款了復無遺乃從史記貨殖來故合變態耳

黃淳父

詠綠牡丹者亦多矣惟淳父五言兩聯絶工其云池縠搖光亂窓綃掩態妍故是襯貼得別又云珠憐金谷妓萼降九疑仙亦佀挑剔得出至首尾便不

成語信矣巨山之難其儷也

陸子傳詩字

尚實陸子傳書學麻姑仙壇頗入妙品其詩傳者如張烈婦酷有焦仲卿妻風近從其子壻趙太學得完集讀之不獨歌行流麗而五律中有奇陳子兼今成都云製錦裁江色彈琴寫峽聲以濯錦江映尹何事峽流泉帶子賤事鎔鑄天成可謂工矣陸女名卿子即趙婦能世其家所著雲臥閣集亦多佳句若三婦艷等篇故不減阿父耳夫以陸氏聯翩閨秀豈不甚盛哉今乃孔方輩且不辨毛錐

何物是足羞也

曰王黃佳勝

王敬美諸詩西征爲勝以其增遷客之懷也黃淳父諸作白下爲佳以其繫羇旅之思也詩必窮而後工故非虛語

王百穀

吳郡王百穀少喜任俠筆舌兩端妙絶天下諸可惜獎無所復惜以是人人爭就之尤工詩纖濃綿麗多不能載予最愛其清明書事云離緒不堪歸燕語斷腸惟有落花知故自情致大非韓翃春城比

宜與章臺同恨

徐迪功詩

徐迪功武昌詩云重以桑梓念淒其江漢情極有古調可詠而殷近夫本與徐一輩人其桃花詩只易江漢情爲虎豹心餘七字曾無所改眞點金成鐵手誦之使人失笑

弘正嘉詩人

弘正嘉初詩若獻吉之變化仲默之疏秀昌穀之駿軼稚欽之精鍊子業之淘洗約之之沉鬱盛矣美矣他若廷實則貌腴而浮君采則色古而瀾太初

刖膚清而淺德涵則質實而朴子衡則氣徤而粗
繼之則骨峭而頽巳自列廡未得升堂況士選仲
覵而下何足数哉

本朝諸家

詩各因才學有獨至于本朝諸家畧可枚数李迪之才
始于兼故其體備元美之才妙于變故其調雜猷
吉之才長于杜故其歌行勝昌穀之才長于李故
其律排駁子業之才近于張文昌故其歌行拙應
德之才近于宋延清故其律排工

唐明詩調

唐調開元以後強大曆以後弱惟人自爲調故其詩
多名家明調弘治以後分嘉靖以後合惟人不爲
調故其詩多風致

明朝詩文

本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間可謂極盛李空同何大復
康滸西邊華泉徐昌穀一時共相推轂斫復古道
而南京王南原顧東橋寳應朱凌溪則其流亞也
然諸人猶以吳音少之稍後則有亳州薛西原蕙
祥符高子業叔嗣廣西戴時亮欽沁水常明卿倫
河南左中川國璣關中馬西玄汝驥諸人薛西原
規模大復時出入初唐而過於精潔失其本色便
覺太枯高子業是學中唐者故愈淡而愈見其工
馬西玄極重戴時亮二公皆工初唐故也左國璣
常明卿宗李翰林皆翩翩欲度驌驦前者也他如
王庸之敎李川甫濂則空同門人樊少南鵬戴仲
鶡冠孟望之洋則大復門人譬之孔門其田子方
荀卿之流歟

袁凱高太史

松江袁景文凱其古詩學選七言律與絶句宗杜格
調最正故李空同何大復稱其爲 我朝國初詩

人之冠近有以高太史爲過之者高比袁稍闊大
然不能脫元人氣習若論體裁終是袁勝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九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詩話門

詩餘類

南詞難拘字韻

樂府古體起自上古韻既不拘文或多寡而其來歷又有樂府詩章等書可考也南詞似多起於唐如千秋歲荔枝香因貴妃誕日長生殿奏新曲二闋未有名適南方進荔枝遂以二詞名之念奴嬌名娼也故連昌宮詞有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阿濫堆禽名也聲最美玄宗一取其聲一取其名各以製曲菩薩蠻大中初女蠻入貢瓔珞被體號菩薩蠻遂製此也春光好因羯鼓催花花開而製惜未通知其祖於唐者益明皇知音律之故而後知音之臣因各祖之故花間集名爲填詞之祖而所集者自溫飛卿而下十八人耳宋陸放翁又云晚唐詩格卑陋而長短句獨精巧後世莫及正指此也又如隨筆之辯伊涼州曲皆出於唐亦其一證然照字依韻名曰填詞今一詞之名雖同而文有多寡韻有平仄不同者不可辯明正無

樂府詩章之書證之耳如康伯可之作應天長詠閨情云管絃喧繡陌燈火照香塵腸斷蕭娘愁歸路緩彫鑾獨自歸來凭欄情緒楚岫在何處香夢悠悠花月更誰主惆悵後期空有鱗鴻寄紈素枕前淚窓外雨翠幕冷夜凉虛度未應信此度相思寸腸千縷又曰管絃繡陌燈火畫橋塵香舊時歸路腸斷蕭娘舊日風簾映朱戶鶯能舞花解語念後約頓成輕負緩彫鑾獨自歸來凭欄情緒楚岫在何處同前云云然後篇比前多二十字矣葉少蘊之作念奴嬌咏中秋云洞庭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嘆佳期難到縹緲高城風露爽獨倚危闌傾倒醉酌青樽嫦娥應笑猶似向來好廣寒宮殿爲余聊借蓬島又曰洞庭波冷望氷輪初轉滄海沉沉萬頃孤光雲陣捲長笛吹破層陰洶湧三江銀濤無際遥帶五湖深酒闌歌罷至今鼉怒龍吟又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散佳會難尋縹緲高城風露爽獨倚危檻重醉倒清罇嫦娥應笑猶有向來心廣寒宮殿爲余聊借瓊林既換韻又換字矣此皆不知孰是原本孰乃比調豈非無祖詞以證之耶至於億秦娥諸人所作皆仄韻者而孫夫

人又有平韻者水龍吟本是首句六字第二句七字也如秦少游贈妓云小樓連苑横空下窺繡轂雕鞍驟陳同甫春恨云鬧花深處層樓畫簾半捲東風軟蘇東坡詠笛云楚山脩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而陸放翁春遊摩訶池上追遊路紅綠參差春晚則首句乃七字第二句反六字矣柳稍青初起三句皆四字也皆用平韻如秦少游春景云岸草平沙吳王故苑柳裊烟斜雨後寒輕風前香軟春在梨花行人一棹天涯酒醒處殘陽亂鴉門外鞦韆牆頭紅粉深院誰家周美成佳人云有個

人人海棠標韻飛燕輕盈酒暈潮紅羞娥凝綠一笑生春爲伊入恨熏心更說甚巫山楚雲斗帳香銷紗窗月冷着意温存而李易安春晚有云子規啼血可憐又是春歸時節滿院東風海棠鋪繡梨花飛雪丁香露泣殘枝俏未比愁腸寸結自是休文多情多感不干風月此乃首句四字第二第三總成八字又是叶韻也至於瞿宗吉之辦漁家傲本頭句第二字皆叶聲起而楊復初凌雲漢乃以平聲起見樂府遺音似此不一若以周德清謂句字不以增損者論又非其名此或南詞北曲之不同

以予論之南詞但要音律和諧或平或叶俱可也二句合作一句一句分成二句者則句法雖不同字數不差妙在歌者上下縱横所協耳頭句不拘正如律詩之起亦然但多少數字似不可也况至於多少二三十字者哉若歐陽公春暮模魚兒捲繡簾梧桐秋院落一霎雨添新綠對小池閑立殘粧淺向晚來敘如穀凝遠月恨人去寂寂鳳枕孤難宿倚欄不足看燕拂風簷蝶翻草露兩兩長相逐雙眉促可惜年華婉婉西風初弄庭菊况伊家年少多情未已難拘束那看更趂良景追尋甚處

垂楊拍佳期過盡但不說歸來多應忘了雲屏去時祝此則前拍第二句第三句多一字後拍第五句又少一字而那堪更字當是韻佳期過盡盡字是韻今皆無之恐决不可不入選者或是也故少蘊之念奴嬌或可而康之應天長原註十九句則前闋决非矣歐之應天長又少似康不知何也

小詞

筆談曰古詩皆詠之然後以聲依之詠以成曲謂之協律詩外有和聲所謂曲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

[illegible]爲之者已多有在涯前者又小曲有感[illegible]
酒寶敘空之句云李白作花間集乃云張泌所
莫知孰是楊繪本事曲子云近世謂小詞起於溫
飛卿然王建有宮中三臺宮中調笑樂天有謝秋
娘一去望江南又曰近傳一闋云李白製郎令菩
薩蠻其詞非白不能及此信其自白始也劉斧青
瑣集隋海山記中有望江南調即煬帝世已有其
事矣

漁父詞

藝文藝家有春江釣叟圖上有李煜漁父詞二首其

[illegible]浪花有意千重雪桃花無言一隊春一壺酒
一竿鱗世上如儂有幾人其二曰一棹春風一葉
舟一輪繭縷一輕鉤花滿渚酒滿甌萬頃波中得
自由

後主長短句

蔡絛西清詩話載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
而城破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
月小樓西曲瓊金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
後望殘烟草低迷藝祖云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
國事豈爲吾虜也又一詞云簾外雨潺潺春意
闌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
獨自莫憑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
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含思悽惋未幾下世徽宗亦
工長短句方北狩在房中猶作小詞云孟婆孟婆
你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後在汴州有一絕云
國破山河在人非殿宇空中興何日是搔首賦車
攻國破山河在宮庭荊棘[illegible]冠今左衽忽作北
朝臣又云投老汗北城西風又是秋中原心耿耿
南國淚悠悠嘗膽思賢佐顒情憶舊游故宮禾黍
徧行役閔宗周又云杳杳神京路八千宗祊隔越

幾經年衰殘病渴那能久茹苦窮荒敢怨天又清
明日作云茸毋初生認禁煙此地寒食無家對[illegible]
倍淒然帝城春色誰爲主遙指鄉關涕淚漣以上
詩並見天會錄又嘗膽錄云道君嘗爲篇章北狩
以來傷時感事形於歌詠者凡百餘首以二逆賊
變併棄炎火所傳於灰燼之餘者僅此數篇而已
或謂徽宗乃南唐後主後身豈其然乎

後主曲

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
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

秦方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數
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
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何耶

西江月

東皐雜録云世傳温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堂
春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運西斜彩筆工
夫難狀曉景烟霞蝶尚不知春去謾遶幽砌尋花
桃李狂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髮無
價歎飄蓬宦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裡特地咨
嗟席上青衫濕透撫弄舊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

少離愁散在天涯

點絳脣

韓魏公晚年鎮北都一日病起作點絳脣小辭云病
起懨懨晝堂花樹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胭脂淚
惆悵前春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回睇人遠波
空翠司馬温公嘗作小阮郎歸詞曰漁舟容易入
春山仙家日日閑綺窗紗院映朱顔相逢醉夢間
松露冷梅波皺匆匆整棹還落花寂寂水潺潺重
尋此路難曹脩古立朝𩬊剛方塞諤嘗見池上有
所似者亦作小詩寓意[illegible]

紅佳人南陌上翠盖立春風

西江月

楊湜詞話載西江月詞寶髻鬆鬆梳就鉛華淡淡妝
成輕烟翠霧罩娉婷飛絮遊絲無定相見爭如不
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初醒深院月明人
靜

剔銀燈

范文正公與歐陽文忠公席上分題作剔銀燈皆寓
勸世之意文正云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
備用盡機謀徒勞心力即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

思爭如共劉伶一醉人世都無百歲少癡騃老成
尫悴即有中間此子少年忍把浮名牽繫一品與
千金問白髮如何迴避

瑞鷓鴣　小秦王

瑞鷓鴣尤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
歌耳其詞云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
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
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
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
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

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

南歌子

朝雲者東坡侍妾也嘗令就秦少游乞詞少游作南歌子贈之云靄靄迷春態英英媚曉光不應容易下巫陽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爲清歌駐還因暮雨忙瞥然歸去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

西江月

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曰世事一場春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淒然北望

水調歌

蘇東坡被謫時值丙辰中秋翫月作水調歌都下傳唱內侍録呈神宗讀至猶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上因嘆曰蘇軾終是愛君遂得量移汝州嘗謂唐宋時臣下詩歌往往得達帝所而蒙賞鑒太和之氣象亦可徵也

東坡長短句

東坡携妓謁大通禪師大通愠色坡作長短句曰師唱誰家曲宗風有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已皺眉莫嫌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僧仲殊和曰解舞清平曲而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鎚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已信身如夢何須眼似眉蟠桃已是結花遲不向風前一笑待何時

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版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綽唱大江東去公爲之絶倒

減字木蘭花

東坡在汝陽初春庭梅盛開月色鮮霽夫人曰春月勝如秋月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坡笑曰子誠知言即召客飲作減字木蘭花云春庭月午搖落春醪光欲舞步轉迴廊半落梅花婉娩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單于問家世詩詞

東坡送子由奉使契丹詩末句云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用唐李揆事也紹興中曹勛功顯使金國好事者戲作小詞其後闋曰單于若問

君家世說與敎知便是紅窓迥底兒謂功顯之三
元寵昔以此曲著名也後大璫張去爲之子安世
以閤門宣贊爲副使或改其語曰說與教知便是
中朝一漢兒蓋京師人謂內侍養子不閹者爲漢
兒也最後知閤門事孟思恭亦使北或又改曰便
是藍商孟客兒謂思恭之父爲販醝巨賈也

望江南

舊傳有一士在官愛唱望江南詞而爲官所責者不
得其姓名今知爲王齊叟字彥齡元祐樞密彥霖
之弟也任俠有聲初官太原作此詞數十曲嘲郡

縣同僚遂幷及府帥帥怒甚因群吏入謁面數折
之云君侍爾兄謂吾不能治爾邪彥齡斂板頓首
謝且請其過帥告之復趍進微聲吟曰居下位只
恐被人讒昨日但吟靑玉案幾時曾唱望江南下
句不屬回顧適見兵官乃曰請問馬都監帥不覺
失笑衆亦匿笑而退今世所傳別素質一闋云此
事憑誰知證有樓前明月窓外花影即其意也舉
舒氏女亦工篇翰翁出武列事之素不謹常醉酒
嫚罵翁不能堪舒取女歸竟至離絕而夫婦之好
元無舛張女在父家一日行池上懷其夫作點絳

唇曲云獨自臨流興來時把欄干凭舊愁新恨耗
卻來時興鷺散魚潛煙斂風初定波心靜照人如
鏡少個年時影後可適宅族彥齡終浮沉不顯

淸平樂六詞

劉原甫於淸平樂作詞詠木犀其後陳去非蘇養直
向伯恭朱希真韓叔夏亦繼賦一闋王晦叔幷紀
於碧雞漫志原甫云小山叢桂最有人留意拂葉
攀花無限思雨濕濃香滿袂別來過了秋光翠簾
昨夜新霜多少月宮閑地嫦娥借與微芳去非云
黃衫相倚翠帷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

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山離騷遺恨千年無住庵中
新事一枝喚起幽禪養直云斷崖流水香度靑林
底光配騷人蘭與芷不數春風桃李淮南叢桂小
山詩翁合得躋攀舟到十州三島心游萬壑千巖
伯恭云吳頭楚尾踏破芒鞋底萬壑千巖秋色裏
不禁惱人風味如今老我鄕林世間百不關心獨
喜愛香韓壽能來同醉花陰希真云秋閒花少病
小芙蓉老冷淡仙人偏得道買定西風一笑前身
元是江梅黃姑點破冰肌那有暗香猶在飽參淸
似南枝叔夏云秋光如水釀作鵝黃蟻散入千巖

隹樹裡惟許鹿門人醉輕羅重上風簾不禁月冷
霜寒步障沉深歸去悄然愁滿江山海叔同謂一
花一曲賦者六人必有第其高下者予以爲皆隹
句云

紫姑白苧

白苧詞傳者至少其正宮一闋世以爲紫姑神所作
也方寫至追昔燕然畫角寶輪珊瑚是時丞相虛
作銀城換得或問出何書史答云天上文字汝那
得知末句云東君暗遣花神先到南國昨夜江梅
漏泄春消息殊爲騷雅蜀人郝宗文以春初邀請

既降自稱蓬萊仙人玉英書浪淘沙詞云塞上早
春時煖律猶微柳舒金線拂回堤料得江鄉應更
好開盡梅溪晝漏漸遲遲愁損仙肌凭回無語欹
雙眉凭徧闌干十二曲日下樓西亦冲淡有思致

周美成楚雲詞

周美成頃在姑蘇與營妓岳七楚雲者追遊甚久後
從京師歸過蘇首訪之則已從人數年矣明日飲
於太守蔡峦子高坐上因見其妹作點絳唇詞寄
之云遼鶴西歸故人多少傷心事短書不寄魚浪
空千里憑仗桃根說與相思意何時別時衣袂猶
有東風淚楚雲讀之爲之累日感泣

惠柔侍兒

何文縝丞相初登科在館閣飲于宗戚一貴人家侍
兒惠柔者麗煞人也慕公風標密解手帕于爲贈
且約牡丹開時再集何亦甚關抱既歸賦虞美人
一曲隱其小名以寓惓惓結戀之意云分香帕子
揉藍膩欲去殷勤惠從來直到牡丹時耶恐花枝
知後故開遲別來目盡閑桃李日日攔杆倚催花
無計問東風夢作一雙蝴蝶繞芳叢何自書此詞
示蜀人趙詠道言其本末 郝此

莫少虛詞

舊傳水調歌一曲其首章云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
溪溪上桃花無數花上有黃鸝以爲黃公魯直所
作蜀人石耆翁言此莫將少虛壯氣詞也能道其
詳少虛又有浣溪沙一闋云寶釧湘裙上玉梯雲
重應恨翠樓低愁同芳草兩萋萋一詞云歸夢悠
揚見未真繡衾恰有暗香熏五更分得楚臺春皆
造語工新但晚歲心醉富貴不復事文華今人鮮
有知其少作者 右十一事皆見王海叔類堂集

蔡元長詞

三□嘗讀說郛中蔡元長臨卒前一日之詞曰八十一
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回玉
殿幾度宣麻卻因貪寵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意
無此調亦不成話况蔡死時止年八十此必惡之
者托名爲之也後見宣和遺事載京之事亦有此
詞乃西江月也較之小說者反是後月餘而京卒
亦可謂讖矣遺事詞曰八十衰年初謫三千里外
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　金殿五
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昔謾繁華到此番
成夢話

張安國詞

張安國在建康留守席上賦一篇云長淮望斷關塞
莽然平征塵暗朔風勁悄邊聲黯消凝追想當年
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羶腥隔水旃
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
明笳鼓悲鳴遣人驚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
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干羽方懷遠
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騖若爲情聞道中原
遺老長南望翠葆霓旌遣行人到此終憤氣填膺
有淚如傾歌闋魏公爲罷席而入

上林春慢

都下元宵觀遊之盛前人或於歌詞中道之而故族
大家宗藩戚里宴賞往來車馬駢闐晝夜不止每
出必窮日力盡夜漏乃始還家往往不及小憩雖
含酲溢疲思亦不暇寐皆相呼相挈並賞遲禁又
催速客已在門矣又婦女首飾至此一新髻鬟篸
插如蛾蛾蜂蟬蟬雪柳玉梅燈毬裊裊滿街繁
山燈架及有門簷內外又挂紅燈如晝騷人詞客
未有及之者晁叔用作上林春慢云帽着宮花衣
惹御香鳳輦晚來初過鶴降詔飛龍擎燭戲端門

銀花燈火滿城車馬對明月有誰閑坐任狂遊更
許傍禁街不扃金鎖玉樓人暗中擲果珠簾下笑
看春衫裊娜素娥遶釵輕蟬撲鬢垂垂柳絲海棠
夜闌飲散但贏得翠翹雙嚲醉歸來又重向晚窗
梳裹

劉過詞

劉過字改之自號龍州能詩詞流落江湖酒酣耳熱
出語豪縱自謂晉宋間人物其詩篇警策者已載
江湖集尤好作沁園春上稼軒詞已見岳侍郎珂
桯史最爲辛所喜今又得數篇其一黃書子由帥

蜀中閤乃胡給事晉臣之女過雪堂行書赤壁賦於壁間改之從後題一闋其詞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軟金蓮自拆小小藍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嗅藥攀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恠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遙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捲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草行書後黃知其劉所作厚有饋貺　壽皇銳意親征大閱禁旅軍容肅甚郭杲為殿巖從駕還內都人昉見一時之盛改

之以詞與郭云玉帶猩袍遙望翠華馬去如龍擁千官鱗集貂蟬爭出貔貅不斷萬騎雲從細柳營開團花袍窄又指汾陽郭令公山西將算韜鈐有種五世元戎旌旗蔽滿寒空無陣整從容虎帳中想刀明似雪縱橫脫稍箭飛如雨霹靂鳴弓威撼邊城氣吞胡虜慘憺塵沙吹北風中興事看君王神武駕馭英雄郭餽劉亦踰數十萬錢又送孫季和云問信竹湖孫自號竹如之何如何不歸道吳山越水無非佳處來無定止去亦何為莫是秋來未能忘耳心與孤雲相伴飛鬬情處向南山寄傲北淵題詩人生了事成癡算世上終無真是非嘗雲臺突兀無君子者雪堂零落有美人兮踈雨梧桐微雲河漢鍾鼎山林無限悲陽山縣間昌黎貶汝汝貶昌黎又嘗於友人張正子處見改之親筆詞一卷云壬子秋予求牒四明嘗賦賀新郎與一老娼至今天下與禁中皆歌之江西人以為鄧南秀詞非也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今如何消遣衣袂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尚軟料彼此裹銷腸斷一枕新涼眠客舍聽梧桐踈雨秋風戰燈暈冷記重見樓低不放珠簾捲晚妝殘翠蛾狼籍淚痕

留臉人道愁來須殢酒無奈愁多酒淺但托意焦桐紈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楓葉俱淒愁雲萬疊寸心亂

沁園春

理宗朝嘗欲舉推排田畝之令廷紳有言而未行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牆粉壁右具在前述某縣某鄉某里住何人地佃某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為

官爲已不把人怜思量幾許山川況土地分張又
百年正西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驚狼烟
宰相弄權奸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有堂大地何
須經理萬叔千爲

憶秦娥詞

太學服膺齋上舍鄭生秀州人其妾寄以憶秦娥云
花深深一勾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閒將柳帶試結
同心耳邊消息空沉沉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
海棠開後望到如今此詞爲同舍見之傳播酒樓
妓館皆歌之以爲歐陽永叔詞非也

鷓鴣天詞

婺州劉昂臣因參告臨行求緪子於妻妻併作此詞
名鷓鴣天云金屋無人夜剪繒寶釵豔過齒痕輕
臨行執手殷勤送襯取蕭郎兩鬢青聽祝付好看
承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宴罷瓊林晚酒面微紅
相映明

一剪梅詞

易祓字彥章潭州人以優校爲前廊久不歸其妻作
一剪梅詞寄之云染淚修書寄彥章貪做前廊忘
却回廊功成名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
日三竿懶畫裝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不知何日得
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再娶詞

三山蕭翀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作柳
梢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彩舊店新開熟
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
是豪門買賦自古人言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好事近

嘉王榜王昂作狀元始婚禮夕婦家立需催妝詞昂
走筆賦好事近云喜氣擁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

到紫微花下悟此身非客不須朱粉污天真嫌怕
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畫章臺春色

妓送太守詞

嘉定間平江妓送太守詞云春色元無主荷東君着
意看承等閒分付多少無情風浪又那更蝶欺蜂
妬算來燕雀眼前無數縱使簾櫳能愛護到如今
已是成遲暮芳草碧遮歸路看看做到難言處怕
仙郎輕轉旌旗易歌襦袴月滿西樓絃索靜雲蔽
崑城閶府便恁地一帆輕舉獨倚闌干愁拍碎慘
玉容淚眼如紅雨去與住兩難訴或云是蕭江盧

申之作

木蘭花慢

陳石泉自北行有北人陳參政者餞之木蘭花慢云北人未老依舊著南冠正雪暗鐵陀雲迷芒碭夢落邯鄲朝念鄉心日行萬里幸此身生入玉門關多少秦烟隴霧西湖浄洗征衫燕山望不見吳山回首不堪難慨故宮離黍故家喬木那忍重看釣天紫薇何處問瑶池八駿幾時還誰在天津橋上杜鵑聲裡闌干

文及翁詞

文及翁登第後期集游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泪簇樂紅妝搖畫舫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予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昭君怨

建康歸正官王和尚濟南人能誦完顏亮小詞其咏雪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州小渚山色捲簾看老峰巒錦帳美女貪睡不覺天花剪水驚問是楊花是蘆花其中秋不見月鵲橋仙曰持盃不飲停歌不唱坐待蟾宮出現片雲何處忽飛來做許大通天障礙愁眉怒目星移斗轉慎惱劍鋒不快一揮揮斷此陰霾此夜看姮娥體態讀其後篇凶威可掬也

水調歌頭

田世輔爲金州都統制荊南人劉之翰者待峽州遠安主簿闕作水調歌頭詞獻之曰凉露洗金井一

葉下梧桐謫仙浪游何事華髮作詩翁烏帽蕭蕭一副坐對滄泉白石麹首撫長松獨鶴歸來晚聲在碧霄中神仙宅留玉節駐金狨黔南一道十萬貔虎徑雕弓笑折碧荷倒影自唱采芝新曲詞句消秋風劍佩八千歲長入大明宮田覽之大喜致書約來金城欲厚加資給之翰遽亡明年田閱武見之翰立道左泣曰人鬼殊途公能恤吾家亦足表疏言之義忽不見田大驚異送千緡與其孤

菩薩蠻

有菩薩蠻咏蘇堤芙蓉云紅雲半壓秋波急艷妝十

露嬌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休卷西風景明月粉香殘六橋烟水寒世謂高季迪之詞也不知季迪乃是行香子其詞云如此紅粧不見春光向菊前蓮後絶芳馮來時節寒沁羅裳正一番風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採寂寞横塘强相依暮柳成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奈月朦朧人杳杳水茫茫以優劣論之前則不如後也昨偶得雜録一册前詞乃宋人高竹屋者也豈非因姓同而訛之耶季迪名啓姑蘇人　國初編修元史□戸部侍郎與楊奏張羽徐賁爲吳下詩宗竹屋

□國字賓王有竹屋詞一卷行世

喜遷鶯

□文莊公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在拱辰殿按舞命中使索新詞公立進喜遷鶯曰霞散綺月沉鉤簾捲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流宮闕鎖新秋瑶階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按梁州

曹東畝詞

曹東畝赴省試陸行辛苦作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這一雙脚底一日趲上五六十里地恵爭氣扶持我去將得官一歸那時賞爾穿對朝靴安排爾在轎兒裡更選箇弓樣鞋兒夜間伴爾

滿江引

高郵王西樓名磐字鴻漸善詞章能盡風韻之士一日製滿江引小詞咏睡鞋嬌紅軟鞋三寸整不着偏乾淨燈前換晚粧被底勾春興玉人兒幾番輕擬醒膾炙人口皆稱爲被底勾春興王先生又爲友人畫菊復系一詩云萬草凋零萬木僵籬籬內外稱輝光請看獵獵霜風裏一點秋金百鍊

鋼詩亦有氣

聶大年詞

成化間仁和教諭聶大年以詩書名世人來乞書多以東坡行香子馬晋淵庭芳應之二詞一言不必深求問學一言仕宦亦勞皆不如隱逸之樂也後聶召至京修文而死貧不能歛似若預爲已言者然二詞亦果痛快今録之藁行香子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歎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不如歸去做箇閑人對一張琴一

壺酒一溪雲满庭芳云雪清踈鬢霜侵衰鬓去年猶勝今年一回老矣堪歎又堪憐思昔青春美景除非是月下花前誰知道金章紫綬多少事憂煎侵晨騎馬出風初暴橫雨又凄然想山翁野叟正爾高眠更有紅塵赤日也不到松下林邊如何好吳松江上閒了釣魚船馬晋字孟昭仕　國初吳下人也

黃鶯兒

弇州先生藝苑巵言以雨中遣懷黃鶯兒前一首爲升菴夫人所作後三首爲升菴作今查原本四詞皆出升菴手◯積雨釀輕寒看繁花樹樹殘泥途滿眼登臨倦雲山幾盤江流幾灣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雁飛不到滇南◯夜雨滴空階傍愁人枕畔來鄉心一片無聊賴淚眸懶指狂歌懶裁沈郎多病寬腰帶望琴臺迢迢天外懷抱幾時開◯霽雨帶殘虹映斜陽一抹紅樓頭畫角收三弄東林晚鍾南天晚鴻黃昏新月弦初控望長空披襟誰共萬里楚臺風◯絲雨濕流光愛青苔繡粉墻鴛鴦浦上清波漲新篁送凉幽芳吐香雲廊水榭堪遊賞倒金觴形骸放浪到處是家鄉

四熱詞

看亭月影斜東方亮也金鷄驚散枕邊蝶長亭十里陽關三疊相思相見何年月淚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結鴛鴦被冷雕鞍熱

黃昏畫角歇南樓報也遲遲更漏初長夜茅簷滴溜松稍霰雪紙窗不定風如射墻頭月又斜床頭燈又滅紅爐火冷心頭熱

青山隱隱遮行人去也羊腸鳥道幾回折雁聲不到馬蹄又怯惱人正是寒冬節長空孤鳥滅平湖遠樹接倚樓煖得闌杆熱

關山望轉賒程途倦也愁人莫與愁人說離鄉背井瞻天望闕丹青難把衷腸寫炎方風景別京華書信絕世情休問凉和熱

升菴生平博洽誠近代所罕其所爲詩文用事大覺餖飣樂府則如另出一手足稱絕唱觀此四詞可見其一斑矣四熱韻何其天然穩妙

禪家調

學道非難守道爲難結跏趺坐任循環苦空僧舍寂寞禪關對幾重雲幾重水幾重山松嫩堪食竹密須刪息塵緣何事相干心超物外身處人間有十

分清十分淡十分閑

不愛驕奢不喜諠譁一枝開千葉梅花東村栖越西舍人家但去時齋罷時講坐時茶雪井突加玉樹槎牙正宜宗百衲袈裟樂中乞化坐演三車却怕人知怕人問怕人誇

四序無窮萬慮皆空守禪門佛祖家風香煙吐白燭影搖紅對翠梧桐金菡萏玉芙蓉添倒山翁少小頑童天性兒一樣疎慵偶來城市却想山中有數株栢千竿竹萬年松

無物思量萬慮皆忘坐兩班大衆禪床粗衣隨體淡

飯充腸有一函經一佛像一爐香功果非常功行非常愛山中白晝偏長翠苔岩洞綠水山房有一天風一天月一天凉

臨江仙詞

侯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責人以其年長有輕薄子画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咲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画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才得吹噓身漸穩即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

蒙一舉即登第年五十餘遂爲執政

吳履齋贈妓詞

吳履齋丞相賀新郎詞云可意人如玉小簾櫳輕勻淡抹道家粧束長恨春歸無尋處全在波明黛綠看冶葉倡條憚俗比似江梅清有韵更臨風對月斜依竹看不足詠不足曲屏半掩春山簇正輕寒夜來花睡半歌殘燭縹緲九霞光裡夢香在衣裳賸馥又只恐銅壺聲促試問送人歸去後對一奩花影垂金粟腸易斷情難續

詠妓趙庭

石次仲詠妓趙庭陳狀云醉紅宿翠髻嚲烏雲墜管是夜來不得睡那更今朝早起春風秋月滿擱腰肢堦前小立多時恰恨一番風雨相應濕透鞋兒

士人贈妓詞

有士人訪一妓在開府侍宴候之稍久遂賦一詞寄之云春風捏就腰兒細繫的粉裙兒不起從來即向掌中看怎忍在燭花影裡酒紅應是鉛華褪暗歷損眉峯雙翠夜深褊站綉鞋兒靠那屏風立地詞至爲閫中所見喜其詞語清麗明日呼士人來竟以此妓與之

及第詞

今人唱五百人中第一仙鷓鴣天詞第二句便云花如羅綺柳如綿最無意義當云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閑平步上青天緑袍乍着君恩重黄榜初開御墨鮮龍作馬玉爲鞭花如羅綺柳如綿時人莫訝登科早自是嫦娥愛少年

憶君王

謝克家作憶君王其詞甚哀依依宮柳拂宮墻樓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獨坐黄昏人斷腸

踏沙行

張仲舉踏沙行云芳草平沙斜陽遠樹無情桃葉江頭渡醉來扶上木蘭舟將愁不去將人去唐李端詩江上晴樓翠靄間滿欄春水滿窗山青楓緑草將愁去遠入呉雲暝不深張詞全用李詩語君不知其出處亦不見其工緻也

折紅梅詞

呉感字應之以文章知名仕至殿中丞居水西小市橋有侍姬曰紅梅因以名其閣嘗作折紅梅詞曰喜輕澌初泮微和漸入芳郊時節儘春消息夜來陡覺紅梅數枝爭發玉溪仙館不是箇尋常標格化工别與一種風情似匀點胭脂染成香雪重吟細閲比繁杏夭桃品流真别即愁共彩雲易散冷落謝池風月憑誰向説三弄處龍吟休咽大家留取倚闌杆問有花堪折勸君須折其詞傳播人口春日群飲必使優人歌之

詩話類

御製

家語舜作南風之詩此則御製之始

唐

文皇詩雲凝愁半嶺霞碎纈高天而李賀云龜甲屏風生眼纈實乃祖之自是雕蟲一先驅耳都不似大風苦寒居然出王者口語如玄宗翠屏千仞合卅嶂五丁開差有氣槩然亦用賓王劍門千仞起石路五丁開第稍變換數字若光弼代子儀略加指麾旌旗便爾改色

唐宣宗微時遊方至瑞陽之黄檗山與黄檗僧同觀瀑布僧得句云千岩萬壑不辭勞遠望方知出處高方構思宣宗爲續之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僧二句亦清高但不脱僧家聲韻⋯

續句則天子氣象終不侔矣詩言志信哉
詩有帝王氣象
藝祖微時詠日詩云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
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逐却殘星趕却月國史潤
色之乃云未離海嶠千山黑纔到天心萬國明文
章卑弱大不如元作辭志慷慨規模遠大已有千
萬世帝王氣象也
雨雪詩
太祖高皇帝御製詠雪詩云臘前三白驟無涯知是
天公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

其一統鴻基兆於此矣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
來頃刻憑看遍九垓檻外近聆新水響遥空一碧
見天開維新丕治於是見焉於乎偉哉
菊花詩讖
上嘗醉中咏菊花詩云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
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塲滿身穿就黃金甲其後
天兵俘士誠殄友諒與克元都之日皆在入九月
間而大業已定詩讖果足徵云
瀟湘詩
上初征陳友諒王師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沙頭苜蓿
香片雲片雨過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
是洛陽又嘗遣都督僉事楊文征南賜之詩曰大
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雷鳴甲胄乾坤
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真有種穴中螻蟻
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伯勞天能
虜渠豪宕英邁而音律和暢酷似盛唐格局古帝
王莫及也
不卷菴詩
太平府不卷菴 上初渡江時潛行至其地因投宿
焉僧異之苦詢其爵里姓氏乃索筆題詩曰殺盡

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劒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漢
只恁嘵嘵問姓名後登極聞詩已無有命械僧至
京將殺之僧曰御製後僅有臣亡師一偈在焉問
偈云何耶誦云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深恐鬼神
愁故將法水輕輕洗尚有龍光射斗牛上乃笑而
釋之
朔漠三銘
永樂三年 文皇帝北征抵黑松林而還初遇禽胡
山勒銘云瀚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胡塵永清沙
漠次立馬峯復銘云惟日月明惟天地壽勒銘云

石與之悠久又次清流泉銘云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象奕倡和詩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奕因命曾子棨先生應教詩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封疆馳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逼楚城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枰　仁廟和云二國强爭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詞意宏偉尤勝前詩君臣之器量見矣

宣廟六言

宣廟詩多六言如過史館云蕩蕩堯光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爲家上林春色云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生意天心允合吾心二詩今人家往往有石刻模本石蓋不在禁中故人多得之臣又嘗於一故家獲覩詠撒扇一首云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與前二詩皆一視同仁氣象而此一章尤有克治之意大抵皆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眞帝王之言也

李君武

李君武詠泥椒金香氣溢芝檯筆又成色逐黎陽紫名隨蜀道青一丸封漢塞數斗溷秦涇不分高樓妾持况別離情

周若水

周若水贈江令公東海一朝變南冠悲獨歸何當沾露草還濕舊臣衣

許倪破扇

許倪詠破扇蔽日無全影搖風有半凉不堪障巧笑猶足動衣香

裴延聞妓

裴延隔壁聞妓徒聞管絃切不見綺羅囘賴有歌梁共塵飛一半來

裴延剪花

裴延詠剪花花寒未聚蝶色艷且驚人懸知陌上柳應妬手中春

唐佾

唐佾述懷萬事皆零落平生不可思唯餘酒中趣不

戒少年時

神迥

神迥懷歐陽山人嚴秀才鵶鳴東牖曙草秀南湖春

張貞居

張貞居獨酌一首乃陳谷陽手書者詩曰靜極忽不愜掩書㬋前軒榮木熒四維時禽托孤園群物方趨功吾衷恒晏然本乏超世才偶脫區中緣妙理寄濁醪嘉名愛靈仙從吾所好耳富貴須何年此詩若置之陶靖集中當無媿色

孔欣樂府

孔欣樂府云相望狹路間道狹正踟躕輟步相與言君行欲焉如淳朴久已散榮利迭相驅流落尚風波人情多遷渝勢集堂必湍運去庭亦虛競趣當不暇誰肯顧桑樞未若及初九攜手歸田廬躬耕東山畔樂道讀玄書狹路安足遊方外可寄娛楊升菴稱其高趣可並淵明余謂其格調雖與淵明不叶然其興寄迥出六朝諸人

田畯醉歸詩

人得優游田畝身心無累把盞即酣誠生人之佳趣高蹈之雅致也若豐莚禮席注玉傾銀左顧右盼終日拘攣惟恐有一語言之失一拱揖之誤此則可謂囚飲矣張亨父題田畯醉歸圖有云村酒香甜魚稻肥幾家留醉到斜暉牧奴拽背黃牛載兒子傍扶阿父歸髩短何妨花插帽身強不厭布爲衣天寬帝力知何有但覺豐年醒日稀讀之令人有物外想

胡釘鉸

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數謂賢者之跡禁樵採里有胡生者家貧少爲洗鏡鍍釘之業遇甘果名茶美醖輒祭於禦寇之壟以求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

夢一人捉刀劃其腹以一卷書置於心腑及覺而吟咏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既成卷軸尚不棄猥賤之業眞隱者之風遠近號爲胡釘鉸太守名流皆仰矚之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必見拒或持茗酒而來則忻然接奉其文略記數篇喜圃田韓少府見訪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又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繡樣云日暮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上牀描繡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鶯下柳條江際小兒垂釣云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莓苔草映

身路人借問遥招手恐畏魚驚不應人

栽竹詩

孫少述栽竹詩曰更起粉牆高百尺莫令牆外俗人看晏臨淄曰何用粉牆高百尺任教牆外俗人看處士之節宰相之量各言其志

謝蝴蝶

謝學士吟蝴蝶詩三百首人呼為謝蝴蝶其間絶有佳句如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又曰江天春晚煖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

撖彥舉

撖舉字彥舉陝人性嗜酒工詩客京師十餘年竟流落以死同時有鄭云表者慕彥舉之為人作詩挽之云形如喬木因詩苦眉鎖蒼山得酒開人以為寫真

項羽廟詩

項羽廟在臨安近郡三衢一十八里市人失火延及斯廟有人作詩曰嬴秦久已酷斯民羽入關中又一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

項莊詩

詠項莊詩云父恩深雖可報君臣意重忍相忘楚歌自此聞垓下漢將徒能得射陽若識五文龍虎氣丁公遭戮獨堪傷指項伯也豈果丁公一人可以誅乎

暨氏女

建安暨氏女子年十歲能詩有人令賦野花詩云多情樵牧頻簪髻無主蜂蠅任宿房觀者雖加賞而知其後不保貞素竟更數夫流落而終

三吾詠王嬙

友人彭三吾有王嬙詩曰妾分嫁單于君恩本不孤畫工休盡殺夢弼要人圖得風人之體

破鏡詩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年十六頗能詩甚有佳句吴人多得之有士得破鏡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尽人間不平事

弔僧詩

謝希聲嘗誦弔僧詩云燒痕碑入集海角寺留真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即求好意予以為意好句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却活和尚

侯綸

评梁判華亭侯廷言綸官邸詠二屏各書數語足資警惕其左曰員者被人議方者被人忌不方與不員何以成其器至員莫如天至方莫如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議況我踈鄙流竊禄尸其位人或議我員我員思以致人或忌我方我方思以義醒者彼自醒醉者彼自醉俯仰規矩中靈臺了無二

其右曰物之香者莫如蘭物之清者莫如竹蘭香者[illegible]於天下草竹清清於天下亦彼蘇是何物維[illegible]中小人之惡固可惡君子之德尚有容君

不見仲尼尚遭陽貨怒孟軻曾被臧倉惡誰知造化本無私善惡難逃消長數

僧惠崇

楚僧惠崇工詩書楊氏別墅云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塞上云河氷堅度馬寒雪容藏鵰宿東林寺云鳥歸杉墮雪僧定石沉雲上楊翰林云露寒金掌重天近玉繩低柳氏書齋云著書驚日短彈劍惜春深秋夕云露下牛羊靜河明桑柘空舟行云林斷城隍出江分島嶼迴逍隱靜寺云空潭聞鹿飲踈樹見僧行送錢供奉云劍佩明山雪旌旗濕

海雲濠梁夜泊云夜閑潮動舸秋迥月臨城早行云繁霜衣上積殘月馬前低懷長公云秋近草蟲亂夜遥霜月低夏夜云扇聲猶泛暑井氣忽生秋賀金人云日躔黃道迥春入紫微深陝西道中云關河雙鬢白風雪一燈青

聶碧窻

天慶觀主聶碧窻有哀被虜婦詩爲一時稱誦詩曰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

鄧泰

[illegible]泰字士亨號菊莊詩鳴一時有菊莊集行於[illegible]亦未見其工也曾聞二絕可謂警拔特拈出之題秋鶯云紫陌曾聽駐馬蹄王孫金弾杏花西秋聲不似春聲好莫戀斜陽儘意啼蓋譏不知止者又作秋茄詩有云傍葉依花紫實圓天生佳味壓肥鮮如何秋晚無人採老在涼風白露邊嘆時無知己者

張師錫

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張師錫侍郎次韻為老兒詩曰髮鬢書皤然眉分白雪鮮過遮延客話偎

僕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假溫衾擁背
借力杖撐肩貌比三峰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
上扶始到門煎熬煮山茗常爇飣石蓮耳聾如
塞纊眼暗似籠烟冥坐贏凭几乘驢困齁鞭頭搖
如轉旋唇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泉形
骸將就木囊橐尚含錢膠睫乾眯綴粘鬢冷涕懸
披褻腰慵繫灌手袖慵揎撻舉衣頻換扶持藥屢
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嗔妻買
粉鈿房教深下幕牀遺厚鋪氈琴聽怜三樂圖張
咲七賢看嬾經字小敲戲磬聲圓食罷羨流袂杯

餘酒帶涎樂來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象帽縱橫掠
[illegible]驄取次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
重風牽口更偏墓松先命種誌石預教鐫客到偃
來藥僧來忽問禪烘茶懸竈壁曝艾曬簷椽怒僕
空掙眼嗔僮謾握拳心驚嫌蹴踘腳軟怕鞦韆局
縮同寒犺堆瘞似餓鳶覩瞻多目眩舉動即頭旋
女嫁求紅燭男婚乞彩牋已聞頌几杖寧更佩韋
弦賓客身非與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意拂
相連久棄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
夜無眠叫稚臨牀伴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
訝耳聞蟬東吊憑無分安居信有緣伏生甘未生
絳老讓行先料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雞皮塵漸
積齯齒食頻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
佛會苦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階危減坐好生
焚鳥網惡殺折漁筌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
思常弱冠悔不勝狂顛

聯句記

聯句記中楊君謙七人每一人作一小傳一聯傳中
稱其好作詩蘊藉典則時有真譜語如詠秋懷云
人老漸驚生白髮家貧未辦買青山余以爲自然

妙句右語余曰作詩須幾得自家意思出乃佳余
久有此意口不能道得君言遂添一悟境蓋其推
一聯也可謂至矣余謂非一聯不能爲此言非君
謙不能知此言之妙

聯句記中七人各有互相贈答詩一聯贈趙栗夫云
菜市街西新卜居豈棚瓜蔓共簫疏胸中富有書
千卷誰笑家無擔石儲栗夫得詩遍稱妙甚衆容
傳觀皆賞以爲雅製栗夫答云風流故與時情別
樗散偏於酒趣深未老便懷投紱計知公天性在
山林註云時公雅有長往之志又王敬止贈一聯

云君家坦西低草堂常有數斗白銀漿五十官甲
人不識時時詩裡吐虹光一夔答云㶚貫詩句可
爭能素操無看冷似氷他日期君何處是龍門寺
裡一枝梅一時七人之中一夔尤當稱雅

洪貫

子美秋興八首誠冠絕古今之句世言和者衹不自
知而徒取效顰之誚余友四明洪貫字唯卿嘗爲
崇化令素以吟咏自誇晚年致政群友戲曰汝能
和杜秋興則吾輩當傾囊爲君一醉也洪一夜吟
成八咸以爲句格切肖真有神助不免於無病呻

吟之誚實出人表也因錄於左庶不泯其才其一葉
落千山瘦盡林岑尖如劍列森森海沙郭索饑呈
毬庭砌蜉蝣出伏陰弟妹存亡千里月江湖風雨
十年心無端觸目傷懷事況復頻添夢後砧其二
劍閣西連鳥道斜上皇今尚到中華題情詩御溝
中葉貢卜人看海上槎霜冷玉樓思舊恨月明胡
騎泣寒笳秋來懷抱偏難遣池上芙蓉又着花其
三歲月能消幾局棊白頭空作楚囚悲廟堂籌策
非吾輩湖海疎狂似舊時三輔閑中閑未解六龍
天上駕還遲荒原戰骨知多少精爽誰無故里思

其四金殿龍香繞帳山鑾輿隱隱出花間丹青日
照麒麟閣鐃鼓聲嚴虎豹關海岳有靈祇望治華
夷無路動天顏五雲影裏簾開處幾憶趨蹌侍從
班其五山川震蕩日無暉盡道將軍智力微誓旨
唷呱鞞鼓息又聞河洛戰塵飛于今世事知誰在
老我人情與俗違江上草堂風雨惡飯盤端不恃
魚肥其六西風吹浪打船頭白露寒凋玉樹秋金
甲寶刀千騎老紫薇黄閣幾人愁關河夢逐笳笛
燕烟水情忘海上鷗王粲近來消瘦盡强携書劒
客南州其七文皇身建救時功四裔咸歸覆幬中

西華鑾輿悲險道東還龍旆逐狸風一身貧病頭
將白三月天山火尚紅江畔秋雲無限思強歌巴
曲醉巴翁其八御溝流水帶逶迤粉黛三千映月
肢寒露下凋三秀草野禽飛上萬年枝將軍書報
降王死河漢星看織女移鄉夢秋來頻到闕分明
龍袞下端垂

鄙詩

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而鄙俚可嗤者常作即事詩
曰日煖看三織風高鬥兩廂蛙翻白出闊蚓死紫
之長方潑聽琶鳳拧鵝拔建章啼來屋裏坐打殺

又何妨或問詩意答云始見三蜘蛛織網于簷間又二鳥鬪於兩廊有死䳉覆以出字死䳉如之字方喚滌飾聞隣家彈琵琶作鳳棲梧食饅頭未畢閽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迎客既歸見臥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殺又何妨哲宗常灼艾諸內侍欲娛上或舉其詩上笑不已竟不能灼艾而罷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九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詩話門

詩話類

趙松雪失身

趙松雪有十高之稱惜乎失身仕元每每因画爲詩人所譏至於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此元世祖命松雪作諷留夢炎者今亦爲人譏子昂誤矣予但曰此二句即唐太宗之評魏武乃所以[illegible]狀之說昨觀其逸民古詩三章則好德之心

未忘也谿上之詩曰錦纜牙檣非昨夢鳳簫龍管是誰家其自傷感亦甚矣先正有言人要知大頭腦處悲夫

虞伯生

虞伯生風儀整潔或謂其嘗私於文宗妃故無名子詩有不堪回首昭陵道落日西風莎草寒之句宋遺民錄

僧衣

僧舊着黑衣元文宗寵愛欣笑隱賜以黃衣其徒後皆衣黃故歐陽原功題僧墨菊詩云苾芻元是黑

衣郎當代深仁始賜頭今日剪花謝淡黑本來面
目見簪香又薩天錫贈欣笑隱詩云客遇鐘鳴飯
僧披御賜衣正謂是也今制禪僧衣褐講僧衣紅
瑜珈僧今稱應赴僧衣葱白

馬光祖判

有士人踰墻偷人室女事覺到官府尹馬光祖面試
踰墻摟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
段愆踰墻乘興下處子有心摟謝玉應潛越韓香
許暗偷有情還愛慾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
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

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個檀郎室女為妻也
合當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
媒人是馬公文士既幸免罪反因此以得佳偶

舞衣歌扇

楊孟載春草詩云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襯舞衣
紅或謂舞衣歌扇不脫元詩氣習余見李義山詩
云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劉希夷云池月憐歌
扇山雲愛舞衣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
衣老杜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則歌扇舞
衣唐人已用之矣

金粟道人

顧仲瑛晚年閱淛晢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
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
向時豪俠處五陵裘馬洛陽街一時賞其曠達
殷奎顧府君墓志曰君諱德輝字仲瑛姓顧氏崑
山人蓋四姓之舊也幼穎悟善記誦輕財喜事以
意氣自豪年三十更折節讀書崇禮文儒師友其
賢者後淮兵入吳聞君將用之乃謝絕應事営別
業於嘉興之合溪漁釣五湖三泖間自稱金粟道
人歲戊申從其子遷臨濠而卒

銷金鍋

杭州西湖之盛起於唐至南宋建都則遊人士女畫
舫笙歌日費萬金時人目爲銷金鍋相傳到今未
見出處昨見一竹枝詞蓋元人上饒熊進德所作
乃知果有此語詞云銷金鍋邊瑪瑙坡爭似儂家
春色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剪春羅

秋宮詞

元人薩天錫秋宮詞云秋夜宮車幸建章紫衣小隊
兩三行石欄杆外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讀之
初若言當時之事者細味其詞則便有深宮寂寞

望幸不到氣象且造詞渥然遺踪感唐

元遺山集

元遺山集喬千戶挽詩素旗無誄記連姻用潘岳楊
使君誄表之素旗語喬元皆毛氏壻故也集有聽
姨女喬夫人鼓風入松一律白雪朱絃一再行春
風纖指十三星雲憁霧閣有今夕寶階羅裙無此
聲蕭洒寒松度虛籟悠颺飛絮攪青冥胎仙不比
湘靈瑟五字錢郎莫漫驚所謂姨女喬夫人蓋千
戶之女也集又有喬夫人彩綉仙人圖一絕彩服
仙童圖不如直疑萊子戲庭除青紅未是春風巧

一頌椒花更有餘又有題喬夫人墨竹二絕萬葉
千稍下筆難一枝新綠儘高寒不知露閣雲憁晚
幾就扶疎月影看只待驚雷起蟄龍忽從女手散
春風渭川雲水三千頃焐在香嚴一擊中元自注
夫人參曹洞下禪有省夫喬女明慧多藝如此而
陰教內範則未有聞豈不可惜元之詩如此豈復
知名教者哉考郝經遺山墓銘載其女有爲女冠
者今集貽安詩云珠圍碧繞三花樹李白桃紅一
捻春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真作魏夫人又足知
遺山之範家矣

倪雲林

倪雲林無錫人名瓚字元鎮家饒於財所居有清閟
閣雲林堂備蕭洒幽深之致性不喜見俗人遇便
舍去蓋出塵離垢之士也遭元末之亂遂棄家乘
扁舟飄然於五湖三泖之間其詩法韋蘇州思致
清遠能道不喫烟火食語昔人言韋蘇州鮮食寡
欲愛掃地焚香而坐雲林實類之蓋不但其詩之
酷似而已

袁介

袁潛翁名介字可潛即海叟之父其先自蜀來占籍

華亭可潛元末爲府掾以詩名子凱世其學遂卓
冠當代可潛詩世傳其檢田吏一篇

楊鐵崖

楊鐵崖將訪倪雲林值天晚泊舟於滕氏之門滕乃
宋學士元發之後富而禮賢知爲鐵崖延請至家
鐵崖曰有紫蟹醇醪則可主人曰有鐵崖入門主
人設盛饌出二妓侑觴且命妓索詩鐵崖提筆立
成曰颯颯西風秋漸老郭索肥時香晚稻兩螯盛
貯白琉璃半殼微含紅瑪瑙憶昔當年蘇子瞻較
膾咄咄論團尖我今大嚼不知數况有醇醪如蜜

題此詩劇豪宕可愛

一笑居士

浙省員外郎張光弼名昱廬陵人元末政壞遂棄官
不仕以詩酒自適號一笑居士有春日詩云一陣
東風一陣寒芭蕉長過石欄杆只消幾度瞢騰醉
看得春光到牡丹蓋寓時事也今集內亦無嘗曰
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後果如
其言海昌胡虎臣作詩以弔云二仙坊裏張員外
頭白相逢只論詩今日過門君不見小樓春雨燕
歸遲西子湖頭碧草春天留小水塟詩人老逋泉

下應相見爲說梅花寫得真二仙坊在杭之壽安
坊西即今之花市也

雪詩

元末張雨字伯雨號句曲外史錢塘黃冠也有詩字
名予嘗於一士夫家見袖軸一卷外史首有山居
雪霽詩一律後多名筆次韻今止記憶數首是皆
無集可觀者錄之于左弁書姓氏爵里外史詩曰
日光玉潔千峯立映雪時晴一氣凝當書爐亭催
掃巷犯寒漁艇借收冰松皮石裂號饑鼠窗隙塵
滿撲凍蠅青逕朱非深可愛倩誰來飲拖紅綾張

翁自京來杭和曰窈窕磵阿人跡斷隱居學道自
神凝岩頭鶴下松無雪石底龍蟠水不冰釀酒春
瓶濃勝乳抄書雲笈細如蠅多君肯念還京客爲
織春袍補幕綾黃溍走筆和曰雪中乘興訪奇事
無奈舟膠水始凝朝士白頭慚獨走仙人赤腳傲
層冰招來盡是雞群隺趨附空慚鳥兔騰夜久松
龕同擁毳絕勝儽值有青綾俞友仁追和曰湖上
千峯盡失青湖光十里未消凝岑詩細嚼梅花蕊
煮茗潛敲澗壑冰東郭屐穿行似隺南屏痴醉坐
如蠅相過內相知乘興慮服猶披舊賜綾翁字仲

舉先晉寧人父官於杭因家錢塘官至學士縉卿
義烏人官至學士俞字文輔仁和人國初會元也

錢塘十詠

友人家得錢塘十景詩句法似國初人者然題目以
錢塘名詩中用樟亭柳橋又似唐宋人者考之舊
誌亦無實昔賢之所遺也特錄於稾庶後人可演
而爲誌

東海朝暾

紺霧彤霞爛不收海門東望浪花浮起騰渤澥三
千界照耀閻浮四百州暘谷神龍多變化高岡鳴

鳳自喧啾近來誰有賡王句試與重登鷲嶺樓

西湖夜月

碧玻瓈浸玉芙蓉千頃金波夜欲鎔殿裏素娥春睡醒鏡中西子晚妝濃羽衣入夢來孤隺鐵笛驚心起臥龍欲問蟾宮乞靈藥朗吟飛過兩高峯

雲石樵歌

雲山深處有遺民學不逢時且負薪扣角何須歌白石爛柯聊且避紅塵毋能忍痛思曾子妻却羞貧棄買臣郊藪安能隱麟鳳皇家結網近來頻

冷泉猿嘯

冷泉亭下北山陂曾見雌雄共引兒慣聽山僧說法能隨木客夜吟詩松坡日暖人遊後蕙帳風寒鶴怨時惆悵遺音無處覓竹溪啼老野棠枝

浙江秋濤

怒挾西風勢未休滔滔何處覓安流青山隔岸分吳越白浪排空逼斗牛鐵箭有靈來昨日素車遺恨已千秋晚來試倚樟亭立楓葉蘆花滿眼愁

北關夜市

地遠那聞禁鼓敲依稀風景似元宵綺羅香泛花間市燈火光分柳外橋行客醉窺沽酒幔遊[illegible]

逐賣餳簫太平氣象今猶古佇聽民間五袴謠

孤山霽雪

雪後孤山擁画圖天開霽色炫氷壺三竿曉日消殘凍一脉春泉入裏湖放隺山童籠未啓觀梅野客杖先扶就中風味誰能識活火烹香付茗罏

兩峯白雲

西子湖西兩翠岑高連雲氣易晴陰荒唐不入襄王夢變化能爲傳說霖常隔遊人千里目頻回孝子百年心幾番僧寺黃昏後更凝鐘聲出遠林

九里孤松

曾向林間搆小窓臥看蒼翠擁旌幢雄聲絶似聞三峽秀色何須攬九江自與竹梅諧舊約不隨荷桂入新腔試觀樹杪悠揚處疑是盤空白隺雙

六橋烟柳

綠暗青濃乍有無曉鶯啼罷尚藏烏隨風不入五侯宅帶雨半遮西子湖舞徹細腰曾擅楚困酣嬌眼欲傾吳蘇公舊日經行處夾道低迎鵲尾罏

俞應則詩

趙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爲龍爪

犢天容元君含笑語群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
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
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
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隅帳聞笙鏞乞歸行
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
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
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此詩舊錄
於鄉人趙指揮問其所從來云得之上虞布衣素
鉉未知何人作也後於王元真學正家見福建閩
縣志書始知爲閩人俞應則所作君其事則備載

錢唐瞿宗吉歸田詩話及表忠徹基符外稿然忠
徹以此爲虞伯生作則非也玩味詩中至兒孫主
沙漠之句似言元君避歸朔漠後事應則其國初
人歟記此以俟知者

趙雙硯詩

臨海趙太守洪武年間卒業太學爲中貴趣蠶婦圖
云蠶未成絲葉已無鬢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
輕如布爭得君王見此圖

王旬宮辭

國初王旬字子宣作宮詞有云南風吹斷採蓮歌
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晚涼
多仁和解元俞友仁見而悅曰此其得意句遂以
妹妻之

甘崖湖詩

餘干甘崖湖名彥初　國初人予嘗愛誦其詩如征
婦吟云嗚咽秦關隴水流征人何事不生愁孤燈
絡緯重門夜雙杵梧桐小苑秋錦字題書封更懶
金錢問卜語還羞裁衣欲就憑誰寄胡雁啼霜又
過樓亦饒之詩伯也

戴文祥仙詩

國初吳人戴文祥素閑道術嘗隱堯峰山搆建一草
樓荊垣竹扉聊以自適凡會道流靡不招致一日
有二藍袍來訪延之登樓飲酒一人曰吾有詩文
祥速出紙筆書云雲英英兮出山阜倏爲白衣忽
蒼狗月皎皎兮照青滄波光亂擊金蛇走浮雲飛
盡或無踪明月西沉還自有雲來月去本無期我
與乾坤長共久書訖又一人曰吾亦有詩以記此
樓之勝云姑蘇勝景清且幽曜靈毓秀世莫侔比
屋鱗接民居稠中有縹緲之層樓朱簾高控珊瑚
鉤芙蓉朵朵侵人眸樓中老翁復何求酡顏華髮

雲錦裘樓前疊石成林丘左圖右史日校讐一塵
不到風颾颼蓬萊三山聊與儔四時行焉春復秋
金風蕭爽暑氣收海變桑田是盡頭蓬屋今添第
一籌南極耿耿當空浮華筵羅列美珍羞望中嘉
客總貴游錚錚環珮鳴琳球蒲萄酒泛黃金甌賔
主相洽頻勸酬清歌暢飲樂未休仙翁福慶殊悠
悠書訖一人吹鐵笛一人撫掌而和忽不見矣

錢宰詩

臨安錢宰子予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　高廟禮
徵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微吟曰

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
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燕畢
進諸儒而諭之曰昨日好詩然曷甞嫌汝何不用
憂字宰等悚愧謝罪未幾皆遣還宰以國子博士
致仕家會稽宦業至今不絕宰甞自書門帖曰一
門三致仕兩國五封王唐昭宗賜勑宋宣和所賜
吳越家寶銅印一斤重今藏其家鐵券王像則在
台郡長房

劉誠意詩

劉誠意基初見　上上與坐賜食因問曰汝能詩乎
基曰詩儒者末事何謂不能　上即舉所用斑竹
箸示之曰試吟此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玉細攢湘
妃曾灑淚痕斑　上顰蹙曰秀才氣基曰未也即
續之云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間　上
始悅

饒介之詩

臨川饒叅政介之至正末領咨議參軍事于吳慕高
季迪才名召之再強而後往[illegible]賦倪雲林竹木
圖實試之也且以木綠曲為題季迪隨口答曰主
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綠踰垣爲借酒在

樽飲餘自鼓無腔曲饒大驚異因勸之仕季迪咲
而不荅時年纔十六又二年年十八頎而長矣未
娶婦翁周仲建有疾季迪往唁之周出蘆雁圖命
題季迪走筆賦曰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羽
翮垂沙闊水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翁曰是
子求室也即擇吉日以女妻焉

胡王詩

國初海寧胡虛白號斗南正統間錢唐王致道號南
埜皆一時詩人其集未之見也甞見其詠女史之
詩今各錄其二首餘可知也胡題楊妃教鸚鵡[illegible]

心經詩云春寒卯酒睡初醒笑倚東窗八[illegible]恨眼前空是色不教鸚鵡念心經王題楊妃[illegible]院養嬌兒兒嬌毋命危褒斜山路險不似在宮時胡題綠珠墜樓云花飛金谷彩雲空玉笛吹殘步障風枉費明珠三百斛荊釵那及嫁梁鴻王云王難因妾起妾心安肯遠身爲金谷土魂作彩雲飛二詩冲雅規刺有風人之古[illegible]時名宜矣

二僧詩累

元末高僧四明守仁字德初松塘德祥字止庵皆有志事業遭時不偶遂髡首而肆力於詩故德初嘗

云或從事於文墨非以廢道治名蓋行不得已也止庵曰詩豈吾事耶資黼黻焉耳入　國朝皆被詔至京後官僧司德初題翡翠云見說炎州進翠衣網羅一日徧東西羽毛亦足爲身累那得秋林靜處棲止庵有夏日西園詩新築西[illegible]小草堂熱時無處可乘涼池塘六月由來淺林木[illegible]年未得長欲淨身心頻掃地愛開窗戶不燒香曉風只有溪南柳又畏蟬聲鬧夕陽　太祖見[illegible]詩謂守仁曰汝不欲仕我爲我法網密耶謂德祥曰熱時無處乘凉以我刑法太嚴耶又謂六月由來淺三年未長謂我立國規模小而不能興禮樂耶頻掃[illegible]不燒香是言我恐人議而肆殺却不肯爲善耶皆罪之而不善終

孫蕡

孫蕡字仲衍號西菴五羊西人也詩文逸麗豪邁爲宋潛溪高弟仕翰林典籍上誅藍玉搜其家凡有片紙隻字往來者皆得罪先生因爲玉題一画遂殺臨刑時口占詩曰鼉鼓三声急西山月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上問監殺指揮孫蕡死時有何言指揮以前詩對上怒彼有如此好詩汝乃

不復奏而殺之何也亦命殺之先生平生詩甚多已傳刻於世尚有詩二絶失刊今錄于此訪駙馬不遇青春駙馬不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曲欄春似海隔窗閒殺碧桃花詠石榴纍垂纍垂復纍垂纍垂壓倒珊瑚枝秋風擘破玳瑁皮露出數顆珍珠兒

山農刺時

王冕字元章號山農元末人也身長多髯少明經不偶即焚書讀古兵法戴高帽披綠簑着長齒屐擊木劍行歌於市人以爲狂士之負材氣者爭與之

遊嘗遊京城名貴側目平生嗜畫梅画成未嘗無詩也有詩云我家洗硯池頭樹箇箇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顔色只留清氣滿乾坤或以是詩刺時欲執之遂遁後　太祖物色得冕因與糲飯蔬羮山農且談且食　上喜曰可與共大事授仕諮議叅軍一夕暴卒應制作絶云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生塵胡兒凍死長城下始信江南別有春今竹齋集中刻㫰見蒲菴禪師復見心題其梅花一歌亦特出歌云會稽王冕高嬾顙愛梅自號梅花仙豪來寫遍羅浮雪脫巾大叫成花顛有

時百金開買東山屐有時一壺獨酌西湖船暮校梅花譜朝詠梅花篇水邊籬落見孤韻恍然悟得華光禪我昔識公蓬萊古城下臨雲草閣秋瀟灑短衣迎客懶梳頭只把梅花索高價不數楊補之每評湯叔雅筆精妙奪造化神坐使良工盡驚詫平生放浪禮法疎開口每欲談孫吳一時騎牛入燕市嗔目直殺黃鬚鬍地老天荒公已死留得清名傳画史南宮侍郎鐵石腸愛公梅花入骨髓示我萬玉圖繁花爛無比香度禹陵風影落鏡湖水開圖看花良可吁咸平樹花無遺株詩魂有些招不返高風誰起孤山逋按復見心亦元臣名未字見心入　國朝畏法而髡首即元明善

顧祿

顧祿字謹中爲太常典簿以事當伏法時　太祖初行洪武正韻世人尚未遵用祿自陳所作詩皆正韻　太祖取視之果然遂得釋故其詩至今稱爲經進集云

茅大方

廣陵茅大方作詩必傳經義常謁孟廟有千古難忘義利詞之句一時作者莫能尚也洪武末先祖守

淮安時大方任都憲寄以詩曰淮南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能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閑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名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嘆一長歌其於義利亙不忘擇矣故百餘年來尚爲淮人傳誦

宗吉詞

瞿宗吉竹枝詞如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去幾時還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等句可謂越出鉄崖

聶大年

聶大年先生讀楊廉夫詩集有云文章五采鳳凰雛酒債詩豪膽氣麄白髮草玄楊子宅紅妝檀板謝家湖金釣夢遠天星墜鐵笛聲寒海月孤知爾有靈還不死滄桑更變問麻姑盖廉夫毋夢金鈎入懷而生別號鐵笛道人晚年避亂淞江之泖湖謝伯里家蓄四妾名竹枝柳枝桃枝杏花皆善音樂每乘画舫恣意所之豪門巨室競相迎致大年之作極臻其妙善能用事而敘其實今集中無

楊廉夫

楊廉夫題臨海王節婦詩曰介馬馱馱百里程青楓

後夜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謂曰爾知所以無後乎曰不知婦曰爾憶題王節婦詩乎爾雖不能損節婦之名而心則傷于刻薄毀謗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廉夫旣寤大悔遂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齧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裡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人來謝不久果得一子

俞清江

清江俞行之在永樂中有能詩盛名其題清慎[illegible]曰夜門無客敢懷金秋屋有情廿飲水惜不多見近見其題願師顏西湖画二幅云西湖湖上可憐春烟柳風花最惱人羅袖淚乾無好思画船歌舞爲誰新秋來碧水湛平湖荷葉菱花取次枯唯有斷堤殘柳樹淡烟猶鎖亂啼烏

李昌期

廬陵李公昌期永樂甲申進士也由庶吉士累官河南左布政使工詩文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髮垂肩說着先朝淚泫然洪武初年真事少幾曾輕

到縣衙前又垂老頻逢歲薄收秋租多欠賣耕牛縣官不暇憐饑餒喚我官車上陝州又當夫當匠子孫忙田地荒蕪户有糧昨日逾西番使過盡驅婦女趕牛羊吁以今觀之更有甚於彼時安得見太平景象乎

詩不必體

老杜作杜鵑詩有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首四句連用四杜鵑此法在詩家不多見此如觧縉侍御長疊一字爲押作瀑布詩有泉泉泉泉泉泉石中噴出飛龍涎先生莫非

解學士然然然然然然大率詩豪胸次放逸
拘礙出言成章不必其有體不必其有所襲也今
二公只可偶一爲之若再出便不佳若使後人效
之則腰尪王東眉謝蛾犟其可卑可恥甚矣

楊眉菴

國初吳下詩人稱高楊張徐楊名基字孟載眉菴號
也家吳縣天平山南幼穎悟絕人弱冠工文詞名
動公卿會稽楊廉夫相見戲以所號鐵笛爲題使
賦歌對曰不惟能歌尤且躡之老鐵體翌日呈似
廉夫不覺自失曰吾意詩徑荒矣今老鐵當讓子

一頭地故當時有老楊小楊之稱此事舊聞於人
未見其歌其集亦少也今獲抄本錄歌以識歌曰
鐵崖道人吹鐵笛宮徵含嚼太古音一聲吹破混
沌竅一聲吹破天地心一聲吹開虎豹閽彤庭跪
献冊宸箴問君何以得此曲妙諧律呂可以召陽
而呼陰都將春秋一百四十二年筆削手譜成透
天之竅價重雙南金樽頭玉署不肯入直入弁峯
絕頂俯瞰東瞑深王綱正統著高論聽彼傳癖兼
書淫時人不識我不厭會有使者徵球琳具區下
浸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浪洞庭上立七十二峯之
青瑶岑莫訝老鐵作龍吼冊山鳳舞江蛟吟鼂哉
宗彥吾所欽赤泉之盟猶可尋更吹一聲振吾清
白祖大鳴盛世載賡阜財解慍南風琴鐵崖詮春秋一本名透天關

咏物詩

咏物之詩即古賦物之體之變也如荀子蚕賦箴賦
之類說者以爲起於唐末如雍陶鷺鷥鄭谷鷓鴣
殊不知元白已前盖已有之如子美咏黑白二鷹
之類宋元以下作者亦足比方前人蘇平綉鞋云
幾日深閨綉得成着來便覺可人情半灣羅韈凌

波小兩瓣金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
月夜無聲掃花偶濕蒼苔露晒向窗前趂晚晴胡
斗南雙孔笛云混沌難分濁與清鑿開空竅大分
明有聲本自無聲出二氣還從一氣生碧海夜寒
龍並語瑶臺月白鳳諧鳴依稀黃鶴樓中聽吹落
梅花雪滿城萍云重重疊疊砌魚鱗根蔕渾無半
寸深偏爲太陽遮水面可容明月印波心千層浪
打依然聚幾陣風吹不肯沉多少錦鱗藏葉底漁
人無計下鈎尋楊基新柳云濃如烟草淡如金濯
濯姿容裊裊陰漸軟已無憔悴色未長先有別離

心風來東面知春淺月到稍頭覺夜深惆悵隋宮千萬樹淡烟疎雨正沉沉春水云溶溶漾漾欲平橋知是巴山雪盡消紅雨落花來滚滚綠烟芳草去迢迢沅湘已沒鷗邊渡溢浦新添鷺外潮向晚漁郎走相報大家齊上木蘭橈藏九臺挿秧婦云青袱蒙頭作野妝輕移蓮步水雲鄉裙番蛺蝶隨風舞手學蜻蜓點水忙眩東暖烟青滿地細分春雨綠成行村歌欲和聲難繼羞殺揚鞭馬上郎夏元吉人影云不言不語過平生步步相隨似有情長向燈前同靜坐每於月下共閒行昨朝離去天將暝今日歸來雨又晴最是行藏堪愛處顯身須要待時明沈彥博纖手云曾見花稍揀俏枝宛如春筍露參差金釵欲溜輕扶髻寶鑑重臨淡掃眉雙送鞦韆扶索處半揎羅袖賭鬮時香腮悶托閒斯馬忙揭朱簾認阿誰朱静菴梅花燈籠云篔簹織出巧玲瓏朵朵分明敘化工薄暮高挑照歸路滿街疎影月朦朧丁文煥釘靴云行過落花香齧齒步回芳草軟埋頭惜忘其全首

宋徽宗画詩

夏忠靖公咏徽廟墨竹曰寶𢾕無心論治安碧窓着意寫琅玕枝枝葉葉真瀟洒爭奈金人不愛看此責徽宗之不君也國初張來儀咏其折枝桂曰玉色官瓶出內家天香濃浸月中葩六宮總愛清涼好不道金風捲翠華此責高宗之不子也又咏其石榴曰金風吹綻絳紗囊零落宣和御墨香猶喜樹頭霜露少南枝有子殿秋光此言南渡得人有惜之之意然三詩皆有含蓄後二詩琢句尤工

義象白鷴

唐有舞馬祿山使舞不就而戮之昭宗時又有猿賜以緋衣謂之猴部頭朱温既篡引坐側猿急擲躍裂衣温叱殺之此世皆知也若宋亡崖山時有白鷴見幼主崩哀鳴躑躅竟墜水死元有馴象　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殳下　國初林卿子羽有義象行弘治間主事張廷實有白鷴歌嗚呼可以人而不如烏與舞馬馴象緋猿乎其義象行云有象有象來大都大江欲渡心咨且謗之既渡獻天子拜跪不與衆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餔屹然十日受饑渴俛首垂淚憤且吁天子命殺之衆官束手不敢屠侍衛傳宣呼壯士披甲各執丈二殳象戰久不克兵捷象

乃殂憶昔君王毎巡幸象當法駕行天衢珊瑚錯
落明月珠被服美錦紅氍毹紫泥函封載玉璽萬
樂爭擁群龍趨玉璽歸沙漠龍亦歸鼎湖所以老
象心南來誓死骨爲枯嗟爾食祿人空負七尺軀
高高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嗟爾
食祿人不若飯荳芻象何潔爾何污天子垂衣治
萬世俾全象德行天誅嗚呼象兮古所無嗚呼象
兮古所無白鷴歌云君不見瀘南秦吉了餓死不
首蠻夷丘又不見唐家孫供奉奮跳欲斷朱三猴
嗟爾白鷴急主難委質翻配三忠儔憶昔海黃霧

四塞天狗如雷墮東北三辰蔑戰日無輝伏屍百
里海盡赤六軍披靡可奈何雲從飛龍赴碧波白
鷴籠中起躑躅恨不握劒揮長戈劍欲截斷忝政
首戈欲斷絕宜慰脰請回飛龍駕雲車直抵中原
揮一帚皇天不祚趙孤兒白日不照吾心悲聳身
直趨輕一躑竟與金籠飽鯨鯢嗚呼白鷴乃羽族
報主忠義何其篤如何厠中拉脇奴禽獸之心人
面目太倉飽士多如林笄來何如豢此禽羽衣縞
裳奪霜雪忠肝義膽鸞鳳音只今茫茫海天角魂
逐三忠戲冥漠千秋化作精衛翔悲鳴直待滄溟
涸

詩定人品

泰和隱士劉伯川善人倫標士奇與陳孟潔年皆十
四五以故人子見伯川留之坐是日雪霽酒酣伯
川命二子各賦一詩以見志孟潔賦詩云十年勤
苦事鷄窗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
樓爭看綠衣郎士奇即景賦云飛雪初停酒未消
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
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止博得紅樓一
看耶當不失風流進士觀士奇曰好耐寒必將遠

劉勉之惜乎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第爲庶吉士以
不檢去士奇官至少師遭逢之盛本朝莫及前輩
于二十八年前遂能定人品之高下裴行儉不是
過也

詠蛙詩

謝方石與李西涯齊名有桃溪淨稿天下傳之其詠
蛙詩云春水鳴蛙處處通野田村巷路西東公私
不用分區域堅白誰能辨異同井底有天從俊大
月中無地着奸雄莫教强聒終宵在正是叢叢蝶
夢中余聞文翰林徵明亦賦云青燈照壁聽微

閒閣鑿畦正繞堂細雨黃昏貧鼓吹誰家青艸舊池塘年來水旱真難卜我已公私付兩忘寄謝綮聲休强聒吳城明日是端陽二詩各極其妙殆不能優劣也

李西涯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獎援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群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徹夜率歲中以爲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爲贈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詩先成中有一聯云千

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衆人傳翫以爲絶佳遂呈稿於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衆皆愕然石潭思之亦終不復能綴衆以請於西涯曰吾輩以爲抑之此詩絶好不知老師何故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盤衆請西涯續之西涯即援筆書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歎服盖公於弘治正德之間爲一時宗匠陶鑄天下之士亦豈偶然者哉

洪春

洪春字遂初正統間府學茂才也有詩名題韓信云若使英雄早見機奇謀肯立漢邦基囊沙破敵功雖大躡足封齊事已非旣已無心從蒯徹何緣孰手教陳豨未央宮裏當時事千載令人淚濕衣一日接豸使歲朝同舍二絶云不是清雲不致身自嗟無學久因循廿年米帳今朝筭落得儒巾博吏巾同舍怒而使再有詩不告師長也又云落得儒巾博吏巾只緣造物不由人雨窓昨夜成癡夢彷彿詩魂到八閩衆閧笑而散且不省其意以爲心疾也旣三日豸使謁先聖首命說書果以不合黜

爲福建省掾旣至左相集諸曹散荔枝遂初獻詩曰五月閩南荔子丹摘來冝薦水雲盤色欺鶴頂霞新染光奪龍精露未乾曾侍漢皇陪上苑又隨星騎貢長安紫微垣底分當處頻覺壇漿溢齒寒左相爲之嘆賞留以教諸公子旣而期滿赴　京李襄城聞之亦請作西賓甚相得也幾欲奏保教職一日偶至書院中見案上一帙覩之乃春画也每幅有洪詩多淫言猥語遂爲逐客杭庠入　國初無詩人而遂初爲首唱有玉岑集行世前詩但無也

生員免役詩

正統間處州葉宗劉謀逆杭縣民兵有生員之父亦在縣中其子往訴於府府王不為之理拂衣而出自言水上打一棒蓋俗云空無用也王聞其言疑以惡語相嘲即喚轉詢焉生員直告其故遂曰汝能賦此當免其役因口占曰七尺琅玕杖碧流一聲驚破楚天秋千條素練開還合萬顆明珠散復收鷗鷺盡飛紅蓼岸鴛鴦齊起白蘋洲想應此處無魚釣收拾絲綸別下鉤守遂除之

徐武功瑞龍吟

武功伯徐公天順間遭讒被逐放歸田里號天全翁脫去世故棲心丘壑其遊靈巖瑞龍吟詞云佳麗地是吾鄉曲山更比東山好有疊画樓臺金碧巖扉彷彿十洲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清真逸少向西施洞口望湖亭畔天光雲影上下相涵相照似寶鏡裏翠娥妝曉且登臨且談笑眼前事幾多堪弔香逕蹤消屧廊聲杳麋鹿還遊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為他煩惱是非顛倒古與今一般難料笑宦海風波幾人歸早得在家中老遇酒美花新歌清舞妙儘開懷抱何須較短量長此生心應自了天知道醉呼童僕進餘杯便拚得到三更乘月迴仙棹此詞為人膾炙公年六十六而卒墓在吳縣玉遮山吳文定公以詩弔之有衆口是非何日定老臣功罪有天知之句

悼亡詩

吾杭肅愍于公悼夫人董氏詩十一首其第二首頗佳詩云世緣情愛總成空二十餘年一夢中疏廣未能辭漢主孟光先已棄梁鴻燈昏羅幔通宵雨花謝雕闌蓦地風欲覓音容在何處九原無路辨西東崑山張和字節之天順間官浙江憲副時寵

妾新亡亦有悼詩云桃葉歌殘思不勝西風吹淚結紅冰樂天老去風流減子野歸來感慨增花逐水流春不管雨隨雲散事難憑夜來書館寒威重誰送薰香半臂綾後詩尤勝於前

張驛丞

成化間山東張驛丞鄉試中式督學畢瑜贈以詩曰一官恥不與清流忙裏遺編自校讎枳棘豈能栖彩鳳鹽車終不困驊騮東藩領薦名初顯西蜀題橋志已酬脫却樊籠入佳境春雷萬里步瀛洲[illegible]丞中式近世所無宜有詠

虎歌

弘治初錢塘安溪山多虎患縣令募人捕之一日而獲三虎縣令獻於鎮守鎮守[illegible]以美言獎之然令實貪墨者時有府辦俞鳴[illegible][illegible]謔戲作詩嘲曰虎告使君聽我歌使君比我殺人多使君若肯行仁政我自攜雛北渡河亦得詩人之意

儒官詩

弘治中有老儒以貢授教官翰林題白頭翁画送之云幽谷多年滯羽翰泮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哭頭先白看盡春花雨後殘此詩頗有意致

彭福

弘治間樂平尹趙公考滿還任邑中士大夫皆趨迎之時泰州守彭公福獨以詩投云泊陽縣駐使[illegible]標本欲趨迎懶折腰莫怪野人疎禮節好從棋[illegible]說陽橋考之劉向說苑子賤為單父宰過於[illegible]曰子亦有以送僕乎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之子賤曰奈何晝曰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楊晝所謂陽鱎者矣陽鱎魚名

方伯不禮故人

弘治間有一方伯浙江人未第時與一友交好及仕江西故人遠造焉初見飲敘外送館章江門外石亭寺僧聊無顧盼之意其友題壁云十年心事酒杯間坐對江鷗去復還一帶西山青入眼幾人青眼似青山不辭而去方伯大慚遣人追之竟不返

湯東谷

予在史館時日請良醞酒一斗然飲少多有藏者湯東谷龖從予索之詩曰兼旬無酒飲詩腹半焦枯

聞有黄封在何劳市上沽予嘗至其第見其廳事春聯曰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竽後嘗曰片言曾折虜一飯不忘君蓋東谷嘗從興濟[illegible]禮部尚書楊文定公善奉迎鑾輿故云其東偏曰塹狂西山窗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惟食粟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

湯公讓僙勳與予極善嘗作六體香奩詩六首予嘗序之記得其素腕守宮一詩曰誰觧秦宮一粒丹記時容易守時難鴛鴦夢斷腸堪冷蜥蜴魂消[illegible]未乾榴子色分金釧曉茜花光映玉鞲寒何[illegible]

捲香羅袖笑語東君仔細看予誦於人人有知詩者曰此何減李商隱公讓後爲叅將守邊一日登城四望曰黄沙白草漫漫吾一腔血乃委於此地邪從者聞之曰何出此不祥語公讓曰吾既受節守邊豈可偷生乎既而有胡人牧馬城下者公讓怒即勒兵赴之既接戰而胡大至同事無有救者遂遇害　朝廷賜官賜祭雖其無長慮而輙輕發顧不謂之奇男子耶

神仙太守

華亭張東海弼人品詩字成化間一時之望休致既

早子皆成名殊無一事累心蘇州別駕周德中以其爲神仙太守張晉制十絶以答之又有長短句一篇詩云歸休太守似神仙布被蒙頭月夜眠却恠門前來熟客馬蹄踏破紫芝煙古今何處有神仙崔駕鸞驂總浪傳莫信空同鄉道士刀圭入口亦徒然歐陽自號無仙子卓識真知冠古今弱水蓬萊在何處愚夫白骨紫苔深歌曰東海先生歸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挑行李兩船書被人笑道癡愚書也書寒不堪穿饑不堪煑收拾許多何用處況而今白髮蒼頭坐黄堂之署乘五馬之車那得

工夫再看渠又將載到南安去古人糟粕誰味真腴枉說道黄卷中時與聖賢相對語又有詠曰父兄劳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奢華揚揚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伏但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譁又有禽言一首云得過且過飲啄隨時度朝暮得朧望蜀徒爾爲不知是福還是禍蓋此禽號寒虫也冬寒時毛羽消落自鳴得過且過故云號寒又題一册泊一册行小画詩云前船乘風棹千里後船艤砧猶未起同在江河各待時傍人且莫

論行止

李夢陽遺林俊詩

正德中見素林公俊以右都御史命平蜀寇未幾即乞休時閹宦與佞倖用事故也空同李夢陽以詩寄公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干戈滿眼急江漢一身歸花送琴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豺虎亂公也惜鷗機諸葛能安蜀懷首本善兵向來優起詔畨作急流行老益丹心壯憂催白髮驚祇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二詩摹寫公盡矣

李少師解嘲

李少師自少小入詞林暨在館閣垂四十餘年正德中爲首相有士人嘲其亡技以尺素公歸啓之一絶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碧鷓鴣啼罷子規啼公得詩但鮮嘲而已

僧法聚

杭之西湖淨慈寺高閣可瞰全湖天順間學士錢公溥題詩倡驕[illegible]橋三韻和者百餘皆未穩帖嘉靖間僧名法聚者號玉芝海鹽人和云大堤迴接鳳山遥金勒東風細馬驕芳草不知埋帝舄柳枝猶自學宮腰天空水月三千頃春老鶯花十二橋聞

說樓船醉年少平章獨免紫宸朝蓋西湖水面凡三千八百畝而裏外六橋於湖景最切所云年少平章蓋指賈似道也然至於醉樓船而免朝則驕縱非人臣禮可知而宋事陵夷君臣宴樂亦意在言外矣詩可以觀僧其知言哉

韓雍

韓襄毅公雍招友人賞雪不至以詩促之云南征五載不見雪今見江鄉臘雪飛老我不禁清興發故人何事賞心違包含梅柳春無跡照耀乾坤夜有輝預想來遊須秉燭瓊瑤還趁馬蹄歸觀後聯即知公才力事功矣

惠山僧

惠山聽松菴自唐以來香火累數百年不絶至嘉靖初遂爲邑先輩所奪其僧方盖徙去僧頗知詩異時詒于先輩問近有詩否僧云有又問作何語僧便舉云刻竹有新句聽松無舊廬先輩愳愳沮而罷迄今無嗣殆其報也

唐寅

姑蘇唐子畏寅嘗過閩寧德宿旅邸館人懸画菊子畏愀然有感題云黄花無主爲誰容冷落疎籬三

徑中儘把金錢買脂粉一生顔色付西風蓋自況云

唐解元伯虎赴省試有忌其文名壓己者中禍黜歸行素不羈至是益游酒人以自娛故爲俚歌勸人及時行樂其辭曰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没多時又有炎凉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裡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請君試點眼前人一年一起埋青草草裡高低多少墳年年

一半無人掃又題子胥廟云白馬曾騎踏海潮由來吳地說前朝眼前多少不平事願與將軍借寶刀其胸中感憤可想見已

戒子詩

張總戎善吟詩嘗作戒子一章人頗傳誦詩云銀燈剔盡自咨嗟富貴榮華有幾家紅日難消頭上雪黃金都是眼前花時來言語風行草運去田園水摶沙寄語兒曹須努力各人尋箇活生涯

南宮試士詩

嘉靖壬辰天下選貢士就教職時六月壬寅也是日

兩尚書夏桂洲言爲詩一律云涼雨皆前老雀鳴廣堂長日試諸生秋風桂闕飛騰意春水魚龍變化情須信朱衣能指點未論藻鑑盡分明　聖朝稚重師儒職莫使蘇湖獨擅名

范諷

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歸濟南數詣城西張氏園亭宴飲題詩曰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羅鑑

羅中丞湘川公鑒退居鄉坪之上鑿池架亭名曰頤樂日處其間爲詩云亭中樂事與誰傳朱紫身閒更大年明月從遊蘇軾後北窗高臥伏羲前林泉茹飲貧無辱花木栽培靜有權一室蕭然無俗慮却疑身世自壺天

張飛廟詩

荊州張飛廟詩甚多當塗楊覲一首人頗傳頌其詩曰磴道縈紆僅步趨飛泉落檻碎蠙珠萬崖樓殿真香火千古英雄此丈夫山勢西迴終護漢江聲東去尚吞吳營星不殞將軍在未必中原不可圖思致通達他作不及也

量田詩

姑蘇[illegible]貢以民間多隱田立丈量之法頗嚴有人投以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蒼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

翠盤舞詩

姑蘇徐用理題翠盤舞詩爲一時傳誦其傳集亦佳也詩曰曲按霓裳舞袖盤滿身香汗怯衣單凌波步小月三寸傾國貌嬌花一團楊柳欲眠風不定海棠無力露初乾風流自古迷醒目莫怪三郎倚醉看

楊友蘭

高安楊友蘭嘗爲崇安丞丁憂歸廬墓疏食水飲凡遇節候賦一詩以寓思慕之懷總七十二章其玄鳥至云年年春社見烏衣此日重來主已非無限離情棲棟語幾回驚夢遶簾飛嘴香池畔芹泥軟身濕林間杏雨肥衹是憐予憂戚甚依依常自伴斜暉韻調殊可誦

陸水村

陸太宰水村在位日有士人投詩曰子規聲裏夕陽微何事先生不見機雲夢已成韓信去蓴鱸空待季鷹歸功名到此分成敗史冊誰能辯是非回首草堂春去也黄鸝紫燕自爭飛可謂有魏野之風

清狂道人

江右郭忠恕號清狂道人以画史鳴時其爲詩亦擅名嘗題武昌竹簰門外一律云夜飲江樓水氣凉管絃成列麝蘭香古今風月憑誰管湖海烟花笑我狂金剪劈瓜消酒渴瓦盆承露浣詩腸東樓楊柳西樓月曾擲千金醉幾場翠館賦詠此殆絶唱

節婦詩

莊定山節婦詩曰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痴小舅姑貧自憐薄命同蒸菜不掃蛾眉嫁別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銀窓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峰許此詩苦心苦語可泣鬼神

羅鄴詩

唐羅鄴詩云人間若箅無榮辱却是扁舟一釣翁頃見王仲深詩云青山無處避征徭十載書囊到處挑欲買釣船湖上隱近來漁課又難饒由此觀之我朝之釣翁不及唐遠甚唐可以置榮辱於度外今則爲多事人矣

題漁父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山水之樂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陸龜蒙云一艇輕樺看晚濤接䍦抛下漱春醪相逢便倚蒹葭浦更唱菱歌劈蠏螯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呼兒吹火荻花中江陰卞户部華伯云天外閒雲物外情功名真似一絲輕浪花深處船如舞只爲心安不受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空淡抹銀摠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人是皆羡其樂也李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江頭未滿罾回首不知天已

鼻聣風吹浪濕層層唐子畏云朱門公子餜鮮鱗
爭詫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溪浪花裏滿身風雨是
漁人文徵明云小舟生長玉湖濱雨笠風簑不去
身三尺銀鯿數斤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憐其苦
也屬意雖不同而寫景詠物各極其妙

陸楠

長洲陸世明楠俊材藻思聲稱籍甚舉于鄉赴省試
下第歸過臨清鈔關司關令納稅陸即書一絶呈
主事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
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稅愁主事見詩驚愧延

迎入款贈甚厚金陵一妓能詩善鼓琴以月琴自
號世明過其家口占點絳唇贈之云三尺冰絃夜
深彈破青天竅意中人杳只有清光到雲雨無緣
總是相思調愁懷抱嫦娥心照訴與他知道妓求
室中春聯即援筆書云半窗花影人初起一曲桐
音月正中妓讚誦不已徐言中字恐不如高字世
明欣然易之

楊文理

楊文理紈綺子也俊靡善吟中歲貧甚與杜公序善
杜以進士出爲攸令楊欲往謁關道里費趦趄久

之楚有商于吳者難楊曰爲我作行舟八詠即載
以往題曰蓬樓篙櫓貓纜舵跳楊援筆一揮而就
商讀之躍然起敬載之往且厚贈之嘗記其詠蓬
曰雨濕湘帆翠欲流飄飄偏稱木蘭舟纏從紅蓼
灘頭掛又向白蘋洲畔收數葉飽風淮浦曉一繩
拖雨洞庭秋蓬萊聞說三千里藉爾何當作勝遊
櫓曰誰倩公輸巧斲成翩翩渾訝逐風鷹分開水
面秋烟冷斫破波心夜月明船尾駕來三尺短棹
頭搖去五銖輕不堪聲作伊州調客裡聞來倍慘
情餘不能全記檣有曰宵歸海面疑撐月晚泊山

隈欲礙雲雖愛高標平地起最憐孤影隔溪分篙
曰誰剪瀟湘玉一枝棹郎常向手中持撐開楊柳
橋邊市移過桃花洞口祠猫曰一一鐶似月分中墜
四齒如錐向上攀纜曰秋風任擲孤蓬外夜月長
維古渡邊舵曰不入紅塵芳草路慣依疎雨落花
津跳曰踏破曉霜還有跡濡殘春雨不生苔如此
等句誠亦動人惜不見其全集

王石川別子詩

吾邑石川王貴學元提舉景善之子讀書能詩爲鄉
家所誣謫戍閩西與子仕伊别于南京貽之詩曰

石頭城西笛嗚咽他鄉父子生離別泪珠滴滿地
玕瘦夢枕平分海天月爾祖生吾吾生伊立身立
志家欲齊患難相仍二十載家危不絕如線微爾
今獨歸心亦苦歸見爾妻并爾母弟妹倉皇立兩
傍含淚還應問爾父爾父爾父當奈何萬里一身
行負戈湖風吹浪捲作雲飛霜墜地如雪多雪深
一尺秦川道關西之山極天表生來從役當復歸
必即埋沒隨百草兒弗致憂吾何愁丈夫四海當
遨遊常念行人遠行役天寒早寄烏貂裘烏貂裘
兮久已敝補綴成衣應爾妹通憐寒夜碧窗前一

線一針一行淚人傳誦之今其玄孫克承任監察
御史

縫衣詩

縫衣詩自太宗宮人及孟浩然後鮮覯佳者近惟謝
幼齊一首曰懶向妝臺理曉妝爲郎獨自製衣裳
金針入處心俱痛素線牽時恨共長霜戶敢辭纖
手冷芸窗思貼扇肌香縫成不怪無鴻雁羸得宵
衣覆妾牀爲一時傳誦玄散堂詩話

竹枝詞

西湖竹枝詞楊廉夫爲倡南北名士屬和者虞伯生
而下凡一百二十二人吳郡士二十六人而崑山
在列者一十一人其間最有名時稱郭陸秦袁謂
義仲良貴文仲子英也郭翼字羲仲吳之崑山人
陸本崑山太倉人其稱河南蓋姓源郡望耳秦則
崇明人居太倉崇明時屬揚州故稱淮海袁華字
子英亦崑山人呂敬夫稱東倉即太倉漫錄康夫
原敘如左以見吾鄉文事之盛有自來矣

勾闌詩

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
五十步勾欄甚嚴飾勾欄之名始見此王建宮詞

風簾水殿壓芙蓉四面勾欄在水中李義山詩簾
輕幕重金勾欄李長吉詩蟪蛄吊月勾闌下字又
作鉤宋世以來名教坊曰勾欄

蘆笙吟

宋乾德中牂牁入貢召見詢問地理風俗令作本國
歌舞一人吹瓢笙名曰水曲即今蘆笙也予在大
理見之嘗作蘆笙吟五解其辭云蘆笙吟蘆笙吟
可憐一寸匏能括四海音解一蘆笙吟蘆笙吟可憐
一節蘆能通四海心解二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
河邊跳月歌令人玄鬢皤解三今我聞蘆笙乃在開

赤橋短歌和長謡從夕至清朝〔亂四〕悲亦不在聲
亦不在聲昔聲與今聲不是兩蘆笙〔亂五〕

汪龍溪

龍溪先生汪公藻字彥章吾郡之德興人幼年已負文名作詩云一春略無十日晴處處溪雲將雨行野田春水碧於鏡人影渡傍鷗不驚桃花嫣然出籬笑似開未開最有情茅茨烟暝客衣濕破夢午鷄啼一聲此篇一出便為詩社諸公所稱晚年牢落莫究所學朱叔止題其墓云名高從昔毀相隨兼覺群兒着力擠一日狼心萌偃月十年豹霧隱

愚溪不逢華旦開昌運終抱沉埋返故棲已矣九原寧可作蕭蕭古木亂蟬嘶亦為諸公所稱叔止名軏舍人新仲之姪也

蘭廷瑞詩

滇中詩人蘭廷瑞楊林人也予過其家訪其稿僅得數十首如夏日云終日憑闌對水鷗園林長夏似深秋槐龍細洒鵞黃雪涼意蕭蕭風滿樓冬夜云枕上詩成喜不眠起尋筆硯旋呼燈銀瓶取浸梅花水已被霜風凍作冰題嫦娥奔月圖曰竊藥私奔計已窮藁砧應恨洞房空當時射日弓猶在何

事無能近月中三詩皆可喜

劉少逸

蘇州童子劉少逸年十一文辭精敏有老成體其師潘朗携以見長洲宰王元之吳縣宰羅思純以所作贄二公二公名重當時疑所贄假手未之信因試與聯句略不淹思純曰無風煙焰直少逸曰有月竹陰寒又曰日移竹影侵棋局少逸曰風逝花香入酒尊元之曰風雨江城暮少逸曰波濤海寺秋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詩狂欲上天二公驚異至聞于朝賜進士及第官止尚書

[illegible]

李坦之

前輩李坦之錢唐人風度高遠寄情巖壑往来洞霄石室間讀書賦詩歌皆超軼前古其山中苦寒歌云深山苦寒弗可居門前積雪三尺餘陰厓一夜石皴骨寒瀰萬尾冰垂鬚道人凍臥山之麓暮爇松明煑溪綠山陰孤棹期不來夢入幽巖聞折竹征西將軍持短兵馳馬夜渡黃河冰閼東諸將膚欲裂巖光獨釣桐江雪予嘗味此詩雄渾悲壯鳴金戛玉無一字不佳而有餘不盡之意又溢於言

外太白之寰宇子美之沉着並兼之矣

羅璞

國朝羅璞江右人也自習舉子業至登科不知何謂之詩後考庶吉士學士試以秋宫怨黙然無以荅過問同考者同考對以韻脚起結聯對如此然後即作一詩云獨倚闌干强笑歌香肌消瘦怯春羅羞將舊恨題紅葉添得新愁上翠蛾雨過玉堦秋色靜月明青瑣夜涼多平生不識春風面天地無情奈老何王試者語之曰爾後必能詩已而果然即詩有別才亦可知也

詠燕

沈石田新燕篇云今年見新燕猶似去年見主人頭髮白轉多只有烏衣不曾變年去年來來不差分明記得主人家柴門大開風滿屋飛出飛入隨揚花君不見相國門前車馬塞一朝去相車馬寂車馬寂草萋萋燕子還來梁上棲瓊山丘公感事詩云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與世情同而今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綉屋中誦之者足以見世態炎凉之變

棉花蚕詩

郡照王尚文詠棉花曰采采西風雪滿籃獨禦寒功已倍春蚕世間多少閒花草無補生民也自慙石田沈啓南詠蚕曰衣被深功藏蠢動碧空火燦起眠時願言努力加餐葉二月吳民要賣絲此二詩亦可傳

月洲善詩

吳僧月洲善詩喜聲色沈石田紿以名妓招之即來而實無所有壁間有菜花蛺蝶圖遂題其上云桃花生子菜花薹細雨蛙聲出草萊一段春光多不見却教蝴蝶誤飛來

都南濠

都南濠小時學詩於沈石田先生之門石田問近有何得意之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爲對其詩曰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矣然有一字未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爾不讀禮經乎經云寡婦不夜哭何不易燈字爲春字南濠不覺歎服

沈石田詩

沈石田詩有絶佳者但爲畫所掩世不得其詩余家有其圖二幅上皆有題其一七言者云幽居臨水

稱冥棲蓼渚沙坪咫尺迷山雨忽來茆澑細溪雲
欲墮竹稍低簷前故壘雌雄燕籬脚秋虫子母鷄
此處風光小帯杜可能無我一青藜情景皆到而
律調亦清新今之作者豈容易及

朱野航

朱野航葑門老儒攻詩館篠匾王氏王亦吳中舊族
野航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野航得句
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
大叫扣扉呼主人起詠此二句主人亦大加擊節
取酒更酌興盡而罷明日遍請吳中善詩者賞之

太爲張具徵戲樂留連數日亦一時盛事

衡山詩

錢同愛字孔周其家累代以小兒醫名吳中少美才
華且有俠氣與衡山先生最相得衡山長郎壽承
即其婿也同愛每飲必用伎衡山平生不見伎女
二公若薰猶不同器然相與一世終不失歡余篋
中所藏衡山一画乃贈同愛者上題云團坐清談
塵尾長墨痕狼藉練裙香水亭紈扇歌楊柳春院
琵琶醉海棠王謝風流才子弟齊梁烟月錦篇章
豪華豈是泥沙物好在輝青白玉堂盖寫同愛之
風流宛如画出而衡山才情美麗當亦不減宋廣
平矣

徐髯仙

徐髯仙豪爽俠客人也恣遊狹斜其所填南北詞皆
入律衡山題一画寄之後曰樂府新傳桃葉渡彩
毫遍寫薛濤箋老我別來忘不得令人常想秣陵
烟蓋亦有所取之也

熊宇詩

熊軫峯名宇字元性長沙人也性高簡能文攻詩爲
松江守有郡齋賞牡丹詩嘗憶得其上半首云和

風泄露萬人家欄檻當門一樹遮正憶與麻沾細
雨更添珠玉對名花詞既妙麗況正是太守話又
嘗作絕句二首贈余其一曰文章如畫貝中有支
天山覺我道區明經綸恢儒衮其二曰文章如白
璧春露圍玉瀾與子共雕琢渾物脉渟澥手書鄭
重其所以屬望於余者甚厚常恨志業不遂終無
以報先生矣又在任時適爲韓江亦以御史陞蘇
州太守韓江偶以公事來松二公同與進士又同
年中最有才望者軫峯設席於白龍潭款之遂相
與講學各賦近體一章韓江詩曰重陽曾此坐探

禪回首風烟又五年霜醉高擾秋入樹雲香香稻
晩肥田應慚白髮虛栞窪偶紫黃花泛酒舡共笑
此生真浪跡息機焉得狎鷗前輩袁詩曰不悟良
知定悟禪臨潭講學自當年靜涵龍德光騰漢早
事春農玉滿田吹帽最憐憂國士濯纓旋理泛江
·船金蘭更接同心侶千載風雩雲影前二詩皆清
新警援有無限理趣

唐六如悵悵詞

唐六如作悵悵詞曰悵悵莫怪少時年百丈游絲
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

梨花盃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前程兩袖黃金淚
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去思量應不悔衲衣持鉢院
門前此詩才情富麗亦何必減六朝人耶

董潯陽

余赴官南舘京師諸公贈行詩不下數十首唯董潯
陽五言律三首最工其一曰執戟余方倦搦詞爾
獨雄人分兩都別官為陸沉同長路多秋草虛堂
急暮虫更憐他夜月清影隔江東其二曰載筆新
供奉承恩舊帝京雖宮通秘署江水切蓬瀛待問
清書府高談謝墨卿遍來聞紙貴知爾賦初成其
三曰行行遠送將此夫羨仙郎作吏真成隱之官
却到鄉千峯在城闕一水限河梁別後憑誰寄秋
籬歲歲芳

許石城

鶯字韻詩獨許石城一聯云冒得曲池堪鬪鴨種成
芳樹好藏鶯殊有雅思

朱射陂

嘉靖中火災後　朝廷將興新三殿令兩京各衙門
官出銀助工時朱射陂為主客正郎嘗作一詩云
五雲深處鳳樓開中外欣欣盡子來敢謂鸑鷟能

割股願同鶢鶋可消災司空慣見如無物村僕何
知嘆筱財安得黃金高北斗亦教三殿麗蓬萊雖
則戲調之辭然有諷有論切中事情其即所謂六
義無闕者耶

衡山飲酒詩

余見衡山有飲酒詩一首曰暇得酒中趣三杯時暢
然難忘是花下何物勝尊前世事有千變人生無
百年唯應騎馬客輸我北窗眠余愛其有雅致絕
似白太傅

皇甫百泉王玉遮詩

余寓居菰蕪時嘗過毘南百泉小飲百泉以詩謝中一聯云難非勝舍酒鮮是故鄉魚後己巳年余移家歸松王玉甚來訪酒半作詩贈余冊中自取一軸書之就中一聯云門柳舊五樹江鱸新四腮夫二詩甚高皆可謂極工但中間稍有不同而體貌殊別乃知詩家作用變出幻入不可以神理推不可以意象測情景日新由人自取

妻別夫詩

嘉定一民家之婦平日未嘗作詩臨終書一絕與其夫曰當時二八到君家尺素無成愧枲麻今日對

君無別語免教兒女衣蘆花亦悽婉可誦

趙墓嚴臺詩

宋趙清獻公之墓在衢州東常有人題詩於地之驛曰千夫荷擔出山河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漢嚴子陵釣臺在富陽江之涯有過臺而咏者曰君為利名隱我為利名來羞見先生面黃昏過釣臺亨以乘扁舟者過清獻之墓必不愧用膏血者又不可語以扁舟此詩不免意圓語病若自知為利名而夜過釣臺則尚德之心深矣

王抑菴

王抑菴先生典選遲遲不如意事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乞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要多切中云

鬼詩

冦元弼言徐州通判李緬有子七歲不善詩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者自云是謝中令

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尊翠杓為君斟酌今時不飲何時歡樂此廣記所載鬼詩也山谷云當是鬼中曹子建所作蘇公以為然又云玉户金釭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鄭女衛姬左右成行紈綺繽紛翠眉紅粧三歡轉盼為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苦蘇以為邯鄲宮中金石絲簧此兩句不惟人少作而知之者亦難得耳醉中為余書此張文潛見坡谷論說鬼詩忽曰舊時鬼作人語如今人作鬼語二公大笑

正德庚辰有方士者挾巫史之術遨遊江湖人扣以

未然事輒召古名仙運筭賦詩以荅臨沂[illegible]服歛
若夙構是年秋至吳吳中諸生梁庭用徙[illegible]筭荅
曰吾回道人也欲賦詩出十韻來又曰君乞白巖
詩吾當邀李謫仙同賦用十七韻梁益㽞鄧大司
馬喬公白巖門下士也其十韻詩吾家住在蓬萊
山之陽隔斷三千弱水萬頃之汪洋曾佩劍以化
龍亦叱石以為羊經千秋黃塵變滄海歷幾度冬
檜為春楊青山不改色白雲空悠揚自樂烟霞深
處有佳趣不將功名心旆隨風颺瑤樓玉宇水晶
殿日與猿隺同倘徉饑飡霞渴飲澗養得中黃下

氣凡慾邪能有病求醫瘍神遊八極涵動靜[illegible]
天地暮雨而朝暘我來登壇為君發狂句山靈[illegible]
倒星斗散亂飛群翔其用十七韻詩曰六丁持斧
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朶插天表
勢壓天下群山雄氷壺倒月色澄澈瑤毫倚斗光
玲瓏百尺虹霓望吞吐八埏霖雨瞻空濛虛室不
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
梅懸谷搖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遊太
空登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宮朝真謁帝獨步天
上璚瑤宮頭角嵯峨自卓立胷襟磥砢誰磨礲

家傳說作良弼宋室歿多奇功憶昔江樓吹鐵
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遡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
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龜老黃雀翁各分一訣
貽此公天然意趣自相合芳術常在塵寰中好將
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笑擲雲看劍重會滄溟
東

箕詩題蕉

舊聞有人召箕仙賦詩以芭蕉一葉置袖扣之箕寫
一詩云袖裏深藏一葉青知君有意侮神靈今宵
試聽西窗雨欠滴蕭蕭一二聲可謂甚妙此必平

生以詩名世者可與八愍之詞類耳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宮室門

宸居類

覇城門

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覇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爲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廟記亦曰青綺門漢書王莽天鳳三年覇城門災莽更曰仁壽門造無疆亭

籍田門

長安城東出第二門曰清明門亦曰籍田門以門内有籍田倉一曰凱門漢書平帝元始四年東風吹屋瓦且盡即此門也漢宮殿疏曰城東門王莽更名曰宣德門造布恩亭

宣平門

長安城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漢書曰成帝建始元年有白鵠群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又疏廣大傅受少傅上疏乞骸骨歸公卿大夫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即此門也其郭門亦曰東都即逸明徒冠處也至莽更名春王門造正月亭東都門至外郭亭十三里

覆盎門

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二門曰覆盎門亦號杜門廟記曰與洛陽門相去十三里二百一十步門外有魯班造橋工巧絶世長樂宮在城中近東直杜門其南有下杜城漢書集注云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門又曰端門北對長樂宮漢書曰戾太子斫覆盎門出莽更名曰永清門造長茂亭

宮

蘇氏演義宮中也言處都邑之中也又宮方也爲閥宮以雉堞方正也孟詵錦帶前書曰十紀合雄紀上古教人穴居有巢氏教人巢居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謂黄帝也内傳曰帝斬蚩尤因建宮室穆天子傳曰登崑崙以觀黄帝之宮此宮室之始也世本曰堯使禹作宮室謂廣其制爾神異經有天渥之宮管子黄帝有合宮堯有貳宮湯有鑣宮周有鎬宮秦有萬年漢有未央等名

上宮

孟子之滕館于上宮趙岐曰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通鑑漢陳皇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

闕

闕者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下皆画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萬民焉蒼龍闕画蒼龍白虎闕画白虎玄武闕画玄武朱雀闕画朱雀

長楊宮

長楊在今盩厔縣東南三十里本秦舊宮至漢脩飾之以備行幸宮中有垂楊數畝因爲宮名門曰射熊館秦漢遊獵之所

朝宮

朝宮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曰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朝宮于渭南上林苑庭中可容一萬人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高三丈鐘小者皆千石銷鋒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于宮門坐高三丈

銘其後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爲郡縣一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長五丈足迹六尺銘李斯篆蒙恬書董卓悉椎破銅人銅臺以爲小錢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天下大亂卓身滅抑有以也餘三人魏明帝欲徙詣洛陽清明門裏載至霸城重不可徙便留之

蘭池宮

或作驪山蘭池宮始皇三十一年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在渭城縣

望夷宮

秦望夷宮在涇陽縣界長平觀東北臨涇水以望北夷因爲宮名

回中宮

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笄頭過回中

漢書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蕭關殺都尉燒回中宮候騎至雍武帝元狩四年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

集靈宮

漢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存神殿望仙臺望仙觀俱

右華陰縣界皆武帝宮觀名

明光宮

明光宮武帝太初四年秋起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宮相連屬漢書元后傳曰成都侯商嘗疾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即此王莽建國元年改爲安定館安定太后居之

扶荔宮

扶荔宮在上林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菖蒲百本山薑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

龍眼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甘橘皆百餘本土木南北異宜歲時多枯悴

鼎湖宮

鼎湖宮在湖城縣界昔黃帝採首山銅以鑄鼎鼎成有龍下迎帝仙去小臣抜龍鬚而上者七十二人

首山宮

漢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朝群臣於是祀高祖于明堂以配天還作首山宮爲高靈館

鈎弋宮

鈎弋宮列仙傳曰鈎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少好酒病臥六年右手鈎卷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推而得之召見姿色佳麗武帝披其手得玉鈎而手展有寵生昭帝姙娠十四月上曰聞昔堯生乃十四月今鈎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所居宮曰鈎弋宮自夫人加婕妤後得罪下掖庭獄死及殯香一月昭帝即位追尊爲皇太后更葬之發六十二萬人起陽陵其棺櫬但有彩履王褒雲陽記曰鈎弋夫人從至甘泉而卒尸香聞十餘里葬雲陽武帝思之起通靈臺於甘泉宮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宣帝時乃不至

步壽宮

步壽宮今按其地與秦異則秦漢各有步壽宮耳漢祋宮宣帝神爵二年鳳皇集祋祤縣鳳皇集處得玉寶乃起步壽宮

長信宮

長信宮漢太后常居之按通靈記太后成帝母也后宮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宮殿皆以長信長秋爲名又永壽永寧殿皆后所處也

太子宮

太子宮中有甲觀畫堂甲者甲乙丙丁次也漢書曰

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子生甲觀畫堂元后傳曰見于丙殿此其例也畫堂謂宮殿中有畫之堂

養德宮

漢養德宮趙王如意年幼未能就外傅戚姬使舊傅王內傅趙媼傅之號其宮曰養德宮

日華宮

日華宮河間獻王德于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奉養甚薄不踰賓客

曜華宮

曜華宮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宮築兎園園中有百靈山落猿岩栖龍岫又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花異樹珍禽怪獸畢具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駘蕩宮

駘蕩宮春時景物駘蕩滿宮中也

馺娑宮

馺娑宮馺娑馬行疾貌馬行迅疾一日之時遍宮中言宮之大也

壽宮

暴室

暴室在掖庭織作染練之處謂之暴室取暴曬爲名耳有嗇夫官屬

蠶室

春秋文耀鉤曰商絲絕蠶合絲蠶火也商金也火壯金因應之而絕養蠶之室欲明而溫漢法犯腐刑者下未央蠶室取其溫也然蠶以織自衣亦謂之室易林曰飢蠶作室是也古者王后親蠶三洒而止蠶性惡濕以棗洒之禮所謂風戾以食之亦此意太玄曰紅蠶緣於枯桑其繭不黃荀卿曰三俯

三起事乃大已俯亦曰眠三十三日三眠而蠶老則紅

殿

演義殿殿也取衆屋擁從如軍之殿摯虞決疑要注曰殿則有階陛堂有階無陛春秋謂之寢禮記與白虎通俱曰天子之堂史記秦始皇作朝宮渭南先作前殿阿房商君書有天子之殿則自秦孝公而來已云然矣蓋秦始曰殿漢因之有涵德明光諸名

奇華殿

北宮有神仙宮壽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來則肅然生風帷帳皆動

大內

汴京大內即宣武軍節度治所宋梁建都遂以衙第爲建昌宮晉天福初又爲大寧宮第改名稱而已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合古制建隆三年發封丘浚儀民廣皇城四年五月太祖遣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自是皇居始壯麗

宣室

宣室溫室清涼殿皆在未央宮殿北宣明廣明皆在

未央殿之東昆德玉堂皆在未央殿西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淮南子曰周武王殺紂于宣室漢取舊名也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夜半前席賈生問鬼神之事即此又王莽地皇四年城中有少年朱弟張魚等燒宣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

非常室

非常室漢書成帝綏和二年鄭通里人王褒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至非常室中

織室

織室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作文繡郊廟之服

奇華殿在建章宮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寶火浣布切玉刀大雀獅子宛馬充塞其中

三雲殿

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此殿世謂三雲殿掖庭有月影臺雲光殿九華殿鳴鸞殿開襟閣臨池觀不在簿籍皆繁華窈窕之所栖宿

椒房殿

椒房殿在未央宮以椒和香泥塗取其溫而芬芳也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凰鴛鴦等殿殿有增修安處常寧蘭若椒風

發越蕙草等名爲十四位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

溫室殿

溫室殿武帝建以冬處之溫煖也西京雜記曰溫室以椒塗壁被之文綉香桂爲柱設火齊屏風鴻羽帳規地以罽賓氍毹漢書曰孔光爲尚書令歸休與兄弟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溫室省中樹何木光不應

清涼殿

清涼殿夏居之則清涼亦曰延清室漢書曰清室則中夏含霜即此也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畫石爲

床文如錦紫琉璃帳以紫玉爲盤如屈龍皆用雜寳飾之侍者於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凉耶又以玉晶爲盤貯氷于膝前玉晶與氷同潔侍者爲氷無盤必融濕席乃拂玉盤墜氷玉俱碎晶玉千塗國所貢也武帝以賜偃

金華殿

未央宮有金華殿漢書曰成帝初方向學召鄭寛中張禹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有承明殿著述之所班固西都賦序云内有承明著作之庭即此漢書武帝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又成帝鴻嘉二

年雉飛集承明殿屋有麒麟殿漢書哀帝燕董賢父子於麒麟殿視賢曰吾欲法堯禪舜如何王閎曰天下乃高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奉承宗廟當傳之無窮安可妄有所授帝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悅

靈波殿

漢甘泉宮南昆明池中有靈波殿七間皆桂柱風來自香帝既耽于靈泉得冉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爲屑以蘇油和之照于神壇夜暴風雨光不滅有翡城如蜂赴火侍者舉麟鬚拂拂之

觀文殿

隋煬帝令造觀文殿前兩廂爲書堂各十二間堂前通爲閣道承殿每一間十二寶厨前設方五香重床亦裝以金玉春夏鋪九彩象簟秋設秦綾花褥冬則加錦裝須彌氊帝幸書堂或觀書十二間内南北通爲閃電窻玲瓏相望雕刻之工窮奇極妙金鋪玉題綺井華榱輝映溢目每三間開一方戶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當戶地口施機機發駕將至則有宮人擎香爐在輦前行去戶一丈脚踐機發仙人乃下閣捧幔而昇閣扇即開書厨亦啓若自

然皆一機之力輦駕出垂閉復常諸房入戶如一其所撰之書屬辭比事條貫有序文畧理暢互相明發及抄寫真正文字之間無點竄之誤裝剪華淨可謂冠絶今古曠世之名寳自漢以來訖乎梁陳文人才子諸所撰著無能及者其新書之名多是帝自製每進一書必加賞賜出大業拾遺

握髮殿

宋車駕駐蹕臨安以府廨爲行宮紹興四年太享明堂更脩射殿以爲享所其爲基即錢氏時握髮殿吳人語訛乃云惡發殿謂錢王怒即乘此座也時

殿柱大者每條二百四十緡總木價六萬五十餘
貫
堂
上洲記崑崙山王母所居有光碧堂人間遂有斯號
又風俗通云楚邑大夫伍尚爲堂後以爲氏演義
曰堂當也堂正向陽之屋又堂明也言明禮儀之
所晉子曰軒轅有明堂之儀春秋因事曰軒轅氏
始有堂室棟宇則堂之名肇黃帝也
明堂
尸子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商曰陽館周曰明

堂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唐虞祀五帝於
五府夏后世室商人重屋漢時公玉帶畫黃帝明
堂圖則明堂要自黃帝始也而孟詵錦帶前書記
鄭康成注人夏世室注云上五室法五行木室處
東北曰青陽火室東南曰明堂金室西南曰總章
水室西北曰元堂土室中央曰太室蓋夏以不盛
爲名故曰世室商加重檐故曰重屋周以明布政
令故曰明堂餘見禮記月令
玉堂
貴人論玉堂乃前漢殿名至其後翰苑則名玉堂之
署又後避諱直曰玉堂然致玉堂之名不必泥
也楚人蘭臺之宮亦有玉堂宋玉風賦徜徉乎中
庭消洒乎玉堂東漢文翁講授之室亦曰玉堂三
洞珠囊曰謝自然于金泉山仙去其金泉碑云天
上有玉堂壁上列真仙之名如人間壁記時有朱
書注其下曰降世爲某官名山仙人所居之地亦
有玉堂孫綽天台山賦曰珠綴玲瓏于林間玉堂
陰映于高隅至于唐人梅詩有云白玉堂前一樹
梅今朝忽見數株開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因何
得入來此玉堂是娃古樂府君家不易知知之復

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羅尊酒使作
邯鄲倡非翰苑之玉堂矣然則玉堂之名不始於
漢不專於殿云
堂雙名
歐陽公非非堂記曰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得
而過寧訕毋諂坡翁爲劉壯輿作是是堂詩云非非
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訕是是近乎諛
用修曰永叔此言非君子之言也誠取退之原毁
一篇觀之其立心之公私高下何如自此一倡所
萋菲貝錦何所不至

感夢更閣名

漢武帝未誕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直下入崇蘭閣帝覺而坐於閣上果見赤雲如烟霧來蔽戶牖望上有丹霞翳鬱而起乃改崇蘭閣爲綺蘭殿後王夫人誕武帝于此

招仙閣

漢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簾青琉璃爲扇懸黎火齊爲床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有霞光綉有藻龍綉有連煙綉有走龍錦有雲鳳錦蕃風錦閣上燒蕪蘼香以迎神女留玉釵

以贈帝帝以賜趙婕妤至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黃諃欲之明日既發匣有白燕飛升天後宮人學作此釵因名玉燕釵

凌烟閣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詔以功臣圖形凌烟閣閣名凌烟世傳始于太宗然宋鮑昭亦有凌烟樓銘曰瞰江列楹望景延除積清風露含采烟塗俯窺淮海俛眺荆吳我王結架忌寵神居宜此萬年脩靈所扶則凌烟盖始于宋也

戢武閣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河間王元孝恭碑作戢武閣豈凌烟先名戢武而後改之耶段志玄碑亦云戢武閣

龍圖閣

宋咸平四年十月以杜鎬爲龍圖待制即建閣東京記則云大中祥符初建以奉太宗御集而國老閣談乃有太宗龍圖閣觀書之語天禧五年二月于龍圖閣北起天章閣奉安真宗御製既成令兩街僧道具威儀教坊作樂奉真宗御集書自玉清昭應宮安于閣上壽昌閣與天章並建慶曆初改名

寶文仁宗聖文神翰秘于此

臺榭

爾雅曰觀四方高曰臺有木曰榭山海經曰沃民之國有軒轅臺黃帝內傳曰帝既斬蚩尤因之立臺榭此盖其始也

越王臺

吳既滅越棲勾踐于會稽之上地方千里勾踐得范蠡之謀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作臺于外而館賢士今會稽山有越王臺交州麻林一名[illegible]林勾踐種麻將以弦弓交州糠頭山勾踐貯米于[illegible]

上秦秣糇嵇山會稽之上有越王鑄劍洲箭鏃洲往往有得古箭鏃

鴻臺

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起觀宇帝嘗射飛鴻于臺上故號鴻臺

神明臺

漢書曰建章有神明臺武帝祭仙人處上有承露盤有仙人舒掌捧銅盤玉盃以承雲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求仙道臺上有九天道金林象床琥珀鎮雜玉爲簟帝坐良久設甜冰之水以備供灌酌

琨碧酒炮青豹之脯果則有塗陰紫梨國碧李仙衆共與食之

三臺

三臺者陳劇鄴中記云魏武於鄴城西北立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獸北名冰井

勝光臺

漢建元二年帝起勝光臺以望四遠于臺上撞碧玉之鐘挂懸黎之磬吹霜修之篪唱采雲依日之曲

宗廟

宗者宗祀也廟者貌也所以彷彿先人之靈貌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無廟禮緯元命苞曰唐虞五廟夏后因之至商而七周無文武二世室故九廟

庫

説文曰庫兵器所藏府金帛所藏府文書所藏商紂之書曰湯武破桀紂築五庫藏五兵有大庭之庫此庫之𥘉也後世凡所藏皆曰庫

長生庫

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爲鄙惡按梁甄彬嘗以束苧就長生庫質錢後贖苧還于苧

束中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事亦已久矣

内藏

宋朝會要曰太平典國三年十月置在銀臺門外景德三年十月陳彭年撰内藏庫記真宗曰太祖以來有景福内庫太宗改名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呂夷簡三朝寳訓曰乾德初太祖顧左右曰軍與須備臨事厚斂非計也于講武殿後別爲庫貯金帛此蓋置庫之始也沂國文正公筆錄曰太祖平僭僞收金帛歸京師貯別庫號封樁庫歲儲國用羨餘皆入焉諭近臣曰石晉割幽

燕都照路契丹一方人限外境朕甚憫之俟此庫
所蓄滿三五百萬以為贖直會上仙事寢

奉宸庫

宋朝會要曰舊五庫一宜聖殿二穆清殿三崇聖殿
四受納真珠五樂器康定元年九月合為一庫改
名奉宸庫

倉有名額

倉所以貯國儲也周有鉅橋漢有成皐敖倉及常平
隋有黎陽自古亦名額通典食貨篇隋文開皇年
置唐通倉則倉有名額此其始也六帖云吳倉春

申君所造名均輸武王發鉅橋之粟孔安國以為
紂所積之倉也 出事物紀原

公署類

内謁署

内謁署在未央宮屬少府續漢書云掌宮中步帳褻
物

金馬門

漢金馬門宦者署武帝時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于
署門因以為名

度支府

豫章度支府在郡城西臨江晉度支校尉所立也府
舍之處領戶三千五百今福向釣磯也在椒丘城
下流一百六里有鄉幼閣度支校尉所居之處太
尉陶侃置陶侃少孤貧漁于澤將坐此石而釣

史館

史職肇自黃帝而蒼頡沮誦掌之周及列國亦有史
名漢武置太史令漢以後職在秘書唐太宗始置
史館以修國史唐百官志曰歷代史官隸秘書省
著作局正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官于禁中蓋自
是始別局也

集賢院

唐開元五年乾元殿寫四部書置麗正書院於集仙
殿十三年明皇詔張說等宴集仙殿謂說曰今與
卿等秘閣同宴於此宜改名集賢

秘閣

宋朝會要曰端拱元年五月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
閣自漢桓置秘書監掌禁中圖書秘記魏以屬少
府王肅表論不應屬少府曰魏之秘書即漢東觀
因是不屬而蘭臺亦藏書故薛夏云蘭臺為外臺
秘書為內閣秘閣之名始于此晉孝武勅徐廣料

秘閣四部三萬餘卷是也

合同司

會要曰天禧三年正月三日内臣傳宣取物前止是口傳詔旨別無憑驗致因緣盜取錢物請下入内侍省傳宣合同司如有須索以合同憑由一本給付諸處五年十一月鑄合同憑由印給之東京記曰掌禁中宣索之物天禧中置傳宣合同司尋改今名

門下省

秦曰黄門古侍中也漢置黄門郎晋始置門下省改

侍郎門下省爲北省亦曰左省龍朔二年改爲東臺光宅元年改爲鸞臺神龍中復門下省鸞事始

中書省

漢書孝武帝置初以宦者典掌尚書奏事改尚書爲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孝武以太史公司馬遷爲中書令魏置中書侍郎中書省亦曰西掖龍翔中改鳳閣省開元初改紫微省五年復爲中書省

鳳池

晋荀勗爲中書監遷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失之甚悒有賀之者怒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何賀今以爲稱

尚書省

帝堯納舜於大麓錄天下事其任也周司會又其職焉漢初尚書雖有曹不以爲號及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尚書謂之中臺前漢末有錄名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僕射總理六尚書謂之都省亦曰南省唐光宅初改爲文昌臺垂拱年改爲省神龍元年爲六尚書省

臺門

御史臺門北開取肅殺就陰之義或曰俗傳開南門不利大夫譚賓錄曰或云隋初移都兵尚書李圓

通爲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門北開唐因循不改迄今遂爲故事唐會要載裴冕語云本置臺司以糾正冤濫是有好生之德豈創冬殺之義以入人罪乎馮鑑以冕說爲當

烏臺

漢御史府植柏常有野烏數千栖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烏一旦烏不至及朱博爲大夫烏復至因號府曰烏臺又曰柏臺

九寺

漢以來九卿所治之府謂之九寺後魏始有三府九

寺之稱然逆其名不通官稱其以官名寺自北齊始也蘇氏演義曰寺司也官有所司存釋名曰寺嗣也官曹相續嗣非也許慎曰寺從寸者掌法度之所家如手持尺寸以度其典章耳

秘書省

漢藝文志曰武帝建藏書之府置寫書之官天下文籍悉在天祿石渠閣內秘室之書故曰秘書後漢有蘭臺東觀雖孝桓始置秘書監而不以名其省至梁始曰秘書省也唐六典曰秘書省中外三閣掌圖書古今文字皆在禁中宋朝神宗改官制易

崇文院曰秘書省復唐制也

都府

宋初以四廂都指揮使巡警提舉京城諸巡警時謂之廂主凡烟火盜賊即部所轄以赴諸云事自笞以下皆得區分神宗熙寧中置勾當左右廂公事所以文臣一員主之自鬭訟盜賊杖六十而下皆決之以分天府之劇

太史局

少昊曆正曰鳳鳥氏夏曰太史隋曰太史曹煬帝改曰監唐曰局乾元元年曰司天臺後復曰太史宋朝以來亦曰司天臺神宗改官制復爲太史局

太醫局

周有醫師秦置太醫歷代皆置宋朝神宗又置局曉醫者一人判局事按唐亦有太醫署而神宗創置以教生徒如學校

內侍省

周官有巷伯寺人及內小臣之職戰國趙有宦者令秦置中常侍漢有謁者內侍之官而不言其府北齊始置侍中省隋改曰內侍宋朝會要曰國初有內班院淳化五年改黃門院又改內侍省內侍班

院景德三年止曰內侍省

進奏院

宋朝會要曰唐藩鎮皆置邸京師謂之上都留後院大曆十二年改上都知進奏院國初緣舊制各置進奏院太平興國八年十月詔于大內側近置都進奏院官人兼三四州

檢院

國史纂要唐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有謗訕之言于是置使先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院有司自此始也宋朝會要太平興國九年七月改匭院爲

登聞院至道五年或稱檢院景德四年五月詔改
登聞檢院

氷井務

周禮有凌人掌斬氷注云凌氷室也其事始見于此鄴城舊事有氷井臺魏志云建安十九年魏王曹操造此臺以藏氷爲凌室故號氷井唐上林令掌藏氷職在司農進隆三年置氷井務隸皇城司

國信所

會要曰國信所掌契丹使介交聘之事景德初遣內臣排辦禮信四年改初雄州用兵之際每密事擇

吏主之號機宜司及契丹請和改曰國信司又景德四年八月帝謂近臣曰契丹使副到闕見辭及館接伴應賜例物并朝廷遣使合行之事並有規制行之二年已成定例可特置官局往來國信所一司舊制云排辦禮信所至是立局置印也

騏驥院

周官有十二閑蓋國馬之所也漢有未央廐唐有飛龍院宋朝會要曰舊左右飛龍院太平典國五年正月改曰天廐院雍熙二年十月改爲騏驥院

文思院

會要云青箱雜記曰考工記㮚氏掌攻金其量銘曰時文思索故今世工作之所號爲文思院

二窑務

後漢有甄官歷代皆有之掌磚瓦之事即今窑務也

貧子院

事始曰開元二十二年詔京城乞兒官置病坊給廩食亦爲悲田院或曰養病院此貧子院之始按唐會要曰開元五年宋景等奏悲田院養病從長安以來置使專知所稱悲田乃關釋教此是僧尼職掌至二十三年乃分置於諸寺

軍營房

國朝南京諸衛官有廨宇軍有營房皆洪武中所經畫今雖間有頹廢而其規址尚在北京自永樂十九年營建告成　鑾輿不復南矣至弘治元年閱六十八年而軍衛居址尚有未立者彼故不能無乞建立而上司亦未之及也是年襄城馬公文升掌都察院事奏毀天下滛祠于營建白擬欲将城中私刱菴院置衛則財不煩官力不勞而其功易成該部寢而不行因思崑山知縣楊子器毀城市鄉村菴院神祠約百餘所以其材修理學校公廨

公館學舍樓櫓等事一時完美又給發除材太倉
鎮海二衛凡所頹廢率與興舉軍民至今德之使
當時該部大臣苟有子産其人則國家之廢事以
舉官府之缺典以完又何難哉

黄堂

黄堂者太守聽事之堂也雌黄塗壁以厭火災亦謂
之雌堂杜詩爲南陽太守請郭卅爲功曹勑以丹
事編署黄堂以爲後法是也

郡朝

郡守廳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曾識

郡朝是也吏民謂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丘萇頻
不朝三事是也

街弾

趙明誠金石録跋昆陽城中漢街弾碑不知街弾爲
何語按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歳時合耦于鋤鄭玄
注曰鋤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弾之室蓋周名鋤漢
名街弾之室今之申明亭也

丹墀

官衙之庭除率曰丹墀未詳所始漢制尚書郎主作
文書起艸更直于建禮門神仙門光明殿因逹省
中省中皆胡粉塗壁畫古賢列女以丹漆地謂之
丹墀尚書郎握蘭含鷄舌香奏事與黄門侍郎對
揖黄門侍郎稱已聞乃出則丹墀之名始此

城

軒轅本紀曰黄帝築城邑造五城呉越春秋曰堯使
鯀治水鯀乃築城造郭以爲固博物志曰東里槐
責禹亂天下事禹退而作三城又曰禹作城强者
攻弱者守敵者戰城自禹始也

城垣

春秋左氏傳襄公六年晏弱圍萊堙之環城于堞注

云堞女墻也又二十五年呉子闘于巣巣牛臣隠
於短墻以射之二十七年慶蒲癸攻崔氏堞其宫
而守之注曰堞短垣也睥睨短墻短垣女墻皆一
物也釋名曰女墻言其卑小比之于城如女子之
於丈夫也故杜子美上白帝城云城峻隨天壁樓
高望女墻劉長卿登餘于云官舍已臨秋草没女
墻尤在夜烏啼劉禹錫詩云夜深猶過女墻來韓
渥故鄉云塞鴈已侵池籞宿官鴉尤戀女墻啼

長安黒壌城

長安地皆黒壌城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盡鑿

龍首山土爲城又諸臺闕亦爾

蜀城

揚雄蜀王本記言秦相張公子築成都城屢頽壞時有龜周旋行走巫言依龜行迹築之既而城果成

統萬城

赫連勃勃攝靈武築統萬城今在寧夏其畚鍤之勞世所稀有始淘細土和以炭灰取火焙蒸築以堅鐵堵墻既就令脊力善射者利鏃穿入則殺工匠并築之有因城十數武而死十餘人至三四更築者由是堅固雄壯冠於西方雖金城湯池殆無以

過勃勃死業不再傳爲元魏所併

長城

古來築長城以拒北虜凡四燕趙秦隋也秦制多承燕趙而隋氏不盡因秦也史記燕城起于造陽而迄襄平遼陽造陽者上谷地也襄平者遼東縣也遼陽者遼水之北也皆燕國邊胡之地故其建築亦在此趙之城則自代而西屬于高闕代者雁門郡也高闕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游也趙武靈王國於代故其徐胡之城皆並河而西以極趙境耳至秦并天下六國爲一自上郡北地而

東遼西悉爲秦有故蒙恬之所築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之地也北竊遼東則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延西殆萬餘里無論燕趙之與嘅蘭盖無一地而無長城也于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佰則秦城之長固周乎中國之北矣元和志曰開皇長城自代之繁峙縣北經蔚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夫自代而蔚則極北而界虜中國之地不出此外秦人所城以域中夏其地固當在此矣志又曰開皇城起嵐州合河縣經幽州皆因古迹脩築夫嵐州者樓煩郡也初爲胡地後爲趙惠文所取則合河縣固

可立城矣幽州者戰國時屬燕地則非趙人所得有何由可施版築是必前乎燕趙有築之者史所不傳故槩言因古迹脩築也以此知古事湮落無載者多元和志又有大業城在靈州懷遠縣界河外則越積石河而北秦無此迹矣

鋪首

後漢禮儀志曰施門戶代以所尚爲飾殷人水德以螺首愼其閉塞使如螺也百家書曰公輸般見水蠡謂之曰開汝頭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因效之設于門戶欲使閉

撤當如此因俗也二説不同通俗文曰門首飾謂之鋪首義訓曰閉塞金謂之鋪鋪謂之鏂鏂音歐今俗謂浮漚丁者是也劉孝綽詩金鋪玉鎖琉璃扉花鈿寶鏡織成衣江摠詩兎形脉脉照金鋪虬水滴滴瀉玉壺

牌坊

國朝旌表孝子節婦及進士舉人有司樹牌坊于其門以為激勸計即古者旌別里居遺意也聞 國初惟有孝行節烈牌坊宣德正統間始有為進士舉人立者亦為初登第有之仕至顯官則無矣天

順以來各處始有冢宰司徒都憲等名然皆出自有司之意近年大臣之家以此為勝門有三座者四座者猶皆未足又有路門立者亦多千求上司建立而題署且復不雅如壽光之柱國相府嘉興之皇明世臣亦甚誇矣近得中呉紀聞閶之見宋蔣侍郎希魯不肯立坊名深歎古人所養有非今人所能及者崐城鄭介庵晩年撤去進士牌坊云無遺後人咲也

序

爾雅曰東西墻曰序所以序別内外書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商學曰序則序自商人名之也

歴代獄名

夏曰均臺又曰念室殷曰動止曰羑里周曰圜土曰稽留曰深室曰虎穴秦曰囹圄漢曰若盧曰都傳曰寺互曰靖室曰狴犴晉曰黄沙魏曰司空總名曰圜扉圜墻急就章曰臯陶造獄釋名又牢也

臺獄

唐書崔隱甫拜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為大夫始置獄隱甫執故事罷之後患囚往來漏泄復繫除院則臺之置獄自李

乾祐始也

驛

地官遺官之職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有委五十里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今二十里馬舖有歇馬亭即路室之遺事也六十里有驛驛有餼給即候館之遺事也漢鄭莊置驛以待賓客通典曰唐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途大路則曰館由是謂之館驛左傳有楚子乘驛驛馬也則馬遞之制已見于周矣

急遞

筆談曰驛傳舊有馬步急遞最遽日行四百里唯軍興用之熙寧中又有金字急脚如古羽檄也以朱漆木牌金字日行五百里軍前機密處分則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莫得與也

露筋驛

相傳江淮閒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蛄嘬之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云自邵伯閘埭三十六里至露筋齊梁有邏此處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至曉見筋因以爲名

賈魯宅

山西高平縣長平驛爲元尚書賈魯故宅中庭古松十餘株皆當時物也　天朝平定山西宅沒入官以其壯麗不必毀即以爲驛相傳云魯興黄河之役民多愁怨思亂緣是汝潁兵起卒致滅元至今議者爲元亡魯實爲之予意不然考之元史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所發兵民幾十七萬而所治之地不滿三百里又其興功五閱月而畢既非秦始築城隋煬開河之比予歸自太原道出驛下飲其後廳見壁間詩曰賈魯修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載後恩在怨消磨觀此則當時或以亟疾引深招致民怨而其禦災捍患在後世亦有公論臣不得而盡非也大抵謙事易任事難民可與樂成而不可慮始從古則然矣可勝浩歎

甲第

漢書高祖詔列侯二千石大小五第注云有甲乙次第又好宅謂之甲第甲者首也漢書平恩侯許伯入新宅蓋寬饒訪之入門仰觀而歎曰富貴無常如此甲第所閱甚多忽即易主

居第

漢世有東第所謂爵爲通侯列居東第是也有西第馬融作大將軍西第頌是也有北第賜夏侯嬰北第第一是也獨無南第蓋避南面之故歟

三公不謀居

曹彬所居之宅僅庇風雨敗簷踈牖不堪其憂杜祁公不殖貲産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庳陋范文正在杭州子弟請治第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三公之意並同近世士大夫如三公者恐不多見

歐公卜居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塋焉所謂瀧岡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喪歸合葬載青州石鐫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有沙山太守廟襄事禱于廟祝版猶存乾政欲正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塋鄭夫人之後不復歸故鄉樂潁昌山水作思潁詩退休竟卜居焉前輩譏其無回首敝廬息肩喬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潁昌游今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

博風

儀禮士冠禮篇云直於東榮唐賈公彥疏曰榮屋翼也即今之博風又雲榮在屋棟兩頭與屋為翼若鳥之有翼故斯干詩美宣王之室云如鳥斯革如翬斯飛與屋為榮故云榮也

岩廊

舜遊岩廊李試義訓曰屋垂下一披謂之宇宇下謂之廡步檐謂之廊俗謂檐為簷峻廊謂之岩漢宣帝選六郡良家子便于弓馬者為羽林郎一名岩郎言其獵備若陰之下注曰後漢志云從遊獵選宿殿堦岩下故號廊

鴟尾

唐會要曰漢柏梁殿災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其象于屋以厭火災蘇鶚演義曰漢武作柏梁殿上疏者曰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文俗間呼為鴟吻見其吻如鴟鳶故也

行馬

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馬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于門以為禁約也周禮

謂之陛枑即今官府前叉子又名欄黨

鉤闌

闌楯王逸注云縱曰闌橫曰楯楯間子曰櫺闌楯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今言鉤闌是也　沙門玄應撰

綺井

西都賦曰蔕倒茄于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魏武曰綺井列疏以懸蔕注曰疏布也以板為井形飾以丹青如綺也王延壽靈光殿賦曰負折方井反植荷蕖綠房紫菂咄吒垂珠左思魏都賦曰綺井列疏以懸蔕華蓮垂葩以倒披曹植七啟曰綺井含葩

金壁玉扉頳延之七繹曰木爲雲氣土祕椒房既挺天而倒井又斷頁而鍥方古人形容木工必言藻井者若此風俗通曰殿堂稱東井形刻作荷菱水物所以厭火也沈存中筆談曰屋上覆橑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覆海今人謂之鬭八吳人謂之罳頂惟宮室祠觀爲之

錦同天

李後主每春盛時梁棟窗壁柱栱階砌並作窗隔密插雜花曰錦同天

墻對

郭子儀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墻勿令不牢築者釋鍤而對曰數十年東京城達官家墻皆其所築祇見人自改換墻今見在郭令聞之愴然動心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 封氏見聞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一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二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宮室門

堂齋類

館名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一銘晚雲云作萬變圖先生一笑冬月云金鑠騰空映檐自醉春雪云消除疫癘名潤骨丹清風云醒骨真人六月惠然

八愚

柳子厚愚溪詩序溪丘泉溝池亭堂島皆以愚名之號八愚

長慶赤

穆宗所建殿閣以紙骨膠水調粉紅紫綠飾於窗墻名雪花泥又一等標青和丹砂末謂之長慶赤

不思議堂

懿代崇佛法館宇踰制佛骨至起不思議堂將奉遺體工半帝已升遐

金迷紙醉

[illegible]醫孟金昭宗時常以方藥入侍唐末扈居蜀中
其熟於宮禁故治居第法度奇雅有一小室窗牖
煥明器皆金紙瑩然四射金彩奪目嘗語人曰此
室暫憩令人金迷紙醉甚可樂也

竹節洞

唐洛下公卿第宅棋布而郭從義爲冠巧匠蔡奇獻
樑起造竹節洞通貫明竅人以爲神工然從義亦
不以爲佳終往他所

含熏閣

長安富室王元寶起高樓以銀鏤三稜屏風代籬落

密置香自縷中透出號爲含熏閣

醉漚亭

王處厚爲天福國子博士好觀雨中漚踈稠出沒每雨
輒四堵擁挾處寓目而心醉焉張麟瑞戲之曰公
宜以此亭爲醉漚亭

覽驥亭

周初樞密王俊會朝臣于亦預焉吏引坐覽驥亭初
不喻其名呼吏問之曰昔者太尉暇日悉閱廐馬
於此以爲娛玩

藏用仙人

廣州劉龑僭大號晚年亦事奢靡作南熏殿柱皆通
透刻鏤礎各雕龍鳳置爐燃香故有氣無形謂左
右曰隋煬帝輪車燒沉水香却成麤踈爭似我二
十四箇藏用仙人縱不及堯舜禹湯不失作風流
天子

玉茸金鹵

僞唐徐履掌建陽茶局弟復治海陵鹽法檢烹煉之
亭榜曰金鹵履聞之潔敞焙舍命曰玉茸軒

澄心堂

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爲元宗

書殿誤矣趙內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三千餘
卷有建業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校也

自在窓

韓熙載家縱姬侍第側建横窓絡以絲繩爲觀覘之
地初惟市物後或調戲與所欲如意時人目爲自
在窓

屏宮

蜀高祖晚年作一畫屏七十張關百紐而闔之用爲
寢所號曰屏宮

會龍橋

[illegible]相許寂至洛以尚書致政葺園館引水爲溪架巨
竹爲橋號會龍橋謂竹可以化龍耳

銷寃橋

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皆至此橋爲離別之地
故人呼爲銷寃橋

蝶菴

李愚曰予夙夜在公不曾爛游華胥國意欲於洛陽
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菴中當以莊周爲開
山第一祖陳摶配食

棧王家

王贏家壽春出郊隔小坡以木棧通之其門人遂目
爲棧王之家

鳳皇京

押韻難得京字因讀陳張正見燈霄詩謾記之花耀
荔枝燭光絢鳳皇京

小魯軒

宜春城中有堆阜郡人謂之表臺地屬李致致有文
馳聲築室於表臺之下取登東山小魯之義額爲
小魯軒

策勳亭

吳門王希默簡淡無他好惟以對鏡爲娛整飾眉鬢
終日無倦以杜甫有勳業頻看鏡之句作策勳亭

剖金臺

宣城何子華有橙四株面橙建剖金臺霜降子熟開
樽潔饌與衆共之

五窟

同舍生劉垂有口才曾號虛空錦說他日得志事曰
有錢當作五窟堂吳香窟盡種梅花泰香窟周懸
射臍越香窟植岩桂蜀香窟栽椒楚香窟畦蘭四
時草木各占一時予日入齋窟便足了一生死且

[illegible]者見況於生乎其人仕而貪財不副心而卒

假天

貧者以屋不露明上安油瓦以竊微光又或四鄰局
塞則半架空版壘築箱莒分窺見女故有假天假
地之稱

高明世界

陳思罷司農少卿有女兒居姑蘇適上元夜觀燈車
馬喧騰目奪神醉歎曰涉氷霜泛烟水乍見此高
明世界遂覺神明頓還舊觀

野春亭

武陵儒生苗彤事園池以接賓客有野春亭者雜植山花疊石峻聳五色錯列

墨堂

祖堂少好學不遇偶行野外遇一人授一封函戒之日至家啓視之乃墨也上有字云祖元珍何不懌興于學終于伯尋為太學博士異之因函此墨供于堂上夙興必整衣冠拜之故相傳太學博士所居為墨堂太平初進爵為伯 玄池子說林

木蘭堂

木蘭堂多為太守遊宴之地范文正作守時嘗賦詩

云堂上列歌鍾多慙不如古却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白樂天在蘇嘗教娼人為此舞

陳氏草堂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雪如風中絮如羣鶴舞參寥子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丘子欲作庫頭參寥不納云待汝一口吸盡此水令汝作

平山堂

歐陽文忠公在楊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携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朶以畫盆分插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予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夏秋館於此堂者幾月是歲大旱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雅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尤能道公時世甚詳

五柳堂

五柳堂者胡公通直所作也其宅乃陸魯望舊址所

謂臨頓里者是已公諱稷言字正思少學古文於宋景文又嘗獻時議於范文正晚從安定先生學皆蒙愛賞歷官至山陰令自度不能宛其所施乃乞致仕即所居蔬圃鑿池種五柳以名其堂慕淵明之為人賦詩者甚衆公自中年淸修寡欲延納後進談論不可休日入後不飲食率以為常或與客夜坐久不過具湯一杯而已年八十餘而終

薝蔔館

杜祁公別墅建薝蔔館室形亦六出器用之屬俱象之按本草梔子一名木丹一名越桃乃西域薝蔔

秋聲館

亭衛命渡淮入廣陵界維舟野次縱步至一村閭有書廬方數畝中隱小室扁曰秋聲館時甚愛之不知誰家之別墅意主人亦雅士也

司馬地室

司馬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近居許昌作高菴以待司馬公累招未至菴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作地室隧而入以避暑熱故蜀郡作高菴以為戲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纔能

庇風雨又作地室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然道德之尊不知顏子之樂也

陽春書院

宸濠初無子用術士之說建陽春書院於城東後生四男廣求詩文以揄揚之每士子秋捷設宴邀請人各一律得一聯云光連滕閣文章煥春透徐亭草木香宸濠嘉賞刻榜懸之以為絕唱今為貢院

今是堂

何盂春有堂向欲名今是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其四壁一題守拙取陶詩少無適俗韻篇中語一題養眞取閒居三十載篇中語一題委懷取弱齡寄事外篇中語一題縱情取開歲倏五日篇中語因遂和此四篇質于涯翁欲得翁詩與字翁欣然為篆堂扁及壁間八字且許少暇和此詩時正德丙子五月未幾而翁棄諸生矣今觀山谷集與俞清老簡云軒名未佳輒易題為今是軒并寫去某去年已作詩徐為公作數語并淵明詩十數首可作憕張之軒中也此事實偶合

寺觀類

瓦棺寺閣

建康瓦棺閣晉哀帝時造透迤精巧甲於江左年代寖遠西南角欠已欹側唐明皇開元九年七月十一日江淮大風拔木是夜因風雨自正閣上有石龜記

寺

東漢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鴻臚其初也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於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摩騰其身尚在或云寺即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為浮圖之居因名曰白馬今僧居槩稱寺蓋本此也

精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内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精舍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姜肱傳曰通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即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爲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别也三國志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祛病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

方丈

僧道誠釋氏要覽云方丈寺院之正寢始因唐顯慶年中勅差衛尉寺丞李義表前融州黄水令王玄策往西域至毗耶黎城東北四里許維摩居士宅示寂之室遺址疊石爲之玄策躬以手板縱横量之得十笏故號方丈王簡棲頭陀寺碑云宋大明五年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注堵長一丈四環一堵爲方丈

招提

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二年官賜額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僧輝抗云拓關提奢唐言四方僧人但訛傳拓爲招關奢留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之人也

建州山水奇秀刹寺落落相望僞唐建安寺二百五十一建陽二百五十二浦城一百七十八崇安八十五松溪四十一關隸五十二僅千區杜牧江南絶句云南朝四百八十寺謂是金陵

白馬悲鳴

按高僧傳曰漢明帝於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騰即白馬寺是也名曰白馬者相傳云天竺國有伽藍

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其財將毁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毁自後改招提爲白馬諸處各取此名

福聖院

福聖院會要云吳越王錢俶在杭州建阿育王塔藏佛舍利蹟創於此建塔咸平二年賜今額東京記云本新羅僧智照所居舍利塔錢俶與國中令俞皓造慶曆四年六月火焚之後即其舊址建閣焉成於神宗元豐[illegible]太皇太后以糶錢助成之賜名慶壽或曰仁宗時已爲此名其額亦帝所

書但藏之禁中洎閣成遂出以榜也

應天寺

後唐夾馬營卽太祖誕生之地景德三年眞宗每幸二月詔建院奉太祖神御如啓聖制度大中祥符二年賜名應天在西京水北民間謂之瑠璃寺

景德寺

宋朝會要曰本相國寺蔬圃周顯德中以僧居隘於此別建下院賜曰天壽景德二年改今額天禧四年建寺廊經樓註東京記曰周世宗顯德五年以相國寺僧衆居隘就寺蔬圃别建置院分居之俗

號東園寺六年賜額曰天壽恭帝誕節名也

興國寺

談苑曰太平興國寺舊龍興寺也周世宗廢爲龍興倉國初寺主僧屢擊登聞鼓求復爲寺上遣中使持劍謂之曰此寺前朝廢爲倉廒以貯軍糧汝何故煩瀆帝命斷取汝首仍戒之曰儻偃蹇怖畏卽斬之或臨刑無懼卽未可殺旣訊神色自若引領就戮上大感嘆復以爲寺

金山寺

郡志曰龍游寺在金山舊名澤心不知始於何時或云始晉建武梁高僧傳天監四年武帝親臨寺設水陸大會宋熙寧中有進士楊諤者作金山水陸因緣引此事載於記中有碑見祥符圖經寺起於唐之裴頭陀而尚書孫覿上梁文有曰萬川東注一島中屹長江介吳楚之衝故刹踵梁陳之舊輿祥符圖經頗異咸平中寺僧幼聰獻山圖詔遣內侍藍繼宗賜大藏祥符五年詔改山曰龍游天禧五年又遣內侍江德明就飭佛像給錢三百萬市木修寺寺僧表求舊名詔山曰金山寺曰龍游有臺曰妙高元祐初主僧了元立東坡有詩

楞伽室

宋太子少保張安道自翰林學士出守滁州一日入瑯山藏院呼梯梯梁得木匣發而視之乃楞伽經也恍然覺其前身蓋知藏僧也寫楞伽經未終而化安道繕書殘軸筆迹宛然如昔元豐末東坡過南都安道持此經授軾且以錢三十萬使鏤板印施於江淮間軾曰此經在他人尤爲希世之瑞况於公乎請家藏爲子孫無窮之福金山龍游寺主僧了元謂軾曰印施有盡書而刻之則無盡矣軾乃留金山元主請代書之使侍者晚機走錢塘求

學士鏤版流傳四方乾道丙子主僧室印即爲經處扁曰楞伽室

四堂四閣六亭

金山有四堂一曰浮金宋徐元用邀東坡同遊二曰雄跨乾道初淮東路總管洪适取孝宗詩中倡語揭之三曰玉鑑翰林學士蘇紳詩有僧依玉鑑光中住人蹋金鼇背上行之句取以揭之四曰水陸延祐間兩建水陸大會佛海慈慧禪師應深撰碑

金山有四閣一曰化成宋丞相王安石僧仲殊皆有詩二曰無邊三曰金鼇四曰奎文宋高宗達建康

孝宗以元子扈從道由金山賦詩有云嵬然天立鎮中流雄跨東南二百州郡守方滋刻石于閣下有記

金山有六亭一曰留雲二曰吞海三曰回瀾四曰觀瀾五曰寶峯六曰瞰江

報恩寺

太宗皇帝起兵時禱於金仙曰儻此行如志建大蘭若以報佛慈及渡江見江中一塔影五色宣朗心知空門有顯即位未幾人報長千寺被災 上敕有司救僕其燼畢乃降 旨重建大報恩寺窮天下之物力不限以數戶部始以六年錢糧爲準其後凡十三年而成所費以千萬計一夕 上夢觀音大士語曰欲建浮屠當用吳中錦峯山石爲之詔蘇州府發數千丁鑿石去錦峯山之半乃足嘗有四五百工遇雨憩於山鑿處忽崩裂巨石一片覆其上無一得出者數日猶隱隱聞啼呼聲至今錦峯山下多鬼物云浮屠成 敕鑄銅鍍金頂凡費黃金數千斤聚寶門小不能容從城上架木以木扺死者亦衆至今法庫藏石與此浮屠等恐日久[illegible]於遠求也

四祖塔

蘄州四祖山塔遭兵火爇盡寺僧即其處僅成矮屋三間以安佛像士大夫至黃梅者必迂塗往觀然多爲陰翳蔽像不得見鄱陽張疇壽明通判郡事因適野視旱就宿寺側明旦偕長老宗紹登塔基始猶濃雲[illegible]霧已乃開霽稍瞻睇髣髴宗紹言向嘗掘基下得石碣蓋郭璞地記云候路壞日當有姓張人來而塔復成今日符此讖矣張大嘆異曰君爾當試爲圖之迨入城以事告人無有不樂施者不浹旬集錢數百萬纔半歲訖功初度[illegible]時役

者持鉏發地且數尺見一僧瞑目趺坐指甲繞出
於背且纏其軀監工寺僧以告紹紹叱之曰何故
師多鬼亂無得復語遂肈土掩之既而塔成釋徒
服紹之識量以爲不可及壽明子振之親見其事
寺謂郭景純在江南時禪法未入中國無由已爲
四祖立記疑亦知數者托其名云

明州寺藏心木

明州民葉氏祖墳在城東其傍崇寧寺謀建大華嚴
藏工費鉅萬既已辦集惟患乏堅良之木以爲藏
心而葉氏莊院之前大桐樹其高七八丈堪應其

後葉婿陳秀才因過沙頭市寺長老求願得此木
以濟用陳以插畜之時斫伐挽曳必將大損收獲
畢功則聽命耳長老卽向空作禮祝曰太風吹一
樹萬木不同枝遂揖別而退至夜半顚風忽起桐
拔仆闕地茁不少傷於是斷中幹爲藏心餘枝柯
爲神像木色正赤有汁如血其後亦罹煨燼樹拔
之後稠桐徧滿山谷

傳法院

又會要曰太平興國五年詔於太平興國寺大殿西
度地作譯經院中設譯經堂東序爲潤文堂西序
爲證義堂自是每誕節卽獻經八年改爲傳法院
按隋有翻經館唐初亦有翻譯之事元和後廢然
則太宗之置茲院亦隋翻經館也

啓聖院

太平興國六年建院雍熙二年成賜名啓聖東京記
曰本晉護聖營天福四年宣祖典禁兵太宗誕生
其地

資聖院

在汾州會要曰天禧五年眞宗嘗親征爲陣亡
將士建福以神虎三部落營地造天聖初賜名資

聖太祖太宗忌日皆設建道塲

崇眞院

太宗陳國長公主出家大中祥符二年八月進封吳
國號振慈正覺大師賜名清裕九月出居是院初
在建初坊後以湫隘徙城西隆安坊卽今俗謂七
公主院是也

景靈宮

宋朝會要曰太中祥符五年十一月詔以聖祖臨降
命擇地建宮遂以錫慶院故址建如唐太淸宮制
初上新宮名曰景靈神宗元豐中又廣其制盡本

諸帝后御容

太乙宮

宋朝會要曰太平興國初楚芝蘭言五福太乙所在無兵疫人民豐樂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移自雍熙元年入黃室選宮在吳分蘇州請築宮以祀六年十月芝蘭又言都城東南地名蘇村可徙宮以應蘇名遂詔營建天聖六年三月司曆言五福太乙自雍熙元年甲申及今四十五年太乙行恭當入蜀郡之坤宮曰黃廷可於國城西南別建祈宮於是詔擇八角鎮地建西太乙宮神宗熙寧初郎

五岳觀舊基營中太乙宮蓋自仁宗恭自黃廷宮移入其室下臨京都之中故也

醴泉觀相國寺

東京記曰拱聖營天禧元年營卒有見龜蛇者軍士因建眞武堂二年閏四月泉湧堂側汲不竭民疾疫者飲之多愈乃詔其地建觀十月觀成名祥源宋朝會要曰天禧二年閏四月詔拱聖營醴泉所置立觀以祥源爲名仁宗時觀災既重立易今名曰醴泉本玉清昭應宮東偏別殿也又天禧三年十一月皇后皇太子於東宮偏長生殿置經藏以祝聖壽賜殿名長生崇壽五年七月作皇帝本命殿於招提坊神龍二年僧惠雲建爲寺延和元年睿宗以舊封相王因名相國寺至道中太宗御題額曰大相國寺東塔曰普滿堂至德二載建開寶六年太祖修西塔曰廣願元祐元年僧中懿立

虞子英祠

列仙傳曰子英舒鄉人善入水捕魚得赤鯉養長丈餘魚言汝共我去與魚俱升天數歲歸來見妻子魚復來迎

生祠

漢于公爲縣決曹決獄平郡中爲立生祠自三代而來無生爲立祠者至此始見茲事則生而立祠始於漢世也

仁祠

後漢楚王元英傳遠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逸氣凌顥清仁祠耀金碧是也溫公通鑑及綱目以祠爲慈並非

曹峻祠堂

金鄉焦氏三百里有漢司隸校尉曹峻冢前有石祠

堂中有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孔子七十二賢人像皆刻石紀之

黃姑祠

崑山縣東三十六里地名黃姑古老相傳云嘗織女共牽牛星降於此地織女以金箆劃河水湧溢牽牛因不得渡鄉人異之爲之立祠祠中列二像有范姓者經從祠下題於壁間云商颷初至月埋輪烏鵲橋邊綽約身聞道佳期惟一夕因何朝暮對斯人鄉人遂去牽牛像今獨織女存焉

梅姑廟

異苑曰丹陽湖側梅姑廟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壻怒殺之投尸水中乃流至廟處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有形廟左右不敢取魚射獵

僖敏遂非

西嶽華山西鎮吳山皆在陝西境內載在祀典西安又有五嶽廟陳僖敏巡撫時既不毀而又奏請重修遂非甚矣

牛王廟

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于壁而

中居中間牛王爲何人乃冉伯牛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三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飲食門

茶類上

茶原

飲茶或云始于梁天監中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飲酒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不過二升或爲裁減或賜茶荈以當酒則三國時已知飲茶但未能如後世之盛耳逮唐中世搉利遂與煮海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爲多

飲茶盛於唐

飲茶不知起于何時歐陽公集古錄跋云茶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按晏子春秋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又漢王褒童約有武陽買茶之語則魏晉之前已有之矣郭璞注爾雅云樹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然茶至冬味苦澁豈復可作羹飲耶飲之令人少睡張華得之以爲異聞遂載之博物志非但飲茶者鮮識茶者亦少至唐陸羽著茶經三篇言茶者甚備天下矣知飲茶其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德宗建中間趙贊始興茶稅興元初雖詔罷貞元元年張滂復奏請歲得緡錢四十萬今所入不知幾倍於唐矣

茶爲民害

六安茶爲天下第一有司包貢之餘例餽權貴與朝士之故舊者玉堂聯句有云七碗清風自六安每隨佳興入詩壇纖芽出土春雷動活火當爐夜雪殘陸羽舊經遺上品高陽避客醉清歡何時一酌中泠水重試君謨小鳳團觀此則一時賞重可知

矣予謫官六安見頻歲春凍茶產不能廣而中貴鎮守者私徵倍于官貢有司督責頭芽一斤至賣白金一兩山谷窶民有鬻產賣子以買充者官司視之漠然初不爲異也故茶在六安始若利民而今爲民害則甚漢武帝南巡以衡山遠阻不及登燎乃即州南之霍山行禮遂封爲南岳山有漢時拜郊臺凌霄樹宦遊其地者每縱登覽以快一時之觀然而供給飛輓山民害病久矣正德辛未予已召還秋曹　朝除以江右劉某者爲守劉起家舉人以予舊嘗莅斯地臨行請益予贈之詩云[illegible]

槐曽作少年遊高入青冥一鶚秋匣劒久韜衝斗夜郡符新下夢刀州雨前綱茗春陽早笏外南山爽氣浮相送一言煩記取　大廷方簡富民侯中聯述貢茶登岳事而結句云云欲其惜民脂紓民力也昔人云未必桐鄉能愛我當時我自愛桐鄉子所爲六安者亦如此

假茶

茶之名品益衆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芽號爲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笋東川神泉昌明峽川有碧澗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生芽夔之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㴩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紫笋婺州有東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白露壽州有霍山黄芽蘄州有蘄門團黄浮梁商賈不在焉出國史補

天柱峯茶

唐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謂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数角其人獻数十觔李不受退還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数角投之德裕閲而受曰此茶可以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于肉食内以銀合閉之詰旦開視肉已化爲水矣衆服其廣識出中朝故事

旗鎗

世傳烹茶有一横一竪而細嫩於湯中者謂之旗鎗茶麈史謂茶之始生而嫩者爲一鎗寖大而展爲一旗過此則不堪矣葉清臣煮茶述曰粉鎗朱旗蓋以初生如針而有白毫故曰粉鎗後大則如旗矣此與世傳之説不同亦如麈史之意然皆在取列也歐陽公新茶詩曰鄙我穀雨鎗與旗王荆公曰新茗齋中試一旗則似不取也或者二公以雀舌爲旗鎗耳不知雀舌乃茶之下品今人認作旗鎗非是故昔人有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應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春風一寸長或二公又有别論亦未可知

雷鳴茶

蜀雅州蒙山有五頂頂上有茶園有僧病冷遇一老人謂曰何不飲茶仙家有雷鳴茶於蒙山中頂以春先後候雷發㲄併手採摘至三日而止若用一兩以本處水煎服即祛宿疾三兩可換骨四兩即爲地仙

風葉

郴之桂楊縣産風葉充茗飲能愈頭風故名亦可浸

酒性微熱前人志記不載范石湖集蠻茶出脩江治頭風南人今無所謂蠻茶風葉豈蠻茶之謂邪

蠟茶

楊文公談苑云蠟茶出建州陸羽茶經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州未詳其味極佳江左近方有蠟面之號丁謂北苑茶録曰剏造之始莫有知者質之三館檢討杜鎬亦曰在江左始記有研膏茶歐陽修歸田録亦云出福建不言所起按唐世說諸家中往往有蠟面茶之語

龍茶

談苑曰龍鳳石乳茶本朝太宗皇帝令造江左乃有研膏茶供御即龍茶之品也北苑録曰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遣使造之規取像類以別庶品

小團

歐陽脩歸田録曰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蔡君謨為福建漕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絶精謂之小團又龍茶録後序曰團茶為茶之至精而小團又團茶之精者

京鋌

談苑曰江左李氏令取茶之乳作片或號京鋌的乳及骨子等是京鋌之品自南唐始也苑録曰的乳以降以下品雜之唯京師者至真不雜為時所貴意其名由此得也

異美茶名

茶之產所經載之詳矣獨異美之名未備謝氏論茶曰此丹丘之仙茶勝烏程之御荈不止味同露液白比霜華豈可為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陽衍之作洛陽伽藍記曰食有酪奴指茶為酪粥之奴也杜牧之詩山寔東南秀茶稱瑞艸魁皮日休詩十盌煎皐盧曹鄴詩劍外九華英施肩吾詩茶為滌煩子酒為忘憂君此見於詩文者若南越志茗苦澁謂之水羅北苑曰棊布絶品也豫章曰白露又曰白芽南劍曰石花曰籤芽東川曰獸目湖常曰紫筍壽州曰黃芽福閩曰生芽又曰露芽岳陽曰含膏外此尤夥頗疑似者不書若蟾背蝦目龍舌蟹眼瑟瑟霏霏鶍鼓浪湧琉璃眼碧玉池又皆茶事中天然偶字也

穆陀樹

昔有客過茅君時當大暑茅君于手巾內解茶人與一葉客食之五內清涼詰所從來茅君曰此蓬萊

山穆陀樹葉衆仙食之以當飲又有寶文之蕋服
之不飢謝幼貞詩曰摘寶文之初蕋拾穆陀之墜
葉謝氏詩源

建茶品第

唐陸羽茶經裴文茶述皆不第建品説但謂二子未
嘗至閩而不知物之發也固自有時蓋昔者山川
尚閟靈芽未露至于唐末然後北苑出爲之方是
時僞蜀毛天錫作茶譜始言建有紫笋而臈面乃
至産于五代之季建屬南唐歲率諸州民採茶北
苑初造研膏繼造臈面既又製其佳者號京鋌本

朝開寶末下南唐太平興國初時置龍鳳規模遣
使即北苑造團茶以別庶飲龍鳳茶蓋始此又一
種茶叢生石厓枝葉尤茂至道初有詔造之別號
石乳又一種號的乳又一種號白乳自龍鳳與京
石的白四種始出而臈面降爲下矣蓋龍鳳等茶
皆太宗朝所製至咸平初丁晉公漕閩始載之于
茶録慶暦中蔡君謨將漕創造小龍團以進被旨
仍歲貢之自小團出而龍鳳遂爲次矣元豊間有
旨造密雲龍其品又在小團之上紹聖間改爲瑞
雲翔龍大觀初徽宗親製茶論二十篇以白茶者

與常茶不同偶然生非人力可致于是白茶遂爲
第一又製三色細芽及試新銙貢新銙自三色細
芽出而瑞雲翔龍又屈下矣凡茶芽数品最上曰
小芽如雀舌鷹爪以其勁直纖鋭故號芽茶次曰
中芽乃一芽帶一葉者號一槍一旗次曰紫芽一
芽帶兩葉者號兩旗一槍其帶三葉四葉者皆老
矣芽茶早春極少景徳中建守周絳爲補茶經言
芽茶只作早春馳奏萬乘嘗之可矣若一旗一槍
可謂芽茶也故一槍一旗纔號芽芽最爲挺特王
金陵送人長閩詩云新茗齋中試一旗謂揀芽也

宣和庚子歲漕臣鄭可簡始創爲銀線水芽蓋將
已揀熟芽再剔去秖取其心如線一縷用珍器貯
清泉漬之光瑩如銀絲用以製新銙有小龍蜿蜒
其上號龍團勝雪又廢白的石三乳鼎造花銙二
十餘色初貢茶皆入龍腦至是慮奪真味始不用
焉蓋茶之妙至勝雪極矣故今爲冠然尤在白茶
之次者以白茶上所好也惟黄儒撰品茶要録極
稱當時靈芽之富謂使陸羽数子見之必爽然自
失矣其茶歲分十餘綱惟白茶與勝雪自驚蟄後
興役浹日乃成龍騎疾馳至中都不出中春已至

始為頭綱玉芽以下先後而發遠至夏過半矣歐陽公詩云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師三月嘗新茶蓋御茶園自九窠十二隴至小山凡四十六所惟龍游窠山苦竹張坑西際又為禁園之先也此熊蕃序錄及諸家襍記採其說云此宋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

煮茶法

茶即藥也煎服則去滯而化食以湯點之反為滯膈而損脾胃蓋世之嗜利者多採他葉雜以為末既又失於煎煮宜有害也今法採芽或用碎萼以活水火煎之飯後少頃乃服東坡詩云活水須將活

火煮又云飯後茶甌味正深此煎服法也陸經亦以江水為上山水與井泉俱次之今世不惟不擇水又且入鹽及果殊失正味古之嗜茶者無如玉川子惟聞煎吃如以湯點則又安能及也山谷詞云湯响松風早減了七分酒病倘如此則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之禪透矣

俗以湯之未滾者為盲湯初滾曰蟹眼漸大曰魚眼其未滾者無眼故謂盲婆湯

十六湯

蘇廙仙芽傳第九卷載此湯十六法謂湯者茶之司命若名茶而濫湯則與凡水同調耳煎以老嫩言者凡三品以緩急言者凡三品以器標者共五品以新論者共五品

水厄

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每欲往候則云今日有水厄

茶神

唐傳載云時有鬻茶之家陶為陸羽之象置于煬器間云宜茶足利也因目之曰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龍坡山仙子茶

開寶中竇儀以新茶飲予味極美奩面標云龍坡山仙子茶龍坡是顧渚之別號

聖楊花

吳僧梵川誓願燃頂供養雙林傅大士自往蒙頂山結庵種茶凡三年味方全美得絕佳者名為聖楊花吉祥蕊共不踰五斤持歸供獻

湯社

和凝在朝率同列遞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為湯社

乳妖

吳僧文了善烹茶了游荆南高保勉白於季興延置紫雲菴日試其茶二保勉父子呼爲湯神奏授定水大師上人目爲乳妖

清人樹

僞閩甘露堂前有兩株茶樹鬱茂婆娑宮人呼爲清人樹每春初嬪嬙戲摘新芽堂中大設傾筐會

玉蟬膏

大理徐恪貽鋌子茶上面印文曰玉蟬膏有一種曰清風使恪建人也

森伯

湯悅有森伯頌美茶也方飲而森然粘乎齒牙馥郁既久四肢森然發爽

水豹囊

豹革爲囊風神呼吸之具也煮茶啜之可以滌滯神思肸起清風每引此義故爲水豹囊

不夜侯

胡嶠有茶詩曰沾牙舊姓餘甘氏破睡當封不夜侯

鷄蘇佛

猶子彝年十二歲予讀胡嶠詩因令效法之近晚成篇有云生涼好吃鷄蘇佛回味宜稱橄欖仙

冷面艸

符昭遠不喜茶曰此物面目嚴冷了無和美之態可謂冷面艸也

甘侯

孫樵送茶與焦刑部書云甘侯十五人遣侍齋閣此徒皆乘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陽丹山碧水之鄉月澗雲龕之品愼勿賤用之

茶經　　陸羽著 羽字鴻漸竟陵人

一之源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數十尺其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莖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字或從木或草木并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其地上者生爛石中者生櫟壤下者生黃土凡藝而不實植而罕茂法如種瓜三歲可採野者上園者次陽崖陰林紫者上綠者次筍者上芽者次葉卷上葉舒次陰山坡谷者不堪采性凝滯令人結瘕疾茶之爲用味至寒爲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若熱渴凝悶腦疼目澀百節不舒

聊四五啜與醍醐甘露抗衡也採不時造不精雜以卉莽飲之成疾茶爲累也亦猶人參上者生上黨中者生百濟新羅下者生高麗有生澤州易州幽州檀州者爲藥無効况非此者使六疾不調知人參爲累則茶累可知矣

二之具

籝　一曰籃一曰籠一曰筥以竹織之受五升或一斗二斗三斗者茶人負以采茶也

三之造

凡採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間茶之植者生爛石沃

土長四五寸若薇蕨始抽凌露採焉茶之芽者發於叢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選其中枝穎拔焉其日有雨不採晴有雲不採晴採之自採至於封七經目自胡靴至於霜荷八等或以光黑平正言佳者斯鑒之下也以皺黄坳垤言佳者鑒之次也若皆言嘉及皆言不嘉者鑒之上也何者出膏則光含膏則皺宿製者則黑日成者則黄蒸壓則平正縦之則坳垤此茶與草木葉一也

四之器

漉水囊　若常用者其格以生銅鑄之以備水濕無苔穢腥澀蓋熟銅苔穢鐵腥澀也林栖谷隱者或用竹木木與竹非持久涉遠之具故用生銅其囊織青竹以卷之裁碧縑以縫之紐翠鈿以綴之又作綠油囊以貯之員徑五寸柄一寸五分

瓢　一曰犧杓剖瓠爲之或刊木晉舍人杜毓荈賦云酌之以匏匏瓢也口闊脛薄柄短永嘉中餘姚人虞洪入瀑布山採茗遇一道士云吾丹丘子常見惠山中有大茗祈子他日甌犧之餘乞相遺也今常用以梨木爲之

盌　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洪州次或

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爲不然若邢瓷類銀越瓷類雪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晉杜毓荈賦所謂器擇陶揀出自東甌越也口唇不卷底卷而淺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則茶作白紅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紅壽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五之煑

凡煑愼勿於風燼間熛焰如鑽便炎凉不均候炮出培塿狀蝦蟆背然後去火五寸卷而舒則本其始

又炙之若火乾者以熱止日乾者以柔止若茶之至嫩者蒸罷熱擣葉爛而芽笋存焉假以力者持千鈞杵亦不爛如漆科珠壯士接之不能駐其指及就則其節若倪倪如嬰兒之臂耳既而承熱用紙囊貯之精華之氣無所散越炙次用勁薪膻膩所及膏木敗器不用之古人有勞薪之味信哉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山水揀乳泉石池者上其瀑湧湍漱勿食之久食令人有頸疾又流於山谷者澄浸不洩自炎天或霜降以前或蓄毒於其間飲者可決之以流其惡使新泉涓涓然酌之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水取汲多者其沸如魚目微有聲為一沸邊緣如湧泉連珠為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初沸則水合量調之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夾環擊湯心則煎末當中心而下有頃勢若奔濤濺沫以所出水止之而俟其華心凡酌置諸盌令沫餑均沫餑湯之華也華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餑細輕者曰花如棗花漂漂然於盃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雲鱗然其沫者若綠錢浮於水湄又如菊英墮於樽俎之中餑者以滓煮之及沸則重

華累沫皤皤然若積雪耳荈賦所謂煥如積雪燁若春藪有之第一煮水沸而已其沫之上有水膜如黑雲母若飲之則其味不正其第一者為雋永或留熟以貯之以備育華救沸之用第一第二與第三盌次第四第五盌外非渴甚莫之飲凡煮水一升酌分五盌乘熱連飲之以重濁凝其下精英浮其上如冷則精英隨氣而竭矣茶性儉不宜廣廣則其味黯淡且如一滿盌啜半而味寡況其廣乎

六之飲

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於魯周公齊有晏嬰漢有揚雄司馬相如吳有韋曜晉有劉琨張載遠祖納謝安左思之徒皆飲焉滂時浸俗盛於國朝兩都并荊渝間以為比屋之飲飲有觕茶散茶末茶餅茶者乃斫乃熬乃煬乃舂貯於瓶缶之中以湯沃焉謂之痷茶或用蔥薑棗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揚令滑或煮去沫習俗不知茶茶有九難一曰造二曰別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飲陰採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羶鼎腥甌非器也風 炮新炭非火也飛

湍壅源非水也外熟内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末
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

七之事

神農食經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意

晉中興書陸納爲呉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常欲詣納納兄子俶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十數人饌安既至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柰何穢吾素業

左思嬌女詩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爲紈素

口齒自清歷有姊字惠芳眉目燦如畫馳鶩翔園林果下皆生摘貪華風雨中倏忽數百適心爲茶荈劇吹噓對鼎鑠

張孟陽登成都樓詩曰借問楊子舍想見長卿廬程卓累千金驕侈擬五侯門有連騎客翠帶腰呉鈎鼎食隨時進百和妙且殊披林採秋橘臨江釣春魚黑子過龍醢果饌踰蟹蝑芳茶清六腑佳味播九區人生苟安樂茲土聊可娛

壺居士食忌苦茶久食羽化與韭同食令人體重

續搜神記晉武時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採茗遇一毛人長丈餘引精至山下示以蘘茗而去俄而復還乃探懷中橘以遺精精怖負茗而歸

異苑剡縣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飲輒先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冢何知徒煩人耳意欲掘之母苦禁而止其夜夢一人云吾止此冢三百餘年卿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享吾佳茗雖潛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晚於庭中獲錢十萬似久埋者但貫新耳母告二子慙之從是禱饋愈盛

廣陵耆老傳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獨携一器茗往

市鬻之市人競買自旦至夕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旁孤貧乞人或異之州法曹縶之獄中至夜老姥執所鬻茗器從獄牖中飛出

茶陵圖經云茶陵者所謂陵谷生茶茗焉本草木部茗苦茶味甘微寒無毒主瘻瘡利小便去痰渴熱令人少睡秋採之苦本草菜部苦茶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採乾按詩云誰謂茶苦又云菫荼如飴皆苦菜也陶謂之苦茶木類非菜流

八之出

山南以峽州上襄州荊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
淮南以光州上義陽郡舒州次壽州下蘄州黃州
又下　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
州下潤州蘇州下　劍南以彭州上綿州蜀州次
邛州次雅州瀘州下眉州漢州又下　浙東以越
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　黔中生思州播州費州
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嶺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
州其恩播費鄂袁吉福建泉韶象十一州未詳往
往得之其味極佳

九之畧

其造具若方春禁火之時於野寺山園叢中而掇乃
蒸乃舂乃焙以火乾之則棨樸焙貫棚穿育等七
事皆廢其煮器若松間石上可坐則具列廢用槁
薪鼎鑊之屬則風爐承炭檛火夾交床等廢若瞰
泉臨澗則水方漉水囊等廢若五人以下茶可末
而精者則羅廢若援藟躋嵒引絙入洞炙而末之
或紙包合貯則研拂末等廢既瓢盌筴札熟盂鹾
盬悉以筥盛之則都籃廢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門
二十四器缺一則茶廢矣

十之圖

以絹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寫之陳諸坐隅則茶之
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飲之事之出之畧之圖
目擊而存於是茶經之始終備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飲食門

茶類下

蔡襄茶論

色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紫黑之異善別茶者正如相工觀人氣色也隱然察之於內以肉理潤者為上黃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鮮明故建安人鬬試以青白勝黃白

香

茶有真香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若烹點之際又雜珍果香草其奪益甚正當不用

味

茶味主於甘滑惟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作色味皆重莫能及也又有水泉不甘能損茶味前世之論水品者以此

藏茶

茶宜蒻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濕冷故收藏之家以蒻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体溫溫則禦濕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茶焙

茶焙編竹為之裹以蒻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常溫溫然所以養茶色香味也

茶籠

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蒻籠盛之置高處不近濕氣

茶盞

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鬬試家不用

張又新水記

故刑部侍郎劉公諱伯芻於又新丈人行也為學精博頗有風鑒稱較水與茶宜者凡七等揚子江南零水第一無錫惠山泉水第二蘇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三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四揚州大明寺水第五吳淞江水第六淮水最下客有熟於兩浙者言搜訪未盡嘗志之及刺永嘉過桐廬江至嚴子瀨

瀨淺色至清水味甚冷家人輩用陳黑壞茶潑之
皆至芳香又以煎佳茶不可名其鮮馥也又愈揚
子南零殊遠及至永嘉取仙岩瀑布水用之亦不
下南零以是知客之說信矣元和九年春予初成
名與同第生期於薦福寺予與李德垂先至憩西
廂玄鑒室會適有楚生至置囊有數編書予偶抽
一通題云煮茶記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
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歡因携
之赴郡至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
聞名矣況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今會可無試乎陸

因詳論諸水李命筆口授而次第之　廬山康王
谷水第一　無錫縣慧山寺石泉第二　蘄州蘭
溪石上水第三　峽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洩水
獨清冷狀如龜俗云蝦蟆口水第四　蘇州虎丘
寺石泉水第五　廬山招賢寺方橋潭水第六
揚子江南零水第七　洪州西山西瀑布水第八
唐州淮水源第九　廬州龍池山頂水第十
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十一　揚州大明寺水第十
二　漢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　歸州玉虛
洞下香溪水第十四　商州武關西洛橋水第十
五　吳淞江水第十六　天台山西南峰千丈瀑
布水第十七　郴州圓泉水第十八　桐江嚴陵
灘水第十九　雪水第二十　用雪不可太冷

述著茶泉品

夫渭黍汾麻泉源之異稟江橘淮枳土地之或遷誠
物類之有宜亦臭味之相感也若乃擷華掇秀多
識草木之名激濁揚清能辨淄澠之品斯固好事
之嘉尚博識之良鑒自非嘯傲塵表逍遙林下樂
追王濛之約不敗陸訥之風其孰能與於此乎吳
楚山谷間氣清地靈岩頑頴挺多孕茶荈為人採

拾大率右於武夷者為白乳甲於吳興者為紫筍
產禹穴者以天章顯茂錢塘者以吳山稱至於續
廬之岩雲衡之麓鴉山著于徵歙蒙頂傳於岷蜀
角立差勝毛舉寔繁然而天賦尤異性靡受和苟
制非其妙烹失於術雖先雷而嬴未雨而檐蒸焙
以圖造作以經而泉不香水不甘爨之揚之若淈
若滓予少得溫氏所著茶說嘗識其水泉之目有二
十焉會西走巴峽經蝦蟆窟北憩蕪城汲蜀岡井
東遊故都汲揚子江留丹陽酌觀音泉過無錫斛
惠山水粉槍朱旗蘇蘭薪桂且鼎且缶以飲以歡

苦不渝氣滌慮蠲病析醒祛鄙吝之生心招神明
而還觀信乎物類之得宜臭味之所感幽人之佳
尚前賢之精鑒不可及已噫紫華綠英均一艸也
清瀾素波均一水也皆忘情於庶彙或永伸於知
已不然者蒹薄之莽蕭濆之流亦奚以異哉遊鹿
故宮依蓮盛府一命受職再期服勞而虎丘之釁
沸淞江之清泚復在封畛居然挹使是當所得於
鴻漸之目二十而七也昔酈元善於水經而未常
知茶王肅癖於茗飲而言不及水表是二美吾無
愧焉凡泉品二十列於右幅且使盡神方之四兩

遂成奇功代酒限於七升無忘玄賞云爾

大觀茶論序

茶之爲物擅甌閩之秀氣鍾山川之靈稟祛襟滌滯
致清道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本朝之興
歲修建溪之貢龍團鳳餅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
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廢畢舉海內晏然垂拱
密勿俱致無爲縉紳之士韋布之流沐浴膏澤薰
陶德化咸雅相尚從事茗飲故近歲以來采擇之
精制作之工品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咸造其極
且物之興廢固自有時然亦係乎時之汙隆時或
遑遽人懷勞悴則向所謂常須而日用猶且汲汲
營求惟恐不獲飲茶何暇議哉世既累洽人恬物
熙競爲閒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鏘金啜英咀華
較箱篋之精粗爭鑒裁之當否士於此時以不蓄
茶爲羞可謂盛世之清尚矣嗚呼治世之士豈惟
人得以盡其材而艸木之靈者亦得以盡其用偶
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爲二十篇茶論

地產

植產之地崖必陽圃必陰蓋石之性寒其葉抑以瘠
其味疏以薄必資陽和以發之土之性敷其葉疏

以暴其味強以肆必資陰氣以節之今國家皆植
木以資茶之陰陽陰陽相濟則茶之滋長得其宜

天時

茶工作於驚蟄尤以得天時爲意輕寒英華漸
長條達而不迫茶工從容致力故其色味兩全若
或雨暘鬱燠芽甲奮挺促工暴力隨槁晷刻所迫
有蒸而未及壓壓而未及研研而未及制茶黃留
漬其色味所失已半故焙人得茶天爲慶

採擇

擷茶以黎明見日則止用刀斷芽不以指揉慮氣

薰漬茶不鮮潔故茶工多以新汲水自暗得芽則投諸水凡芽如雀舌穀粒者爲上品一槍一旗爲揀芽一槍二旗爲次之餘斯爲下茶之始芽萌則有白合旣擷則有烏蔕白合不去害茶味烏蔕不去害茶色

蒸壓

茶之美惡尤係於蒸芽壓黄之得失蒸太生則芽滑故色清而味烈過熟則芽爛故茶色赤而不膠壓久則氣竭味漓不及則色暗味澁蒸芽欲及熟而香壓黄欲膏盡亟止如此則製造之功十已得七

八矣

鑒辨

茶之範度不同如人之有面目也膏稀者其膚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歛以實即日成者其色則靑紫越宿製造者其色則慘黑有肥凝如赤蠟者末雖白受湯則黄有縝密如蒼玉者末雖灰受湯則愈白有光華外暴而中暗者有明白内備而表質者其首面之異同難槩論要之色瑩徹而不駁質縝密而不浮舉之凝然展之則鏗然可驗其爲精品也此外又有貪利之民焙已采之芽假似製造碎已成之餅易以範模雖名氏采製似之其膏理色澤何所逃於偽哉

白茶

白茶自爲一種與常茶不同其條敷闡其葉瑩薄崖林之間偶然生出非人力所可致正焙之家不過四五家不過二三株所造止於二三銙而已芽英不多尤難蒸焙湯火一失則已變爲常品須製造精法度得宜則表裏昭徹如玉之在璞他無與倫也淺焙亦有之但品格不及

盞

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爲上取其煥發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寛底深則茶直立作湯於取乳寛則運筅旋徹不礙擊拂然須度茶之多少周盞之大小盞高茶少則掩蔽茶色茶多盞小則受湯不盡盞惟熱則茶發立耐久

缾

缾宜金銀大小之制惟所裁製注湯利害獨缾之口嘴而已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則注湯力緊而不滲散嘴之末圓小而峻削則用湯有節而不滴瀝蓋湯力緊則發速有節不滴瀝則茶面不破

水

水以清輕甘潔爲美輕甘乃水之自然獨爲難得古人第水雖曰中泠惠山爲上然人有相去之遠近水不常得但取山泉之清潔者其次則井水之常汲者爲可用若江河之水則魚鱉之腥泥濘之汙雖輕甘無取凡用湯以魚目蟹眼連繹迸躍爲度過老則以少新水投之就火頃刻而後用

點

點茶不一而調膏繼刻以湯注之手重筅輕無粟文蟹眼者謂之靜面點蓋擊拂無力茶不發立水氣

未浹又復增湯色澤不盡英華淪散茶無立作矣有隨湯擊拂手筅俱重粟文泛泛謂之一發點蓋用湯已過指腕不圓粥面未凝茶力已盡雲霧雖泛水脚易生妙於此者量茶受湯調如融膠環注盞畔勿使侵茶勢不欲猛先須攪動茶膏漸加擊拂手輕筅重指遶腕旋上下透徹如酵蘗之起麪疎星皎月燦然而生則茶面根本立矣第二湯自茶面注之周回一線急注急止茶面不動擊拂既力色澤漸開珠璣磊落三湯多寡如前擊拂漸貴輕勻周旋環復表裏洞徹粟文蟹眼泛然雜起茶之色十已得其六七四湯尚嗇筅欲轉之稍寬而勿速其真精華采既以煥發而漸生五湯乃可少縱筅欲輕勻而透達如發立未盡則擊以作之發立若過則拂以斂之然後靄然凝雪茶色盡矣六湯以觀立作之乳點勃然則以筅着底緩遶拂動而已七湯以分輕清重濁相稀稠得中可欲則止乳霧洶湧溢盞而起周回凝而不動謂之咬盞宜勻其輕清浮合者飲之桐君錄曰茗有餑飲之宜人雖多不爲過也

味

夫茶以味爲上甘香重滑爲味之全惟北苑壑源之品兼之其味醇而乏風骨者蒸壓太過也茶鎗乃條之始萌者木性酸鎗過長則初甘重而終微澁茶旗乃葉之方敷者葉味苦旗過老則初雖留舌而飲徹反甘矣此則芽胯有之若夫卓絕之品真香靈味自然不同

香

茶有真香非龍麝可擬要須烝極熟壓之極乾而研研細而造則和美具足入盞則馨香四達秋爽灑然或烝氣如桃仁夾雜則其氣酸烈而惡

色

點茶之色以純白爲上真青白爲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天時得於上人力盡於下茶必純白天時暴暄芽萌狂長采造留積雖白而黄矣青白者蒸壓微生灰白者蒸壓過熟壓膏不盡則色青暗焙火太烈則色昏赤

藏焙

焙數則首面乾而香減失焙則雜色剝而味散要當新芽初生即焙以去水陸風溼之氣焙用熟火置爐中以靜灰擁合七分露火三分亦以輕灰糝覆

良久即置焙簍上以逼散焙中潤氣然後列茶於其中盡展角焙未可蒙蔽候火速徹覆之火之多少以焙之大小增減探手爐中火氣雖熱而不至逼人手者爲良時以手挼茶体雖甚熱而無害欲其火力通徹茶体耳或曰焙火如人体溫但能燥茶皮膚而已内之濕潤未盡則復蒸暍矣焙畢即以久竹漆器緘藏之陰潤勿開如此終年再焙色常如新

品名

名茶各以所產之地如平園台星岩嶺之高峯青鳳髓思純之大嵐嶼之伯山五崇林之羅漢山水桑芽堅之碎石窠石臼窠輝之青皮林復師觀之虎岩椿之無雙岩懋之老窠園各擅其名未常混淆不可槩舉後爭相仿效互爲剝竊參錯無據曾不知茶之美惡在於製造之工拙而已豈崗地之虛名所能增減者焙人之茶固有前優而後劣昔負而今勝者是亦園地之不常也

外焙

世稱外焙之茶臠小而色駁体耗而味淡方之正焙昭然可見近之好事者篋笥之中往往半蓄外焙

之品蓋外焙之家久而益工製造之妙咸取則於壑源効象規模主臠亦相等燥黄出膏色澤亦腴潤範必稠密而不輕壓必留膏而不淡殊不知土臠雖等而無風骨色澤雖潤而無藏蓄体雖實而皮膚之縝密之文味雖重而滯澀之真香之美何所逃乎外焙哉雖然有外焙者有淺焙者蓋淺焙者之茶去壑源爲未遠製造若工則色亦瑩白擊拂有度則体亦立湯其甘重香滑之味不遠於正焙至於外焙則迥然可辨其有甚者至採柿葉桴欖之萌相雜而造味雖與茶相類點時隱隱如輕

絮泛於茶面粟文不生乃其驗也桑苧翁曰雜以卉莽飲之成病可不細鑒而熟辨之

品茶要録　宋黄儒（字道文建安人）

說者常怪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蓋前此茶事未甚興靈芽真笋往往委翳消腐而不知惜自國初以來士大夫沐浴膏澤咏歌昇平之日久矣惟兹茗飲為可喜園林亦相與摘英誇異制捲鬻新而趨時之好故殊絶之品始得自出於蓁莽之間而其名遂冠天下借使陸羽復起閱其金餅味其雲腴當爽然自失矣因念草木之材一有負瓌絶

特者未嘗不遇時而後興況於人乎然士大夫間為珍藏精試之具非會雅好真未常輙出其好事者又常論其采製之出入器用之宜否較試之湯火圖於縑素傳說于是獨未有補於賞鑒之明耳蓋園民射利膏油其面色品味易辨而難評予因閱收之暇為原采造之得失較試之低昻次為十說以中其病題曰品茶要録云一曰采造過時二曰白合盜葉三曰入雜四曰蒸不熟五曰過熟六曰焦釜七曰壓黄八曰清膏九曰傷焙十曰辨壑源沙溪

龍焙初興工数殊少累增至于祥符以片計者一萬八千視初已加数倍而猶未盛今則為四萬七千一百片有奇矣（此数見范逵所著龍焙美成茶録逵茶官也）自白茶勝雪以次厥名實繁今列于左使好事者得以觀焉

貢新銙（大觀二年造）　試新銙（政和二年造）

白茶（政和二年造）　龍園勝雪（宣和二年造）

御苑玉芽（大觀二年造）　萬壽龍芽（大觀二年造）

上林第一（宣和二年造）　乙夜供清（宣和二年造）

承平雅玩（宣和二年造）　龍鳳英華（宣和二年造）

玉除清賞（宣和二年造）　啓沃承恩（宣和二年造）

雪英（宣和二年造）　雲葉（宣和二年造）

蜀葵（宣和二年造）　金錢（宣和二年造）

玉華（宣和二年造）　寸金（宣和二年造）

無比壽芽（大觀四年造）　萬春銀葉（宣和二年造）

宜年寶玉（宣和二年造）　玉清慶雲（宣和二年造）

無疆壽龍（宣和二年造）　玉葉長春（宣和四年造）

瑞雪翔龍（紹興二年造）　長壽玉圭（政和二年造）

興國岩銙　香口焙銙

上品揀芽（紹興二年造）　龍苑報春（宣[illegible]）

太平嘉瑞 政和二年造　新收揀芽
南山應瑞 宣和四年造　興國岩揀芽
興國岩小龍　興國岩小鳳 已上號細色
揀芽　小龍
小鳳　大龍
大鳳 已上號麄色
瓊林毓粹浴雪呈祥壑源推先價倍南金暘谷先春
壽岩却勝岩平石乳清白可鑒風韻甚高凡十色
皆宣和二年所製越五歲省去
先人作茶錄當貢團極盛之時凡有四十餘色紹

興戊寅歲克攝事北苑閲近所貢皆仍舊其先後
之序亦同惟躋龍團勝雪于白茶之上及無興國
岩小龍小鳳盖建炎南渡有旨罷貢三之一而省
去之也先人但著其名號乃今更寫其形製庶覽
之無遺恨焉先是壬子春漕司再葺茶政越十三
載乃復舊額且用政和故事補種二萬株 政和種三萬株
比年益虔貢職遂有創增之目仍改京鋌爲大龍
團由是大龍多於大鳳之數
北苑貢茶最盛然前輩所錄止於慶曆以上自元
豐之密雲龍紹聖之瑞雲龍相繼挺出制精于舊

未有好事者記焉但見於詩人句中及大觀以
增創新銙亦由用揀芽盖水芽至宣和始有勝龍
團勝雪與白茶角立歲充首貢復自御苑玉芽以
下厥名實繁

北苑別錄

建安之東三十里有山曰鳳皇其下直北苑旁聯諸
焙厥土赤壤厥茶惟上太平興國中初爲御焙歲
模龍鳳以羞貢篚盖表珍異慶曆中漕臺益重其
事品數日增制度日精凡今茶自北苑上者獨冠
天下非人間所可得也方其春虫震蟄先天雷動

一物之盛誠爲偉觀故建人謂至建安而不詣北
苑與不至者同僕攝事遂得研究其始末姑摭其
大概條爲十餘類目曰北苑別錄云御園凡四十
六所廣袤三十餘里自官平而上爲內園官坑而
下爲外園方春靈芽𦵔拆先焙十餘日如九窠十
二隴龍游窠小苦竹張坑西際又爲御園之先也

開焙

驚蟄節萬物始萌每歲常以前三日開焙遇閏則反
之以其氣候少遲故也

采茶之法須是侵晨不可見日侵晨則下露未晞茶

芽肥潤見日則爲陽氣所薄芽之膏腴内耗至受水而不鮮明故每日常以五更撾鼓集群夫於鳳皇山（山有打鼓亭）監采官人給一牌入山至辰刻則復鳴鑼以聚之恐其踰時貪多務得也大抵采茶亦須習熟募夫之際必擇土著及諳曉之人非特識茶發早晚所在而於采摘亦知其指要蓋以指而不以甲則多溫而易損以甲而不以指則速斷而不柔（從舊說也）

揀茶

茶有小芽有中芽有紫芽有白合有烏蔕此不可不

辨小芽者其小如鷹爪初造龍團勝雪白茶以其芽先次蒸熟置之水盆中剔取精英僅如針小謂之水芽是小芽中之最精者也中芽古謂之一鎗二旗是也紫芽葉之紫者是也白合乃小芽有兩葉抱而生者是也烏蔕茶之蔕頭是也凡茶以水芽爲上小芽次之中芽又次之紫芽白合烏蔕皆在所不取

蒸茶

茶芽再四洗滌取令潔淨然後入甑俟湯沸蒸之然蒸有過熟之患有不熟之患過熟則色黄而味淡不熟則色青易沉而有艸木之氣惟在得中爲當

榨茶

茶既熟謂茶黄須淋洗數過（欲其冷也）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水芽則以馬榨壓之以其芽嫩故也）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後入大榨壓之至中夜取出揉勻後如前入榨謂之翻榨徹曉奮擊必至於乾淨而後已蓋建茶味透而力厚非江茶之比江茶畏沉其膏建茶惟恐其膏之不盡膏不盡則色味重濁矣

研茶

研茶之具以柯爲杵以瓦爲盆分團酌水亦皆有數

上而勝雪白茶以十六水下而揀芽之水六小龍鳳四大龍鳳二其餘皆一十一二焉自十二水而上日研一團自六水而下日研三團至七團也每水研之必至於水乾茶熟而後已水不乾則茶不熟茶不熟則面不勻煎試易沉故研夫尤貴於強有力者也龍井之水其深不以丈尺清而且甘晝夜酌之而不竭凡茶自北苑出者皆資焉亦猶錦之於蜀江膠之於阿井詎不信然

造茶

建茶舊分四局匠者起好勝之心彼此相誇不能無弊遂併而為二焉故茶堂有東局西局之名茶銙有東作西作之號凡茶之初出盆研之欲其勻操之欲其膩然後入圈裂銙隨笪過黃有方故銙有花銙有大龍有小龍品色不一其名亦異隨綱繫之於貢茶云

過黃

茶之過黃初入烈火焙之次過沸湯滋之凡如是者三而後宿一火至翌日遂過烟焙焉然烟焙之火不欲烈烈則面炮而色黑又不欲烟烟則香盡而

味焦但取其溫而已凡火之數多寡皆視銙之厚薄銙之厚者有十火至於十五火銙之薄者八九火至於六火火數既足然後過湯上出色出色之後當置之密室急以扇扇之則色澤自然光瑩

茶貢

綱色五綱最上後開焙十日入貢龍團為最精而建有值四萬錢之語夫茶之入貢圈以箬葉內以黃斗盛以花箱護以重篚卷箱內外又有黃羅幕之可謂十襲之珍矣

綱色五綱四十餅為角小龍鳳以十餅為角大龍以八餅為角圈以箬葉束以紅縷緘以舊綾惟揀芽俱以黃焉

開畬

草木至夜益盛故欲導生長之氣以滲雨露之澤每歲六月興工實其本培其土滋蔓之草遏鬱之木悉用除之正所以導生長之性而滲雨露之澤也此之謂開畬惟桐木則留焉桐木之性與茶相宜而茶至冬則畏寒桐木望秋而先落茶至夏而畏日桐木至春而漸茂理或然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飲食門

酒類上

酒源一

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說有三其一曰儀狄始作酒與禹同時又曰堯酒千鍾則酒始作於堯禹之世其二曰神農本草著酒之性味黃帝内經亦言酒之致病則非始於儀狄也其三曰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與天地並矣予以爲儀狄之名不見於經而獨出於世本世本非信書也或曰非儀狄也乃杜康也魏武帝樂府亦曰何以消憂惟有杜康予謂杜氏本出於劉累在商爲豕韋氏武王封之於杜傳國至杜伯爲宣王所誅子孫奔晉遂有杜爲氏者士會亦其後也或者康以善釀得名於世乎謂酒始於康亦非也酒三星在女御之側後世爲天官者或考焉予謂星麗乎天雖自混元之判則有之然事作乎下而應乎上推其驗於某星此隨世之變而著之也如宦者墳墓弧矢河鼓皆太古所無天有是星推之可以知其類然則酒果誰始乎予謂

智者作之後世循之而莫能廢故聖人不絕人之所同好用於郊廟燕享以爲聖之常亦安知其始於誰乎古者食必祭先食飲必祭先酒亦未嘗言所祭者爲誰茲可見矣夏書述大禹之戒歌詞曰甘酒嗜音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聖賢之書言可信者無先於此然酒未必於此始造也

酒名二

春秋斗運樞曰酒之言乳也所以養身扶老也許愼說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曰造也吉凶所造起釋名曰酒酉也釀之米麴酉繹而成也

說文曰酴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醲滓汁酒也酎三重酒也醨薄酒也醑旨酒也昔人謂酒爲歡伯其義易見盖其可愛無貴賤賢不肖華夷戎夏共甘而樂之故其稱謂盖廣造作謂之釀亦曰醞賣之爲沽者當肆曰壚釀之再者曰酘盜酒曰醧酒之醲曰醥醲白酒曰醝厚酒曰醹甚曰醱相飲曰配相強曰浮飲盡曰釂使酒曰酗甚亂曰營飲而面赤曰酡病酒曰酲主人進酒於客曰酬客酌主人曰酢酌而無酬酢曰醮合錢共飲曰醵賜民共飲曰

醵不醉而怒曰翼美酒曰酴其言廣傳不可殫述
周官掌酒之政令辨五齊三酒之名一曰泛齊二曰
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沉齊一曰事酒二
曰昔酒三曰清酒此蓋當時厚薄之差而經無其
說傳註悉意度而解之未必得其眞西京雜記有
漂玉酒而著其說枚皐賦云尊盈漂玉之酒爵獻
金漿之醪云梁人作蔗酒名金漿下釋漂玉之義
輿地志云村人取若下水以釀而極美故世傳若
下酒張協作七命云荆州烏程豫章竹葉烏程於
九州屬揚州而言荆州未詳西漢尤重上尊酒以

賜近臣注云糯米爲上尊稷爲中尊粟爲下尊顏
籀曰此說非是酒以醇醴乃分上中下之名非因
米也稷粟同物而分爲二大謬矣抱朴子所爲玄
鬯者醇酒也
皮日休詩云明朝有酒充君信播酒三餅寄夜航播
酒江外酒名亦見沈約文集
宋之問云尊溢宜城酒笙裁曲沃匏宜城在襄陽右
之羅國也酒之名最古於今不廢唐人言酒之美
者有郢之富水滎陽土窟春富春石凍春劍南燒
春河東乾和蒲東桃薄嶺南靈溪博羅宜城九醞
潯陽湓水京城西市腔蝦蟇陵其事見國史譜又
有浮蟻榴花諸美酒雜見於傳記者甚衆

張能臣酒名

張次賢名能臣官至奉議郎文懿諸孫朝奉大夫德
鄰之子也好學善綴文有郎鄉浯江二集嘗記天
下酒名今著於此后妃家高太皇香泉向太后天
醇張溫成皇后醽醁朱太妃瓊酥劉明達皇后瑤
池鄭皇后坤儀太后瀛玉宰相蔡太師慶會王太
傅膏露何太宰親賢親王家鄆王瓊腴肅王蘭芷
伍王椿齡嘉王琬醑濮安懿王重醞建安郡王玉

瀝臧里李和文駙馬獻卿金波王晉卿碧香張駙
馬敦禮醽醁曹駙馬詩字公雅成春郭駙馬獻卿
香瓊大王駙馬瑤琮錢駙馬清醇內臣家童貫宣
撫褒功又光忠梁開府嘉義楊開府美誠開封府
瑤泉市店豐樂樓眉壽又和旨（即白樊樓也）忻樂樓仙
醪（即任店也）和樂樓瓊漿（即[illegible]也）遇仙樓玉液白玉樓玉
醞鐵仙樓瑤醽仁和樓瓊漿（[illegible]）高陽樓流霞清風樓
玉髓會仙樓玉醑入仙樓仙醪西時樓碧光列仙
樓瓊液千春樓仙享（今廢爲鋪）中山園子正店千日春
（今廢爲邸）銀王店延壽蠻王園子正店瑤光邵宅園子

正店法清大桶張宅園子正店仙醁方宅園子正
店瓊酥姜宅園子正店羊羔梁宅園子正店美祿
小齊園子正店瓊波楊皇后宅園子正店法清三
京北京香桂又法酒南京桂香又北庫西京玉液
又荼蘼香四輔澶州中和堂許州瀑泉鄭州金泉
河南眞定府銀光河間府金波又玉醖保定府軍
知訓堂杏仁定州中山堂又九醖保定巡邊銀滌
又著泉德州碧琳賓州石闕又宣城博州宜城又
蓮花衛州柘泉棣州延相堂恩州揀米又細酒洺
州玉瑞夷白堂玉友邢州沙浩金波磁州風麯法

酒深州玉醅趙州瓊波相州銀光懷州宜醒又香
桂定州瓜曲又著液河東太原玉液靜制堂汾州
甘露隰州瓊漿代州金波又瓊波陝西鳳翔府橐
泉河中府天祿又舜泉陝西蒙泉華州蓮花又承
恩堂上尊也邠州靜照堂玉泉瓊州江漢堂瑤泉
同州清洛清心堂淮南揚州百桃廬州金城又金
斗城又杏仁江南西東宣州琳腴又雙溪江寧府
芙蓉又百桃清心堂處州谷廉洪州雙泉又金波
杭州竹葉青又碧香又白酒蘇州木蘭堂又白雲
泉明州金波越州蓬萊潤州蒜山堂潮州碧瀾堂

又雪溪秀州月波四川成都府忠臣堂玉髓又錦
江春又浣花堂梓州瓊波竹葉青劍州東溪漢州
廉泉合州金波又長春渠州蒲萄果州香桂又銀
液鬭州仙醇峽州重醾又喜泉夔州法醹又法醖
荆湖南北荆南金蓮堂鼎州白玉泉辰州法酒歸
州瑤光又香桂福建泉州竹葉青廣南廣州仙泉
韶州換骨玉泉京東青州揀米齊州舜泉又清燕
堂又眞珠泉兗州蓮花青齊州銀光又二酥又白
羊醖又荷花鄆州光泉濟州鳳鞠佛泉又香桂濰
州重醖登州朝霞萊州玉液徐州壽泉濟州宜酥

又細波單州宜醪杏仁京西汝州揀米滑州風麯
又泉堂金州清醹鄧州溪泉又香桂隨州白雲樓
唐州淮原泌泉蔡州銀液房州瓊酥襄州金波檀
溪鄧州香泉寒泉香菊甘露潁州銀滌風麯均州
仙醇河外府州歲寒堂也餘郡之名不可盡記

續酒名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醖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
桃西京也竹葉豫北也土窟春滎陽也石凍春富
平也燒春劍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泊
其土三伏取蓮葉卷酒就蓮柄吸之謂之筒酒又

以黄柑醞酒曰洞庭春此古人名酒者也至□□□
京師造酒惟内酒坊法酒庫上皇朝始置尚醞局
其外諸后殿親王府與主第勳戚之家例許醞造
賜以美名

名酒以春

退之詩云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
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
南之燒春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鉶傳
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

曲洧舊聞

續曲洧舊聞酒名玉井秋香　薌林秋露尚伯恭　黄
嬌段子新　葚綠春范方元　瓮中雲易叔夫　清無底　金盤
露歡瘦者　桃花雨湧烈者　銀光胡長文　雲露范志能　桂子香
楊萬里誠齋自釀名冷冽

韓非子云宋人沽酒懸幟甚高酒市有旗始見於此
或謂之帘近世文士有賦之者中有警策辭云無
大無小一尺之布可縫或素或青十室之邑必有
古之善飲者多至石餘由唐以來遂無其人蓋因
隋室更制度量而斗石倍大爾

嗜飲三

長夜之飲而失其日問於百官皆莫能知問□□
□□□曰國君而失其日則國危矣國人不知
□□獨知之我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魏正始中鄭公慤避暑歷城之北林取大蓮葉置硯
格上貯酒三升以簪通其柄屈莖如象鼻傳翕之
名爲碧筩事見酉陽雜俎

山簡在荆襄每飲於習家池人歌曰日暮醉扶歸倒
着白接羅接羅巾也

魏氏春秋云阮籍以步兵營人善釀厨多美酒求爲
步兵校尉

唐王無功以美酒之故求爲大樂丞最爲冗職自無
功居後遂爲清流

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還成都以鸘鷫裘就人陽昌
換酒與文君爲懽

宋文帝文章志云王忱每醉連日不醒自號上頓時
人以大飲爲上頓自忱始也

酒功四

勾踐思刷會稽之耻欲士卒之致死力得酒則流之
於江與之同醉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惟一鍾蹇叔勸□□

雖一米可投之於河而釀也投之河三軍皆醉

王莽時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爲小吏犯微罪令枉殺之母家素豐財多釀酒少年來沽必倍售之終歲多不取其直久之家消乏諸年少議償之母泣曰所以厚諸公以令不道枉殺吾子托君復讐耳豈望報乎少年義之相聚誅令後其衆入赤眉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甕酒曝於日中經旬味不動而愈香美使人久醉朝士千里相饋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中南青州刺史毛洪賓賫酒之官路逢盜刼之皆醉因執之乃名擒姦酒時人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恐白墮春醪

温克五

于定國飲酒一石治獄益詳明歷代有蕭龍出世說盧植馬融傳元出孝子傳世說馮跋劉京學道年百九十二魏舒劉藻皆飲酒一石而不亂

魏郝原別傳曰原舊能飲酒自行役八年間酒不向口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親陳仲弓涿郡則親盧子幹臨歸衆以原不飲酒會市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學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乎於是飲酒終日不醉

鄭玄別傳馬季長以賢儒著名玄往從參考異同時與盧子幹相善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養玄餞之會者三百餘人皆一奉觴度玄所飲三百餘盃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

裴均在襄陽合燕有裴弘泰後至責之謝曰願赦罪而取在席之器滿酌而納其器合座壯之又有一銀器受酒一斗餘一釂而挹既去均以爲必腐脇而死使覘之見紗帽箕踞秤銀器至二百兩

李白每大醉爲文未常差誤與醒者語無不屈服人目爲醉聖

樂天在河南自稱爲醉尹

皮日休稱醉士開元中天下康樂自昭應縣至都門官道左右當路布酒錢量數飲之亦有施者爲行人解乏之故路人號爲歇馬杯亦古人衢尊之義也

五代之亂干戈日尋而鄭雲叟隱於華山與羅隱終日怡然對飲有酒詩二十章好事者繪爲圖以相餽遺

亂德六

冲虛經云子産之兄曰穆其室聚酒千鍾積麴成封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荒於酒不知世道之安危

楚共王與晉師戰于鄢而敗將召大司馬子反謀之子反飲酒醉不能見王嘆曰天敗我也乃班師而戮子反鄭良霄爲窟室而晝夜飲鄭人殺之

三輔決録漢武帝自以功大更廣秦之酒池肉林以賜羌胡而酒可浮舟

魏志徐邈字景山爲尚書郎時禁酒邈私自沉醉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此醉言爾

三十國春秋曰阮孚爲散騎常侍終日酣縱常以金

貂換酒爲有司所彈

裴楷別傳曰石崇與楷孫綽宴酣而綽慢節過度崇欲表之楷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而責人正禮乎

漢末政在奄宦有獻西涼州蒲萄酒十斛於張讓者立拜涼州刺史

韓子曰齊桓公醉而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因請發倉廩賑窮三日民歌曰公何不更遺冠乎

胡毋輔之等方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光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乃脫衣露頂於竇中呼輔之遽呼入飲不舍晝夜

三國時鄭泉願得美酒滿一萬斛船甘脆置兩頭反覆没飲之憊即往啖肴膳酒有升斗減即益之將終謂同志曰必葬我陶壤百年後化爲土或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

戒飲七

晉祖台之與王荊州書願君屏爵棄卮焚罍毁榼殛儀狄於羽山放杜康於三危古人重離別必有贈言僕之於君豈能已乎

萍氏掌幾酒謂之萍古無其說按本草述水萍

之功云能勝酒命名之意其取於此乎

桓公與管仲飲掘新井而祭焉十日齋戒召管仲至公執觴尊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以飲仲父以爲免於罪矣對曰吾聞湛於樂者洽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是以走出公拜送之又云桓公飲大夫酒管仲後至公舉觴以飲之管仲棄半公曰禮乎曰臣聞酒入舌出則言失者棄身臣計棄身不如棄酒公大笑曰仲父就坐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醉而矜優莫曰昔紂飲酒七日七夜不醉君勉之則及矣襄子曰吾幾不亡

平對曰紂遇周武所以亡今天下盡紂何遽亡然亦危矣

釋氏之教尤以酒爲戒故西方律云飲酒有十過失一顏色惡二少力三眼不明四見嗔相五壞田業資生六增疾病七益鬬訟八惡名流布九智慧減少十身壞命終墮諸惡道

韓詩外傳飲之禮跣而上坐謂之晏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之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閨門不出謂之湎君子可以晏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醧之遇切

異神八

張華有九醖酒每醉必令人轉展久之嘗有故人來與共飲忘敕左右至明華悟視之腹已穿酒流床下王子年拾遺記張華爲酒煮三薇以漬麴蘗蘗出羌麴出北胡以釀酒清美醇邑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搖蕩使人肝腸爛俗謂消腸酒或云醇酒可爲長宵之樂兩說聲同而事異

張茂先博物志云昔人有名玄石從中山酒家與之千日酒而亡語其節驕日尚醉而家人不知以爲死也棺斂葬之酒家經千日忽悟而往告之發冢適醒又齊人田及亡能爲千日酒飲過一升醉臥千日有故人趙英飲之踰量而去其家以屍埋之及之計千日當醒往至其家破塚出之尚有酒氣

尸子曰赤縣神州者是爲崑崙之墟其澁而浮爲蓬井上生紅草食其一實醉三百年

王充論衡云須優都好道去家三年而反曰仙人將我上天飲我流霞一盃數日不飢

道書謂露爲天酒見東方朔神異經

劉向列女傳曰安期先生與神女會於圓丘酣玄碧之酒

魏賈琳有奴善別水常乘舟於黃河中流以匏瓠接河源水不過七八升經宿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絕妙曾以三十斛上魏帝

堯登山山湧一泉味如九醖色如玉漿號曰醴泉

南岳夫人傳曰夫人飲王子喬瓊蘇綠酒

十洲記曰瀛洲有玉膏名曰玉酒飲數升令人長生

含春玉

唐末馮翊城外酒家門額上書云飛空却回顧謝此含春玉於玉字末又書曰酒也字體散逸非世俗書人謂呂洞賓題

五代時張白放逸嘗題崔氏酒壚云武陵城裏
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雲遊道士飲一斗醉卧白
雲深洞口自是沽者愈衆

穈欽酒

穈欽棗出眞陵之山食一枚大醉經年不醒東方朔
嘗遊其地以一斛歸進上上和諸香作丸大若芥
子每集群臣取一丸入水一石頃刻成酒味踰醇
醪謂之穈欽酒又謂之眞陵酒又謂之仙𧀟酒飲
者香經月不歇 奚囊橘柚

異域酒九

天竺國謂酒爲酥伽酒今北僧多云般若湯盖庾辭
以避法禁耳非釋典所出
古今注云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樹與花其實大
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而成酒劉章曾得二焉集
賓設之可供二十人一核纔盡一核復成久置則
味苦
波斯國有二勒漿類酒謂庵摩勒毗梨勒也
阿陵國有柳花椰子爲酒飲之亦醉
大宛國多以蒲萄釀酒多者藏至萬石數十年不敗
扶南傳頓孫國有安石榴取汁停盆中數日成美酒

性味十

本草云酒味甘辛大熱有毒主行藥勢殺百邪惡毒
注陶隱居云大寒凝凍惟酒不氷明其性熱獨冠
群物飲之令人神昏體敝是其毒也昔有三人清
晨犯霧露而行空腹者死食粥者病飲酒者無恙
明酒能禦寒邪過於穀氣矣酒雖能勝寒邪通和
諸氣苟過則成疾傳曰惟酒可以忘憂無如病何
內經十八卷其首論後世人多夭促不及上古之
壽則由今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故
爲害如此凡酒氣獨勝而穀氣劣脾不能化則發

於四肢而爲尸厥甚則爲酒醉而風入之則爲痛
風無所不至凡人醉而卧黍穰中必成癩醉而
茶必發膀胱氣食鹽多則成消渴
春秋說題辭曰爲酒據陰乃動水陰也黍陽也先清
黍而後投水是陰得陽而酒乃成淮南子曰酒感
東方水火風之氣而成其言恍惚不足考信
禮樂志云蔗漿析朝酲言甘蔗汁治酒病也
開元遺事云興慶池南有草數叢有人大醉過之酒
態自變有醉者摘取嗅之立醒故謂之醒酒草

飲器十一

上古汙尊而杯飲未有杯壺之制
周詩云兕觥其觩
禮王制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一斗曰壺別名有醆斝尊杯不一其號或曰小玉杯謂醆又曰酒微濁曰醆俗書曰盞六國以來多云巵形製未詳
劉向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曰不盡者浮以大白漢書或謂舉盞以白酬非也
豐杅杜舉皆因器以爲戒者見禮
漢世多以鴟夷貯酒楊雄爲之賛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沽常爲國器託於屬車

十洲記云周穆王時有盃名曰常滿　自晋以來酒器多云鎗（士耕切）故南史有銀酒鎗（鎗或作鐺）
李白云舒州杓力士鐺非史記孟信與老人以鐵鐺温酒然鐺者本温酒器也今遂通以爲蒸飪之具
松陵唱和又有癭木杯詩蓋以木節爲之
老杜詩醉倒終同卧竹根以竹根爲飲杯見江淹集
唐人尤尚蓮子杯白公詩中屢稱之又云榼木來方瀉蒙茶到始煎
李太白有山尊詩云尊成山岳勢材是棟梁餘今世

豪飲多以蕉葉梨花相強未知出於誰氏
阿陵國以鰲魚殼爲酒尊事見松林唱和詩云用合對江螺
韓文公贈崔斯立詩我有雙飲具其銀得朱提黄金塗物像雕鐫妙工倕乃令千里鯨么麽微螽斯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野草花葉細不辨資綠蒞綿綿相繆結狀似環城陴四隅芙蓉樹擢豔皆猗猗蓋有與故歷言其狀如此今好事者多按其文作之名爲韓杯（朱提音殊時）

酒令十二

詩雅云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又曰旣立之監或佐之史然則飲之立監史也所以已亂而備酒禍也後世因之有酒令焉魏文侯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其酒令之漸歟
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後世浮波酒令之始也
唐柳子厚有序飲一篇始見其以洄併遲駛爲罰爵之差皆酒令之變也白公詩云徐動碧芽籌又云轉花移酒海今之酒令其類尤多有輔醉仙者爲偶人轉之以指席者有流杯者有總數者有密書一字使誦詩句以抵之者不可殫名昔五代王章

史筆之燕有手勢令此皆富貴逸居之所宜若幽人賢士既無金石之玩惟嘯咏文史可以助歡故曰閒徵雅令窮經史醉聽新吟勝管絃

有三字韻同者髙敖曹田延年劉幽求有添減字者臺字去吉增點成室居字去古增點成户有二字藏三字者火炎崑岡山出嵒車有以文字首末相聯謂之粘頭續尾之令常有客云維其時矣自謂文句必無矣字居首者欲以見窘予荅矣馬者矣馬者决辭也出柳子厚文遂浮以太白

白公東南行云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

白蓮喝采成盧盤卷白波鞍馬皆當時酒令法未詳葢元白一時之事耳

酒文十三

醉鄉記云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其土曠無涯無丘陵之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淸静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黄帝氏常獲遊其都歸而杳然喪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葢至其邊鄙中夏自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于末孫桀紂怒而升其糟丘階級千仞南面而望不見醉鄉武丁得志於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於秦漢中國喪亂與醉鄉絶矣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十數人等並遊於醉鄉没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

於遊焉故爲之記

清和先生傳

清和先生者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出於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爲甘氏甘爲大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氏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俘於田而歸係強不降者與降而不釋甲者皆爲城旦舂賴公孫杵臼仁愛審其輕重不盡殄其族之陳倉子與麥氏谷氏隣居其輕者獨爲白粲與鬼薪作已而逊於淳内又移於曲沃使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於甘古有邑之邑

先生之先以甘爲氏始居於曹受封於丼及長器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醞藉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柳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遊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於牧童馬走及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美之以是名漸聞於天子天子一旦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醇正可以鎮澆薄之俗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自郊廟燕享祝祠之禮先生無不首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巵子善上皆禮

之每召先生必以二子俱見上不爲疑或爲之作樂盛饌以待其懽甚至於頭没杯按先生既見寵遇子孫支庶出爲郡國二千石者往往而是皆矜伐過實多自旌其門以致過客其喜自標致如此其最著而實不忝其名者如中山宜城若下湓浦諸甘皆良子弟也惟一族居魯者不肖薄於行而無醞籍卒至齊秦稱怨而圍趙邯鄲其餘千室之邑百人之聚皆有先生之族悉喜賓客所居冠蓋如雲號呶出入晝夜無節交易之利所在委積由是上疑其濁小人乘其間徑以賄入欲以逢上意

一日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嘆曰清和先生今乃信爲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復從先生遊鄉黨賓友之會咸曰無甘公不樂既至則一坐盡傾莫不往揖然其過事多不能自持必待人斟酌而後行常自稱曰沽之哉沽之哉人或召之不擇貴賤至於挈瓶之智斗筲之量盧采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溫於挾纊袁紹總兵於河朔使人召見先生先生與鄭康成俱至是時盛夏康成與先生高論竟日坐客竦然不覺盛暑之切肌先生與人遊多

隨其性能解人憂憤發其膽氣所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耶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桓彬李景儉之徒坐與先生遊而得罪者不可勝數性不喜釋氏而僧徒愛慕其道往往竊與先生處至於學道隱居之士多托先生以自晦而與先生相得甚懽者至於破家敗產而不悔是以禮法之士疾之如讐如丞相朱子元執金吾劉文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常與先生語又以其行既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甘氏孽子始以詐得中以詐敗矣久之諫大夫谷永上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

臣輔政之體久置左右慮以虛聞廢事由是上疏斥之會徐邈稱先生爲聖人上大怒遂斥邈而命有司以光祿大夫稱使先生就封于楚非宗廟祭祀未常召見矣先生遂終于所封而仕於郡國其後皆爲盛族先生有四子曰醇曰醍曰酖曰醽皆醇厚過於其父甚遠諸孫以十數稍稍薄德父風替矣初先生既失寵其交遊多謝絕惟吏部尚書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篤好如舊融常上書極言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由此亦得罪而伯倫又爲之頌頌與書世多有故不著今綴其行事之要者著於篇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飲食門

酒類中

孔融酒書

孔文舉止曹公禁酒書曰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齊萬國非酒莫以也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天下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戹鴻門非豕肩戹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來迎其王非戹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飲酒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于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于楚由此觀之酒何負于政哉

東坡酒經

東坡酒經曰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以使寸裂繩穿而風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

以爲率而五斗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十
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
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
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嚢按而井泓之
三日而井溢此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
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
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
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
水必熟而冷者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酒之
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三斗有半此酒之正也先

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
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之五
日壓得斗有半此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
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篘絕不旋踵
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
豐速者反是故酒三十日而成也

北山酒經　　宋朱翼中

昔先王誥庶邦庶士無彝酒又曰祀茲酒言古之命
民作酒惟祀而已六彝有舟所以戒其覆六尊有
罍所以戒其淫陶侃劇飲亦自制其限後世以酒
爲漿不醉反恥豈知百藥之長黃帝所以治病邪
大率晉人嗜酒劉伶阮籍之徒尤不可一日無此
要之甘放自肆托於麴蘖以逃世網未必真得酒
中趣耳古之所謂得全於酒者正不如此是知狂
藥自有妙理豈徒澆其礧磈者邪五斗先生棄官
而歸耕於東皐之野浪遊醉鄉沒身不返以爲結
繩之政已薄矣雖黃帝華胥之遊殆未能過繇此
觀之酒之境界豈餔歠者所能與知哉儒學之士
如韓愈者猶不足以知此反悲醉鄉之徒爲不遇
大哉酒之於世也禮天地事鬼神鄉射之飲鹿鳴

之歌賓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至縉紳下逮閭里詩
人墨客樵夫漁父無一可以缺此投閒自放披襟
露腹便然酣臥於江湖之上扶頭解醒忽然而醒
雖道術之士鍊陽銷陰饑腸如筋而熟穀之液亦
不能去惟胡人禪律以此爲戒嗜者至於濡首敗
性失理傷生往往屏爵棄卮焚罍折榼終身不復
知其味者酒復何過哉平居無事汙尊斗酒發狂
蕩之思助江山之興亦未足以知麴蘖之力稻米
之功至於流離放逐秋聲暮雨朝登糟丘暮遊麴
封御魑魅於烟嵐轉炎荒爲淨土酒之功力其近

旅遊邪與酒遊者謷戒俱交於前而不知覗窮忝順逆特戲事耳彼饑餓其身焦勞其思牛衣發兒女之感澤畔有可憐之色又烏足以議此哉鴟夷丈人以酒爲名含垢受侮與世浮沉而彼騷人高自摽致分別白黑且不足以全身遠害猶以爲惟我獨醒善乎酒之移人也憯舒陰陽平治險阻剛愎者薰然而慈仁懦弱者感慨而激烈陵轢王公戲玩妻妾滑稽不窮斟酌自如識量之高風味之𡻕足以還澆薄而發猥瑣豈獨此哉夙夜在公有駜酌以大斗行葦不醉無歸湛露君臣相遇播於聲詩亦未足以語太平之盛至於黎民休息日用飲食祝史無求神具醉止斯可謂至德之世矣然則伯倫之頌德樂天之論功蓋未必有以形容之夫其道深遠非三酌不足以發其義其術精微非三昧不足以善其事昔唐逸人追述焦革酒法立祀配享又采自古以來善酒者以爲譜雖其書脫落卑陋聞者垂涎酣適之士口誦而心醉非酒之董狐其孰能知哉昔人有齋中酒廳事雖以麴糵爲之而有聖有賢清濁不同周官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歲中以酒式誅賞月令乃命

大酋大酋酒官之長也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六者盡善更得醯醬則酒人之事過半矣周官漿人掌其王之六飲水漿醴凉醫酏入於酒府而漿醴爲先古語有之空桑穢飯醖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甜醴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麴之於黍猶鉛之於汞陰陽相制變化自然春秋緯曰麥陰也黍陽也先漬麴而後投黍是陽得陰而沸後世麴有用藥者所以治疾也麴用豆亦皆神農氏赤子豆飲汁愈酒病酒有熱得豆爲良古者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而酒以醇厚爲上飲家酒察黍性陳新天氣冷暖春夏黍性新軟則先湯而後米酒人謂之倒湯秋冬黍性陳硬則先米而後湯酒人謂之正湯醞釀須酴米偷酸說文曰酴酒母也投醹偷甜淛人不善偷酸所以酒熟入灰北人不善偷甜所以飲多令人膈上懊憹桓公所謂青州從事平原督郵者此也酒甘易釀味辛難醖釋名酒者酉也酉者陰中也酉用事而爲收也用而爲散散者辛也酒之名以甘辛爲義金木間隔以土爲媒自酸之甘自甘之辛而酒成焉酴米所以要酸投醹所以要甜所謂以土之甘合

木作醶以水之酸合土作辛然後知投者所以作
辛也說文投者再釀也張華有九醞酒齊民要術
桑落酒有六七投者酒以投多爲善要在辛釀相
及醹酒所以有韻亦以其再投過也過度亦多術
尤忌見日若太陽出即酒多不中後魏賈思勰亦
以夜半蒸炊昧旦下釀所謂以陰制陽其義如此
者水無多少拌加黍麥以匀爲度張籍詩釀酒愛
乾和即今人不入水酒也晉人謂之乾榨酒大抵
用水隨湯黍大小斟酌之若投多水寬亦不妨要
米力勝於麴麴力勝於水即善矣北人不用酵衹

用別案水謂之信水然信水非酵也酒人以此體
候冷煖耳凡醞不用酵即用發酷來遲則脚不正
衹用正發酒醅最良不然則掉取浮面絞令稍乾
和以麴蘖掛衡茅謂之乾酵用酵四時不同寒即
多用溫即減之酒人冬日用酵緊用麴少夏月用
麴多用酵緩天氣極熱置瓮於深屋冬月溫室多
用氊毯圍繞之語林云抱瓮多醪言冬月釀酒令
人抱瓮速成而味好大抵冬月蓋覆即陽氣在內
而酒不凍夏月閉藏即陰氣在內而酒不動非深
得卯酉出入之義孰能知此哉於戲酒之梗槩曲
盡於此若夫心手之用不傳文字有父子一法而
氣味不同一手自釀而色澤殊絶此雖酒人亦不
能自知也

北山酒經詩　宋李保

太隱先生朱翼中壯年勇退著書釀酒僑居西湖上
而老焉屬朝廷大興醫學求深於道術者爲之官
師乃起公爲博士與予同僚明年翼中坐書東坡詩貶
達州又明年以奉祠還未至予一夕夢翼中相遇
且誦詩云投老南還愧轉蓬會令净土變夷風由
來衹許盃中物萬事從渠醉眼中明日理書帙得

翼中北山酒經法讀之蓋有禦魑魅於烟嵐轉炎
荒爲净土之語與夢相契余甚異乃作此詩以志
之他時見翼中以是問之其果夢乎非邪政和七
年正月二十五日也詩曰赤子含得天所鈞日漸
月化滋澆淳惟帝哀憐惆下民爲作醪醴發其真
炊香釀玉爲物春投醹酴米投之神成此美祿功
非人酣適安在味甘辛一醉徑與義皇隣薰然剛
愎皆慈仁陶冶窮愁孰與貧頌德不獨有伯倫先
生作經聖賢分獨醒正似非全身德全不許世人
聞夢中作詩語笑親不願萬户誤國恩乞取醉鄉

作封君

醉鄉日月　皇甫松（字子奇事宣僖間人）

謀飲

凡酒以色清味重而飴爲聖色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爲賢色黑而酸醨者爲愚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爲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爲中人以巷醪灰觴醉人者爲小人夫不催之候有九主人恡一也賓輕主二也鋪陳褻而不叙三也樂生而妓驕四也數易令五也騁牛飲六也迭詠諧七也互相熟（一作手相）狎八也催骰子九也催之徵有十三得其時一也

賓主久間二也酒淳而主嚴三也非觥盂不諠雖觥盂而嚣不諠者四也不能令有耻五也方飲不重膳六也不動筵七也錄事毅而法峻八也明府不受請謁九也廢賓律十也廢錄律十一也不恃酒十二也使勿催勿暴十三也審此九候十三徵以爲術者飲之王道也其催樂者飲之伯道也

爲賓

愚同柴也辟若子張當宣令乃塞耳不聽及行令則瞋目重問此陪座人耳

爲主

主前定則不繁賓前定則不亂樂前定則必暢酒前定則必嚴時然後催人乃不厭

明府

明府之職前輩極爲重難盖二十人飲亦一人爲明府所以觀其酧酌之道毎一明府管骰子一隻酒鈎一隻此皆觥錄事分配之承命者法不得拒凡主人之右主酒者申明府得以糾諸明府之罪夫酒懦爲曠官酒猛爲苛政（懦爲令也猛爲熱也）若明府貪務承命猛酌席人遂使請告公喧黷撓錄事（請告謂席人酒熱請擲淘之類）明府之辜暴於四座矣

律錄事

夫律錄事者須有飲材飲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户也凡寵臺以白金爲之其中實以籌二十旂一纛一旂所以指巡也纛所以指令也籌所以指犯也始賓主就坐律錄事取一籌以旂與纛偕立於席中餘置器右手執爵左請骰子命受之復告之曰祈添骰子令乃傳其說於律錄事告於四席曰某嘗添骰子令然縷宣之錄事之合也必合其思於席人所謂巧宣也席人有犯即下籌犯者執爵請罪輒曰一爵法未當言犯者不退請併下三籌然

後告其狀謝不當理則支其籌以飲焉席人判録
事亦如之

觥録事

凡言合爲徒以言笑勸衆暴慢無節或疊疊起坐或
附耳囁語律録事以大户繩之奸不衰也者宜觥
律録事以剛毅木訥之士爲之有犯者輒投其旂
於前曰某犯觥令（抛法先旂而後纛也）犯者諾而收執之拱
曰知罪明府餉其觥而斟焉犯者引觥左執旂附
于胷律録事顧伶曰命曲破送之飲訖無墜酒稽
首以旂歸于觥主曰不敢滴瀝復觥于位後犯者
促以纛疊犯者旂纛俱舞觥籌盡有犯者不問

選徒

大凡寡於言而敏於令者酒徒也怯猛飲而惜終懽
者酒徒也不動揺而貌愈毅者酒徒也聞其令而
不重問者酒徒也不停觴而言襍亂者酒徒也改
令及時而不涉重者酒徒也持屈爵而不分訴者
酒徒也知内樂而悪外囂者酒徒也故吉飲之法
選徒爲根榦選酒爲枝葉選令爲敷蕚

拒潑

殺人以挺與刃酗酒以拒與潑有以異乎盖有聞飲
必來見盃即拒或酒糾不容明府責引則必固爲
欝艶推作周章啫呼傾潑如此則俱爲害樂併是
蠧懽自當擯之別室延以清風展薤葉以開襟拯
茗芋以從事

使酒

大凡蔑章程而務牛飲者非懽源也醒木訥而醉喋
喋者非懽源也歸已非而尚議謝者非懽源也得
淺酒而索深酒者非懽源也飲愈多而貌彌淡者
非懽源也已令謬而悪人令者非懽源也不諭令
而疾擊手者非懽源也好請罪而譎以籌者非懽

源也此人盖沉酗之濫觴紛喧之鴻漸也

使酒畏妻

朱業爲宣州刺史好酒凌人性復威厲飲後恣意斬
決無復諫者惟其妻鍾氏能制之褰幃一呼懾栗
而止張易傾通倅之職至府數日業爲易啓宴酒
舉未有三爵易乘宿醒擬觥排席詬讓蜂起業怡
聲屏氣謂左右曰張公使酒未可當也命扶易
而出此後府公無復使酒焉

葡萄醸法

葡萄酒唐書云西域有之前代或貢獻人皆不識太

宗破高昌收馬乳葡萄實於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損益造酒成八色芳辛酷烈頒賜群臣京師始識其味按史記大宛以葡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漢使取其實來離宮別觀傍盡種葡萄中國之有葡萄蓋自漢始然不聞有釀法也武帝内傳西王母常享帝設葡萄酒三輔決錄孟佗以葡萄一斛遺張讓得凉州刺史此酒于時定不易致魏文帝詔群臣葡萄中國珍果而有釀以爲酒善醉易醒之語釀法豈始此邪晋張華博物志西域葡萄酒俗傳飲之醉彌日不解文

帝謂易醒而華云彌日不解其言異矣華只云西域有此是明魏時中國亦無此釀也然則得其酒法釀於中國唐時始有之耳金人元好問葡萄酒賦序載劉光甫言安邑多葡萄而人不知有釀酒法少日嘗摘其實并米炊之釀雖成而古人所謂甘而不餇冷而不寒者失之矣貞祐中鄰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歸見竹器所貯葡萄在空盎上枝蔕已乾而汁流盎中薰然有酒氣飲之良酒也蓋久而腐敗自然成酒不傳之秘於是而發元日嘗見還自西域者云大石人絞葡萄漿埋之未幾成

酒愈久愈佳其說與劉合元又曰世無此酒久矣得之數百年之後而證數萬里之遠物顯晦有時非偶然者以此言之此酒唐以後復不傳矣癸辛雜識李仲賓云向其家有梨園人樹一株歲收梨至二車一歲忽盛生賤不可售有所謂山梨者味極佳漫用大甕儲數百枚以缶蓋而泥其口意欲久藏旋取食久則忘之及半歲後因至園中忽聞酒氣薰人疑守舍者釀熟索之無有因啓觀所藏梨化之爲水清冷可愛湛然甘美真佳醞也飲之輒醉回回國葡萄酒蓋類此始知梨可釀前所未聞也遺山賦序一任其自成別無製作不知唐文皇損益之法如何八色酒自成者無是而遺山謂得之數百年後其然乎竊意八色唐内法高昌所得未嘗外傳李嶠東都之袝

賜此酒學士館至記而艷之李太白之所詠初發醅者非民間甕盎物也歷五季之亂而爲宋金光甫謂人不知有釀法不亦宜乎

神仙酒

神仙酒方三月三日採山桃三兩三錢五月五日採馬蹄花五兩五錢六月六日採芝蔴花六兩六錢十二月八日取水春分日作麯杏仁一百個白麪十斤團雜于大紙裹排四十九日客來取水一瓶放麯一團紙封瓶口逡巡巳成酒矣

醴酪

古史考曰古有醴酪禮運曰昔先王未有火化後聖
有作然後脩火之利以爲醴酪注云烝釀之也蓋
其物出燧人作火之後爾

梨花春

杭州其俗釀酒趁梨花熟號梨花春故白公杭州春
望詩云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長慶集

黄羊酒

關右塞上有黄羊無角色類麞麂人取其皮以爲衾
褥又造酒以荻管吸於瓶中老杜送從弟亞赴河
西判官詩云黄羊飫不膻蘆酒還多醉謂此

桑落酒

杜詩云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按賈思勰齊民要
術造酒門有桑落酒其名不一又云桑欲落時造
黍米酒可得周年造神麴酒春秋二時造者皆得
過夏然桑落時作者乃勝於春又有造桑落酒麴
法老杜或本諸此注所謂桑落河者恐未必然

碧筩酒

暑日命客棹舟蓮蕩中先以酒入荷葉束之又包魚
鮓他葉内俟舟行風熏日熾酒香魚熟各取酒及
鮓供真佳適也坡云碧筩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
荷心苦

秋玉

周舟翁釀白醪字曰秋玉

古辣泉

古辣泉古辣本賓横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
煑埋之地中日足取出

養生主

唐子西謫居惠州嘗醞酒二種其醇和者名養生主
其稍勁冽者名齊物論

金蘭酒

燕西有金蘭山汲其泉以釀號金蘭酒又有瑞露酒
盡酒之妙聲振湖廣雖金蘭之勝未必能頡頏瑞
露帥司公厨酒也經撫廳前有井清冽汲以釀遂
有名今南庫中自出一泉近釀只用庫井酒誠佳

内酒

顧東江傍秋亭雜記論酒云内法酒總名長春有
上用甜苦二色給内閣者以黄票學士以紅票餘
白長行内　上用金莖露　孝廟初始有其方與
太禧白皆内臣監釀光禄不得預太禧色如燒酒
徹底澄瑩濃厚而不膩絶品也金莖露清而不冽

醇而不膩味厚而不傷人李文正公以爲才德兼
備之君子云

新豐酒法

初用麵一斗糠醋三升水二担煎漿及沸投以麻油
川椒葱白候熟浸米一石越三日蒸飯熟乃以元
漿煎强半及沸去沫又投以川椒及麻油候熟注
缸面入斗許飦及麵末十斤酵半升曾曉以元飯
貯別缸却以元飦同下入水二担麴一十斤熟踏
覆之既撓以木擺越三日止四五日可熟夏月約
二三日可熟其初餘漿又加以水浸米每值酒熟

則取酵以相接續不必灰其麴只磨麥和皮用清
水溲作餅令堅如石初無它藥僕嘗從危巽亟子
騄之新豐故知其詳危居此時嘗禁窮酵以專所
釀戒㑹生粒以全所釀且給新履以潔所釀誘客
舟以通所釀釀日佳而利不虧是以知酒一政之
微危亦究心矣昔人冊陽道中詩云乍入新豐市
猶聞舊酒香抱琴沽一醉終日臥斜陽正其地也
沛中自有舊豐馬周獨酌之地乃長安效新豐也

燕卒請巵酒

趙王武臣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分地使者
十餘輩輒殺之有厮養卒請往張耳陳餘遣之
及燕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巵酒
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巵酒
又與之酒卒乃爲言曰耳餘名求趙王實欲燕殺
之分趙自立耳燕王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
而歸　新序　史漢俱無巵酒事

木客取酒

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造阿房宮者食木實得不死
時下山就民間取酒爲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
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　徐鉉帖

沈釀

沈釀者漢鄭弘爲靈文鄉嗇夫行宦京洛未至宿一
埭名沈釀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
無處情抱不開乃以錢投水中依次而飲飲盡酣
暢皆得大醉因更爲沈釀川明旦分首而去

劉公榮

劉公榮云今年田得八百斛秫尚不了麴蘖事又自
言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如公榮者又不可不與
飲故終日飲而不休余曰此人甚騃有美酒何不
留之以澆阮嗣宗胸中壘磈乃與此頑鈍人沃渾

[illegible]潤肺耶

少延清歡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秋水雜投之曰少延清
懽數日 淵明別傳

孔思遠

孔思遠使酒仗氣每醉彌日不醒為後軍府長史雖
醉日居多而曉明政理醒時判决未嘗有壅衆咸
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

天祿大夫

王世充僭號謂群臣曰朕萬機繁壅所以輔朕和氣

者唯酒功耳宜封天祿大夫永賴醇德

魏徵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醽醁翠濤常以大金罌內貯
盛飲十年不敗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稱醽醁
勝蘭生翠濤過玉瀣十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
生即漢武百味旨酒也玉瀣煬帝酒名此酒本學
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
藏萬石葡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

甘露經

汝陽王璡家有酒法號為甘露經四方風俗諸家材

[illegible]貴不具俻

王無功

王無功五斗先生傳曰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于
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
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為號
焉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
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
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可見也生何足
養而嵇康著論途何為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
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太平君子

穆宗臨芳殿賞櫻桃進西涼州葡萄酒帝曰飲此頓
覺四體融和真太平君子也

魚兒酒

裴晉公盛冬常以魚兒酒飲客其法處用龍腦凝結
刻成小魚兒狀每用沸酒一盞投一魚在其中味
甚佳美

卯時酒

白太傅卯時酒詩曰佛法讚醍醐仙方誇沆瀣未如
卯時酒神速功力倍一杯置掌上三嚥入腹內煦

若春貢賜暄如日炙背豈獨肢體暢仍加志氣大
當時遺形骸竟日忘冠帶似遊華胥國疑反混元
代一性既完全萬機皆破碎半醒思往來往來吁
可怪寵辱憂喜間惶惶二十載前年辭紫闥今歲
抛皂蓋去矣魚返泉超然蟬離蛻是非莫分別行
止無疑礙浩氣貯胷中青雲委身外捫心私自語
自語誰能會五十年來心未如今日泰況茲盃中
物行坐長相對非止言酒兼見理性

北窓三友

白樂天以詩酒琴為三友曰昨日北窓下自問何所

為所親惟三友三友者為誰琴罷輒飲酒酒罷輒
吟詩三友遞相引循環無已時長慶集

酒妓二詩

白太傅有飲酒五絕其辨味一首云甘露太甜非正
味醴泉雖潔不芳馨盃中此物何人別柔吉之中
有典刑其論妓一首云燭淚夜沾桃葉袖酒痕春
汚石榴裙莫辭辛苦供歡宴老後思量悔殺君觀
二詩白傅之風流可想見矣

酒窟

蘇晉作曲室為飲所名酒窟又地上每一磚鋪一甌
酒計磚約五萬枚晉曰日率朋友次第飲之取
而已 醉仙圖記

吞花臥酒

虞松方春以為握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臥酒不可
過時 曲江春宴錄

椒盧漿

後唐時高麗遣其廣平侍郎韓申乙來申乙通書史
臨回召對便殿出新貢椒盧漿面賜之

丑未觴

宋開運中賜丑未觴法用牛羊脂為酥置醇酒中煖

酒而後飲之

天祿

石林燕語載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
情好尤切性不能飲每會燕太祖不樂一日酒酣
舉盃祝曰審琦布衣之好方共享富貴酒乃天祿
何惜不賜飲耶祝畢顧審琦曰第試飲之審琦不
得已飲盡無苦自是侍燕即能飲退還私第則如
初觀此量實天定非演習而至又嘗見南陽花家
胡長于日飲數百盃未辭疑其有術詢其僕卉同
行者云素不能飲偶夢神授酒藥一丸遂爾如是

盖信其天分也

呷大夫

家迹常聿脩仕偽蜀為太子左賛善大夫二人皆滑稽聿脩伺迹酒瓮將竭叩門求飲未通道大巳見壘恥濡筆書壁曰酒乾侯去惟存呷大夫

种明逸

种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蘇東坡云神勝功用無捷於酒

洞庭春色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絶

趙德麟以黃柑釀酒東坡嘗作洞庭春色賦遺之所謂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而特高至今有用其法而為之者

山谷和白太傅

山谷有和白太傅何處難忘酒三首後系以數語云樂天不溺於酒而寓之酒故寄大夢於杯勺而宛然道德規矩彼無樂天之志而欲從事於酒者皆仲尼叩脛之賓也昔人謂蘇公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余謂山谷啓口出言皆有理趣

椒花雨

誠齋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言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

五色飲

仁壽間等禅師造五色飲以扶桑葉為青飲拔楔根為赤飲酪漿為白飲烏梅為玄飲呈江為黃飲[illegible]

玉浮梁

嘗聞李太白好飲玉浮梁不知其果何物予得吳婢使釀酒因促其功荅曰尚未熟但浮梁耳試取一盞至則浮蛆也乃悟太白所飲盖此耳

快活湯

當塗一種酒麯皆發散藥見風即消既不久醉又無腹滞之患人號曰快活湯士大夫呼為君子觴

觥籌獄

荊南節判單天粹宜城人性躭酒日延親朋强以巨觥多致狼狽然人以其德善亦喜從之時戲語曰單家開酒筵乃是觥籌獄

襍瑞様

酒不可襍飲之雖善酒者亦醉盖生取煮煉之殊官法私方之異飲家之所深忌有葂秉書生胡适冬至日延客以諸家羣遺之酒為具席中客恐私[illegible]

告戒适疑而問之一人曰某也惧君家百氏梁[illegible]
曰所畏者褋瑞樣耳

麯世界

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
熟寢覺則朗吟曰優游麯世界爛熳枕神仙嘗謂
同志云酒天儩無酒地緜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
賤之拘無財利之徒無刑法之避陶陶焉其樂莫
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捷都則又蒙騰浩渺而
不思覺也

雍宮集大成

雍都酒海也梁奉常和泉病於甘劉拾遺玉露春病
於辛皇甫别駕慶雲春病於醲光祿大夫致仕常
並取三家之酒攙令澄斂之遂爲雍都第乙名雍
宮集大成雍宮乃耀州青楹也

禍泉

置之瓶中酒也酌于盃注于腸則善惡喜怒反矣禍
福得失岐矣性昏志亂胆喪身狂平日不敢爲者
爲之言騰烟焰事墮穽机是豈賢人君子乎故曰
禍泉

瓶盞病

嘗飲者無早晚無寒暑樂固醉愁亦如之閒固醉忙
亦如之肴核有無醪醴善否一不問典當抽那借
貸賒呵一不恤日必飲飲必醉醉不厭貧病不悔
俗號瓶盞病徧揭木草細檢素問只無醫此一種
藥名

樂道羨

周維簡隱於洪州西山嘗云得米二四石作樂道羨
七百二十椀足了一年支費

簇酒斂衣

[illegible]侗好酒而無資常携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

號爲簇酒（閒敘錄）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illegible]聚而
服之名曰斂衣（搔首集）

酒色

酒之種多矣有以綠爲貴者白樂天傾如竹葉盈樽
綠是也有以黃爲貴者老杜鵝兒黃似酒是也有
以白爲貴者樂天玉液滿金巵是也有以碧爲貴
者老杜重碧酣春酒是也有以紅爲貴者李賀小
槽酒滴珍珠紅是也今閩廣間所釀酒謂之紅酒
其色殆類胭脂

百悔經

士劉乙常乘醉與人爭妓女既醒慚悔集書籍凡因酒致失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誓不飲酒至於終身

瘞酒處

世傳環九江境內有淵明瘞酒處人常掘得之鄉人鄭廣成云南康廬山多美田山腰有巨石可容二百人坐耕農多登之會食一農忽言石根太半危出山外盍共鑿其下石墜啓山則我輩上去省力衆以爲然鑿之石果墜而於底得一石函函中一銅器有蓋即提壺也揭視之盛酒滿中傍刻十六

字語山花切莫開待予春酒熟煩更抱琴來農疑酒非人間物不敢飲悉傾棄之酒香在地經月不滅其器爲縣尉取去予謂是必道術士所藏者淵明得酒便醉豈復留待後人哉

張方兩家酒

淳梁人張士寧淳熙癸卯暮冬之月釀白酒五斗欲趁新春沽賣除夕酒成既䈽取之矣復汲水拌糟于甕規以飼豬後二日入其室聞芬香撲鼻試視甕內則又成美醖清辣反勝于前亦取之仍實以水至三日復得酒如初鄰里傳說或以爲挾幻術

者之爭辯終不信乃邀至釀處始驗其不誣出語相賀謂張氏爲神所祐從此將興及日旰再往視悉爲水又西鄉冷水村細民方九家造斗酒寘甕于床側隱處俄而拖之不竭如是十餘歲日日獲錢了無勞費賴以贍給數口殊不知其故後爲長子娶婦經旬時偶客來令婦取酒婦以甕在暗處挈之出見一小蛇繞結於傍蛇望人至即逸去自是甕一空今方九已歿獨子孫在而窮困不可復濟矣

酒德

昔人又言濁醪有妙理夫曰妙理即所謂酒德者非耶其造酒之法則謂之酒經其事則謂之酒政故蘇長公有酒經世亦有酒經一帙不著撰人姓名

酒人酒量

漢于定國爲廷尉飲酒至數石不亂冬月請讞飲酒益精明　鄭康成飲酒一斛　盧植能飲一石

晉周顗飲一石　劉伶一石五斗解醒　前燕皇甫真飲石餘不亂　後魏劉藻一石不亂　南齊沈文季飲至五斗　妻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鄧元起飲至一斛不亂

北史柳[illegible]之飲一石不亂　陳后主[illegible]子弟日飲一石　孔珪飲酒七八斗

曾狀元

永樂中曾狀元棨以俊才入翰林朝野聳望一日外邦貢使至絕能飲　上命左右覓善飲者館伴左右或舉下僚武弁　上曰堂堂朝廷豈無一大臣能飲者乎狀元聞之即自請於　上上問卿量幾何狀元曰只消伴得此使過足矣不必盡臣量也上悅令伴之連日痛飲使者大醉狀元畧無酣容使人媿赧事畢　上大喜謂狀元曰不論卿文學只酒量豈不當作我大明狀元耶賜酒甚厚

陳祭酒

永樂中寧波祭酒陳公敬宗善飲酒朝廷知之一日召宴使內侍鑄銅人如公軀幹雖指爪中皆空虛者如其飲注銅人中內侍報曰銅人已滿遂使歸隨令內侍隨其後以覘至家[illegible]室復與[illegible]侍飲焉此真所謂酒有別腸者[illegible]

酒器九品

李適之有酒器九品蓬萊[illegible]螺舞仙[illegible]子巵、幔卷荷金蕉葉玉蟾[illegible]東溟杯蓬萊盞上有山象三島注酒以山沒為限舞仙盞有關捩[illegible]滿則仙人出舞瑞香毬子落盞外　逢原記

香員杯

謝[illegible]之奕禮不嗜酒嘗有不飲但能留客醉之句一日書餘棊罷命左右剖香員作二盞刻以花溫上所賜酒以勸客清芬靄然使人覺金樽玉斝皆埃壒之矣香員似瓜而黃閩南一果耳而得備京華鼎貴之清供可謂得所矣

酒十失

大凡飲酒或起坐或遷席或諠譁或沾洒淋漓或攀

東指西與人厮賴或語及財利或稱說官府或言公事或道人短長或發人陰私此十者皆酒之辱也今席上人有出外觧手者即送一大杯謂之望風鍾乃因起坐而行罰亦古人之遺意也今世飲酒者大率有此坐客有一於此便當舍去

醉各有宜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illegible]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盂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

宮秋泛其奕也此皆審其宜攻其景以與憂戰[illegible]
此則失歡之天矣皇甫嵩

醉鄉觴政

容齋續筆云白樂天詩云鞍馬呼教任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彩成盧注云骰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嵩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擲自出手六人依彩飲焉堂印本彩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彩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旛令閃壓令

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惟優伶家用手打令以戲予謂酒令蓋始於投壺之禮雖其制皆不同而勝者不飲不勝者飲則一後漢賈逵亦嘗作酒令唐世最盛樂天詩云籌插紅螺椀觥飛白玉卮打嫌調笑易飲訝卷波遲碧籌攢米椀紅袖拂骰盤宋朝歐陽文公作九射格獨不別勝負飲酒者皆出于適然其說云九射為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當中鹿居下鵰雉猿居右鴈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為群居之樂而酒禍起於爭終日為樂而不恥不爭君子之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為三籌蓋射宮一數多少不常故多為之籌以備也凡賓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射灼然皆置其能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觜之大小亦宜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釂則歛籌而復探之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歡然為樂而不厭也周文忠謂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古靈

陳述古亦嘗作酒令每用一帖子其一書司舉二書秘閣三書隱君子餘書士令在坐默探之得司舉則司貢舉得秘閣則助司舉搜尋隱君子進于朝搜不得則司舉并秘閣自受罰酒後有增置新格聘使館主各一員若聘出君子則二人伴飲二人直候隱君子出即時自陳不待尋問隱君子未出之前即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罰酒注云聘使蓋賞其能聘賢之義館主蓋取其館伴之義唐有昭文館學士時人號為館主人又云秘閣雖同搜訪隱君子或司舉不用其言亦不得爭權以偶

失之即不得以司舉不用巳言而辭同罰也然罰倍罰司舉秘閣既探得即各明言之不待發問如遞失罰一觴司舉秘閣止得三搜客滿二十人則五搜餘人探得帖子並默然若妄先傳罰巨觥別行令古靈集載潘山同章衡飲次行令探得隱君子爲章衡撥山賦詩云吾聞隱君子大隱屋市闤道義充諸中測度非在顏堯舜神且智知人亦孔艱勉哉二秘閣賢行如高山近歲李寶之如圭作漢法酒令云漢法酒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大夫曰列卿曰京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隸校尉曰侍

中曰中書令曰酒泉太守曰協律都尉拜司隸校尉者持節職舉劾劾及中書令酒泉太守者令太守以佞幸酒淫即得罪劾及侍中則司隸去節劾及京兆尹則上愛其才事畱中不下皆別舉劾丞相司直則劾之劾列卿則自訟述辯之罪其不直者劾丞相御史大夫者亦聽須先謁而後劾丞相御史亦得罪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守皆望風自劾御史得罪則惟酒泉太守自劾司隸以下不畏强禦後若有罪以罰贖論若泛劾而及丞相御史皆[illegible]同[illegible]劾又中書令者事雖留中酒泉太

守亦自劾劾及中書令者侍中自劾諸卿自劾罪者皆降平原督郵協律都尉歌以餞之若及協律者下之蠶室絃歌詩爲新聲而求幸又書其後云古酒令也戲用漢制爲之集者止九人則缺京兆尹止八人則缺侍中止七人則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止六人則缺司直當飲者皆即飲之或未舉飲者亦可計集者之數以爲除官之類毋當飲者予一筭除官既周視其筭以爲飲齊三筭者即飲之二筭者與其筭等者飲之一筭則留以須後律令載所不及者比附從事云今館閣有小酒令

一卷慶曆中錦江趙景撰飲戲助歡三卷元豐中安陽竇譝撰酒令在焉玉籤詩一卷宋朝知黔南縣黃鑄撰以詩百首爲籤使探得者隨文勸酒鑄字海嚚柳州人有釣鼇圖一卷不知作者刻木爲鼇魚之屬沉水中釣之以行勸罰凡四十類各有一詩又有採珠局亦是此類序稱撰人爲王公不知其名凡三十餘類亦各有一詩又有投臥甕人格李廷中撰以畢卓嵇康劉伶阮孚阮籍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李白白樂天爲目盖與陳李之格大同小異特各更其名耳投壺經唐上官

儀嘗奉勅刪定史道玄續洭蓋採周顗郝同梁薊文數家之書爲之司馬文正公更以新格舊書爲之盡廢晁子正侍郎公武郡齋讀書志又有本射㽕一卷云唐陸秉撰爲十五卷以代侯擊毬以觸之餘以朱墨字分以貴賤之等朱者仁義禮智信温良恭儉讓墨者慢傲佞貪濫仁者勝濫者負而行賞罰焉疑亦此具也梁王魏帝金谷蘭亭又皆於游燕之際以吟詩作賦不成者罰酒高似孫續古緯畧已詳此不重出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六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七

海右閼民王圻纂集

飲食門

酒類下

安雅堂酒令　元曹紹著（字繼善號溪東漫士）

孔融開尊第一

孔融誠好事其性更寬容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得此不飲但遍酌坐客各一盃

曹參歌呼第二

相國不事事言中飲一卮邸吏方舉觴歌呼以從之得令入手聞座上客說話者罰一盃

鄭孝高歌第三

哀哀登臺省冷官獨如何襟期能與共對酒且高歌與對席一人各飲一盃

子美騎驢第四

暮隨肥馬塵朝扣富兒門殘盃與冷炙到處潛悲辛與對坐客飲

阮籍兵厨第五

籍聞步兵厨貯酒三百斛遂求爲校尉一醉萬事足得令者斟酒痛飲

劉伶誦德第六
兀坐恍然醒作聞雷霆聲何人侍左右蜾蠃與螟蛉
得令者自飲一盃左右鄰各一盃
齊人乞餘第七
乞餘真可恥不足又之他妻妾交相訕施施尚欲誇
得令者罰飲衆客殘酒
張旭艸聖第八
三盃艸聖傳雲烟驚落紙脫帽濡其首既醉猶不已
得令者脫巾飲一盃
桓公卜晝第九

樂飲欲繼燭成禮不以淫公胡卜其夜卜晝乃吾心
日間得此飲一盃夜則免飲
蘇晉長齋第十
蘇子雖曠浪長齋繡佛前醉中誠可笑往往笑逃禪
得令以蔬菜飲半盃
次公醒狂第十一
衆多酌我酒我醉狂不已欲狂豈在酒不飲亦如此
得此不飲但作狂態不能罰酒
陳遵起舞第十二
陳遵日醉歸賓客何可數寡婦共謳歌跳梁為起舞

坐客衣白者各一盃
灌夫駡坐第十三
坐客不避席灌夫乃駡坐按項罰以酒夫亦當悔過
得令者主人起按其項罰一盃
左相萬錢第十四
萬錢方下筯鯨吸殺如雷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盃
得令者以口吸引一盃
玉川所思第十五
曾醉美人家美人嬌如花秦樓在何許珠箔天之涯
盧仝之悶非酒可破請進茶一甌

羲之蘭亭第十六
少長既咸集一觴復一咏雖無絲與竹亦足娛視聽
衆客無小大能書者飲一盃
東坡赤壁第十七
客喜吹洞簫客倦則長嘯覺昔戛然鳴夢裏道士笑
得令者飲一盃左右二客各飲五分
庾亮南樓第十八
秋月照南楼有愁何以遣急呼載酒來老子興不淺
坐向南面者量飲八分
醉飲名亭第十九

少輒至醉衆賓亦何歡智仙作斯亭禽鳥樂其間
得令者飲一盃坐中有僧則賞一盃

白傅醉鬼第二十

醉吟先生墓與者無日闕冢上方丈土泥濘何時乾
對席客一盃

便了行酤第二十一

便了即髯奴執役與行酤鼻涕一丈長特勸王大夫
得令者勸主人一盃

知章騎馬第二十二

知章醉騎馬蕩漾若乘船昏昏如夢中眼花水底眠

酌一盃送騎馬乘船者

文季五斗第二十三

吳興沈太守一飲至五斗賓對王夫人在尔亦飲否
自飲一盃與對席客亦一盃

華歆獨坐第二十四

誰能飲不亂昔賢亦頗顚要須整衣冠遂痛華歆坐
整衣冠危坐不動免飲反此一盃

陳暄糟丘第二十五

生不離瓢杓死當號酒徒速爲營糟丘吾將老矣乎
飲一盃自呼酒徒

汝陽流涎第二十六

花奴催羯鼓不飲便朝天道上逢麴車津津口流涎
擊鼓催花花到飲酒

永年蓮盃第二十七

王生交卞繪延之私室中笑遣白玉蓮捧酒生香風
得令及左右隣各一盃

玄明戒飲第二十八

山陰劉縣令舊政必告新食飯莫飲酒良策無示人
舊令官新得令客各一盃

阮宣啟背第二十九

阮宣雖兵術忍斷杯中物拳及老癖痴此意豈可拂
主人奉得令人一杯得令笑答一盃

趙達箸射第三十

善射卜無有盤箸從橫馳美酒與鹿脯既有何必辭
主人作一拳卜之中則主人飲一盃不中則得令
者飲

江公酒兵第三十一

千日可無兵一日能無酒美哉江諮議此論當不朽
但自飲一盃

樊卿騶對第三十二

歡酣請酒爐褻慢且侍事得酒不獨飲乃與騶卒俱
貰酒與一僕各飲一盃

曼卿鰲飲第三十三

請君爲鰲飲引首出復縮囚則科其頭巢則坐杪木
自飲以頭就盃

宗之白眼第三十四

瀟酒美少年玉樹臨風前舉觴時一酌白眼望青天
奉美少年一盃舉觴望天飲

季鷹蓴菜第三十五

吳中張季鷹秋風蓴菜美即時一盃酒何用身後名

得令者自唱吳歌蓴菜酌一盃

再思高麗第三十六

盡道楊再思面目侶高麗酒酣乃歌舞蒲座皆笑之
得令者唱歌一盃衆賓皆笑不笑者罰

張敞擒盜第三十七

盜首補爲吏小偷來賀之飲酣赭其衣悉擒無一失
得令者先賞一盃坐中身上一點紅者皆飲一盃

艾子嵗藏第三十八

艾子醉後嵗門人置豬臟[illegible]戒之乃警唐三[illegible]
得令者作吐狀飲一盃

焦遂五斗第三十九

焦遂酒中仙五斗方卓然高談與雄辨不覺驚四筵
得令者奉能談經史客者各一盃

三閭獨醒第四十

皆醉我獨醒弾冠復振衣滄浪自清濁我歌漁父詞
得令者免飲

陶穀團茶第四十一

可憐陶學士雪水煮團茶党家風味別低唱酌流霞
得令者飲茶

少連擊賊第四十二

秀實曾擊賊姦臣我能擊酔中正磨大爺也勸不得
得令者以箸指席中客一盃

梁高薤露第四十三

中郎素酣飲無奈極歡何酒闌方唱罷薤露亦能歌
得令者罰一杯

嵇康彈琴第四十四

時時與親舊敘濶話平生但願斟濁酒彈琴發清聲
得令者扳一知巳客作琴聲各飲一盃

趙軌飲水第四十五

父老送趙軌請酌一盃水豈無尊中酒令公清如水

劣人勸得令者飲水酒一盃

阮孚解貂第四十六

遥集為常侍換酒解金貂若欲免弾劾一盃方見饒

坐中有犯令者劾之罰飲一盃

白波席捲第四十七

古有白波賊擒之如捲席因以為酒令沉湎意乃釋

滿斟快飲如捲白波入口得令者如此飲酒一盃

穆生醴酒第四十八

穆生不嗜酒楚元為設醴久之意已怠斯亦可逃矣

主不設醴罰主人一盃

岳陽三醉第四十九

洞賓橫一劍三上岳陽楼盡見神仙過西風湘水秋

得令者奉觴登岳陽楼一盃如無自罰三大盃

長吉進酒第五十

龍笛間鼉鼓浩歌并細舞勸君日酩酊青春忽將暮

得令者以骰子擲数四人作樂奉主人一盃

孟嘗養士第五十一

門下三千客其間珠履多鷄鳴已可鄙狗盜却如何

合席飲一盃

山簡習池第五十二

飲酒高陽池日夕倒載帰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䍦

得令者拔河邊任客各一盃

謝譓風月第五十三

譓不妄交接有酒時自酌入室惟清風對飲有明月

奉風月客一盃

宗武沽酒第五十四

預恐尊中盡隔屋喚西家隣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賒

得令人勸右隣及主人各飲一盃丈子同席各一

杯

平原滅燭第五十五

夜飲燭忽滅客牽美人衣美人絶其纓盡絶乃不知

得令者牽美人衣送一盃

相如滌器第五十六

相如因病渴滌器向琴臺時時頻顧望猶恐丈人來

坐中有翁婿同席各一盃

長卿沐猴第五十七

可笑擅長卿乃作沐猴舞人欲與狗鬬得此亦無苦

得令者奉申戌生人一盃無則自飲

郭珍裸飲第五十八

昔日洛陽令姓郭乃名珍裸袒呼進酒侍婢数十人

以衣有鮮衣者飲一盃

文淵酒船第五十九

酒船五百斛甘味置兩頭反覆以飲之疲億常即休

奉得令者二盃左右鄰供菜

畢卓盜飲第六十

可笑畢吏部盜飲比舍郎旣遭甕下縛吏醉亦何妨

左右鄰客奉得令者巨觥仍自稱賊飲酒乾

阮咸豕飲第六十一

竹林有小阮盆飲無盃觴群豕亦共之何異食糟糠

得令人用盆貯酒一盞喫飲坐上亥生人配飲

光逸窺竇第六十二

大叫者何人此必我孟祖遽呼入飲之窺竇勝排戶

得令者捧一盃出戶窺內飲乾

荊巫淫祀第六十三

羊豬鮮且肥清酤更滿巵祈疾者免死祈歲者免飢

得令者徧獻衆客一盃

霸師花月第六十四

飲酒盡百盃梟盧叱囬旋有時酣花月高唱清且綿

得令者作僧做法事飲酒一盃

楊嬪羔酒第六十五

趙女喜鼓瑟叙姬皆呼歌酒後自拊缶秦聲何嗚嗚

得令者作田父自飲一盃對坐者爲趙女各飲一

盃

德秀弹琴第六十六

陸渾佳山水著此元德秀弹琴日自如欣然酌春酒

得令者奉琴客一盃

淳于一石第六十七

嚴客飲最少情懽則倍之握手更多酌襟解不復辭

上席飲一盃得令者握手解襟以陪

樊噲巵酒第六十八

頭髮俱上指瞋目亦披帷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

得令者立飲一盃

淵明賦詩第六十九

登高賦新詩濁酒聊自適盃盡壺且傾傾壺絕餘瀝

得令者誦陶詩一首酌一盃

謫仙獨酌第七十

花下一壺酒獨酌無相親我歌月徘徊對影成三人

得令者獨飲一盃隨意邀二人同飲

文君當壚第七十一

文君奔相如甘心自當壚長向琴臺下妖嬈與人沽

得令之人作相如同飲

吳姬勸酒第七十二

柳花滿座香壓酒勸君嘗金陵佳子弟爲我各盡觴

勸座上年最少者兩人各一觴兩人亦皿一觴

孟嘉落帽第七十三

人言酒何好是未識真趣我醉不覺風吹落頭巾去

座有岸幘者酌一盃

孔群糟肉第七十四

何爲布易爛因覆酒家瓿君不見糟肉淹之更堪久

得令者自酌一盃

杜康死日第七十五

杜康稱善醞其死日在酉何爲不會客不忍飲此酒

得此執盃先祭杜康然後飲

黃公當壚第七十六

王戎與嵇阮首爲竹林遊二公今已徃佇立使吾愁

得令者自飲一盃以遣悶有王嵇二姓客同飲

潯陽送客第七十七

商婦撥琵琶促絃絃轉急添酒重徘徊司馬青衫濕

得令者請主人及席端各飲一盃

王績待詔第七十八

待詔何樂耶良醞可戀耳三升增作斗稱斗酒學士

得令者飲一盃坐上有文人亦同飲一盃

庾純行酒第七十九

賈充宴佳賓庾純亦與席純起爲行酒衆人敢不吃

得令者執盃起勸座上一二人量高者既不得濫

勸然酒到亦不得辭

葛伯仇餉第八十

要其有酒肉葛伯遂奪之善哉先師言仇餉豈虛辭

得令者奪執壺童子酒自斟自飲

蕭猷獻神第八十一

蕭猷守吳興每與廟神飲交勸至斛酒色上一神影

得令者勸對坐客一盃

桃馥酒泉第八十二

九河漬麴蘖八薮爲新蒸庖俎七澤麋清池樂餘生

得令者以主人作庖人同飲一巨觥

孔奕水酒第八十三

孔奕頗明察兩罌一乃水何爲遂知之輕重有異耳

主人酒淺滿各一盞得令併飲之

楊雄奇字第八十四

子雲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有能載酒徃奇字爲君論

得令者主人以酒勸一盃求歡

馬周獨酌第八十五

賓主舍新豐主人不知顧命酒獨悠然觀者乃如堵

得令者呼酒自酌一杯

元明通騷第八十六

我聞王刺史盧子自生器唯須讀離騷一飲和萬事

得令者自稱屈原飲酒飲畢仍呼屈原酒乾

孫濟酒債第八十七

尋常行坐屢屢欠酒家緡欲償此縕袍得錢乃償人

得令者解衣付主人得酒一盃飲乾主人還衣又

酌一盃

馮生三絶第八十八

清吟復醻歌琵琶得三昧長為不速客得酒且歡尋

得令者就坐吟一詩或謳一曲或作琵琶聲飲三

盃

劉寬叱人第八十九

蒼頭去市酒大醉始言還客言罵畜生其辱孰甚焉

得令者斟酒一盃飲主人

玄石醉死第九十

劉公雖善飲勿飲千日酒誤然疑醉死發冢無恙否

得令者飲一盃遂隱几令過方起

白墮擒奸第九十一

劉氏善釀酒鴻賓貴過藩盃飲醉被執因名為擒奸

得令者斟酒一盃與下手鄰人飲白賊酒

田父泥飲第九十二

拾遺能任否盆中為取酒高聲索果栗欲起被一肘

得令者留前次得令之客勸酒一楪

郭朏被誣第九十三

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張公自吃酒李公何醉焉

得令者以骰子擲一人飲酒却稱得令人姓名飲

酒

陰鏗飲僕第九十四

吾儕終日酣執者不知味坐客莫笑我人情乃如此

得令者自不飲而勸有爵之人

嚴氏乳酒第九十五

乳酒下青雲濃香幸見分走送憐源父開甞對馬軍

對面者斟酒勸得令者飲一盃

麴生風味第九十六

玄真莱法善幻術戒荒唐遣至麴秀才風味不可忘

得令奉秀才一盃

李泌虛談第九十七
家人速洒掃洪厓今夜來又得麻姑酒使我深疑猜
得令者自飲酒一盃
樂天之樂第九十八
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
得令者飲紅紫色衣人一盃
鄒生落魄第九十九
高陽有酒徒落魄不可及幸無人弱冠且請作長揖
得令者作長揖奉一客
薛濤改令第一百

高駢鎮成都薛濤爲酒佐公命改此令濤曰改亦可
得令者奉令官一盃求改令令官罰得令者二盃
仍行元令

與佛印起令
東坡謂佛印起令曰要頭是幽名尾是二十八宿四
箇字不別東坡曰黃鶯兒撲蝴蝶不著虛張尾翼
佛印應聲答曰二郎神逴佛閣想是鬼奎危婁

月素行令
東坡謫黃州日佛印來訪居之雪堂而寢食焉官伎
月素者坡喜其能詩凡會席必命至坡方宴佛印
月素適從外來坡問汝來何爲對曰適過門聞宴
客敢求一盃酒東坡曰汝來援坐我作一令汝能
還之令汝須坐茲一物不喚自來下用兩句詩坡
出令云酒既清椒又馨不喚自來是青蠅不識人
嫌生處惡撞來筵上敢營營佛印云夜向曉睡思
濃不喚自來是蚊蟲吃人背臉生來慣得腹貪圖
一飽充月素云只將自身還令得否坡曰人亦天
地一物爾何害乃還令云綺席張日將暮不喚自
來是月素紅裙一醉又何妨未飲便論文與字坡
大喜其以已自喻意亦美因命入坐同飲焉

宴同官行令
東坡在翰林日春宴同官八人佛印亦與謂坐客曰
某行一令上以二字重說下用一詩句協韵以狀
其意云閑似忙蝴蝶雙雙過粉墻忙似閑白鷺飢
時立小灘王介甫云來似去潮翻巨浪還西注去
似來躍馬番身射箭回秦少游云動似靜萬頃碧
潭澄寶鏡靜似動長橋影逐秋波送又客云難似
易百尺竿頭呈巧藝易似難執手臨岐話別間佛
印云悲似樂送葬之家喧鼓樂樂似悲送女之家
日日啼又一客云有似無仙子乘風遊太虛無似

有掬水分明月在手永叔云貧似富稚子滿船金
王渡富似貧石崇着得弊衣裙吳客云重似輕萬
斛雲帆一霎經輕似重柳絮紛紛鋪畫棟又客曰
難似易不若云少年一舉登高第又曰富似貧不
若云戀戀綈袍有故人

東坡以卦名行令

東坡先生嘗遇坐客行令以兩卦名証一故事一人
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客云光武兵渡
滹沱河未濟既濟一客云劉寬妾汚入朝衣家人
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

畜蓋爲荆公發也

使高麗賓主酒令

漁隱叢話云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以一僧舘伴宴會
中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凉傘羽曰雨傘
我使曰許由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
蘆

滑稽

宋咸淳庚午歲賈平章似道宴馬丞相廷鸞江丞相
萬里賈纂令曰我有一局棋寄與洞中仙洞中仙
不受云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蓋洞
中仙曲名後二句古詩也馬云我有一魚竿寄與
漁家傲漁家傲不受云夜静水寒魚不餌滿船空
載月明歸江云我有一犂鋤寄與使牛子使牛子
不受云且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蓋譏似道也旋
論罷

子路令

有人爲令云子路百里負米不知熟米糙米若是熟
米子路不對若是糙米子路請禱一人云子路宿
于石門不知開門閉門若是開門由也升堂矣若
是閉門子路拱而立

陳祭酒令

陳祭酒詢字汝同松江人善飲酒酣耳熱胸中有不
平事毎對客發之人有過面詰之不少貸也先在
翰林時常忤權貴出爲某州同知同僚餞之或倡
爲酒令各用二字分韵相協以詩書一句終之陳
學士循云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
寒山石徑斜高學士穀云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
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盃酒又一人云犇字三箇
牛田壽字成疇牛牛牛將有事乎西疇陳云矗字
三箇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

卷終